修真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二一 ● 經部 ● 春秋類

穀梁廢疾申何二卷 〔清〕劉逢禄撰……一
穀梁大義述三十卷 〔清〕柳興恩撰……一三
穀梁禮證二卷 〔清〕侯 康撰……二九
春秋穀梁經傳補注二十四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鍾文烝撰……三一

叙曰穀梁氏之世系微矣傷士勁云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于子夏即元六藝論云親受子夏應劭風俗通云子夏門人鄒魯傳云與秦孝公同時桓譚新論云穀梁俶後百餘年穀梁赤爲春秋疲罷多所發起公羊穀梁說益穀梁不傳訖王諸例排微言日長故何休所論公羊氏五傳始著竹帛者也然向微溫城之訓註中多采何氏而氏無一存者孝宣以衛太子好穀梁有九年不得云新城何邵公三君子同道相繼則禮運中庸孟子所述聖人之志王者之迹或幾乎息矣穀梁子不傳建五始通三統張三世異內外諸大旨蓋其始即夫子所云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者而其日月之例災變之說進退予奪之法多有山人固無足怪玩經文存典禮足爲公羊氏拾遺補闕十不得二三焉其辭同而不推其類焉若又何足奠也兼之經本錯迕俗師附益起應失指條列乖舛信如何氏所名癈疾有不可强起者余采擇美善作春秋通義及解詁箋釋因申何氏癈疾之說難鄭君之所起覈思五日綴成二卷游離未決原盍不言非敢嶷同微明法守世有達士霍然起之亦有樂焉

嘉慶元年冬十有一月壬寅朔武進劉逢祿襲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何曰傳例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宰咺何以言來釋曰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于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去來以譏之榮叔是也雜記

難曰據太史公書平王即位至此已四十有九年不得云新有幽王之亂原情免之且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禘在成風薨後五年亦言來傳例與公羊正相反鄭君曲爲之解非也

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　何據公羊以爲仲子桓之母釋曰若仲子是桓公之母桓未爲君則是惠公之妾天王何以賵之則惠公之母亦爲仲子也

申何曰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赴于王春秋因之以成公意爾義與箋異

大夫曰卒正也不曰卒惡也　何曰公羊以爲曰與不曰爲遠近異若穀梁云惡而不曰則公子牙及季孫意如何以書曰釋曰公子牙莊公弟不書弟則惡則也故不假去曰季孫意如則定公所不惡故亦書曰同上

難曰春秋之義遠則殺其恩惡則畧其恩何氏之例詳而不亂如無駭之不曰有疾始滅之文叔孫得臣之不曰有與聞乎故之文文十八年公子遂殺子赤孫得臣如聲不舉重是也見箋春秋不以疑辭眩人而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爲莊公弟

困也然經無起文也見莊公篇愈如爲定所不惡以矣仲遂之貶得臣之不日豈宜所惡與俗師爲隱所惡又何說乎春秋以時君之美惡爲美惡何以理娘疑明是非乎

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何曰疾焚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今穀梁以苞人民毆牛馬兵去可以歸還其爲是理通之不通也釋曰苞人民毆牛馬兵去可以歸還其爲壞宮室斬樹木則樹木斷不復生宮室壞不自成爲毒害更重也隱五年疏

難曰傳釋侵伐之例不及公羊爲長苞人民毆牛馬斬樹木壞宮室侵伐入同有之不當以分輕重也

隱公篇

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何曰運斗樞云夏不田穀梁有夏田之文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言滅縱失襄公之惡是反爲大失也釋曰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王制曰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創上一日乾豆之等是也王制孤

難曰鄭子王制注云歲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穀梁後于公羊徒據經文公羊得之口授非六國時見讖緯而作也漢初公羊盛行故王制據以爲三田以爲夏時則無據夏殷之禮當爲成周之禮三事田則自亂其例矣易通田事凡六爻

以卦氣言之解二月春田也冀八月秋田也大蒐秋分前五日曰日閑與衛言治兵也師比四月夏田也離初九主夏至以後無田冬頤至陰陽之微易重氣始義當安吾屯十一月戒從衡也然則春秋頤不田冬狩改于孟冬皆通殷制與夏時周易微有損益若周宮六國時書固不合也

其不地于紀也　何曰在紀何爲不地釋曰紀當爲已鄰在酋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桓十三年集解

難曰鄭以公羊義改紀爲己不知傳意如此當云于內不云于己于己爲不辭也

桓公篇

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何曰春秋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其後滅江大不言大去又大去者于齊滅之不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言滅縱失襄公之惡反爲大失也釋曰商臣弒其父大惡也不得但爲小人江六之君又無紀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鄰入於齊今紀侯大去其國是足起齊滅之矣則以變滅言大去爲縱失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爲罪者自多矣非四年集解

難曰論語曰興滅國公羊傳曰滅者亡國之善辭也上下之同力者也故晉人執虞公經不與滅梁亡沈潰皆不得言滅誠以滅人者當坐專取王封之罪而爲所滅者以死社稷爲正以出奔爲罪而書滅則皆志其當興也變滅言大去者爲

復讐張義明但當逐之不得殺之滅之云爾若以齊侯爲小人則安得諱其滅人之罪而反與爲禮大書齊侯葬紀伯姬乎紀侯得民之賢亦望文爲義非事實也若果民畢從之如大王遷岐當書紀侯遷于某以存之矣鄭以縱失大惡委之于經則何取于傳乎

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　何以爲稱子則非名也釋曰王人賤者錄則名可今以其衛命救衛故貴之貴之則子突爲字可知矣此名當爲字誤爾莊六年

難曰定十五年傳曰其辭石尚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稱字則當如祭伯祭叔凡伯家父南季伯糾之屬此實王子突也傳不解爲王諱微弱故不言使反加王人使子突繫之而仍書月以起之之意僅以善救徧爲義致淺陋耳稱名稱字皆

失之

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　何曰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卑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故卑之曰人今親納讎子反惡其蔽恩義相違莫此之甚稱子不復則怨不釋屢曾仇讐一匹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譏也至于伐齊納糾譏當可納而不納耳此自正義不相反也　莊九年集解

難曰識可納不納當文自見以不諱敗爲惡內非也敗非大惡爲王者伸義養威故諱之至于復讐以死敗爲榮特不諱惡爲王者伸義養威故諱之至于復讐以死敗爲榮特不諱難而死不顧一生而不義殺人者懼矣以起義人果不量強弱苟死不顧一生而不義殺人者懼矣

春秋之失亂矣

莊公篇

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　何曰即日為美其不日皆為惡邪莊十三年柯之盟不日為信至此日以為美義相反也釋曰柯之盟不日固始信之自其後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盟矣九信年集解

難曰以不日為信又以日為美不幾于亂乎春秋美人之功不于其方盛而于其將衰者未之聞也且屈之盟書甲寅者亦將以為美乎

夏月正也雩得雨日雩不得雨日旱　何曰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釋曰雩者以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辭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故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傳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率無志于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不雨而無災耳

難曰旱不害物不待久也太平之時一月不雨則為異莊之冬不雨未嘗歷時儻之正月四月未嘗踰月也天之譴告人君有淺深旱則示災不雨則示異異大乎災君之感應天變

有本末本則修政末則雩禱舍本修末非所以應天也修本以禳異修本末以禳災書雩以志其應變之末也書旱以譴其事天之意也皆閔民也書不雨以示人君之崇天意也穀梁子失其傳矣

其曰諸侯散解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

何曰案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為短釋曰九年諸侯盟于葵邱即散何以美之邪于義穀梁為短釋曰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九月戊辰盟于葵邱時諸侯初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幽而冬公子友如齊此聘也書聘則會固前已歸矣今云諸侯城緣陵而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葵邱之事安得以難此

難曰桓德衰矣葵邱之事安得以難此桓公尚城諸侯猶城邢必復聚之辭言之不言諸侯則無以知為會城諸侯言師也楚邱桓公尚城故不序諸侯　不序以明其散失之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　何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故文十三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雨不直故不云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非所以惡宋也則言及為惡是河曲之戰為南善乎又穀梁以河曲不言及也略之也則自相反矣釋曰及者別異客主耳不施於直與不直也直不直自在事而已義兵則客直宣十二年莫荷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直莊二十八年春衛人

乃齊人戰衛人敗績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舉動事而伐喪于義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卽貶以宋及齊卽貶以宋及齊卽貶

會沙鹿故卜請鼎祈足詩說不用良此說善也僖二十三年集解
難曰其地必不于水也期時必不於半渡也以水厄人未陳而擊交鄰而尚權譎賤國之所謂賢良非春秋之所貴也以敗績而去棄則敗而書棄者多矣不敗而不書棄者亦多矣豈君子辭乎
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何曰曹殺其大夫亦不稱名姓豈可復以爲祖乎釋曰宋之大夫盡名姓禮公族有罪刑于甸師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孔父累于宋殤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若罪大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曹殺其大夫自以無大夫不稱名氏耳春秋雖同事異者甚多

隱去即位以見讓莊去即位爲繼弒是復可以此例非之乎
僖二十五年集解
難曰宋之大夫未必孔父之後且春秋非孔子家乘公族致刑之義託公子牙卒見之司城來奔復何所隱而不忍稱名氏乎稱名氏使若異姓緣飾宋殺山之文言之非經誼也
益納頓子者陳也　何曰休以爲即陳納之當與陳何以不言陳納頓子固宜爲楚也穀梁子見經云楚人圍陳納頓子曰惡伐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殆不免矣

僖公篇

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緣不稱人明不以此故也釋曰時晉文爲賢伯故譏諸侯不從而信夷狄也哀元年時無賢伯又何所據而當貶之耶僖二十七年集解
難曰晉文伯業未顯何以言諸侯江熙從公羊解近之
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何曰大夫無遂事按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寇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晉不當言遂釋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而入也
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報焉因聘于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若公子遂自往然即云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于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公羊傳有美惡不嫌同辭何獨不廣之于此乎　僖三十年集解
難曰文八年公子遂會晉會戊四日之間不能再出而兩書公子遂以後之奉命正前之專命故加日以表之春秋非爲尊周而作故胡聘俱言如與諸侯同文豈得云叛乎大夫無遂事故公子遂率猛子赤季孫宿遂率逐昭公見微知著爲萬世戒也穀梁不傳斯義動成臆說鄭氏從而爲之辭矣
子曰惡伐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殆不免矣

僖公篇

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　何曰蠲猶眾也死而壓者眾象宋萬臣相殘害也蓋由三世內娶貴近妃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爾今穀梁直云茅茨盡矣者于上見于下謂之雨與識遂是爲短釋曰穀梁意亦以宋德

渭後將有禍故鄫飛在上墜地而死言茅茨盡者蓄甚之驗
于誰何錯之有乎　文三年疏
難曰穀梁不傳三統之例譬猶瞽之無相夜之無燭矣鄭君
文之炎益哉
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賵之非正也其曰且志非也其不言來
不周事之用也　何據隱元年公羊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
以爲禮尊不含卑不言來皆本不當含故不責其晚于義穀
梁爲短釋曰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褻次之賵次之作一
經則次之明爲後　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之臣褻之
賵之則諸侯相施一作如於　天子於諸侯之臣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
子于諸侯于士如天子于諸侯之臣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

事三月乃含故不言來以譏之　文五年疏
難曰京師去魯不三月而含褻固不及事矣二王之
禮以意約之
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何曰近上七年宋公王臣
卒宋人殺其大夫不言官今此在三年中言官義相違鄭曰
七年殺其大夫此皆無君也今殺其司馬無人君之德耳司
馬司城君之爪牙守國之臣乃殺其司馬弃其司城無道之
甚故稱官以見輕慢也　文八年集解
難曰君專殺大夫無德當文自見其官稱國以殺不待以官
稱也如傳例以爲有罪則應云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安得
齊人惡其族令出弃既不欲其身反又不欲國立其宗後故
孔子照而書之曰崔氏出弃徧若其黨族誅去之爾　宣十年
云殺爪牙之臣無道之甚乎君之卿佐皆爲股肱豈不爲司　集解

馬司城而誅之而逐之乃得爲義乎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禱　何曰五年傳曰不言來不周事之
用也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禱最晚
矣何以言來釋曰秦自敗于殽之後與晉爲仇兵無休時乃
如免繰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脫也　文五年
集解
難曰四年風氏薨後秦晉未開交兵也且因歸武而廢禮其
可譏尤甚安得原情不責乎

文公篇

以三軍敗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　何曰書獲皆生獲如欲不
病舉元當有變文釋曰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
績此兩書之者明宋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奈不

勝敵耳華元有賢行得衆如是雖師敗身獲適明其美不傷
賢行今兩書敗獲非變文而何　宣二年
集解
難曰公羊例大夫生死皆曰獲華元復見知其不死緩也將
獲不言師敗績非春秋將師並重之例證以經文無所據也
夫子云我戰則克祭則受軍之將與七國之大夫及與爲人後
者同豈云有賢行得衆乎
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何曰氏者譏世卿也即稱氏爲舉
族而出明甚平舉族而出之之辭者固譏世卿也崔杼以世卿專權
齊人惡其族令出弃既不欲其身反又不欲國立其宗後故
孔子照而書之曰崔氏出弃徧若其舉族誅去之爾　宣十年
集解

難曰傳無譏世卿之義鄭爲飾之非遁辭乎又以爲順齊人而書之豈非削之譏乎且如鄭說後又安得有崔杼乎曰易下繫辯六子之辭獨以艮人爲吉何君一語眞乃解頤鄭不兼五子之病乎

宣公篇　成公篇缺

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末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　何曰君子不求備于一人士匄不伐喪純善矣何以復責其專大功也釋曰士匄不伐喪則善矣然於善則稱君禮仍未備故言乃還不言乃復作未畢之辭還者致辭復者反命襄十九年疏

難曰士匄不伐喪而還若風承君命者然其爲善則稱君不益著乎若俟歸命乎介則處其君於非禮而專大名矣傳之所云不已偵乎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十三　劉禮部穀梁廢疾申何　十四

專之去合乎春秋　何曰甯喜本弒君之家獻公過而殺之小負也專以君之小負自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釋曰甯喜雖弒君之家本專與約納獻公爾公由喜得入已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于已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獻公既惡而難親專又與喜爲黨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徵子去紂孔子以爲三仁專之去徧其心若此合于春秋不亦宜乎襄二十七年集解

難曰甯喜稱世子明友之不當立與衛祝職同文惡獻公之益國非惡其背約也專于獻之未出既不能維持其君臣及其入也又與鄭忽異文公羊傳之信矣若僅貶楚殺蔡二君則稱子不與若邪莊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十三　劉禮部穀梁廢疾申何　十五

以千友疑于子哀則書蔡子而去其名可也使若不得其君
終于義爲短于文爲悼
其日晉侯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
之也　何曰春秋多與夷狄並伐何以不狄也釋曰晉不見
因會以救諸夏而伐同姓貶之可也狄之大重晉爲厥愁之
會宜謀救蔡以八國之師而不救楚終滅蔡今又伐徐晉不
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是楚而不如也故狄稱之

爲昭十二
年張解
難曰狄之所以貶之也若僅貶之以起文則辭費矣鄭取董
何之義以增飾傳文安足以起疾乎

昭公篇

墮猶取也　何君難云當言取不言墮實壞耳無取于訓詁鄭
君釋云陪臣專彊違背公室特城爲固是以叔孫遷其城若
新得之故云墮猶取也墮非訓取言今但毀其城則屈永
屬己若更取邑于他然　按此條當是釋廢疾文諸本皆誤
作范注據定十二年楊疏補之
難曰夫子辨家邑之制爲此墮也若叔孫討陪臣安得書于
春秋

定公篇

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　何曰卽不使陽生以荼爲
君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穀梁以爲國氏者取國于荼齊
小白又不取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釋曰陽生篡國故
不類姑存之
釋曰雖庶人葬爲雨止王制疏引
釋曰春秋凡書一十四旱者異郵說云分爲四部各有義焉合

荼弒乃後立小白立乃後弒雖然俱篡國而受國焉傳曰
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陽生其以國氏何取國于荼也義適
互相足又何白反乎子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糾
則將誰乎哀六年
集解
難曰荼之不正以不日明之與晉卓子同例荼之弒實陳乞
主之故與晉里克同例經曰其君傳曰陳乞之君非陽生之
君不亦亂于義乎然則楚棄疾不以國氏比又不稱其君且
得爲誅亂辭乎商人取國于舍又何爲不以國氏乎

哀公篇

附

辛巳有事于太廟　釋曰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禘而云有
事者雖爲卿佐卒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
因宜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
得正也禮記雜記疏引案今穀梁本當
無缺文此釋于義無攸姑存之
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　釋曰冬及春夏案春秋說
考異郵三時惟有禱禮無雩祭之事唯四月龍星見始雩當
雩正故其禱請山川辭云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
姓何佽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穀梁戒七年
疏引案文義
釋曰春秋凡書一十四旱者異郵說云分爲四部各有義焉合月

雖曰孔與軒曰經凡二十六旱大雩十九大旱二不雨二歷時不雨加月文者三是爲四部也

穀梁廢疾申何　　武進劉禮部逢祿著

讓桓正乎曰不正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　申曰春秋不書公卽位非爲論隱桓爭讓而作隱本不正讓桓爲正以禮決之不在長幼也（破范注）桓之弒逆大惡不藉成隱而見如以爲將讓而弒之方爲大惡則傳意以隱不讓爲正而桓弒之其惡反得從末減乎

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　申曰春秋亦不爲惠公之與桓爲正爲邪而作穀梁子深文周內斷隱爲成父之惡豈王者奉元弟一義乎

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徹未爵命于周也　申曰邾于周爲子爵後失在名例聖人退之以明漸進之法絀之以明黜惡之誅桓十五年來朝瑑人復之以明褒功之典桓十七年邾子克以尊王之義莊十六年邾子克以附齊桓朝周書于不日其盟渝也　申曰日盟爲信齊桓之盟不日何以傳爲其信乎不日爲渝戎亦背隱從桓唐之盟何爲書庚辰乎

宿邑名也　申曰以國爲邑大誤正以宿在同盟後爲宋人所遷故預于隱八年變例書卒加日（滕侯不日）常例不名不書以明褒化之輕重云

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

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　申曰朝無衛命之禮如譏祭伯爲貳至尊當著其朝而變文以起之去月加日如王申例可也傳以祭叔亦不奉命何不去其聘乎向我邑也　申曰取邑不言入也春秋彊王義不以難遏我國外取我邑非有故皆誅之向果我邑當書莒人伐我西鄙圍向、

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　申曰卽使向爲我邑春秋志報亂當先書入極後書入向

不稱氏（氏謂公子非謂展楊士勛爲左氏所惑失傳意矣）者滅同姓貶也　申曰極果同姓當以爲穀梁之例書之重辭之復矣

同姓當如滅盛之例書之重辭之復矣

以國氏者謂其來交接于我故君子進之也　申曰紀本微國（易詩書夏時義例五經小學多從受之）此公羊義而稱傳曰是其證矣

尸子曰舜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腐樂矣

申曰其爲尸佼歟則秦相商鞅客也其非尸佼與不可白也無大夫故不稱氏范甯糀傳例曰當國以國氏卑者以國氏范甯糀傳例曰當國以國氏卑者以國氏進大夫以國氏蓋謂使若其君自來以著親迎之禮耳然公羊譏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申曰傳既以國氏爲羊傳婚禮不稱主人母不通之詛當哉言矣

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申曰傳既以國氏爲進之則安得復稱使乎既云進之安得云無足道乎鄭君以穀梁精于禮禮本于昏昏禮不稱主人且無傳焉若求其精安能知之

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范甯云紀子以莒子爲伯而與之盟伯長也年爵雖同紀子自以爲伯而先　申曰有是哉穀梁師之迂也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命曰先君之大夫傳之者過也禮豈不臣先君之大夫乎　申曰有是哉穀梁師之迂也君子于其所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范注勝不與嫡俱行非

禮也逆者非卿　申曰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待待年可也
禮無媵媵之道況卿逆乎傳不別嫡媵曷曰無足道失之范
据邑慶言逆不知莒慶齊高固皆自爲逆故經不言女言叔
姬以譏大夫外取之非禮且明諸侯嫁女于大夫不自爲主
勝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　申曰此
緣秦俗匿嫡經不書名而誤解也滕在所傳聞世變文稱矣
書卒以其子來朝故本微國故未能以其名通凡書卒明赴
辭以春秋當新王曰某侯某正也赴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
祿不名也聖人于二王後及同國敵者書其名以見法宋公
和蔡侯考父是也于微國存其舊以見正滕侯宿男是也方

進之以大國之封何嘗責其用狄道乎
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申曰正以其同盟而得變例
書卒不進爵者未能朝聘也若未能同盟而槩得書卒于所
傳聞世則不勝書矣或前傳宿邑名也邑爲國字之誤或因
字後人所增則此云未能同盟故男卒者謂僅與微者盟未
能與公盟故不得進爵斯近之但同盟不如來朝亦不得進
爵楊士勛證前盟宿爲邑名此乃爲微國恐穀梁雖癈疾尚
不至此
外盟不日　申曰非故也正也以爲故經當有起文穀梁傳卒
月葬故也　申曰非故也以爲故經當有起文穀梁傳卒
葬時月日不別大國小國亦不祭經文前後事實于例大亂

三年多不可知安得爲善于經乎
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　申曰徒据經文言之其護例
未若也盟非會也名列載書春秋託以張貶文公及大夫則
貶從大夫莊二十二年內申及齊高侯盟文二年乙巳及晉
處父盟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是也公及人則貶從
人此公及莒人莊四年公及齊人狩是也此因輸平爲不死
難辱及一國之貶文若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成二年丙申
公及楚人秦人等盟別有起文以見正也
聘諸侯非正也　申曰范注云周官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許愼
云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非正竟所未詳
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爲君也　申曰侯爲未命大夫春

有正所以正隱也注明隱宜立　申曰建始之義所包甚大正隱之謂亦得兼之以爲宜立則當書公卽位矣

隱公篇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　申曰與夷之卒不待正也桓之弒不皆正督以例桓也

父字諡也　申曰以字爲諡安得此言諡衍也

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申曰禮無諱遠祖之事且春秋非孔子家乘傳習故宋之文而不考其義爾

于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　申曰于桓可也于內不可也

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于是爲齊侯陳侯

鄭伯討數日以賂己卽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

冬十五年邾牟葛來朝貶字稱人之義而誤解也紀子稱侯

朝例變書月何氏詳之范以滕侯稱子紀子稱侯爲時王所

進絀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何爲作乎

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　申曰遠之非也隱亦與戎盟唐

何以不遠之也何氏詳之桓無會當云桓會不致

乎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曰以爲宗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

也　申曰農隙講武正也郤解平爲不因田獵而修之非正

于卦氣大畜當秋分前五日日閉輿衛言治兵不必因秋

田也非宗武失經意燿婦人恐并非魯志

兩下相殺不道　申曰兩下相殺則竊弄威柄無君之禍亟矣

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申曰惡祭仲則何以不貶而反稱字乎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春秋之賢祭仲孟子之述伊尹豈易爲守經者道哉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申曰何氏云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得之

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注其名謂去世子而但稱忽

申曰出奔之爲失國明矣不必稱世子而見也稱世子則衛

蒯聵忽矣是蔡友忽衣稱子忽是杞伯杞子忽矣

來者何吾大夫之來命者也　申曰此公羊傳也于傳例不合

未知何時入之

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　申曰公羊子曰嫌與鄭戰故先舉伐是也及者內爲志也鄭師不言敗從內也范釋傳畧例偏戰日疑戰（疑魯人語）詐齊人（詐齊人語）月與公羊同文

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申曰來盟何以爲前定乎

傳曰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尋舊方可云前定何以皆日乎

日乞例時月日公羊何氏若網在綱矣

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

可也志不敬也　此注以其徵　申曰周公皇祖在天不饗大動以威曰作

丕刑于朕孫其與鼷鼠食郊牛何異非亂敗如桓故罕見之

見無有不謹而志之者不知天命以變爲常安得此亡國之

言乎事天如事親也事亡如事存也不順乎親雖日用三牲

之養猶爲不孝也徒緩其期而易之粢神其不吐之乎穀梁

所爲敬君子譏其不知務矣

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　申曰此

古訓歟不責坊淫之法不示篡弒之戒不申復讐之義引喻

失當愛其輕身甚哉其蔽也

申曰不傳復讐之義不知特變之文不辭孰甚焉

紀國也邾部部國也或曰遷紀于邾鄫部注此國以三言爲名

桓公篇

以鄫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　申曰是變出奔言入也傳以常

例言之孟子所謂執一也是以地叛也何以氏紀季乎以地

叛之他國者皆公孫會言出奔宋以自鄫也舍是不書矣此

何以書下宜問不問眞癈疾矣

治兵而陳蔡不至矣　申曰失經意甚焉

大夫不名無君也注君前臣名齊無君故大夫不名　申曰不

名使若徧受盟也以無君故不名公可也不名大夫何哉范

以君前臣名解之豈以鄫國之小君非君乎斜不言子則不嫌

于齊大夫伉矣

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申曰既曰亡辭曰不復見又

曰未失其國家其辭枝矣由不別遷與遷之爲兩例也

次止也畏我也　申曰畏猶威也方合書外次義以桓三年莊

三十年傳有畏例之則此不別外內非也

邾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　申曰脫氏人子三等春秋設

七等以進退之文不具矣

不言公外內察一疑之也注魯與齊讐外內同一疑公可事齊

不會不書公以著疑焉　申曰內不出主名微者也傳失其

例如以魯宜讐桓則前柯之盟後幽之盟何爲出公乎

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　申曰宋執祭仲齊執濤塗傳

以爲貶爵稱人今以爲與辭其疾在不傳稱人稱侯之別故

自亂其例

此謂狎敵也　申曰與遂得殺之非譏齊狎敵

勝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

不日數渝惡之也　申曰書勝書遂要盟乃著何云辟乎傳

之疾正在無說而強爲說耳不日非惡結渝盟正以齊宋之

不信著結爲國殺患春秋常于嫌不得者見其得也

赤盍郭公也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臨之義外歸非正也　申

曰名赤而倒郭公于下著其盜國也若外諸侯相奔安得言

歸孟子曰諸侯失國而後託于諸侯禮也安得云非正

用牲非禮也　申曰此緣用者不宜用之例而誤解也如其說

當云鼓于社用牲

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申曰親迎恒事不志不親迎于紀履綸一譏焉爾此不亡幸益無服書歸者爲公會于洮起文

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習禮崇也　申曰天子能命列國大夫春秋可不作矣曹羈名而不氏命乎非命乎國士君出何賢臣之衆乎

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　申曰實齊侯自來安得言使乎書以志齊侯之驕我爲之自奪囚以張王文也

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　申曰子赤之故亦有所見何爲不日穀梁不傳張三世之義失之

服也不大救許反大伐鄭偵矣

故不書葬而變文也

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　申曰本葬之稱也不正于不日

著之矣

再國以殺罪累上也　申曰傳例以稱國以殺爲殺無罪此云罪累上自亂其例不鄭父之罪不著一例解之非也著夷吾以私殺也

之盜故不去大夫不從討賊言之非惡夷吾以私殺也

諸侯時卒惡之也　申曰不別大小國失之

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叛而君獲也　申曰不傳君重

乎師之例失之

非伐喪也　申曰此定齊亂非伐喪以伐喪非之則當貶宋公

柳人
徹閎之君因鄰以求與之盟人因己以求與之盟己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申曰書納子後會變文非因鄰求與盟也惡鄰富文自見亦不待日
日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　申曰遇朔何以僅一見乎楚自入僖公篇可以漸進稱爵而僅于雩之盟一見非進之也見執宋公之貶文也自後終僖之篇貶之此泓戰實楚子非以尊敗乎卑師敗乎人也
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　申曰春秋惡戰之書非言兵之書
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楊士勛疏老子至道之人猶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　申曰三代用師之意孟子荀卿傳之穀梁以功利言道蓋戰國之學也
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申曰不推人危不攻人厄不鼓不成列以爲信而不道功利之見也伐齊定亂宋公無惡文齊乘敗取利亦非報惡也詭以爲惡何以辨是非何以治人
公之追之非正也　申曰以禦寇爲非正失之
再稱晉侯忌也　申曰稱侯非貶文也
先名後刺殺有罪也　申曰言不卒戍則罪狀著矣不在先名也此益諱助楚戍衛雍閻晉兵故辭繁不殺使若戍爲善文
傳者俱失之　申曰春秋惡盟王臣體國義亦不得與公與外大夫盟也然于義春秋惡盟王臣體國義亦不得與外大夫盟也然于義春秋惡盟王臣體國義亦不得與外大夫盟也然于義春秋惡盟王臣體國義亦不得

侯也
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　申曰不傳譏娶乎大夫之義其辭枝矣
不正其再取故譏而曰之也　申曰不以日月加于伐邾之上知公羊之義爲長若譏再取前書時此加月足矣取邾取防自以一月再取著之不足以難也
稱人以殺誅有罪也　申曰鄭釋廢疾又以不名爲無君皆游辭也說緣傳例兩下相殺不道楊士勛謂兩下相殺不得言其不知臣下相殺亦責君失馭如射姑殺處父并稱國是其義也

卑以尊致病文公也註以君禮致刺公寵之過　申曰傳失致夫人之說而分尊卑非一體之義也徐邈說見不從逆婦姜傳以公羊義言大夫女稱夫人以病公則此傳當發于夫人姜氏如齊而破致爲稱亦非也
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　申曰將尊師少稱將通例也何氏以甲午及戰文起問得之
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禽爲內諱也注既射其目又斷其首爲重創　申曰刑不并致可也以殺敵致果爲諱則宋襄之爲矣
王城下然後知何劭之晚也　申曰以此貶郤克設納事成反得不貶乎經于弗克納者大夫不得專廢置君之義于克納蔣詡亂之文趙鞅是也

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申曰以高子爲不以晉矣使之以華孫爲無君之辭皆不得其說
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　申曰來盟安得言及無君之人而以國與之得不爲大惡乎不諱何也

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　申曰貶盾言帥者惡盾執諸侯之權遂得專廢置也以爲大其事著其美于辭枝矣
穿弒也　申曰不傳復見之例則史文而已
不肯者可以肯也　申曰以文爲實不辭甚矣
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申曰大夫來取不得以體內言歸故別于君不親迎文譏外取當文見矣注以爲與君之意
申曰爲使來不可知之辭不使得歸近之矣不著夫婦之別不察來歸之例則似是而非也
此帥師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　申曰傳例將尊師少稱將此自亂其例楊士勛曲解之非也
其日未踰竟也　申曰例亂不可理矣
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　申曰非也如其說當移至文下言我何也
日其事敗也　申曰既傳屬戰不日則亦知偏戰者日矣又云敗績書日不知敗績者偏戰文日在戰不在敗也

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　申曰卽如其說當後夏五月文于公孫歸父上
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　申曰不傳大夫相殺之例又不別天子諸侯其失亂矣豈忿怒相殺猶不失爲君君臣臣乎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是殷肱胥戕胥虐而心不知也小言破道莫此爲甚三光宜精豈可爲矇瞍道哉
宜公篇
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　申曰服虔得之
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惡也注明二者皆當日　申曰悉當
文自見不必日也
一戰綿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

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　申曰如其說經當云遂入齊傳例及者內爲志是又相違矣
今之屈向之驕也　申曰正以公失其所著嬰齊之驕乃云嬰齊說也
齊屈服公得其所辭說也
以成公爲無議矣　申曰桓弒隱不敢不以隱序昭穆也祫嘗周公之後而桓廟既毀祫不序焉宣廟既燬主不立焉斯爲救災以實爾無譏云乎哉
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　申曰不日起壅河三日山崩大異
卿國也　申曰邾之邑也
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　申曰三月廟見然後成之爲婦未廟見而死則歸葬女氏示未成婦也三月之中女而不婦所以教之見微知著則陰而歸之不以夫人禮行出妻令其可嫁忠之至也廟見

草蟲之義也傳執致不宜致之例爲以我盡之不正之言并失傳意　又以爲不與內稱不知入國稱夫人者邦人之稱異邦人之稱非父母之稱也　注以內稱爲稱使經例內言如使文不書致女于宋安得引告雒于齊之例又失傳意　又以爲逆者微故致女不知宋公來逆從常事不書也詳不正之事以賢伯姬其詞窮矣
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申曰其平皆無失德伯姬忠貞盡禮得所莫尚焉如傳所云非聖人孰能鄙柏舟於二南之義也
不言戚以鄭伯也爲尊者諱恥爲賢者諱過爲親者諱疾注變

書以鄭伯伐鄭君臣無戰文　申曰若晉納鄭伯而戰經不當云執鄭伯若欒書以鄭伯伐鄭而戰經當云晉人執鄭伯以伐鄭而加日文或鄭敗文非也穀經師所傳有爲尊賢親者諱之說而誤發也疾恥同類故公羊第曰爲尊親賢者諱而已雍以鄭兄弟之國爲親不知春秋爲所親諱惟魯而已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申曰歸父亦仲遂子何以言公孫乎

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　申曰以稱人執爲善稱侯執爲惡徒知晉文爲霸而失春秋伯討之義矣

月辛巳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　申曰不傳時月日卒葬之例宋不書葬之義失之野

盜觀左氏此事益信矣范以爲以上下道惡上也傳以書盜殺爲惡上失政則兩下相殺得不爲失政乎

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　申曰十六年圍成十七年圍桃圍防何爲書乎

何爲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　申曰正上圍文之非正文也且以危構怨軋辭也其不日惡盟也　申曰此傳屬上軋危也范誤移經邾水下而解軋爲委曲隨水則不日惡盟爲贅矣

其曰正臧孫紇之出也遽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注正其有罪必不見容　申曰日者無罪明君于去國之臣有恩禮也傳引伯玉之言譏紇枉道事君非如慶父之不日爲

大惡也范失傳意

莊公失言淫于崔氏　申曰約左氏爲言非體也范卻并失傳意

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也　申曰公羊子曰爲中國諱是也

襄公篇

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　申曰不傳稱人稱爵之義失之董子繁露篇備矣（按繁露爲董子書首篇本名宋本取作大題而改題楚莊王非也）春秋之義以下是經師解楚子虔誘蔡侯般之文俗師誤發于此爾

暨及也以外及內曰暨　申曰公羊子發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爲主則于公會諸侯同盟之會及暨之例明矣傳例會者外及內曰暨則于暨宋仲佗及仲佗文不通及者內爲主以外及內曰暨宋仲佗及仲佗之文不通所謂習其文而不知其義也

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申曰公羊經本襄九年宋火穀梁作災誤也此以國邑別例是以陳爲邑非存陳之義也

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　申曰傳以不見公爲譏在諸侯以公不與盟爲譏在公與經意相違

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賢也　申曰意恢之賢無聞焉春秋不虛美也盡其親以惡嗣子也

曰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　申曰失問甚矣緣察般傳不書爲中國諱義也

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也　申曰公羊子曰爲中國諱是也

定公篇

自夢者專乎夢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注明曹君無道致令其奔　申曰自非紀季君雖無道以道去君異姓臣之義也專乎地而出奔皆叛也公羊以教讓穀梁以長亂有何無師之別也

東者東國也曰東惡之而貶之也　申曰經本朱誤爲東說者緣經有譏二名之例而誤解也不知經譏二名于內于音各一見別嫌于貶文而後其義著今以東爲貶是嫌也何以知其非以傳惡蔡之意當文自見不是貶絕也又出奔于例爲絕卒皆不書書莫宜于穀鄧邾邸者以此決之經書蔡侯東國卒于楚則非例也何氏之說左氏之記知不誣矣穀梁俗師所增于此益信

非國不言圍　申曰于例不通

昭公篇

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　申曰定無正始不繫乎昭無正終也如定本宜立即位在孔子遂意如雖非受國天子不猶賢于閔僖乎則有正月不書即位可也故子家羈議不可復反而孔子必以元年歸曾旦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　申曰昭王不失國則非滅也

定公篇

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　申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僭天子故卜從則郊其始蓋以日至雜記孟獻子說郊注郊特牲同後則春夏秋皆舉之不傳魯郊非禮失之矣

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　申曰免牲免牛俱不待卜也不免牲則書不郊以爲失禮之中又不敬焉

郊享道也注飲食之道　申曰成十七年傳云非享味也此誤以觴不受也　申曰曼姑受命繫公得拒蒯聵若責觴拒父則經書衛侯觴出奔矣此大惑也

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　申曰諱辭也非外辭

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　申曰春秋說云吳強而無道敗齊臨晉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驂乘勝

薛侯穀而趨則國語所記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已非事實春秋以其僭號故于其葬皆削之而以王上繫天起之其在蕃服雖大曰子因吳楚之本爵而著例也

哀公篇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穀梁大義述序

六藝論云穀梁子善於經蓋以其親受微言於子夏最近於孔子也公羊與穀梁同師子夏而鄭氏起廢疾則以穀梁爲近孔子公羊爲六國時人然則善經近孔四字固此傳之確評矣世之賢君子云稱以爲其詞支蒯是博訪通人均未有剴切言之者及今四十有四奉諱居憂向治毛詩知毛公師荀卿荀卿師穀梁毛傳中多穀梁說因卽家弟所藏汲古閣毛氏初印注疏本繙閱之見范甯之序亦以遭父大故而訂穀梁傳注益覺與蒙之讀禮同也而專精治之治之久而不覺數十年來之疑頓釋也曰烏乎穀梁之學之微也久矣乃今而知春秋託始於隱之旨獨在此矣何言之公羊予桓公以宜立穀梁畢桓以不宜立宜立則罪在桓不宜立則罪在隱傳曰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探先君之邪志以與桓是則成父之惡也如傳意則隱在惠公爲賊子傳曰爲于　句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慶天倫忘君父如傳意則隱於周室爲亂臣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夫所謂賊者豈但剚之刃乃爲賊哉成父之惡卽賊子也矣所謂亂者豈但犯上作逆乃爲亂哉慶倫忘君卽亂臣矣烏乎以輕千乘之國者而卒不能逃亂賊之誅則千秋萬世臣子之懍心必自隱公始矣劉蔡晁云漢書古今人表僖隱公與桓公同列下下第九等亦一證也況傳曰先君既勝其邪心以與隱是惠公未失正也明其不必託始於惠也傳曰讓桓不正見桓之弒逆隱實啟之也並明其無庸託始於桓也且惠反諸正以與隱隱乃不行卽位之禮以啟

桓是隱之納於邪也然則隱之元年尤邪正絕續之交春秋之託始於此卽於不書公卽位見之孔子志在春秋故知我罪我之言亦出於不得已此春秋之微言卽春秋之大義也烏乎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穀梁子親受子夏開宗明義首發此傳春秋之旨炳如日星以視左氏傳曰不書卽位攝也公羊傳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述聞也果孰當乎果孰當乎故鄭康成六藝論獨曰穀梁善於經此之謂也范甯序襲杜預說而小變之謂孔子慨東周之變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亦豈知穀梁之旨者哉烏乎自漢以來穀梁師授旣不厭二傳之多至嘵嘵於廢疾起廢疾之辨抑末也近阮相國不厭二傳之多至嘵嘵於廢疾起廢疾之辨抑末也近阮相國

刻　皇清經解凡千四百卷爲書百八十餘種其中經師七十餘人公羊左氏俱有專家而穀梁歟焉其著述中兼及之者如齊侍郎經傳考證王尚書經義述聞又多沿其支派鮮克舉斯大義蒙故發憤卒業於此竝思爲穀梁集其大成謹敘其凡例於右

穀梁大義述敘例

第一

聖經旣以春秋定名而無事豬必舉四時之首月後儒紛紛說請日月非經之大例豈通論哉況桓五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一事而兩日迭書十有二年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二事而一日兩書僖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日先書月後書此卽經之自起凡例也穀梁以日月之例泥則難通比則易見與其議傳而轉誚經誤唐啖助趙匡陸淳等謂甲戌之下必有脫文兩書丙戌必有誤字　何如信經而併存傳說之爲得耶述日月例第一　其自然之序說見諸儀例辨例

第二

毛詩正義云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謂齊詩魯詩韓詩雜詩　謹案穀梁之經與左氏公羊經異者亦以百數此非經旨有殊或由齊魯異讀漢書儒林傳穀梁善　音轉而字亦分也陸氏釋文雖備載之而未嘗析其源流今本仁和趙儀甫坦春秋異文箋以引而伸

爲述異文第三

穀梁親受子夏故傳中用孔子孟子說者如隱元年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論語顏淵篇文　僖二十有二年釋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智　孟子離婁篇文　其他暗相

脗合者更多毛詩大雅云古訓是式竊有志焉述古訓第四　原闕

自漢以來穀梁師授卽不厭二傳之多治唐以後說經者競治春秋卽不束三傳於高閣其於穀梁或采用一二焉或批駁一二焉無非衆及鮮有專家要不得損諸師說之外也述師說第五

漢儒師說之可見者唯尹更始劉向二家然殘缺者亦寥寥矣其說已亡而名僅存者自漢以後併治三傳者亦收錄焉其若

干人述經師第六

穀梁久屬孤經今日更成絕學茲於所見載籍之涉穀梁者以經史子集之序循次摘錄附以論斷并著本經廢興源流庶爲

之集其大成述長編第七

穀梁大義述一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日月例

元年　春王正月　內盟　來歸　來朝　內大夫卒　公會內大夫　入　外盟　內女　夫人薨葬　諸侯相伐　會附　日食　天王崩葬山崩附　王臣卒葬　來求　諸侯卒葬　取弒　遇　內伐　外殺　立　公觀　宮廟　蟲災　圍　平　城　諸侯聘　周聘　內災異　內敗外　公薨　葬　及大夫　諸侯會　公至　內大夫如　夫人至及如　有年　狩閱　外如　雩　王后　廟祭　夫見執　諸侯及大夫復歸　諸侯出奔　來盟莅盟　公

如　王姬　來錫　還　次　救　降　納　侯　以歸　外敗　績　外大夫奔　相盟　逃　追　外災異　伐我　內大夫出奔　外戰　築　新作附　作　獻捷　子卒　慢　潰　諸侯見執　乞　晦朔　戍　刺　天王出居　朝　周　聘周　郊　歸諸京師　閏月　外大夫來奔　諸侯　來奔　內大夫見執　雜例

述曰此目錄悉順經文不敢妄分條目蓋日月例亦聖經之大端而穀梁傳因之以說褒貶其自諸侯卒葬來者皆理之自然不假强爲者也今爲括其大概云

元年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

不言卽位成公志也爲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傳例通以正不正爲言亦大義之所在也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傳繼故不言卽位正也又曰繼故而言卽位則是與聞乎弒也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傳繼弒君不言卽位正也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傳繼弒君不言卽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傳繼弒君不言卽位正也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傳繼正卽位正也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傳繼故而言卽位與聞乎故也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傳繼正卽位正也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傳繼正卽位正也

定公　元年春王　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謹案桓無王文無天定無正穀梁之釋經旨大義瞭然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傳屬也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定公獨無正月孔子特削之也羣公卽位皆不日定公獨書戊辰亦孔子特筆之也比而屬之則知日月之例所關於春秋之義者大矣書日屬也屬危也此自乾侯卒葬日危也例來

余表弟蔣寶素著春秋貫云孔子藉魯史以爲東周故開宗明義首書元年春王正月明乎元年者諸侯列國或各不同若正朔則周天子所頒正月者周以子爲天正卽建子之月爲正月卽以建子之月爲首春也春王者周王以建子之月爲正月卽以建子之月爲首春也書一王字於春正月之閒而藉魯史爲東周之意昭然若揭已今案書元年魯史也書春王正月藉魯史以尊王也貫乎二百四十二年其閒有不書王者有不書正月者有不書春者如桓公十餘年無王隱十年無正定公元年無正月文公五年王不稱天皆孔子卽魯史以示義穀梁春秋日月之例卽從此起何莫非奉天子以治諸侯哉此春秋所以爲天子之事也穀梁曰月之例莫詳且備於諸侯之卒葬二百四例之紛糾非余亦莫能爲之觀其會通究其終始也

春王正月

隱公　計十有一年　元年春王正月此通例也　夏五月不書月從略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不書十月從略　二年春無王者因不書正月故也　夏五月　秋八月不書七月從略　冬十月　三年春王二月不書正月者正月無事故從略公羊以爲通三統非也夏五　夏四月　秋此下有事亦不書七月秋八月又何說乎　冬十有二月不書十月從略　四年春王正月但書首時終春秋書首時者凡六十有二　八月　冬十有二月　五年春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　六年春　夏五月　秋九月　冬十有二月　七年春王二

月夏秋冬
十有二月　九年春　三月　夏六月　秋七月　冬　十年春王二
月　夏　六月　秋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　夏五月　秋七
月　冬十有一月
桓公計十有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　冬十月　傳
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　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
七月　冬　三年春正月　夏　六月　秋七月　冬　四年春
正月　夏　下無秋冬二時　五年春正月　夏　秋　冬　六年春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　冬　七年春二月　夏　下無秋冬二時　八年春
正月　夏五月　秋　冬十月　九年春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　秋　冬十有二月　十有
二年春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月　傳
隱公元年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　傳不日其盟渝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傳卑者之盟不日　二年　秋八月庚
辰公及戎盟于唐　六年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不
及而日會者先行會禮會則宜致　八年　九月辛卯公及莒
犂注云隱行皆不致者明其讓也
穀梁大義述一

人盟于包來　桓公元年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十有一年　柔會宋公明年伐宋其盟渝故不日陳侯蔡侯盟于折　大夫出
行會　十有二年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　秋
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　冬十有一月　丙戌公會
鄭伯盟于武父　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　莊公　九年　公及齊大
夫盟于蔇　傳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
不日其盟渝也　十有九年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
齊侯宋公盟　傳其不日數渝惡之也　二十有二年　秋七月
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僖公　十有九年　冬會陳人蔡人楚
人鄭人盟于齊　范注會無主　二十有二年　冬會陳人蔡人
名內卑者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

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有五年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二十有七年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俱稱人楊疏以爲微也　文公　二年　三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邾子曹伯會王人于衛　二十有八年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邾子曹伯盟于踐土　二十有九年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傳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　夏六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處父不稱大夫貶之也　三年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七年　秋八月公會諸侯盟于垂歛　不日之故　注疏未申

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晉大夫盟于扈　八年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十有二年　十有二月己丑及晉侯盟　十有三年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十有四年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同盟于新城　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扈　十有七年　夏公孫敖會晉郤缺于侯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十有九年　秋七月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及戎盟于唐　二十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同盟于鹹　二十有一年　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同盟于蓋

牢　十有一年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九年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十有一年　己丑及郤犨盟　十有二年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十有六年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十有七年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十有八年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襄公　二年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傳大夫張也諸侯始失正矣　紀諸侯失正之始尤爲大義所關　七年　王戊及孫林父盟　九年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十有三年　十有二月己丑及邻盟　十有四年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師及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瓦屋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傳曾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地會地盟　三年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傳其日公也　五年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戲　十有二年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傳公在外也　內盟猶之外盟故不日　定公　三年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十有四年　秋七月辛巳朔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昭公　十年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二十有六年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傳公在外也　內盟猶之外盟故不日　定公　三年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

拔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范注不日者後楚伐蔡不能救故　十有二年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防　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述曰盟大事也無論內盟外盟舊史應皆書日孔子成春秋寓重內略外之義於是有內盟日外盟不日之例至內盟之可褒者仍不略其日此意惟穀梁知之所以爲善於經也後儒紛紛較量辨難多端徒詞費爾定元年傳例云內之大事日外亦同凡日與不日之褒貶皆自諸侯卒葬日正也不日略之也例來下外盟桓盟亦同又案內盟之不日有二例一爲渝盟貶之也一爲卑者之盟略之同於外盟也傳於卷首舉此二例而其餘可類推矣

來歸

隱公元年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傳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妾則不可　八年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　莊公六年　冬齊人來歸衛寶　閔公元年　季子來歸　冬齊仲孫來　文公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傳不言其來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已晚　九年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傳秦人弗夫人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公孫敖之喪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于叔姬　宣公十五年　齊人來歸鄣讙闞陰之田　十有四年　天王使石尙來歸�according　傳石尙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

禮於魯也請行賵貴復正也　哀公八年　齊人歸濟西及隲

述曰此例甚雜歸賵言賵也歸賵歸含歸襚歸喪凶禮也歸寶車禮也至於歸邾歸讙以地言歸于叔姬及季子來歸齊仲孫來以人言自外歸內非一日事故隱八年范注凡有所歸例時隱元年注賵例時書月以謹其晚此自諸侯卒葬時正也月故也例來餘可類推

來朝

隱公元年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實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自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傳諸侯來朝時正也　桓公二年　滕子來朝　秋七月紀侯來朝　傳朝時

此其月何也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己卽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　句讀有誤見師說經義述聞　六年　春正月寔來　傳謂州公也以其畫我故衆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　冬紀侯來朝　七年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九年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　十有五年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莊公五年　秋邾黎來來朝　傳邾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　二十有二年　莒慶來逆叔姬　傳不言來公如齊受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　二十有七年　杞伯來朝　僖公七年　夏邾子來朝　二十有九年　春杞子來朝　二十有四年　春介葛盧來　傳介國也葛盧微國

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聘也　冬介葛盧來　文公　十有一年
秋曹伯來朝　十有二年　杞伯來朝　秋滕子來朝　十有五年
夏曹伯來朝　宣公元年　秋邾子來朝　成公　六年
夏六月邾子來朝　七年　夏五月曹伯來朝　十有八年　秋杞
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襄公元年　邾子來朝　六年
滕子來朝　七年春邾子來朝　小邾子來朝　十有八年春白狄
來　二十有一年　曹伯來朝　二十有八年　邾子來朝　昭公
三年　秋小邾子來朝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秋邾子來朝
定公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哀公　二年　滕子來
朝

述曰傳云朝時正者禮中庸九經朝聘以時此朝王之制推
之諸侯之相朝亦然也朝聘之行禮原有其日但其來自外
則非一月一日事故例時惟惡之乃謹而月之此自諸侯卒
葬時正也月故也例來中有猶言累數兩例猶言同時也范
注若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同時來不俱至也累數皆
至也范注若滕侯薛侯來朝同時俱至邾人牟人鼓人其不
言朝者祭伯之來傳云不正其外交介葛盧及白狄之來疏
以爲不能行朝禮也

丙大夫卒

隱公元年　公子益師卒　傳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五年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八年　冬十有二月無傳
卒　九年　侯卒　莊公　三十有二年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僖公　十有六年　三月壬申　公子季友卒　傳大夫日卒正
也稱公弟叔仲貴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
甲子公孫茲卒　傳大夫日卒正也　文公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
辛卯臧孫辰卒　十有四年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傳弁
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
也　宣公　五年　叔孫得臣卒　八年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
遂卒于垂　傳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　十有一年
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
成公　四年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十有五年　三月乙巳仲
嬰齊卒　傳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十有七年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傳十
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其地
未踰竟也　襄公　五年　辛未季孫行父卒　十有九年　八月
丙辰仲孫蔑卒　二十有二年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二十有
三年
己卯仲孫速卒　三十有一年　己亥仲孫羯卒　昭公　四年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七年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
孫宿卒　十有五年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
卒事　二十有一年　八月乙亥叔輒卒　二十有三年　癸
卒　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二十有五年
戊辰叔孫婼卒　二十有九年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
五年　夏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哀公　三年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穀梁大義述二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日月例

公會

隱公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傳會者外爲主焉爾　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　傳會者外爲主焉爾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十有一年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　桓公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傳會者外爲主焉爾　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傳以者內爲志焉爾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六月公會杞侯于鄑　公會齊侯于讙　十有一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郱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十有一年公會宋公于虚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虚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十有五年公會齊侯于高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公會齊侯于城濮　僖公元年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十有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十有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城　十有六年冬

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邾侯曹伯于
淮　二十有八年　冬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
秦人于溫　文公十有三年　衛侯會公于沓　鄭伯會公于
棐　宣公元年　公會齊侯于平州　七年　冬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成公二年　十有一月公會楚
公子嬰齊于蜀　十有六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
人于沙隨不見公　襄公六年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繒人于戚
七年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
鄟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傳會又會外之也　十有一年

會于蕭魚　十有六年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于溴梁　二十有一年　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有二年　冬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于沙隨　二十有四年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二十有五年　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戚　五年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成公五年　夏叔
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十有五年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
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鯖邾人會吳于
鍾離　傳會又會外之也　襄公二年　秋七月仲孫蔑會
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
于戚　五年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　八年　季孫宿
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邱　傳見尊之失正
也公在而大夫會也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
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會吳于向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

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有六年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小邾子于洨梁　十有九年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二十有七年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昭公元年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許人曹人于鄟　十有一年　秋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鄟　十有二年　冬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哀公六年　叔還會吳于柤

述曰文二年傳例云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若推時月之例當與公會諸侯同

入

隱公二年　夏五月莒人入向　傳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

無後帥師入極　傳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　五年　秋衛師入郕　傳入者內弗受也郕國也將卑師眾曰師　八年　庚寅我入邾　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邾者邾婁也

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　十年　秋宋人衛人入鄭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郕國也　十有一年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桓公元年　九月入杞　傳我入之也　十有五年　許叔入于許

傳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莊公三年　秋紀季以鄣入于齊　傳入者內弗受也　六年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　十有六年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小邾子于洨梁　十有九年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二十有七年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昭公元年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鄟　十有一年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哀公六年　叔還會吳于柤

述曰文二年傳例云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若推時月之例當與公會諸侯同

入

隱公二年　夏五月莒人入向　傳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

無後帥師入極　傳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　五年　秋衛師入郕　傳入者內弗受也郕國也將卑師眾曰師　八年　庚寅我入邾　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邾者邾婁也

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　十年　秋宋人衛人入鄭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郕國也　十有一年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桓公元年　九月入杞　傳我入之也　十有五年　許叔入于許

傳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莊公三年　秋紀季以鄣入于齊　傳入者內弗受也　六年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　十有六年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小邾子于洨梁　十有九年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二十有七年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昭公元年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鄟　十有一年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哀公六年　叔還會吳于柤

述曰文二年傳例云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若推時月之例當與公會諸侯同

入

隱公二年　夏五月莒人入向　傳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

無後帥師入極　傳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　五年　秋衛師入郕　傳入者內弗受也郕國也將卑師眾曰師　八年　庚寅我入邾　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邾者邾婁也

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　十年　秋宋人衛人入鄭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郕國也　十有一年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桓公元年　九月入杞　傳我入之也　十有五年　許叔入于許

傳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莊公三年　秋紀季以鄣入于齊　傳入者內弗受也　六年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　十有六年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小邾子于洨梁　十有九年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二十有七年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昭公元年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鄟　十有一年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哀公六年　叔還會吳于柤

述曰文二年傳例云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若推時月之例當與公會諸侯同

入

隱公二年　夏五月莒人入向　傳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

無後帥師入極　傳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　五年　秋衛師入郕　傳入者內弗受也郕國也將卑師眾曰師　八年　庚寅我入邾　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邾者邾婁也

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　十年　秋宋人衛人入鄭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郕國也　十有一年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桓公元年　九月入杞　傳我入之也　十有五年　許叔入于許

傳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莊公三年　秋紀季以鄣入于齊　傳入者內弗受也　六年

內者如莒人入向傳云向我邑楚人入鄆疏云昭元年取鄆范云魯邑此不繫莒則魯邑可知是也此另有辨有外相入者如荊入蔡狄入衛吳入州來是也至如朔入衛小白入齊此諸侯之入鄙疏云昭元年楚人入鄆取魚石入彭城荀寅入朝歌此大夫之入其爲內弗受一也若夫人姜氏之入尤爲創例故傳特申之曰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惟天王入于成周傳曰周有入無出也不在此例

成九年楚人入鄆疏說莒邑魯邑二者不定皆非也此鄭入入滑邾入入鄆之例滑與鄆爲國名則鄆亦國名可知說見內取例下又案成七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襄十有二年春王三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鄑與莒潰相屬別爲國名非莒邑益知春秋之義貴乎屬辭比事矣

外盟

隱公　二年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三年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八年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傳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紹子會盟也來朝者來請己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邾　二十有一年　宋人齊人邾人盟于鹿上　三十有二年　秋衛人及狄盟　文公　十有五年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宣公　十有一年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夷陵　十有二年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昭公　十有三年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傳其日善是盟也　定公　七年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侯衛侯鄭伯盟于沙　八年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述曰外盟不日說已見上其書日者亦有二例一爲謹其始而日之一爲善是盟而日之

又案桓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以是爲近古也今案相命而不盟故附諸外盟之例

內女

隱公　二年　九月紀履繻來逆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莊公　四年　三月紀伯姬卒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鄑　二十有五年　伯姬歸于杞　二十有七年　冬杞伯姬來　莒慶來逆叔姬　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　二十有九年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三十年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傳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　僖公　五年　杞伯姬來朝其子　九年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傳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十有四年　夏六月季姬及繒子遇于防使繒子來朝　傳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己也　十有五年　季姬歸于繒　二十有六年　夏四月丙申繒季姬卒　二十有五年　宋蕩伯姬來逆婦　二十有八年

秋杞伯姬來　三十有一年　冬杞伯姬來求婦　文公　十有二年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傳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　十有五年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傳其言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　宣公　四年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歸　十有六年　秋鄫伯姬來歸　成公　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八年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　二月伯姬來歸　傳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　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傳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　十年　齊人執子叔姬　傳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　十有四年　齊人執子叔姬　傳其言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　宣公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傳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　二月伯姬來歸　傳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

超左氏公羊二傳之上如鄭康成所謂穀梁善於經也于歸例月來歸亦例月　皇清經解卷四百九十四孫志祖讀書脞錄云白虎通嫁娶篇季姬更嫁鄫春秋譏之與恩謹案此白虎通沿公羊之說也　皇清經解四百四十四錢宮詹潛研堂集云禘刑部撝孔嘗論之謂春秋之例女既嫁則係其夫國如紀伯姬杞伯姬是也未嫁則不繫以國如伯姬卒是也此經書鄫子則季姬及鄫子遇次年乃書季姬歸于鄫不繫以鄫則爲未嫁之女可知烏得言歸盍乎齊高固先書逆而後書及已嫁之詞也季姬先書遇而後書歸未嫁之詞也已嫁則從夫婦之序故曰高固及子叔姬未嫁則從內外之詞故曰季姬及鄫子與恩謹案此褚刑部申公羊之說足以難左氏不足難穀梁也穀梁說季姬爲緘之出婦則成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例也成九年先書杞伯則叔姬不必繫以杞此經下書鄫子則季姬亦不必繫以緘而自明矣況季姬被出已絕於緘何得稱緘季姬乎惟復歸于緘之後乃書緘季姬卒耳

夫人薨葬

隱公　二年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傳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莊公

二十有一年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傳婦人弗目也　二十有二年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僖公元年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傳夫人薨不地地故也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其以歸薨之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傳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　二年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文公四年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毛伯來會葬　傳會葬之禮于鄫上　十有六年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十有七年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襄公　二年　夏五月甲午葬我小君齊姜　昭公九年　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十有一年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定公（十有五年）　秋七月壬申弋氏卒　傳妾辭也哀公之母也　辛巳葬定弋　哀公　十有二年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傳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

諱曰夫人之薨葬從君例無有不書日者亦自外諸侯卒葬例來或曰春秋之義重內略外今內大夫卒葬內女卒葬以至公與夫人之薨葬均謂自外諸侯卒葬例來不亦偏乎曰此正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傳云秦人夫人而見正焉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傳云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然則即外正內不獨薨葬推之凡事皆然此穀梁所以爲善於經所待後學發明其義也

自唐以來駁日月例者僉曰日久文脫問此夫人卒葬由隱至哀日月全具何竟無一條脫落者乎則知聖經褒貶所不及故全備而不削也由是推之則知凡不備者皆聖經削之以示義矣烏乎屬辭比事之教自宋以來其弗講者久矣乎

諸侯相伐

公　二年　鄭人伐衛　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　宋公陳侯

蔡人衛人伐鄭　五年　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伐鄭　十年　宋人蔡人衛人伐鄭伯伐取之　桓公　五年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十有四年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莊公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十有五年　秋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秋荆伐鄭　十有六年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秋荆伐鄭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　秋荆伐鄭　三十年　楚人伐鄭　齊人伐山戎　僖公元年　楚人伐鄭　三年　夏狄伐晉　十七年春齊人伐鄭　八年　夏狄伐晉　十年　夏齊侯許男伐山戎　十有五年　楚人伐徐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冬宋人伐曹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僖非伐喪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

十有九年　衛人伐邢　二十三年　冬楚人伐陽　二十有二年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　秋楚人伐陳　二十有四年　夏楚子伐鄭　二十有六年　衛人伐齊　冬楚人伐鄭　三十有三年　晉人陳侯伐鄭　二十有五年　秋晉人伐秦　三十有七年　秋晉人伐秦　冬楚子伐鄭　二年　秦師伐晉　三年　楚子伐陳　九年　楚人伐鄭　十年　六月宋師伐陳　十有一年　楚人伐鄭　十有二年　春宋公伐邾　秋齊高固師師伐莒　十有三年　楚人伐鄭　十有四年　晉師伐秦　十有五年　秋晉荀吳師師伐鮮虞　十有六年春晉人伐鮮虞　冬楚子伐鄭　十有七年　春晉人衛人伐鄭　夏楚人伐宋　秋楚人伐鄭　十有八年　夏楚子伐鄭　二十有二年　宋人伐鄭　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洮　秋晉人執虞公　冬晉侯伐虞滅下陽　二十有四年　春晉侯復歸虞公　秋晉侯使士蒍城絳及聚　二十有五年　夏晉侯圍虞　冬晉侯滅虞　二十有六年　春晉侯使荀息假道于虞以伐虢　冬晉侯圍上陽　二十有七年　春晉侯殺其大夫里克　秋晉侯使荀息請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　冬晉侯圍上陽　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圍上陽　夏晉侯滅虢　秋晉侯還自虢　冬晉侯使賈華伐屈　二十有九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三十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三十有一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三十有二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三十有三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三十有四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三十有五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三十有六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三十有七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三十有八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三十有九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四十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四十有一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四十有二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四十有三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四十有四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四十有五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四十有六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四十有七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四十有八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四十有九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五十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五十有一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五十有二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五十有三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五十有四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五十有五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五十有六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五十有七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五十有八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五十有九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六十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六十有一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六十有二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六十有三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六十有四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六十有五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六十有六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六十有七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六十有八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六十有九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七十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七十有一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七十有二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七十有三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七十有四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七十有五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七十有六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七十有七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七十有八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七十有九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八十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八十有一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八十有二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八十有三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八十有四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八十有五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八十有六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八十有七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八十有八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八十有九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九十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九十有一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九十有二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九十有三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九十有四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九十有五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九十有六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九十有七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九十有八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九十有九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一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二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三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四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五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六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七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八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九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十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十有一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十有二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十有三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十有四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十有五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十有六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十有七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十有八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十有九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二十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二十有一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二十有二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二十有三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二十有四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二十有五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二十有六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二十有七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二十有九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三十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三十有一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三十有二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三十有三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三十有四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三十有五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三十有六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三十有七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三十有八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三十有九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四十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四十有一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四十有二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四十有三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四十有四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四十有五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四十有六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四十有七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四十有八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四十有九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五十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五十有一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五十有二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五十有三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五十有四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五十有五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五十有六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五十有七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五十有八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五十有九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六十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六十有一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六十有二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六十有三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六十有四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六十有五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六十有六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六十有七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六十有八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六十有九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七十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七十有一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七十有二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七十有三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七十有四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七十有五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七十有六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七十有七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七十有八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七十有九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八十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八十有一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八十有二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八十有三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八十有四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八十有五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八十有六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八十有七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八十有八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八十有九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九十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九十有一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九十有二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九十有三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九十有四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九十有五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九十有六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九十有七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九十有八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一百有九十有九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一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二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三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四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五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六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七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八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九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十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十有一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十有二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十有三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十有四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十有五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十有六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十有七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十有八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十有九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二十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二十有一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二十有二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二十有三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二十有四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二十有五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二十有六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二十有七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二十有九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三十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三十有一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三十有二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三十有三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三十有四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三十有五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三十有六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三十有七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三十有八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三十有九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四十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四十有一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四十有二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四十有三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四十有四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四十有五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四十有六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四十有七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四十有八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四十有九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五十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五十有一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五十有二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五十有三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五十有四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五十有五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五十有六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五十有七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五十有八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五十有九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六十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六十有一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六十有二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六十有三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六十有四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六十有五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六十有六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六十有七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六十有八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六十有九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七十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七十有一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七十有二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七十有三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七十有四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七十有五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七十有六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七十有七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七十有八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七十有九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八十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八十有一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八十有二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八十有三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八十有四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八十有五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八十有六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八十有七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八十有八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八十有九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九十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九十有一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九十有二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九十有三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九十有四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九十有五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九十有六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九十有七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九十有八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二百有九十有九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三百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三百有一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三百有二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三百有三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三百有四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三百有五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三百有六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三百有七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三百有八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三百有九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四百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四百有一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四百有二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四百有三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四百有四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四百有五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四百有六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四百有七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四百有八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四百有九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五百年　春晉侯圍屈　夏晉侯圍屈　秋晉侯圍屈　冬晉侯圍屈　五百有一年　春晉

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三十有二年夏吳伐越　定公二年秋楚人伐吳　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十有二年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十有三年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十有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　哀公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　三年宋樂髡帥師伐曹　五年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六年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宋向巢帥師伐曹　九年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十有二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十有三年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述曰隱五年傳云伐不踰時故范注於隱二年云伐例時惟莊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書日者爲下戰敗

書非爲伐書也諸侯非奉王命而相伐其專擅之罪論語孟子言之詳矣此與入同自諸侯卒葬時惡之也例來范注伐例時非也其月者惡之不甚耳

日食

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　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　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夜食也　莊公十有八年春王三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五年春王二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傳不言日不言朔食正朔也　二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文公元年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二年春王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　十有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　十有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二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襄公十有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二十有四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既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二十有一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二十有二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二十有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既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二十有五年夏四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昭公七年夏四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十有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夜食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三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二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定公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哀公十有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十有六年秋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十有七年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　十有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　十有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二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八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莊公十有八年春王三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二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二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庚午日有食之　十有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　十有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二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十有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十有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襄公十有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二十有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既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二十有二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二十有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既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二十有五年夏四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昭公七年夏四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十有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夜食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三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二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定公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哀公十有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十有六年秋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十有七年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　十有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　十有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二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莊公十有八年春王三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二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二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傳言日不言朔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述曰春秋二百四十有二年日食者凡三十有六四者之例盡之矣其一言日不言朔傳云食晦日者徐邈之說最精楊士勛疏引徐邈云已巳爲二月晦則三月不得有庚戌也明宣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皆是前月之晦也則此己巳正月晦矩以二月者蓋交會之正必主於朔今雖未朔

而食著之此月所以正其本亦猶成十七年十月壬申而繫之十一月也取前月之日而冠以後月故不得稱晦以其不得稱晦知非二月晦也未審范意如何今案自未審以上未知誰爲徐說亦或自明宣十年以下卽爲楊說要皆極精下經書三月庚戌天王崩計自己巳至庚戌凡四十二日故云己巳爲二月晦則三月不得有庚戌也成十有七年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屋傳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故云取前月之日而冠以後月也何休注公羊以此爲過朔乃食謂二日食其說非也

其二傳云食正朔者由書日書朔見之此日食之正例公羊

說同此書日不書日亦不在褒貶之例

其三言朔不言日傳云食既朔者司歷之謁日食必曰在朔故書朔乃盡朔之一日而不見其食至二日乃見之故不得書日公羊於此無傳何休注云去日者著桓行惡則又出乎日食大例之外參互觀之乃知穀梁之說精確不磨矣

其四夜食者宋馬端臨文獻通考云史記推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夜食地中出則生是爲夜食漢書五行志之說也今案此說極精惟食在地中不得屬晦亦不得屬朔故不言日不言朔也范注引鄭釋廢疾必以日始出爲斷不謂食在地中者一則以傳於朝日朔知爲夜食一則以古之歷法未若後世之密食在地中卽無由知其食而書之故以爲今朔日日始出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乃爲善體傳意朔日日出而虧傷未復則食必在夜故不得言朔亦不得言日乃爲善釋經旨也何休注公羊以此爲食晦日夫晦食固不得言朔何以不言日乎今案公羊無夜食之說除食正朔外止有食晦日食二日兩例試思經有言日不言朔者有言朔不言日者凡四例公羊止三例故何休別爲去日以著桓惡之說桓十有七年注豈如穀梁之該備乎漢書五行志下之下惠帝七年五月丁卯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幾盡在七星初劉向以爲五月徵陰初起而犯至陽其占重至其八月宮車晏駕有呂氏詐置嗣君之害昭帝元鳳元年七月己亥晦日有食之幾盡在張十二度劉向以爲己亥而既其以重後六年宮車晏駕卒以亡嗣成帝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東井六度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東井京師地且既恐害繼嗣日蚤食時從西南起侵據翊

又案詩小雅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鄭箋云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孔穎達疏云昭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以午食王似卯侵辛由孔疏說推之凡己巳壬辰之類皆可推日辰君臣之義亦未始非大義所關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九十終

江陰馮　銘
丹徒陳慶年校

穀梁大義述三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天王崩葬

隱公　三年　三月庚戌天王崩　傳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尊也　范注平王也宋林堯叟云四十九年入春秋隱元年也三年崩在位五十一年　桓公　十有五年　三月乙未天王崩　范注桓王林氏云元年隱四年也桓十五年崩在位二十三年　莊公　三年　五月葬桓王　傳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或曰卻尸以求諸侯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　僖公　八年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范注惠王也林云元年莊公　十有五年　二月辛丑葬襄王　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也　宣公　二年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范注匡王也林云元年也在位六年　三年　葬匡王　成公　五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范注定王林云元年宣公三年也在位二十一年　襄公元年　九月辛酉天王崩　范注靈王林云元年成六年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范注靈王林云元年襄公　二十有二年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林云在位二十五年　六月叔孫婼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冬十月王子猛卒　傳不卒者也其曰卒失嫌也

述曰天王之崩更重於君無有不書日者唯昭二十有二年冬十月王子猛卒不書日此亦自諸侯卒葬例來

山崩附

僖公　十有四年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傳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此自諸侯卒葬日危也例來

成公　五年　梁山崩　傳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

述曰崩字从山朋聲梁山之崩乃其本義傳云天子之崩以尊也明乎借高曰崩以爲尊曰崩之義也穀梁得其最初之本意所以善於經傳由正於字也

又案文九年疏云春秋之世有十二王志崩者九書葬者唯五耳傳經王室不赴諸侯不會故也又云其莊王僖王頃王三者不志崩爲不赴故也又云遣使往會則錄之若不遣使則葬不明故不錄也今案此以左氏之例釋穀梁不知穀梁傳初無不赴不會葬之說也莊三年傳曰近不失崩不志崩者見失天下也此明魯去周近必不至失天子之崩不志崩者見天子之失天下耳觀求賻求金之使周有不赴魯者乎況傳明云不志葬魯卽往會亦不得書其書葬者危不得葬也知不係魯之會不會矣試以統說合之傳說豈魯往會則危故書葬不往會則不危故不書葬乎有以知其必不然矣

莊王僖王頃王之崩經所不書則十二王之世次未悉今據林氏春秋提要補之莊王元年桓十有六年也莊十有二年崩在位十五年僖王元年莊十有三年也十有七年崩在位

五年頃王元年改九年也十有四年崩在位六年敬王元年昭二十有三年也崩在春秋後

王臣卒葬

隱公　三年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傳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故隱而卒之　文公　三年　夏五月王子虎卒　傳叔服也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或曰以其嘗執重四年　劉卷卒　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子崩爲諸侯主也

葬劉文公

述曰尹氏卒書日者比之列土諸侯也王子虎卒則以王子

猛卒例之不書日劉卷亦然此自諸侯卒葬例來

尹氏左傳作君氏不以爲王臣穀梁何以謂之天子大夫也日此又須順文求之經書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尹氏卒秋武氏子來求賻明乎尹氏武氏子之俱屬乎天王也如左氏以尹氏爲君氏中忽間以魯事則武氏子三字虛懸無薄既不若虎之明係以王子又不若毛伯祭叔之書來地孰能知其爲天子大夫又何怪王刑公以春秋爲斷爛朝報耶故曰穀梁善於經此其一也　屬辭比事四字從來亦未得各類是也屬辭者即屢文求之之類其解今案比事者即通例之是也一經一緯而春秋之大義盡矣

來求

隱公　三年　秋武氏子來求賻　傳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

夫也　桓公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傳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文公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述曰范注天王使不正稱月據桓十有五年今無君不稱使故亦略而書時據文九年今案此自諸侯卒葬月故也時惡之也例來

諸侯卒葬

隱公　三年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傳諸侯日卒正也　癸未葬宋繆公　傳曰葬故也危不得葬也　五年　夏四月葬衛桓公　傳月葬故也見弒　七年　滕侯卒　傳滕侯無名少故　傳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不書葬

已亥蔡侯考父卒　傳諸侯日卒正也　辛亥宿男卒　傳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八月葬蔡宣公　傳月葬

故也　桓公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傳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　葬陳桓公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十有一年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十有二年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丙戌衛侯晉卒　十有三年　三月葬衛宣公　十有四年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十有五年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十有七年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癸巳葬蔡桓侯　莊公元年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傳諸侯日卒正也　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三年　乙酉宋公鴻卒　夏四月葬宋莊公　傳月葬故也　九年　秋七

月丁酉葬齊襄公　十有六年　鄫子克卒　二十有一年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三年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二十有四年　葬曹莊公　二十有八年　夏四月丁未鄫子瑳卒　三十有二年　夏四月薛伯卒　僖公

四年　夏許男新臣卒　葬許穆公　七年　曹伯班卒　冬葬曹昭公　九年　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　甲子晉侯詭諸卒　傳不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十有二年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　夏四月月葬陳宣公　十有四年　冬蔡侯肸卒　傳諸侯時卒惡之也　十有七年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傳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　十有八年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二十有三年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傳不葬何也失民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二十有四年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葬衛文公　二十有七年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二十有八年　陳侯欵　十有三十有二年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　癸巳葬晉文公　傳日葬危不得葬也　文公　五年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公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葬晉襄公　七年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九年　秋八月曹伯襄卒　葬曹共公　十有三年　夏五月乙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鄫子邁篠卒　十有四年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十有八年　秦伯罃卒　宣公　三年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四年　秦伯稻卒　九年　八月滕子

卒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傳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十有一年　十月葬衛惠公　二年春葬陳靈公　十有四年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葬曹文公　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卒。傳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葬　成公　二年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正不正簡之也　衛侯速卒　三年　正月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乙亥葬宋文公　四年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葬鄭襄公　六年　壬申鄭伯費卒　九年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十年　丙午晉侯獳卒　十有三年　曹伯廬卒于師月庚辰葬宋共公　傳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以不葬共公也　十有六年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十有七年　鄫子貜且卒　襄公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秋葬杞桓公　七年　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　傳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　夏葬鄭僖公　十有二年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十有三年　秋九月庚辰楚子虔卒　十有五年　冬十有一月癸

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鄭子瞞卒　十有八年　曹伯負芻卒于師　傳罔之也

十有九年　葬曹成公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冬葬齊靈公　二十有三年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葬杞孝公　二十有五年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二十有六年　八月壬午諸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二十有八年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　庚午衛侯衎卒　秋七月葬衛獻公　三十年　冬十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一年　夏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葬蔡景公　傳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

使父失民於子　昭公元年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五月葬滕成公　五年　秦伯卒　六年　春王正月杞

伯姑容卒　葬秦景公　侯惡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葬陳哀公　傳不與楚滅閔之也　十年　戊子晉侯彪卒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十有二年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五月葬鄭簡公　十有三年　冬十月葬蔡靈公　傳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弒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十有四年　三月曹伯滕卒　秋葬曹武公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十有六年

八月邑子去疾卒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八年　春王秋八月己亥晉侯彪卒　冬葬許悼公　傳三月曹伯須卒　秋葬曹平公　十有九年　冬葬許悼公　傳

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弒父也　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二十有三年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二十有四年　丁酉杞伯郁釐卒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二十有七年　冬十月壬午許悼公　二十有八年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葬曹悼公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葬衛獻公　三十年　冬十有一月辛卯蔡侯

葬滕悼公　三十有一年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三十有二年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秋葬薛獻公　定公　三年　三月辛卯邾子穿卒　秋葬邾莊公　四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寧卒　秋葬滕悼公　五年　秦伯卒　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葬杞悼公　八年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葬陳哀公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九月葬陳懷公　九年　夏四月戊申鄭伯盤卒　六月葬鄭獻公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十有四年　吳子光卒　哀公　二年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冬十月葬衛靈公　三年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葬秦惠公　四年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閏月葬齊景公　傳不正其閏也　六年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八年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十年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葬齊悼公　十有一年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

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十有三年　夏許男成卒　葬許
元公

述曰隱三年八年莊元年傳俱曰諸侯曰卒正也則舉宋公和蔡侯考父陳侯林以例其餘而凡宿男曹伯終生鄭伯寤生陳侯躍齊侯祿父蔡侯封人邾子瑣陳侯杵臼宋公茲父衛侯燬齊侯昭鄭伯捷許男業晉侯驪陳侯朔鄭伯蘭曹伯壽許男錫我蔡侯申衛侯速鄭伯貲齊侯無野晉侯獳衛侯臧滕子鄭伯睸杞伯姑容邾子瞷齊侯環杞伯匄許男甯衛侯衎邾子華滕子原衛侯惡陳侯溺晉侯庇宋公成晉侯夷杞伯郁釐鄭伯前滕子甯晉侯去疾薛伯穀邾子穿陳侯柳鄭伯堪衛侯元滕子結杞伯過滕子虞母其五十四人皆正也然如曹邾滕薛等小國事跡無徵容有以不正前見當入齊侯小白之例者俟攷

日卒之中又有四例其一僖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傳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則由齊桓推之凡以不正繼故者皆視此桓十有二年丙戌衛侯晉卒范甯注晉不正非日卒者也不正前見矣隱四年衛人立晉是也與齊小白義同今案所謂不正前見者非必定如衛人立晉齊小白入于齊之見於經也凡繼弒君而立者其不正俱已前見如莊元年乙酉宋公馮卒據世本馮是宋莊公穆公之長子宋督既弒與夷則馮是當正故亦書曰卒今案疏說非也又云時葬正也合而論之故書不得其正則正者爲葬故也又云時葬正也合而論之故書不得其正則正者爲無故也夫以一國之主病卒於外憂危孰甚尚得云無故哉

況髡原之卒以弒尚得謂之正哉而曰卒何也夫鄭伯將會
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則其志正矣故曰卒者
正其志也晉侯黑臀許男甯事跡無徵既皆曰卒則亦從鄭
伯之正可知宋公佐謀納昭公者亦正其事也其踰竟未踰
竟特借以明正之例非借以明正與不正之例也乃宣九年
范注云恐後人謂操扈是國故於疑似之際每爲發傳曰未
踰竟也則是曰與不曰專係踰竟未踰竟非係正不正其謬
一也且范以嫡長釋正謂凡曰卒者皆嫡長繼正則顯與月
葬故也時葬正也非一例其謬二也況僖十有四年冬蔡侯
肸卒傳諸侯時卒惡之也豈惡其非嫡長乎其謬三也僖十
有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傳大夫曰卒正也公子友居

季則非嫡長傳何以亦曰正也則以大夫例諸侯其謬四也
故楊疏駁之曰范氏之注上下多違縱使兩解仍有僻謬（僖四年許男新臣卒疏）烏乎范好非傳又何怪楊之非注乎（此條又兼地與不地之例）
其三宣十有八年甲戌楚子呂卒傳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
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推此則襄十有
三年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二十有八年乙未楚子昭卒昭
元年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昭二十有六年九月庚申
楚子居卒哀六年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既不言其正不正
故楚子卷之見弒亦日卒也襄十有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
之昭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定十有四年吳子光

卒皆卒而不日亦簡之也他如滕嗇之用狄道者亦當視此
其四桓五年陳侯鮑卒舉二日以包之今案甲戌至己丑凡
十有六日此創例也
僖十有四年冬蔡侯肸卒傳諸侯時卒惡之也則凡時卒者
親此皆不正也又有月卒者成十有五年傳月卒日葬非葬
者也推此則月卒者不言正不正亦從簡也惟僖四年夏許
男新臣卒范注以爲不在惡之之例今案傳云不地內桓師
也所美在齊桓安知所惡不在許男乎且經果不惡之當如
成十有三年曹伯廬卒于師冬葬曹宣公傳閔之也葬時正
也今許男之卒則書時葬許穆公又不書時安見其不在惡
之之例耶夫許自仇鄭以來終春秋之世常從楚此與於伐

楚特迫於齊桓之伯令耳雖卒于師不足閔也
葬例有三與卒例正反時卒惡之也而時葬正也成十有三
月卒非故也而月葬故也隱五年年七年
不得葬也（隱二年僖三年準此以求而諸侯之葬事備矣又昭
十有二年）
十有三年傳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僖二十有三年宋公
失民也成十有五年宋公固卒傳月卒日葬非葬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其姬不可以不葬其公也弒君不
葬亦有書葬者蔡景不忍使父失民於子襄三十年陳靈公
明外之討賊宜十有二年蔡昭以盜名不見若殺徵人不
足可錄哀四年其衛桓齊襄二人並討賊故皆書葬疏說加
此案隱十有一年傳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不討不
書葬明討賊則得滅國不葬亦有書葬者昭八年葬陳哀公
不與楚滅之也此皆大義之凜然者矣
隱七年滕侯卒傳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

正者名也今渠不正者名如晉三年書滕子原卒二十有八年滕子甯卒哀四年滕子結卒十有一年滕子虞母卒其名者非嫡長世子也傳於此乃以嫡長言正不正范注遂以釋諸華之日卒者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推此則若莒若薛其君或名或不名亦宜從同惟隱八年辛亥宿男卒傳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不在此例

春秋所以治諸侯故書其卒葬特詳而日月褒貶之例亦特備體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故傳例云日卒正也月卒非正也時卒惡之也天子七月而葬七月則歷三時矣諸侯五月而葬五月則歷二時矣大夫三月而葬三月則盡一時矣故傳例云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葬故也之例推之此更一以貫之矣後儒未

也危不得葬也其起例之反對實理之自然不假強爲者也而通傳之以書日而褒者皆自日卒正也之例推之以書日爲貶者皆自日葬故也之例推之此更一以貫之矣後儒未親此祕但見同一書日此既爲貶彼又爲褒且同一事也而前以不日爲信後又以書日爲美遂紛紛議之固無怪其一唱而百和矣自此說出而穀梁日月之例乃以懸諸日月而不刊云

宋公佐卒于曲棘傳邡公也注轉邡爲訪訓訪爲謀用左氏說以爲謀納昭公信如范說穀梁亦當如公羊之受內也云謀內不當云謀公注說非是阮太傅定香亭筆談卷四蕭山陶定山明於聲音訓故之學其解穀梁傳邡公也云范氏集解謂邡爲訪訪爲謀納昭公信如范說穀梁亦當如公羊之受內也云謀內不當云謀公注說非是阮太傅定香亭筆談卷四蕭山陶定山明於聲音訓故之學其解穀梁傳邡公也云范氏集

取

隱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傳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六年　冬宋人取長葛　傳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　十年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傳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人敗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鄭伯伐取之　傳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　桓公　二年　夏取郜大鼎于宋　莊公　九年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

也取易辭也　僖公　三年　徐人取舒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二十有六年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三十有三年　公伐邾取訾樓　文公　七年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傳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　宣公　元年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傳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也　四年　公伐莒取向　九年　秋取根牟　十年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成公　六年　取鄆　傳鄆國也　襄公　十有三年　夏取邾　十有九年　取邾田自漷水　傳軋辭　昭公元年　二月取鄆　四年　九月取鄆　二十有五年　齊侯取鄆　三十有二年　公在乾侯取闞　九年　宋皇

皇清經解續編

瑕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遂曰日月之例止見於取邾取須句而已此自卒葬日故也例來凡書取言易也有內取外者有外取內者有外相取者與入例同而更有內自取者如昭元年取鄆范注魯邑言取者叛戾不服三十有二年公在乾侯取闞是也　昭元年取鄆范注魯邑非也取鄆與取根牟取鄆取邾同例鄆邾等既爲國名則鄆亦國名觀成九年楚人入鄆與鄭人入滑邾人入鄆同例鄆本爲國益以明矣說文解字云魯有鄆地今案魯鄆有二在魯東境者本莒邑襄十有二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郠季孫宿帥師救郠遂入鄆是也其在魯西境者本國名成九年楚人入鄆昭元年取鄆是

皇清經解續編

也即今山東曹州府鄆城縣有鄆城故城至二十有五年書齊侯取鄆惟其本係故國故取以居昭公後書鄆慣猶與蔡侯鄭伯會于鄆同例則鄆之爲國愈見　襄公十有八年取邾田自漷水傳軋辭也范注軋委曲隨漷水言取邾田之多今案范說非也經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祲柯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傳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祲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曰非也然則何爲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軋辭也其不曰寇盟也今案說文軋輾也輾車所踐也傳意謂魯地所踐也傳意謂魯地軋辭也連句乃斷取軋辭也三字爲之經取邾田自漷水下則上傳或執其君或取其地何以竟往亦不詞之甚

隱公　四年　戊申衛祝吁弒其君完　桓公　一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　莊公　八年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十有二年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　僖公　九年　晉里克弒其君卓　文公元年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　傳曰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夷狄不言正不正　十有四年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傳舍之

不日何也未成爲君也　十有六年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十有八年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莒弒其君庶其　宣公　二年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四年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成公　十有八年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襄公　二十有五年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衞甯喜弒其君剽　傳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　二十有九年　閽弒吳子餘祭　三十年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傳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　十有一年　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昭公　十有三年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溪　傳弒

君者日不日比不弒也　十有九年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傳曰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之　十有一年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定公　十有三年　薛止也　二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弒蔡侯申　六年　弒其君比　哀公　四年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述曰弒例凡二十有五其書日者皆自日卒正也例來其不日者凡十有一其十有一之中發傳者凡三餘無傳者凡八日亦不正此自不日卒例來若宋杵臼之不日似非不正之例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范注引鄭君釋廢疾云司馬司城君之爪牙守國之臣乃殺其司馬奔其司城無道之甚又文十有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傳曰司馬官也以其官稱無君之辭也據此則宋臣無君與蔡世子般子奪父政一例其不日皆夷之也至於莒弒其君庶其閽弒吳子餘祭莒人弒其君密州吳弒其君僚薛弒其君比或本夷也而夷之或本非夷也而亦夷之故皆不書日　此亦自不日卒例亦

日月之外又有書某國之某及書人書國書閽書盜之例傳曰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　隱四年　莊八年　此舉衞祝吁齊無知以例其餘則凡書世子公子者視此傳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　成十有八年　此舉晉弒以例其餘凡書莒弒吳弒薛弒者視此惟書人者自宋人弒其君始不發傳者案

莊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傳人者眾辭也推之凡書宋人弒齊人弒莒人弒者視此盜弒止一見傳爲之廣其例曰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范注十三年冬盜殺陳夏區夫是　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注定八年陽貨取寶玉大弓是　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注即殺蔡侯申者是非微者也今案盜例已備於此餘不重出以此該之

僖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今案傳以國人立說恰合當日情事而大義仍復凜然夫奚齊者非里克所得殺也猶曰國人殺之云爾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惟穀梁經本書殺故立說如此左氏經傳亦同作殺此不在弒例者也惟公羊經傳作弒

段大令玉裁經韻樓集曰有三事最易惑人啟天下後世之亂者一曰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陸氏釋文譌爲殺夫其君之子云者猶言晉子也左傳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公羊傳君在稱世子未葬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不言晉里克弒其子奚齊者言其子不辭故必曰其君之子不曰晉子者亦以見本非世子也子而曰弒者子不敢自君臣民不敢不君之書弒所以範天下後世之凜其喪君與成君無別也左氏傳曰書曰弒其君之子未葬也謂未葬故書其君之子不書其君非謂未葬故書殺不書弒經之作殺亦未深究穀梁傳之大義而遽非之耳孟子曰閒詠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尤穀梁作殺之義也

段氏又曰劉向上封事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閒弒君三十六三當作二字之誤也弒君之見於春秋經者隱公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一也桓公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二也莊公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三也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四也僖公九年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五也此依不足據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六也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弒其君頵七也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八也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九也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十也莒弒其君庶其十一也宣公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皐十二也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十三也十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十四也成公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十五也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十六也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十七也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十八也三十年蔡太子般弒其君固十九也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二十也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弒其君虔二十一也定公十年齊人弒其君陽生二十二也哀公六年楚公子結陳夏區夫書法不別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文經闍殺吳子餘祭左氏唐石經作殺公羊石經及板本則作弒殺漢石經參差不治陸氏之謬也哀四年左傳文經盜殺蔡侯申公羊經唐石作弒傳云此其稱盜以弒何穀梁經唐石亦作弒傳云此稱盜以弒君何則公殺二經之作弒了然也今左氏經板本作盜殺胡安國本經同是大謬也是不亦便於亂臣賊子刑人賤人之賊其君且藉口於春秋不書弒哉豈聖人正名之意哉

弒其君虔于乾谿二十一也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二十二也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二十三也定公十三年薛弒其君比二十四也哀公四年盜弒蔡侯申二十五也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二十六也凡此皆大書特書確有弒字無可疑者乃若漢書相傳譌作三十六顏師古乃求諸左傳以足之曰弟父使賊弒公於窮氏曰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曰共仲殺子惡皆經所爲譏也仲使卜齮賊公於武闈曰魯襄仲殺子惡皆經所爲譏諱也曰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經書鄭伯卒于鄛者也曰齊人弒悼公經書齊侯陽生卒者也曰楚公子圍入問王疾縊而弒之經書楚子麇卒者也曰齊人弒悼公經書齊侯陽生卒者也曰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曰鄭傳瑕殺其君鄭子曰鄭高渠彌弒昭公曰晉弒懷公於高梁四字之書法諡法亦定所以三傳之字或有異同否則以弒爲殺卽失春秋第一大義三傳大儒不應不嚴一字之誅而錯

者經無其事者也而經所大書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乃取弒其君鄭子曰鄭高渠彌弒昭公曰晉弒懷公於高梁四編而不數以數之則爲三十七不合於三十六之數也併未漏如不數則止三十五矣此段氏之誤　不知子般子惡經所諱者既數之曾是經所書之奚齊顧可不數乎劉向所治者穀梁不治左氏此二十六弒三經所同然則師古所注漢書之譌字審矣二十六

弒者漢經師舊說也　又曰弒君三十六亦兒太史公自序亦是譌字今案弒君三十六不數奚齊此史漢相承之說不得改爲二十六也今案三十六漢儒又作三十二兒長編後漢丁鴻傳條

阮相國元曰說文弒臣殺君也白虎通引春秋讖曰弒者試也臣殺君子殺父不敢卒稍稍試之按此訓似也而尙不得

經意經中弒字明見于易文言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與殺同

隱公　四年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傳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傳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　莊公　四年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二十有三年　公及齊侯遇于穀　三十二年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二十有二年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傳遇者志相得也梁邱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

不較也此道光二十年相國　子告在籍余以此稟渡江就正蒙錫弁首之序併題此篇題曰弒殺解因敬錄之於此

遇

逃曰隱四年范注過例時亦出隱十有一年傳例朝時正也而推之至僖十有四年注過例時此非所宜過故謹而月之今案此說近是此自時葬正也月葬故也例來范又云魯女無故違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亦事之不然左傳曰繒季姬來甯公怒之以繒子不朝遇于防而使來朝此近合人情使來朝請己爲妻則不得從左氏來甯之說如從左氏來朝定非請己爲妻詳范所以爲此矛盾之說者蓋見下經書季姬歸于繒以爲始嫁之于歸而不知其爲見出而復歸也若云來朝請己復歸則無矛盾之說自相矛盾來朝如係請己爲妻則不得從左氏來甯之說如從左氏來甯之說則

假衛甯殖宋人伐許　二十一年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邾　昭公二十一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十六年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十有五年　五月公會吳伐齊　十有六年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十有公會吳伐齊　十有一年　五月公會吳伐齊

述曰內伐與諸侯相伐同亦自諸侯卒葬時惡之也例來其惡之不甚者書月

外殺

隱公　四年　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　傳稱人以殺殺有罪也

祝吁之挈失嫌也其月謹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　桓公

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

之　二十有二年　楚人殺其公子棄寇　二十有六年　曹殺其大

六年　蔡人殺陳佗　莊公

夫　僖公　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傳曰晉侯斥殺惡

晉侯也　十年　鄭殺其大夫申侯　傳稱國以殺大夫殺無

罪也　十年　晉殺其大夫里克　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郤父　二十有八年　楚殺其大夫得臣

年　天王殺其弟佞夫　傳甚之也　鄭良霄出奔許

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傳不言大夫惡之也　昭公

一年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四年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

公子瑕　文公　六年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七年　宋人殺

其大夫　傳稱人以殺誅有罪也　八年　宋人殺其大夫司

馬　傳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九年　晉人殺其

大夫先都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傳稱人以殺

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十有一年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傳何爲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　十有二年　楚殺其大夫成虎　十有三年　楚公子比　十有四年　冬宮殺其公子意恢　十有六年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二十有年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二十有七年

楚殺其大夫郤宛　定公　四年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哀公　二年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四年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十有三年　盜

殺陳夏區夫

述曰殺例書日者止昭十有一年楚子虔殺蔡侯申一書夏四月丁巳所以謹夷夏之防也隱四年傳其月謹之也凡書月者親此范注云討賊例時此自諸侯卒葬時正也例來其月謹之自月故也例來楚殺蔡侯書日此自日危也例來

立

隱公　四年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傳衛人者眾辭也立者不宜立者也　桓公　六年　二月辛巳立武宮

傳立者不宜立者也　成公　二年　尹氏立王子朝

傳立者不宜立者也　昭公　二十有三年　尹氏立王子朝

定公元年　立煬宮　傳立者不宜立者也

述曰立者不宜立其例同唯成六年立武宮一書二月辛巳此自諸侯卒葬日危也危不得葬也例來餘皆不日

公觀

隱公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　傳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　莊公　二十有二年　夏公如齊觀社　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爲尸女也無事不出竟

述曰公觀非正其例同雖隱書春莊書夏不得援公往時正也之例例在莊二十有三年以釋之范注之說非是應自諸侯卒葬時惡之也例來

宮廟

隱公　五年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莊公　二十有三年　秋丹桓宮楹　傳非禮也　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傳非正也　文公　十有三年　太室屋壞　傳志不敬也　成公　六年　二月辛巳立武宮　辛巳書日之例宜補見上立例

傳非正也　文公　二月辛巳立武宮

立者也　定公元年　立煬宮　傳立者不宜立者也

述曰隱五年范注云失禮宗廟功重者月功輕者時此但較丹桓宮楹書秋言之亦用蟲災甚則月不甚則時之例益與諸侯卒葬月故也時惡之也例爲反對

蟲災

隱公　五年　螟　傳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莊公　七年　秋有蜚　傳一有一亾曰有　僖公　十有五年　八月螽　傳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文公　八年　螟　桓

公　五年　螽　傳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莊公　十有二年　螟　傳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文公　十有四年　秋有蜚　傳一有一亾曰有

宣公　六年　秋八月螽　十有三年　秋螽　十有五年　秋螽　七年　冬蝝生　傳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　襄公　十有二年　冬十有二月螽　九月螽　十有三年　冬多麋　十有八年　秋有蜚　傳一有一込曰有蜚射人者也　昭公　二十有五年　有鸜鵒來巢　傳一有一込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鸜鵒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　附述曰甚則月不甚則時可由螽例而推諸凡災也亦與諸侯卒葬月故也時惡之也例爲反對

園

隱公　五年　宋人伐鄭圍長葛　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　莊公　八年　夏師及齊師圍郕　僖公　六年　夏晉士鞅師師圍鮮虞　十年　夏晉趙鞅師師圍衛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邸　十有二年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邸　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閔　二十有五年　秋楚人圍許　十有九年　秋宋人圍曹　二十有三年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新城　傳著鄭伯之罪也　秋楚人圍陳　二十有六年　冬楚人圍宋　二十有七年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許　二十有九年　秋宋人圍曹　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閔　二十有五年　秋楚人圍許　十有九年　秋宋人圍曹　二十有三年　夏公圍成　傳非國言圍圍成大公也　哀公元年　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蔡　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郠　七年　秋宋人圍曹　述曰范注隱五年圍例時此本徐邈說見楊疏宣十有四年蓋推伐與侵之例而言徐范說皆非也此自諸侯卒葬書月惡之也例來其惡之不甚者書月昭二十有三年晉人圍郊范注郊周邑此誤以公羊之說說穀梁也穀梁傳例非國不言圍則郊必小國

襄十有八年同圍齊傳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與此釋文本一本與作焉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謹案亦病云者齊病也范注楊疏以爲諸侯亦病者非

殖圍入邑入邾入滕入薛入鄫宋彭城　四年　陳人圍頓　七年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　十有五年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郠　十有六年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圍郠　十有七年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十有八年　秋晉侯使荀偃士匄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十有八年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昭公　十有一年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十有三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十有三年　晉人圍郠　二十有六年　夏公圍成　傳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　定公　四年　秋楚人圍蔡　五年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十年　夏晉趙鞅帥師圍衛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邸　十有二年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邸　十有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師圍郠　七年　秋宋人圍曹　述曰范注隱五年圍例時此本徐邈說見楊疏宣十有四年蓋推伐與侵之例而言徐范說皆非也此自諸侯卒葬書月惡之也例來其惡之不甚者書月昭二十有三年晉人圍郊范注郊周邑此誤以公羊之說說穀梁也穀梁傳例非國不言圍則郊必小國

襄十有八年同圍齊傳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與此釋文本一本與作焉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謹案亦病云者齊病也范注楊疏以爲諸侯亦病者非

仲孫羯帥師圍成　傳非國言圍圍成大公也　哀公元年　楚子陳侯蔡侯許男圍蔡　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郠　七年　秋宋人圍曹　述曰范注隱五年圍例時此本徐邈說見楊疏宣十有四年蓋推伐與侵之例而言徐范說皆非也此自諸侯卒葬書月惡之也例來其惡之不甚者書月昭二十有三年晉人圍郊范注郊周邑此誤以公羊之說說穀梁也穀梁傳例非國不言圍則郊必小國

平

隱公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傳輸墮也平之爲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　宣公　四年　公及齊侯平莒及鄭莒人不肎　十有五年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傳外平不道以吾入之存焉道之也　昭公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傳以內及外曰暨　定公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十有一年　冬及鄭平

述曰范注及鄭平曰傳例盟不日者渝盟惡之也取夫詳略之義則平不日者亦有惡矣蓋不能相結以信今案范說非也觀下經叔還如鄭莅盟傳例凡來盟莅盟俱爲前定之盟盟且前定則平何謂不能結信乎然則平何以不日也曰平非一日之事也觀宣四年之莒人不肎及昭七年之以內及外則知不日之故矣不果成者書時此自諸侯卒葬時惡之也例來其實書月此自月故也例來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楊疏云定十一年注平不日亦有惡矣則平亦有日月之例也今案楊說亦非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九十一

穀梁大義述四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城

隱公　六年夏城中丘　傳凡城之志皆譏也　九年　夏城郿　桓公　五年　城祝丘　十有六年　冬城向　莊公　九年　冬十有一月及齊平　十有一年　城諸及防　傳可城也以大及小也　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　僖公元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傳封衛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文公　七年　遂城郚　十有二年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傳稱帥師言有難也　宣公　入年　城平陽　成公　四年　冬城鄆　九年　城中城　襄公　二年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七年　城費　十有三年　冬城防　十有五年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十有九年　城西郛　城武城　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昭公　三十有二年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太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定公　六年　冬城中城　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　十有五年　冬城漆　哀公　三年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

江陰馮　銓校
丹徒陳慶年

啟陽　四年　城西郛　五年　城毗　六年　城郚取

逃曰隱六年范注城例時以經無書月書日者也此自諸侯卒葬時正也例

來

宋林堯叟云內城二十三不時害義固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今案此左氏說若穀梁例則凡城之志皆譏也齊伯外城三邢也楚丘也緣陵也獨城邢爲美晉伯外城三虎牢也杞也成周也獨城成周無譏此則有合於穀梁之旨故錄之

諸侯來聘

隱公　七年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桓公　三年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僖公　三十有三年　齊侯使國佐來聘　襄公　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以上齊　莊公　二十有三年　荊人來聘　傳譏累而至也例

來聘　以上齊　莊公　二十有三年　荊人來聘　傳譏累而至也例　文公　四年　衛侯使甯俞來聘　成公　三年　冬十有二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傳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以上陳　文公　三年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襄公元年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十有二年　秦伯使術來聘　以上秦　成公　三年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十有二年　晉侯使士匄來聘　二十有六年　晉侯使荀吳來聘　二十有九年　晉侯使士鞅來聘　以上晉　襄公　二十有九年　吳子使札來聘　以上吳

述曰隱七年范注云聘例時此由朝時正也之例而推之然亦有書月者此自諸侯卒葬時正也月故也例來

范注引杜預曰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是范以使

札者爲餘祭此非穀梁意也上傳方議餘祭之近刑人此傳則曰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曾近刑人以死非命者得爲身賢乎買逵服虔以此吳子爲夷末近是不當引杜說也

周聘

隱公　七年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傳聘諸侯非正也　桓公　四年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五年　天王使任叔之子來聘　八年　天王使家父來聘　莊公　二十有三年　祭叔來聘　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僖公　三十年　冬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牢周公來聘　宣公　十年　狄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述曰諸侯聘例時周聘例同但傳云聘諸侯非正也范注駁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四 四

之曰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閒問以論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賄以補諸侯之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衛所未詳今案周禮鄭注云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故楊疏云時聘殷頫二者是諸侯臣使於王也非王臣使於諸侯又禮王制正義引異義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知公羊古說亦以聘諸侯爲非正不獨穀梁爲然矣聘諸侯非正而書時則自諸侯卒葬時惡也例來

內災異

隱公 九年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傳震雷也電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四 四

霆也志疏數也八日之閒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 桓公元年 秋大水 傳凡高下有水災也雨月志正也

爲大水 三年 有年 傳五穀皆熟爲有年也 八年 冬十月雨雪 十有三年 夏大水 十有四年 無冰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莊公 七年 夏四月辛卯昔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秋大水無麥苗 二十有四年 大水 二十有五年 秋大水 二十有八年 大無麥禾 三十有一年 冬不雨 僖公 二年 傳不雨者勤雨也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傳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四 五

二十年 五月乙巳西宮災 傳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爲閔富也 二十有一年 夏大旱 傳旱時正也 二十有九年 秋大雨雹 三十有三年 隕霜不殺草 李梅實 文公 二年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勤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九年 九月癸酉地震 傳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 十年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 十有三年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十有四年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傳孛之爲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 宣公 七年 大旱 十年 大水 傳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四 五

無冰 三年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春王正月雨木冰 傳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傳五穀不升爲大饑 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昭公 三年 冬大雨雹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雪 注雪或爲雹 十有九年 己卯地震 二十有三年 八月乙未地震 定公元年 冬十月隕霜殺菽 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日菽舉重也 二年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災 十有三年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哀公 三年 夏四月 四年 六月辛丑亳社災 十有五年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傳晦冥也 述曰隱九年傳雨月志正也僖二十有一年傳旱時正也推

之凡災異俱例時唯隱九年震電雨雪傳謹而日之而震夷伯之廟書己卯視此文九年地震傳謹而日之而御廩災等書壬申至亳社災書辛丑視此閒有書月者蓋亦謹之此自諸侯卒葬時正也月故也日故也例來

內敗外

隱公　十年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傳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　莊公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傳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日敗勝內也　公敗宋師于乘丘　傳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日敗勝內也　十有一年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傳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宋萬之獲于鄑　傳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宋萬之獲而曰敗勝內也　冬十有一年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呂拏　文公　十有一年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傳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　閔公元年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二年　秋八月辛丑公薨　傳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　僖公　三十有三年　乙巳公薨于小寢　傳不日疑寢非正也　文公元年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傳葬曰會其志重天子之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傳臺下非正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宣公　十有八年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文公　十有八年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傳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　昭公　五年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十有八年　己丑公薨于路寢　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襄公　三十有一年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傳楚宮非正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傳子卒日正也　冬十月　滕子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昭公　二十有五年　乙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傳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也　二十有六年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傳其地于外也

公薨葬

隱公　十有一年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傳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　桓公　十有八年　公薨于齊　傳其地于外也

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一年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公元年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十有五年　王申公薨于高寢

傳高寢非正也　邾子來奔喪　傳喪急故以奔言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稷乃克葬

述曰日月之例傳自詳矣此亦自外諸侯卒葬例來定元年傳例云內之大事日葬尤內之大事故書日不書時舊史蒐皆書日孔子修之有去葬以示義者乃並略其日

及大夫

桓公　二年　及其大夫孔父　傳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　莊公　十有二年　及其大夫仇牧　傳以尊及卑也　僖公　十年　及其大夫荀息　傳以尊及卑也

述曰此均蒙上弒君日月之文

諸侯會

桓公　二年　蔡侯鄭伯會于鄧　莊公　十有三年　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十有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二十有一年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雚　二十有八年　舊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　文公　十有七年　諸侯會于扈　宣公元年　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九年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晉侯使荀櫟唁公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公元年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十有五年　王申公薨于高寢

傳高寢非正也　邾子來奔喪　傳喪急故以奔言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稷乃克葬

述曰日月之例傳自詳矣此亦自外諸侯卒葬例來定元年傳例云內之大事日葬尤內之大事故書日不書時舊史蒐皆書日孔子修之有去葬以示義者乃並略其日

公至

桓公　二年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傳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遽之也　十有六年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傳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　莊公　五年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六年　秋公至自伐衛　傳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惡事之成也　二十有二年　冬公如齊納幣　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　夏公如齊觀社　公至自齊　傳公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　二十有四年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傳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僖公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

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八月公至自伐楚　傳有二事倘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
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十有三年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
何也大伐鄭也　十有五年　夏公會齊侯宋公
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九月公至自會　十有六年　冬十有
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淮
十有七年　九月公至自會　二十有六年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
至自伐齊　傳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　二十有八年　冬
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有九年　公至自圍許　三十有三年　冬
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文公　三年　冬公如晉

四年　春公至自晉　十有三年　冬公如晉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公
至自晉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如此　曹伯
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公至自會　十有七年　六月癸未
公及齊侯盟于穀　秋公至自穀　宣公　四年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五年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七年　夏公會齊侯
伐萊秋公至自伐萊　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十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成公　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二月公至自伐
鄭　夏公如晉　公至自晉　四年　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五年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十
年　秋

七月公如晉　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
人滕人伐秦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十有五年　夏公會齊侯宋公
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公至
自會　十有六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不見公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公至自會　十有七年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曹伯邾人伐鄭　秋公至自會　傳不曰至自伐鄭何也公
不周乎伐鄭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
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十有八年　公如晉　公至自
晉　襄公　三年　公如晉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

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秋公至自會　四年　冬公如晉　五年　春公至自晉　公會晉
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
吳人鍾人于鹹　公至自會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
陳　八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
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
吳于柤　夏五月遂滅偪陽公至自會　傳會夷狄不致惡
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幷焉無善事
則異之存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
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公至自伐鄭　十有
一年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伐鄭　公至自伐鄭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公至自會　侵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十有
二年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十有八年　冬十月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
圍齊　公至自伐齊　二十年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
洹濟秋公至自會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公至自
瓦公至自瓦　十年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頰谷　傳
離會不致何爲致也危之也　十有二年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
侯盟于黃　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傳

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　十有四年　公會齊侯衛侯
于牽公至自會　哀公　十年　公會吳伐齊　五月公至自
伐齊　十有三年　公會吳子于黃池　秋公至自會
述曰莊二十有三年定八年傳例備矣往時正也致月故也
往月致月有懼焉爾此自外諸侯卒葬時正也致月故也日故
也危不得葬也例來往時致月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往
月致月惡之也此自外諸侯卒葬危也惡之也例來
又隱公自元年至十一年不致各君亦有不致者
內大夫如

桓公　三年　公子翬如齊經逆女　莊公　二十有五年　冬公子友
如陳　二十有七年　秋公子友如陳經葬原仲　二十有八年　臧
孫辰告糴于齊　二十有九年　秋公子慶父如齊　閔公　二年
公子慶父如齊　僖公　二年　公子友如齊　三年　公子友如
齊　四年　公子友如齊　五年　公子友如齊　十有五年　公子
友如齊　十有六年　公子友如齊　十有七年　公子友如齊
文公　二年　公子遂如齊　四年　公子遂如齊　五年　公子
遂如齊　六年　公子遂如齊　七年　公子遂如齊　八年　公
子遂如齊　九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一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二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三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四
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五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六年　公
子遂如齊　十有七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　公子遂如
齊　宣公　元年　公子遂如齊　二年　公子遂如齊　三年
公子遂如齊　四年　公子遂如齊　五年　公子遂如齊　六
年　公子遂如齊　七年　公子遂如齊　八年　公子遂如齊
九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一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二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三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四年　公子遂
如齊　十有五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六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七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　公子遂如齊　成公
二年　公子遂如齊　三年　公子遂如齊　四年　公子遂如
齊　五年　公子遂如齊　六年　公子遂如齊　七年　公子
遂如齊　八年　公子遂如齊　九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一
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二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三年　公
子遂如齊　十有四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五年　公子遂如
齊　十有六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七年　公子遂如齊　十
有八年　公子遂如齊　襄公　二年　公子遂如齊　三年
公子遂如齊　四年　公子遂如齊　五年　公子遂如齊　六
年　公子遂如齊　七年　公子遂如齊　八年　公子遂如齊
九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一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二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三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四年　公子遂
如齊　十有五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六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七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　公子遂如齊　昭公
元年　公子遂如齊　二年　公子遂如齊　三年　公子遂如
齊　四年　公子遂如齊　五年　公子遂如齊　六年　公子
遂如齊　七年　公子遂如齊　八年　公子遂如齊　九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一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二年　公子遂
如齊　十有三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四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五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六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七
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　公子遂如齊　定公　元年
公子遂如齊　二年　公子遂如齊　三年　公子遂如齊　四
年　公子遂如齊　五年　公子遂如齊　六年　公子遂如齊
七年　公子遂如齊　八年　公子遂如齊　九年　公子遂如
齊　十有一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二年　公子遂如齊　十
有三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四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五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六年　公子遂如齊　哀公　二年　公子
遂如齊　三年　公子遂如齊　四年　公子遂如齊　五年
公子遂如齊　六年　公子遂如齊　七年　公子遂如齊　八
年　公子遂如齊　九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一年　公子遂
如齊　十有二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三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四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五年　公子遂如齊　十有六
年　公子遂如齊

孫辰告糴于齊　傳不言如爲內諱也　三十有二年　公子慶父如齊　傳諱奔　僖公　二年　冬公子友如齊　經莅盟　五年　夏公孫茲如牟　七年　公子友如齊　十有二年　公子遂如楚　經乞師　二十有八年　公子遂如齊　三十有三年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十有一年　公子遂如晉　文公元年　公孫敖如齊　二年　公子遂如齊　經納幣　五年　夏公孫敖如晉　六年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七年　公孫敖如莒　八年　公孫敖如京師　經不至而復　丙戌奔莒　十有一年　公子遂如宋　十有四年　冬公子遂如晉　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秋季孫行父如晉　十有七年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

齊　傳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　宣公元年　公子遂如齊　經逆女　季孫行父如齊　夏季孫行父如齊　公子遂如齊　七年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　經葬齊惠公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十有八年　公孫歸父如晉　成公　五年　公孫歸父如晉　冬季孫行父如晉　仲孫蔑如宋　六年　公孫嬰齊如晉　冬季孫行父如晉　八年　公孫嬰齊如莒　九年　季孫行父如宋　經致女　十有一年　季孫行父如宋　十有四年　秋叔孫僑如如齊　經逆女　襄公元年　叔孫豹如宋　四年　夏叔孫豹如齊　經逆女　五年　叔孫豹如晉　傳外不言如而言如　十有八年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莊公元年　三月夫人孫于齊　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　六年　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　七年　秋季孫行父如晉　冬叔孫豹如晉　九年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十有四年　秋叔孫僑如如晉　冬叔孫豹如宋　十有五年　夏叔孫豹如晉　傳其不言聘以之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僖公也　十有八年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莊公元年　三月夫人孫于齊　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　六年　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　七年　秋季孫行父如晉　冬叔孫豹如晉　九年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十有四年　秋叔孫僑如如晉　冬叔孫豹如宋　十有五年　夏叔孫豹如晉　傳其不言聘以之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僖公也　十有八年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莊公元年　三月夫人孫于齊　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

季孫宿如衛　九年　夏季孫宿如晉　十有六年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九年　季孫宿如晉　二十有二年　叔老如齊　經莅盟　五年　夏公孫茲如牟　七年　公子友如齊　十有三年　冬公子友如齊　傳諱奔　僖公　二年　冬公子友如齊　經莅盟　五年　夏公孫茲如牟　七年　公子友如齊　十有三年　冬公子友如楚　經乞師　二十有八年　公子遂如齊　三十有三年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十有一年　公子遂如晉　文公元年　公孫敖如齊　二年　公子遂如齊　經納幣　五年　夏公孫敖如晉　六年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七年　公孫敖如莒　八年　公孫敖如京師　經不至而復　丙戌奔莒　十有一年　公子遂如宋　十有四年　冬公子遂如晉　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秋季孫行父如晉　十有七年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

叔孫州仇如齊　十有一年　叔還如鄭　經莅盟　哀公　五年　冬叔還如齊　述曰此不得援公如公至之例其如京師如齊如晉者多行聘禮應卽聘例時而推之也其書月者蓋亦謹之也　此自諸侯卒葬時正也月故也例來　夫人至及如桓公　三年　公子翬如齊逆女　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傳送女踰竟非禮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傳其不言翬以之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僖公也　十有八年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莊公元年　三月夫人孫于齊　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

始人之也不言氏姓貶之也　二年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
會齊侯于祲　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
會言會非正也譏甚矣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
祝丘　五年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
于防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十有
齊　十有　九年　夫人姜氏如莒　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
正也　二十　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二十有　冬公如
齊納幣　二十有　四年　夏公如齊逆女　傳不正其親迎於齊
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傳曰入惡入者也　戊寅大
夫宗婦覿用幣　傳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閔公　二　夫
人姜氏孫于邾　僖公　十有　一年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

于陽穀　十有　七年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文公　四
夏逆婦姜于齊　傳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
非成禮于齊也　九　年　夫人姜氏如齊　三月夫人姜氏至
自齊　傳卑以尊致病文公也　十有　入年　夫人姜氏歸于齊
傳惡宣公也　宣公元年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
夫人婦姜至自齊　傳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　成公
十有　四年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
氏至自齊　傳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
逆曰文九年疏引范氏例夫人行十有二例時今案亦有書
日者　月者謹之書　惡之　此自諸侯卒葬時正也月故也日故也例來文姜七如
齊再如莒是九也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十也夫人姜氏

會齊侯于卞十一也夫人姜氏如齊十二也今案文姜之如
齊桓十有八年一也莊元年孫于齊二也二年會禚三也四
年祝丘四也五年如齊師五也七年會防六也冬會穀七也
十有五年如齊八也其祝丘及防范注皆云魯地不數之則
為六並數之則為八范例云七者蓋合桓十有八年與莊元
年之孫為一謂此一年有餘文姜在齊未返耳不知文姜如
未返魯則桓末年之如齊乃與桓俱行並非出奔傳何得云
奔而為之諱也惟前反而此又奔故經以三月定其期傳以
奔實其事且三月出奔正接四月練祭故傳云接練時錄母
之變乃范注云夫人初與桓俱如齊今又書者於練時威夫
人不與祭信如范言桓以前年夏四月薨于齊今年練祭必

在四月試改經曰四月夫人孫于齊可乎不可乎以閔二年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例之知此孫齊亦係據事實書而文
姜之於三月前已返魯今又奔齊昭然察矣文姜果未返魯
則經當如公在楚公在乾侯之例于元年春王正月下書夫
人在齊而夫人尊不敵君經固無此例也實書正月夫人在
齊猶不可乃空撰三月夫人孫于齊而范注以為可經尤無
此事也
范桓八年注云親逆例時不親逆例月亦自時正也
有年時月例
桓公　三　有年　傳五穀皆熟為有年　宣公　十有
大有年　傳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六年　冬

述曰大有年書時此自諸侯卒葬時正也例來

狩閏

桓公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傳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

六年　秋八月壬午大閱　傳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論

國道也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其崇武故謹而日之譏

以觀婦人也　莊公　四年　冬公及齊人狩于郜　傳刺釋

怨也　八年　甲午治兵　昭公　八年　秋蒐于紅　傳正也

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　十有二年　大蒐于比蒲　十有一年　大蒐于比蒲

二十有二年　大蒐于昌閭　傳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

以蒐事也　定公　十有三年　大蒐于比蒲　十有四年　大蒐于

比蒲　哀公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述曰桓六年傳以其崇武故謹而日之范注云蒐狩例時其

月者重失禮也此自諸侯卒葬時正也月故也日惡也例來

其莊六年甲午治兵而陳蔡不至則非崇武亦謹而日之者

蓋兵凶戰危因陳蔡而謹之也

外如

桓公　五年　夏齊侯鄭伯如紀　冬州公如曹　傳外相如不

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　僖公　二十有八年　陳侯如會　傳

如會外乎會也受命也　襄公　四年　陳侯使袁僑如

會　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　成公　二年　秋七月

齊侯使國佐如師　襄公　五年　叔孫豹如晉

傳外不言如而言如爲我事往也　七年　鄭伯髡原如會未

見諸侯丙午卒于操　傳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

述曰桓五年范注過我則書例時此自諸侯卒葬時正也例來

年書七月者爲下已酉葬于紀書日起也

雩

桓公　五年　大雩　僖公　十有一年　秋八月大雩

也雩得雨日雩不得雨日旱　十有三年　秋九月大雩　傳雩月正

三年　秋大雩　七年　冬大雩　傳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

麥雩也　襄公　五年　秋大雩　八年　秋九月大雩　十有

七年　九月大雩　二十有八年　秋八月大雩

昭公　三年　八月大雩　六年　秋九月大雩　八年　大雩

十有六年　九月大雩　二十有四年　秋八月大雩　二十有五年　秋

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傳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

辭也　定公元年　九月大雩　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

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　七年　大雩　九月大雩　十有

二年　秋大雩

述曰傳曰例月正也書時非之也此自諸侯卒葬日正也時

惡也例來

王后

桓公　八年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傳爲之中者歸之也　襄公　十有五年　劉夏逆王后于齊

傳過我故志之也

述曰此無時月之例但以過我則書范桓八年注視逆例時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四　三十

不親逆例月乃以譏夫人例推之則自諸侯卒葬時正也月故也例來

襄十有五年楊疏云案此時王者世本本紀當頃王也今案頃王字誤毛本如此阮宮保校勘記亦失校當作簡王

魯襄公之十有五年爲周簡王之十有四年

晉書廿一禮志王者婚禮禮無其例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穀梁左氏傳說與公羊又不同而自漢魏遺事並皆闕略

廟祭

桓公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傳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

夏五月丁丑烝　傳烝冬事也春夏興之蠲祀也志不敬也

十有四年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　閔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四　三十一

公　二年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傳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僖公　八年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文公　二年　丁丑作僖公主　傳譏其後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傳逆祀也　宣公七年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傳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　成公

昭公　十有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　定公　八年　從祀先公　傳貴復正也

述曰從祀復正者不日則凡書日者皆非正也傳八年致夫人亦不正亦不日者傳云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桓二年夏四月取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當亦有祭范注日之明惡甚也益可證凡書日者皆非正矣此自諸侯卒葬日故也例

來

內戰

桓公　十年　冬十有一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傳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不言及者爲內諱也　十有二年　十有一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傳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四　三十二

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傳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眾也其不地於紀也

午及齊師戰于郎　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四　三十三

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　莊公　九年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僖公　二十有二年　秋七月禘于太廟及邾人戰于升陘　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　成公　二年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師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師戰于鞌齊師敗績　傳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　哀公　十有一年　五月公會吳伐齊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述曰內戰未有不書日者此自諸侯卒葬日危也例來

外大夫見執

桓公　十有一年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莊公　十有七年　春齊人執

鄭詹　傳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鄭詹鄭之卑者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鄭詹鄭之佞人也　僖公　四年　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　襄公　二十有六年　晉人執衛甯喜　昭公　十有一年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　定公元年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傳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六年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七年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　述曰范桓十有一年注云執大夫有罪者例時無罪者月此自諸侯及大夫復歸

諸侯卒葬時正也月故也例來

桓公　十有一年　突歸于鄭　傳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　十有五年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傳反正也　十有七年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傳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

莊公　二十有四年　赤歸于曹郭公　范注引徐乾說以赤爲郭公字　傳曰赤賤之也曰歸易辭也　十有三年　晉趙鞅歸于晉　述曰唯襄二十有六年一書甲午晉侯之也餘皆不日此自諸侯卒葬

日故也例來

莊公二十有四年赤歸于曹郭公范注引徐乾說以赤爲郭公字傳曰赤賤之也曰歸易辭也十有三年晉趙鞅歸于晉述曰唯襄二十有六年一書甲午晉侯之也餘皆不日此自諸侯卒葬國之君不知突歸于鄭赤歸于曹書法一例突爲鄭君何以赤非曹君復書郭公者郭亦曹地而赤先據之即鄭伯突入于櫟之例推之經亦宜書曹伯赤入于郭不書者非文不備正例可互見也或曰郭爲曹地傳何云外歸也不知外歸云者自外而歸非歸於外郭本曹地而赤據之則郭外於曹矣猶櫟本鄭地而突據之則櫟外於鄭矣然則突自櫟歸經亦可書櫟公傳亦可云外歸而經不書櫟公傳不云外歸者即赤歸于曹郭公之例比之屬之亦可互見也乃蒙更於穀梁本傳得一切證焉昭二十有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傳曰邡

公也范注改邾爲訪訓訪爲謀以爲謀納昭公此用左氏說
也卽如左氏說穀梁亦當云謀內不當云謀公況更改字以
邾爲訪乎不知邾卽防字隱十年公敗宋師取郜取防則防
亦宋地宋公佐益以他故先入于邾故傳於卒曲棘之下云
邾公也推此知郭公之下如加一也字則文義極顯但經無
此書法遂啟後儒臆說之端耳然則非傳文邾公也三字無
以證明郭公之經此穀梁所以爲善於經惜兩處俱爲魏晉
以來注家所亂安得起先師於九京之下一一釐正之

諸侯出奔

桓公　十有一年　鄭忽出奔衛　傳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
也　十有五年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傳譏篡正也　十有六年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傳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
也　莊公　十年　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僖公　五年　楚人
滅弦弦子奔黃　十年　狄滅溫溫子奔衛　二十有八年　衛侯
出奔楚　襄公　十有四年　己未衛侯出奔齊　昭公元年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　三年　北燕伯款出奔
齊　二十有一年　冬蔡侯東出奔楚　傳東者東國也　三十
有一年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定之盟不日楊疏成十一年己丑及邻鄢盟是後定可知也　閔公　二年　冬齊高
子來盟　僖公　三年　冬公子友如齊莅盟　傳莅者位也
其不日前定也　四年　楚屈完來盟于師　傳前定也　文
公　七年　公孫敖如莒莅盟　傳前定也其不日前定之盟
不日也　十有五年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傳前定也　宣
公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傳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襄公　二十有九年　杞子來盟　昭公　七年　叔孫婼如齊莅
盟　傳莅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之
來　定公　十有一年　叔還如鄭莅盟
述曰傳說備矣其不日以前定故則不在褒貶之例

公如

桓公　十有八年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莊公　二十有二年　冬
公如齊經納幣　二十有三年　夏公如齊納幣　二十有四年　夏公
如齊逆女　僖公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
公如齊　三十有三年　冬十月公如齊　文公　三年　冬公如
晉　十有三年　冬公如晉　宣公　四年　秋公如齊　五年春公
如齊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夏公如晉　十年春公如齊　夏公如
齊　成公　三年　夏公如晉　四年　公如晉　十有三年　三月
公如京師　傳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非如而曰如不叛
京師也　十有八年　公如晉　襄公　三年　公如晉　四年　冬
公如晉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十有二年　公如晉　二十有
春王正月公如晉　二十有八年　十有一月公如楚　昭公

二年　冬公如晉經至河乃復　傳恥如晉故著有疾也　五年　公如晉　七年　三月公如楚　十有二年　公如晉經至河乃復　傳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十有三年　公如晉經至河乃復　二十有一年　公如晉經至河乃復　傳恥如晉故著有疾也　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晉　二十有九年　公如晉　定公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經至河乃復

逃曰例見前公至下

王姬

莊公元年　夏單伯逆王姬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傳築之外變之正也　王姬歸于齊　傳爲之中者歸之也　二年　秋七月齊王姬卒　傳爲之主者卒之也　十有一年　冬　王姬歸于齊　傳其志過我也

逃曰例與王后同已見前

來錫

莊公元年　王使榮叔來賜桓公命　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　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文公元年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　成公　八年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日見一稱也

逃曰錫命非正與來聘同此不在時月之例者

遷

莊公元年　齊師遷紀邢部郕　傳紀國也邢部郕國也或曰遷紀于邢部郕　十年　三月宋人遷宿　傳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　閔公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傳公元年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傳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　三十有一年　十有一月衛遷于帝丘　成公　十有五年　許遷于葉　傳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昭公　九年　許遷于夷　定公　四年　許遷于容城　十有八年　許遷于白羽　哀公　二年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述曰莊十年楊疏云凡遷皆月許四遷不月者以其小略之如邑也遷紀不月者文承月下蒙之可知也此自諸侯卒葬月故也例來

次

莊公　三年　冬公次于郎　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蔡人衛人　傳次止也　十年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傳次止也畏我也　三十年　夏師次于成　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鄑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鄑也　僖公元年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傳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　四年　遂伐楚次于陘　傳遂繼事也次止也　十有五年　遂次于匡　傳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　文公　十年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襄公元年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郜　三十有三年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渝　傳言救晉次非救也

昭公　二十有五年　九月乙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傳次止也　二十有八年　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有九年　公如晉次于乾侯

定公　九年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十有五年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述曰次或書時或書月其爲有畏一也此自諸侯卒葬月故也例在

救

莊公　五年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六年春王二月王人子突救衛　傳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　二十有八年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傳善救鄭也　三十有二年　狄伐邢　閔公元年　齊

人救邢　傳善救邢也　僖公元年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傳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遂齊侯之意　六年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傳善救許也　十有五年　楚人伐徐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傳善救徐也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　傳善救齊也　二十有八年　晉侯伐衛　楚人救衛

文公　三年　秋楚人圍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　傳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九年　楚人伐鄭　晉郤缺帥師救鄭　成公　六年　楚公子

奚齊帥師伐鄭　晉樂書帥師救鄭　帥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襄公　五年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伐鄭　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陳　傳善救陳也　十年　公如晉次于侵羞　十有一年春齊侯衛侯次于戚　十有二年　公如晉次于沙隨　二十有一年　公如晉次于絳　二十有二年　公如晉次于雍渝　傳次止也　二十有三年　公如晉次于曲沃　二十有四年　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有五年　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有六年　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有七年　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有八年　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有九年　公如晉次于乾侯　三十有一年　公如晉次于乾侯　三十有二年　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十有五年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述曰次或書時或書月其爲有畏一也此自諸侯卒葬月故也例在

救

莊公　五年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六年春王二月王人子突救衛　傳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　二十有八年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傳善救鄭也　三十有二年　狄伐邢　閔公元年　齊

人救邢　傳善救邢也　僖公元年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傳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遂齊侯之意　六年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傳善救許也　十有五年　楚人伐徐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傳善救徐也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　傳善救齊也　二十有八年　晉侯伐衛　楚人救衛

文公　三年　秋楚人圍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　傳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九年　楚人伐鄭　晉郤缺帥師救鄭　成公　六年　楚公子

奚齊帥師伐鄭　晉樂書帥師救鄭　帥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襄公　五年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陳　傳善救陳也　十年　公如晉次于侵羞　十有一年春齊侯衛侯次于戚　十有二年　公如晉次于沙隨　二十有一年　公如晉次于絳　二十有二年　公如晉次于雍渝　傳次止也　二十有三年　公如晉次于曲沃　二十有四年　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有五年　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有六年　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有七年　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有八年　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有九年　公如晉次于乾侯　三十有一年　公如晉次于乾侯　三十有二年　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十有五年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述曰次或書時或書月其爲有畏一也此自諸侯卒葬月故也例在

救

莊公　五年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六年春王二月王人子突救衛　傳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　二十有八年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傳善救鄭也　三十有二年　狄伐邢　閔公元年　齊

人救邢　傳善救邢也　僖公元年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傳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遂齊侯之意　六年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傳善救許也　十有五年　楚人伐徐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傳善救徐也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　傳善救齊也　二十有八年　晉侯伐衛　楚人救衛

文公　三年　秋楚人圍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　傳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九年　楚人伐鄭　晉郤缺帥師救鄭　成公　六年　楚公子

奚齊帥師伐鄭　晉樂書帥師救鄭　帥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襄公　五年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陳　傳善救陳也　十年　公如晉次于侵羞　十有一年春齊侯衛侯次于戚　十有二年　公如晉次于沙隨　二十有一年　公如晉次于絳　二十有二年　公如晉次于雍渝　傳次止也　二十有三年　公如晉次于曲沃　二十有四年　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有五年　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有六年　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有七年　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有八年　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有九年　公如晉次于乾侯　三十有一年　公如晉次于乾侯　三十有二年　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十有五年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述曰次或書時或書月其爲有畏一也此自諸侯卒葬月故也例在

救

莊公　五年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六年春王二月王人子突救衛　傳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　二十有八年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傳善救鄭也　三十有二年　狄伐邢　閔公元年　齊

人救邢　傳善救邢也　僖公元年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傳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遂齊侯之意　六年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傳善救許也　十有五年　楚人伐徐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傳善救徐也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　傳善救齊也　二十有八年　晉侯伐衛　楚人救衛

文公　三年　秋楚人圍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　傳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九年　楚人伐鄭　晉郤缺帥師救鄭　成公　六年　楚公子

江陰馬紹丹徒陳慶年校

穀梁大義述五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曰月例

納

莊公　九年　夏公伐齊納糾　僖公　二十有五年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傳納者內弗受也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納頓子者陳也　文公　十有四年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傳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　宣公　十有一年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傳納者內弗受也　昭公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傳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　哀公

二年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傳納者內弗受也

侵

莊公　十年　二月公侵宋　傳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眾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　十有五年　鄭人侵宋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　二十有九年　冬戎侵曹　二十有年　夏鄭人侵許　僖公　二年　楚人侵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冬十有一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四年　秋楚人侵陳　五年　秋楚人圍陳　六年　齊人侵我西鄙　二十有一年　春狄侵衛　二十有六年　齊人侵我西鄙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　二十有九年　夏狄侵齊　介人侵蕭　文公　十有四年　狄侵齊　七年　狄侵我西鄙　九年　夏狄侵齊　十有三年　狄侵齊　十有四年　狄侵齊　十有一年　狄侵衛　十有五年　冬狄侵宋　十有一年　狄侵齊　十有三年　狄侵衛　十有五年　秋齊人侵我西鄙　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

介我國也　齊人侵我西鄙　宣公元年　楚子鄭人侵陳　送侵宋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二年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三年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　四年　赤狄侵齊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成公元年　冬楚師鄭師侵衛　六年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人侵宋　襄公元年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八年　鄭人侵蔡　十有一年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八年　晉欒書帥師侵蔡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十有八年　冬楚人鄭人侵宋　襄公元年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二年　晉

于邾子顓孫子華孫子蘇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六年　二月公侵鄭　七年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二月公侵齊　晉士燮帥師侵鄭遂侵衛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哀公　七年　春宋

皇瑛師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十有三年　晉趙鞅帥師
侵齊　十有三年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逃曰侵時謹而月之傳例備矣此與諸侯卒葬時正也月故也反對
以歸
莊公　十年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武歸　傳以歸猶愈乎
執也　僖公　二十有六年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襄公　十有一年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　定公　四年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十有四年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五　三
公　郑八月己酉入郑以郑子益來　入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
冒　冒伯陽歸
逃曰時月之例在上滅與入已見前
外敗
莊公　十年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武歸　僖公　十有五年　楚人敗徐于婁林　傳夷狄相敗志也　二十有三年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晉人敗狄于箕　成公　十有二年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傳中國與夷狄不言
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　昭公元年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
太原　傳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
人　二十有三年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甫　定
滅
莊公　十年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十有三年　夏六月齊
人滅遂　傳遂國也其不日微國也　僖公　五年　楚人滅弦弦子
師滅夏陽　傳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　十有一年　夏楚人滅黃
子奔黃　十年　狄滅溫溫子奔衛　十有二年　夏楚人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　定公　四年　夏
十有七年　夏滅項　傳孰滅之桓公也　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傳殺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
二十有六年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文公　四年　秋楚人
滅蕭　十有五年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傳滅國有三術中國讓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嬰
兒賢也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成公　十有七年　楚人滅舒庸　襄公　六年　莒人滅鉏　傳非滅
也中國曰卑國月夷狄時鉏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
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鉏非滅也
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十年
夏五月甲午遂滅傳陽　二十有五年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昭公　四年　遂滅厲　八年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十有

一年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　十有三年　吳滅州來　十有七年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戎　二十有三年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甫胡子髡沈子盈滅　二十有四年　冬吳滅巢　三十年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　定公四年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姑帥師滅沈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　十有四年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　十有五年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

述曰宣十有五年襄六年傳說備矣此自諸侯卒葬日危也例來

晉許秦秀傳議曰夏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鄧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鄧聖人豈不知外孫親耶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

外大夫奔

莊公　十有二年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二十有四年　曹羈出奔陳

僖公　二十有八年　衛元咺出奔晉　文公　六年　晉狐夜姑出奔狄　七年　晉先蔑奔秦　宣公　十年　齊崔氏出奔衛　孫林父出奔晉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傳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　十有五年　宋華元出奔晉　宋魚石出奔楚　十有七年　齊高無咎出奔莒　襄公　十有七年　宋華臣出奔陳　二十年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　二十有一年　秋晉欒盈出奔楚　二十有四年　衛侯之弟專出奔晉　二十有八年　衛石惡出奔晉　二十有九年　齊高止出奔北燕

三十年　王子瑕奔晉　鄭良霄出奔許　昭公元年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楚公子比出奔晉　五年　宋華合比出奔衛　八年　陳公子留出奔鄭　十有五年　夏蔡朝吳出奔鄭　二十年　夏曹公孫會自夢出奔宋　傳自夢者專乎夢也　二十有二年　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一年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傳自宋南里者專也　二十有六年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定公　四年　楚囊瓦出奔鄭　十年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有四年　晉趙陽出奔宋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　哀公　四年　蔡公孫辰出奔吳　十有一年　夏陳轅頗出奔鄭　衛世叔齊出奔宋

述曰奔書時者惡之也惡甚則月此與諸侯卒葬時正也月故也反對

桓盟

莊公　十有三年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傳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　十有六年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傳不言公外內寡一疑之也此疑魯之不可事齊非疑齊也　二十有三年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范注桓盟不日此盟日者特謹以著之　二十有七年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傳桓盟不日信之也　閔公元年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　傳盟納季子也案不信之也　僖公　二年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此外盟內不與要以信之故不日　五年　秋八月諸侯盟于洮戴　七年　秋七

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欬鄭世子華盟于甯毋　傳衣裳之會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欬盟于洮　傳兵車之會也　九年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甯毋　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　十有五年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傳兵車之會也

男曹伯盟于牡丘　傳兵車之會也

遂曰傳于內盟外盟之中特著桓盟之例此孔子孟子思覇之旨也雖內與亦不日信之也其兩書日者于扈書甲寅爲貪謹也于葵丘書戊辰爲天子之禁備也後儒紛紛嘗議可以息矣

遂

莊公　十有七年　秋鄭詹自齊逃來　傳逃義曰逃　僖公　五年　七年

鄭伯逃歸不盟　傳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襄公

陳侯逃歸　傳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遂曰書時者此自諸侯卒葬時正也例來其追之非正者不書時

追

莊公　十有八年　夏公追戎于濟西　傳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還於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爲公之追之也　僖公　二十有六年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　傳內諱奔師出不名此其名何也內不言敗也

外災異

莊公　二十年　夏齊大災　傳其志以甚也　十有一年　秋宋大水　傳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　僖公　十有五年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傳兵車之會也

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傳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傳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眾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之所藏目之也　襄公

災　傳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　三十年　五月甲午宋災　今案此書日爲伯姬卒故　昭公　九年　夏四月陳火　傳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十有八年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傳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

述曰外災不志而僖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又特書日故引孔子之言以明日月之例也推之王道不亢知時月之例所關於春秋之義者不小矣　此自諸侯卒葬月故也曰危也例來

伐我

莊公　十有九年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何也不以難遏我國也　二十有六年　冬齊人伐我北鄙　文公　十有七年　齊侯伐我西鄙　成公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襄公　八年　莒人伐我東鄙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　秋莒人伐我東鄙　十有五年　夏齊侯伐我北鄙　郯人伐我南鄙

伐我東鄙

十有六年　齊侯伐我北鄙　秋齊侯伐我北鄙　十有七年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冬郯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　秋齊侯伐我北鄙　二十有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定公　七年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八年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哀公　八年　吳伐我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帥師伐我

逃曰書時者此自諸侯卒葬時惡也例來

內大夫出奔

莊公　二十有二年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傳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譏出奔也　三十有二年　公子慶父如齊

傳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譏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

深也　閔公　二年　公子慶父出奔莒　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文公　八年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

奔莒　傳唯奔莒之爲信故謹而日之　宣公　十有八年　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　成公　十有六年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

僑如出奔齊　襄公　二十有三年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

邾　傳其曰正臧孫紇之出也遽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

其出乎　昭公　十有二年　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

逃曰成十有六年范注引徐邈曰案襄二十三年臧孫紇出

奔齊傳曰其曰正臧紇之出也禮大夫去君埽其宗廟不絕

其祀身雖出奔而君遇之不失正故詳而紀之明有恩義也

推徐邈之意乃引臧紇之無罪以證僑如之有恩見其書日

之同與公孫敖之日不同也乃范注臧紇之出云正其有罪

此誤以正字作治字也隱十有一年傳曰元年有正所以正

隱也范注明隱宜立桓元年傳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則知治者

治其不正正者不待治也紇如有罪傳當云治臧孫紇之出

矣范注楊疏不明正字治字之分多誤以治字解正字故特

辨之

書日之義有二公孫敖奔莒謹而日之　此自諸侯卒葬日危也例來　一也

僑如臧紇之出其日正也　此自諸侯卒葬日正也例來　二也

外戰

莊公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

敗績　傳於伐與戰安戰也戰衛　僖公　十有五年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傳韓之戰晉侯失民

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　十有八年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

戰于甗齊師敗績　傳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

二十有二年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

續　傳曰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二十有八年　夏四月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賣之也　二十有公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齊侯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文七年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十有二年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傳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　宣公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師師及鄭公子歸生師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十有二年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傳績功也功事也曰其事敗也　成公元年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傳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

傳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言戰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爲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　二年　夏四月丙戌衛孫貫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師戰于鞌齊師敗績　傳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　十有六年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傳日事遇晦曰晦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　昭公　十有七年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傳兩夷狄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　定公　四年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敗績　哀公　二年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

帥師及鄭罕虎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述曰此外戰凡十有六合之內戰凡八共二十有四戰無有不日者僖二十有二年傳云春秋三十有四戰三字誤當作二十有四戰與弒君三十六段玉裁說當作二十六不同書日者此自危也　例來

築

莊公　二十有八年　冬築微　傳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　築臺于薛　秋築臺于秦　傳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則懽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　成公　八年　築鹿囿　傳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怠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

之非正也　昭公　九年　冬築郎囿　定公　十有三年　夏築蛇淵囿　述曰書時者此自諸侯卒葬時惡也例來

新作

莊公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廄　僖公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傳作爲也有加其度也　定公　二年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傳作爲也有加其度也

述曰築作書時者此自諸侯卒葬時正也例來謹之則月

作附舍

成公元年　三月作丘甲　傳丘作甲非正也　襄公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傳非正也　昭公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

軍　傳貶復正也

述曰皆謹而月之此日諸侯卒葬月故也例來

獻捷

莊公　三十有一年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傳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獻戎捷軍得曰捷戎菽也

僖公　二十有一年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傳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于宋也

述曰楊疏一書月一不書月者徐邈云霸主服遠之功重故詳而月之也此與諸侯卒葬月故也例反對

楊疏戎菽也者舊解謂順經意而惜齊侯故傳依違其文釋之爲菽其實宋是中國故捷不繫國戎是夷狄故繫之戎也

云今之胡豆也舊解以爲依違其文恐失傳旨疏又云范意似不以戎爲豆今疑不敢正故兩載之疏又云一解齊侯此時克山戎并得胡豆來故傳云戎菽謂克戎之後齊侯此時并得戎菽於文亦僻也今案一解之說是也於文何僻之有試爲之引證傳例則昭然察矣莊十有一年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傳內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此釋經文宋萬之獲也此非釋經文乃并載其事準此例推則戎菽也三字爲句亦係並載其事而非以菽釋經之戎字也蓋克山戎而滅戎菽及冬燕師之天下則來獻戎捷時亦並獻此故傳爲並載之以宋萬之獲也句爲例固可明舊說之非亦得申一解之義

矣

徐邈以戎菽爲胡豆與郭氏爾雅注同釋草云戎叔謂之荏叔注卽胡豆也今案徐郭之說皆非也毛詩生民云藝之荏菽荏菽爲后稷所樹不應至齊桓始布天下

于卒

莊公　三十有一年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傳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　文公　十有八年　冬十月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　傳子卒　襄公　三十有一年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傳子卒日正也

述曰闕

獲

僖公元年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　傳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　十有五年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傳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　宣公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傳獲者不與之辭也　襄公　八年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溼　傳人微者也侵滥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　昭公　二十有三年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甫胡子髡沈子盈滅獲陳夏齧　傳獲者非與之辭也　哀公　十有一年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傳引取之也狩地不地

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

述曰獲亦有不曰者則書曰皆爲戰敗等事若麟之言獲亦春秋創例宜別錄之　莊十有一年宋萬之獲也此獲之不書於經者

潰

僖公　四年　蔡潰　文公　三年　沈潰　成公　九年　庚申莒潰　傳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爲事也惡之故譴而日之也　昭公　二十有九年　冬十月鄆潰　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述曰譴而日之者此自諸侯卒葬日危也例來惡之不甚則

月　文三年左氏傳凡民逃其上曰潰此云知其上亦逃之義

諸侯見執

僖公　五年　冬晉人執虞公　傳執不言所於地錮於晉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已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傳微國之君因鄰以求與之盟人因己以求與之盟己迎而執之惡之故譴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

述曰書時者此自諸侯卒葬時正也例來

成

僖公　二十有八年　公子買戍衛　襄公　五年　冬戍陳　傳內辭也　二十有八年　三月丙午晉侯侵曹　傳以重辭也　二十有八年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雲

荀罃來乞師　十有八年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十有七年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述曰書時者此自諸侯卒葬時正也例來

聘

朝

刺

僖公　二十有八年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傳先名後刺殺有罪也　成公　十有六年　乙酉刺公子偃　傳大夫曰卒正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述曰書日者此自諸侯卒葬日正也例來

天王出居

僖公　二十有八年　天王守于河陽　傳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　二十有四年　冬天王出居于鄭　傳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　昭公　二十有三年　天王居于狄泉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二十有二年　傳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

述曰昭八年秋菟于紅楊疏引范氏例云菟狩書時其例有九書狩有四言菟有五稱狩有四者桓四年狩于郎一也莊四年狩于郜二也僖二十八年狩于河陽三也哀十四年西

狩獲麟四也今案此非范例之誤乃楊疏之誤也天王守于河陽字作守不作狩故注以巡守釋之豈有注以爲巡守之守而例忽以爲時田之狩者故曰非范例之誤實楊疏之誤也今以河陽之守冠出居篇庶足發明傳文全天王之行之義

書時者此與諸侯卒葬時正也反對

朝周

僖公　二十有八年　公朝于王所　王中公朝于王所　傳朝於廟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內日惡以外言日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

聘周

僖公　三十有一年　公子遂如京師　文公元年　夏仲孫蔑如京師　九年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宣公　九年　夏季孫行父如京師　昭公　二十有二年　叔孫豹如京師　襄公　二十有四年　叔孫舍如京師葬景王　已見天王崩葬例

述曰朝聘書時於周亦然其書日書月者傳說備矣書日者此自諸侯

卒葬日危也例來

文九年傳京大也師眾也言周必以眾與大言之也楊疏云不發於桓九年者內之於京師始於此故發之季姜非魯女故彼處不發今案疏說誤也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文元年叔孫得臣如京師內之於京師豈始於文九年乎

郊

僖公　三十有一年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宣公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傳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事之變也　成公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　傳不言日急辭也

十年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　十有七年　九月辛丑用郊　傳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川也　襄公七年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　十有一年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定公十有五年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傳不敬莫大焉　夏五月辛亥郊　哀公元年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述曰成七年傳不言日急詞也書日者此自諸侯卒葬日危也例來哀元年疏引范例云書郊有九僖三十一年一也宣三年二也成七年三也襄七年四也襄十一年五也定公哀公並有牲變不言所食處不敬莫大二罪不異并爲一物六也定十五年七也成十七年八也哀元年九也今案書郊有九是也乃其數之則遺成十年一條而反取定十有五年哀元年之牲變併爲一物以足九數眞不可解或疑成十年書不郊故遺之然襲十有一年亦書不郊何不遺之乎反覆推求不解其故恐范例止有書郊有九一句其下一也二也等爲楊氏疏說楊氏漏去成十年一條故輾轉以定哀之牲變併爲一物以足九數若范氏自列其例自應條列經文不至漏去成也

十年一條也　歸諸京師　僖公　二十有八年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傳緩辭也斷在晉侯之急辭也斷在晉侯也　逃曰此無時月之例俱蒙上文言之　閏月　文公　六年　閏月不告月猶朔于廟　傳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猶之爲言可以已也　十有六年　五月公四不視朔　傳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厥政以甚矣　哀公　五年　閏月葬齊景公　傳不正其閏也

逃曰哀五年公羊傳曰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易爲以閏數喪數略也則與穀梁說正反公羊疏引鄭志趙商問曰二傳義反於禮斷之何就荅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於數也此鄭氏調人之說以大功小功從公羊以三年及期從穀梁安知公羊之數閏不併三年及期亦數穀梁之不數不併大功小功亦不數乎不正其閏此白諸侯卒葬月故也例來　白虎通喪服章　卷四　下　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持也葬者復其時也大功已下月數故以閏月除此鄭說所本

外大夫來奔　文公　八年　宋司城來奔　傳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也　十有四年　宋子哀來奔　傳其曰子哀失之也　襄公　二十有一

年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二十有三年　邾畀我來奔　二十有八年　冬齊慶封來奔　昭公　五年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十年　夏齊欒施來奔　二十有七年　邾快來奔　二十有三十有一年　冬黑肱以濫來奔　傳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　定公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　夏衛北宮結來奔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哀公　六年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逃曰書時者此自諸侯卒葬時惡也例來

諸侯來奔

文公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邮伯來奔　昭公　二十有三年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哀公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逃曰書月者此自諸侯卒葬月故也例來

內大夫見執

文公　十有四年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傳私罪也單伯淫于齊人執子叔姬　傳叔姬同罪也見內女篇

十有五年　單伯至自齊　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成公　十有六年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不致者還　昭公　十有三年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意如恐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　二十有三年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二十有四年　婼至自晉　傳大夫執則致致則拏由上致之也

逃曰書九月者范注行父魯執政卿其身執則危及國故逃而月之錄所憂也此自諸侯卒葬月故也例來餘俱書時　內大夫執

父書舍之于苕丘此爲變例亦以互見也舍非館舍之舍乃舍置之舍單伯等之至先必見舍而行父之不致范注還國則與公俱不得致者重在公是也

放

宣公元年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傳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　昭公　八年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哀公　三年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逃曰時闕

歸

成公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傳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　定公　五年　夏歸粟于蔡　傳孰歸之諸侯也

逃曰以內歸外非一日一月事故書時此自諸侯卒葬時正也例來

附　逃曰月雜例

隱公元年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范注段有徒眾攻之爲害必深故謹而月之定十有五年楊疏引范例云克例有六則數何文以充之解鄭伯克段一不克納二雨不克葬曰中而克葬各二是謂四通前二爲六也今案不克豈可與克爲例納與葬各歸其例則克段應歸雜例也　桓公　三年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此書時不得也入外盟例也　六年　九月丁卯子同生此書月書日與襄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正同一經一傳俱

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范注日之譏其惡此不得入侵伐例也

莊公 八年 秋師還 此書時亦無例可附

九年 冬浚洙 此書時亦不得入城築例也

十有七年 夏齊人殲于遂 此書時亦無例可附

十有九年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 此書時亦無例可附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此書月亦無例可附

二十有八年 臧孫辰告糴于齊 此亦承上書時無例可附

閔公 二年 鄭棄其師 此亦承上書月無例可附

僖公 十有九年 梁亡 此亦承上書時無例可附

十有六年 毀泉臺 此承上夫人薨書日無例可附

十有五年 初稅畝 此承上書時不得入作丘甲作三軍之例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五 三

成公元年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傳孰敗之晉也 此書時亦無例可附

襄公 十有九年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傳不伐喪善之也 此承上亦無例可附

二十有三年 齊侯襲莒 注輕行掩其不備曰襲亦不得附侵伐之例

昭公元年 叔弓帥師疆鄆田 傳疆之爲言猶竟也 此承上書時亦無例可附

定公 八年 盜竊寶玉大弓 此承上書時亦無例可附

十有二年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傳墮猶取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均承上書時亦無例可附

哀公 八年 歸邾子益于邾 此承上書時亦無例可附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傳非正也 此書時亦無例可附

述曰傳之釋經期於一字靡遺而此十數則無例可歸故附之篇末以爲雜例庶不負穀梁釋經之意云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九十三終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五 三

江陰馮 銘 丹徒陳慶年 校

穀梁大義述六

述禮

隱公

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　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元年　三年傳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

述曰白虎通卷四下贈襚何謂也贈之爲言稱也玩好曰贈

襚之爲言遺也衣被曰襚知死者則贈襚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賻贈者何謂也賻者助也贈者覆也所以相助紿不足也故弔詞曰知生則賻贈知死則贈襚

又所以有飯唅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唅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璧士以貝也

劉向說苑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賵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輿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口實曰含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襚今案此與小異贈襚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與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奈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一丈下士綵綬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含貨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賻賵含襚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之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劉向穀梁家其說自本之傳義見修文篇

說文解字賵賻俱在徐鉉新附

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述曰後漢書第五倫傳肅宗初立上疏云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穀梁傳之文也束帛也脩脯也饋遺也

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

制於夫夫死從長子二年　從當作依說文作从

述曰禮郊特牲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劉向列女傳卷一母儀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臨日休作者歲祀禮事畢恐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少繫父母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

又孟母曰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

述曰范注周禮大行人職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然則尹氏時在職而詔魯人之弔者今案此說非也詔弔非爲主之謂爲主亦不止於詔弔孟子萬章篇吾聞觀近臣以其所主定六年左氏傳陳寅請槀祁曰昔吾主范氏今于主趙氏以歷聘例入主則知爲主之有恩矣

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五年

述曰

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五年

述曰喪服小記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孔疏妾祔於妾祖姑者言妾死亦祔夫祖之妾也亡則中一以上而祔者亡無也中間也若夫祖無妾則又間曾祖而祔高祖之妾也祔必以其昭穆者解所以祖無妾不祔祖而祔高祖之妾也祔必使昭穆同曾祖非夫同列也皆祖而祔高祖之義也凡祔必使昭穆同曾祖非夫同列也然此下云妾母不世祭於孫否則妾無廟傳云妾子爲君得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可補禮經之缺今乃云祔及高祖者宮爲壇祔之耳匡衡告毀廟曰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漢書韋賢傳

冊府元龜宋臧燾初仕晉孝武太元中爲國學助教孝武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燾議曰陽秋晉避后諱春爲陽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書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於廟則宮無緣別築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七年

述曰白虎通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何不忍以己一日之功德加於諸父兄弟也故禮服傳曰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

君之孫甯臣之

諸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八年

述曰五經異義禮約盟不令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云諸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且盟非禮故春秋左氏云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盟詛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鄭氏不駁從許愼義也曲禮下正義今案鄭氏不駁者以三王太平之時雖備盟詛之禮而不用也左氏仍與穀梁說同

桓公

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

元年

述曰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愼謹案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是許愼不從公羊之說鄭無駁當從許說王制正義

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閾門父戒之曰謹愼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愼從爾姑之言母般申之曰謹愼從爾父母之言三年

述曰白虎通遣女於禮廟者重先人之遺體不敢自專故告

禰也父母親戒女何親親之至也父曰誡之敬之夙夜無違命女必有衛繡衣若笄之此九字文義不屬疑脫誤御覽無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父誠於阼階母誠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去不辭誠不諾者羞恥之重去也此已下舊本竝誤特甚今悉以禮經禮記訂正劉向列女傳卷四貞順齊孝孟姬孝公親迎於逢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醮房之中結其衿縭誠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誠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於王命者亦勿從也諸母誠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愆爾之衿鞶無忘父母之言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述曰闕

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四年

述曰白虎通王者諸侯所以田獵者何爲田一作苗共宗廟下以簡集士眾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去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春秋穀梁傳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左氏

傳隱五年正義　御　說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
覽八佾三十二卷　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修文館禮
王制篇文同
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十有四年
述曰白虎通天子親耕以供郊廟之祭王后親桑以供祭服
祭義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七推耕於東郊何東
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故會子
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周官曰后親桑率外內命婦蠶
於北郊
莊公
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元年
述曰白虎通王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昏禮貴和不

皇清經解續編
可相荅爲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春
秋傳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
于大夫使大夫同姓者主之必使同姓者以其同宗共祖可
以主親也故使攝父事不使同姓卿主之者何尊加諸侯爲
威厭不得舒也不使同姓諸侯就京師主之何諸侯親迎入
京師當朝天子爲禮不兼春秋傳曰築王姬觀於外明不往
京師也所以必更築觀者何尊之也不於路寢路寢本所以
行政處非婦人之居也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故
必改築於城郭之內傳曰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
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元年

述曰白虎通大夫功成未封而死不得追薄賜之者以其未
當股肱也盧文弨云疑當作以其生未當服死亦不當服也　春秋穀梁傳曰追錫死
者非禮也　盧云通典載許愼五經異義云春秋穀梁說王枝桑叔錫魯桓公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有
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然則此所引者穀梁說也今案以大夫例諸侯有功者
尚不得追錫況魯桓躬弒其君耶故傳云不正甚矣白虎通又云世
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何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
自爵之義童子當受爵命者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
與童子爲禮也　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靡聞世子始行也據此是禮有受命也
婦人既嫁不踰竟二年
列向列女傳卷一　母儀　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飾羣酒漿養舅
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
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三年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六
述曰喪服改葬緦注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也
言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故設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斂從廟
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服緦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
夫也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緦三月而除之
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八年
述曰爾雅釋天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
天子朝日諸侯朝朔十有八年
述曰禮記玉藻天子玄端鄭注端當爲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諸侯皮
弁以聽朔於太廟　晉書十九禮志春分祀朝日於東門之外秋分祀
夕月於西漢武帝郊泰畤平旦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既郊日月又不在東西郊也其後旦夕常拜興恩案此
有合於穀

梁之義以朝日見日食惟常拜乃見之若拘春分之期何由見日食乎　故魏文帝詔曰漢氏不幷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神之道也

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二十有二年

述曰白虎通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鴈爲贄納徵用玄纁故不用鴈也　納徵辭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雖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上某也壻名也下某者壻父名也此七字舊本脫今補下次某者使人名也女之父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納采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蚤愚又不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

禮天子諸侯勲銮大夫倉士薙丹楹非禮也二十有三年

述曰魏張揖廣雅釋室篇云天子諸侯廟勲銮卿大夫蒼士薙士斗今案士斗二字迺隋曹憲所作薙字音也

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二十有四年

述曰尚書大傳天子之堂其桷天子斲其材而礱之加密石焉不礱士首之斲其椽而礱之備其物義也物備得宜從其等禮也從尊卑之等謂之禮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也

男子之贄羔鴈雉腒婦人之贄棗栗段脩

述曰白虎通卿以羔爲贄羔者取其羣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鴈爲贄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大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爲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介守節死義不可移轉也　婦人之贄以棗栗段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眾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閒其起栗戰慄自正也段脩者脯也故春秋傳曰宗婦覿用幣非禮也

天子敎曰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二十有五年

述曰閎

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二十有七年

述曰閎

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三十有二年

述曰閎

元年春王正月　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述曰子穀梁子此言其所以統貫羣經而獨有千古者也前明嘉靖間大禮議起紛紛者迄今未定首輔楊廷和及子修撰惇徒以儀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欲推士庶之禮以例天子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　魏張揖廣雅釋宰篇云廟天子五諸侯四卿大夫三士二

南門法門也二十年

述曰闕

天子無出二十有四年

述曰闕

文公

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二年

述曰白虎通所以虞而立主何孝子既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沒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桑主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所以用桑練主用栗御覽五百三十一

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述曰闕

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

逃曰白虎通祭宗廟所以禘祫何等人君貴功德廣孝道也
位尊德盛所及彌遠謂之禘祫何禘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
父子也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也藝文類聚三
九十　御覽　五百二十八　漢書章賢傳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毀廟
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
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
之正禮也

故王逆梓而言詭辭而出六
年
逃曰漢書孔光傳時有所言輒削草棄以爲章主之過以奸
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惟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
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
而出不以實告人也動依典義

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
而嫁十有
二年
逃曰劉向列女傳卷三仁智魏曲沃負曰婦人脆於志羸於心不
可以郊閒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號謚所以
就之也
說苑建本篇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
矣又曰修文篇　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又曰貴德篇·莞
仲對桓公云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嫁　白虎通男三

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陽
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盈
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又禮記曰女子
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於陽所以專一之節也
一說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
盧文弨云此所引不見穀梁傳疑是經師說穀梁文十
二年傳之文義亦與前無異通典全引此段皆與此同
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十有
三年
逃曰闕

十有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傳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
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
逃曰春官太史頒告朔於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

之祖廟與禰廟說小異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爲
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
毀泉臺　傳喪不貳事
逃曰闕

宣公

閒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七
年
逃曰闕

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八
年
逃曰王制疏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
臣賤不得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雨止左氏說卜葬
先遠日辟不懷也言不汲汲葬其親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

人不爲雨止許愼謹案論語云死葬之以椁以雨而葬是不
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鄭氏無駁與許同
古者什一藉而不稅　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
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　古
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十有
五年
述曰　闕
成公
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　古者有四民有士
民有商民農民有工民元
年
述曰　闕
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六　五
流矣五
年
述曰隋書禮儀志卷三隋制諸岳崩瀆竭天子素服避正寢
撤膳三日遣使祭崩竭之山川牲用太牢
免牲者爲之縞衣縞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七
年
述曰　闕
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
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
爲其美也非享味也十有
七年
述曰　闕
襄公
禮諸侯不生名七
年

述曰　闕
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十有
一年
述曰白虎通二千五百人爲師師爲一軍六師萬五千人也
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十人必死百人不能當百人必
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
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爲不足故復加五千人因法月數月
者羣陰之長也十二月足以窮靈陰陽備物成功萬二千人
亦足以征伐不義致天下太平也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
諸侯所以一軍者何諸侯蕃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
之難故得有一軍也
墮帷而歸命乎介十有
九年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六　六
述曰　闕
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馳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
制鬼神禱而不祀二十有
四年
述曰大雅雲漢毛傳云歲凶年穀不登則趨馬不秣師氏弛
其兵馳道不除祭祀不縣膳夫徹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
食粱士飲酒不樂孔疏云此當先有
成文故傳引之　廣雅釋天一穀不升
曰歉苦簟反　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饉四穀不升曰歉康
五穀不升曰大侵　王念孫廣雅疏證云韓詩外傳歉作謙又
歉作荒　邵晉涵爾雅正義引墨子七患
篇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
白虎通盧本卷　陰陽不調五穀不熟故王者爲不識味而食
之禮曰一穀不升不備鶉鷃二穀不升不備鳧雁三穀不升

不備雉兔四穀不升不備圃歐五穀不升不備三牲
古者大國過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　二十有五年
述曰　閔
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敢不還怨　二十有九年
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　二十有九年
述曰　閔
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　保母不在宵不下堂　三十年
述曰白虎通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歸　閔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于婦
道者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　女必有傅姆何尊之也春秋傳曰傅至矣姆未至
劉向列女傳卷四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貞順
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剛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於宋致命於伯姬還復命公享之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下而有知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
大夫之辱伯姬既嫁於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
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
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當此之時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爲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救相與聚會於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君子曰禮婦人不得傅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淑愼爾止不愆於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　頌曰伯姬心專守禮一意宮夜失火保傅不備遽火而死厥心靡悔春秋賢之詳錄其事
昭公
王父名子也　七年
述曰　閔
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槃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八年
述曰　閔
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十有五年
述曰　閔
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鞫賢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力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與不聞友

之罪也名譽既闕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
王者之過也十有九年
逃曰說苑建本篇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　劉向列女傳卷六辯通趙佛肹母曰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
定公
生曰膳宰曰膳十有四年
逃曰鼷
哀公
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　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元年

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元年
逃曰白虎通祭曰用丁與辛者何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以接事臭天之日故春秋傳曰郊以一作正月上辛用牲于郊牛二繭漢書禮儀志注書鈔九十四
辛曰尚書曰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年
逃曰白虎通王者諸侯必有誡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苑其上柴其下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絕也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今案皆當作諧當諧明誡當近君置宗廟之牆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爲宗廟之屏示賤之也

江陰馬銘丹徒陳慶年校

穀梁大義述七

述異文

隱公

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孔撿討公羊通義引荀子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史記作楚將唐眛亦卽此眛字也

述曰公羊邾作邾婁後皆放此左氏眛作蔑謹案說文眛目不明也从目末聲蔑勞目無精也从目人勞則蔑然从戍三字義通音亦同故釋文云眛音蔑

一年無侅帥師入極

述曰左氏公羊作無駭商頌長發爲下國駿厖箋云駿之言俊也陳雅釋詁駿長也釋文駿本作俊是从人从馬偏旁可互用也

九月紀履繻來逆女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裂繻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紀子帛謹案墨子備城門篇一帛尉注帛同伯史記伍子胥傳伯嚭論衡作帛喜文選注作帛否

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君氏箋曰仁和趙坦春秋異文箋下述同荀子大略篇堯學於君疇莊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新序堯學于尹壽

癸未葬宋繆公

秋衛師入郕

述曰左氏公羊作州吁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矢魚

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

述曰左氏公羊作州吁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渝平

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歸祊箋曰儀禮士冠禮賓受醴于戶東加柄面枋注今文枋爲柄士昏禮裕幕加勺皆南枋注今文枋作柄少牢饋食禮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柄注古文柄皆爲枋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浮來說見評王尚書經義述聞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無駭說見二年

九年　俠卒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挾卒箋曰詩大雅大明使不挾四方韓詩外傳卷五使不俠四方漢書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陛季挾以權力俠輔人也則俠挾不異也布傳任俠有名顏師古注俠之言

冬公會齊侯于防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于邴說見八年歸邴下

十年　宋人蔡人衛人伐鄭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伐鄭箋曰詩周頌絲衣篇載弁俅俅鄭箋云載猶戴也

十一年　夏五月壬午齊人鄭人入廴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入盛說見五年

十一年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

述曰左氏同但脫五月二字公羊作于祁黎箋曰爾雅釋邱正義淮南有州黎邱者州黎即州來古者來黎音同

桓公

二年　秋七月紀侯來朝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杞侯

三年　六月公會杞侯于廴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會紀侯于盛杞紀互異說見二年杞侯來朝下廴盛互異說見隱五年入廴下

五年　天王使任权之子來聘

述曰左氏作于艾公羊作于鄧

六年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廴

述曰釋文紀侯左氏作杞侯今本左氏經傳亦作紀廴左氏公羊俱作成

十一年　公會宋公于夫鍾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夫童釋文云麋氏本作重音鍾

十二年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

述曰紀侯左氏作杞侯曲池公羊作殿蛇

公會宋公于虛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于鄑

十四年　鄭伯使其弟禦來盟

述曰左氏公羊俱作弟語箋曰漢書閻樂傳樓船將軍卒錢唐樓船終古斬荊北將軍爲語兒侯史記東越列傳作禦兒侯張守節正義曰禦字今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也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衛人蔡人

十五年　公會齊侯于嵩

述曰左氏作于艾公羊作于鄧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于侈又宋公上多齊侯二字箋曰說文
衣部褖衣張也从衣多聲春秋傳曰公會齊侯于袲古本左
氏經亦當有齊侯字觀說文所引可證
十七年 二月丙午公及鄰儀父盟于趡汲古閣注疏本脫公字據唐石經增
述曰公羊作鄰婁左氏及作會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郎
述曰左氏公羊俱作于奚俱脫夏字
十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述曰左氏公羊作夜隕公羊作賈謹案晏子春秋內篇問
下無與字

莊公

元年夏單伯逆王姬
述曰公羊同左氏逆作送
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萊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于郜
三年冬公次于郎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于滑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邱
述曰公羊同左氏饗作享謹案釋文云饗本又作享明穀梁
本亦有與左氏同者
冬公及齊人狩于郜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于禚說見二年
五年秋郕黎來來朝
述曰郕公羊作倪黎左氏作犁袲曰郕倪二字古祇作兒从
人从邑皆後起字黎犁通假字
六年春王三月阮宮保校勘記隱二年疏引作三月石經同閩監毛本誤二月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正月
冬齊人來歸衛寶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衛俘孔穎達正義曰說文俘从人采省
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
俘耳
七年夏四月辛卯昔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述曰昔左氏公羊作夜隕公羊作賈謹案晏子春秋內篇問

上下善政之所失于下賈墜下民者眾矣音義賈卽隕假音
字昔作夜見評惠棟九經古義
八年甲午治兵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祠兵謹案詩小雅采芑箋春秋傳曰出
曰治兵入曰振旅正義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文也公
羊爲祠兵此言出曰治兵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爲誤故徑
改其文而引之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述曰左氏同公羊郕俱作成
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暨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于酅

夏公伐齊納糾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于糾謹案經義雜記十五云于衍文沿唐定本之誤也正義於此引賈逵云不言公子糾正也又於後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下引賈逵云稱子者愍之也可證賈景伯本於此無子字

十有一年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武歸

述曰獻武左氏公羊作獻舞謹案釋文本亦依左氏作舞馬融論語射不主皮注五日興武興舞同禮器詔侑武方鄭注武當爲舞聲之誤也

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

述曰左氏同公羊捷作接箋曰爾雅釋詁接捷也徐彥公羊疏引長義云穀梁亦作接

十有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述曰齊人左氏公羊作齊侯

十有五年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鄫公羊作鄫婁人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伐鄫黎來下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述曰左氏無曹伯二字公羊會上有公字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鄭瞻箋曰莊子讓王篇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釋文瞻淮南作詹

夏齊人殲于遂

述曰左氏同公羊殲作瀸

秋鄭詹自齊逃來

述曰左氏同公羊詹作瞻見上

二十年冬齊人伐我

述曰左氏公羊作伐戎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大省箋曰洪範王省惟歲作王眚維歲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御寇謹案釋文禦魚呂反又作御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述曰左氏同公羊脫春字

二十有八年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述曰左氏同公羊多邾婁人三字箋曰或衍文

冬築微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築郿釋文微左氏作郿箋曰儀禮士冠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爲微

三十年夏師次于成

述曰公羊同左氏脫師字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述曰左氏公羊同然公羊疏云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疑左氏本

有作少
穀者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己未綱疑左氏乃杜預所改釋例春秋長麻莊公三十二年十月戊午朔大又云十月己未二日則十月不得有乙未乙未爲十一月八日公穀作乙未字之譌據此可知杜預改左氏爲己未矣

閔公

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釋文一本作路姑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落姑說見評惠棟九經古義

僖公

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陳儀

九月公敗邾師于偪公羊作于偪邾婁師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于纓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

述曰左氏作于酈公羊作于犖箋曰漢書西域傳上西與犖軒條支接師古注犖讀與驪同

二年師曾師滅夏陽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下陽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于貫澤箋曰公羊經本無澤字故公羊僖九年傳貫澤之會疏云即上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而此言于貫澤者蓋地有二名

三年冬公子季友如齊涖盟

述曰左氏公羊無季字左氏作涖盟謹案涖莅皆俗字當依說文作蒞

四年齊人執陳袁濤塗

述曰公羊同左氏袁作轅箋曰錄釋袁良碑厥先舜苗世爲封君周之興虞閼父典陶正嗣滿爲陳侯至元孫濤塗初氏父字立姓曰袁魯僖公四年爲大夫哀十一年頗作司徒洪云班史以袁生爲轅生左傳載濤塗頗皆作轅古字通用也

葬許繆公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穆公說見隱三年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公孫慈箋曰漢書地理志下上郡龜茲應劭曰音邱慈

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首止

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母

述曰左氏公羊作甯毋謹案釋文寧音如字又音甯

曹伯班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班作般箋曰周易屯六二乘馬班如釋文
云鄭本作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
于洮
述曰左氏同公羊盟上衍鄭世子華四字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鴻卒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御說說見昔二十有二年
甲子晉侯詭諸卒
述曰左氏作佹諸公羊作甲戌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述曰左氏同公羊殺作弒說見述例弒下
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卓子
冬大雨雪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大雨雹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述曰左氏公羊同然公羊疏云左氏經無父字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處臼
十有四年夏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述曰左氏公羊作鄫子箋曰說文鄫姒姓國在東海从邑曾
啓古書多作鄫左氏哀七年經公會吳于鄫釋文鄫才陵反

本又作鄫國語周語中杞鄫由大姒周語下杞鄫猶在補音
鄫或作繒通
十有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率師謹案帥率皆通假字依說文當作
衛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述曰左氏公羊作六鷁隕公羊作實謹案依說文作鷁隕實
字通見莊七年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公羊作
述曰左氏同公羊宋公下衍會字
十有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繒于會盟于邾公羊俱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述曰左氏同公羊會上衍公字
二十有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鹵
述曰左氏作于盂公羊作于雚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公羊作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須朐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述曰左氏公羊作圍緡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慈父見四年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侯盟于向
述曰左氏同公羊速作邀夔曰說文足部速疾也从足束聲
邀籀文从敫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巂弗及
二十有八年　冬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公羊作邾婁子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垂隴
三年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
述曰公羊晉侯下有齊侯二字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述曰左氏同公羊夔作隗
二年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斂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垂隴
三年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
述曰公羊同左氏救上有以字
五年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毛伯來會葬
述曰左氏公羊作召伯簒曰經義雜記五據疏知徐仙民所
注穀梁亦同一傳作召伯
六年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驩作讙簒曰史記五帝本紀讙兜
又作何憂乎驩兜
晉狐夜姑出奔狄
述曰左氏公羊作射姑簒曰莊子逍遥遊藐姑射之山有神
人居焉釋文射徐音夜
七年　三月甲戌取須句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須朐見僖二十有二年
公伐邾取訾婁　公羊作邾婁
述曰左氏婁公羊訾作

天王守于河陽
述曰左氏公羊守作狩讙案左氏釋文狩本又作守
二十有九年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
翟泉
述曰左氏會上脫公字公羊翟作狄
三十有二年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接說見莊公十有二年
三十有三年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述曰左氏同公羊脫師字
公伐邾取訾婁　公羊作邾婁
述曰左氏婁公羊訾作

人居焉釋文射徐音夜
七年　三月甲戌取須句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須朐見僖二十有二年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述曰左氏公羊作王臣謹案釋文王臣本或作王臣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晉先昧以師奔秦箋曰以師二字或衍

文襄昧見隱元年

八年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伊雒戎謹案釋文本或作伊雒之戎誤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述曰左氏同公羊脫而字

九年楚子使薳來聘

述曰左氏公羊作使椒謹案公羊釋文一本作萩箋曰漢書

古今人表楚滅舉師古曰卽椒舉

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屈貉

十有一年楚子伐麇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伐圍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成伯來奔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盛伯見莊八年

秦伯使術來聘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使遂箋曰禮記月令審端徑術注術周

禮作遂學記篇術有序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十有三年鄭子邊陵卒公羊作邾婁子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蘧蒢誤从艸

大室屋壞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世室箋曰曲禮下不敢與世子同名注

世或爲太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會于沓脫公字

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述曰左氏作公還自晉公羊作于斐謹案公羊釋文斐本又

作棐

十有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公羊作邾婁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接菑見莊十有二年

十有六年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師丘

述曰左氏作鄄丘公羊作犀丘謹案毛詩齒如瓠犀傳犀

瓠棲瓣此鄄犀相通之證箋曰漢書匈奴傳上黃金犀毗

一師古注犀毗胡帶之鉤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

語有輕重耳謹案此犀師相通之證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處臼見僖十有二年

十有七年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聖姜

宣公
元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斐林見文十有三年
冬晉趙穿帥師侵柳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侵柳
二年秋七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夷獋
三年楚子伐陸渾戎
　述曰左氏作陸渾之戎公羊作貢渾戎箋曰潛研堂文集答問四曰貢本當爲贛即古文睦字从光共諫爲六故睦亦有陸音轉爲誥作貢耳

葬鄭穆公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繆公見隱三年
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述曰公羊同左氏脫子字
八年戊子夫人熊氏薨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嬴氏
楚人滅舒鄝
　述曰公羊左氏作舒蓼箋曰說文鄝地名从邑參聲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敬嬴
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公羊作鄒婁

十有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夷陵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斐林見文十有三年
冬晉趙穿帥師侵柳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夷獋
十有二年春齊師伐莒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伐衛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唐石經初刻作穀
　述曰左氏公羊作先穀謹案釋文穀戶木反一本作轂見文二年
十有五年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牟婁箋曰儀禮公食大夫禮注爲無毋釋文無音牟
十有六年夏成周宣榭災
　述曰災左氏作火榭公羊作謝謹案釋文本或作謝
十有八年秋七月邾人戕繒子于繒公羊作鄫人
　述曰左氏公羊皆作鄫見僖十有四年
甲戌楚子呂卒
　述曰左氏公羊呂作旅箋曰說文呂膂骨也象形昔太嶽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凡呂之屬皆从呂膂篆文呂从肉从旅
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

述異文

成公

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茅戎

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

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公子首箴曰儀禮大射儀相者皆左何

瑟後首注古文後首爲後手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爰婁

述曰左氏公羊作袁婁

庚寅衛侯速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速作遬見僖二十有六年

三年辛亥葬衛穆公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繆公見隱三年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述曰廧左氏作鄋公羊作將箴曰詩小雅常棣篇兄弟鬩于

牆木或作扃

四年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述曰公羊釋文云伯或吉刃反本或作堅徐彥疏云左氏作

堅字穀梁作賢字謹案說文臤堅也从又臣聲凡臤之屬皆

從叹讀若鏗鏘之鏘古文以爲賢字
五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荀秀
六年晉欒書帥師救鄭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率師侵鄭率帥見上侵字恐誤
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述曰公羊同左氏鈔作賜箋曰周易師九二王三錫命釋文
　錫星歷反徐音賜鄭本作賜
十年冬十月
　述曰左氏同公羊脫去此三字讀書叢錄續編公羊成十年
　經公如晉何休注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

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懟無事天之意當絕之案
公如晉與秋七月連文蓋公以秋七月如晉也左傳秋公如
晉可證左穀經文於此年末本有冬十月三字公羊經文偶
脫爾而何氏乃妄造爲去冬之說以如晉爲冬時惡成公而
不書冬繆戾極矣且謂成公以卜郊不從遂怨懟而如晉亦
非理也
十有一年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郤州
十有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沙澤
十有三年曹伯廬卒于師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郕公羊作郕邾婁人
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韓周見文十年

曰卽陳司徒招又一名招王本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北宮結率師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蠶
　述曰左氏作貍脤公羊作貍軫
十有八年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士彭謹案說文示部禦爲祜之重文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于合謹案范甯集解云鄫或爲合

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弋氏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定弋

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善道又傳云吳謂善伊謂稻緩就從中國名從主人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公羊作邾婁子

述曰公羊同左氏脫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八字

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髡頑作于鄛

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濕

述曰左氏公羊濕作燮

九年春宋災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宋火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繆姜曰兒隱三年

十年夏五月甲午遂滅傅陽

述曰公羊左氏作傅陽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斐作騑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

述曰公羊同左氏京作亳謹案公羊疏曰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郚

述曰左氏公羊作圍台謹案釋文郚本又作台

季孫宿帥師救郚遂入鄆

述曰左氏公羊郚作台公羊鄆作運見文十有二年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士彭見成十八年

十有三年夏取邾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取詩謹案公羊疏云正本皆作郚字有作詩字者誤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述曰左氏同公羊蠆作囓邾婁人小邾婁人

己未衛侯出奔齊

述曰左氏同公羊多一衍字箋曰禮諸侯失地名當書衛侯名爲得左穀或脫衍字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瞷卒公羊作邾婁子

述曰公羊同左氏瞷作貜箋曰公羊古義云攻工梓人數目顙注故書顙或作貜鄭司農讀爲頡頭無髮之稱是貜有

駉音故或爲駉劉昌宗周禮音云犂音苦顏反今左傳音苦耕反非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圍洮箋曰穀梁莊二十七年經春公會齊侯于防杞伯姬于洮鄭地釋文洮他刀反本或作桃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述曰公羊同左氏無齊字

十有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

述曰左氏公羊作齊師箋曰左氏及公羊經作齊師或字之譌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祝阿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陳侯環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述曰左氏同公羊嘉作喜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遂會莒人盟于向

述曰左氏同公羊遂作遬見僖二十有六年

蔡殺其大夫公子濕

述曰左氏公羊濕作燮見襄八年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

述曰公羊同左氏光作黃箋曰漢書天文志中遺者黃道一曰光道

二十有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羊俱作邾婁

二十有一年夏邾畀我來奔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邾婁鼻我諸案穀梁昭二十有七年傳注邾畀我釋文畀必二反本或作鼻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雍榆箋曰國語周語中定王饗之注定王揄也舊音揄音榆本或爲榆補音今按史記周定王名瑜古今人表作榆从木

二十有四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公羊俱作邾婁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陳儀見僖元年

二十有五年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述曰左氏同公羊夏作憖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述曰公羊同左氏謁作遏箋曰周易大有象傳君子以遏惡揚善釋文遏於葛反徐又音謁

二十有六年秋宋公殺其世子座

述曰左氏公羊座作痤箋曰呂覽長見篇魏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畢氏云座舊作痤與魏策同據御覽四百四十四又

六百三十二兩引皆作塵興史記商君傳合今從之

二十有九年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公羊俱作邾婁

述曰公羊作世叔齊疏謂左氏經作太叔儀今本左氏經太亦作世莒人下左氏脫邾人二字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薳頗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無下宋字

天王殺其弟佞夫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年夫釐曰大戴禮公冠篇成王冠祝雍

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說苑修文篇使王近於民遠於佞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

述曰左氏公羊葬下有宋字

昭公

元年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鄟

述曰左氏作于虢公羊作齊國酌衛石惡鄭軒虎又作于鄗

篡曰公羊疏齊國酌亦有作國弱者釋文軒依字訐言反齊音罕鄗音郭又音虢

三月取鄆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取運見文十有二年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大國釐案穀梁引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太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莒展出奔吳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莒展輿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卒

述曰公羊同左氏卒作麇釐案公羊疏云本亦有作麇字者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原作泉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雪

述曰范注雪或爲雹疏左氏爲雹故范疑之釐案公羊疏云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字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此若有作雪字誤也

遂滅厲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滅賴釐案公羊疏云有作賴字者

五年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述曰左氏作蚡泉公羊作濆泉

六年　楚薳罷帥師伐吳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薳頗見襄三十年

七年　叔孫婼如齊涖盟

述曰左氏作涖盟見僖三年公羊作叔孫舍

八年　殺陳孔奐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孔疏見襄二十有七年

九年夏四月陳火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陳災

十年夏晉樂施來奔

述曰公羊同左氏晉作齊箋曰周易晉孟喜作齊子西反義同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述曰左氏同公羊意作隱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成作戍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正月箋曰三月而葬已爲速況踰月乎

公羊作正月或字之譌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侵羊謹案公羊疏云服氏注引者直作詳無侵字皆是所見異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愁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隱如作國酌作軒虎作于屈銀箋云公羊古義案左傳厥愁徐仙民音五巾反說文秋讀若銀又云愁从心秋聲

十有二年楚殺其大夫成虎

述曰左氏作成熊公羊作成然謹案公羊疏曰穀梁作成虎

字

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

述曰左氏同公羊愁作整形近之譌

十有三年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述曰左氏同公羊殺作弒

十有五年吳子夷末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夷昧

夏蔡朝吳出奔鄭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蔡昭吳奔鄭

十有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述曰左氏同公羊蠻作曼箋曰後漢書郭后紀封況緜蠻侯東觀漢記光武帝紀作況綿曼侯

十有七年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戎

述曰左氏戎上有之字公羊作貫渾戎見宣三年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夢出奔宋

述曰左氏公羊夢作鄸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

述曰公羊傳同左氏輒作黶箋曰經義雜記二十一案說文馬部驙絆馬也从馬口其足讀若輒黶驙或从系執聲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述曰左氏同公羊寧作甯見僖七年

二十有一年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述曰左氏同公羊穀作南叛作畔
二十有二年　大蒐于昌閭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昌姦公羊釋文大廋所求反本亦作蒐
二十有三年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甫彭子髡沈子盈滅獲陳夏齧
述曰左氏公羊作蔡侯朱
冬蔡侯東出奔楚
述曰左氏公羊作蔡侯朱
八月乙亥叔輒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輒作痤
九月乙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述曰左氏公羊作己亥公羊作揚州褒曰禮記玉藻盛氣顧
實揚休注揚讀爲陽聲之誤也
二十有六年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甯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寧作甯
二十有三年　季孫意如會晉荀櫟于適歷
述曰左氏作荀躒公羊作隰如
冬黑肱以濫來奔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黑弓
二十有四年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大叔申鄭
國參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作邾婁公羊俱
述曰左莒人下脫邾人二字與公羊俱作世叔申
定公
元年三月辛卯邾子穿卒　公羊作邾婁子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二月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公羊作邾婁子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于枝箋曰荀子彊國篇拔戫加乎首則枝
十指不辭斷注拔或作枝
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公孫歸姓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于浩洲箋曰鹽鐵論引春秋多從公羊
說和親篇引此又作誥鼬
原注爾雅釋訓云皐皐琇琇素食也樊光本作浩浩琇琇公羊古義古讀皐爲浩鼬爲由
杞伯成卒于會

述曰左氏同公羊成作戊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孔圄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敗績
述曰左氏作柏舉公羊作伯莒
庚辰吳入楚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入郢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正月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
述曰左氏同公羊速作遬見僖二十有六年
七年齊侯衛侯盟于沙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于沙鄍
八年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趙鞅
九年夏四月戊申鄭伯囆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囆作噩見襄十有四年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頰谷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夾谷箋曰釋名頰夾也面旁稱也亦取
挾敍食物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述曰公羊鄆作運見文十有二年左氏公羊俱無之字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邸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圍費箋云公羊疏費氏不云公羊曰費
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樂世心謹案公羊疏世字亦有作泄字
者故賈氏言焉
宋公子地出奔陳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公子池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
述曰公羊同左氏無下宋字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游邀作于葬譔案公羊疏賈氏不云公羊曰葬者亦是文不備穀梁經甫亦有作蒲字者

十有二年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述曰左氏同公羊齊作晉見昭十年

十有三年春齊侯次于垂葭

述曰左氏公羊齊侯下有衛侯二字公羊作垂瑕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述曰左氏同公羊荀寅下衍及字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晉趙陽出奔宋公羊釋文作晉趙歜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衛趙陽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公子佗人作頓子滄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酳李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于堅

十有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軒達見昭元年

齊侯衛侯次于渠除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籧篨譔案左氏傳又作遬擧

秋七月壬申弋氏卒

述曰左氏公羊作姒氏見襄四年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稷乃克葬

述曰左氏公羊作日下昃箋曰周易豐彖曰中則昃釋文昃孟作稷

辛巳葬定弋

述曰左氏公羊作定姒

哀公

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

述曰左氏公羊無角字

二年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軒達作于棄譔案公羊疏諸家之經軒達之下皆有帥師唯服引經者舊與諸家異於鐵者三家同有作棄字者誤也今定本作棄字又案公羊釋文棄一本作秩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開陽譔案為漢景帝諱也足知公羊之出後于二傳矣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弒蔡侯申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王二月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戎曼子見昭十有六年

六月辛丑亳社災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毫社箋云禮記郊特牲篇薄社北墉注

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釋文薄本又作亳洪頤煊讀書叢錄云蒲是薄字之省
薄亳古字通用尚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釋文蒲馬本作薄疏云賈氏曰公羊曰薄社所見本薄字尚不省
五年春城毗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城比謹案公羊釋文比本又作芘亦作
庇同音毗
秋九月癸酉齊侯杼曰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處臼見僖十有二年
六年春城邾瑕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邾婁葴瓦見定十有二年
齊陳乞弒其君荼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君舍謹案說文舍字从余省故有舒音

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及僤
十年薛伯夷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夷作寅箋云尚書堯典寅賓出日釋文寅
徐以眞反又音夷舜典夙夜惟寅釋文寅如字徐音夷
十有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袁頗見僖四年
十有二年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邾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于運
十有三年夏許男成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成作戊箋云莊子大宗師篇成然寐釋文
成本或作戊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述曰左氏同公羊無曼字傳以爲譏二名
盜殺陳夏區夫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夏弢夫謹案公羊釋文夏一本作廅弢
一本作韜

江陰繆　銘丹徒陳慶年校

述師說

唐陳岳舂秋折衷論　岳自述曰聖人之道以舂秋而顯聖人之文以舂秋而微聖人之旨以舂秋而奧入室之徒既無演釋故後之學者多失其實是致三家之傳並行於後俱立學官焉噫絕筆之後歷戰國之艱梗經暴秦之焚蕩大漢初興未暇崇儒術至武帝方設制策延天下英儒有董仲舒應讖記而通舂秋仲舒所業惟公羊傳仲舒既歿則有劉向父子向受業穀梁欲業左氏左氏之道假猷而振白斯學者愈茂欲存左氏而廢公穀則西漢鴻儒向焉欲存公穀而廢

左氏則邱明與聖人同代是以皆各專一傳夫經者根本也傳者枝葉也本根正則枝葉固正矣本根非枝葉曷附焉別公羊穀梁第直釋經義而已無他蔓延苟經義是則傳文亦從而是矣經義非則傳文亦從而非矣左氏釋經義之外復廣記當時之事備文當時之辭與二傳不類或謂邱明受經於仲尼豈其然歟苟親受之經則當橫經請問研究深微閒不容髮矣安得時有謬誤致二傳往往出其表邪蓋業左氏者以二傳爲謬以斯爲證詞與聖人同時接其閒兒可也謂其親受之經則非矣聞不如兒不如見兒不如受邱明得非見歟公羊穀梁得非聞歟故左氏多長穀梁多短然同異之理十之六七也鄭玄何休賈逵服虔范甯杜元凱皆深於舂秋者也而不皺縠荡秕糓根抒莠捘首與居諸史之首則正創業之王斯之首則聖特筆之以冠十

二公矣如定易非乾象無以冠之七十傳非夷齊無以冠之三千子非顏閔無以冠之又春秋正威母之喪不正隱母之喪威母書夫人薨隱母書君氏卒斯皆正隱讓之明文而聖人崇謙遜之風戒僭亂之俗成王化之本也左氏公羊得其實穀梁之說短矣二

述曰穀梁善於經說見彼肖夫隱公爲讓國賢君陳岳仍杜預說至七十傳三千子等語其詞更支桓公元年春王左氏通謂之魯用周歷故書王苟不失班歷則不書之於冊也夫所書者或志其過時或刺其失禮皆非常禮則不書公羊無傳穀梁謂威弒立以爲無王之道故不書　折衷曰春秋歲首必書王者聖人大一統也書王必次春書正必次王謂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王稟於春正稟於王者則夏之春周之夏也龍見者則夏之夏周之秋也始殺者則閉蟄則烝之時也周以建子爲歲首夏以建寅爲歲首夫啟蟄烝徙故散蟄則郊之時也龍見則雩之時也始殺則嘗之時也禮則不書之於冊也夫所書者或志其過時或刺其失禮皆非常禮國之常禮國之常是周之常禮其何以書之書之者爲五月復烝也五月復烝一王道也苟不班歷而不書王則并正去之雖是月有事第書其事而無其正何者于既不書正將焉附苟班歷而書王則併正在焉雖是月無事亦書空正月以紀之何者王既書之正宜在焉自始至末無毫釐之差矣　述曰案有書春王二月不書正月有書春王三月不書正月者陳岳謂無毫釐之差亦非也　穀梁謂威弒立以爲無王之道故不書王去聖人之旨遠矣斯穀梁之痼公羊無辭左氏得其實三

述曰陳氏此說可謂精矣然細思之不足以難穀梁也不班朔之說止係舊史書法之常桓無王之說乃見孔子新修之義況昭二十有二年經書王室亂王子猛卒誰復班歷者而二十有三年書春王正月二十有四年書春王二月至二十有六年于子朝以十月奔楚而歲首亦書春王正月則知猶說非也

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烝五月丁丑烝左氏曰春卽夏之仲月非過時而書公羊曰譏亟也穀梁曰烝冬事而春興之志不敬也　折衷曰凡郊祀各有其時苟得其時則國之常禮國之常禮則不書之於冊也夫所書者或志其過時或刺其失禮皆非常禮則不書穀梁謂威弒立以爲無王之道故不書　折衷曰春秋歲首必書王者聖人大一統也書王必次春書正必次王謂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王稟於春正稟於王者則夏之春周之夏也龍見者則夏之夏周之秋也始殺者則閉蟄則烝之時也周以建子爲歲首夏以建寅爲歲首夫啟蟄烝徙故散蟄則郊之時也龍見則雩之時也始殺則嘗之時也是周之常禮其何以書之書之者爲五月復烝也五月復烝一則失其時二則失其禮正月烝正也五月烝不正也書其正以譏其不正左氏謂非過時而書得其旨公羊謂譏亟近之穀梁謂冬事春興遠矣四

述曰禮月令閉蟄在律中無射之月乃正周之仲冬也與周禮仲冬獻禽烝亦合則左傳與穀梁無不合也陳岳乃謂閉蟄者夏之冬周之春豈可信耶

莊元年不書卽位左氏曰文姜出故也公羊曰繼弒君不言卽位穀梁曰先君不以其道終故不言卽位　折衷曰春秋十二

公惟隱莊閔僖不書卽位蓋聖人因舊史之文無他旨隱以遜
威居攝莊以父弒母出僖閔國危身出復入不備禮卽位故不
書公穀謂弒君不言卽位則威繼隱之弒君卽位何也又稽定
公先君薨于乾侯六月癸亥喪至 句 其月戊辰卽位春秋以是
書之蓋備禮則書明矣左氏得其旨五

述曰 闕

莊公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左氏曰得禮之變公羊曰非禮
穀梁與左氏同 折衷曰聖人修述惟重其禮法得其宜則書
以是之非其宜則書以刺之有循常而書者有變文而書者循
常而書如敗伐災異之類是也變文而書如君氏卒大去其國
之類是也循常而書者史冊之舊文也變文而書者聖人之新

意斯築於外是書莊公變禮得其宜聖人變文示其法何也天
子之女下嫁於諸侯則同於諸侯之禮而天子使尹伯送王姬
于齊以魯爲主公與齊襄有不同天之讐又公方在諒闇不宜
行吉禮於廟以齊之强以王之尊大義難距遂築館於外上不
失尊周之儀中不失敎齊之體下不失居喪之節左氏穀梁得
其旨公羊之誤六

述曰 闕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在氏曰追命桓公貶稱其德公羊曰追
命加貶也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非正也 折衷曰疑有
德賞有功細不煩責不臣斯四者聖人筆削之旨也苟有德可
褒有功可賞生賜之不及則死錫之何爽苟無德可褒無功可
賞雖生而錫之亦非矧其死乎吁春秋十二公惟桓之罪大始
以篡弒不義而立終以帷薄不修而薨古人曰畏首畏尾身其
餘幾桓既不能正其初又不能謹其末其畏何如哉天王之錫
曷爲而來錫春秋經書天王之命生而賜之惟文成二公死而
錫之惟桓公而已苟曰加貶則不宜備禮而書爲使榮叔來錫
桓公命則於文無所貶猶其旨諸侯强王室弱雖生賜死錫皆
非有賞功褒德之實第務其姑息而已聖人多存內諱內弒君
猶不書詎肯筆削錫命歟左氏第曰褒德未盡其旨穀梁謂無
來錫命近之公羊曰加貶未得其實七

述曰 闕

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左氏曰與微者狩失禮可知也公

羊曰稱人諱與讐狩穀梁曰人齊侯者卑公也卑公不復讐而
刺釋怨也 折衷曰凡戰伐盟會苟君臣不敢則必恥之矧其
狩乎狩者非大於戰伐盟會也戰伐盟會者不得已而爲之狩
者在我而已苟公自狩於境內則爲大事也越境與齊狩則非
大事也既非大事則必齊侯召公同狩公不得自與齊之欲者
狩也苟是與微者狩則必爲魯諱當書及齊人狩于禚不曰公
矣如文二年書及晉處父盟也噫人齊侯者蓋刺公也刺其非
王事而與不同天之讐狩斯穀梁近之左氏公羊俱誤八

述曰 闕

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杜曰不稱公戰公敗諱之公曰內不言
敗何伐敗也謂自夸大以取敗也穀曰不言及者主名內之卑

者也　折衷曰敗績義在桓十年來戰論中明矣第評書及而已凡公自伐曰公伐某國如莊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遂大夫伐則曰某伐某國如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與入伐公不與謀則曰會某帥伐某國如桓十六年公會宋師伐鄭公與謀則曰公及某師伐某國如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鄋瞞入不言公伐莒取向若敗績第曰及如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或使微者不列於春秋亦第曰及桓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斯書及者是敗績諱之明矣杜得其旨九

述曰闕

十有三年冬公及齊侯盟左氏不以日爲例公羊曰桓盟不日信之也穀梁曰不日信桓也　折衷曰公穀以桓盟不書日譏齊桓公信著於諸侯桓盟皆不日究其微旨殊不然春秋書內事或繫日或繫月或繫時內事繫日如書卒葬嫁娶大災異內事繫月如書烝嘗雩瑾是也內事繫時如書蒐狩土功是也外事第從赴告而已盟會外事也不赴以日則不日斯桓之盟不日者不赴以日也苟曰桓盟不日桓方伯之際亦有書日者桓既卒之後復有不書日者方伯之際書日則莊二十二年防之盟二十三年扈之盟閔元年落姑之盟僖九年葵邱之盟是也既卒之後不書日則僖二十八年溫之盟二十九年翟泉之盟文二年垂隴之盟宣七年黑壤之盟成十八年虛打之盟是也聊舉大者以明之則知盟會不以日爲義例定矣斯左氏得其實公穀皆誤又曰春秋凡書內事卒葬嫁娶災異則繫日烝嘗雩則繫月蒐狩田則繫時外事從赴告不告日則不

之盟不日不赴以日也公穀謂齊桓信著諸侯桓盟皆不日若然則莊二十二年防之盟僖九年葵邱之盟皆方伯之際何又不書日既卒後僖二十八年溫之盟宣七年黑壤之盟何又不書日也聊舉大者以觀之則知盟會不以日爲例左得之也十

述曰赴告之文亦有定例豈有同一盟也此國赴以日他國赴不赴以日者況同一國也又豈有前盟赴以日後盟不赴以日者以此說舊史且不可況既修之聖經乎

二十有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左曰始結陳好嘉之故不名公羊曰字者敬老穀曰不名者天子之命大夫也　折衷曰凡升細之體唯在尊氏名字而已朝聘之使苟循常禮無升細名氏如衛侯使甯俞來聘是也苟有可嘉字以貴之如齊仲孫來是也雖天子之使苟可嘉亦嘉之可細亦無所避如天王使南季來聘故字之宰咺歸賵故貶名之左謂結陳好嘉之得其旨十一

述曰陳岳書名三傳折衷其實盡從左氏如日月之例公穀說也則駁之尊氏名字左氏說也則從之矣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曰非常禮也公曰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穀曰既戒鼓以駭眾用牲可以已矣　折衷曰凡書災異多矣大則日月之眚小則水旱之災夫陽正之月陰氣未作不宜侵陽苟月掩日則臣掩君之象是以伐鼓用幣正陽既過則一陰生爲災輕也故日食不伐鼓用幣矣得禮之正也如水旱之災則國之常有不繫於君臣逆順故但書記其爲災而已

斯伐故用幣者譏其非常也左得其信十
二

述曰　闕

閔元年齊仲孫來左氏曰齊仲孫湫來省難公羊曰慶父也盤之齊外之也穀梁曰不曰慶父疏之也　折衷曰春秋弒君之賊多矣聖人莫不書其名而懲之未有隱其名而外之者也慶父前年弒子般而出于齊猶書曰公子慶父如齊後年弒閔公而奔莒亦書曰公子慶父出奔莒出既顯書人豈外之必不然也又凡公出則書如歸必書至大夫出則書如歸則不書斯言聖人之體例也公子友如陳公子遂如齊公孫敖如晉第書去而不書來慶父安得獨書來公穀不原其理但曰齊無仲孫魯有仲孫故曰慶父外大夫之氏族豈有定耶豈盡著於春秋耶

如齊曰寘媚人秦曰西乞術可謂齊無寘媚人秦無西乞術耶因其事則顯因其事不顯者眾矣二傳不知齊仲孫之氏族而謂之魯慶父穿鑿矣邱明通見舊史而曰仲孫湫來省難歸曰慶父不除魯難未已又曰猶秉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甯魯難當是時慶父弒二君國幾亾非仲孫湫語之于齊桓齊桓取魯如左右手故曰齊桓存三亾國以屬諸侯則魯與邢衛也是以貴湫而書其字斯左氏得其實十
三

述曰據左氏云仲孫湫則仲孫乃湫之氏非湫字也陳氏忽云貴湫而書其字豈不怪哉

僖八年鄭伯乞盟左氏曰乞盟者鄭未服不與會故別言乞盟也經義考　穀梁曰其君之子者國人不子也　折衷曰公羊嫌

文十三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左氏曰五穀猶可收公羊曰記異穀梁曰歷時而言之文不憂雨也　折衷曰聖人之文苟異於常則必有旨常文者史冊之舊文也異於常者筆削之徵旨也斯文異於常矣凡旱之爲災多繫於夏如竟夏不雨則爲災矣故書旱之常文曰夏大旱是竟夏不雨書爲災也有旨之文則弗然如僖二年書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十六月雨是旱不竟夏書不爲災也不曰不爲災第書六月雨則不爲災可知矣斯書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歷四時而言之又夏在其中則爲災可知矣故不復曰大旱苟亦曰夏大旱則嫌聯春冬之不雨苟備書歷四時不雨而更曰大旱則嫌文之繁斯聖人之質書旱明矣如書螽蜂有蜚有蜚不曰爲災而災可知也

三家俱失其旨十
五

述曰陳岳沾沾自謂得聖人之旨者不過書旱之爲災爾夫經不曰至于秋八月則七月以後得雨可知也凡之七月於

夏爲五月五月得雨雖前旱猶可不爲災卽實至爲災苟無
關於人君之心亦徒委之天運而已故穀梁於偪之書雨見
其勤民於文之得雨而不書雨見其不勤民乃爲獨得聖人
之旨要豈陳岳所知哉

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左氏曰宋人及楚平公羊曰宋人及
楚人平穀梁曰宋人及楚平俱貶也　折衷曰春秋襄公與楚
爭伯故相攻伐至斯方已宋楚皆大國非有內外也非有升降
也雖曰楚非中國自入春秋久矣凡書盟會戰伐皆與中國等
公羊意謂爲以人宋而不人楚苟人之則宜俱人之苟國之則
宜俱國之稽其體例凡盟會戰伐君在不稱君而稱人則貶也
大夫在不稱大夫而稱人亦貶也苟非戰伐盟會第書其國則

一稱君一稱臣是爲升綀一日大夫一日人亦爲升綀苟非此
例則以國敵國以人敵人不爲升綀今宋楚之人亦何所升綀
歟聖人以其不繫升綀苟曰宋人及楚人平則爲文之繁故簡
而書之斯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誤

述曰闕

成公元年作丘甲左氏曰譏重斂公羊曰譏始使也穀梁曰使
四人皆作甲　折衷曰穀梁謂士農工商爲一丘今丘作甲是
使四人案宜作民庶皆作甲以爲非正何見之淺歟公羊謂四
丘爲甸甸出甲士三人今乃使一丘之地出甲士斯近之亦未
盡其旨噫苟如是二說則必書曰丘出甲必不曰作丘甲也究
其旨謂之丘甲者丘則賦之本名加之以甲則賦之總號非獨

爲出甲矣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出戎馬一匹
牛三頭斯丘則眥賦之本名也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
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
今使丘出之故曰丘甲左氏謂譏重斂得其旨十

述曰論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
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聖門止魯之重斂也若成公
初年已令丘出甸賦突加三倍一時且不能堪況爲常制自
以穀梁之說爲正四民俱作甲一時權制不爲常也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左氏曰使來語魯
使還齊也公羊曰脅我使歸之也穀梁曰緩詞也不使晉制命

於我也　折衷曰汶陽者本魯之田頃而齊取之成二年鞌之戰
齊師敗績齊使國佐於晉獻紀甗玉磬與地以和之晉使齊歸
我汶陽之田至斯齊晉未有釁隙齊復求汶陽於晉晉復使我
還齊苟曰脅我使歸之則必書曰晉侯使韓穿來歸汶陽之田
於齊矣而曰來言汶陽之田非脅之明矣窮其旨是和好之言
使我徐徐自歸於齊不使齊魯復有怨隙然考其情不無臨制
歸其言則宛且遜聖人爲魯故不書其情而書其言斯左氏穀
梁得其實公羊之誤

述曰齊復求汶陽於晉左傳無此事乃陳岳以臆增也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杜曰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
書公羊曰不免牲故曰不從郊也穀梁曰五卜強也　折衷曰

春秋常祀不書郊常祀也書之或以非時非禮不苟然也凡禮不卜常祀五卜郊非禮也公羊謂不免牲故曰乃不郊以其僖三十一年襄七年書乃免牲不曰乃不郊故也噫乃免牲與乃不郊其文雖殊其旨無異書乃不郊則是乃免牲也聖人互文非有別也是以二書乃免牲三書乃不郊杜得之二傳俱誤十

逃曰闕

襄公二十有九年城杞左氏曰晉平公杞出也乃治杞公羊曰善其城王者之後穀梁曰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大夫相帥以城之變之正也　折衷曰夫伯主之於諸侯雖曰先姬姓而後異姓然於正救之道第同盟而共尊王室則異姓亦無礙矣苟不同盟而不尊王室則姬姓亦有嫌焉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皆伯主帥諸侯而城矣齊桓公城緣陵得非遷杞耶矣齊桓公城杞而無詞晉平公城杞而異論故聖人以常文書之無譏無刺非升非絀也公羊穀梁俱不足取左氏以杞無事而晉以外牒之故帥諸侯而城之載鄭子太叔與衛太叔儀之言曰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所謂廣記當時之事然於經之傳斯得其實矣二十

逃曰闕

昭公二十有五年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左氏曰秋書再雩旱甚也公羊曰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穀梁曰有繼之詞也　折衷曰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來歸之田公羊曰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來歸之田左氏曰孔子受盟請反汶陽時也非為非禮也是正雩之時常祭不書仲月則書周之七月則夏之仲月也故曰正雩得非常祭歟曷以書之書之者為季辛又雩也亦猶書正月烝五月復烝正月正也五月烝不正也書其正以譏其不正斯上辛雩正也季辛又雩旱甚也書其正以明其旱是復雩也左氏得其旨穀梁謂有繼之詞近之公羊謂聚眾以逐季氏遠矣二十

逃曰闕

定公元年春王杜曰公之始年不書正月公即位在六月公曰定何以無正公即位後也穀曰定無正始也昭無正終也　折衷曰夫伯主之於諸侯雖曰先姬姓而後異姓然於正救之道第同盟而共尊王室則異姓亦無礙矣苟不同盟而不尊王室則姬姓亦有嫌焉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皆伯主帥諸侯而城矣齊桓公城緣陵得非遷杞耶矣齊桓公城杞而無詞晉平公城杞而異論故聖人以常文書之無譏無刺非升非絀也公羊穀梁俱不足取左氏以杞無事而晉以外家以是之故苟曰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則隱無正終桓曷以書正始桓莊僖閔亦然矣皆書之攷其旨昭公三十二年叶二月癸於乾侯定公正月不即位者喪未歸也至六月癸亥公之喪至是月戊辰公方即位所以不書正月者公即位在六月也

逃曰闕

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左氏曰孔子受盟請反汶陽之田公羊曰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來歸之穀梁曰能會齊人使優俳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罪當死乃使殺之齊人為是歸之　折衷曰齊魯甥舅之國代為婚姻時或侵或

伐或平或陳鄭有所定故上書春及齊平次書夏公會齊侯于
夾谷終書齊人來歸鄆灌邑龜陰之田是二國平和之後會于夾
谷齊侯使萊人以兵劫公尼父以公退以大義沮之曰於德爲
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人聞遽辟之乃盟曰齊師出境
不以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尼父曰不反汶陽之田吾以供
命者亦如之故齊人來歸所侵之田噫齊強國也魯弱國也以
力爭之不可也以勢競之不可也惟可以義服之以言折之聖
人用是而齊沮其謀反其田斯左氏得其旨二十三

述曰闕

十有五年五月辛亥郊左氏曰書過也公羊曰三卜之後遇吉
所以五月郊也穀梁曰譏不時也　折衷曰凡郊祀卜牛禮也
卜郊非禮也何者牛可改郊不可改也牛苟不吉則改之苟有
傷則改之郊必其時也先亦非禮也過亦非禮也所以不卜者
不可改也苟卜必書之何者刺其非禮也苟過時必書之何者
亦刺其非禮也公羊謂三卜過吉所以五月郊設三卜胡不書
之如成十年書五卜襄七年書三卜郊襄十一年書四卜郊何
第書辛亥郊斯誤矣稽其旨上書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此書五月辛亥郊書改卜牛正也書五月郊不正也是刺不時
而非禮明矣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短二十四

述曰闕

哀公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傳非正也杜曰兵賦之法因其田賦
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

卜郊非禮也何者牛可改郊不可改也牛苟不吉則改之苟有
傷則改之郊必其時也先亦非禮也過亦非禮也所以不卜者
不可改也苟卜必書之何者刺其非禮也苟過時必書之何者
亦刺其非禮也公羊謂三卜過吉所以五月郊設三卜胡不書
之如成十年書五卜襄七年書三卜郊襄十一年書四卜郊何
第書辛亥郊斯誤矣稽其旨上書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此書五月辛亥郊書改卜牛正也書五月郊不正也是刺不時
而非禮明矣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短二十四

述曰闕

哀公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傳非正也杜曰兵賦之法因其田賦
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

公曰軍賦十井不過一乘今復用田賦過十一也穀與杜同
折衷曰春秋常賦不書苟書之必譏其重斂也復書用田賦可
知其害人矣謂作者不宜作謂用者不宜用皆聖人之微文也
自作丘甲之後已破十一之稅矣田賦軍賦本通出馬一匹牛
三頭今別爲田賦矣杜氏穀梁得其旨二十五

述曰岳說誤矣作丘甲謂丘用甸賦已加三倍如又別爲田
賦是又加數倍也何止破十一之稅哉

哀十有四年西狩獲麟左氏曰獲麟者仁獸聖王之瑞公羊曰
非中國之獸穀梁曰不外麟於中國也　折衷曰春秋書災異
不書祥瑞斯麟者瑞也爲以書之非爲祥瑞而書以聖人感麟
至而書也夫言祥瑞豈限中國四夷歟苟以非中國之物而爲

瑞則西域獻吉光獸之類皆原爲瑞必不然矣蓋取其隱見不
常天下有道則至爲瑞明矣然公羊曰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
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爲仲尼之應顏回子路則聖人重
愛之弟子也聞其死曰天喪予者皆痛惜之辭安可以獲麟爲
比麟鳳則王者之瑞既出無其應聖人乃感麟而起以修春秋
麟出既非爲己春秋修亦非爲己蓋懲惡勸善爲百世之法如
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斯皆爲周德之衰無明王之應
非爲己也孟軻謂仲尼之道高於堯舜何道焉之有左氏得其
實公羊穀梁之說短也二十六

述曰闕

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　忽太子也兄也正也突公子也弟也

非正也忽既立則祭仲之君以君臣之義順則扶之危則持之力不足則死之又知突在宋非會非聘為宋所誘其無謀甚矣往而被執不能死節歸立厲公

述曰見程端學春秋本義卷五

僖二十一年執宋公以伐宋　聯諸侯之會書之明與楚國共執之宋既服諸侯復盟於薄以釋之則其執之義顯矣

述曰見程氏本義卷十二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穀梁　穀梁傳序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頭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牾擇善而從乎孝經序襲其語

述曰

桓五年傳鄭同姓之國也在平冀州注冀州則近京師按鄭之始封在今京兆其地屬雍州東遷之後徙新鄭在今河南其地屬豫州謂近京師則可謂在冀州則非或曰冀州中州也淮南子正中冀州曰中土高誘注曰冀州皆足為證

述曰

秦自穀之敗即楚見呂向絕秦故穀梁曰秦之為狄自殺之戰始止齊曰楚之伯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為楚役若璩按僖二十二年秦四楚申公鬬克以歸三十二年有殺之敗使鬬克歸楚求成此秦楚修好之始事也

述曰

伯宗應輦者之善穀梁子非之董公遮說漢士趙涉遮說條侯

夏天下安危異已之大義用其言而不用其人何義

述曰

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所氏見於史者漢有所忠貨郊祀志石慶同馬相如傳後漢有所輔獨行劉風俗通所姓宋大夫華所事之後魯有所氏非但出於宋也然無駭鄭拔桀溺宛先儒謂大夫未爵命於天子不氏則俠之氏為所非也

述曰

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一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為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之月二十七日庚子與羅泌路史魯台佘考推以歷數為定論

述曰

史記臧榮緒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然以年則公穀史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差今不可考若璩按王戌相距則七十四年與歷所傳孔子年七十三者不合閻若璩按堅形訓少室大室在冀州泰族訓周既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又實不通歷法近黃太沖以歷上推斷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庚子與羅泌路史魯台佘考推以歷數為定論

述曰

俠國不守典禮而使宰咺歸賵俠國不共貢職而使石尚歸服經書天王以是始終蓋傷周而歎魯也穀梁謂石尚欲書春秋曾是以為禮乎

述曰

文中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微聖經而詰眾傳蓋杜預屈經以申傳何休引緯以汩經唯甯之學最善

述曰　閟

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

述曰　闕

左傳正義云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不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今白虎通義十卷無此語豈亦有逸篇歟然章帝會諸儒於白虎觀正義請明帝亦誤

述曰　闕

某或作厶出穀梁注鄧厶地

述曰　闕

穀梁子或以爲名俶秦孝公時人今按傳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穀梁子爲秦孝公時人然不可考

漢書但云魯學　若璩按名赤見風俗通名俶字元始　見阮孝緒七錄趙氏揖益義云然盧六以云宜補入

述曰　闕

附卷十四　蕭穎士與韋述書欲依魯史編年舊歷代通典起漢元十月終義留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於左氏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核綜三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

述曰唐書蕭穎士傳嘗謂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備編年依春秋義類爲傳百篇今佚

附卷十九　穀梁隱四年傳注云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鄧潤甫于溫伯　草東宮制云建儲非以私親益明萬世之統主器莫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謀蓋出於此　全祖望云鄧潤甫與曾南豐皆肸盱江先生弟子其文亦有足觀以附麗刑公述職解道之者

述曰　闕

國朝顧炎武日知錄卷四　隱十年無正　原注已下穀梁傳　隱十年無正者以無其月之事而不書非有意削之也穀梁以爲隱不自正者擊矣趙氏曰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舊史缺也得之

述曰武進莊侍郎存與曰公春秋之始也公卽位可闕乎踐其位行其禮削不書乎抑未嘗踐其位行其禮無可書乎曰公踐其位行其禮然後稱元年君之始年非他人隱公也則何以不書成公之讓與繼故者同辭非所以尊先君也善乎穀梁子之言隱公成父之惡以爲讓所由與伯夷叔齊異矣嘗得而推言春秋之志天倫重矣父命尊矣讓國誠則循天理承父命不誠矣雖行卽位之事若無事焉是以不書卽位也君位國之本也南面者無君國之心北面者有二君之志位又焉在矣十年無正隱不自正國以無正也元年有正正隱之宜爲正而不自爲正不可一日而不之正也

重刻日知錄集釋附莊氏說於此

條之下善鵬穀梁之意故備錄之

朱嘉定　黃汝成

戎菽　莊公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傳曰戎菽也似據管子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蔥及戎菽布之天下而爲之說桓公以戎捷誇示諸侯豈徒一戎菽哉且生民之詩曰蓺之荏菽荏菽旆旆傳曰荏菽戎菽也爾雅戎菽謂之荏菽原注亦作菽菽列子北宮子既歸遯其菽菽有稹菜之味則自后稷之生而已蓺之不待桓公而始布矣

遂曰關

隕石于宋五　公穀二傳相傳受之子夏其宏綱大指得聖人之深意者凡數十條然而齊魯之閒人自爲師窮鄉多異曲學多辯其穿鑿以誤後人者亦不少矣且如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史云五石而夫子改之石五史云鷁六而夫子改之六鷁也穀梁子曰隕石于宋五後數散

皇清經解續編

辭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其散辭乎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聚辭乎初九潛龍後九也九二見龍先九也世未有爲之說者也　石無知故曰之然則梁山崩不日何也鵒微有知之物故月之然則有鸛鵒來巢不月何也夫日月之有無其文則史也故劉敞謂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與隕石同日書是月以別之也

遂曰後數散辭也先數聚辭也惟舊史臨文亦不得不然故如此釋之豈夫子必改之而後自釋之哉　石無知故曰之然則梁山崩之宜日可知也其不日者史舊文也鵒微有知故月之推之有鸛鵒來巢之宜月可知也其不月者史舊文也如此活看則知鄭氏獨云穀梁善於經信不誣爾

王子虎卒　文公四年王子虎卒左氏以爲王叔文公者是也而穀梁以爲叔服拔此後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成公元年劉康公伐戎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明叔服別是一人非王子虎原注胡氏仍穀梁之誤

遂曰王子虎一　叔服也周內史又一　叔服也兩叔服不嫌伺時猶魯成公十五年仲嬰齊卒成公十七年公孫嬰齊卒同時不嫌有兩嬰齊

穀原日誤作曰　宣十五年傳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嬰兒賢也疏解甚迂拔傳文曰字誤當作其日潞子嬰兒賢也原注晉思日賀賀襄哉呂刑今爾罔不由慰日勤易大畜九三曰閑輿衛皆當作日古人日曰二字同一書法以爲日月之日或以爲曰若之曰陸氏兩存而以其音別之毛

皇清經解續編

唯曰若之曰上畫不滿與日字異耳故陸氏釋文於九經中遇二字可疑者即加音切又有一字而兩讀者如詩豈不曰戒曰音越又人栗反曰爲改歲曰殺羔羊亦然自古經師所傳或以見以爲一字兩音而駁其失誤矣

遂曰黃汝成集釋云史記秦始皇本紀贊而以責一日之孤正義曰日音馹臧氏曰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孫宣公音義引丁音日日音馹或作曰誤也趙氏注亦不以爲堯之言自上文當堯之時以下皆敘事之辭也邢疏則誤讀曰爲曰矣興恩謹案說文解字卷五曰詞也从口乙聲亦象口气出也凡曰之屬皆從曰象文本不相混至隸作楷書止以曰字上畫不滿爲別再

以曰宇體寬匾曰宇體長狹爲別而板本最易混矣說見阮氏校勘記

附仲子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曰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仲子也文公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曰僖公成風也原注猶晉簡文帝所謂繫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由者也穀梁傳曰母以子氏原注母倉稽王太妃鄭氏拔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此不得體君故以子爲氏原注妾不得體君儀禮傳文

說得之

述曰此顧氏引穀梁以駁左傳桓母之說者故附錄之

附穀梁有桓無王之說編以爲夫子於維隱之後而書公卽位則桓之志見矣奚待去其王以爲貶耶

述曰說見齊侍郎召南考證

附許男新臣卒　左氏傳曰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而經不言于師此舊史之闕夫子不敢增也穀梁子不得其說而以爲內桓師劉原父以爲去其師而歸卒於其國鑒矣

述曰闕

附闕弒吳子餘祭言吳于則君可知矣文不可曰吳闕弒其君也原注盜殺蔡侯申同此　春秋中凡若此者皆遵子所謂避不成辭穀梁子曰不稱其君闇不得君其君也非也

述曰禮王制云公家不畜刑人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闕刑人也知吳于不可近刑人則知闕不得君其君矣

附城小穀爲管仲也據經文小穀不係於齊疑左氏之誤范甯

述師說

齊召南春秋穀梁傳注疏考證卷一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　按妾母名係於子以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例之則此稱惠公仲子自屬惠公之妾此穀梁說遠勝於左氏公羊者也但范注云仲子乃孝公時卒故不稱謚其說非是魯孝公以平王二年癸酉歲惠公之元年也至平王四十八年戊午歲薨明年己未歲入春秋計惠公在位四十五年仲子之卒當在惠公之世但并在惠公末年矣以故天王加禮于魯尚遣使來賵若謂在孝公時豈有侯國妾母卒已逾五十年而天子始追行賵禮者耶劉經所書成風薨在文四年十一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在五年正月此其明驗也惟秦人例天王哉大約春秋之初猶近古樸妾母之卒或有不稱謚者亦未可知如桓母仲子無謚齊桓母衛姬晉文母狐姬後亦不聞追謚豈必以仲子無謚即疑其卒在孝公時乎

述曰楊疏申范注以爲王因惠公之喪而歸賵其說未爲無據

據仲子卒在孝公時妾禮不赴王無出賵之至惠公薨王使來於是母以子氏而追賵之此秦人歸襚之例秦隔五年猶用襚王隔五十年追賵而已故其後併無會葬之使也成風之薨榮叔正月歸含且賵毛伯三月來會葬加齊氏言仲子薨在惠公末年王何以無會葬之使經何以不書葬加葬亦在惠公末年而王至隱元年七月始來歸賵則已不及於事與秦人相去一閏耳烏得不以秦人例天王哉固不如仍從舊說之爲愈也

無侅帥師入極傳極國也注諱滅同姓故變滅言入　按極爲魯同姓春秋之義滅魯同姓更無可考卽杜氏注左傳祇謂極是附庸之國耳范注必以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傳曰還者事未畢也遞也有避滅同姓之意故以極爲同姓春秋之義滅國卽是大惡內大惡當諱變文言入言取耳不必以極爲同姓而後諱滅也

述曰此傳末明云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范注承傳文而言

齊氏豈未見全傳耶抑未便非傳而僭注以相形耶均不可解諱諸侯滅同姓則名衛侯燬滅邢是也推之大夫滅同姓則去氏此無侅帥師入極是也

卷二　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注稱傳曰者穀梁子不親受於師而聞之於傳者　按傳中稱傳曰者凡八見一此年一爲五年觀魚于棠一爲莊三年葬桓王一爲成九年杞伯逆叔姬之喪一爲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一爲成十六年雨木冰一爲襄三十年天王殺弟佞夫一爲昭元年荀吳敗狄皆所謂傳聞之說也又有稱其一傳曰者文十二年子叔姬卒此所謂傳聞之傳聞也

述曰文十有二年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傳其曰子叔姬貴也

公之母姊妹也其一今案此二字衍絕是又一說也傳曰許嫁以卒之也此
傳曰與前數傳曰義同均屬經師舊說無所爲傳聞之傳聞
也
初獻六羽傳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
僭樂矣　按此與公羊說同左氏引眾仲之言曰天子用八諸
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是初獻六羽爲得禮也公穀皆謂六羽是
諸公之禮經皆初獻六羽譏僭始僭此其不同者也
逃曰邑氏春秋仲春紀當梁爲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
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止之據此知惠公猶未敢僭至隱始
僭用公禮於惠公之母之喜至季氏遂八佾舞於庭至三家
遂以雍徹春秋之託始於隱未必不由此也穀梁子其知之
矣
傳舞夏注大雉執翟雉之羽而舞也　按此與毛詩秉翟合何
休注公羊則以爲鴻羽象文德之風化疾也未知其何所本詩
曰振振鷺又曰值其鷺羽則鷺羽亦爲舞者所持但穀梁明言
舞夏則范注是
逃曰尚書禹貢羽吠夏翟周禮染人冬染夏夏者五色象翟
羽故傳云舞夏注云翟雉之羽
逃曰齊氏此說實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也大義凜然穀梁
所獨故康成鄭氏曰穀梁善於經也
疏范氏例云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桓無王者見不奉
王法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得書王　按王必書春之下
故春王二月春王三月時見於經若經僅書春有某事而不得
其月則王字無所置范氏謂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得書
王是也但須云不書月不得書王耳又按餘公之僅書春者皆
不可以爲桓公之例桓公自三年至八年皆書春正月二月

元年春王傳桓無王　按隱十年無正月義發於二傳而
左氏無之至桓無王則義發於穀梁檢公羊無此義也何休注
公羊實取穀梁之說而暢其意猶作穀梁廢疾何耶
逃曰齊氏此說實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也大義凜然穀梁
所獨故康成鄭氏曰穀梁善於經也
疏范氏例云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桓無王者見不奉
王法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得書王　按王必書春之下
故春王二月春王三月時見於經若經僅書春有某事而不得
其月則王字無所置范氏謂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得書
王是也但須云不書月不得書王耳又按餘公之僅書春者皆
不可以爲桓公之例桓公自三年至八年皆書春正月二月

自十一年至十七年皆直書春正月二月月下又皆有事惟十二年爲無事書正月以首時例應書王而不書此穀梁子所以有桓無王之說也

述曰齊此說最爲發明傳義范注楊疏遜其精核矣

紀侯來朝音義紀侯左氏作杞侯　按隱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穀梁傳存二說似以子爵爲紀之本爵也此之來朝左氏作杞侯公穀作紀侯何休注公羊云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范注穀梁雖無明文似從何說以紀之進爵爲侯也

述曰進爵爲侯有之若何注云封之百里必無是矣紀逼於齊去王畿絕遠則未知封之百里者取王畿以封之歟抑割其廣不嫌冬未烝而於夏始補行也唯烝當在周之冬冬而乃書於夏五月丁丑烝日志不敬義不同

述曰杜說非也春秋常事不書卽但書五月之烝亦足以見

延及春故云志不時至夏又烝故云志不敬豈以前之得

形後之非體哉

葬鄭莊公莊莊公殺段失德不葬而書葬者段不弟於王法當討故不以殺親親貶之　按經書葬無義例卽使往會其葬卽書葬耳不然鄭寤生拒抗天王罪大惡極豈宜不見貶絕而且舉其謚乎范注云云附會之論也晉獻公不言葬魯自未嘗遣使往會豈以殺申生故邱疏亦附會

述曰春秋但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若如左氏說經當用王師敗績于鄭之例書王師敗績于鄭矣穀梁以討戎例亦當不明言鄭而託於近鄭之戎乃經但書伐鄭鄭之所以免者或飾誠詭罪見穀梁襄二十有五年　天子有之耳編萬之誡自左氏一家之言且

往會書葬不往會不書葬舊史或有此例至孔子既修之後
即不得仍用此例也即如隱公之不書葬又何關會不會耶
故弒君不葬失德不葬滅國不葬穀梁之例見昭十有三年確有所
受乃楊疏處處以彼不赴我不會爲言是自亂其家法無怪
啟後人之嘗議焉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注祭氏仲名執大夫有罪者例時無罪者
月此月者爲下盟　按公羊賢祭仲能行權而不名最乖大義
范注祭氏仲名從杜氏左傳注也至云此月爲下盟其實書時
書月不關有罪無罪如祭仲者本自有罪書月以執安見其非
貶乎

述曰齊非穀梁專家故不守書時書月之例又左氏云祭封

人仲足毛詩云將仲子兮似名足氏仲左氏又云祭仲足又
似祭氏仲足名要不若孔父之確爲字也何注不名之說不
可從

公會紀侯鄭伯傳其不地於紀也注鄭君曰紀當爲己謂在魯
地字之誤耳時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　按龍門之戰
本於說公羊家漢書五行志董仲舒言四國伐魯大破之於龍
門注韋昭曰龍門魯郊門也即是其事左傳但云不書所戰後
也似此役戰於別國不涉魯境穀梁但云於紀焉知不戰於紀
之地乎公羊曰何以不地近也何注曰魂ㄟ龍門兵攻城池尤
危故恥之公穀二傳義每相近此范注所以取鄭氏紀當爲己
之說也

乙亥嘗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
嘗可也志何不敬也　按此范注所引鄭嗣說讀法如此
若徐邈讀而嘗可也爲句志不敬也爲句范所不取疏已言之
矣

述曰此章句之末無關大義者

傳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疏諸侯夫人三宮也　按左傳云書不
害也杜注曰既戒日致齋廩雖災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故
書以示法是無識也公穀之說皆識其不敬義勝左氏

述曰劉逢祿又申何以難穀梁說見彼下

許叔入于許傳注進無王命退無父授故不書曰歸同之惡入

按左傳隱十一年鄭入許使許大夫許叔居許東偏許已失
國矣至此鄭莊死忽突爭立鄭國大亂許叔始得鳩集餘民復
其先業事機間不容髮豈得責以上請王命從容歸國平中興
之君續墜緒於既絕責以父授尤理之必無者也下文突入于
櫟傳疏復引許叔與齊小白一例聖經之意斷斷不然但如左
傳說叔本居許東偏叔本末出經何緣書其入似隱十一年以
後十數年中必有爲鄭所逼出奔避難之事至此復歸前史失
載左傳亦從而缺略耳

述曰傳例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經不書日故知不
惡許叔書入者但逐去西偏鄭人奄有全許即爲入是鄭西
偏所不受也傳云其歸之道非所以歸者謂得

大國之助如邢衛之比許叔於閒不容髮之際儻幸成功春秋雖不與之固亦不惡之也

卷五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注禮有九錫疏此九錫與周禮九命異　按疏糾何休以九錫卽是九命之謬是也但經言錫桓公命不言九錫之命命字當如周禮魯本七命今加錫服飾以榮其終如八命九命者耳至白虎通所云賜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是有功特賜既與九命無關且隨其功之大小爲賜未有一時俱全如魏晉閒篡臣之爲也禮緯本不足憑何注公羊亦非傳意范注已知何說之非楊疏又畅九命九錫不同之旨公羊傳曰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公羊經解如此平易卽穀梁傳亦曰生服之生不服則豈有朱戶納陛云云如禮緯所列九錫者哉

述曰何休之注但以公羊爲借徑其實自立條例往往不顧傳文觀范注常引傳例而何注則無一條引傳例者亦可知矣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音義禚章略反　按此與左氏經俱作禚公羊作郜釋文郜古報反於左傳音云禚諸若反郜禚究當是一字此音疑誤

述曰仁和趙徹君坦春秋異文箋云說文示部無禚字禾部有之从禾羔聲邑告聲音相近故公羊假郜爲禚

葬桓王傳傳曰改葬也　按左傳曰葬桓王緩也桓王之崩在魯桓十五年踰數年而後葬此後人所以有改葬之疑也公羊失其所是合向之二義爲一義矣

述曰詳見評劉申何莊公篇

傳豈雨說哉注劉向曰隕者象諸侯墜失其所也又夜中而隕者象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　按注引劉向之說略用劉節而微有不同五行志本文云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眾星萬民之象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眾星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向意以列宿訓恆星眾星訓星隕之星列宿象諸侯眾星象萬民分疏甚明范注引之隕者象諸侯墜失其所是合向之二義爲一義矣

述曰齊引據明析范注之舛無所逃矣或諸侯爲荊民之講公伐齊納糾傳注親納讐子　按左傳史記皆以小白子糾爲襄公子糾者以小白子糾爲襄公子矣

僖公之子何休云親納讐子范氏亦云又不能保全讐子則說述曰非以二人爲襄公子也欲納之於齊以嗣襄公之位卽謂之讐子可矣

齊人取子糾殺之注言子糾者明其貴宜爲君　按穀梁並無貴宜爲君之說但其前傳云公子糾小白不能存出亡敘糾於小白之上似糾爲兄小白爲弟耳公羊傳曰其稱子何貴宜爲君者也左傳杜注亦曰子糾小白庶兄荀子史記亦謂子糾是兄

述曰傳云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是前不書子後書子者明其爲齊之親非明其爲齊之貴也明其親者以甚桓也亦與穀梁不同

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按左氏公羊經皆作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序齊侯於諸國人之上此作齊人釋文氏無傳杜注依公羊爲說公羊言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何注云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是言魯本無使結往盟之意結自以權宜與齊宋盟耳穀梁謂辟要盟則結之送滕魯實使之往盟權不在結與公羊異

述曰公穀異同在經一遂字公羊之例大夫無遂事此書遂者善也穀梁之例但曰遂繼事耳公羊重在下之盟穀梁重在上之滕

公子結滕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述曰詳評劉申何莊公篇

也亦與穀梁不同

單伯會伐宋傳注伐事已成單伯乃至　按此單伯卽元年夏

大夫宗婦覿用幣　按左傳衛孫臼男女同贄是無別也杜注云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其與穀梁之說有異有同穀梁傳言禮大夫不見夫人而杜云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是其異也穀梁傳言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其意謂宗婦用幣已非而大夫與宗婦俱行覿禮尤非也左傳意祇言宗婦不當同用大夫之幣是又其異也

述曰何注云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是也慶父卽係逆賊可以曾杜說所本也詳述禮

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傳注不能治其國舍而歸於曹　按此與公羊同凡諸侯失地出居他國未有言歸者既曰歸於曹則是而後解人名者以郭公解赤於文義尤爲不順左傳杜注云經闕誤者得之

述曰此亦各信所信不必斷斷爭辨者也唯何注既從公羊本國之人復還舊土矣謂赤卽郭公名可乎春秋未有先敘事而後稱人名者以郭公解赤於文義尤爲不順左傳杜注云經闕誤者得之

述曰此疏最得經義可息論語家紛紛之說而注中又爲兩岐之說則斷不可見評劉申何莊公篇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傳衣裳之會十有一疏論語稱九合諸侯者貫與陽穀二會管仲不欲故去之自外唯九合也　按管仲不欲事見僖十二年楚人滅貢傳曰貢之會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陽穀雖無明文而江黃在會知必非管仲意也論語曰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故云是

二會不數

述曰此疏最得經義可息論語家紛紛之說城小穀注小穀魯邑　按范注於地名俱依左傳杜注唯此不同左傳城小穀爲管仲也杜注小穀齊邑蓋以穀梁無明文與城諸及防一例耳

述曰此范注之守家法也

齊仲孫來傳其曰齊仲孫外之也　按以仲孫爲慶父公穀二傳所同左傳云齊仲孫湫來省難是也慶父卽係逆賊可以魯人爲齊人乎公子稱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于始以王父字爲氏大夫固有以字稱者如叔牙季友是也然稱牙爲叔牙可也稱牙爲叔孫必不可也何也至叔孫得臣而後稱叔孫

也稱友爲季友可也稱友爲季孫必不可也何也至季孫行父而後稱季孫也豈惟牙友不得稱叔孫季孫牙之于茲稱公孫茲而已不得稱叔孫茲也友之子某雖不見經亦當稱公孫而已不得稱季孫某也慶父爲仲孫氏之祖卽稱仲孫可乎且於慶父之來曰仲孫於其明年出奔又曰公子慶父則子之進退無據應以左氏說爲正

述曰據左傳伍員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吳人自改爲齊人魯人不可貶爲齊人乎故傳云外之也其自齊歸則書齊仲孫以外之曰來防之也

大義粲然穀梁善於經信不誣矣

卷七　傳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注救不及事不足稱揚按齊桓之功在存亡國而經書北救邢既有三國之師其力非不足以卻敵而遲遲其行徘徊不進待邢人潰圍而出始遮夷儀此則霸者之私心也左氏公羊無所發明穀梁最得經義至城邢復序三國之師傳曰美齊侯之功也功過兩不相掩持論平矣

述曰穀梁長於二傳所以爲善於經也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傳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　按此與公羊說同其贊美齊桓極矣但聖經書法理不得然使爲君同盟豈可不書公及乎使陳蔡衛曹邾

許諸君同盟其可不敘諸君乎江黃二國南逼於楚而北近宋齊侯至宋與二國之使臣盟其餘諸國皆不在會經但書其實耳

述曰齊云二國之使臣則以江黃之尊人爲微者也豈知穀梁之例書人者眾詞故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以爲云者不必其實至也固不戾於經

公至自伐楚傳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注楚彊莫能伐者故以伐楚爲大事　按伐楚之役爲人甚多其功爲顯曰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鄭箋云僖公與齊桓舉兵南艾荆及舒天下無敢禦也本齊桓武功魯人隨從南伐其自矜詡如此致伐不致會又何疑焉

卷八　鄭殺其大夫申侯傳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按殺大夫殺無罪之例然耳推尋經文惟陳殺洩冶晉殺趙同趙括蔡殺公子燮楚殺郤宛灼然爲殺無罪他如晉里克平鄭父楚得臣衛元咺晉郤錡郤犨郤至晉童楚公子追舒衛甯喜鄭公孫黑之流經皆稱國以殺不得云殺無罪也據左傳申侯專利而不厭亦豈全無罪乎

述曰自里克以下齊云皆不得爲殺無罪此據左傳之說以證穀梁也齊不得爲專門之學者以此

補于太廟用致夫人　按此傳指成風左傳以爲哀姜公羊以爲僖公之夫人姜氏本齊媵女之先至者酋公立爲夫人其說尤爲怪誕大約穀梁之說是

述曰楊疏已難倒二傳矣

傳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疏其實此會亦有四教　按公羊僖三年會於陽穀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所謂四教也穀梁於此會則曰毋雍泉毋訖糴毋以妾爲妻毋以婦人與國事大意同公羊而多毋使婦人與國事一句實是五教也

述曰疏以此證論語鄭注但在有教耳不在四五之數也

楚人滅黃傳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疏案史記管仲之卒在桓公四十一年當僖十五年而此云管仲死者蓋不取之史記之說　按穀梁謂管仲既死桓公覇

業不終但史記以管仲之卒在齊桓公四十一年當僖十五年考據必確左傳雖無管仲卒年月明文然僖十七年齊侯小白卒傳曰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有寵公許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爭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云是由五公子爭立追敘管仲既卒非謂仲卒於十七年也總之在十二年仲必未卒左傳是冬齊侯使管仲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享仲仲受下卿之禮而還是冬仲固無恙也宋襄公嗣位在僖九年卽與葵邱之會時未終喪經書宋子桓公與仲屬立孝公當不在此時其後數年齊宋並無會盟之事惟十三年會于鹹十四年城緣陵十五年盟牡邱次于匡齊宋并在疑屬立孝公當在此時也後人見此數年中

霸業不振斷謂仲必前卒不知齊桓公末年小人雜進任仲亦必不如初年雍巫因寺人貂以干進雖不知確在何年而寺人貂漏師多魚在僖二年當霸業方盛之日則嬖倖竊權久矣小人害霸管仲臨卒尙爲桓公言之又烏知仲卒不在十五年如史記所云乎

述曰管仲逆料江黃之難保卽黃滅在管仲未卒之先亦不害其先見穀梁非早二年餘卽死仲也傳以伐江滅黃併言江之被伐而滅尙在文公時則仲死久矣故於此統言之

卷九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傳　按泓之戰穀梁深責宋襄最得經意范注引何休及康成之說以左傳證之宋襄傷股則穀梁所謂身傷自潰據矣何休以鄢陵之戰楚君傷目經公羊者曰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

書楚子敗績穀梁謂君重於師如泓戰宋公果傷經亦當書宋公敗績此其難穀梁之意也康成以傷日與傷股有別以解何休之駁揆以聖經書法實皆不然泓之戰至於門官皆殲師徒喪失幾至亡國故經書師鄢陵之戰楚君傷目而三軍未至大損經故舉重以概輕耳

述曰齊說以左氏證穀梁亦不然凡經書敗績未有不言師者鄢陵之戰倘非連書楚子鄭師敗績若但書楚子敗績亦不解也

卷十　傳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注親謂僖祖謂莊　按范氏說俱平正惟此條爲好奇之過遂至無理魯文雖愚何至升僖主於莊公之上乎傳之先親而後祖猶公羊之先禰而後祖耳說公羊者曰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

也其說至當楊氏直糾范注之失是也又案范所引高宗肜日於義無當高宗豐禘亦不過祭祀品物之盛有殊於遠祖耳必不於祫祭時升小乙之主於祖乙上也

述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范不從斯義惑於王肅之說也齊以爲好奇之過亦不然

雨螽于宋傳　按漢書五行志云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與傳文不同當是括傳文著於上見於下數句之意耳

述曰公羊言螽死穀梁言螽生鄭釋廢疾以爲墜地而死亦調人之說也五行傳不引茅茨盡矣句何以別於死者乎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注禮天子以十二月朔政班告於諸侯藏之祖廟禮記玉藻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何休注公羊亦云祖廟范氏所以不從何鄭之說而言禰廟者以此傳十六年四不視朔有明文曰諸侯受乎禰廟也此傳自言禰廟范不得違非范之自出意見也但禰廟實不可通故禮記孔疏曰穀梁傳云諸侯受乎禰廟與禮乖非也

諸侯受於禰廟疏云鄭言祖廟范言禰廟者以無正文各以意說或祖或禰通言之耳　按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鄭注諸侯藏之祖廟禮記玉藻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何休注公羊亦云祖廟范氏所以不從何鄭之說而言禰廟者以此傳十六年四不視朔有明文曰諸侯受乎禰廟也此傳自言禰廟范不得違非范之自出意見也但禰廟實不可通故禮記孔疏曰穀梁傳云諸侯受乎禰廟與禮乖非也

述曰穀梁本有上下俱非之例此當於言外會之

伯來求金始遣叔孫得臣如周會葬爲侯國者當如是乎經意見周與魯並失且見當時列國不共貢職

述曰穀梁本有上下俱非之例此當於言外會之

叔孫得臣如京師傳疏不發於桓九年者內之於京師始於此故發之　按內大夫之如京師始見於僖三十年公子遂再見於文元年叔孫得臣不始於此年也

述曰傳之發例必在一見再見之後通檢傳文自知疏本無譏也

毛伯來求金　按三傳皆言來求非禮所不必言以天王之喪魯自公孫敖奔莒之後更不復遣使至毛伯來求金始遣叔孫得臣如周會葬爲侯國者當如是乎經意見周與魯並失且見當時列國不共貢職

述曰穀梁本有上下俱非之例此當於言外會之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傳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諱也　按穀梁之迂未有過於此傳者也不重創不禽二毛宋襄所以致敗也魯是時幸有得臣善射克奏膚功有何可諱

述曰然則經何以不書獲乎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傳是御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

按左傳云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於邾公羊則曰郤缺按此時盾將中軍執國政左氏之言必得其實但郤缺亦爲卿並時公羊猶不大失克則缺之子也缺方爲卿其子乃並時將兵乎此則殽梁之失也

述曰左傳父子並時將兵者多如范匄范鞅魏二十三年欒盈攻固宮鞅擊之魏二十六年係訓追殖綽郤至攻子旦殖綽之不如且缺由曰季之薦年已長矣安知此時克不代之爲政乎

卷十二　晉人取濟西田傳政哀公犯齊陵邾而反喪邑易辭之也　按易辭之也不成句似當作亦易辭也凡經書取皆是易辭此宣公以田賂齊及哀公之犯齊陵邾喪邑經皆書齊人取是皆易辭也

述曰此說是

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傳其不言帥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　按經書侵伐并不以言帥師不言帥師爲衰貶傳例明曰將卑師眾曰師將尊師少直言將然則元年盾救陳晉師師統師眾也此年不書帥師統師少也陳初附晉故救之陳後即楚故侵之何有於收前事乎傳乃自破例以言帥師爲衰則無侯入極重會伐鄭皆書帥師亦聖經所衰乎

述曰穀梁本無將尊師少直稱將何乃楊疏以意推之卽有之亦非帥師例也　公羊將尊師眾梅梁帥師穀梁無此穀梁惟於賊某晉趙

帥師有懼也彼有懼不關衰貶則此不與帥師亦無關衰貶

但據事相按耳何謂自破其例乎

丰已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傳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　按此與公羊同義但仲遂生而賜氏與季友同冠氏於名之上已是貴稱矣況連接如齊至黃乃復之下既稱公子此自不容役出也遂爲弒君逆賊王法所當誅自可援羣不書卒之例若以此書仲爲貶爲疏則非經意也

述曰公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親也至公孫之子無可稱乃賜氏以別之則疏矣遂若生而賜氏不許稱公子而稱仲賜之非預以疏之乎此說之不可解者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傳曰其

爭敗也　按舊解此戰書日者爲敗之故也特於此發傳者二國兵眾不同小國之戰故特發之春秋於戰不論大小內外無不書日不獨此戰書乙卯也如以兩大國交爭不同小國則非二十有八年衛及齊戰衛師敗績一小一大亦書甲寅倍二十一年宋楚戰泓一小一大亦書己巳又如宋鄭之戰大陳侯兩國皆小矣經書壬子何耶且書戰固有不書敗者爲內諱敗自可不計至若秦戰令狐經書戊子戰河曲經書戊午又何嘗因書敗績而後書日乎疏又云今以日爲語辭是也傳文曰字人作日字如公子啟曰誤作公子啟日亦是其證實則皆曰字後也

述曰河曲之戰傳云不言及者略之然則令狐卽書及而俱

不言敗者亦略之也除此二戰未有不書敗者亦未有不日者傳卽二大國以見例可包小國而疏以爲不同小國之戰故誤也且偏戰例日然日其戰則敗或不見日其敗則戰自見又不得拨令狐河曲之不書敗以相難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傳其曰潞子嬰兒賢也　按各本俱作曰字以上下文及疏推之曰字自是日字之訛曰指癸卯也潞子例不應書月而書曰則知其賢作曰字誤也

述曰阮宮保按趙記引惠棟云曰當作日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注賢嬰兒故滅其餘邑猶日駁之誤也亦棟盟後晉魯交歡豈有三年卽執之事見於經傳何休謂執在三年外尋舊盟後而疏以爲三年卽執不亦異乎

述曰疏之誤駁咎不容辭而其所由誤者則以何休之例不信者日信者不日穀梁之例盟信者日盟渝者不日說正相反故也

立武宮注禮記明堂位云云　按伯禽廟號太室明見於經至以武宮爲武世室實始於此非舊有此兩世室名也魯後儒作明堂位誇陳魯事見有武宮不毀未及考其建自季孫謬稱爲武世室因目魯公廟爲文世室可擬周之文武而不知魯公廟自世室並無文世室之名也經明書立武宮是新作也如果舊爲不毀之廟豈至此時始立乎傳直言不宜立是也范氏轉執司馬法皆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今使邱出甲士一人是增兵也魯政雖衰安能强耒耜耨耡之農人俱爲造甲之甫人乎

述曰左氏但云爲齊難故作邱甲識重斂乃杜預注說也今

不書至此以誇武功再立其廟禮與傳本無違也

伯姬歸于宋注逆者非卿故不書　按伯姬賢名遠著至於三國來媵宋初圖婚即使華元來聘其納幣也使公孫壽如魯之致女使季孫行父甚重其事而備其禮豈有逆女之時反使微者將命乎公羊穀梁皆無傳范氏之言未可信也

述曰范注本傳爲說也傳云逆者微故致女齊未檢明下傳故不信范注耳

三月公如京師傳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　按穀梁每事以日月爲例故云然其實成公以三月如京師至五月始會晉伐秦則在京師時亦必朝於天子左傳云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諸侯伐秦是也雖其意在於會晉而朝王實不容沒安得以書月而斷其非朝乎

述曰朝王者其跡非其本意也傳云云者春秋誅意之法也仲嬰齊卒傳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按公子生而稱公子公孫稱公孫之子始稱其氏通例也其公子生而賜氏者本身卽得稱氏季友仲遂是也身且稱氏況子孫乎公羊以爲弟爲兄後穀梁以爲子由父疏皆臆見也且是時有兩仲嬰齊一爲叔肸之子一爲仲遂經不曰仲嬰齊何以別異於公孫嬰齊乎

述曰據左傳稱東門襄仲又云遂逐東門氏生旣賜氏仲又何氏東門乎恐不確也仲遂卒于垂不稱公子傳謂疏之則嬰齊不稱公孫亦以疏之而自別異於叔肸之子矣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傳曰事遇晦曰晦　按遇朔書朔遇晦書晦此及震夷伯之廟二文可徵公羊謂書朔不書晦穀梁此傳謂遇晦曰晦優於公羊遠矣前解晦震夷伯之廟猶同公羊之說何耶

述曰同公羊之說者以震廟固有晦冥之理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蠶傳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　按以下文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推按則壬申自是十月也日傳所云不妄也但經文隨事直書嬰齊果卒於十月壬申經可倒書爲十一月壬申乎故不如杜氏直云日誤爲是

述曰聖經於此特示尊君之義說爲日誤春秋眞屬斷爛朝報矣

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傳曰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　按諸侯失正而大夫執權久矣雞澤之會君子猶有取焉諸侯旣盟陳使始至諸侯不與大夫盟使其大夫與之約束於禮相稱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固非私擅也袁僑奉陳侯之命以求盟諸侯之大夫各奉其君之命以與盟也晉悼復文襄之績行事動合機宜豈得曰大夫張乎

述曰易稱履霜堅冰至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始者大夫執權猶在各國今合天下之大夫以同盟雖各奉其君命馴致溴梁之會遂無君而行矣穀梁譏失正之始大義尤覺凜然是履霜之志也

葬我小君定姒　按魯有兩定姒一爲成公妾襄公母此文是也公羊作定弋定弋

述曰穀梁一作定姒一作定弋就穀梁言則不得謂有兩定姒也

作三軍傳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　按諸侯大國三軍自是古制一軍之事惟晉武公滅翼請命於周王命以一軍爲晉侯言同於小國也其餘侯國並無一軍之說且以魯頌證之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僖公時有三軍矣經於此年書作疑僖公之後益嘗減爲二軍而此復增其一耳經於從前軍制之增減不書此及昭五年舍中軍則書者從前三軍二軍俱公室之軍也此

作三軍及舍中軍俱私家之軍也於是魯君始無民矣

述曰魯頌者夸大之詞前此何嘗有三軍哉即左傳一言可證此傳諸侯一軍也乃云同於小國不思曲沃併翼之後可諸侯之制本一軍之制矣命爲晉侯從其本也而止一軍見土俱歸版輿豈有魯則依舊不同伯子男地則依爵不止七十里五十里而軍獨削之使同小國者足見春秋之初猶守周制厥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且六軍矣以魯頌證春秋何如以左氏證穀梁之較近哉

卷十六　諸侯盟于祝柯傳則以伐致注京城北之類是　按左氏作亳城北穀梁作京城范以穀梁證左氏則亳字乃京字之譌也今改正

述曰說文亳字從高省高字從京省故京亳二字通用不必改正非譌也

二十有一年傳庚子孔子生　按記孔子之生與公羊同但公羊言十有一月庚子此不言月即接經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之下則是十月之二十一日庚子也今相傳孔子誕月在八月即據此傳

述曰錢宮詹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云以三統術推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己卯朔其月二十二日庚子是爲宣尼生之日今按錢通三統術故云然然經書庚辰朔而三統術以爲己卯朔相距一日終不如據經以二十一日爲斷也

吳子謂伐楚門于巢卒傳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按謂吳子自輕是也巢附強楚爲吳所攻即遣使請罪其能免於難乎吳師臨門壯夫善射亦可謂小國之善禦侮者矣責以不飾城而請罪其無乃非經意乎

述曰飾城請罪必古有是軍禮不獨小之事大宜然諸侯之於天子當亦如是至春秋而古禮寖然然小國尚有倖勝大國屈意請成之事齊何以爲迂哉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豹云者恭也　按叔孫豹不言族左傳謂豹違命故去族其說大謬穀梁謂恭亦非也是會較淚梁差爲彼善於此若云趙武能帥諸侯之大夫爲恭則失之誣矣經於夏已備書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等名

雖閉有衛殺衛喜專出奔晉兩事而會於宋之地自一也故前日後凡晉豹及諸侯之大夫耳

述曰前日後凡之說非也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十有一年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如齊說皆可去其族曰及庚盟及良夫盟及犨盟矣然乎否乎故知豹云者蔡也

三十年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傳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　按經所書之晉人即指趙武是也楚於是會不與又其令尹爲王子圍蓋屈建已於二十八年卒矣穀梁倘要傳必附經今云澶淵之會無侵伐八年確有所指苑既無注楊以下三十四字係二十七年經書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之傳文宋之會訛爲澶淵之會遂錯簡在此耳自二十七年後至昭三年推檢經文並無侵伐至昭四年書楚子會申執徐子書伐吳滅羣而楚復橫此傳之所謂無侵伐八年也

述曰傳意自指宋之會但文必發於澶淵非錯簡也澶淵會恤宋災尤見無侵伐之效八年者由中而統其後追其前言之也若燕及齊平與內何涉而經書之乎觀宣十有五年宋及楚平傳云以吾人之存焉書之則知外平不書矣

莵于紅傳置旃以爲轅門注周禮通帛旃轅門卬車以其轅表門　按周禮司常通帛爲旜作旜字旜旃音義並同鄭注通帛旃大赤從周正色無飾又按掌舍設車宮轅門鄭注大車以爲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此注卬字卽仰字也又按大司馬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此傳云置旃少不同耳

述曰以旌者大子之禮置旃者諸侯之禮也

傳爲雖多天子取三十馬注取三十以其乾豆賓客之庖　按此傳與小雅車攻所言若合符節取禽三十則車攻所謂大庖不盈也故自習射於射宮以下毛公卽取是傳爲說

述曰齊亦主魯會葬則書不往會則不書葬之說故云然

卷十八　蔡侯東出奔楚傳東國也何爲謂之東也云云　按左氏經傳及公羊俱作蔡侯朱是也楚聽讒人之言脅蔡出朱而立東國此奔楚者朱也二十三年朝於楚而卒者東國也穀梁誤以爲一人因後書東國卒于楚疑此出奔卽其往楚之日春秋惡惡固有貶絕之文要未有卽人之二名去其一字以爲貶者鄭寤生嘗拒王師經未嘗稱鄭伯寤卒也楚商臣嘗弒君經不稱楚世子商也

述曰爲朱爲東各傳所習卽去一國字亦於大義無害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傳道義不外公也　按昭既出奔季孫恣肆必無代公致廟之事經書至自齊至自會至自乾侯皆特筆以存君臣之大義所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也穀梁之說甚精

述曰穀梁於大義之所在其可嘗者鮮矣

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傳疏不入魯有三文　按以理推之前此齊侯唁公于野井及高張來唁公不過弔不入國都而已公猶在魯地至荀櫟唁公于乾侯本屬晉地直是弔公不入魯境也傳雖同言不入魯亦自有淺深存焉

述曰此齊說之善發明傳意也

卷十九　劉卷卒傳賢之也　按襄內諸侯春秋例不書卒其賢同會盟來赴者則書之不關於賢不賢也

叔弓如宋葬宋平公注痤之罪衛所未聞　按公穀通例君失

述曰舊史以來赴書者當不止劉卷一人聖經不削劉卷必其賢也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敗績傳君不爲匹夫興師疏其如殷紂之罪被所不盡云云　按此數句不成文義必有訛脫但各本皆然無可考正疏意當云至於殷紂之罪毒遍四海所誅斬不能盡書耳

述曰楊疏入後頗不及前半之清晰此則其尤難解者也

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白陳入于蕭以叛傳未失其爲弟也　按辰之奔陳猶可曰爲仲佗石彄所脅迫也此年入蕭以叛經書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豈非罪之魁乎據地叛君而曰未失其爲弟此何說也

述曰辰如處心積慮成於叛君當如克段之例去弟以見罪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次于垂葭　按上年十二月公圍成傳曰何以致危之也何危乎爾邊乎齊也傳意必以公用大眾攻圍邊邑故此年春齊侯即次于垂葭矣穀梁經脫衛侯二字故如是解

述曰齊說是未知穀梁之例者也傳例言次者有畏尋方以進王矣義不可書故削而不錄尊王之大義然也至如會盟侵伐其君親行經即書曰楚子吳子並無義例黃池之役吳子自恃強大與晉爭衡非實有尊周之善也夫子何所取而進之乎且經書吳子屢矣相舉敗楚季札來聘經皆書曰吳子豈俟此會而始進乎哉

述曰傳明云辭尊稱而居卑稱則夫差自願降稱吳子故春秋進之齊說好辨而不得其本義也

西狩獲麟注然則斯麟之來歸於王道者矣　按左氏公羊雖

其說不同然皆以獲麟爲異故左氏有不祥之文公羊記道窮之泣穀梁家獨以爲引取之後儒文成瑞應之說遂起於此夫麟而見獲何瑞可言乎誣矣

述曰以獲麟爲瑞者無過公羊家齊乃歸咎於穀梁亦誣矣傳故大其適也注非狩而言狩　按經書狩自是魯君行狩左傳謂西狩於大野是也麟雖見獲於徵者緣西狩而始獲故經據實書之公穀二家俱謂爲獲麟大之而書曰狩說經愈曲而逾迂矣

述曰左氏記大野之地而經不書故穀梁云非狩也何曲之有

惠棟九經古義穀梁　孝經說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參故應劭風俗通言穀梁爲子夏門人楊士勛謂受經於子夏余案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寖藏後百餘年晉穀梁赤爲春秋發略多所違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於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子於子夏猶孟子之於子思故魏犨信注穀梁以爲與秦孝公同時也又隱元年傳云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二十二年傳云過而不改是謂之過二十三年傳云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今皆在論語中鄭論語序云仲弓子貢等所撰論語讖亦言子夏等七十二人共撰仲尼微言其諸聖人之徒私淑諸人者乎又傳中所載與儀禮禮記諸經合者不可悉舉故鄭康成六藝論云穀梁善於經

皇清經解續編

述曰楊士勛序疏云穀梁善於經者謂大夫曰卒諱奠如深之類是也六藝論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識穀梁善於經今以爲直善於春秋之本經此穀梁所以非左氏公羊二傳所及

經典序錄云穀梁有段肅注十二卷不詳何人隋經籍志云春秋穀梁傳十四卷段肅注疑漢人棟案後漢班固傳固奏記東平王云弘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才能經倫諭詩三百奉使專對章懷注云固集殷作段然則殷肅即段肅也劉氏史通言肅與京兆祭酒晉馮翊亦見賛撰史記以續史遷之書

述曰晉呂刑維殷于民皇子尚賢中作維假於民是古段殷通用經典序錄隋經籍志之肅注蓋姓段非姓殷也史記儒

皇清經解續編

林列傳仲舒弟子題者廣川殷忠集解徐廣曰殷一作段又作瑕也又酷吏列傳楚有殷中徐廣曰殷一作假人亦有姓假者也後漢書卷十七馮異傳段建章懷注東觀記及續漢書段竝作殷字

隱元年傳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注信申字古今所共用韋昭國語注云信古伸字士相見禮注云古文伸作信康成儒行注云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信或爲身

述曰信或爲身者周禮大宗伯侯執信圭注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琢飾此卽作身道而不身邪義亦通也

三年經曰有食之傳曰其曰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壞食者內壞闕然不見其壞有食之者也注云凡所吐出者其壞在外其所

呑咽者壤入於內疏云壤字爲穀梁音者皆爲傷徐邈亦作傷
麋信云齊魯之閒謂擊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或當字從
壤蓋如麋信之言（尚書正義引九章算術穿地四丈爲壤五爲堅五壤爲息土）
述曰壤字不必音傷直音如字亦不必訓爲出土直訓爲地
麋說雖古不若范注之當也
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或與有同義故以內外別之
述曰毛詩天保箋云或之言有也
四年衛祝吁釋文云左氏公羊及詩作州吁案州有祝音故或
作祝聲之誤也
述曰說文叩部翟呼雞重言之从叩从州聲讀若祝繫傳通
釋臣鍇曰重言之故从二口列僊傳有祝雞翁後人或作翟

隻逐反　春秋桓五年城祝邱藝文類聚引洪範五行傳與
州邱之役
五年傳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履
樂矣釋詁云厲作也郭氏引此傳以證之方言曰厲卬爲也郭
越曰卬吳曰厲郭氏云作亦爲也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傳云作爲也
述曰厲之訓作雖屬古義但此傳厲樂似當從王尚書經義
穀梁說玄之問也以下鄭駁論語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是實死未
葬前也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
述曰異義此條見禮記四曲禮下正義
桓四年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休廢疾曰運斗樞
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君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

之禮詩云之子于歸遠送于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改
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有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
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
識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公羊桓四年傳
足以斷穀梁也王制無夏田之語作傳有先後雖異不
逃曰夏殷之禮當作成周之禮劉逢祿說
正義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云孫之爲言猶孫也注云孫孫遁而去
非也公羊傳云孫者何孫猶孫也何休曰孫猶遁也楝案遁讀
爲循循釋文音徒困反非也今文尚書云五品不訓後漢書訓讀爲
馴周禮注書亦或作馴史記馴與循同音循猶巡也巡猶遁也古逡
巡字皆作逡遁見儀禮注又作逡循顧炎武論之詳矣是循與遁同又與孫

通古文尚書云五品不遜說文引作愻愻猶孫也古遜字皆作
孫與遁巡訓循皆同音劉向說苑曰大學之教也時禁於未
之曰磨學不陵節而施發之曰豫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
之曰馴今學記馴作遜
逃曰惠君意言逡巡而去非有所遜讓於其閒也今案經書
孫者言遜讓而逃逃亦非逡巡之意
七年經辛卯昔傳曰入至於星出謂之昔王逸云昔夜也詩云
樂酒今昔今詩作夕崔譔莊子注曰昔夕也夫宮昔入注云昔
之言夕也管子小匡云旦昔從事旦昔猶旦夕也昔亦訓夜者
列子曰尹氏有老役夫昔昔夢爲國君張湛云昔昔夜夜也
逃曰引證詳明昔之爲夕無疑義矣

十七年鄭詹自齊逃來傳云逃義曰逃義謂君臣之義仲尼曰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
心臣之事君義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閒是之謂大
戒楚箴尹克黃亦言君天也天可逃乎是逃義也
逃曰此義之大者穀梁所以爲善於經也
二十有二年肆大眚傳云肆失也失古佚字佚與逸同謂逸囚
也
逃曰此足補楊疏之缺楊士勛於典章制度訓詁聲音之學
缺略者多
二十有四年傳禮天子之柄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柄斲
之礱之大夫斲之士首本晉語張老云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
之加密石焉注云密密理也石謂砥也先粗礱之加以密砥諸
侯礱之注云無密石也大夫斲之注云不礱也士首注云斲其
首也尚書大傳曰天子之堂其柳天子斲其材而礱之加密石
焉大夫達稄士首本庶人到加鄭氏注云礱礪之也密石之砥
也稄稷也何休公羊注云禮天子斲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斲
而礱之不加密石大夫斲之士首本
逃曰說見逃禮稄釋爲稷然則到加者即倒茄也爾雅釋草
荷夫渠其莖茄
三十年傳燕周之分子也分子猶別子禮記大傳云別子爲祖
注云別子謂公子然則王所生者爲王子謂之別者別於世子
也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謚周曰周之支族孔穎達以爲

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以爲文王庶子白虎通云召公文王子王充曰召公周公之兄穀梁以爲分子者蓋長庶歟

述曰鄭康成詩譜云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

閔元年經盟于洛姑釋文云一本作路姑案路洛同音漢書揚雄按獵賦曰爾乃虎路三嵏以爲司馬晉灼曰路音洛

述曰荀子議兵篇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注新序作落姑之異

落畢又可證左氏作落姑之異

僖三年公子季友如齊莅盟傳莅者位也鄭氏易需彖云位乎天位上位字讀爲涖涖與莅同

述曰說文立部肆臨也从立隶聲乃莅涖正字作位者古字耳

二十有八年經公朝于王所傳云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案攻工記載祭侯之辭曰惟若甯侯毋或若女不甯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鄭氏注云屬猶朝會也故白虎通引禮射祝曰嗟爾不甯侯爾不朝於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然則王所者猶漢時所謂行在所也天子所在曰王所吉日云天子之所此臨天下之言也諸侯所在曰公所鄭詩獻于公所齊侯鍾云有共于公所此臨一國之言也下經云天王守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傳云朝於廟禮也棟謂天子巡守有朝諸侯之禮故河陽所以正君臣之禮

述曰臨天下之言臨一國之言穀梁袁公七年傳文也但攻工記白虎通之王所吉日天子之所均不在境外若境外則諸侯但朝方岳之下不朝行在所也今河陽既非王庭又非方岳故傳云於外非禮惠君之說未免影射特分析之

宣八年葬我小君頃熊疏云案文十八年注云宣毋敬嬴此云頃熊者一人有兩號故也棟謂頃聲近敬熊聲同嬴二傳由口授故字異而音同而云一人有兩號非也

述曰頃敬疊韻熊嬴雙聲

成元年傳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棟案古者四民商農工賈士民始於齊之管子管子制國始有士鄉故地理志云齊地臨菑其中具五民服虔曰士農工商賈也禮說論之詳矣

述曰孟子云天下之士皆悅天下之商皆悅天下之旅皆悅天下之農皆悅總之曰天下之民皆悅又不及工蓋四民亦隨舉耳

襄十有一年傳古者天子六師公羊隱五年傳注云天子六軍之說非矣三略曰方伯二師諸侯一師昭五年傳含中軍者何復古也魯於春秋不得爲方伯以二軍爲復古則諸侯一軍者亦復古乎聖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爲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諸侯二師故含中軍爲復古古者一二皆積畫傳寫之

誤也六師卽六軍也大雅棫樸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毛傳云天子六軍鄭志趙商問此詩引常武詩云整我六師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稱軍耳林孝存引詩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答之云軍者兵之大名軍禮重言軍焉其大悉故春秋之兵雖有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云六師卽六軍也

述曰三略之說與周禮同不足以證三傳也左氏傳云王命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夫曲沃滅翼之後全晉俱入版圖且由伯升侯而數止一軍可見諸侯止一軍也昭五年傳云復古者猶言復舊也不以爲反正也諸侯一軍三傳之說從同未可盡非

昭十九年傳許世子不知嘗藥果及許君也注云許君不授子以師傅使不識嘗藥之義故累及之公羊傳云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弒焉譏子道之不盡也棟案墨子非攻篇云今有善於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夫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雖有愛父之心而遮以賊之墨氏此論可謂知言

述曰如墨子則害及許君可也如范注則議及許君非傳意也

昭二十有五年朱公佐卒于曲棘傳云邾公也注云邾當爲訪訪謀也謀納公今案邾轉作訪訪又訛作謀謀又添爲謀納公何詞費也不知傳對他邾言俱曰我於魯非方

述曰邾當係地名言朱公佐之卒於曲棘而時人謂之邾公猶周厲王胡之卒於彘而詩人謂之汾王也亦何與此百證

江陰馮銘丹徒陳豐年校

穀梁大義述十一

述師說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王引之經義述問春秋穀梁傳　其志不及事也　隱元年傳　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引之謹案其志二字與上句文義不屬其疑當爲且形相似而誤也君子以其歸賵弗禮以辭謂也君子謂其受非禮之賵也以訓爲謂見經傳釋詞　魯人可以辭矣今乃不辭而受之故志以示譏而仲子早卒無由追賵又當志其不及事之失故曰君子以其可辭受之且志不及事也唐石經始誤爲其

述曰王說誤也君子以其可辭受之者言其可辭之可受之也范注曰不及事也何須改其爲且乎

則不必志也其志不及事也何須改其爲且乎

不貳之也　祭伯來傳曰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實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東脩之內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范注曰臣當稟命於君無私聘之道疏曰不貳之者言臣當一稟命無自專之道也引之謹案范注楊疏皆未得傳意貳非專之謂也貳敵也　哀七年左傳注並同玉藻天子聘道諸侯天子之臣亦聘遣諸侯則是與天子相敵耦相比並故謂之貳人臣不敢並於至尊故無外交故曰有至尊者不貳之也郊特牲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正與此同義而孔氏正義又誤解爲二心蓋古訓之湮久矣

述曰王以敵也並也解貳字是也其云天子之臣不敢與天子相敵耦相比並非也祭伯既朝於魯且不敢與魯君相敵何至與天子相敵乎天王臣外交則以諸侯敵天子而有二天矣大夫外交則以鄰國並主君而有二君矣所謂貳者自指鄰之君言非指臣之心言　閻孔疏說亦非指臣之身言也閻王說

舞夏　五年傳舞夏范注夏大也大謂大雉大雉翟雉八人爲列並執翟雉之羽而舞也引之謹案夏蓋五色羽之名也天官序官夏采鄭注曰夏采夏翟羽色尚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染人秋染夏注曰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爲飾禹貢曰羽畎夏狄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鞮曰鞮曰鞮曰鞮曰鞮曰鞮

鞮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是也舞羽謂之舞夏則所執之羽備五色可知樂記曰五色成文而不亂蓋謂此也鄭注以雉尾爲五行失之矣見禮記鄭注舞師羽舞以爲析白羽爲之翟非一色不得但云白羽也

述曰毛詩右手秉翟又曰値其鷺羽可知羽舞之中不僅一翟羽矣故何注公羊又以爲用鴻羽也而王專據舞夏之文併非樂記及舞師鄭注豈定論乎

始屬樂矣　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惟魯於是能自減殺始屬樂矣范注曰言時請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減殺而始用六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引之謹案注意非傳意也穀梁子以請侯四佾爲正六佾爲僭尸子以諸侯八佾爲正六佾爲僭與殺皆斥其非非謂魯能卓諸侯之僭侈也

厲之言裂也厲雅云裂裁也裁減八佾篤六佾故曰哈厲樂矣古厲裂同聲魯語烈山氏祭法爲厲山氏是其證也譏厲樂者謂其不當減而減也郭璞注爾雅乃以厲樂爲作樂失其指矣

述曰尸子謂自天子至諸侯每列皆用八人隱公裁減爲六人始裂樂矣厲者裂其每佾之數范注固非王說亦未喻尸子意也

誅不填服　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范注來服者不復填厭之引之謹案誅謂殺戮非特填厭之而已填讀爲殄謂殄戮之也盤庚曰我乃劓殄滅之多方曰殄戮多罪不殄降也作填者假借字耳小雅小宛篇哀我填寡毛傳曰填盡也盡也集韻殄或作填是其證也凡從爾從珍之字多以聲近而通說文引詩鄘風鬢髮如雲今

詩珍作鬒大雅胡寧癙我以旱韓詩癙作疹是其例也

述曰范疏於聲音訓詁之學而經義因以不明王氏紱之可見古學有所不明卽未足以治經也

苞人民　苞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范注解苞人民曰制其人民家大人曰制與苞義不相近傳注亦無訓苞爲制者范說非也苞讀爲俘俘取也衆經音義卷十三引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作苞者假借字耳苞古通作包包與俘同訓爲取而古聲又相近故字亦相通說文孚字抱擊鼓杖也禮運柷敔在堂位竝作桴苞覆取也漢書賈誼傳淮陽包陳以南擢之江若灼曰包取也敘傳包漢舉信劉德曰包取也苞與俘同訓爲取而古聲之例也唐石經始衍說字故亦衍文蓋涉四年傳與于弒公故貶之也而衍宋本以下皆脫故者承上之辭未有不言所以貶之故而但言故貶之者也唐石經始衍故字疏或曰至貶之也當作或曰貶之也蓋楊氏所據本無故字故舉或曰貶之傳寫者因上疏標題二伯至任也下疏標題周禮至未詳而衍至字耳自宋本已然

述曰玩此條則王之推檢二十傳疏亦可謂析及秋霍者矣

雖然究非穀梁專家雖細而不切也傳于諸侯之卒歷云月卒故也曰葬故也月葬故也單舉故字倘可爲句此故字爲何貶之也爲何豈衍文哉且或曰之中卽多一說字亦于義無害耳漢人說堯典一字不下三萬言王得毋蹈此譏哉

電霆也　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傳曰震雷也電霆也疏曰電卽雷之光霆者霹靂之別名有霆必有電故傳云電霆也引之謹案古人言霆有二義一爲霹靂之別名爾雅疾雷爲霆是也一爲電之別名此傳云電霆也是也易繫解傳鼓之以雷霆劉瓛注曰霆電也震爲雷離爲電眾經音義卷九引孔穎達本作鼓之以雷電是電卽雷也開元占經卷一百電占引京房曰凡霆者金餘氣也金者內鏡而外冥又曰霆或中天而見此人君自以之例於與夷云姦逆之人王法所宜誅故書王以正之於賊紇云正其有罪是以正字誤治字也故因王伸治字之例而

爲明也又曰霆或正直而長光明者此人君行微人不知曲直又曰霆或明久而復息者此人君譏問內直言之事則謂電爲霆西漢時猶有此語故曰電霆也疏分電與霆爲二失之

述曰襄十有四年左傳畏之如雷霆釋文霆本亦作電莊子天運吾驚之以雷霆釋文霆電也是電霆互訓陸氏猶知之所以治桓也　莒人辭不受治也　引之謹案說文討治也襄五年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杜注亦曰討治也討可訓爲治治亦計也廣雅曰計校也漢書嚴助傳注曰校計也廣雅曰計校也漢書嚴助傳注校傳其作計則矣傳文作討數日以賂故范云校數功勞以取宋賂以注校計則注亦作計明矣釋文出計數二字云色主反注同是傳文及注皆作計數也倘子富國篇貨財取與計數陽注曰計數計算也　若作討數則義不可通

述曰王說非也卽作計數日以賂亦不詞良由范注失其句

謂耳經秋七月紀侯來朝傳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句曰以賂已句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言桓內既弒其君外雖成宋之亂思藉宋賂以免己責而其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者歷三年未止至此猶曰以賂止之也賂者魯之賂注云宋賂非也曰音以止也注云已紀也亦非討數者數其成人之亂並將補討其弒隱之罪以多責賂於魯也魯之賂鄭當非一次即齊陳亦當有重賂經但書璧假許田者爲內諱一議而已且舉其可道者也傳於紀侯之朝明魯之肆行賂賂以補經之缺亦其善於經之一端焉漢書五行志第七上桓元年秋大水劉向曰貶爲桓弒兄隱公民臣隱痛後宋督弒其君諸侯將討之桓受宋賂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讐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此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之明徵也能無曰以賂已乎

食正朔也　正是日　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傳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范注楊疏不釋正字引之謹案正當也廣雅云正正當也食正朔也者曰之食當月之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云貞當也定四年傳蔡昭侯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獻瓦求之謂當爲正詳見易正乎凶也下是日也古人多謂當爲正詳見易正乎凶也下

述曰易正乎凶之正自宜作當字解若穀梁正字俱歸正不正之例食正朔者非朔則不正也正是日者取朝日之正以見求之不正也范注楊疏不待釋而自明無煩解爲當也

病　引之謹案鄭注士冠禮曰病猶辱也故凡羞愧者皆曰病桓五年穀梁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言近猶不服遠者可知此誠天子之羞矣莊二年傳公子慶父師眾矣而敵人之仇公子病矣言以公子而師僅伐一邑此誠公子之羞矣九年傳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言千乘之國猶不能免人於難此誠公之羞矣宣二年傳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言華元有賢行能得眾心雖師敗身獲不爲羞辱矣襄八年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貴人也因淺事而爲微者所獲則公子羞辱矣哀九年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鄫病矣言以易得之辭言之此鄫之羞也十三年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言以宋師之重而令鄫以易得之辭言之此宋之羞也由己羞之謂之病爲人羞之亦謂之病莊二年傳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言爲公子羞之也九年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言爲內羞之也乃徐邈注襄傳公子病矣云公子病不任爲將謹案正當也廣雅云正當也見則誤以爲疾病之病楊氏疏哀傳鄫病矣云古君不任其才故爲鄫國病思則誤以爲病患之病古訓疏而經說遂踳矣

述曰此通傳病字例也徐注楊疏未通檢前後傳文各就本處生訓故有此失王通檢而直糾之益見屬辭比事春秋之教嚴矣

其不地於紀也　附鄫氏釋廢疾　十三年傳其不地於紀也范注曰春

秋戰無不地卽於紀戰無爲不地也鄭君曰紀當爲己謂在龍門得字疑誤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蓋鄭君釋廢疾之說引之謹案傳凡目魯皆曰我若隱二年傳向我邑也以國內若隱元年傳及者何內爲志焉爾之屬范注曰內謂魯也無言己者六年蔡人殺陳佗傳曰其不地於蔡也文義正與此同蔡也紀也皆國名也不得破或曰氏者爲其來接於我之屬紀爲己戰尊龍門者公羊之說公羊傳曰何以不地近也惡乎兵攻城池尤危故恥之疏曰春秋說云龍門近近乎圜何注曰今親戰龍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也者主說此經故知之非穀梁說也鄭君故穀梁之說以從公羊非是又案鄭君釋何氏廢疾義例詳明然亦不能無失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傳曰其不地內惡也文義正與此同蔡也紀也皆國名也不得破范氏列何鄭之說而不從鄭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傳其曰晉狄之也鄭據厥憖之會釋何休之難范云鄭君之說似依左傳未何也取國于荼齊小白又不取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鄭釋之曰子糾竟立而小白不取國于荼也何曰穀梁以爲國氏者取國于荼齊小白又篡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誰乎見注案子糾未得入于齊則國非其國也豈得云受國于子糾乎與愚謹案經前書納糾後書齊人取子糾殺之兩子者明當有國如非其國小白何爲殺之乎

遂曰王非穀梁專家故其駁鄭君處尙不及劉逢祿之入例說詳評劉申何各條下唯首條破紀爲己乃就公羊爲說係鄭權詞蒙仍從傳作紀

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傳曰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下文曰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傳言兼甸者對下文王申至乙亥不及甸而言故范注曰夫人親舂是兼甸之事今本正文及注內甸字而誤揚疏曰兼甸之事者納粟者甸師宮作甸乃洗上文甸字而誤夫人親舂是兼之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辭釋文及唐石經

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鄭當觀敵爲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違之

也作甸釋文曰甸如字十
爲甸一本作甸今據以訂正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
之餘而嘗也家大人曰傳言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者火焚之
餘米不可以奉宗廟必易之而後可易之則甸粟而納之三宮
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其事非兼甸不能辦今壬申災而乙亥嘗
相距不過三日則是未易災之餘而嘗也上言以爲唯未易災
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者唯與雖古字通言魯人不易其災
之餘而嘗者其意若曰雖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則不敬莫大
乎是故書之曰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所以志不敬也徐邈讀可
也絕句志不敬也自爲句正與傳意相合桓八年傳曰烝冬事
也春夏興之蠲祀也志不敬也文十三年傳曰爲社稷之主而
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哀元年傳曰鼷鼠食郊牛角改
卜牛志不敬也皆其明驗矣范甯乃用鄭嗣之說讀可也志爲
句而釋之曰唯以未易災之餘而嘗然後可志也揆之文義甚
爲不安皆由不知唯爲雖之借字故字義失而句讀亦舛矣少
儀雖有君賜雜記雖三年之喪可也鄭注竝曰雖或爲唯表記
唯天子受命於天注曰唯當爲雖荀子性惡篇曰今以仁義法
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
義法正也楊倞注唯讀爲雖秦策曰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
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
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唯皆作
雖史記汲黯傳宏湯擠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漢書唯作雖
漢書揚雄傳解嘲唯其人之賢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文選
唯作雖又大戴禮慶藏德篇曰君已閟之唯某無以更也墨子
尙同篇曰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荀子大略篇曰天下之
人唯各持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趙策曰君唯釋虛僞疾文信
猶且知之也史記范雎傳曰須賈問曰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
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司馬相如傳曰相如
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此皆古
書借唯爲雖之證

述曰說見評齊考證

十八年春王正月　范注曰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引
之謹案桓元年春王正月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
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
也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春王正月庚中曹伯終生卒傳曰桓無
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皆言書王之故而於是年獨無
傳則是年經文無王字與書王者不同故不發傳也三年春正
月不書王遂不發傳是其例也范所見本已增王字故云以王
義法正也楊倞注唯讀爲雖秦策曰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
法終治桓之事案傳言元年有王而不及末年則末年不書王
與元年異可知否則桓無王而書王傳不應無說也

述曰傳文簡嚴元年發傳自可以該末年若二年十年之書
王非元年末年所得包也故不得已復發傳焉王謂末年原
不書王亦可謂詳於得閒者已

始人之也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曰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范注曰夫人初與桓俱如齊今又書者於練時感夫人不與祭故始以人道錄之家大人曰傳言錄者閔錄之也閔錄義見下漢書賈捐之傳孝武皇帝人之者仁之也仲尼燕居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鄭注曰仁猶存也墨子經說篇曰仁愛也說文曰仁親也義並相近謂於練時閔錄夫人之不與祭於是始仁之也公羊傳曰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彼言念母此言人之其義一也方言曰凡相憐哀九嶷湘潭之閒謂之人今中庸表記並曰仁者人也鄭注中庸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漢時謂相親爲人偶賈子匈奴篇曰胡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檜風匪風箋曰人偶能割亨者人偶能輔周道恤民者聘禮注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以人意相存偶之言今本作相存問乃後人以意改之今據聘禮疏訂正

注表記曰人也謂施以人恩也則人與仁同義公羊春秋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邱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邱可悲矣閔錄之辭表記注引公羊傳仁之作人之是曰在招邱可悲矣閔錄之辭表記注引公羊傳仁之作人之是其明證也仁與人義相通故字亦相通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人祇吁衛人立晉俱視此例故僖七年疏引此不妨截去大夫二字知其人矣畢子非命篇曰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觀其所愛親可以良之以驗其人人法與仁同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四方士仁聞君風聲士仁與士人同

述曰文姜弒桓於義當絕今書夫人孫于齊用公孫于齊之例故曰始仁之見以恩掩義王說是也

躬君　躬君弒於齊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引之謹案躬君弒於齊當作君躬弒於齊范注曰譏桓親見殺則唐初已衍之字不始於石經矣

述曰即衍一之字亦於詞意無害也

如往月致月　二十二年傳公如　句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引之謹案下如字蓋衍公如乃統下之辭故范注曰陳公行例則下文但分言往與致不須更言如矣定八年傳公如　句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月亟之也往月上亦無如字唐石經始誤衍

述曰此如字非重前之詞即作若字解可也

天子諸侯勤垂　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傳曰禮天子諸侯勤垂大夫倉士匪丹楹非禮也或曰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七引穀梁傳作天子丹諸侯勤垂傳意言魯僭用天子之禮故下云丹楹非禮也若天子諸侯同勤垂傳何用述此禮御覽所引本是引之謹案此說非也傳意以勤垂倉莊皆禮之所有而丹楹則禮之所無故云非禮非謂其僭用天子之禮也下文刻桓宮桷傳曰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亦以刻桷非禮之所有故云非正非謂其僭天子也左氏公羊皆云非禮也孔穎達曰正禮楹不丹桷不刻故云非禮也諸侯之禮固有與天子同者若禮器天子諸侯臺門天子諸侯之尊廢禁之屬是也唐石經及各本作天子諸侯勤垂皆不誤御覽居處部十五引作天子丹諸侯勤垂丹字乃涉上下文丹楹而衍左傳正義北堂書鈔禮部八白帖六十七所引竝與今本同又廣雅釋宮云天子諸侯廟勤垂卿大夫莊士莊即用此傳之文故知今本之非誤

述曰禮有朱戶無丹楹王氏此說不唯正御覽之失而三代

之禮亦得其正今州縣文廟俱用丹楹非古也

三鼓三兵　二十四年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三鼓三兵家大人曰陳三鼓三兵本作陳三兵三鼓與上文文同一例唐石經兵鼓二字互誤而各本皆從之北堂書鈔武功部八太平御覽天部四兵部七十二開元占經日占六引此竝作陳三兵三鼓

述曰此足證唐石經及今本之誤

倚諸桓也　三十一年築臺于秦傳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范注曰譏公依倚齊桓而與桓行異引之謹案范謂與桓行異是也傳意以勤垂倉莊皆禮之所有而丹楹則禮之所無故云非禮非謂其僭用天子之禮也而謂依倚齊桓則未達倚字之義倚讀爲奇奇異也奇諸桓者異於桓也異於桓也與魯莊皆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而一則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一則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異莫甚於此矣故春秋書其異於桓者以譏焉王逸注九章云奇異也古字倚與奇通易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蜀才本倚作奇春官大祝奇捍杜子春曰奇讀曰倚倚謂三十三年字或作畸穀梁傳匹馬倚輪無反者釋文倚居宜反又居綺反莊子大宗師篇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釋文畸奇異也畸於人而侔於天謂異於人而同於天也李其宜反云奇異也畸於人而侔於天謂異於人而同於天也天下篇南方有倚人焉釋文倚本或作畸同紀宜反李云異也然則倚諸桓者猶云畸於桓耳荀子天論篇孟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楊注曰畸謂不齊也齊桓魯莊之行不齊如是以謂

之畸焉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述曰王說非傳意也曾何以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非依倚齊桓能若是乎且惟恃之太深故至於一年罷民三時虞利耳不然春秋崇王黜伯何煩以齊桓曾莊斤斤校其優劣哉

諸侯不得專封諸侯　僖二年傳說城楚邱曰其不言晉之遷何也不與諸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引之謹案下不得蓋涉上不得而衍唐石經已然案既言非天子不得專封則無庸更言諸侯不得專封且下文言不與者不與其專封也若專封上有不得二字則與下文不貫矣

述曰此足補阮宮保校勘記之缺

一國之後　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引之謹案此論地之大小非論時之遠近也不得云一國之後之後二字蓋後人增之以與耳目之前相對而不知其不可通也耳目之前至小也一國至大也耳目之前得所玩好而一國以亡故曰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則患在一國下文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則患在一國之謂矣唐石經始衍之後二字新序善謀篇載此事亦云患在一國之後蓋後人據誤本穀梁增之後二字也

述曰此曲說也一國者指虢言非指虞言下傳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固已明明自注王曰此患在一國之謂蒙請更之曰此所謂患在一國之後也

宮之奇諫曰語曰　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舉其妻子以奔曹利耳不然春秋崇王黜伯何煩以齊桓曾莊斤斤校其優劣哉

諸侯不得專封諸侯　僖二年傳說城楚邱曰其不言晉之遷何也不與諸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引之謹案下不得蓋涉上不得而衍唐石經已然案既言非天子不得專封則無庸更言諸侯不得專封且下文言不與者不與其專封也若專封上有不得二字則與下文不貫矣

述曰此亦曲說也上諫曰者諫其初假道也下諫曰者諫其復假道也但傳文簡故不舉復假之文以為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句已足包之耳

勤雨也　冬十月不雨傳曰不雨者勤雨也范注曰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釋文勤如字廖氏音覲集韻去聲二十二稕勤渠各切憂也春秋傳勤雨廖氏說家大人曰廖說是也勤字平去二聲皆可讀下年春王正月不雨傳曰不雨者勤雨也莫然則勤雨閔雨皆憂雨也六月雨傳曰雨云者喜雨也案閔者憂之甚也轉之則為喜然則勤雨閔雨也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

不憂雨也文不憂雨也正與僖之勤雨閔雨相反傳言僖公以不雨爲憂故曰不雨者勤雨也若曰欲得雨之心勤則非其意矣問喪曰哭泣無時服勤三年鄭注曰勤謂憂勞呂氏春秋不廣篇勤天子之難高注曰勤憂也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楚詞七諫曰居愁勤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是古謂憂爲勤也魏人尚通古訓故糜信訓勤爲憂至晉而寖失其傳矣

述曰憂固爲勤望亦爲勤毛詩迨其謂之鄭箋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可見憂爲古訓望未始非古訓也范注就望之一偏言之王說就憂之一偏言之均未得其全耳

哆然　四年傳於是哆然外齊侯也疏曰哆然疏外齊侯哆然寬大之意也引之謹案寬大之意與疏外無涉楊說非也爾雅詻離也邵氏正義曰穀梁傳云於是哆然外齊侯也哆然離散之貌詻哆音義同此說是也外齊侯則有離散之心狀其離散故曰哆然家大人曰荀子王霸篇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侈亦離也侈與哆同

述曰說文哆張口也从口多聲然則寬大者哆之本訓引伸之則爲離散之貌凡事內閉則密外張則疏故疏外齊侯曰哆然也

述曰此足糾徐注之無據

是何與我之深也　十年傳世子已祠致福於君麗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君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君嘗然歎曰吾與女末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與我之與范氏無注家大

入曰方言予聲也予與古字通與我之深聲我之深也成二年左傳曰聲我必甚言我與女爲父子以來未有過切何聲我一至於此也

述曰此說亦曲與字但作待字解言我待女未有過切是待我何其深也語倘平易故里克促之入白明

春王正月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宋本以下皆加是石經正作三引之謹案日食必於朔杜氏春秋長歷是年三月庚午朔則作三者是也若正月則長歷以爲辛丑朔非庚午矣左氏公羊皆作三

述曰此云日食必於朔此未知穀梁之例也傳例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

出惡正也　正在大夫也　十九年傳梁亡出惡正也范注曰正謂政教引之謹案正即政之借字也又襄十六年傳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范注楊疏皆無解釋案正亦當讀政言當時政在大夫故諸侯會而大夫盟也與上文失正之正異義古政事之政或通作正小雅節南山篇不自爲政箋衣引作正天官凌人掌冰正故書正爲政文六年左傳秉時政也漢書律歷志引作正月令班禺政呂氏春秋仲夏紀政作正

述曰論語政者正也正在大夫則諸侯失正即不妨俱讀作政然必歸穀梁正不正之例

其爲主乎救齊　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傳曰邢爲主爲主乎救齊引之謹案爲主乎救齊上耳那小其爲主何也其爲主乎救齊而衍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不當有其字蓋涉上句而

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傳曰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文義正與此同

述曰增一其字有害於詞意去之是也

無幸焉　二十二年傳楚眾我寡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范注曰若要而擊之必可破非僥幸也家大人曰宋非楚敵但可僥幸以取勝耳無猶莫也尚雅曰莫無也是無與莫同義乘其在險擊之而勝莫有幸於此者矣謂之幸者難得之時易乘之勢倘值之者也左傳曰勁敵之人險而不列天貿我也是幸之義矣范注非

述曰此足糾范注之失

何以爲道　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道引之謹案末二句謂信不合於道則不成爲信也不當云何以爲道何以爲道當作何以爲信與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而不信何以爲言文義正同寫者誤信爲道耳唐石經已然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五引此正作何以爲信陳禹謨本又改信爲道

述曰何以爲道於義亦通改作信字直成印板文字矣

亡乎人之辭也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引之謹案亡謂存亡之亡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言其過不在於人也人謂有司也四卜郊不從乃僖公不敬以致天譴非羣有司之過故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謂其過不在有司而在僖公也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

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傳曰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變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以上成七年傳謂其過不在有司而在成公也范注曰國無賢君天災之爾非有司之過是也宣三年成十年之乃不郊襄七年之乃免牲傳竝云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義與此同宜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傳曰爲若反命而後卒也以上宣八年傳蓋公子遂未將事而反進退不以公命是專也而春秋諱之曰乃復使若事畢而反命者然於遂爲容隱之詞正以譏宣公之閽於使人也故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人謂遂也言其過不在遂而在宣公也猶可知正本之無進字耳

范注僖三十一年亡乎人云若曰無賢人也注宣八年亡乎人云言魯使不得其人皆誤以亡爲無以人爲賢人不知凡言亡乎人者皆謂不在乎人也荀子王制篇制與在我亡乎人與讀爲舉古字多以與爲舉說見禮記選賢與能下舉皆也言制皆在我而不在人也是亡與不在同義管子戒篇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言不在體不在口也莊子田子方篇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言不在我不在彼也淮南詮言篇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高注曰不在萬物之中也互見禮記亡於禮下

述曰穀梁有例即虛字亦必歸例范注多歧王氏糾之是也

進不能守　三十三年傳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疏標進不至始也五字釋曰舊解進不能守謂入滑而去還敗其師謂敗於殽也本或別進字者引之證案進不能守當當作不能守進不至始也當作不能至始也舊解進字者蓋疏所作舊解不能守本或別進字者當作本或別有進字者蓋疏所據本不能守上無進字不能守即承入虛國言之秦師入滑而去故傳云入虛國不能守疏云舊解不能守謂入滑而去也後人以下云還敗其師而增進字以爲對文則義不可通守以虛言非以行言何進之有乎疏既據無進字者作解又存有進字者於後故曰本或別有進字者但記訓本不用其義也自唐石經誤從別本作進不能守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楊疏以從已誤之傳文而原本幾不可復見幸有疏之末句以進字爲別本猶可知正本之無進字耳

述曰此足補校勘記之缺

下閽　文六年傳上泄則下閽下閽則上聾且閽且聾無以相通閽字釋文無音引之謹案閽與瘖同上泄則下瘖謂君泄臣言則臣莫敢言也下瘖則上聾謂臣不言則君無所聞也墨子親士篇曰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喑本亦與瘖同遠臣則唫晏子諫篇曰近臣嘿遠臣瘖又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請之聾說苑政理篇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語意竝與此同是下閽即下瘖也故范注曰臣閽不言君無所聞淮南泰族篇既瘖且聾文子符言篇瘖作閽潛夫論考績篇曰羣僚舉士者以闇闇應明經慤閽即昏語所謂黑瘖不可使言也是瘖閽古多

通用閽字古讀若陰故與瘖通說文門部從門音聲喪服四制引高宗諒閽何休讀此蓋本於釋文而今本釋文無此語則陳鄂刪之也

述曰劉向穀梁家也故所著說苑其政理篇與穀梁同者即本穀梁爲說也

故士造辟而言　范注曰辟君也引之謹案造辟二字文不成義造訓至訓適如作適君所解則凡入告者孰不適君所但言適君所無以見其愼密也且君謂之辟君所不謂之辟今案辟當作膝字左旁之丹與启相似右旁之黍隸或作秦秦與辛或作辛說文辛部辠辠罪也从辛自聲秦部秦禾也从禾舂省聲舂部舂擣粟也从臼持杵臿省聲是辛與秦舂形聲皆相近故膝字譌而爲辟矣造當讀爲蹙蹙古字造與蹙通大戴禮保傅篇蹙公作造是其證也

遽然失容韓子難篇晉公遽然變色卽遽然也韓子忠孝篇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卽孟子萬章篇舜見瞽瞍其容有蹙也蹙者促也見小雅小明篇傳近也考工記人注蹙猶促也造膝而言者君臣促膝密語南史王曙傳引滿促膝唯余二人陸倕感知已獻事出門其已歡無論衛裕與促膝不使左右聞之也魏志中山恭王傳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高堂隆傳陸下所與其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羣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晉書荀勗傳孔子作春秋左邱明子夏造膝親受南史徐伯珍傳徵士沈儼造膝談論陸雲九愍顧自歉於承閒悉人之造膝梁昭明太子與殷芸令上交不詔造膝忠規與愚謹案此見梁書三十七到洽及明山賓傳造膝二字本於此傳也舊唐書李古甫傳盧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常袞授王霸侍中制累陳造膝之言彌契沃心之道造膝之言本於此傳之造膝而言也郡中鄭固碑犯

顏謇謂造膝俛辭風俗通過譽篇誄有五諷爲上稍爲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晉書羊祜傳夫入則造膝詭辭莫見其際造密之誡吾惟懼其不及南史到穆之傳造膝詭辭本於此傳之造膝而言詭辭而出也蓋舊本多作造膝注穀梁傳者范甯而外尚有八家見釋文敘錄故漢魏六朝唐人之文多用其義促膝密語正與此傳不漏言之指相合也范本作造辟蓋傳寫之誤

述曰校辟作膝是也但後漢延篤傳說解密對注引范甯云辟君也居有作造辟者矣

述曰楊疏曰魏晉以來注穀梁者有尹更始唐固糜信孔演江熙程闡徐仙民徐乾劉瑤胡訥之等又云穀梁子名俶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于子夏爲經作傳故曰穀梁傳傳孫

卿孫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其後魯人榮廣大善穀梁又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爲郎由是穀梁大行於世卽據此魏晉以來十人漢五人而劉向尚不在其列王云范甯外尚有八家特據經典釋文敘錄耳

無君之辭也　引之謹案穀梁傳言無君者二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傳曰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此謂桓王未卽位故曰無君也見注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傳曰大夫不名無君也此謂齊人殺無知尚未有新君也言無君之辭者三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曰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又宋司城來奔傳曰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傳曰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石經及宋本作其以俗本誤作以其無君之辭

也蓋謂其擅權專國不知有君故曰無君無君之辭也者謂經書司馬司城是蕢其專擅無君之辭也范泰說宋司馬華孫曰擅權專國不君其君緣其不臣故曰無君因書官以見專然則經八年之書司馬司城亦謂其專擅無君明矣七年傳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此宋人殺其大夫司馬亦稱人以殺則有罪可知司城來奔亦有罪不容於宋可知所謂罪者專擅無君之謂也故書官以見之而鄭氏乃云殺其司馬無君人之德非也經既稱人以殺以明有罪則非君之妄殺矣何又責其無君人之德乎且八年十五年同一書官同一無君之辭而前後異訓無是理也

述曰以前後異訓責范甯當矣但究非穀梁專家故雖通引

傳例而不得其說也試問欲蕢其專擅無君經何爲反蕢其官乎書官者見不曠其官賢之也傳之通例書名者則稱人以殺爲殺有罪書官者則稱人以殺爲眾辭（隱四年莊十有七年傳文亦無君之辭由無君人之德致眾不德者殺之耳其來奔者放此至來盟者傳曰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若如泰說專權擅國不君其君而以國與之平與之者賢之也賢之者爲書官也王乃從泰說非但背傳抑亦叛經矣

不以難介我國也　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傳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范注曰介猶近也釋文介音界引之謹案古無訓介爲近者介當爲尒尒古通字（荀子禮論篇尒則訛哀公篇不可以身尒也楊注尒與邇同斥彰長田君碑紘履尒即迩邇字）形與介相似故譌

爲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傳曰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彼注曰邇猶近也不使戎得邇近於我釋文邇如字一本作介音界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傳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釋文邇如字本又作介音界今案介亦尒之譌尒古邇字故邇字別本作尒陸氏苴音界失之矣召諸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七經孟子考文曰古本介作逖述即邇字考傳比介解比近恐經文作比邇爲是蓋古作迷後字書蝕滅誤作介字（以上考文說）今案比介亦比迷之譌尒古邇字非由迷字蝕滅也（鹽鐵論非鞅篇引桓十五年公羊傳曰末言尒祭仲亡也今本尒譌作介）

述曰即如王說介古邇字其作介亦由蝕滅而然非譌也

地而後伐鄭　宣元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傳曰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引之謹案地而後伐鄭當作地而後伐言地而後伐者疑辭也此春秋之例也而此經之地則非疑辭乃著其美也桓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傳曰地而後伐疑辭也此傳即承前傳言之也伐下不當有鄭字凡地而後伐者皆疑辭豈獨伐鄭爲然哉唐石經始衍鄭字

述曰玩傳首于棐林三字則鄭字非衍文明矣

暴彈之　二年傳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范注曰暴殘暴引之謹案暴訓殘暴則與彈字文義不相屬今按暴者猝也謂猝然引彈而彈之也呂氏春秋察今篇漸水則高注曰暴卒也

卒與猝同史記主父列傳吾日暮塗遠故倒行逆施之索隱曰
暴者卒也急也

述曰此說先得我心

孰爲　趙盾曰天乎天乎子無罪孰爲盾而忍弒其君者乎范
注曰迴己易他誰作盾而當忍弒君者乎釋文曰孰爲盾絕句
家大人曰范訓爲以作謂誰作盾而當忍弒君義甚迂曲陸又
讀孰爲盾絕句皆非也爲猶謂也言誰謂盾而忍弒其君也禮器
誰謂出也而不知禮乎家公羊傳曰趙盾曰吾不弒君誰謂吾
語公西赤問篇作孰爲公羊傳而周災則志
弒君者乎是其證矣古書爲字或與謂同義楚策責諸懷錐刃
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爲勇卽謂勇也孟子公孫
丑篇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言子謂我願之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十一　三元

出告子篇爲是其智弗若也爲與曰非然也言謂是其智弗若也爲
與謂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文王世子曰父在斯爲子君在斯
謂之臣莊子天地篇曰四海之內其利之之謂悅其給之之爲
安盜跖篇曰今謂臧聚曰女行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
今爲宰相曰彙策秦令周取爲楚王曰齊策秦令周取爲楚王曰齊策于先爲齊王曰
公爲關吏曰商臣爲其傳墨子爲魯陽君曰墨子內儲說篇嗣
潘崇曰爲字竝與謂同義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裨不
足楚策曰今爲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
千鈞非馬之任也今爲楚弼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關兵於燕

述曰蒙校毛氏汲古閣本亦與此同

季孫行父秀至　必自此始矣　成元年冬十月傳曰季孫行父
秀音卻克眇御孫良夫跛孟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秀
者御秀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蕭同
經子處臺上而笑之閽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閽而語移
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范注曰穀梁子
作傳皆釋經以言義未有無其文而橫發傳者閻疑經冬十月
也遡周書官人篇爲作謂莊二十二年左傳是謂觀國之光史
記陳杞世家謂作爲墨子公輸篇宋所爲無雉兔鮒魚者也宋

事亦書冬十月見桓元年不必實之以事也編疑季孫行父秃以下當在二年戰于鞌傳之末蓋師師與齊侯戰于鞌者有季孫行父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四人傳於是追敘齊患所起因慢此四人之故而及前此四人同時聘齊之事亦猶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傳因而追敘申生之死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傳因而追敘襄公之漏言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傳因而追敘子胥之干闔廬蔡侯之拘南郢也錯簡在冬十月下耳公羊敘齊患之始與此略同而於經文盟于袁婁下始追敘之彙梁或亦相似也

遂曰彙校本引襄廿有一年傳庚子孔子生之例亦經無其文而發傳者固不得如范脫文之說妄補季孫行父如齊六字移入二年戰于鞌傳之末也

彙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范注曰不可謂若不許己言引之謹案范以左傳云晉人不可資媚人曰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故以不可爲不許己言則文義下屬請壹戰句止文以彙同姪子之母爲質云云遂成不了之語矣

遂曰此以公羊證穀梁甚確

梁山　五年梁山崩范注曰梁山晉之望也疏曰詩云奕奕梁山是韓國之鎮霍陽韓魏晉之地故云晉之望也引之謹案此梁山非詩之梁山也詩之梁山在涿郡良鄉縣北乃濕水所經見水經濕水注去河甚遠不得云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其韓城在涿郡方城縣水經聖水注與燕甚近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非在晉地之韓也此梁山則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臨於河上始誤以奕奕梁山爲夏陽之山又誤以韓城爲晉所滅之韓國辨見日知錄而隋人遂改夏陽爲韓城縣楊氏不能糾正而承用之疏矣

遂曰王肅之說往往與鄭康成有意爲難而此條則日知錄深信之是以知其上爲事也　九年楚公子嬰齊師師伐莒庚申莒潰傳曰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爲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引之謹案知字義不可通知當爲飯范注曰臣以叛君爲事依傳爲說也疏曰今此莒師眾民叛君從楚故變文書日以見之脫曰何注上曰不可曰則晉惡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注下曰字

惡又僖四年疏曰莒潰書曰惡大夫之叛故譏而日之則此傳作叛其上甚明僖石經始誤爲知左旁矢字尚存其半右旁口字全

述曰此可補阮宮保校勘記之遺

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　十二年周公出奔晉傳曰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上請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今周公出奔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范注曰上雖有不君之失下莫敢效不臣之過今復云周公之出則上下皆有失矣疏曰僖二十四年傳云雖失天下莫敢有也謂王雖出鄭不敢有之以爲國也此云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謂上雖有不君之失臣下孰敢放效爲之觀經立說故二處不同也引之謹案如范注則是下孰敢效之非孰敢有之矣今案上

雖失之下孰敢有之卽僖傳所云雖失天下莫敢有也言前此天王之出雖失天下而諸侯莫敢有其國周道未大衰也今周公出奔則又失其爵位與采邑是不獨上有失位之時而下亦然故曰今上下皆失之矣所謂上下之道無以存也存與亡相對存則不失其爵亡則失之矣豈過失之謂乎

述曰此足正范注楊疏之誤

作張可知不然豈有略於前而反詳於後者乎朱梁補石經始誤作張

家大人曰方言據定也戲盟還而楚伐鄭是諸侯不能定鄭也史記白起傳曰趙王長平以按據上黨民按據稍安定也

述曰左氏傳王未能定鄭而歸見襄公之九年王氏此說亦祇其誤藝文類聚禮部上初學記禮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引此竝作爲其義

述曰此足補校勘記之遺

是大夫張也　襄二年傳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引之謹案張當爲彊疏曰禮君不敵臣陳道大夫赴會諸侯大夫與之爲盟則是貴賤之宜而云大夫彊者諸侯大夫君在私盟故謂之張也案十六年大夫不臣也則不繫諸侯此云諸侯之大夫而謂之彊者此難對君私盟慢君之意緩至十六年積習已久不臣之情極故不繫諸侯以上是楊所據本正作彊楊疏

字定六年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范注曰三家侈張而此不釋張字定六年傳稱文張如字一音丁亮反而此無音則作彊不

曰汲猶引也鄭伯兇原爲臣所弒而不書弒此引而致於善事引之謹案汲引之解義甚迂回鄭伯爲臣所弒而不書弒豈汲引之謂乎汲疑當爲沒沒者終也見士昏禮及檀弓注說文作殁　古謂以壽終爲得沒魯語曰將壽龍得沒是也不以壽終爲不沒檀弓曰不沒其身是也鄭伯爲臣所弒是不沒其身者也經不書弒而書卒七年經傳使若合終得沒者然故謂之沒鄭伯沒鄭伯者卒鄭伯也卒亦終也曲禮曰壽考曰卒卒猶沒也沒與沒形相似而誤耳

述曰此足補棧勘記之遺

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　亦病矣　十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傳曰非

圍而曰圍齊　句　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與音餘監本與誤作焉今據陸音楊士勛唐石經改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引之謹案非圍而曰圍齊句絕有大焉亦有病焉者猶言大齊也亦病齊也病齊謂罪齊也非大而足同與者承上有大焉而言言齊若非大國何須諸侯同圍之也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者承上亦有病焉而言言諸侯既同罪之則齊亦有罪矣僖六年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文義略與此同范讀非圍而曰圍爲句齊有大焉爲句又以亦病矣爲病諸侯與上文不合皆失之

述曰范注圍失王說亦未爲得也有大焉亦有病焉者大諸侯亦病諸侯也非大而足同與者言非大諸侯而足書同圍齊乎然諸侯同罪齊而實不能圍齊也則諸侯亦病矣病其非圍齊也

非圍齊也　昭八年傳車軌塵范注曰塵不出轍家大人曰范以軌爲轍非也車轍塵則文不成義子謂軌者循也謂後車循前車之塵不得務出也賈子道術篇曰緣法循理謂之軌是軌與循同義史記天官書日月星順入句軌道謂順入大微循道而行也韋昭注漢書亦誤解軌字辨見讀書雜志史記又云其逆入句若不軌道謂逆入大微與不循道而行也彼言軌道猶此言軌塵且車軌塵與馬蹄對文則軌非車轍明矣

述曰范注以轍訓軌乃以實字作虛字用與王訓循字亦得合也

一事注乎志　十一年傳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范注曰一事輒注而志之也引之謹案注字義不可通注當爲詳詳字古多草書與𠂢相似右旁與主相似故詳誤爲注詳乎志者詳乎志也已書楚師滅蔡又書執蔡世子友以歸又書用之一事而志之甚詳所以惡楚子之強暴也故曰一事詳乎志所以惡楚子也范注曰一事輒注而志之也亦病矣者承上亦有病焉而言言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引之謹案非圍而曰圍齊句楚子也春秋之義甚美甚惡皆詳其事成九年襄三十年傳竝曰詳其事賢伯姬也此傳一事詳乎志所以惡楚子也皆謂詳志之以示決戒范云一事輒注而志之也釋文注乎張具反又之住反則唐初已誤爲注不始於石經矣

述曰此糾釋文及石經之誤足補校勘記之遺

奔而又奔之　二十一年蔡侯東出奔楚傳曰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啚之而貶之也家大人曰此言蔡侯之祖父皆爲楚所殺及其出奔乃又不奔他國而奔楚是忘祖父而自安於讎國故惡而貶之也范注曰奔既罪矣又奔讎國惡莫大焉失之遠矣

遂曰范注多誤王氏引之宜矣

此皆無公也　二十八年夏四月庚子叔倪卒傳曰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范注曰言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此皆天命使魯無君爾疏曰叔倪之卒事無公而曰皆何解經言宋公佐卒于曲棘傳言邾公也今叔倪復卒傳曰皆無公也傳上疑脫故字引之謹案無公乃宋公叔倪之

事故曰此皆無公下句方言天命耳豈得亂其次序而曰此皆天命使魯無君乎今案無公之無當讀讒讒古謨字爾雅曰謨謀也集韻謨古作讒管子形勢篇讒巨者可與遠舉謂謀大也說見管子維志讒公者謀納公也言違天者不祥宋公叔倪之死皆以謀納公故故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讒公也謀納公者皆死則是天之不使公遵非我不納公也故曰是天命也非我罪也上文宋公佐卒于曲棘傳曰邾公也注曰邾當爲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于曲棘者欲謀納公訪也讒也皆謀也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遂曰鴆之皆字自指叔孫婼與叔倪言皆魯大夫之謀納昭公者也若宋公佐之稱邾公說見惠氏古義。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十一　三
江陰馮　銘
丹徒陳慶年　校

穀梁大義述十二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師說

劉逢祿穀梁廢疾申何　敘曰穀梁氏之世系微矣楊士勛云名俶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于子夏鄭氏六藝論云親受子夏應劭風俗通云子夏門人魏徵信云與秦孝公同時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寖藏後百餘年穀梁赤爲春秋破略多所違失謹案穀梁子之受業子夏不可攷名俶名赤蓋如公羊氏家世相傳非一人也其箸竹帛當在孫卿申公之時徵信以爲與孝公同時見所引有尸子說也桓譚以事說經其言不足信孫卿箸多穀梁說蓋穀梁不傳託王諸例非徵言口授故可先箸錄也漢孝武時瑕邱江公受之魯申公上使與董仲舒議卒用董紬江公書董仲舒能持論江公訥口而能著書傳于今其賢遠矣范甯序云公羊有何氏解詁中多采何氏而嚴顧氏無一存者蓋何能以朝毋之例正嚴顏之譌也孝宣以衛太子好穀梁慨其學且廢乃立學官博士東漢之

世傳者絕少注以爲鄙宏農功曹炎殷興然儒林傳不載又無治穀梁者竊嘗以爲春秋徵言大義發論諸子皆得聞之而子游子思孟子著其綱其不可顯言者屬子夏口授之公羊氏五傳始著竹帛者也然向徵溫城董君齊胡毋生及任城何休公三君子同道相繼則禮運中庸孟子所述聖人之志王者之迹或幾乎息矣穀梁子不傳建五始通三統張三世異內外諸大旨蓋其始卽夫子所云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者而其日月之例災變之說進退予奪之法多有出入固無足怪玩經文存典禮足爲公羊氏拾遺補闕十不得二三焉其辭同而不推其類焉者又何足算也兼之經本錯迕俗師坿益起應失指條列乖舛信如何氏所名廢疾有不可强起者余采擇矣善作春秋通義及解

詁箋釋因申何氏廢疾之說難鄭君之所起覃思五日綴成二卷溝篠未決區蓋不言非敢黨同徵明法守世有達士霍然起之亦有樂焉

述曰黨同伐異之見經生俱所不免穀梁之在東漢學已不顯何休欲申公羊乃復從而廢疾之鄭康成之起廢疾非與何氏爲難將以存其學也今公穀二家頒在學宮并無軒輊武進劉申受乃申何難鄭不過自形其黨伐之私於穀梁何加損焉況何休注公羊積思十有七年而劉申受止覃思五日已綴成二卷何其敏也余既彙鈔眾說固亦不得遺之因條舉件繫於左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何曰傳例不言來不周事

之用也宰咺何以言來譏曰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于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覲者去來以議之榮叔是也雜記

劉逢祿曰據太史公書平王卽位至此已四十有九年不得云新有幽王之亂原情免之且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在成風薨後五年亦言來傳例與公羊正相反鄭君曲爲之解非也

述曰凡王使無有不言來者如宰咺來歸賵叔服來含葬毛伯來會葬等是言來乃傳例也唯榮叔之歸賵以早而含已晚故去來以譏之何休乃以不言來爲傳例試思除榮叔以外無有不言來者何例之有鄧公之說已舛劉氏又從爲之

詞非也

仲子者何惠公之毋孝公之妾也　何據公羊以爲仲子桓之毋釋曰若仲子是桓公之毋桓未爲君則惠公之妾天王何以賵之則惠公之毋亦爲仲子也穀梁隱元年疏

劉申何曰隱爲桓立故以桓毋之喪赴于王春秋因之以成公意爾羨與羨異羨爲正

述曰穀梁云禮賵人之毋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詞簡而嚴已明明歷倒左氏公羊二傳故鄭本之以拒何卽劉之何氏解詁羨亦不得不曰穀梁得之也

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何曰公羊以爲日與不日爲遠近異若穀梁云惡而不日則公子牙及季孫意如何以書日

釋曰公子牙莊公弟不書弟則惡明也故不假去日季孫意如則定公所不惡故亦書日同上疏

難曰春秋之義遠則殺其恩惡則略其恩何氏之例詳而不亂如無駭之不日有疾始滅之文叔孫得臣之不日有與鬬殺慶父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不書舉重是也見襄

乎故之文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不書舉重是也見襄春秋不以疑辭昧人而變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爲莊公弟也見襄公篇　意如爲定所不惡似矣仲遂之固也然經無起文也見莊公篇

貶得臣之不日豈宣所惡與益師爲隱所聽又何說乎春秋以時君之美惡爲美惡何以理嫌疑明是非乎

述曰內大夫之卒舊史自皆書日孔子之寓褒貶先於益師謂以三事爲日卽上一日乾豆之等是也王制疏

難曰鄭于王制注云歲三田者夏不田蓋更時也穀梁後于

公羊徒據經文公羊得之口授非六國時見識緯而作也漢
初公羊盛行故王制據以爲三田以爲夏時則無據夏殷之
禮當爲成周之禮三事田則自亂其例矣易述田事凡六爻
以卦氣言之解二月春田也巽八月秋田也大畜秋分前五
日曰日閑輿衛言治兵也師比四月夏田也離初九主夏至
以後無田冬夏至陰陽之微易重氣始義當安養屯十一月
戒從禽也然則春秋夏不田冬狩改于孟冬皆述殷制與夏
時周易微有損益若周官六國時書固不合也
述曰四時皆田不獨周禮左氏亦然劉歆謂周官六國時書左
氏亦不足據耶車攻周宣王詩可謂之子于苗非夏田耶
其不地于紀也　何曰在紀何爲不地穆曰紀當爲已謂在魯

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城下之戰追近故不地桓十三年集解
難曰鄭以公羊義改紀爲己不知傳意如此當云于內不云
于己于己爲不辭龍門之戰出春秋說亦不足信今案傳文
述曰于內更不辭也
紀字不必改也是時齊已謀紀敗績之兵齊爲主與戰之兵
紀爲主經書會紀侯則戰紀已明故傳申明之詩爲之引其
例莊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傳於伐與戰安戰也戰衛是其例也經書伐衛則
戰衛亦明故傳申明之也何云在紀何爲不地然則在衛亦
何爲不地乎又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傳云其不地於蔡也亦

其例也
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何曰春秋楚
世子商臣弒其君其後滅江六不言大去又大去者于齊滅
之不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言滅縱失襄公之惡
反爲大失也穆曰商臣弒其父大惡也不得但爲小人江六
之君又無紀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
遷紀三年紀季以鄑入于齊今紀侯大去其國亦足起齊滅
之矣卽以變滅言大去爲縱失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
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爲罪者自多矣莊四年集解
難曰論語曰興滅國公羊傳曰滅者亡國之善辭也上下之

誠以滅人者當坐專取王封之罪而爲所滅者以死社稷爲
正以出奔爲罪而書滅則皆志其當興也變滅言大去者爲
復讐張義明但當逐之不得殺之滅之云爾若以齊侯爲小
人則安得諱其滅人之罪而反與爲禮大書齊侯葬紀伯姬
乎紀侯得民之賢亦望文爲義非事實也若果民畢從之如
大王遷岐當書紀侯遷于某以存之矣鄭以縱失大惡委之
于經則何取于傳乎
述曰就如劉言爲復讐張義明但當逐之不得殺之滅之則
變滅言去其國足矣曷爲大之書大去者經以紀侯之得民
而特筆之也且大在紀侯則小在齊侯矣傳之望文爲義確
不可易

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　何以爲稱子則非名也釋曰王人賤者錄則名可今以其銜命救衞故貴之貴之則子突爲字可知矣此名當爲字誤爾莊六年集解

難曰定十五年傳曰其辭石尚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稱字則當如祭伯祭叔凡伯家父南季伯糾之屬此實王子突也傳不解爲王諱微弱故不言使反加王人使子突繫之而仍書月以起之之意僅以善救衞爲義致淺陋耳稱名稱字皆失之

述曰公羊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舊爲繫諸人王人耳據公羊之意但以子突稱字爲貴耳若何休之說以突爲王子則春秋書王子虎王子瑕皆稱名則突是名非字何注已顯與經傳背矣劉尚據其說以難穀梁不亦倜乎何以爲稱子則非名豈知突如爲王子則又是名非字乎試於王子虎王子瑕之中橫加一人字猶成詞乎

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　何曰三年溺會齊師伐衞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故卑之曰人今親納讐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釋曰于讐不復則怨不釋屢會仇讐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譏也至于伐齊納糾譏當可納而不納耳此自正義不相反也莊九年集解

難曰譏可納不納當文自見以不諱敗爲惡內非也敗非大惡爲王者伸義爨威故諱之至于復讐以死敗爲榮特不諱以起義人果不量强弱萬死不顧一生而不義殺人者懼矣乾時之戰正責公孫復讐之心而在下僅能以爲名耳反以爲惡內于義無矣

述曰敗非大惡爲王者伸義爨威故諱之是仍爨何休黜周王魯諱說不足辨也若不量强弱萬死不顧一生此匹夫復讐之說也忽而王魯忽而匹夫待魯進退惟心一至於此

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　何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爲疑莊十八年集解

難曰果虧傷未復即是朝食何爲夜乎天之垂象必明以吉凶示人故夜不占日猶晝不占星也夜食之說于義爲短、

述曰說見述例日食篇後代歷法實有夜食者劉氏亦將以不占之說闕之乎鄭云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特於朔日言朔之義始末蓋既不得爲此月朔日又不得屬前月之晦亦字誤當作

食晦日食二日外立夜食之例而經不言日不言朔之義今祭叔不一明斯爲善於經也

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何曰南季宰襄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于此奪之何也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心于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之莊二十三年集解

難曰如譏祭叔當如祭伯井絕去聘文于本傳例方合非也
此不稱使絕莊公淫取讐女于三年喪內比之我無君之例
穀梁傳高子以爲不以齊侯使高子傳屈完以爲權在屈完
皆非也
述曰穀梁于使紹子來朝云朝不言使而聘則例言使故祭
伯之外交經去朝文祭叔之外交經去使文傳例竝無不合
之處劉氏未能盡通其例乃謂并宜絕去聘文不亦謬乎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何曰傳例大夫不日卒惡也牙與慶
父共誅哀姜謀殺子般而日卒何也釋曰牙莊公母弟不言
弟其惡已見不待去日矣莊三十三
年集解
難曰牙之爲母弟經無起文見穀梁不傳張三世諸例所謂

春秋之失亂矣
述曰牙莊公母弟亦卿君權詞牙不去日與季孫意如專詞
其說見前
莊公篇
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　何曰卽日爲美其不日皆爲惡
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爲惡邾莊十三年柯之盟不日爲信至
此日以爲美義相反也釋曰柯之盟不日固始信之自其後
盟以不日爲平文從陽穀以來至此葵邱之盟皆令諸侯以
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盟矣僖
年集
解
難曰以不日爲信又以日爲美不幾於亂乎春秋美人之功

不于其方盛而于其將衰者未之聞也且扈之盟書甲寅者
亦將以爲美乎
述曰扈之盟書甲寅穀梁無傳以今推之卷仍從內盟之例
書日耳至桓盟之例方盛則不日將衰則日之傳云美之者
言其極盛也　桓盟不日信在諸侯其與魯特相盟者扈與
柯耳本俱從內盟例日因柯爲桓盟起例故傳曰桓盟雖內
與不日信也見盟柯之本宜日也知盟柯之本宜日則無疑
于盟扈之書日矣
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何曰公羊書雩者善人
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
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

乎釋曰雩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有
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
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藉哉厥不能致精誠也旱而
不害物故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自十有二月自正
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愆時而言不雨文不閔
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僖時書不雨文既所以不閔雨者素
無志于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不雨而無災耳僖十一年集解
難曰旱不害物不待久也太平之時一月不雨卽爲異莊之
冬不雨未嘗愆時僖之正月四月未嘗踰月也天之譴告人
君有淺深旱則示災不雨則示異異大乎災君之感應天變
有本末本則修政末則雩禱舍本修末非所以應天也修本

以顧異修末以讓災書雩以志其應變之末也甘雨以識其事天之怠也皆民也書不雨以示人君之察天意也穀梁子失其傳矣

述曰穀梁於僖曰閔雨者有志乎民也於文曰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法戒之義已顯此爲言簡義該何氏注公羊多設條例亦不過顯法戒之義耳義豈有更大於法戒者

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

何曰案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邱即散何以美之耶于義穀梁爲短釋曰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九月戊辰盟于葵邱時諸侯初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鄄而冬公子友如齊此聘也書聘則會固前已歸矣今云諸侯城緣陵而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葵邱之事安得以難此僖十四年集解

難曰桓德之衰實始于葵邱此存杞諸侯所樂故以散而復聚之辭言之不言諸侯則無以知爲會鄫諸侯猶城邢必復言師也楚邱桓公獨城故不序諸侯　不序以明其散失之

述曰桓德既衰而諸侯樂城杞于何見之鄭君以季孫聘齊證諸侯之散劉亦無以易也

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　何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故文十三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兩不直故不云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非所以惡宋也即書及爲惡是河曲之戰爲兩善乎又穀梁以河曲不言及也略之也則自相反矣釋曰及者別異客主耳不施於直與不直也直不直自在事而已義兵則客直宣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直莊二十八年春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舉霸事而伐喪于義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明直在宋邴之戰直在楚不以楚及晉何邪蔡侯獻舞卒于楚昭十八年集解及疾其亟戰爭舉兵故略其先後僖十八年集解

難曰邴之戰晉楚皆客也即楚獨爲客亦不當以楚及晉內外之辨也故變例以大夫敵君起之凡書及皆與爲主辭以客爲主則宋襄直矣伐齊以定亂于喪無薄也春秋以嫌于無傳而何注於狄救齊又善之救者爲善則伐者惡矣

伐喪故變文以起之惡宋之說于義反矣

述曰宋伐齊爲定亂則經書師救齊爲助亂邴公羊師救齊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　何曰即伐衛救齊當兩舉如伐楚救江矣又傳以爲江遠楚近故伐楚救江今狄亦近衛而遠齊其事一也義異何也于義穀梁爲短釋曰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兩舉之者以晉未有救江文故明言之今此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衛其爲救齊可知故省文耳事同義又何異　同上

難曰狄救齊後未聞衛又伐齊也何救之有即伐衛以救齊

是爲諉也伐楚救江無救乎誠故致其意而責之豈曰功近德遠乎以此進狄稱人是開趨易避難之路非春秋貴誠之道矣

述曰傳但云伐衞亦以救齊也易所字爲亦字則曉曉者可息喙矣又邢人狄人伐衞公羊無傳何注云狄稱人者善能救齊徐疏云謂其上能救齊是以於此進之不謂此時伐衞爲救齊也夫置現在伐衞之曲直不論但以前之救齊而善故稱人春秋有是例乎何注之故爲迂曲大率類此此漢書儒林傳所謂非其本義者也

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何曰春秋以執之爲罪不以釋之爲罪責楚子專釋非其理也公羊以爲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

出楚耳釋曰不與楚專釋者非以責之也傳云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日之也言公與諸侯盟而釋宋公

公有功焉與公羊義無違錯僖二十一年集解

鄭曰如鄭君說傳當云不言楚歸功于諸侯也

述曰不與楚專釋亦以甚其專執之罪也較公羊說尤爲大義凜然何氏乃曰春秋以執之爲罪不以釋之爲罪豈知春秋之旨者哉鄭君之說姑就其詞釋之云爾

則眾敗而身傷焉　何曰卽宋公身傷當言公不當言師成十六年楚子敗績是也又成十六年傳曰不言師君重于師也卽成十六年是二十二年虛言也卽二十二年是十六年非也釋曰傳說楚子敗績曰四體偏斷此則目也此言君之目

難曰期地必不于水也期時必不于半渡也以水厄人才陳而擊交鄰而尙櫜韜戰國之所謂賢良非春秋之所貴也以敗績而去葬則敗而書葬者多矣不敗而不書葬者亦多矣豈君子辭乎

述曰不敗而不書葬者必自有去葬之由傳例春秋之不葬有三非一端也敗而書葬者其敗或出于不得已非雪見執之恥而又自陷于敗者也

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何曰昔殺其大夫亦不稱名姓豈可復以爲祖乎釋曰宋之大夫盡名姓禮公族有罪刑于甸師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孔父累于宋殤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耳春秋辭同事異者甚多

殺其大夫自以無大夫不稱名氏耳春秋辭同事異姓緣飾宋殺山之文言之非經誼也

隱去卽位以見讓莊去卽位爲繼弒是復可以此例非之乎

僖二十五年集解

難曰宋之大夫未必孔父之後且春秋非孔子家乘公族致刑之義託公子牙卒見之司城來奔復何所隱而不忍稱名氏乎稱名氏使若異姓緣飾宋殺山之文言之非經誼也

述曰桓二年經書孔父傳曰字誼也其不名傳曰孔子故宋也劉亦將曰春秋非孔子家乘乎何注公羊曰賢者不名故孔父稱字夫仇牧荀息皆賢者何以不稱字乎說見經師梅福傳

葬納頓子者陳也　何曰休以爲卽陳納之當舉陳何以不言

陳糴曰納頓子固宜爲楚也穀梁子見經云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有似晉陽處父伐楚救江之文故云蓋陳也同上年集解

難曰陳納之卽不舉陳當加陳人執頓子等文以起之救江亦晉非楚引之欲以何明也

述曰楚之圍陳使納頓子也此等無關大義嘵嘵置辨徒詞費耳

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　何曰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稱人明不以此故也釋曰時晉文爲賢伯故議諸侯不從而信夷狄也哀元年時無賢伯又何所據而當貶之耶僖二十七年集解

難曰晉文伯業未顯何以責諸侯江熙從公羊解近之

述曰傳云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大義原自凜然何休乃引哀元年楚强之例難之是又與於信夷狄之甚者也

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何曰大夫無遂事接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惡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晉不當言遂釋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報焉因聘于晉尊周不敢使垃命使若公子遂自往然卽云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于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公羊傳有美惡不嫌同辭何獨不廣之于此乎僖三十年集解

難曰文八年公子遂會晉會戎四日之間不能再出而兩書公子遂以後之奉命正前之專命故加日以表之春秋非爲

尊周而作故朝聘俱言如與諸侯同文豈得云叛乎大夫無遂事故公子遂逐卒弑子赤季孫宿逐卒逐昭公見微知著爲萬世戒也穀梁不傳斯義動成燕說鄭氏從而爲之辭夫子曰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殆不免矣

遂曰不叛京師尊王之義莫大于此乃劉曰春秋非爲尊周而作良由戴周王殆謬說牢不可破故也悲夫

僖公篇

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何曰災猶眾也死而墜者眾象宋羣臣相殘害也蓋由三世內娶貴近妃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爾今穀梁直云茅茨盡矣著于上見于下謂之兩與識違是爲短釋曰穀梁意亦以爲宋

德薄後將有禍故蟲飛在上墜地而死言茅茨盡者著甚之驗於識何錯之有乎文三年

甚故稱官以見輕慢也文八年集解

難曰穀梁不傳三統之例譬猶譬之無相夜之無燭矣鄭君文之奚益哉

遂曰何休以讖爭劉逢祿又以三統之例爭要皆非公羊所有之本義也

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　何據隱元年公羊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以爲禮尊不含卑不言來者本不當含故不責其晚于義穀梁爲短釋曰天子二王後之喪含爲先遂次之賵次之一作賵則次之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之臣稱之君之詞耳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賵　何曰五年傳曰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賵最晚

矣何以言來櫟曰秦伯敗于殺之後與晉爲仇兵無休時乃如免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也文五年集解

難曰四年鳳氏薨後秦晉未聞交兵也且因顓武而廢禮其可譏尤甚安得原情不責乎

述曰傳云秦人弗夫人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因可以見正故用季子來歸之例嘉之而言來鄭君之說亦權詞也

文公篇

以三軍敗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　何曰書獲皆生獲如欲不病華元當有變文釋曰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

穀梁大義述　卷十二　九

據此兩書之者明宋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柰不勝敵耳華元有賢行得衆如是雖師敗身獲適明其美不傷

賢行今兩書敗獲非變文而何宣二年集解

難曰公羊例大夫生死皆曰獲華元復見知其不死緩也將士句外專君命故非之也　何曰君子不求備于一人士句不伐喪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不伐喪純善矣何以復書其專大功也釋曰士句不伐喪純善矣何以復書其專大功也釋曰士句不伐喪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

穀梁大義述　卷十二　半

華之辭還者致帥後者反命　襄十九年釐

述曰劉氏之說徒以成敗論人穀梁之例凡書獲皆不與之善矣然于善則稱君之義仍未備故言及言乃還不言乃復作未善則稱君不與之者然其爲善則稱君命者然其爲善也

難曰士句不伐喪而還若夙承君命者然其爲善則歸君卽君命往伐亦不爲越其君于非禮而專大名矣傳之旨蓋本弒君之說誣矣

述曰反命于介介歸告君得命而復固爲善則歸君卽君命往伐亦不爲越其君于非禮劉氏之說誣矣

專之去合譬喻　何曰南宮本弒君之家賊公過而殺之小族而出尹氏卒豈可復以爲舉族死乎釋曰云舉族死是何

負也專以君之小負自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釋曰當喜雖弒君之家本專與約納獻公爾公由喜得入已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於己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獻公既惡而難親專又與喜爲黨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微子去紂孔子以爲三仁專之去衛其心若此合于春秋不亦宜乎裹二十七年集解

難曰甯喜之殺不去大夫與里克同文惡獻公之盜國非惡其背約也專于獻之未出既不能維持其君臣及其入也又與喜約其弒剽至喜見殺乃徒執其硜硜之信以暴君兄之過經書出奔以爲是喜之黨而已矣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穀梁子亦云盟詛不及三王春秋繼三王以撥亂豈其重

盟約乎既云專爲喜黨又以微子去紂例之僎人不倫莫此爲甚

述曰專爲喜之徒春秋本不盡與之特其去見幾故經書衛侯之弟毅梁以爲纖絇郎郎終身不言衛左氏亦以爲或勸之仕專曰是昭吾所以出也豈有意暴君兄之過乎其不日子尊父政是謂夷之　何曰蔡世子班弒其君固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弒其君何以反書曰鄖釋曰商臣弒父日之嫌夷狄無禮罪輕也今蔡中國而又弒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然公羊有若不疾乃疾之推以況此則無怪然

難曰若夷蔡班不夷許止當日蔡弒與日楚弒同文而異許

不日今異蔡于楚以明內外之辨反同許于楚以明文實之例何君則辯哲矣傳略弒父之爲夷而僅以不日夷其奪政至許買之日弒則以爲正卒于例亂矣

述曰許買既非見弒則其卒自止今劉云反同許于楚以明文實之例夫衛弒其君完亦書戊申豈同衛于楚以明文實之例耶何謂明辯以晢也

襄公篇

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　何曰即不與楚殺當貶楚爾何故反貶蔡世子鄖君穌之曰滅蔡者楚子也而稱師固已貶矣楚子思啟封疆而貪蔡誘殺蔡侯般冬而滅蔡殺友惡其淫放其志殺蔡國二君以取其國故變子言世子

使若不得其君終昭十一年集解

難曰君薨稱世子明友之不當立與衛蒯聵同文與鄭忽異文公羊傳之信矣若僅貶楚殺蔡二君則稱子不更著鄖若以子友疑於子哀則書蔡子而去其名可也使若不得其君終于義爲短于文爲悖

述曰終者衍字使若不得其君者言楚不得執蔡君但得其世子云爾于文亦何悖乎

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　何曰春秋多與夷狄並伐何以不狄也釋曰晉不見因會以綏諸夏而伐同姓貶之可也狄之太重晉爲厥愁之會實謀救蔡以入國之師而不救楚終滅蔡今又伐徐晉不

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是楚而不如也故狄稱之

馬昭十二年集解

難曰狄之所以貶之也若僅貶之以起文則辭賓矣鄭取厲

何之義以增飾傳文安足以起疾乎

述曰準善累而後進之之例則狄之固不僅以伐鮮虞矣蓋

前此矣

昭公篇

墮猶取也　何君難云當言取不言墮墮實壞耳無取之訓詁

鄭君釋云陪臣專強違背公室恃城爲固是以叔孫墮其城

若新得之故云墮猶取也墮非訓取言今但毀其城則郈邑

屬己若更取於他然按此條當是釋臧疾文諸本皆誤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十二　作范注據定十二年楊疏錄之　壬

難曰夫子辨家邑之制爲此墮也若叔孫討陪臣安得書于

春秋

述曰夫子辨家邑之制亦因叔孫季孫之討陪臣方得書于

春秋觀下經成之用圍以孟氏家臣弗叛孟孫故也

定公篇

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蔡也　何曰卽不使陽生以蔡爲

君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穀梁以爲國氏者取國于蔡齊

小白又不取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釋曰陽生篡國故

百姓何依不敢煩民請命願撫爲民以身塞無狀

文義不類姑存之

穀梁成七年疏引案

述曰說見上宣公篇

釋曰雖庶人葬爲雨止

王制疏引

述曰此當在宣八年葬我小君頃熊下

釋曰春秋凡書二十四皐考異郵說云分爲四部各有義焉月令疏引述曰孔巽軒曰經凡二十六皐大雩十九大旱二不雨二歷時不雨加月文者三是爲四部也

鄭釋廢疾補誼　穀梁春秋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　申曰春秋不書公即位非爲隱桓范注

述師說

劉逢祿穀梁廢疾申何　讓桓正乎曰不正隱不正而成之何爭讓而作隱本不正讓桓爲正以禮決之不在長幼也

桓之弒逆大惡不藉成隱而見如以爲將讓而弒之方爲大惡則傳意以隱不讓爲正而桓弒之其惡反得從末減乎

述曰傳云讓桓正乎曰不正斷制謹嚴春秋所以始於隱之元年也隱讓而桓弒之乃愈見桓之惡劉說不足辨也

穀之主君何謂已重爲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

述曰番禺侯康字君謨著穀梁禮證以此文爲駁五經異義而作然玩范注楊疏兩釋字知爲釋廢疾之文不但駁異義之文也

成父之惡豈王者奉元弟一義乎

述曰春秋託始于隱義卽見此公羊傳說以爲王者奉元試問前乎隱後乎隱何君無元何元不可奉而必託始于隱何也乃劉仍以爲弟一義不亦愚乎

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徵未嘗命于周也　申曰邾于周子爵後失在名例聖人退之以明漸進之法絀之以明嚴惡之誅桓十五年來朝傳人復之以明褒功之典桓十七年邾子克以尊王之義莊十六年邾子克以附齊桓朝周晉子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終
江陰馬銘丹徒陳慶年校

述曰其實邾至莊十六年始進稱子前此書邾儀父又書邾人皆未爵命之故也劉一則曰退之絀之再則曰復之進之徒費俑張之說耳

不日其盟渝也　申曰日盟爲信齊桓之盟不日何以傳爲信其信乎不日爲渝我亦背隱從桓唐之盟何爲書庚辰乎

述曰桓盟不日春秋創例也至以背隱從桓坐戎之罪乃爲深文周內耳不足以服戎乃欲以開穀梁乎

宿邑名也　申曰以國爲邑大誤正以宿在同盟後爲宋人所遷故預于隱八年變例書卒加日滕侯常例不名不葬以明不日

慕化之輕重云

述曰以宿爲國公羊并無明文何注欲起隱八年王魯謬說

見宿男卒注故以此宿爲國劉乃從而和之豈非沿譌襲謬者乎

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　申曰朝無銜命之禮如讒祭伯爲貳至尊當著其朝而變文以起之去月加日加王申例可也傳以祭叔亦不奉命何不去其聘乎

述曰唯朝不言使故去其朝文聘例言使故但去使文不待去聘也公羊譏不親迎亦未嘗不欲著親迎之禮耳然公去聘去朝奔義亦通但不得以非穀梁也

向我邑也　申曰取邑不言入也春秋彊王義不以難邀我國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申曰傳既以國氏爲外取我邑非有故皆諱之向果我邑當書莒人伐我西鄙圍向進之則安得復稱使乎既云進之安得云無足道乎鄭君以穀梁精于禮禮本于昏昏禮不稱主人且無傳焉若求其精安能知之

向

述曰不以難邀我國本穀梁義但春秋彊王終嫌襲何休謬

述曰經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稱主人乃公羊云無母辭窮以自文其說不過公羊一家之言耳劉乃以繩穀梁不思自僞言之則進之以國氏自紀言之則逆之道微無足道焉何相矛盾也

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于以伯先也

范甯云紀子以莒子爲伯而與之盟伯長也年爵雖同紀子自以爲伯而先　申曰有是哉穀梁師之迂也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述曰兩舉或曰豈非疑事毋質之禮與

諸侯日卒正也范注正謂承嫡　申曰大小國諸侯卒葬時月日正變條例何君詳之穀梁缺不具范以正爲承嫡并失穀梁之意

述曰范注之失蒙亦云然見述例諸侯卒葬條何君所詳用力勤矣惜多非公羊本義耳

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注傳例曰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者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　申曰公羊詳之穀梁舉一廢百其失則亂矣

述曰穀梁之例卒以日爲正葬以時爲正禮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七月則歷三時矣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則歷二時矣大夫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則歷一時矣準諸禮而無不合何謂舉一廢百乎

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

申曰昔嘗以爲穀梁者公羊氏之餘緒長于公羊者丁之一同于公羊者十之二三所謂拾遺補蔵者也莊子曰名迹祖剿詩書夏時義例五經小學多從受之　此公羊義而稱傳曰是其證矣

述曰鄭康成云穀梁在公羊之先所引傳曰以今推之諒爲出自子夏而公羊亦得傳之耳

尸子曰舜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申曰其爲尸佼歟則秦相商鞅客也其非尸佼歟不可白也其言禮樂何其逆也

述曰傳引之以廣異義原不以爲定論也

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范注揔無佼卒不稱公子　申曰無佼卒傳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曰故貶之也佼卒傳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曰不成爲君也按隱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無臣子故會盟皆不致其已卒必卒之者託賢君行恩禮于大夫彄命大夫書日書氏佼未命不日不氏故貶之也益師命矣氏而不日遠也穀梁以爲惡非是見難篇曰不爵命先君之大夫也不可曰先君之大夫乎

且何注以有託王于魯謬說凡于經文實事皆百計託之使虛此亦云託賢君行恩禮亦未免誤用其心思已夫彄稱公子先公之子也不可曰先君之大夫平

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附范注脤不與嫡俱行非

禮也逆者非卿　申曰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待年可也
禮無聘媵之道況卿逆乎傳不別嫡媵桑曰無足道失之范
據莒慶言逆不知莒慶齊高固皆自爲逆故經不言女言叔
姬以見大夫外取之非禮且明諸侯嫁女于大夫不自爲主
之禮范并失傳意
述曰范失傳意是矣夫嫡媵本宜偕行今卽後行紀當無有
不來逆者但微者爾傳故云然
媵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　申曰此
緣泰俗匿嫡經不書名而誤解也媵在所傳聞世變文稱侯
書卒以其子來朝故本微國故未能以其名通凡書卒明赴
辭以春秋當新王曰某侯某正也赴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

緣不名也聖人于二王後及同國敵者書其名以見法宋公
和蔡侯考父是也于微國存其舊以見正媵侯寤男是也方
進之以次國之封何嘗責其用狄道乎
述曰滕爲書侯而公羊謂之微國爲之說曰貴賤不嫌同號
其爲通詞已見何注緣而飾之劉更張而大之以非穀梁難
將一人手掩盡天下目也
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申曰正以其同盟而得變例
書卒不進爵者未能朝聘也若未能同盟而桑得書卒于所
傳聞世則不勝書矣或前傳宿邑名也邑爲國字之誤或四
字後人所增此云未能同盟故男卒者謂僅與微者盟未

能與公盟故不得進爵斯近之但同盟不如來朝亦不得進
爵楊士勛證前盟宿爲邑名此乃爲微國恐穀梁雖廢疾尙
不至此
述曰就如劉言滕微國舊史本不書卒孔子因其子于隱十
一年來朝而特筆卒之舊史隱十一年亦但書滕子孔子因
其來朝而特筆侯之且併其父卒而亦侯之驟進二等竝褒
二代以是爲託王于魯之意然也然乎不然乎曰公羊之意
本不然也公羊以微國稱滕侯之不名而又恐微國之無解
于稱侯也則曰貴賤不嫌同號而已至宿男卒并無傳乃何
注緣而飾之劉更張而大之以非穀梁由滕侯并及宿男而
不知併非公羊本義也
外盟不日　申曰于例不通
月葬故也　申曰非故也正也以爲故經當有起文穀梁傳卒
葬時月日不別大國小國亦不察經文前後事實于例大亂
于辭多不可知安得爲善于經乎
述曰何氏之例卽別大國小國亦未嘗不亂亦多不可知卽
以滕與宿言之同爲微國而滕侯卒不日宿男卒書辛亥何
注亦未嘗較日與不日之所以然也若穀梁之說則滕侯以
用狄道故不日何亂之有月葬故也對時葬之正而言當文
自見
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　申曰徒據經文言之其義例
未著也盟非會也名列載書春秋託以張貶文公及大夫則

貶從大夫莊二十二年丙申及齊高傒盟文二年乙巳及晉
處父盟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是也公及人則貶從
人此公及莒人莊四年公及齊大夫盟成二年丙申
鄾戾及一國之貶文若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成二年丙申
公及楚人秦人等盟別有起文以見正也
遂曰別有起文例卽未免于亂傳據經文此穀梁所以爲善
于經也
聘諸侯非正也　申曰范注云周官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許慎
丟體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非正嚮所未詳
遂曰范甯不知古義公羊舊說亦云天子無下聘之義見遂
例聘篇

隱之不薨大夫何也曰不成爲君也　申曰俠爲未命大夫春
秋假以明士喪禮君有弔臨諸事耳穀梁梁以成公意爲說
則桓十一年之柔莊三年之溺不可通矣
遂曰柔自未命俠自不命若溺則貶也義各有當也公羊梁
以爲未命則莊三年會儀之義不見矣
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注戰然後敗故敗大于戰　申曰穀梁
不傳託王之義故知內不言戰而失其說若此類辭多近公
羊大率類此耳

隱公篇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　申曰與夷之卒不待正
也桓之弒不著正督以例桓也
遂曰正督例桓公羊併無此說乃劉說耳劉亦未明穀梁之

日入惡入者也廊國也　申曰惡入之義不待日而著也入輕
于滅其例時月而已廊爲同姓隱之篇再見入者故加日何
君詳之
遂曰穀梁之例入者內弗受也同爲內弗受而自入者言之
則有惡有不惡故有日有不日何謂不待日而著耶
雉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　申曰滕薛實微國故同日受之于
廟與穀鄧異文著加俠之爲封建文質法也范本傳意謂穀

例穀梁正不正之例最嚴督之惡不可云正之當云治之傳云元年有王所以正隱也又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治者治其不正正者不待治也此春秋所以一字不容假也惟與夷非以不正見弒故此年書王以正之

父字謚也　申曰以字爲謚安得此言謚術也

述曰段玉裁經韻樓集云或曰少牢注云大夫或因字爲謚此何說也曰其說在左氏穀梁氏矣左傳隱公七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公命之以字何絕之字依少牢注補爲展氏按眾仲以謚族合一之理對公諸侯之事且春秋非孔子家乘傳習故宋之文而不考其義爾

述曰何注以孔父不名爲賢夫仇牧荀息皆賢也又何以名之於大夫命其以字爲謚又命以謚爲族然則族於謚即族於字也春秋時大夫氏於字者皆以字爲謚者也無駭公子展之孫展之卒在春秋前當以展爲謚矣故于此即命以爲氏也今本史記集解引鄭駁許五經異義作諸侯以字爲氏乃聲誤耳而朱晦翁陸貞山傅士凱顧亭林陳芳林皆是此誤字謂作謚有誤如其言則鄭云族者氏之別名左傳既云爲氏矣因以爲族四字不成贅語乎魯哀誄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注云誄累其行以爲謚也尼父因且字段氏且字有改以爲之謚夫仲尼字也單言尼父且字也以且字爲謚則孔子謚尼父矣其子孫雖氏尼可也子思不氏尼者公命以尼爲氏也孔子謚尼矣故漢封孔子爲褒成宣尼君不敢捨尼爲謚也春秋經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穀梁傳曰孔父字謚也字云者謂以字爲謚孔子固氏於祖謚也今本穀梁作孔氏父字謚也衍一氏字倘可通乎今人但知氏於字而以字爲謚之體鮮有知者杜注左傳失其句絕諸侯以字爲句爲謚因以爲族爲句不學之過也穀梁曰孔父字謚也又曰南氏姓也句例正同氏姓者以氏爲姓　今案孔父字謚也當從段

也句例正同氏姓者以氏爲姓　今案孔父字謚也當從段說以上氏字爲衍不得如劉說以下謚字爲衍也劉壯守何莊未及博攷三傳師說故云然

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申曰禮無諱遠祖之事且春秋非孔子家乘傳習故宋之文而不考其義爾

述曰何注以孔父不名爲賢夫仇牧荀息皆賢也又何以名乎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　申曰于祖何也于內不可也

述曰成紘逆之亂惡莫大焉即非弒道如祖者亦應無遺也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己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

申曰此緣元年滕子來朝貶著本爵七年穀鄧來朝貶去秋冬十五年邾牟婁來朝貶字稱人之義而誤解也紀子稱侯稱子紀子稱侯爲時王所朝例變書月何氏詳之范以滕侯稱子紀子稱侯爲時王所進細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何爲作乎

述曰何注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信如何言是封建又自周天子出也

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　申曰遠之非也隱亦與戎盟唐
何以不遠之也何氏詳之桓無會當云桓會不致
述曰隱非不遠之也但自不致爾桓多會而云無會猶之現
致而云無致皆所以治桓也
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爲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
也　申曰農隙講武正也邵解平爲不因田獵而修之非正
于卦氣大畜當秋分前五日曰閑輿衛言治兵不必因秋
田也非崇武失經意觀婦人恐并非魯志
述曰父詞周公所作曰閑輿衛乃周公之言非孔子言也至
卦氣更流於讖緯矣劉不信周禮而信卦氣之說徒取其便
于己耳

兩下相殺不道　申曰兩下相殺則竊弄威柄無君之禍亟矣
不道是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也穀梁不著大夫相
殺柄人之例而以稱人爲殺有罪與討賊同文不知有罪無
罪從葬別之得爲善于經乎
述曰罪莫大於弒君故殺有罪稱人與討賊同文此不刊之
例也
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于我故弗與使
也　申曰不傳昏禮不稱主人則與逆之道微之言皆瞽說
矣使魯爲媒何不正之有
述曰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經明有稱主人者公羊以無母
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　申
曰公羊子曰嫌與鄭戰故先舉伐是也及者內爲志也鄭師

正其以大事即謀于我也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者數之終也得之
述曰公羊並不知有桓無王之義何注襲穀梁大義而小變
其說劉反是何非穀梁曷不思飲水知源之義乎
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申曰惡祭仲則何以不貶而反稱
字乎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春秋之賢
祭仲孟子之述伊尹豈易爲守經者道哉
述曰鄭康成以微子比衛侯之弟專劉讖其僞不于倫何注
以伊尹比祭仲豈其倫哉仲之爲字爲名論終未定要不如
孔父之確爲字也祭仲之惡千秋自有公論豈穀梁子一人
之私惡哉
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注其名諱去世子而但稱忽
申曰出奔之爲失國明矣不必稱世子而見也稱世子則衛
朔瞞忽矣是蔡友忽矣稱子忽是杞伯杞子忽矣
述曰傳以下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此不稱世子故明之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申曰此公羊傳也于傳例不合
未知何時入之
述曰此劉敞所指爲俗師附益者也豈知穀梁條例足以包
公羊何用取以入穀梁哉
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　申
曰公羊子曰嫌與鄭戰故先舉伐是也及者內爲志也鄭師

不言敗從內也范釋傳略例偏戰日疑戰月疑魯人語詐齊人語與公羊同若與鄭不和而戰當去結日文

述曰公羊謂此與宋戰穀梁謂與鄭戰要皆偏戰也夫與鄭不和何以見其必爲詐戰耶

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申曰來盟何以爲前定乎

傳曰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尋舊方可云前定何以皆日乎

盟例時月日公羊何氏若網在綱矣

述曰公羊成三年傳云聘而言盟尋舊盟也此自公羊例爾穀梁則內之前定之盟謂之在外之前定之盟謂之來皆不日其聘而求盟者見成三年爲後定故日其例亦若網在綱矣

御廩之災不志范注以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有上不言及下不言于者以經有脫文故兩解之

以鄙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　申曰是變出奔言入也傳以常

可也志不敬也　申曰周公皇祖在天不饗大動以威曰作丕冏于朕孫其與鼷鼠食郊牛何異非亂敗如桓故罕見之

見無有不謹而志之者不知天命以變爲常安得此亡國之言乎事天如事親也事亡如事存也不順乎親難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徒緩其期而易之粟神其不吐之乎穀梁所爲敬君子譏其不知務矣

述曰御廩之災既不若西宮災之爲禰廟又不若桓僖災之大夫不名無君也注君前臣名齊無君故大夫名使若偏受盟也以無君故不汲公可也不名大夫何哉范爲遠廟竝不若雉門及兩觀災之在公宮故可不志爲嘗志也嘗時祭亦不志以未易災之餘而嘗故兼志之如公羊說

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當如猶三望之例而經不書猶嘗則公羊之說非也

述曰盟于暨齊大夫無空國偏至之理使若云者不其失實乎

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申曰既曰亡辭曰不復見又曰未失其國家以往其辭枚矣由不別遷與遷之爲兩例也

述曰范注謂自遷者兩例可知

次止也畏我也　申曰畏猶威也方合書外次義以桓三年莊三十年傳有畏例之則此不別外內非也

述曰畏我可也威我不可也徒以別外內之故而欲使內受制于外可乎且凡次皆爲有畏又何煩別外內乎

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　申曰殷氏人子三等春秋設七等以進退之文不具矣

述曰七等自在經文穀梁略舉之以見例所以爲簡而該也且專于此言進退幾於舞文矣

不言公外內察一疑之也注謂與齊譬外內同一疑公可事齊不會不書公以著疑焉　申曰內不出主名徵者也傳失其例如以譬宜譬桓則前柯之盟後幽之盟何爲出公乎

述曰公且不譬襄何更譬桓春秋因諸侯之疑而見正焉故于此沒公也若如劉說諸侯之君俱在同欲尊齊爲伯公既不往又不使大夫往而但命徵者往會非人情無是理也

入者眾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　申曰宋執祭仲齊執濤塗傳以爲貶辱稱人今以爲與辭其疾在不傳稱人稱侯之別故自亂其例

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案公羊以陳袁濤塗辟軍之道齊桓執之明明伯討乃經不書齊侯而書人公羊又謂齊桓不修其師是襲穀梁貶爵稱人之例矣然則公羊雖傳稱人稱侯之別亦未嘗不自亂其例也

此謂猶敵也　申曰與遂得殺之非譏齊猶敵

述曰穀梁上云其猶存遂也是與遂得殺之下云此謂猶敵也是兼譏齊言簡義該如此

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不日數渝惡之也　申曰書媵書遂要盟乃著何云辟乎傳之疾正在無說而強爲說耳不日非惡結渝盟正以齊宋之

不信著結爲國殺患春秋常于嫌不得者見其得也

述曰遂者繼事之辭耳公羊必曰大夫無遂事劉之此申凡以發明此句也穀梁之說較爲直截可從

赤蓋郭公也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申曰內不出主名徵者也傳失其曰名赤而倒郭公于下著其盜國也若外諸侯相齊安得言歸孟子曰諸侯失國而後託于諸侯禮也安得云非正

述曰公羊云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公羊明云曹無赤乃何注云使若曹伯死謚之爲郭公而赤徵者自歸曹也忽分赤與郭公爲二而曹又有赤顯背公羊說已岐矣至劉又云著其盜國以郭公而盜曹國失地于郭得國于曹而經爲之書歸則岐之中又有岐焉世有援

朱當爲之痛哭劉又誤解外歸之義見述師說徐乾注

用牲非禮也　申曰此緣用者不宜用之例而誤解也如其說當云鼓于社用牲

述曰左氏亦云凡天災有幣無牲知非穀梁一家之言矣

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申曰親迎恒事不志不親迎于紀履綸一譏焉爾此不卒葬無服書歸者爲公會于洮云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于無服女徐疏曰嫁於大夫者則不服而下杞伯姬來疏云卽上二十五年夏伯姬歸于杞者是也非謂此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者是疏以此歸于杞之伯姬爲公女會于洮之伯姬爲公姊妹乃二

人也劉乃台爲一人豈未見公羊疏耶卽曰其說不可從亦當先駁公羊疏而後及穀梁傳況穀梁傳并無可駁也

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　申曰天子能命列國大夫春秋可不作矣曹羈名而不氏命乎非命乎國亡君出何賢臣之眾乎

述曰公羊云爲曹羈諱穀梁爲曹羈崇一也但公羊之大夫則眾中有曹羈穀梁之大夫則專指曹羈禮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傳卽不分大國小國然亦安見其必謂命于天子耶

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　申曰實齊侯自來安得言使乎書以志齊侯之驕我我魯之自夸因以張王文也

述曰經書獻捷卽齊侯自來亦豈親獻固必有使矣公羊以爲威我知斷無託王之說劉乃改爲驕我如見其肺肝矣

爲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　申曰公羊云尊屈完以當桓公也

述曰春秋嚴內外之防尊屈完名不正也穀梁謂權在屈完

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　申曰子赤之故亦有所見何爲不日穀梁不傳張三世之義失之

述曰子赤之故不日已見此書子卒之始見其非以不正見弒故加日以正之

盟納季子也　申曰季子在魯不在齊也望文生義邪

述曰左氏傳亦望文生義妄也

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申曰豈君臣之義乎

述曰公羊成二年亦云君不使乎大夫

莊公篇

述曰盟納季子以下乃閔公元二年事今劉曰莊公篇是不

緊閔公也

緊公子之始　申曰傳例疑戰不日此書壬午知非緊始江熙云傳或失之

述曰疑戰者不約戰日此書壬午明約戰日矣約戰日而不用士卒二人相搏故經書獲傳惡始乃江熙不信相搏之說故非傳而范從之楊疏已云乃是范失非傳失矣

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　申曰如爲桓諱當于襄夷時去姜氏傳卽見不以者也見不與齊桓

述曰疑戰時書齊人以歸傳例以者不以者也見不與齊桓以殺也至此仍爲之諱傳云或曰原非定論也

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　申曰公羊云尊屈完以當桓公也

述曰春秋嚴內外之防尊屈完名不正也穀梁謂權在屈完

而卽斷之曰則是正乎曰不正大義凜然矣

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　申曰公羊云再言盟喜服楚也

述曰公羊云卒怙荆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張皇太過穀梁得

進退之宜矣

不言其人及之者何也內師也　申曰傳不傳內微者不出主名之例

名之例意以內師不可及外人非也

述曰文承齊人執濟塗之下故發此傳若據不出主名之例

遂以同盟于幽不出公爲內之微者辨見前

有二事焉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

楚也注鄭君云會爲大事伐爲小事今齊桓伐楚而後盟于

召陵公當致會而致伐者楚彊莫能伐者故以伐楚爲大事

申曰致會致地致伐之例何氏詳而不亂矣鄭强分會大

伐小又云公當致會皆誤按此條當是釋廢疾文難曰致伐

者示楚未服也如以伐楚大之未有大其能伐而不大其能

服者如大服楚則當如蕭魚致會也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申曰傳例以稱國以殺爲殺無罪此云

罪累上自亂其例平鄭父之罪不著一例解之非也著夷吾

之篡故不去大夫不從討賊言之非惡夷吾以私殺也

述曰此與里克同里克傳云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

之不以其罪也仍與殺無罪之例未嘗亂也

諸侯時卒惡之也　申曰不別大小國失之

述曰經本不別大小國故卒葬一例書之日卒爲正則時卒

不正故曰惡之也詳見述例諸侯卒葬篇

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　申曰書逃歸則鄭罪已著此非也責

以力服人所以病鄭伯襄

日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
人者也　申曰遇朔曰朔何以僅一見乎楚自入僖公篇可
以漸進稱爵而僅于雩之盟一見非進之也見執宋公之貶
文也自後終僖之篇貶之此泓戰實楚子非以尊敗乎卑師
敗乎人也

述曰此泓戰實楚子何見之日事遇晦曰晦遇朔曰朔此
自常例乃成十六年甲午晦晉侯及楚子戰于鄢陵穀梁左
氏同乃公羊分晦與戰爲二云記異則晝晦也此但一家之
說耳

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　申曰春秋惡戰之書非言兵之書

述曰此公羊賢宋襄之說所引申也春秋卽惡戰豈倖敗乎
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楊士勛疏老子至道之人猶曰以正治
國以奇用兵　申曰三代用師之意孟子荀卿傳之穀梁以
功利言道蓋戰國之學也

述曰穀梁荀卿之師也劉不知此宜有是言

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申曰不推人危不攻人厄不鼓不成列
以爲信而不道功利之見也伐齊定亂宋公無惡文齊乘敗
取利亦非報惡也誤以爲惡何以辨是非何以治人

述曰劉方云春秋惡戰之書乃于宋襄之戰不惟不之惡而
反固與之可知其爲公羊一家之言非春秋之旨也

公之追之非正也　申曰以禦寇爲非正失之

述曰寇已退矣無待禦也而復追之以爲非正春秋惡戰之

旨也

再稱晉侯忌也　申曰稱侯非貶文也

述曰經不書晉侯侵曹遂伐衛而再稱晉侯故穀梁云然
以漸進稱爵而僅于雩之盟一見非進之也見執宋公之貶
先名後刺殺有罪也　申曰言不卒戍則罪狀著矣不在先名
也此蓋諱助楚戍衛壅遏晉兵故辭繁不殺使若戍爲善文
傳者俱失之

述曰何注內殺大失例有罪不日無罪日亦可以劉說駁之
言不卒戍則罪狀見矣不在不日也下更迂曲不可從

公子啟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注公子啟舊大夫疏舊解云子
啟卽公子僂啟書日者無罪今貫書時是有罪也今觀上下
文勢理恐不然　申曰范注非也舊解近之傳文當有不日

何也四字在不卒之上公子僂日四字乃舊注傳寫誤脫傳
文四字而以注文四字羼入之

述曰此劉敎所指爲經本錯迕者其謂舊解近之者徒以舊
解用公羊何注說耳遂謂傳文脫不日何也四字而以公子
僂日四字係舊注錯錯如見不亦妄乎

入者內不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晉伯惡晉侯也
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　申曰不著稱侯之義非
也何君詳之

述曰公羊以稱侯爲伯討此時晉之伯未著也又曰晉伯惡
惡不可以一罪言則下又何以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乎
乃何注又謂其能悔過從伯者征伐委曲彌縫徒形何張耳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申曰徒以元咺與里克同文難與辨是非矣
非矣
述曰穀梁之是非不繆于經故鄭康成獨許其善于經也劉
謂難與辨是非誰其信之
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見難篇　申曰此緣成十三年
經說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之義而誤解也
述曰本成十三年經義而說爲不叛京師其義正矣何誤解
之有餘見前
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　申曰穀梁經本秦下誤衍師字
以致失問經言敗某師者罪矣非狄文也以此知鄭氏六藝
論稱穀梁親受子夏釋廢疾稱作傳先于公羊皆意說也

述曰如劉乃意說也狄秦之說公羊亦同穀梁即誤衍一師
字并未大背狄秦之義

僖公篇

曰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　申曰于例失傳于文不辭
述曰楚以夷狄漸進于中國故以本不日者而日之蔡以中
國漸及于夷狄故以本宜日者而不日義可互證劉于蔡弒
其君固之下嘵嘵不已惜無以此告之者
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申曰傳無託王之例其失多亂又不
別會盟尤非此云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意若云算內也不
張王義則王道亂矣且非也公與外大夫會書無貶辭此當
其不知臣下相殺亦責君失駁如射姑殺處父并褊國是其
義也
述曰兩下相殺不得言其楊疏之說大義凜然洵足羽翼傳

文發明經旨

卑以尊致病文公也莊以君禮致刺公寵之過　申曰傳失致夫人之說而分尊卑非一體之義也徐邈說見不從逆婦姜傳以公羊義言大夫女稱夫人以病公則此傳當發于夫人姜氏如齊而破致爲稱亦非也

述曰易云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又云天尊地卑知穀梁之說直上接孔子之言矣

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　申曰將尊師少稱將通例也何氏以甲午及狄文起問得之

述曰公穀同云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晉則之晉者別無黨類可知故云直敗一人之辭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十三　卷

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諱也莊既射其目又斷其首爲重創　申曰刑不并致可也以殺敵致果爲諱則宋襄之爲矣

文公篇

述曰宋襄公羊所深許者也劉治公羊累以易三傳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今乃曰則宋襄之爲知其崇飭公羊不叛何注矣何以知之晚也　申曰以此貶邾克設納事成反至城下然後知之晚也

得不貶乎經于弗克納著大夫不得專廢置君之義于克納著詠亂之文趙鞅是也

述曰經書晉人貶晉君也傳斥邾克貶邾克即貶晉君也殺納事成則貶之愈甚矣公羊以爲大夫不得專廢置君豈邾

見者公羊及何注異說紛紛適形辭費耳

不肯者可以肯也　申曰以文爲實不辭甚矣

遂曰公羊文實之例幾等春秋于舞文之吏先儒非之者多矣

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申曰大夫來取不得以體國言歸故別于君不親迎文譏外取當文見矣注以爲與君接昏恐并失傳意

遂曰隱二年九月紀履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此嫁于諸侯者今叔姬嫁于大夫故不書歸乃經亦不書逆女而書齊高固來逆子叔姬故傳云不與夫婦之稱也劉誾不正其接內爲譏外取以非范注則當矣

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注杞伯姬來不言所及是使得歸之意　申曰卽如其說當移夏五月文于公孫歸父上

遂曰何注公羊其前後牽涉者不知凡幾今乃苛繩穀梁不知經非書歸父之反也

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　申曰不傳大夫相殺之例又不別天子諸侯其失亂矣豈忿怒相殺猶不失爲君君臣臣乎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是股肱胥戕胥虐而心不知也小言破道莫此爲甚三光宣精豈可爲矇瞍道哉

尊師少稱將句此楊士勛以意推之耳今劉獨據此句以相難蒙譏其人殺梁未深不于此益信乎

其曰未踰竟也　申曰例亂不可理矣

遂曰說見遂例諸侯卒葬條下

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　申曰非也如其說當移至文于下言我何也

遂曰此先致公而後書歸穀梁有例矣成十有七年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蜃傳十一月無壬申主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是其例也劉于穀梁入之不深宜有是言

日其事敗也　申曰旣傳疑戰不日則亦知偏戰者日矣又云敗績書日不知敗績者偏戰文日在戰不在敗也

遂曰日其戰則敗或不見日其敗則戰自見傳特於此發例凡偏戰皆可該也互見評齊考證篇卷十二下

外卒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　申曰卽如其說當移夏五月文于公孫歸父上

遂曰何注公羊其前後牽涉者不知凡幾今乃苛繩穀梁不知經非書歸父之反也

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　申曰傳例將篡師不別天子諸侯其失亂矣豈忿怒相殺猶不失爲君君臣臣乎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是股肱胥戕胥虐而心不知也小言破道莫此爲甚三光宣精豈可爲矇瞍道哉

遂曰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者不與其專殺也故此云矯王命以殺之而君乃不失爲君矣

宣公篇

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　申曰服虔得之

述曰闕

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注明二者皆當日　申曰悉當文自見不必日也

述曰悉固當文自見日亦偏戰常例兩引或曰俱非定論蓋仍日其敗也

一戰綿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　申曰如其說經當云遂入齊傳例及者內爲志是又相違矣

述曰但焚其茨耳未得入雍門也

今之屈向之驕也　申曰正以公失其所著嬰齊之驕乃云嬰齊屈服公得其所嘗說也

貶焉之說不異也

以成公爲無譏矣　申曰桓弒隱不敢不以隱序昭穆也祫嘗周公東鄉魯公配焉羣公序下祝以孝告神之聽之天災御廩著矣宣弒赤卽不爲赤廟不敢不以赤廟于僖也宣廟成祫禘與赤同序昭穆焉祝曰曾孫某薦大事于皇祖周公王考某甫王考宣公神保是饗不喪七世雖無祖可也無天可也明哉明哉生也不辰謂之何哉以春秋之義決之曰蔡世子友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曰鄫世子巫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可也是子也畏天之命致國天子天子爲之擇周公之後而相廟既毀祫不序焉宣廟既燬主不立焉斯爲

邾邑吾不信也

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　申曰三月廟見然後成之爲婦未廟見而死則歸葬女氏示未成婦也三月之中女而不婦所以教之見微知著則隱而歸之不以夫人禮行出妻令其可嫁忠之至也廟見之後乃使卿致聘猶不敢稱夫人從父母辭禮之成也此聘問常事于伯姬特著之錄貞信之僕則爲父母之榮懷葛覃草蟲之義也傳執致不宜致之例爲以我盡之不正注以致爲救戚之言并失傳意又以爲不與內稱不知入國稱夫人者邦人之稱異邦人之稱非父母之稱也注以內稱爲稱使經例內言如卽使文不書致女于宋安得引告經

月齊之例又失傳意又以爲逆者微故致女不知宋公來逆從常事不書也詳不正之事以賢伯姬其詞窮矣

述曰如宋公親迎尤當以賢伯姬故備書之夫納幣致女如劉說皆常事也且爲伯姬特著之豈有親迎大禮反從常事不書者此劉說之自相矛盾也即經之不書逆知是逆者微無足道與紀伯姬等伺但他女不致而獨致宋伯姬者賢也則詳不正之事正所以賢伯姬何窮之有與下三媵互見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申曰其平皆無失德伯姬忠貞盡禮得所莫尚焉如傳所云非聖人繫邶廊柏舟於二南之義也

述曰此與上傳互相發明伯姬以不得其所愈見其賢故爲之備詳納幣致女來媵之事十有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何注云不日者多取三國媵非禮故略之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穀梁傳云月卒日葬不葬者也此皆共公失德之證即伯姬不得其所之失德在三媵伯姬之失所亦在三媵而詳之者經以賢伯姬也

述曰穀梁之例諸侯日卒正也月卒故也時卒惡之也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葬危不得葬也最爲謹嚴劉未及深悉故云然耳至其公之不葬已于月卒見之即何注亦云不日者多取三國媵非禮故略之然則何亦失之野歟

述曰穀梁大義述十三　三

述曰春秋親魯因推及兄弟之國于理不嫌也前執而此伐之于事亦不嫌也爲以鄭伯故不言戰耳

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申曰歸父亦仲遂子何以言公孫乎

述曰楊疏已引而釋之矣

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　申曰以稱人執爲善稱侯執爲惡徒知晉文爲霸而失春秋伯討之義矣

述曰孟子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春秋明王道何伯討之有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月卒日葬不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宋不書葬之義失之野公也　申曰不傳時月日卒葬之例宋不書葬之義失之野矣

述曰穀梁大義述十三　四

述曰穀梁之例諸侯日卒正也月卒故也時卒惡之也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葬危不得葬也最爲謹嚴劉未及深悉故云然耳至其公之不葬已于月卒見之即何注亦云不日者多取三國媵非禮故略之然則何亦失之野歟

君重于師也　申曰是也獲晉侯獲華元傳當是俗師所增

述曰經書楚子鄭師敗績若無鄭師而但言楚子敗績則不辭矣何休據此以難宋襄身傷之說劉又據此以難晉侯華元見獲之說皆非所據而據焉者也

白某歸次之　申曰白者著有力爾非善之次也

述曰能得所寓國之力助即善之次也

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　申曰不傳待命之義則昭在齊何而已雍以鄭兄弟之國爲親不知春秋爲所親諱惟魯而已

爲卒姑乎

述曰與齊待命之說亦公羊一家之言非可以律穀梁也昭孫于齊永無返期更非所以例成公也

成公篇

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注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舉甯殖之報以明稱于前事　申曰伐喪非禮以惡報惡甚矣先晉宋主强也稱甯殖將尊師少之例也

述曰隱一年傳荀焉以入人爲志者入亦入之矣此傳稱于前事亦此志也均以示誡豈許其以惡報惡哉

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　申曰喜服陳也諸侯已盟不得復與袁僑盟故使大夫盟之與溴梁諸侯不盟而大夫盟者異義此傳云私盟溴梁傳又云言諸侯之大夫恭也枝矣案此在宋之盟劉云溴梁

述曰卽喜服陳亦當謹履霜之漸穀梁志失正之始大義深然若溴梁之盟正堅冰之至也至宋之盟乃因經書諸侯之大夫示反正之幾與聖經若合符節恐諸賢不能贊一詞何論餘子

外不言如而言如爲我事往也　申曰不知爲滅節起文瞽矣

述曰四年公羊傳云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何注定弋莒女也無論左氏及穀梁作定姒固非莒女且莒未聞其爲弋姓也劉往往以一家之言繩三傳卽非瞽亦狂耳

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注孔子之先宋人　申曰習其文而不得其說猶弗習也

述曰此亦書孔父之義豈黜周王魯卽得其說乎

不致恥不能据鄭也　申曰恥不能据鄭于傳例當致會于公羊例當致伐非也何氏得之

述曰何注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今案何說亦未爲得也穆姜者成公之母襄公之祖母幕服禮諸侯絕

甚則不爲穆姜服矣何注好牽引前後經文此則其謬之顯然者公羊疏云惡其母服未期親自用兵躐謬沿譌一何可咲曾子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子曰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襄卽爲三年之喪亦不義也

會又會外之也　申曰不發于成十五年鍾離而誤以吳人卽人爲不殊吳則書其文而不知其義矣

述曰鍾離之會并無繒人傳明云會又會外之也唯襄五年戚之會經書吳人繒人穀梁無傳范注繒以外甥爲子曾夷狄之不若故序吳下所以不復殊外吳者以其數會中國故今誤以范注爲傳文又誤以戚會爲鍾離豈惟不深于傳義亦并不檢乎傳文率爾肆譏野哉劉也

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　申曰公羊例賤者窮諸盜覩左氏此事益信矣范以爲以上下道當言鄭人殺其大夫則傳例稱人爲殺有罪失傳意矣傳以書盜殺爲惡上矣政則兩下相殺得不爲失政乎

述曰范注剔一人字但曰鄭殺其大夫卽不至啟劉之議若

兩下相殺而書國殺其大夫是長亂也故范注云不得言其最足破公羊之說劉欲亦以惡君失政解之而兩下相殺之跡反不見矣

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　申曰十六年圍成十七年圍桃圍防取邑不書圍安足書而今書蓋爲下事起今案范意爲下救郤何爲書乎

述曰范注不足書而公羊例伐而言圍成亦爲公救成起圍桃圍防亦爲同入鄆起也以此推之圍成圍者取邑之辭則成世爲孟氏邑防世爲臧氏邑未聞爲齊所取又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何爲以伐致也曰與入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　申曰正上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則伐而言圍其非取邑之辭昭然察矣

圍文之非正文也且以危搆怨

述曰即公羊亦以爲抑齊之亟伐魯則此乃報怨非搆怨也

齊至是不加兵于魯者七年何危之有且安見同圍齊之實未圍也公羊之說未爲得也

軋辭也其不曰惡盟也　申曰此傳屬上軋危也范誤移經潮水下而解軋爲委曲隨水則不曰惡盟爲贅矣

述曰劉說極是然則何爲以伐致也曰與入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軋辭也語氣方完但軋字仍當訓爲委曲言致伐者諱爲賢者諱爲親者諱未聞通爲中國諱也若穀梁之例爲親者諱疾鄭固兄弟之國（見成公篇）蔡亦兄弟之國故傳云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也

襄公篇

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

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申曰不傳稱人稱爵之義失之董子繁露爲董子書肯篇本楚莊王非也　春秋之義以下是經師解楚子虔誘蔡侯般之文俗師誤發于此爾

述曰何注以此爲伯討爲襲兵是楚靈以弒君之賊竊據大國即得專此名也春秋不與其殺蔡侯亦不與其殺慶封弒梁引孔子之言非寬慶封正以治楚靈也董子亦覺楚靈之不可與故託之楚莊

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之例明矣傳例會者外爲主則于公會諸侯同盟之文不通及者內爲主以外及內曰暨則于暨宋仲佗及仲佗之義也專乎地而出奔皆叛也公羊以教讓穀梁以長亂有師

無師之別也

述曰經書自夢不書以夢傳故云不以叛也劉云穀梁以長亂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閻陳而存之也　申曰公羊經本襄九年宋火穀梁作災誤也此以國邑別例是以陳爲邑非存陳之義也

述曰陳現爲楚邑書火以著其實也但他邑之火不書于陳獨書之即所以存之也義本明析劉之好辨豈不得已耶

可以與而不與識在公也　申曰傳以不見公爲識在諸侯以春秋不虛美也盡其親以惡嗣子也且安知非兩下相殺而何注必意爲嗣子殺之乎劉斷從何注吾斷從穀梁

日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　申曰失問甚矣緣蔡般傳不著爲中國諱義也

述曰許止不知嘗藥則爲之著不弒之實爾何待問乎亦何諱之有乎

自夢者專乎夢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注明曹君無道致令其奔　申曰自非紀季君雖無道以道去君異姓臣之義也專乎地而出奔皆叛也公羊以教讓穀梁以長亂有師

無師之別也

述曰經書自夢不書以夢傳故云不以叛也劉云穀梁以長亂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閻陳而存之也　申曰公羊經本朱誤爲東說者東國也曰東惡之而貶之也

緣經有譏二名之例而誤解也不知經譏二名于內于晉各一見別嫌于貶文而後其義著今以東爲貶是嫌也何以知其非以傳惡蔡之意當文自見不是貶絕也又出奔于例爲絕卒皆不書書莫宜于穀鄧邾廖者以此決之經書蔡侯東國卒于楚則非例也何氏之說左氏之記知不誣矣穀梁俗師所增于此益信

述曰是朱是東各傳所習不必相非也至二名之譏亦公羊

一家之說未必經義本如此也

非國不言圍　申曰于例不通

述曰傳舉言伐國不言圍邑此當是非伐國不言圍以通其例也

昭公篇

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　申曰定無正始不繫乎昭無正終也如定本宜立卽位任孔子逐意如雖非受國天子不正終也如定本宜立卽位任孔子逐意如雖非受國天子不

猶賢于閔僖乎則有正月不書卽位可也故子家羈義不可復反而孔子必以元年歸魯且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述曰劉欲外昭公則亦季氏之徒也

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　申曰昭王不失國則非滅也

述曰昭王不失國亦從後言之耳公羊亦云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此時楚昭何在欲謂之不失國得乎

定公篇

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　申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尊天之時也

慴天子故卜從則郊其始蓋以日至龜記孟獻子說子郊注郊特牲同後則春夏秋皆舉之不傳魯郊非禮失之矣

述曰穀梁據當時之禮言之也卽經亦但就當時之制書之魯之非禮則見之于言外而已

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　申曰免牲免牛俱不待卜也

不免牲則嘗不郊以爲失禮之中又不敬焉

述曰傳云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今劉云不待卜不亦專之甚乎

郊享道也牲飲食之道　申曰成十七年傳云非享味也此誤之禮言郊不獻熟故云非享味也何誤之有

述曰禮云郊血言取牛血以祭此享道也若味則指一獻熟以觶不受也　申曰夔始受命靈公得拒刖臏若責觶拒父則

經書衛侯觶出奔矣此大惡也

述曰經書衛侯觶來奔在獲麟之後哀公之十有六年乃左氏之經穀梁公羊俱無是也劉乃據之以爲言豈自忘其爲公羊之徒耶且觶不于此時卽出而必遲至數年亦可見觶

之不受矣

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　申曰譚辭也非外辭

述曰公羊亦云內辭也若使他人然卽外魯之意徒覺詞費轉不若穀梁之直截耳

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　申曰春秋說云吳強而無道敗齊臨晉爽勝大會中國齊首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則國語所記吳公先敢晉侯亞之已非事實春秋以其僭號故于其葬皆削之而以王上繫天起之其在藩服雖大曰子因吳楚之本爵而著例也

述曰范注雖未盡當而識緯之書概不攔入亦東漢盤行之後至晉而廢息也今劉何引之以張何邵公之餘燄而國語

不足信穀梁不足信豈知何注雖引春秋說亦必曰使若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故進稱子使若云者即蒙前所云凡春秋實事必百計託之使虛是也

哀公篇

江陰　淸　鍾　校
丹徒　陳慶年　覆

穀梁大義述十四

丹徒柳興恩賓枝著

述師說

阮元春秋穀梁傳注疏校勘記序六藝論云穀梁善于經豈以其親炙於子夏所傳爲得其實與公羊同師子夏而鄒氏起廢疾則以穀梁爲近孔子公羊爲六國時人又云傳有先後然則穀梁實先於公羊矣今觀其書非出一人之手如隱五年桓六年竝引尸子說者謂卽尸佼佼爲秦相商鞅客鞅被刑後逐亡逃入蜀而預爲徹引必無是事或傳中所言者非尸佼也自漢宣帝善穀梁於是千秋之學起劉向之義存若尹更始唐固糜信孔衍徐乾皆治其學而范甯以未有善釋前范甯得以捃拾也讀釋文所列經解傳述人亦可得其後先矣漢志經傳各自爲帙今所傳本未審合併於何時也集解則經傳竝釋豈卽范氏之所合與范注援漢魏晉各家之說甚詳唐楊士勛疏分肌擘理爲穀梁學者未有能過之者也但晉永嘉喪亂紛綸錯出學者患焉康熙間長洲何煌者焯之弟其所據宋槧經注殘本宋單疏殘本竝希世之珍雖殘編斷簡亦足寶貴元會校錄今更屬元和生員李鈖台唐石經元版注疏本及閩本監本毛本以校宋十行本之譌元復定其是非成穀梁注疏校勘記十二卷釋文校勘記一卷

述曰興恩謹案序疏云故吏謂昔日君臣江徐之屬是也則江熙徐乾徐邈皆范氏故吏與於講席故亦說穀梁嘗得以招拾之未必邈書定前成也

引據各本目錄

單經本

唐石經凡十二卷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曰襄昭定哀四公卷末篇重刻昔居其半僖公篇亦似後來重刻卻不避誠字炎武謂昭定哀三卷亦朱梁補刻則考之未審矣

經注本

宋槧殘本余仁仲萬卷堂藏本兼載釋文宣公以前缺自宣公以後分卷與石經合今據何煌校本

單疏本

鈔宋殘本章巨李中麓藏文公以前缺自文公以後分卷亦與石經合亦據何煌校本

十行本凡二十卷閩監毛三本同又何煌所記諸舊本尚有南監本一種今案南監本即十行本故不別出

閩本

監本

毛本

述曰蒙所卒業者即家藏毛子晉汲古閣本誤字不少幸有此校勘記可以對讀然記中之失校勘者尚有十餘處莊十七年疏張靖策廢疾策誤失校當作箋見新唐書藝文志

穀梁子名淑字元始以爲名假顏師古又以爲名喜○按作俶是也唐召南云爾雅俶訓始故字元始也一曰始也故字元始而名淑恩謹案說文淑清也一曰始也據此以下十行本行行頂格與昔周道衰陵白此以下十行本行行頂格與石經合閩監毛本並上空一字

穀梁傳校勘記

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注疏序閩監毛本無監本附音序五字案何煌校本改云此卷先命奴子羅中郎用南監本逐字比校訖今驗此標題及下銜名二行何校與十行本合何所稱南監本當即此十行本也

國子四門助教楊士勛撰　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釋文作音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

春秋穀梁傳序閩監毛本上空二字石經此六字入分書稍大上不空字十行本與石經合釋文無傳字

穀梁子名淑字元始以爲名假顏師古又以爲名喜○按作俶是也唐召南云爾雅俶訓始故字元始也一曰始也故字元始而名淑恩謹案說文淑清也一曰始也據此以下十行本行行頂格與昔周道衰陵白此以下十行本行行頂格與石經合閩監毛本並上空一字

胱則侯王其恭　閩監毛本同何校本恭作茶○按茶是也古多段茶爲舒
劉瑾隋唐志並作劉珧

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　閩監毛本同何校本無監本附音四字後卷並同

范甯集解　楊士勛疏　閩監毛本同石經釋文並以每公爲卷首題春秋穀梁傳某公第幾八分書大字釋文此卷石經每卷首題春秋穀梁傳某公疏本餘卷止存某公二字又此卷與石經同餘卷止稱某公第幾注監毛本上空一字疏又低一字

元年自此以下十行行頂格每一年提行另起與石經合元年又每經之上十行本行行頂格次行以後並上空一字　閩監毛本同疏同儀禮經傳通解引亦作貝石經同貝玉曰含　閩監毛本同石經釋文同案石經釋文台字貝作珠非釋文台又作哈○按依說文當作珆稱字貝作珠非釋文台又作哈○按依說文當作珆

三年徐邈亦作傷　段玉裁云傷當作場場俗作瘍從壞並當作場場俗作瘍

四年不書氏族提挈其名而道之也衆所同疾威力不足以自固失當國之嫌　此注文也　閩監毛本同釋文分本或作介注同○按姚鼐云其文蓋本爲周之別子古別字作介故傳本或作分或作介皆以古字形近而誤范甯時傳本未誤故注云謂周之別子孫也唐以後其文舛失故疏解失之　三十年以上卷一

伐戴　閩監毛本同釋文云本或作之字說詳左傳釋文校勘記一　十年以上卷一

桓公行本不空後每公並同　閩監毛本上空一字十字段玉裁云傷當作場場俗作瘍

孔氏父字諡也　段玉裁云氏字衍孔父者字諡也字諡者以字爲諡也左傳曰諸侯之制以字爲諡亦見儀禮

鄭注二年　閩監毛本同釋文出厶地云本又作某○按困學紀聞云某或作厶出穀梁注鄭厶地嫌聰纂數計辨雄

鄭某地　閩監毛本同石經故作放段玉裁曰太平御覽百四十七卷引同　九年

虛宋地　閩本同監毛本脫此注十有二年　閩監毛本同釋文無而內之三宮　石經閩監毛本同釋文無氏宮作官　十有四年

則是故命也　閩監毛本同石經故作放段玉裁曰太平御覽百四十七卷引同　九年

公及邾儀父盟于趡　石經同閩監毛本脫公字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閩監毛本同石經無與字　以上卷二

莊公

能征不顓者　賜弓矢　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作顓按今白虎通作義　石經同閩監毛本

爲之主者卒之也　石經同閩監毛本脫主字　二年

溺會齊侯伐衞　閩監毛本同石經侯作師案隱二年疏引正作師

謂蔡謀也　閩監毛本同何校本謀改諼○按蔡諼字道明說文穆姜書有傳　二年疏引亦作謀石經同隱二年疏引正作諼

六年春王三月　石經同閩監毛本誤二月

則是雨說也　石經雨作雨下並雨說　七年

宋萬弒其君捷　按公羊傳捷作接徐彥疏引長義云穀梁亦作接　十有二年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衞侯鄭伯于鄄　石經同閩監毛本脫宋公十有四年

○弗曰謂不題目文姜薨所也一曰弗曰其罪也　閩監毛本同石經三十作卅

誤入注文　二十有一年

周之分子也　閩監毛本同釋文分本或作介注同○按姚鼐云其文蓋本爲周之別子古別字作介故傳本或作分或作介皆以古字形近而誤范甯時傳本未誤故注云謂周之別子孫也唐以後其文舛失故疏解失之　三十年以上卷三

閔公以上卷四

僖公十行本某公二字並頂格此上空二字與前後各卷異

秋伐邢　閩本同監本伐誤救毛本秋伐誤救　莊三十二年傳不合　元年

秋滅溫　石經閩監毛本同毛本秋誤秋

吾若此而入自明　石經閩本同監毛本脫吾字明下衍明字　十年

六鷁退飛過宋都　閩監毛本同石經鷁作鶂下五石六鷁同釋文出六鷁案十行本鷁字係剜補○按說文作鷁

作鼻無鷁字　十有六年

春秋三十有四戰　閩監毛本同石經三十作卅刊刻滅○按錢玉裁云說文十部曰廿二十并也古文省卅三

十并拙古文省按并讀如人非讀如瀕秦刻石文多如是并爲一字則不得讀爲兩字　閩本同監旌亂於上石經閩本毛本脫亂字　桓公之子襄公　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二年　十有三年　以其在亂之位漢書梅福傳引無之　二十有五年　楚人滅夔石經閩本毛本同誤子　二十有六年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閩監毛本同石經齊師作齊侯　二十有八年　閩監毛本同何校本紛作紐是也　以上卷五　文公單疏本每卷標題春秋穀梁疏某公卷第幾自此以下分卷亦以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此文公爲第六卷　可以會外諸侯戚衛地閩監毛本脫戚衛地三字

冬楚子使萩來聘石經閩監毛本同石經萩字釋文萩或作荻　九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石經閩監毛本同石經栗出女栗○按當作栗　十年　秋滕子來朝石經閩監本同毛本滕誤滕　二年　世家及世本是齊昭公也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上有齊侯二字　有齊侯潘有二五字　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伯曹伯趙盾閩監毛本同石經許伯作許男　其以官稱石經同閩監毛本其以　十有五年　宜公余本分卷自此以下亦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　同此宣公爲第七卷單疏本同　三年不志於軍事也閩本同是也儀禮經傳通解引亦作軍監毛本軍作使　理雖迂延何校本迂延作迂誤是也閩監毛本迂作遷　楚子伐鄭石經同閩監本同毛本由子誤人　六年　晉殺其大夫先穀閩監毛本本同石經穀作穀宋本釋文出先穀云一本作穀兩者必有一誤通志堂本先穀　十有三年　終身不食宜公之食石經閩本同監毛本同宜公之子襄公　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桓公之子襄公　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一字　十有三年　以其在亂之位漢書梅福傳引無之　二十有五年　楚人滅夔石經閩本毛本同誤子　二十有六年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閩監毛本同石經齊師作齊侯　二十有八年　閩監毛本同何校本紛作紐是也　以上卷五　文公單疏本每卷標題春秋穀梁疏某公卷第幾自此以下分卷亦以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此文公爲第六卷　可以會外諸侯戚衛地閩監毛本脫戚衛地三字

冬楚子使萩來聘石經閩監毛本同石經萩字釋文萩或作荻　九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石經閩監毛本同石經栗出女栗○按當作栗　十年　秋滕子來朝石經閩監本同毛本滕誤滕　二年　世家及世本是齊昭公也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上有齊侯二字　有齊侯潘有二五字　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伯曹伯趙盾閩監毛本同石經許伯作許男　其以官稱石經同閩監毛本其以　十有五年　宜公余本分卷自此以下亦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　同此宣公爲第七卷單疏本同　三年不志於軍事也閩本同是也儀禮經傳通解引亦作軍監毛本軍作使　理雖迂延何校本迂延作迂誤是也閩監毛本迂作遷　楚子伐鄭石經同閩監毛本同子誤人　六年　晉殺其大夫先穀閩監毛本本同石經穀作穀宋本釋文出先穀云一本作穀兩者必有一誤通志堂本先穀　十有三年　終身不食宜公之食石經閩本同監毛本同宜公之子襄公　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桓公之子襄公　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一字　十有三年　以其在亂之位漢書梅福傳引無之　二十有五年　楚人滅夔石經閩本毛本同誤子　二十有六年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閩監毛本同石經齊師作齊侯　二十有八年　閩監毛本同何校本紛作紐是也　以上卷五　文公單疏本每卷標題春秋穀梁疏某公卷第幾自此以下分卷亦以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此文公爲第六卷　可以會外諸侯戚衛地閩監毛本脫戚衛地三字

冬楚子使萩來聘石經閩監毛本同石經萩字釋文萩或作荻　九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石經閩監毛本同石經栗出女栗○按當作栗　十年　秋滕子來朝石經閩監本同毛本滕誤滕　二年　世家及世本是齊昭公也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上有齊侯二字　有齊侯潘有二五字　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伯曹伯趙盾閩監毛本同石經許伯作許男　其以官稱石經同閩監毛本其以　十有五年　宜公余本分卷自此以下亦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　同此宣公爲第七卷單疏本同　三年不志於軍事也閩本同是也儀禮經傳通解引亦作軍監毛本軍作使　理雖迂延何校本迂延作迂誤是也閩監毛本迂作遷　楚子伐鄭石經同閩監毛本同子誤人　六年　晉殺其大夫先穀閩監毛本本同石經穀作穀宋本釋文出先穀云一本作穀兩者必有一誤通志堂本先穀　十有三年　終身不食宜公之食石經閩本同監毛本同宜公之子襄公　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桓公之子襄公　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一字　十有三年　以其在亂之位漢書梅福傳引無之　二十有五年　楚人滅夔石經閩本毛本同誤子　二十有六年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閩監毛本同石經齊師作齊侯　二十有八年　閩監毛本同何校本紛作紐是也　以上卷五　文公單疏本每卷標題春秋穀梁疏某公卷第幾自此以下分卷亦以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此文公爲第六卷　可以會外諸侯戚衛地閩監毛本脫戚衛地三字

冬楚子使萩來聘石經閩監毛本同石經萩字釋文萩或作荻　九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石經閩監毛本同石經栗出女栗○按當作栗　十年　秋滕子來朝石經閩監本同毛本滕誤滕　二年　世家及世本是齊昭公也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上有齊侯二字　有齊侯潘有二五字　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伯曹伯趙盾閩監毛本同石經許伯作許男　其以官稱石經同閩監毛本其以　十有五年　宜公余本分卷自此以下亦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　同此宣公爲第七卷單疏本同　三年不志於軍事也閩本同是也儀禮經傳通解引亦作軍監毛本軍作使　理雖迂延何校本迂延作迂誤是也閩監毛本迂作遷　楚子伐鄭石經同閩監毛本同子誤人　六年　晉殺其大夫先穀閩監毛本本同石經穀作穀宋本釋文出先穀云一本作穀兩者必有一誤通志堂本先穀　十有三年　終身不食宜公之食石經閩本同監毛本同宜公之子襄公　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桓公之子襄公　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一字　十有三年　以其在亂之位漢書梅福傳引無之　二十有五年　楚人滅夔石經閩本毛本同誤子　二十有六年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閩監毛本同石經齊師作齊侯　二十有八年　閩監毛本同何校本紛作紐是也　以上卷五　文公單疏本每卷標題春秋穀梁疏某公卷第幾自此以下分卷亦以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此文公爲第六卷　可以會外諸侯戚衛地閩監毛本脫戚衛地三字

冬楚子使萩來聘石經閩監毛本同石經萩字釋文萩或作荻　九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石經閩監毛本同石經栗出女栗○按當作栗　十年　秋滕子來朝石經閩監本同毛本滕誤滕　二年　世家及世本是齊昭公也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上有齊侯二字　有齊侯潘有二五字　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伯曹伯趙盾閩監毛本同石經許伯作許男　其以官稱石經同閩監毛本其以　十有五年　宜公余本分卷自此以下亦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　同此宣公爲第七卷單疏本同　三年不志於軍事也閩本同是也儀禮經傳通解引亦作軍監毛本軍作使　理雖迂延何校本迂延作迂誤是也閩監毛本迂作遷　楚子伐鄭石經同閩監毛本同子誤人　六年　晉殺其大夫先穀閩監毛本本同石經穀作穀宋本釋文出先穀云一本作穀兩者必有一誤通志堂本先穀　十有三年　終身不食宜公之食石經閩本同監毛本同宜公之子襄公　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桓公之子襄公　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一字　十有三年　以其在亂之位漢書梅福傳引無之　二十有五年　楚人滅夔石經閩本毛本同誤子　二十有六年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閩監毛本同石經齊師作齊侯　二十有八年　閩監毛本同何校本紛作紐是也　以上卷五　文公單疏本每卷標題春秋穀梁疏某公卷第幾自此以下分卷亦以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此文公爲第六卷　可以會外諸侯戚衛地閩監毛本脫戚衛地三字

冬楚子使萩來聘石經閩監毛本同石經萩字釋文萩或作荻　九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石經閩監毛本同石經栗出女栗○按當作栗　十年　秋滕子來朝石經閩監本同毛本滕誤滕　二年　世家及世本是齊昭公也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上有齊侯二字　有齊侯潘有二五字　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伯曹伯趙盾閩監毛本同石經許伯作許男　其以官稱石經同閩監毛本其以　十有五年　宜公余本分卷自此以下亦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　同此宣公爲第七卷單疏本同　三年不志於軍事也閩本同是也儀禮經傳通解引亦作軍監毛本軍作使　理雖迂延何校本迂延作迂誤是也閩監毛本迂作遷　楚子伐鄭石經同閩監毛本同子誤人　六年　晉殺其大夫先穀閩監毛本本同石經穀作穀宋本釋文出先穀云一本作穀兩者必有一誤通志堂本先穀　十有三年　終身不食宜公之食石經閩本同監毛本同宜公之子襄公　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桓公之子襄公　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一字　十有三年　以其在亂之位漢書梅福傳引無之　二十有五年　楚人滅夔石經閩本毛本同誤子　二十有六年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閩監毛本同石經齊師作齊侯　二十有八年　閩監毛本同何校本紛作紐是也　以上卷五　文公單疏本每卷標題春秋穀梁疏某公卷第幾自此以下分卷亦以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此文公爲第六卷　可以會外諸侯戚衛地閩監毛本脫戚衛地三字

冬楚子使萩來聘石經閩監毛本同石經萩字釋文萩或作荻　九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石經閩監毛本同石經栗出女栗○按當作栗　十年　秋滕子來朝石經閩監本同毛本滕誤滕　二年　世家及世本是齊昭公也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上有齊侯二字　有齊侯潘有二五字　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伯曹伯趙盾閩監毛本同石經許伯作許男　其以官稱石經同閩監毛本其以　十有五年　宜公余本分卷自此以下亦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　同此宣公爲第七卷單疏本同　三年不志於軍事也閩本同是也儀禮經傳通解引亦作軍監毛本軍作使　理雖迂延何校本迂延作迂誤是也閩監毛本迂作遷　楚子伐鄭石經同閩監毛本同子誤人　六年　晉殺其大夫先穀閩監毛本本同石經穀作穀宋本釋文出先穀云一本作穀兩者必有一誤通志堂本先穀　十有三年　終身不食宜公之食石經閩本同監毛本同宜公之子襄公　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桓公之子襄公　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一字　十有三年　以其在亂之位漢書梅福傳引無之　二十有五年　楚人滅夔石經閩本毛本同誤子　二十有六年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閩監毛本同石經齊師作齊侯　二十有八年　閩監毛本同何校本紛作紐是也　以上卷五　文公單疏本每卷標題春秋穀梁疏某公卷第幾自此以下分卷亦以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此文公爲第六卷　可以會外諸侯戚衛地閩監毛本脫戚衛地三字

冬楚子使萩來聘石經閩監毛本同石經萩字釋文萩或作荻　九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石經閩監毛本同石經栗出女栗○按當作栗　十年　秋滕子來朝石經閩監本同毛本滕誤滕　二年　世家及世本是齊昭公也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上有齊侯二字　有齊侯潘有二五字　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伯曹伯趙盾閩監毛本同石經許伯作許男　其以官稱石經同閩監毛本其以　十有五年　宜公余本分卷自此以下亦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　同此宣公爲第七卷單疏本同　三年不志於軍事也閩本同是也儀禮經傳通解引亦作軍監毛本軍作使　理雖迂延何校本迂延作迂誤是也閩監毛本迂作遷　楚子伐鄭石經同閩監毛本同子誤人　六年　晉殺其大夫先穀閩監毛本本同石經穀作穀宋本釋文出先穀云一本作穀兩者必有一誤通志堂本先穀　十有三年　終身不食宜公之食石經閩本同監毛本同宜公之子襄公　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桓公之子襄公　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一字　十有三年　以其在亂之位漢書梅福傳引無之　二十有五年　楚人滅夔石經閩本毛本同誤子　二十有六年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閩監毛本同石經齊師作齊侯　二十有八年　閩監毛本同何校本紛作紐是也　以上卷五　文公單疏本每卷標題春秋穀梁疏某公卷第幾自此以下分卷亦以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此文公爲第六卷　可以會外諸侯戚衛地閩監毛本脫戚衛地三字

冬楚子使萩來聘石經閩監毛本同石經萩字釋文萩或作荻　九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石經閩監毛本同石經栗出女栗○按當作栗　十年　秋滕子來朝石經閩監本同毛本滕誤滕　二年　世家及世本是齊昭公也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上有齊侯二字　有齊侯潘有二五字　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伯曹伯趙盾閩監毛本同石經許伯作許男　其以官稱石經同閩監毛本其以　十有五年　宜公余本分卷自此以下亦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　同此宣公爲第七卷單疏本同　三年不志於軍事也閩本同是也儀禮經傳通解引亦作軍監毛本軍作使　理雖迂延何校本迂延作迂誤是也閩監毛本迂作遷　楚子伐鄭石經同閩監毛本同子誤人　六年　晉殺其大夫先穀閩監毛本本同石經穀作穀宋本釋文出先穀云一本作穀兩者必有一誤通志堂本先穀　十有三年　終身不食宜公之食石經閩本同監毛本同宜公之子襄公　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桓公之子襄公　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一字　十有三年　以其在亂之位漢書梅福傳引無之　二十有五年　楚人滅夔石經閩本毛本同誤子　二十有六年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閩監毛本同石經齊師作齊侯　二十有八年　閩監毛本同何校本紛作紐是也　以上卷五　文公單疏本每卷標題春秋穀梁疏某公卷第幾自此以下分卷亦以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此文公爲第六卷　可以會外諸侯戚衛地閩監毛本脫戚衛地三字

冬楚子使萩來聘石經閩監毛本同石經萩字釋文萩或作荻　九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石經閩監毛本同石經栗出女栗○按當作栗　十年　秋滕子來朝石經閩監本同毛本滕誤滕　二年　世家及世本是齊昭公也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上有齊侯二字　有齊侯潘有二五字　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伯曹伯趙盾閩監毛本同石經許伯作許男　其以官稱石經同閩監毛本其以　十有五年　宜公余本分卷自此以下亦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　同此宣公爲第七卷單疏本同　三年不志於軍事也閩本同是也儀禮經傳通解引亦作軍監毛本軍作使　理雖迂延何校本迂延作迂誤是也閩監毛本迂作遷　楚子伐鄭石經同閩監毛本同子誤人　六年　晉殺其大夫先穀閩監毛本本同石經穀作穀宋本釋文出先穀云一本作穀兩者必有一誤通志堂本先穀　十有三年　終身不食宜公之食石經閩本同監毛本同宜公之子襄公　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桓公之子襄公　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一字　十有三年　以其在亂之位漢書梅福傳引無之　二十有五年　楚人滅夔石經閩本毛本同誤子　二十有六年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閩監毛本同石經齊師作齊侯　二十有八年　閩監毛本同何校本紛作紐是也　以上卷五　文公單疏本每卷標題春秋穀梁疏某公卷第幾自此以下分卷亦以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此文公爲第六卷　可以會外諸侯戚衛地閩監毛本脫戚衛地三字

冬楚子使萩來聘石經閩監毛本同石經萩字釋文萩或作荻　九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石經閩監毛本同石經栗出女栗○按當作栗　十年　秋滕子來朝石經閩監本同毛本滕誤滕　二年　世家及世本是齊昭公也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上有齊侯二字　有齊侯潘有二五字　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伯曹伯趙盾閩監毛本同石經許伯作許男　其以官稱石經同閩監毛本其以　十有五年　宜公余本分卷自此以下亦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　同此宣公爲第七卷單疏本同　三年不志於軍事也閩本同是也儀禮經傳通解引亦作軍監毛本軍作使　理雖迂延何校本迂延作迂誤是也閩監毛本迂作遷　楚子伐鄭石經同閩監毛本同子誤人　六年　晉殺其大夫先穀閩監毛本本同石經穀作穀宋本釋文出先穀云一本作穀兩者必有一誤通志堂本先穀　十有三年　終身不食宜公之食石經閩本同監毛本同宜公之子襄公　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桓公之子襄公　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一字　十有三年　以其在亂之位漢書梅福傳引無之　二十有五年　楚人滅夔石經閩本毛本同誤子　二十有六年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閩監毛本同石經齊師作齊侯　二十有八年　閩監毛本同何校本紛作紐是也　以上卷五　文公單疏本每卷標題春秋穀梁疏某公卷第幾自此以下分卷亦以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此文公爲第六卷　可以會外諸侯戚衛地閩監毛本脫戚衛地三字

冬楚子使萩來聘石經閩監毛本同石經萩字釋文萩或作荻　九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石經閩監毛本同石經栗出女栗○按當作栗　十年　秋滕子來朝石經閩監本同毛本滕誤滕　二年　世家及世本是齊昭公也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上有齊侯二字　有齊侯潘有二五字　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伯曹伯趙盾閩監毛本同石經許伯作許男　其以官稱石經同閩監毛本其以　十有五年　宜公余本分卷自此以下亦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　同此宣公爲第七卷單疏本同　三年不志於軍事也閩本同是也儀禮經傳通解引亦作軍監毛本軍作使　理雖迂延何校本迂延作迂誤是也閩監毛本迂作遷　楚子伐鄭石經同閩監毛本同子誤人　六年　晉殺其大夫先穀閩監毛本本同石經穀作穀宋本釋文出先穀云一本作穀兩者必有一誤通志堂本先穀　十有三年　終身不食宜公之食石經閩本同監毛本同宜公之子襄公　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桓公之子襄公　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一字　十有三年　以其在亂之位漢書梅福傳引無之　二十有五年　楚人滅夔石經閩本毛本同誤子　二十有六年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閩監毛本同石經齊師作齊侯　二十有八年　閩監毛本同何校本紛作紐是也　以上卷五　文公單疏本每卷標題春秋穀梁疏某公卷第幾自此以下分卷亦以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此文公爲第六卷　可以會外諸侯戚衛地閩監毛本脫戚衛地三字

冬楚子使萩來聘石經閩監毛本同石經萩字釋文萩或作荻　九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石經閩監毛本同石經栗出女栗○按當作栗　十年　秋滕子來朝石經閩監本同毛本滕誤滕　二年　世家及世本是齊昭公也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上有齊侯二字　有齊侯潘有二五字　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伯曹伯趙盾閩監毛本同石經許伯作許男　其以官稱石經同閩監毛本其以　十有五年　宜公余本分卷自此以下亦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　同此宣公爲第七卷單疏本同　三年不志於軍事也閩本同是也儀禮經傳通解引亦作軍監毛本軍作使　理雖迂延何校本迂延作迂誤是也閩監毛本迂作遷　楚子伐鄭石經同閩監毛本同子誤人　六年　晉殺其大夫先穀閩監毛本本同石經穀作穀宋本釋文出先穀云一本作穀兩者必有一誤通志堂本先穀　十有三年　終身不食宜公之食石經閩本同監毛本同宜公之子襄公　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桓公之子襄公　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一字　十有三年　以其在亂之位漢書梅福傳引無之　二十有五年　楚人滅夔石經閩本毛本同誤子　二十有六年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閩監毛本同石經齊師作齊侯　二十有八年　閩監毛本同何校本紛作紐是也　以上卷五　文公單疏本每卷標題春秋穀梁疏某公卷第幾自此以下分卷亦以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此文公爲第六卷　可以會外諸侯戚衛地閩監毛本脫戚衛地三字

冬楚子使萩來聘石經閩監毛本同石經萩字釋文萩或作荻　九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石經閩監毛本同石經栗出女栗○按當作栗　十年　秋滕子來朝石經閩監本同毛本滕誤滕　二年　世家及世本是齊昭公也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上有齊侯二字　有齊侯潘有二五字　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伯曹伯趙盾閩監毛本同石經許伯作許男　其以官稱石經同閩監毛本其以　十有五年　宜公余本分卷自此以下亦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　同此宣公爲第七卷單疏本同　三年不志於軍事也閩本同是也儀禮經傳通解引亦作軍監毛本軍作使　理雖迂延何校本迂延作迂誤是也閩監毛本迂作遷　楚子伐鄭石經同閩監毛本同子誤人　六年　晉殺其大夫先穀閩監毛本本同石經穀作穀宋本釋文出先穀云一本作穀兩者必有一誤通志堂本先穀　十有三年　終身不食宜公之食石經閩本同監毛本同宜公之子襄公　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桓公之子襄公　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一字　十有三年　以其在亂之位漢書梅福傳引無之　二十有五年　楚人滅夔石經閩本毛本同誤子　二十有六年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閩監毛本同石經齊師作齊侯　二十有八年　閩監毛本同何校本紛作紐是也　以上卷五　文公單疏本每卷標題春秋穀梁疏某公卷第幾自此以下分卷亦以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此文公爲第六卷　可以會外諸侯戚衛地閩監毛本脫戚衛地三字

冬楚子使萩來聘石經閩監毛本同石經萩字釋文萩或作荻　九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石經閩監毛本同石經栗出女栗○按當作栗　十年　秋滕子來朝石經閩監本同毛本滕誤滕　二年　世家及世本是齊昭公也閩監毛本同何校本上有齊侯二字　有齊侯潘有二五字　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伯曹伯趙盾閩監毛本同石經許伯作許男　其以官稱石經同閩監毛本其以　十有五年　宜公余本分卷自此以下亦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　同此宣公爲第七卷單疏本同　三年不志於軍事也閩本同是也儀禮經傳通解引亦作軍監毛本軍作使　理雖迂延何校本迂延作迂誤是也閩監毛本迂作遷　楚子伐鄭石經同閩監毛本同子誤人　六年　晉殺其大夫先穀閩監毛本本同石經穀作穀宋本釋文出先穀云一本作穀兩者必有一誤通志堂本先穀　十有三年　終身不食宜公之食石經閩本同監毛本同宜公之子襄公　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桓公之子襄公　閩本同監毛本脫茲父之三字案閩監毛本前條上例有注字此茲父上例有傳字計共脫十一字　一字　十有三年　以其在亂之位漢書梅福傳引無之　二十有五年　楚人滅夔石經閩本毛本同誤子　二十有六年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閩監毛本同石經齊師作齊侯　二十有八年　閩監毛本同何校本紛作紐是也　以上卷五　文公單疏本每卷標題春秋穀梁疏某公卷第幾自此以下分卷亦以每公爲一卷與石經合此文公爲第六卷　可以會外諸侯戚衛地閩監毛本脫戚衛地三字

秋公至自晉閩監毛本同石經晉作會　三年

狄人謂紛衆爲矢台　晉段玉裁云昭五年經蚡作賁矢台作失台　五年

非立異姓以莅祭祀　十行本非字空缺閩監毛本無非字石經余本有闕宋武云石經多一非字何煌云非稅訓之災也注云緣宣公稅畝故異此傳非字義同當非誤請之滅者立異姓是滅亡之道　六年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閩監毛本同石經閩本同伯下有杞伯二字　十有六年

冬叔孫豹如晉石經閩本同監毛本同晉誤齊　十有六年

非大而足同焉閩監毛本同石經余本忘作志　是陸所據本亦作與作焉者非　十有八年

昭公余本卷第十　單疏本同

二月取鄆閩監毛本同石經二作三是也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十四

爲齊討也石經閩本同監毛本同石經余本毛本討誤封　六年

冬蔑帥師伐吳閩監毛本同石經閩本同監毛本同石經余本不誤　六年

陳侯溺卒石經閩本同監毛本同監本同毛本侯溺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石經閩監本同毛本干誤于　八年

閔公也閩監毛本同石經余本公作之

賢胡沈之君死社稷閩本同監毛本胡誤乎

定公余本卷第十　單疏本同

故周人弔石經閩監本同毛本人誤入　夫鐘○盧本同宋本鐘作鐘

挾弓持矢而干閽廬石經閩監本同毛本挾作拔　四年

南郢楚郡閩監毛本同余本郡作都　舍此音捨○葉抄本捨誤舍

知見伐由己故懼而出　弃余本閩本同監毛本脫此一字　二十三年堅臼○盧文弨考證作傳

請皆還之閩監本同毛本還誤遠

言辰永有失其爲弟之道　閩監毛本辰誤臣

故著暨以表彊辭閩本同監本著誤者毛本同又脫故字　十有一年

非國言閩閩監毛本同石經余本國下有不字　二年

哀公余本卷第十二　單疏本同

此該之變而道之也閩監毛本同石經余本之上有郊字與儀禮經傳合顧炎武曰石經該誤作郊錢大昕曰石刻止存郊之變而四字以字數計之郊上當有該字炎武非也

故卜免牛也石經閩本同監毛本誤免卜

子不亞三月卜郊何也閩監毛本同石經余本忘作志

則拒之者非邪閩監毛本同釋文出邪也則陸所據本邪下有也字

微殺大夫謂之盜閩監本同毛本微誤徵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十四

述曰阮宮保校勘記凡十二卷今但擇其切要者錄若干條以備一家之學云

穀梁傳釋文校勘記

隱公　元年咀況阮反○盧文弨校　三年所呑又音天○盧本同宋本天誤尺

年宰咀本同宋本阮作玩　年

四之擊本又作掔○盧本掔作契案作掔年之擊則與正文同段玉裁云掔當爲絜本同宋本無注字同字上空一字案一字當是反字並不見注此注字後人妄填　僭侈又尺是反○盧本是改氏　年

在疆○葉抄本疆作彊

桓公　二敗○盧本上十一字闕　夫鐘○盧本同宋本鐘作鐘

年敗增計字　年本同宋本阮作玩

莊公　二踰竟後踰竟例皆同○盧本年舍此音捨○葉抄本捨誤舍

年踰竟同宋本竟作之非也　四年

九敗○盧本改十年長勺時酌反○葉抄本酌作勺非

年敗惡○盧本惡反惡非　二十年堅臼○盧文弨考證作傳

葉抄本士二十雉賁傳曰殪臍舜始賁○盧文弨考證作傳

年非是　四年雉賁曰殪臍舜賁○案說文內部傳曰殪如

腊舜如脤二十六年屈完君勿亦見論衡
改居二十七年兵車之會四年會于洮十六年會淮○盧本同葉抄本于作於淮作幽並非
僖公二年挈其去結反○盧本考證作苦結反
文公二年昭穆○盧本同葉抄本穆作繆
宣公三年華元三當作二宋本盧本不誤
穀一本作穀○盧本同宋本穀作穀○案當作先穀一本作穀
疏校勘記謂捶章葉反○盧本章○案章乃革之誤
成公元年貶夫跛本戒作跛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十四　十一

八一稱尺證反○盧本下有注同二字
襄公二年齊姜齊謚也○葉謚是也說詳
增姓八年公子濕濕○盧本濕改溼
昭公元年子卷左氏作麇○麇本麇改麇是
五年賣泉左氏作蚡泉○葉抄本蚡作盼非也
抄本作九年許復扶又反○葉抄本作扶是也誤
十一年子痤在禾反○盧本禾作戈
本同宋本禾作戈
十九歎又常同宋本作烏路反
二十五年鸛音灌○盧本音權是也一作音歡
定公四年卑鄙妥又反○盧本鄙作由又反○宋本十四歸其意欲反○宋本十五年歸其盧本意作章
抄本證作證○按作四○盧本隱公八年校勘記作祀本下
十于相莊如反○盧本如作加
四祑其注及下祑君皆同○葉抄本下作于非也
七年鄍○葉抄本八年御聾挂也
鄍作鄧
陳火左氏作災○盧本同宋本災作灾
罰當○葉抄本十八年罰作罰非
悅反○盧本悅反下鵲貫鵲又作鵲○盧本鵲改鵲
十適歷本狄改歷
丁狄反○盧
年上達反○盧
本考異是也
撻平本上改上
厲十五年厲生祭肉也○葉抄本十五年梁除服本生作生非也

○葉抄本脩石經亦從艸按說文作脩
哀公元年不見賢遍反○葉抄本遍作徧六年見當同監盧本下增門字四年卽殺○盧本此下增一條
云西鄂音罕
述曰文十八年注敬嬴陸云依下傳應作頃熊下傳者宣八年葬我小君頃熊是也不知何時誤作左傳盧本改作公羊皆非也夫穀梁之本經本傳卽作頃熊何用遠取公羊以證范注乎
邵晉涵南江札記卷一穀梁傳　隱六年宋人取長葛久之也白虎通義曰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
述曰閻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十四　十二
八年夏六月乙亥蔡侯考父卒　白虎通義崩薨篇曰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赴而葬禮也諸侯薨赴告鄰國何緣鄰國欲有禮也
述曰閻
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　魯世家隱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許田君子譏之裴注引穀梁此傳集解又引麋信曰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
述曰閻
二年取郜大鼎于宋　魯世家桓二年以宋之賂鼎入于太廟
君子譏之集解引穀梁傳
述曰閻

四年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　左傳隱五年正義引白虎通義云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眾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重之也夏謂之苗何以苗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

述曰闕

十四年御廩災　劉向曰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於齊侯齊侯殺桓公

述曰闕

莊二十年夏齊大災　劉向曰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爲妻適庶數更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死適庶分爭九月不得葬

述曰闕

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　白虎通義巡狩篇曰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以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三年小備二伯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

述曰闕

閔二年狄入衛　劉向新序雜事卷八衛懿公有臣曰宏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迎及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宏演至報使于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興師經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畢尚薄屋無哀吾喪也興師行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興兵要之殽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

大結怨搆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纍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
卒喪其師眾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述曰
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劉向說苑楚人獻黿於鄭靈
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此必嘗異
味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
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子家謀先遂弒靈公子夏曰春
秋者紀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
也有漸以至焉
述曰
成元年古者有四民　劉向說苑卷七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
而百姓富所謂四民者士農工商也
述曰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終

江陰馮　銘
丹徒陳慶年校

述經師
卜子夏以下周至前漢
述曰說苑復恩篇子夏曰春秋者記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
也臣不臣子不子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孝經說曰
春秋屬商穀梁序疏今案孝經說者鉤命決文孔子曰吾
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屬之商孝經屬之參楊
士勛穀梁序疏穀梁子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故曰穀梁傳
穀梁子
述曰釋文敘錄云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名高齊人子
於子夏穀梁名赤魯人廩信云與秦孝公同時七錄
夏云名俶字元始風俗通云子夏門人鄒氏魯桓譚新論
春秋　夾氏之傳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
云左氏傳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作春秋殘
略多有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頗失本事　漢
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案此左氏經　原注公羊穀梁二家
梁傳十一卷原注穀梁子魯人師古曰名喜　穀梁外傳二十篇宋陳振孫直
齋書錄解題春秋穀梁傳十二卷魯人穀梁赤一名俶字元
始子夏弟子自荀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傳宣帝好之
遂盛行於世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楊士勛疏稱穀梁子
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則傳當為穀梁
子所自作徐彥公羊傳疏又稱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毋生
乃著竹帛題其親師故曰公羊傳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
親師故曰穀梁傳則當為傳其學者所作案公羊傳定公卽

位一條引于沈于曰何休解詁以爲後師案此注在隱公十
一年所引于沈子
條下此傳定公卽位一條亦稱沈于曰公羊穀梁既同師子夏
不應及見後師又初獻六羽一條稱穀梁子曰傳既穀梁自
作不應自引己說且此條又引尸子曰尸佼爲商鞅之師鞅
既誅佼逃於蜀其人亦在穀梁後不應預爲引據疑徐彥之
言爲得其實但誰著於竹帛則不可考耳漢書藝文志載公
羊穀梁二家經十一卷傳亦各十一卷則經傳初亦別編范
甯集解乃併經注之疑卽甯之所合定公元年春王三月一
條發傳於春王二字之下以三月別屬下文頗疑其割裂然
考劉向說苑稱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向受
穀梁春秋知穀梁春秋以春王二字別爲一節故向有此讀

至公觀魚于棠一條葬桓王一條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臨
一條曹伯廬卒于師一條天王殺其弟佞夫一條皆冠以傳
曰字惟桓王一條與左傳合餘皆不知所引何傳疑甯以傳
附經之時每條皆冠以傳曰字如鄭玄王弼之易有彖曰象
曰之例後傳寫者刪之此五條其刪除未盡者也（謹案齊召南考證引
傳曰者凡八見詳見師說不止五條又文十有二年引傳曰者在傳文中間竝不盡冠其首也）興愚案穀梁
子名赤名俶名喜之外王充論衡又云名眞詳見長編子部

荀卿　毛亨

述曰穀梁序疏穀梁子受經于子夏爲經作傳故曰穀梁傳
傳孫卿案荀卿孫卿通稱　荀于大略篇貨財曰膊輿馬曰賵衣服曰
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唅（楊倞注此與穀梁之說同）又春秋譔胥命又誥誓

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楊倞注穀梁傳亦有此語）冤
問篇紲巳之封人（楊倞注紲與鄧同今案此亦穀梁字陳風東門之楊疏云毛
公親事荀卿今案毛詩車攻傳田者大艾草以爲防或舍其
中鴈纚脰以爲門罽纚質以爲機閒容握鴈而入罿則不得
入又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又面傷不獻踐毛不獻
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
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
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此本昭七年穀梁傳文）又一曰乾豆
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髀爲上
殺射右耳本大之射左髀達於右髀爲下殺（此本桓四年傳文）雲漢
傳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祀
江公既傳穀梁春秋亦未嘗不傳魯詩也故附大毛公於穀

梁經師之列

申公

述曰穀梁序疏孫卿傳魯人申公今案申公魯詩之師也（釋文
穀梁亦謂申培公楚王太傅武帝以安車蒲輪徵之時申公年八十餘以爲大中大夫）亦授穀梁春秋
教錄申公本以詩春秋授取（亦見釋文）然則穀梁不雜毛詩家傳之魯
詩家亦傳之矣

張蒼　賈誼

述曰崇文總目云漢張蒼賈誼尹咸鄭眾賈逵皆爲左氏訓

詁然參用公穀二家引見朱彝尊經
江公　子江博士　義考百七十六
述曰穀梁序疏申公傳博士江翁釋文敘錄瑕丘江公受穀
孫江博士
梁春秋於魯申公武帝時爲博士江翁至孫皆爲博士餘詳
長編
衛太子　漢宣帝
長編史部
述曰詳長編
梁廣　晧星公
述曰詳長編釋文敘錄作浩星公與恩案漢書趙充國傳充
述說充國鄧展注浩星姓賜名也然
則漢書又作浩星則釋文之說是也
蔡千秋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十五　四

述曰詳長編
周慶　丁姓　王亥
述曰詳長編案漢書師古注丁姓字子孫王亥後漢書賈逵
傳注作王彥經義考引鄭元曰顏安樂弟子有
冷豐劉向王彥
劉向
述曰釋文敘錄蔡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詔劉向受穀
梁欲令助之漢書藝文志議奏三十九篇石渠論案班固之
十九篇屬之劉向者韋賢傳云玄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
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郎儒林傳所
謂宣帝以衛太子好穀梁詔劉向受穀梁欲令助之乃召五
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望
之等多從穀梁由是大盛也然則石渠之議專爲穀梁
即可專屬劉向由是推之東漢白虎通德係倣石渠故事遂
詔高才生受穀梁春秋亦可謂專
爲穀梁故禮述全引白虎通云　魏書高允傳允表曰漢成

嘗時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眚而不
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爲其傳說以感悟人主
而終不聽察卒以危亡豈不哀哉餘詳長編
蕭望之等十一人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十五　五

述曰詳長編又徐天麟西漢會要卷廿六彙載雜議羣儒姓
名蕭望之韋玄成施讐梁邱臨歐陽地餘林尊周堪孔霸張
山拊張生薛廣德戴德戴聖聞人通漢劉向凡十有五人攷
假倉以小夏侯學爲謁者論石渠而徐氏失載又大戴未聞
其議石渠意誤讀孟卿傳也與恩案漢書儒林傳言蕭望之
等十一人各以經義對此云十
有五人者蓋其中有但爲監議而不以經義對者如假倉之
爲謁者是也謁者即使者儒林傳使者亦旁內穀梁家中郎
王亥師古注曰使者謂當時詔遣監議者也則在十一人之
外矣又攷劉向與尹更始周慶丁姓王亥爲卿與穀梁發議之
五人不在監議之列
尹更始　尹咸
述曰穀梁序疏魏晉以來注者有尹更始釋文敘錄尹更始
字翁君汝南邵陵人又云尹更始章句十五卷漢志穀梁章
句三十三篇志無注今屬之尹更始者以更始嘗爲章句故隋書經籍志穀梁有春秋
五卷漢諫議大夫尹更始撰亡新唐書藝文志春秋穀梁傳十五卷尹更始注經
義考百七十一引王應麟曰漢儒兼通穀梁左氏者胡常尹更始
也
申章昌曼君
述曰詳長編
胡常　簡秉

述曰詳長編

翟方進　翟宣

述曰詳長編又漢書本傳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西至京師從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盛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爲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胡常與方進同進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甚不服議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爲博士又云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又云長子宣字太伯亦明經居長安教授諸生滿堂

房鳳

述曰詳長編

梅福

述曰漢書本傳福字子眞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餘詳長編

胥君安

述曰常璩華陽國志十下引春秋穀梁傳序云成帝時議立三傳博士巴郡胥君安獨駁左傳不祖聖人

漢明帝以下後漢

述曰後漢明帝紀十歲能通春秋

劉昭　劉瞻

述曰後漢書本傳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

逢萌

尹敏

述曰後漢書本傳少好學能說易春秋

卓茂

述曰後漢書本傳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注江生魯人江翁也昭帝時爲博士

任延

述曰後漢書本傳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童

譙玄

述曰後漢書本傳少好學能說易春秋

述曰後漢書本傳學通春秋經

段肅

述曰隋志春秋穀梁傳十四卷段肅注疑漢人舊唐志春秋穀梁傳十三卷釋文序錄段肅注十二卷段氏不詳何人案惠棟穀梁古義校作殷肅見述師說

楊終

述曰後漢書本傳年十三爲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案終不言公羊則知終所習者穀梁春秋終又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益知所習爲穀梁學多異聞益知所習爲穀梁故也楊終之請白虎亦以習穀梁故也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

賈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與恩案所改定者尹更始章句也案宣帝之論石渠以穀梁故也楊終之請白虎亦以習穀梁故也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益知所習爲穀梁學矣

承宮

述曰後漢書本傳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有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

鍾興

述曰後漢書本傳興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皇太子

班固

述曰漢書古今人表列魯隱公桓公同在下下第九等則班固亦穀梁家

賈逵

述曰後漢賈逵傳父徽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等皆爲穀梁見前書也餘詳長編

孔僖

述曰後漢書本傳與崔篆孫駰相友善同遊大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

馮豹

述曰後漢馮衍傳豹字仲文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麗山下案案樂也

丁鴻

述曰後漢書本傳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廣平王羨明帝子也東觀記曰與太常桓鸞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衛士令賈逵等集議也

崔駰

述曰後漢書本傳年十二能通詩易春秋恩案此春秋亦謂穀梁作逵旨曰今子褊櫝六經服膺道術與恩案此六經亦上孝宣論六經於石渠之類答曰

豐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穀樹功於柏舉伍子胥名員楚人也子胥父誅於楚挾弓矢而舉楚師敗績事見穀梁傳

楊震

述曰後漢書本傳延光中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又云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又云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暘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案震師未詳何人所言皆穀梁義也震亦穀梁家

張浩

述曰三國志四十五蜀書張翼字伯恭犍爲武陽人也高祖父

司空浩會祖父廣陵太守綱皆有名裴注引益部耆舊傳曰

浩字叔明治律春秋游學京師

許愼

述曰後漢書本傳愼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詳述師說

馬融

述曰後漢書本傳著三傳異同說

翟輔

述曰後漢書本傳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未遑庠序之事融之此言不知何據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案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於殿中兼平公羊穀梁同異上親臨決焉時更崇穀梁傳故此言六經以穀梁配易尚書詩禮公羊爲六經亦一異聞也

延篤

述曰後漢書本傳稍遷侍中帝數問政事篤詭辭密對穀梁傳曰故士造辭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注云詭依典義篤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而所行歌合穀梁之義也

荀爽　荀悅

述曰後漢書本傳爽兄名請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著春秋條例又作公羊問及辯讖悅字仲豫年十二能說春秋

鄭玄

述曰後漢書本傳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遁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隋志春秋穀梁廢疾三卷何休撰鄭玄釋張靖箋　新唐志同穀梁序疏引六藝論云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

劉陶

述曰後漢書本傳明尚書春秋羣帝詔陶次第春秋條例

孔謙

述曰宋洪适隸釋六孔謙碣孔謙字德讓宣尼公二十世孫都尉君之子也藉述家業修春秋經升堂講誦深究聖指

侯成

述曰隸釋八金鄉長侯成碑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也
治春秋經博綜書傳以典籍教授又云酺封明統侯光武中
興霸爲臨淮太守大司徒公封於陵侯又云安貧樂道温故
知新案侯霸傳穀梁者碑用論語文亦與穀梁傳體例合

婁壽

述曰隸釋九玄儒先生婁壽碑云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人
也曾祖父攸古修字春秋以大夫侍講至五官中郎將又云先
生童孩多奇岐嶷有志捥髮傳業好學不厭善與人交久而
能敬榮且溺之耦耕下學上達有朋自遠朝夕講習樂以忘
憂案穀梁傳中多與論語文同今此碑亦多論語文知婁君
世傳之家業其春秋必穀梁經也

丁勍

述曰隸釋十七廣漢屬國都尉丁勍碑字叔河治易韓詩垂
意春秋

劉善之

述曰冊府五百九劉善之饒陽人善春秋毛詩四予併傳父
詩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終
江陰馮　銘
丹徒陳慶年校

南菁書院

述經師以下三國

廉信

述曰穀梁序疏魏晉以來注者有廉信釋文敘錄廉信注十
二卷宇南山東海人魏樂平太守隋志春秋穀梁注十二卷魏平樂太
守廉信注舊唐志春秋穀梁傳十二卷廉信注新唐志廉信注穀梁十二
卷冊府元龜六百七廉信字南山爲樂平太守注穀梁十二卷
鄭樵通志藝文略春秋穀梁傳十二卷魏平樂太守廉信又
隋志有春秋說要十卷理何氏漢議二卷經義考云佚

韓益

述曰隋志春秋三傳論十卷魏大長秋韓益撰又兒兩唐志冊府經

義考

王朗

述曰魏志王朗傳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

孫炎

述曰魏志王肅傳時樂安孫叔然與晉武同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秘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篇

唐固

述曰穀梁序疏云魏晉已來注者有唐固釋文敘錄唐固注

十二卷字子正丹陽人吳尚書僕射　吳志闞澤傳丹陽唐固修身積學稱爲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爲吳王拜固議郎貢武四年爲尚書僕射裴松之注吳錄固字子正年七十餘矣隋志春秋穀梁十二卷吳僕射唐固注舊唐志春秋穀梁傳十二卷唐固注新唐志唐固注穀梁十二卷冊府六百七　唐固注春秋穀梁傳十三卷經義考云佚

賀循以下晉至隋

楊方

述曰晉書本傳少好學求補遠郡欲閑居著述王導上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沈

范汪　蔡謨　范甯　范邵　范泰　范雍　范凱

述曰晉書范汪傳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既免官家於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率手寫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具義精審爲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隋志春秋穀梁傳十二卷范甯集解穀梁有穀梁音一卷亡　春秋穀梁傳例一卷范甯撰　新唐志范甯集注十二卷范甯穀梁序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率手寫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具義精審爲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隋志春秋穀梁傳十二卷范甯集解穀梁有穀梁音一卷亡　春秋穀梁傳例一卷范甯撰　新唐志范甯集注十二卷范甯穀梁序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楊疏先君謂甯之父汪也門生同門後生故吏謂昔日君臣江徐之屬是也兄弟子姪即邵凱雍泰之等是也莊三年傳改葬之禮緫注云甯之先君與蔡謨論之詳矣楊疏蔡謨改葬議定鎮江志云蔡謨以晉成帝咸康五年領徐州刺史范汪以陽帝升平五年領徐兗二州刺史范汪以陽帝升平五年領徐兗二州刺史鎮京口　郡齋讀書志春秋穀梁傳十二卷右范甯注應劭風俗通稱穀梁名赤子夏弟子甯信則以爲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爲名俶字元始皆未詳也自孫卿五傳至蔡千秋漢宣帝好之遂盛行于世自漢魏以來爲之注解者尹更始唐固糜信孔演江熙等十數家而范甯皆以爲膚淺於是帥其長子泰中子雍小子凱從弟邵及門生故吏商略名例博采諸儒同異之說成其父汪之志嘗謂三傳之學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解范甯之論最善書錄解題春秋穀梁傳集解十二卷晉豫章太守順陽范甯武子撰甯嘗謂王何之罪深於桀紂著論以排之仕爲中書侍郎其甥王國寶憚之乃相驅扇因求外補抵罪會赦免甯以爲春秋惟穀梁氏無失利屏居吳郡時也汪沒之後始成此書所謂發墨守起廢疾記姓名其稱何休曰及鄭君釋之者卽所謂諸家之說皆也稱邵曰者甯從弟也稱泰曰雍曰凱曰者其諸子也汪范晷之孫晷在晉吏傳自晷至泰五世皆顯於時甯父子祖孫同訓釋經傳行於後世可謂盛矣泰之子府宗亦著後漢書以不軌死其家始亾　四庫全書總目云甯注本十二卷以兼載門生故吏子弟之說各列其名故曰集解晉書本傳稱甯此書爲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今考書中乃多引邈注來詳其故又自序有商略名例之句疏稱商別

有略例百餘條此本不載然注中時有傳例曰字或士助劃
裂其文散入莊疏中歟
蔡秀
述曰詳長編
蔣叔玄
述曰著問穀梁義二卷見隋志藝文志經義考
于寶
述曰著春秋義西傳十六卷見藝文略
李堯俞　高重
述曰堯俞著三傳集義三十卷集著春秋集要四十卷三傳
自要十五卷見藝文略

劉光　劉瑤
述曰穀梁序疏云魏晉已來注者有劉瑤劉兆以春秋一經
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爲傳敵乃思三家之異
合而通之周趙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
首尾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爲春秋左氏
傳解名曰全綵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晉
書儒林傳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博學洽聞溫儁善誘從
受業者數千人隋志春秋公羊穀梁傳十二卷晉博士劉兆撰又春
秋公羊穀梁二傳評三卷劉兆撰舊唐志春秋公羊穀梁左氏
集解十一卷劉兆撰新唐志三家集解十一卷藝文略春
秋公羊穀梁集傳十二卷春秋公羊穀梁二傳評三卷俱晉
博士劉兆三家集解十一卷劉兆撰舊唐志春秋公羊穀梁左氏
述曰晉書儒林傳徐邈東莞姑幕人也南渡江家于京口勤
行勵學博涉多問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使授大
子經訓日雖未勑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

李軌
述曰文十有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傳孛之爲言猶茀也陸音
義出猶茀云李軌扶憤反徐邈扶勿反又序錄於左傳下云
李軌音三卷徐邈音三卷又於易下云李軌字弘範江夏人
東晉祠部郎中都亭侯
徐邈
述曰晉書儒林傳徐邈東莞姑幕人也南渡江家于京口勤
行勵學博涉多問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使授大
子經訓日雖未勑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

王受經必敬自魏以來多使徵人教授號爲博士不復專以
爲師故帝有云所注穀梁傳見重於時隋志春秋穀梁傳十
二卷撰　徐邈　春秋穀梁傳義十卷徐邈　集　徐邈答春秋穀梁義三
卷案邈所答即何休春秋議十一卷唐志春秋穀梁十二卷徐邈撰
卷中出穀梁三卷而答之也　春秋穀梁傳義十二卷徐邈撰　新唐
志徐邈注十二卷又傳義十卷音一卷今案音本傳不載
邈字而楊士勛穀梁序疏云魏晉已來注者有徐仙民即邈
之字陸德明經典序錄易下云徐邈字仙民東莞人東晉中
書侍郎太子前衛率冊府六百五十　徐邈爲虓騎將軍所注穀梁
傳見重於時藝文略春秋穀傳十二卷徐邈春秋穀梁傳義十
卷徐邈義疏徐邈答春秋穀梁義三卷穀梁音一卷徐邈

張靖

臣曰莊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傳不言日不言朔夜
　楊疏引張靖策今案策當作箋阮校勘記失校廢疾云立八尺之木不
見其影隋志穀梁傳十卷晉堂邑太守張靖注又春秋穀梁廢疾三卷
何休撰鄭玄釋唐志穀梁傳又十一卷張靖箋　舊唐志春秋穀梁廢疾
釋張靖箋　案解春秋穀梁廢疾三卷鄭玄釋唐志張靖集成篇　案成篇二字皆箋字之譌新唐志張靖
解十一卷穀梁廢疾三卷鄭玄釋張靖箋冊府六百五十　張靖爲堂邑太
守注春秋穀梁傳十卷又箋穀梁廢疾藝文略穀梁傳十卷
晉堂邑太守張靖　春秋穀梁傳四卷殘缺張程孫劉四家集解

王長文

述曰華陽國志王長文字德儁廣漢郪人察孝廉不就後拜
蜀郡太守以爲春秋三傳傳經不同每生訟議乃據經摭傳
爲春秋三傳十二篇

徐乾

述曰穀梁序疏魏晉已來注者有徐乾釋文敘錄徐乾注十
三卷字文胄東莞人　隋志梁有春秋穀梁傳十三卷晉給事中　舊唐志春秋穀梁傳十三
卷晉給事郎徐乾注亾　案注傳唐志又十三卷徐乾注新唐
志徐乾注十三卷冊府六百五　云佚　徐乾字文胄爲給事中注春秋
穀梁傳十三卷藝文略春秋穀梁傳十三卷晉給事郎徐乾　御覽六百
九十　服部引徐乾古履儀中有蔡謨答臺符分別履舄之名
七　又肇虞決疑言劒履舄之名經義考百七十四云佚

鄭嗣

述曰御覽括地圖穀梁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傳云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
可也志不可也范注引鄭嗣曰唯以未易災之餘而嘗然後
可志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
大也又傳云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范注亦引鄭嗣曰壬申乙亥相去四日言用日至少而功多
明未是及易而嘗

虞溥

述曰晉書本傳專心墳籍注春秋經傳

胡訥

述曰穀梁序疏魏晉以來注者有胡訥之等釋文敘錄胡訥

集解十卷隋志春秋三傳評十卷胡訥撰梁有春秋集三師
十卷胡訥撰今亡　舊唐志春秋三傳經解十一卷胡訥撰
十卷胡訥撰　新唐志胡訥集撰三傳經解十一卷又三傳評十
卷冊府六百五胡訥作胡字子言爲尚書左侍郎集解穀梁十
卷

聶熊

述曰晉書石虎載記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於學官

程闡

述曰穀梁序疏魏晉以來注者有程闡隋志春秋穀梁傳十
六卷程闡撰　新唐志程闡經傳集注十六卷

孔衍　孔演　孔晁

述曰穀梁序疏魏晉以來注者有孔演疑即衍也釋文敘錄公羊
下云衍字舒元魯人東晉廣陵相又云孔衍集解十四卷晉
書儒林傳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也少好學
凡所著述百餘萬言不言注穀梁者遺脫中興初補中書郎領太子中
庶子出爲廣陵相隋志春秋穀梁傳十四卷孔衍撰又春秋穀
梁傳五卷孔君指訓殘缺梁十四卷今案孔君亦疑即孔衍　舊唐志春秋穀梁傳十
三卷孔衍訓注十三卷冊府六百五孔衍字舒元爲廣陵相撰春秋穀梁傳集解十四卷藝文略春秋穀梁傳
十四卷孔衍春秋穀梁傳五卷孔君指訓　余蕭客經解鉤沈二十三
引孔晁指訓云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地
動文九年經地震出春秋本義疑孔君又即孔晁也

沈仲義

述曰著春秋穀梁經傳集解十卷見兩唐志

蕭邕

述曰舊唐志穀梁傳義三卷蕭邕注　新唐志蕭邕問傳義三卷
案此及沈仲義不見隋志而唐志
列之徐乾下劉兆上亦俱晉人也

潘叔度

述曰北史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又有衛凱陳達潘叔度亦
爲通解隋志春秋經合三傳十卷潘叔度撰春秋成奪十卷潘叔度撰
舊唐志春秋合三傳通論十卷潘叔度撰春秋成集十卷潘叔度撰新
唐志同案隋志作成奪恐誤藝文略仍作奪

江熙

述曰穀梁序疏魏晉以來注者有江熙釋文敘錄毛詩下江
熙字太和濟陽人東晉兗州別駕隋志春秋公羊穀梁二傳
評三卷案此脫夾注人名據唐志即江熙　舊唐志春秋公羊穀梁二傳評三
卷江熙撰　新唐志藝文略同經義考云佚

孫氏

述曰隋書經籍志春秋穀梁傳四卷殘缺張程孫
張靖程闡劉者程闡劉兆惟孫氏一家不詳何人疑孫爲孔
之誤或即孔衍經義考云當是張靖程闡孫毓劉瑤與思案
著毛詩異同評未聞治穀梁春秋前有孫叔然本名炎四與
晉武帝同名改稱其字注春秋三傳則孫氏一家或即孫炎

郭琦

述曰晉書隱逸傳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卷

荀崧

述曰詳長編

王接之

述曰晉書本傳兼明禮傳

孔默之

述曰宋書隱逸傳默之儒學注穀梁春秋

蕭子懋

述曰南齊書武十三王傳晉安王子懋字雲昌世祖第七子也撰春秋例苑三十卷世祖嘉之敕付祕閣

陸澄

述曰南齊書陸澄傳永明元年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糜氏穀梁澄與尚書令王儉書論之詳見長編

沈麟士

述曰南齊書本傳隱居教授注春秋

梁武帝

述曰梁書武帝紀帝少而篤學洞達儒玄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造春秋答問若干卷

劉之遴

述曰梁書本傳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高祖大悅詔答之詳見長編

崔靈恩

述曰晉書本傳少篤學從師尤精三禮三傳著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南史同

沈宏　沈炫

述曰隋志春秋五辯二卷梁五經博士沈宏撰冊府六百六梁沈炫撰春秋五辨二卷梁郎隋志之沈宏也

沈文阿

述曰陳書本傳博采先儒異同自爲義疏抬三禮三傳南史同

房景先　王神貴

述曰魏書房法壽傳景先字光胄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作五經疑問百餘篇其言該典今行於時文多略舉其切於世教者今錄其說穀梁者　問穀梁傳魯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乃者亾乎人之辭也曰業以觀風禮爲數本其細已甚民不堪命齊不加兵屈於周典僖公魯之盛君告誠虔祀穆迎吉而休徵不至若推咎於天則神不鑒歸愆於人則頌聲宜替既命龜失辰靈威弗眷郊禩不從配天斯缺卽傳所言殆非虛美何承而制冊府咀咒魏房景先孝文時爲太學博士作五經疑問百餘篇符璽郎王神貴答之名曰辨疑合成十卷經義考二百四十房氏景先五經疑問十卷佚

辛子馥子德源
述曰魏書辛紹先傳子馥字元嶷有學行以三傳經同說異遂總爲一部傳注並出校比短長北史辛雄傳德源每於務陰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

李謹
述曰魏書本傳嫡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

劉芳
述曰魏書本傳著范甯所注穀梁音一卷北史同

李彪
述曰魏書本傳著春秋三傳合成十卷北史同

張雕武
述曰北齊書本傳偏通五經尤明三傳北史同

李鉉
述曰北齊書本傳鉉字寶鼎物海南皮人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柯間宗惠振等結侶討大義述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栖高第二十三便自潛層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傳序云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措懷舊周志春秋二傳異同十一卷李鉉撰新唐志李鉉春秋二傳異同十二卷冊府六百北齊李鉉爲國子博士撰三傳異同例若干卷經義考云佚

鮑長暄
述曰北齊書鮑季詳傳從弟長暄兼通禮傳北史同

孫靈暉　孫萬壽
述曰魏書本傳學通禮傳頗有文才

劉獻之
述曰魏書本傳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北史同

程玄　孫惠蔚
述曰魏書儒林傳孫惠蔚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北史儒林傳同劉獻之受業於渤海程玄

劉蘭
述曰魏書本傳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

馮偉
述曰北齊書本傳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北史同

讀之推
述曰北齊書本傳之推早傳家業選習禮傳北史同

張雕武
述曰北齊書本傳偏通五經尤明三傳北史同

李鉉
述曰北齊書本傳鉉字寶鼎物海南皮人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柯間宗惠振等結侶討大義述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栖高第二十三便自潛層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傳序云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措懷舊周志春秋二傳異同十一卷李鉉撰新唐志李鉉春秋二傳異同十二卷冊府六百北齊李鉉爲國子博士撰三傳異同例若干卷經義考云佚

鮑長暄
述曰北齊書鮑季詳傳從弟長暄兼通禮傳北史同

孫靈暉　孫萬壽

述曰北齊書本傳三禮及三傳皆通宗旨又六子萬壽博涉羣書禮傳俱通大義北史同

張奉禮

述曰北史儒林傳長樂張奉禮善三傳

陳逵　熊安生

述曰北周書儒林傳安生初從陳逵受三傳又從房虬受同禮並通大義北史同

庾信

述曰御覽百四十七引庾信穀梁注凡七條案北史北周書倍本傳稱其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不言注穀梁御覽所引疑庾信之說

房暉遠

述曰隋書本傳明三禮春秋三傳北史同

杜臺卿

述曰冊府七百六十七隋杜臺卿字少山博陵曲陽人周武帝平齊歸於鄉里以禮記春秋教授子弟

邵茂

述曰隋書本傳其周易詩書及春秋三傳並皆通習

顧彪

述曰隋書本傳明尚書春秋

劉焯

述曰隋書本傳著五經述議行於世

劉炫

述曰隋書本傳更部尚書牛弘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後除太學博士著春秋攻昧十卷春秋述議四十卷莊二十有七年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兵車之會四楊疏引先師劉炫云按稱先師知士則爲炫之弟子貫與陽穀並非管仲之功何得去貫而數陽穀也若以葵丘之盟盟會異時而數爲二則首戴之會亦可爲二也離會不數鄄盟去公子結則唯有齊宋二國之會安得數之楊疏又云劉氏數洮會則兵車之會又少其一故劉以傳疏解之當云兵車之會三今案此則劉炫專解穀梁說也

張文詡

江陰馮　銘校
丹徒陳慶年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五　南菁書院

穀梁大義述十七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經師

陸德明以下唐

述曰著三傳釋文入卷見書錄解題又釋文敘錄云公羊用何休注穀梁用范甯注一傳近代集講者恐其學莫絕故為音以示將來

劉鎔

述曰著經典集音三十卷見唐志經義考

馬周

述曰冊府七百七十二馬周少孤貧好讀書尤明詩傳

于志甯

述曰新唐書一百四衡山公主既公除將下嫁長孫氏志甯以為禮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固知過喪須終三年春秋魯莊公如齊納幣母喪未再春而圖婚二家不議以其失禮明也今議者云公除從吉此漢文創制為天下百姓耳公主身服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改心喪成婚非人情所忍於是詔公主服除乃婚謹案二家者公羊穀梁二傳也二傳但譏公視納幣所謂丙大惡諱小惡書故于氏云以其失禮明也左氏無傳故不據之

秦疄

述曰冊府元龜九百十八秦疄字仁先晉陵無錫人明尚書春秋以講授為務

楊士勛

述曰著穀梁疏十二卷見兩唐志宋志讀書志書錄解題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　四庫總目經義考今案僖二十有七年同盟于幽疏引先師劉炫則士勛者劉光伯之徒也

王彥威

述曰新唐書百六十四彥威其先出太原少孤自力於學舉明經甲科拜博士憲宗以正月崩有司議葬用十二月下旬彥威建言天子之葬七月春秋之義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舉天下葬一人故過期不葬則譏之

韓愈

述曰著春秋通例一卷見新唐志冊府經義考

馬光極

述曰著九經穀梁五卷見宋志經義考

柳璞

述曰著春秋三氏異同義見新唐書百六十三

李元瓘

述曰詳長編

歸崇敬

述曰詳長編

李適

述曰著九經要句見新唐書二百三

熊執易

述曰著九經化統五百卷見經義考

張參　唐玄度

述曰參著五經文字三卷玄度著九經字樣一卷見唐志經義考

義考

啖助附　啖異　趙匡　陸質　賈翼　徐溫

述曰新唐書儒學傳啖助字叔佐趙州人移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海尉丹陽主簿秩滿屏居甘足疏糲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纂綴闕漏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爲例統　助門人趙匡陸質其高弟也助卒年四十七質與其子異裒錄助所爲春秋集注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匡者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質所稱爲趙夫子者新唐書百七十五質摯字丹列京兆金城人從盧庇傳啖助春秋學著書數十篇　新唐書百六十　從陸質治春秋

樊宗師

述曰著春秋集傳十五卷春秋加減一卷見唐志

李異

述曰冊府五百九十六　唐鄭珣瑜爲相卒謚文獻兵部侍郎李異敬曰夫舉典之道信其道不信其邪春秋大旨也隱元年穀梁傳文則兩字之謚非春秋之正也

馮伉

述曰著三傳異同三卷見新唐志唐會要經義考

劉蕡

述曰新唐書百七十八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文宗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對策曰謹案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　謹案此兼公穀二家夫繼故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闕弒

吳子餘祭書其名議疏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　此穀梁說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　此穀梁說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閒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類王命也　此穀梁說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　此非穀梁之說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煸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　此明引春秋書梁亦傳取者梁自亾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終自取其滅亾也　此穀梁說春秋魯僖公一年之

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憮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閔人之心也此穀梁說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于力則功築罕人勤于財則貢賦少人勤于食則百事廢此穀梁莊二十九年傳文滅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無九年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飢此穀梁莊二十八年傳齊桓公盟諸侯不日而葵邱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壹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此穀梁說譏案讚之對策所以規切其時事而所引春秋多穀梁說則亦穀梁家也

劉逢祿

述曰著三傳指要十五卷見新唐志

韋表微

述曰著春秋振滯二十卷見新唐志經義考

高重

述曰著三傳指要十五卷

成玄

述曰著公穀總例十卷見新唐志經義考

陸希聲

述曰著春秋通例三卷見新唐志崇文總目藝文略

陳岳

述曰著春秋折衷論三十卷見新唐志崇文總目讀書志書

錄解題經義考

邱光庭

述曰著兼明書三卷見藝文略宋志經義考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五終

江陰淵　銘校
丹徒陳慶年校

穀梁大義述十八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經師

王晳以下未

述曰著春秋皇綱論五卷見書錄解題玉海　四庫總目經義考

孫立節

述曰著春秋三傳例論見經義考

范隱之

述曰著春秋五傳會義見經義考

章拱之

趙贍

述曰著春秋統微二十五卷宋史藝文志經義考

朱臨

述曰著春秋經解義例二十卷見宋志經義考

劉巽

述曰著春秋統例二十卷見通志藝文略經義考

王日休

述曰著春秋孫復解三傳辨失四卷見　四庫總目

孫覺

述曰滙水燕談錄蒲中劉巽治三傳年老博學躬耕不仕以教授爲業眞宗以一絕賜之

杜諤

述曰著春秋會義二十六卷見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宋志

經義考

賈昌朝

述曰著春秋節解八十卷見玉海　四庫總目經義考

孫復

述曰著尊王發微十二卷總論三卷見藝文略經義考

吳孜

述曰著春秋折衷義十一卷三傳元談一卷見經義考

劉敞

述曰著春秋傳十卷權衡十七卷意林一卷說例一卷見讀書志書錄解題　四庫總目經義考

王沿

述曰著春秋集傳十五卷見讀書志崇文總目藝文略宋志經義考

王曉

述曰著春秋原要二卷春秋三傳雜評十卷見藝文略

王日休

述曰著春秋孫復解三傳辨失四卷見　四庫總目

孫覺

述曰高郵人著春秋經解一名春秋學纂十五卷其自序言三家之說穀梁最爲精深又春秋經社要義十八卷見書錄解題藝文略玉海宋志　四庫總目

劉敞

述曰著春秋講義見經義考
余安行
述曰著春秋新傳十二卷見讀書志宋志經義考
朱長文
述曰著春秋通志二十卷見中興書目經義考
丁副
述曰著春秋三傳異同字一卷春秋演聖統例二十卷見藝文略宋志經義考
文略宋志經義考
任伯雨
述曰著繹聖傳十二卷見讀書志春秋繹聖新傳十二卷見
晁說之
述曰著春秋三傳說三篇見洪邁容齋三筆經義考
李尭俞
述曰著春秋集傳見經義考
鄧名世
述曰著春秋集議略論二卷見玉海宋志經義考
胡安國
述曰著春秋傳三十卷見讀書志書錄解題　四庫總目
程俱
述曰著漢儒授經圖見經義考
葉夢得
述曰著春秋傳十二卷攷十二卷見書錄解題
四庫書目經義考

崔子方
述曰著春秋經解十六卷本例例要一卷見書錄解題宋志
四庫總目
于正封
述曰著三傳是非二十卷見經義考
汪澈
述曰李士英四朝名臣言行錄別集汪莊敏公澈字明遠饒
州浮梁人端明殿學士紹興辛巳正月夜風雷雨雪交作澈
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
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陰盛也今臣下無姦
萌戚屬無乖刺又無女謁之私意者殆為夷狄乎

許翰
述曰著襄陵春秋集傳見經義考
鄧名世
述曰宋時議臣禁學春秋名世獨嗜之試有司歷以援春秋
見黜乃益研究經旨考三傳同異往往發諸儒所未及見經
義考
鄭樵
述曰著春秋考十二卷見藝文略宋志經義考
吳曾
述曰著春秋考異四卷見宋志書錄解題經義考
楊伯嵓

述曰著九經補韻一卷見經義考　黃楠

述曰著九經解見經義考　錢承志

述曰著九經簡要十卷見宋志經義考　張伯文

述曰著九經疑難十卷見經義考　黃敏求

述曰著九經餘義一百卷見崇文總目中興書目宋志經義考　考

高閎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十八　五

述曰著春秋集注四十卷見　四庫總目經義考　呂祖謙

述曰著春秋集解十二卷見書錄解題宋志　四庫書目　陳傅良

述曰著春秋後傳十二卷見宋志　四庫總目經義考　趙汸

述曰著春秋講義四卷見　四庫總目經義考　岳珂

述曰著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一卷見　四庫總目　句龍傅

述曰著春秋三傳分國志紀事本末見文獻通考經義考　畢良史

述曰著春秋通例十五卷見書錄解題經義考　鄭綺

述曰著穀梁合經論見經義考　胡賓

述曰著春秋三傳會例三十卷見經義考　謝畴

述曰著春秋古經十二篇見經義考　陳宏

述曰著春秋三傳鈔見經義考　董如愚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十八　六

述曰著羣書考索經說三十二卷見經義考　陳思謙

述曰著春秋三傳會同四十卷見經義考　許奕

述曰著九經直音九卷九經正誤一卷諸經正異十卷見經　義考　劉伯謚

述曰欽縣人著三傳制度辨見經義考　楊甲　毛邦翰

述曰著六經圖六卷見經義考　楊泰之

述曰著公羊穀梁傳類五卷見經義考
程公說
述曰著春秋分記九十卷見玉海宋志經義考
趙善湘
述曰著春秋三傳通議三十卷見經義考
林希逸
述曰著春秋三傳正附論十三卷見宋志經義考
王應麟　馬端臨
述曰應麟著春秋三傳會考三十六卷玉海藝文經解九卷
端臨著通考經籍考七十六卷見宋志經義考
黃震

述曰著讀三傳日抄一卷見經義考
呂大圭
述曰著春秋或問二十卷附春秋五論二卷見　四庫總目
趙孟至
述曰著九經音釋九卷見經義考
陳深
述曰著十三經解詁五十六卷見　四庫總目經義考
陳德侑
述曰著穀梁新例六卷見宋志經義考
蕭之美
述曰著春秋三傳合璧要覽二卷見宋志經義考
李舜臣
述曰著羣經疑七卷見宋志
敖繼公
述曰著明三傳例八卷見經義考
何異孫　以下元
述曰著十一經問答五卷見　四庫全書總目經義考
郝經
述曰著春秋外傳八十一卷見經義考
歐陽長孺
述曰著九經治要十卷見經義考
趙長鈞　俞皐
述曰著春秋本義三十卷春秋三傳辨疑二十卷見　四庫總目經義考
程端學

述曰著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十二卷見　四庫總目經義考
李舜臣
述曰著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見　四庫總目經義考
陳櫟
述曰著春秋三傳節注見經義考
黃澤
述曰著三傳義例攷見　四庫總目經義考
吳萊

述曰著春秋傳授譜一卷見經義考

雷光霆

述曰著九經輯義五十卷見經義考

趙汸

述曰著春秋屬辭十五卷見　四庫總目經義考

臧貞

述曰著春秋三傳纂元三十二卷見經義考

鄭玉

述曰著春秋經傳闕疑四十五卷見　四庫總目經義考

程直方

述曰著春秋諸傳考正見經義考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十八　九

單庚金

述曰著春秋三傳集說分紀五十卷見經義考

蔣宗簡

述曰著春秋三傳要義見經義考

黃景昌

述曰著春秋公穀舉傳見經義考

甘震

述曰著春秋五傳見經義考

張樞

述曰著春秋三傳歸一義三十卷見經義考

吳儀

述曰著春秋五傳論辨見經義考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六終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十八　十

江陰淵　銘丹徒鄭燮年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七　南菁書院
穀梁大義述十九　丹徒柳興恩賢叔著
述經師
汪克寬以下明
述曰著春秋諸傳提要見經義考
陶凱
述曰著九經類要見經義考
朱右
述曰著春秋傳類編見經義考
石光霽
述曰著春秋鈎玄四卷見　四庫總目明史藝文志經義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十九　一
考
饒秉鑑
述曰著春秋會傳十五卷見提要一卷見明史藝志經義考
童品
述曰著春秋經傳辨疑一卷見　四庫總目明史藝志
金賢
述曰著春秋記愚十卷見經義考
湛若水
述曰著春秋正傳三十七卷見　四庫總目經義考
徐溥
述曰著春秋四傳私考十三卷見　四庫總目
李舜臣
述曰著穀梁三例見經義考
周安
述曰著九經圖注見經義考
徐獻忠
述曰著春秋稽傳錄見經義考
楊時秀
述曰著春秋集傳三十卷見經義考
王樵
述曰著春秋輯傳十五卷春秋凡例二卷見
熊過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十九　二
朱睦㮮
述曰著春秋明志錄十二卷見　四庫總目
顏鯨
述曰著春秋貫玉六卷見經義考
顧起經
述曰著春秋三傳虎乙集見經義考
唐順之　陳士元　王圻
述曰順之著稗編經說四十一卷士元著五經異文十六卷
圻著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十二卷見經義考
徐學謨

述曰著春秋億六卷見經義考
董啟
述曰著春秋補傳十二卷見經義考
黃智
述曰著春秋三卷會要見經義考
徐允祿
述曰著春秋異同四卷見經義考
張岐然
述曰著春秋五傳平文四十一卷見經義考
高攀龍
述曰著春秋孔義十二卷見　四庫總目
趙宧光
述曰著九經漢義見經義考
陳士芳
述曰著春秋四傳通辭十二卷見　四庫存目經義考
郭正域
述曰著十三經補注見經義考
賀仲軾
述曰著春秋臆義三十二卷見經義考
施天遇
述曰著春秋三傳衷考十二卷見　四庫存目經義考
周應賓
述曰著九經考異十二卷還語一卷見經義考
陳雅倫
述曰著春秋四傳辨疑見經義考
夏允彝
述曰著春秋四傳合論見經義考
來集之
述曰著四傳權衡一卷見經義考
黃喬棟
述曰著十三經傳習錄見經義考
王介之
述曰著春秋四傳質二卷見　四庫總目
卓爾康
述曰著春秋辨義三十九卷見　四庫總目經義考
梁斗瀛
述曰著十三經緯九卷見經義考
蔣鳴玉
述曰著五經圭約見　四庫存目
顧炎武以下　國朝
述曰著日知錄說經七卷見經義考
王夫之
述曰著春秋稗疏春秋家說見　四庫總目
陸元輔

述曰著十三經注疏類鈔四十卷見經義考
俞汝言
述曰著春秋四傳糾正一卷見　四庫總目經義考
沈珩
述曰著十三經文鈔五十卷見經義考
毛奇齡
述曰著春秋簡書刊誤二卷見　四庫總目
張爾岐
述曰著春秋傳議四卷見　四庫總目
萬斯大
述曰著學春秋隨筆十卷見阮元　國史儒林傳稿
王芝藻
述曰著春秋義類折衷十六卷自序大旨謂左傳可信者十之四不可信者十之六公羊亦多謬戾惟穀梁猶不失聖門之舊見　四庫總目
劉蔭樞
述曰著春秋筆削微旨二十六卷見　四庫總目
顧宗瑋
述曰著春秋左傳事類年表一卷見　四庫總目
劉紹攽
述曰著春秋筆削微旨二十六卷見　四庫總目
魏樞
述曰著春秋管見見　四庫總目
楊方達
述曰著春秋補注十二卷見　四庫總目
劉夢鵬
述曰著春秋義解十二卷見　四庫總目
孫從添　過臨汾
述曰士奇論春秋以爲論莫正於穀梁見漢學師承記
齊祖望

述曰著春秋經傳類求十二卷見　四庫總目

湯啟祚

述曰著春秋不傳十二卷見　四庫總目

姜兆錫

述曰著公穀集義十二卷以公穀二傳主於發義如正終以正始貫通不貫惠之屬固卓平道義之權衡聖哲之軌範也故擇之宜愼焉因彙編二傳異同之處別白其是非

吳浩

述曰著十三經義疑十二卷見　四庫總目

惠棟

述曰著九經古義十六卷見　四庫總目

沈廷芳

述曰著十二經注疏正字八十一卷見　四庫總目

余蕭客

述曰著古經解鉤沈三十卷見　四庫總目

陳鶴齡

述曰著十三經字辨見　四庫總目

朱鈞

述曰著十三經文字同異見儒林傳稿

楊魁植

述曰著九經圖見　四庫總目

褚寅亮

武億

述曰著補遺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鄭志等書見漢學師承記

邵晉涵

述曰著穀梁正義見漢學師承記

洪亮吉

述曰著公羊穀梁古義二卷見漢學師承記

李惇

述曰治經通敎深於春秋三傳之學見漢學師承記

阮元

述曰著穀梁注疏校勘記見漢學師承記

許桂林

述曰著穀梁傳時日月釋例六卷見嘯人傳

陳喬樅

述曰晉江陳慶鏞序余書稱其治是經作禮說每義鉤稽條貫細繹故訓咸闕奧窒惜未卒業遽歸道山

陳澧　侯康

述曰澧字蘭浦康字君謨蘭浦序余書言穀梁春秋訖平年以來爲絕學昔吾友侯君謨與余皆有志於此君謨所著目穀梁禮證未及成而歿余著穀梁箋及釋例亦久而未成獨以謂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云春秋天子之

事也春秋之義莫大於此此義惟穀梁最明桓元年傳云桓無王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然則世有亂臣賊子自天子至百姓皆有責焉其人乃無所容於天下此其所以懼也天下無能治亂臣賊子者春秋以爲無王而書王以治之此所以爲天子之事也此春秋之大義也君屬余序其書舉此以就正於君凡余之說甚多他日當書以相質

鄒漢勳

述曰著春秋穀梁傳例三十六卷讀書偶識三十卷咸豐二年以同知分發安徽剏難

鍾文烝

述曰著穀梁補注間尚未成

程蒲孫　王闓運

述曰同治十一年九月年家子竇應劉恭冕叔倪與子書曰近爲穀梁之學者有績谿程蒲孫湘潭王闓運二君皆淵雅之才當有所成

述長編

經部

述曰穀梁之學式微式微矣范注楊疏以外絕少專家並無成帙今於經史子集之涉穀梁者循次摘錄附以論斷庶爲此傳集其大成而周易注疏若干卷竟無一條引穀梁者故以尚書注疏爲首云

尚書卷之四大禹謨　疏隱八年穀梁傳曰諾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公晉文公也不及者言於時未有也據征苗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有盟也左傳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

述曰征苗之誓出僞古文固不足據即周禮司盟亦備其法而不必用耳至夏昆吾商大彭豕韋亦可謂二代之伯二伯非專謂齊桓晉文也

卷之七胤征　疏莊二十五年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所陳既多皆樂人伐之

述曰末二句乃孔疏釋傳之詞見天子不親伐也

卷之八咸有一德　疏漢世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於記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

述曰穀梁荀卿之師而敘在荀書下者以荀書出於周末而穀梁出於漢初也至家語一書近儒斥爲王肅僞作與僞古文均不足據

卷之十一 秦誓 中 疏次是止舍之名穀梁傳亦云次止也

述曰說見述例次字條下

又隱三年穀梁傳曰高曰崩頭角之稱崩體之高也

述曰說見述例崩字條下

卷之十六 無逸疏如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此言無注于觀禁其非常觀也

述曰觀者非常無論天子諸侯皆宜禁之故尚書戒無觀春秋書觀魚觀社即左史書言右史書動之義也

毛詩疏卷一之一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

述曰隱

卷二之一疏穀梁傳曰遇者何志相得是不得君志亦爲不遇也

述曰閟

又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

述曰閟

卷三之一春秋正月城楚丘穀梁傳曰不言城衛未遷則諸侯先爲之城其城文公乃於其中營宮室也

述曰閟

卷三之二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也此據失國言之若對弔死曰弔則弔生曰唁

述曰閟

又隱元年穀梁傳曰衣衾曰襚此春秋之襚也

述曰說見述例次字條下

卷四之二隱元年穀梁傳曰賓內諸侯不正其外交

述曰閟

卷七之二宣三年穀梁傳稱趙盾諫靈公公不聽出亡至於郊荀卿書云聘士以圭復士以璧召人以瑛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范甯注穀梁君賜之玦則還賜之環則遣賜之玦則往用荀卿之言以爲說

卷八之二莊八年穀梁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此箋言善用兵者不陳常武箋云善戰者不陳皆與彼異蓋鄭以義言之

述曰閟

卷九之三侵戰伐三傳之說皆異左傳每曰侵皆陳曰戰穀梁拘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公羊稱侵者侵精者伐　鄭參用三傳之文

述曰閟

卷十之二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同雅公羊以治兵爲利兵　明彼閒公羊爲誤鄭從改其文而引之作治兵

述曰闕

卷十三之三昭八年穀梁傳曰芟蘭以爲防以葛覆質爲楫

述曰闕

又王制及公羊穀梁皆云充君之庖無庶羞傳與此車攻毛傳略同

述曰闕

卷十二之二襄二十四年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彼以五穀熟之多少立差等之名其實五者皆是饑也

述曰韓詩外傳說同見後漢書光武帝紀注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二十　四

卷十四之二僖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然則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故以爲喻

述曰闕

卷十五之三春秋宣十六年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爲大有年公羊穀梁皆言州不若國賤楚故以荊言之彼自春秋之例其外書傳或州或國自從時便非褒貶也

述曰闕

又隱五年穀梁傳曰古者征伐不踰時是古者師出不踰時也所以厚愛民之性命恐勞苦故也

述曰闕

卷十六之一異義卿得世又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併一姓妨塞賢路事政犯春秋經譏尹氏齊崔氏也

述曰闕

卷十七之一春秋齊侯來獻戎捷穀梁傳曰戎菽也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蔥及戎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

述曰闕

卷十八之二左右者君之左右總謂諸臣不備者無所脩作穀梁傳曰百官布而不制是也歲凶者總謂而其凶有大小故穀梁傳又曰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皆是歲凶也

穀梁傳大侵之禮亦云道不除四穀不升以上道或仍除之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二十　五

穀梁傳又曰大侵之禮禘而不祀然則此云祭者正謂禘祫之祭不用樂也　穀梁大侵之禮又云君食不兼味

述曰闕

卷十八之五善戰者不陳莊八年穀梁傳文

述曰闕

卷十九之三春秋宣十六年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爲大有年公羊穀梁皆以爲大豐年是也桓三年經書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爲有年公羊傳曰僅有年彼春秋之文相對爲例耳他經散文不必然也

述曰闕

卷二十之一公羊穀梁皆以大室爲世室謂伯禽之廟服杜皆以

爲太廟之室
述曰閟
路寢正寢公羊穀梁傳並云然
述曰閟
周禮注疏卷六穀梁云齊侯來獻戎捷者內齊侯也莊云桓曰
齊侯內救中國外攘夷狄親倚之情不以齊爲異國故不稱
使若同二國也然三傳皆不解獻義今鄭引者以齊大於魯
言來獻明尊之則爲獻未必要卑者於尊乃得言獻
述曰閟
卷十襄公二十四年冬大饑穀梁傳云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
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

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卽大饑一也
述曰閟
又言大荒者穀梁云五穀不熟謂之大侵與此一也
述曰閟
卷十一春秋莊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　穀梁云其不言
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還於我也于濟西者大
之也引之者證追是逐寇也
述曰閟
卷十四疏過君表者謂若毛傳云褐纊旃以爲門裘繼質以爲
檢閒容揖驅而入聲則不得入穀梁亦云艾蘭以爲防禦旃
以爲轅門以爲繼質以爲樂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是其過

君表卽褐纊旃是也
述曰閟
路寢正寢公羊穀梁傳並云然
述曰閟
周禮注疏卷六穀梁云齊侯來獻戎捷者內齊侯也莊云桓曰
齊侯內救中國外攘夷狄親倚之情不以齊爲異國故不稱
使若同二國也然三傳皆不解獻義今鄭引者以齊大於魯
言來獻明尊之則爲獻未必要卑者於尊乃得言獻
述曰閟
卷十襄公二十四年冬大饑穀梁傳云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
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

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卽大饑一也
述曰閟
又言大荒者穀梁云五穀不熟謂之大侵與此一也
述曰閟
卷十一春秋莊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　穀梁云其不言
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還於我也于濟西者大
之也引之者證追是逐寇也
述曰閟
卷十四疏過君表者謂若毛傳云褐纊旃以爲門裘繼質以爲
檢閒容揖驅而入聲則不得入穀梁亦云艾蘭以爲防禦旃
以爲轅門以爲繼質以爲樂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是其過

君表卽褐纊旃是也
述曰閟
卷二十九疏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鄭玄
於異義駁不從公羊祠兵之說故云祠兵者公羊字之誤亦
不從左氏說治兵爲授兵於廟云於周禮司馬職曰仲夏教
茇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簡戰法
庾人蒞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於
廟又無祠五兵之禮

述曰此鄭駁許氏五經異義其說最詳卽駁左氏公羊也知穀梁之說不可易矣

又立兩旌以爲門者昭八年穀梁傳云秋蒐于紅正也又云刈蘭以爲防置廬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槃注云質樸也槃門中梟又云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注流旁握謂車兩轡頭各去門邊容握握四寸也

述曰闕

卷三十七疏鄭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者

襄公十九年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

出進退在大夫也是其不復請君之事也若穀梁大夫雖在外猶當復請於君不敢專故曰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詠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匄者宜奈何宜壃帷而歸命乎介是其雖在外不得專命之事也

述曰鄭說從穀梁

卷三十九疏左氏傳作鸛鵒公羊傳作鸛鴝　異義公羊以爲鸛鴝夷狄之鳥穴居今來至魯之中國巢居此權臣欲自下居上之象穀梁亦以爲夷狄之鳥來中國義與公羊同　許君謹案從二傳

述曰闕

儀禮疏卷之一知甫是丈夫之美稱者以其人之賢愚皆以爲字故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穀梁傳云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是也

述曰闕

卷之二疏蔑公二十二年經書冬公如齊納幣穀梁傳曰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徵無納吉者以莊公在母喪內親行納幣非禮之事故闕其納吉以非之也

述曰闕

又士禮不降送案桓公三年經書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祭門則廟門言不出廟門則似得下堂者彼諸侯禮與此異以其大夫諸侯天子各有昏禮故不同也

述曰闕

卷之十二疏天子諸侯謂之路寢卿大夫士謂之適室亦謂之適寢莊三十二年秋八月公薨于路寢穀梁傳云路寢正寢也言正寢者對燕寢與側室非正

述曰闕

又衣被曰褻者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穀梁傳曰乘馬曰賵衣衾曰褻貝玉曰含錢財曰賻是也

述曰闕

卷之十三疏案兩小傳皆云車馬曰賵施于生及送死者故云助主人送葬者也

述曰闕

卷之四十三疏云練而後遷廟者按文二年經云丁丑作僖公主穀梁傳云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櫝可也改塗可也是練而遷廟引之者證練乃遷廟祔遷於寢按左氏僖公三十三年傳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服注云特祀於主謂在寢烝嘗禘則行祭皆於廟言遭烝嘗乃於廟則自三年以前未得遷於廟而禘祭此賈服之義不與鄭同按春官巾人職云廟用白鄭注云廟用白者殷人尚白以此言之鄭義若於三年後四時當祭謂始祫時自饋食始以下皆用白中尊獻彝等以盛鬯酒而已故鄭取在廟用彝盛鬯必用卣也若然牲祔祭與穀梁練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其大祥與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按下文禫月逾四時吉祭之月即得在廟祭但未配而已又玄鳥詩鄭注云君喪三年既畢祫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祫於壅廟若如此言則三年喪畢更有特祫者鄭意除練時特祫三年喪畢更有特祫之禮也

述曰闕

禮記注疏卷一三王稱王者莊三年穀梁傳曰其曰王者人所歸往也

述曰闕

卷三疏昭七年衛侯惡卒穀梁傳云昭元年有衛齊惡今衛侯惡何謂君臣同名也君于不奪人親所名也

述曰闕

又卜郊之事三傳之說參差不同　穀梁之說春秋卜者皆卜日也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或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

述曰闕

又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　穀梁傳云曹公子手僕同時聘齊頃公使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禿者御禿者僕者御僕者齊頃公母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

述曰闕

卷四疏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許慎謹案同左氏穀梁說鄭康成亦同左氏穀梁之義

述曰闕

又歲凶者案襄二十四年冬大饑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

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樂不
侑不舉弛侯延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祷而不祀此云
歲凶與彼大侵同也

述曰闕

又穀梁傳云父猶傳也男子美稱也

述曰闕

卷五疏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魯昭公伐季氏不勝而出故春
秋昭二十五年九月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述曰闕

又異義云約盟不令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傳
云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且盟非

禮左氏云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
凡國有疑盟詛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案從左氏
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鄭氏不駁從許愼義也盟詛不
及三王非鄭所用

述曰闕

卷七疏隱元年穀梁傳云錢財曰賻此用馬者卽財也故少儀
云賻馬不入廟門

述曰闕

卷九疏春秋莊二年齊王姬卒穀梁傳云爲之主者卒之也案
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下云王姬歸于齊是出嫁也

述曰闕

又鄭注士虞禮以其班祔之下云練而遷廟又注士喪人廟用卣
謂始禫時以文二年作僖公主穀梁傳云於練焉壞廟壞廟
之道易檐可也故塗可也范甯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
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其主之狀范甯云
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述曰闕

卷十疏殷人作誓穀梁傳云告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者
五帝三王身行德義不專用詐誓盟詛故云不及與此不同

述曰闕

卷十一疏不云天子制者白虎通云王是天子尊號穀梁傳曰
王者仁義歸往曰王以其身有仁義衆所歸往謂之王王者

統制海內故云王制

述曰闕

又異義案公羊穀梁說云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經
譏尹氏崔氏是也

述曰闕

卷十二疏穀梁桓四年范甯云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
次殺射髀髂死稍遲故爲賓客下殺中腸胃泡死最遲故充
庖廚　穀梁桓四年公狩于郎傳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
冬曰狩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
玄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
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

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
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
傳有先後不足以斷穀梁也

述曰闕

又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
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雨止左氏說卜葬先遠日辟不
懷言不及汲葬其親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爲雨止許
愼謹案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
也從公羊左氏之說鄭氏無駁與許同

述曰闕

又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　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

天子七廟據周也

述曰闕

又按穀梁傳以年穀者不數閏而鄭數莊公及僖公之喪皆云
通閏二十一月者鄭欲盛言日月闕少長令通閏止有二十
一月耳

述曰闕

卷十六孔疏按春秋周七月八月九月皆書雩穀梁不譏成七
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范甯云凡聲
陽也擊鼓爲聲所以助陽盛陰也

述曰今本范甯注作凡有聲皆陽事以盛陰氣

卷二十二孔疏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
失天下之異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角獸孔子脩春秋者
據脩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陳欽說麟西方毛蟲孔子

雩祇是一旱之事爲再雩一雩不數定七年秋大雩亦一時
之事而爲二雩一雩不數成七年冬大雩穀梁云冬無爲雩
明亦不數三十之中去此六事不數唯有二十四在就二十
四之中分爲四部桓五年秋大雩說雩禮是一部也僖二年
冬十月不雨僖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說雩禮是一部
也文二年文十年文十三年皆云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說
旱而不爲災是三部也此三部總有七條於二十四去七條
餘有十七條說旱氣所由故鄭釋廢疾云春秋凡書二十四
旱考異郵說云分爲四部各有義焉是其事也凡正雩在周
之六月常事不書書秋大雩傳不云旱僖皆過雩也傳言旱
者皆爲旱修雩也雩書月者爲脩旱雩得禮故定元年穀梁

傳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　又云僖二十一年夏
大旱穀梁說云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公羊說言雩則旱見
言旱則雩不見此一家之說不同鄭釋廢疾從穀梁之義

述曰闕

卷十八孔疏穀梁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
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范甯云凡聲
陽也擊鼓爲聲所以助陽盛陰也

述曰今本范甯注作凡有聲皆陽事以盛陰氣

卷二十二孔疏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
失天下之異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角獸孔子脩春秋者
據脩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陳欽說麟西方毛蟲孔子

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兒兒爲口故麟來許愼謹案公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石渠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爲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爲瑞以應孔子至

述曰公議郎當作公羊議郎然議石渠時尹更始及劉更生皆說穀梁不說公羊漢書下闕

卷二十三孔疏云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斬而罍之夫子加密石焉者此莊二十四年穀梁傳文彼云大夫斬之士斬本與此異按禮緯含文嘉云大夫達稜謂斬爲四稜以達兩端士首本者士斬去木之首本令粗與尾頭相應晉語及舍文嘉并穀梁傳雖其文小異大意略同也

卷二十六孔疏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啟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也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寅之月或用建子之月

述曰閟

卷二十九孔疏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云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何休云不言朔者閏月當告朔

述曰閟

又穀梁云乘馬曰閟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又玉藻鄭注春秋之義周之春夏無雨未能成災至其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雩雩而得之則書雩喜祀有益也雩而雨則書旱明災成也　孔疏僖十一年穀梁傳云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范甯云喜其有益也

述曰閟

卷三十三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鄭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　孔疏穀梁傳隱五年謂魯孝公之妾是惠公之母五年傳九月考仲子之宮考成也成之爲夫人也注云仲子本孝公之妾子則惠公也惠公立爲仲子之後故成之爲夫人也傳又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注云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也傳又云於子祭於孫止者此經云妾母不世祭也故鄭引爲注以明不得世祭也

述曰閟

卷四十一孔疏云無譏者取穀梁之義故文五年穀梁云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明宰咺言來得周事也是宰咺歸賵穀梁不譏

述曰閟

又穀梁云乘馬曰閟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述曰闕

卷四十二孔疏云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注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

述曰闕

卷五十三中庸上律天時孔疏桓七年及七年不書秋七月冬十月成十年不書冬十月桓十七年直云五月不云夏昭十年直云十二月不云冬如此不具者賈服之義若登臺而不視朔則書時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臺則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登臺則空書時月若杜元凱之意凡時月不具者皆史闕文其公羊穀梁之義各爲曲說今略而不取也

述曰段玉裁經韻樓集孔引賈服說似未全當有雖無事既不視朔又不登臺則不書時月十六字乃爲桓成不書秋七月冬十月發例

卷五十七孔疏異義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嫡也下堂稱夫人尊於國也穀梁傳曰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是子貴於母以妾爲妻非禮也左氏之說成風妾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君從公羊左氏之說鄭則從穀梁之說故異義駁云父爲長子三年爲眾子期皆以爲爲女嫁陳人之婦僖九年伯姬卒杜注云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如此之類是傳事左氏傳事不傳義三傳相須不可偏廢也

孔又云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杜注云公羊穀梁先儒由此二事推之爲左氏發日月之例不得斥爲橫造也

孔又云公羊穀梁口相傳授因事起問意與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適足以自錯亂也

述曰穀梁因事起問所以申釋經義故宋儒云公穀傳義不傳事左氏傳事不傳義三傳相須不可偏廢也

孔又云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杜注云公羊穀梁先儒由此二事推之爲左氏發日月之例不得斥爲橫造也

述曰杜預習左氏則非先儒之引公穀者范甯解穀梁又非矣杜不取者是去異端也

先儒之引左公者而其實均未免躬自蹈之徒爭門戶之見
夫亦可以不必矣
又云匡明作傳不敢與聖言相亂故與經別行何止匡明公羊
穀梁及毛公韓嬰之爲詩作傳莫不皆爾
述曰闕
卷第一杜預序春秋之作左氏及穀梁無明文
述曰左氏或無明文若穀梁則義具首篇一展卷而大旨瞭
然此蒙之大義述所由作也
卷二經元年孔疏此經字并下傳字亦杜氏所題公羊穀梁二
傳年上皆無經傳字
述曰闕

又云穀梁傳曰乘馬曰賵謂束帛用乘馬來也
述曰闕
又云穀梁以極爲國杜云附庸者沈云以費伯帥師城郎因得
勝極則極是境內故云附庸
述曰沈云者沈文阿孔正義序其爲義疏者則有
沈文何阮校勘記何當作阿亦穀梁家
也見經師攷
卷三孔疏穀梁傳曰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也　穀
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朔日並不言食晦夜也朔日
並言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
述曰舉此四例而春秋之義始盡此穀梁之說較左氏公羊
爲備者詳述例日食條

又穀梁傳曰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親
之非正也
述曰闕
卷五桓二年　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
述曰闕
卷六孔疏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讓始也其曰無王何
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
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
有王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有王正終生之卒也十八年書王

范甯注云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先儒多用穀梁之說賈逵云不書王者君易前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桓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桓

述曰闕

又宣十六年書大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爲有年五穀大熟爲大有年杜取穀梁爲說

述曰闕

卷七孔疏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

述曰闕

又穀梁傳曰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其意言文姜往年如齊至此年三月猶尚不反三月練祭念及其母乃書其出奔非三月始從魯去也

述曰闕

又穀梁傳曰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館矣　言于外者謂城之外說公羊穀梁者亦以爲城外

述曰闕

又公羊穀梁皆　於餘丘爲邾之別邑

述曰闕

卷八孔疏穀梁傳云孫之爲言猶孫也謙弟也杜用彼爲說

述曰闕

又穀梁傳曰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其意言文姜往年如齊至此年三月猶尚不反三月練祭念及其母乃書其出奔非三月始從魯去也

述曰闕

又冬齊人來歸衛侯杜注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侯疑經誤

述曰孔疏說文保從人呆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作保字與侯相似故誤作侯耳

又莊六年王人子突孔疏范甯注穀梁亦云此名當爲字誤爾

述曰范引鄭康成說也

又穀梁傳曰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館矣　言于外者謂城之外說公羊穀梁者亦以爲城外

又穀梁傳曰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

述曰闕

又穀梁傳曰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爲之變者爲之服也禮諸侯絕期尊同則爲之變服服大功九月恩成於敵體故書其卒適大夫則略之

述曰闕

又穀梁傳曰郯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鄰事齊也杜取彼爲說

述曰闕

又宣十六年書大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爲有年五穀大熟爲大有年杜取穀梁爲說

述曰闕

又穀梁傳曰次止也則次亦止舍之名

述曰闕

又穀梁傳曰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

述曰闕

又穀梁傳曰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爲之變者爲之服也禮諸侯絕期尊同則爲之變服服大功九月恩成於敵體故書其卒適大夫則略之

述曰闕

又穀梁傳曰郯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鄰事齊也杜取彼爲說

述曰闕

又穀梁傳曰次止也則次亦止舍之名

述曰闕

又穀梁傳曰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

述曰闕

又穀梁傳曰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爲之變者爲之服也禮諸侯絕期尊同則爲之變服服大功九月恩成於敵體故書其卒適大夫則略之

述曰闕

又莊六年王人子突孔疏范甯注穀梁亦云此名當爲字誤爾

述曰范引鄭康成說也

又冬齊人來歸衛侯杜注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侯疑經誤

述曰孔疏說文保從人呆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作保字與侯相似故誤作侯耳

又莊六年王人子突孔疏范甯注穀梁亦云此名當爲字誤爾

述曰范引鄭康成說也

又冬齊人來歸衛侯杜注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侯疑經誤

述曰孔疏說文保從人呆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作保字與侯相似故誤作侯耳

又七年疏穀梁夜作昔傳曰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必如彼言星出以前名之曰昔則名昔之時法當未有星矣何以怪其不見而書爲異也

述曰傳言至於星出非星出以前也孔駁太苛

又八年疏賈逵及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陳蔡於魯

竟絕路遙春秋以來未嘗搆怨何因輒伐魯也

述曰莊十有九年冬陳人伐我西鄙何云未嘗搆怨乎

又穀梁傳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　公羊以爲

祠兵

述曰關

十年疏穀傳曰以歸猶愈乎執也

述曰關

卷九十有一年疏穀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

述曰關

十有九年杜注公羊穀梁皆以爲魯女媵陳人之婦其稱陳人

之婦未入國略言也孔疏穀梁傳曰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

穀梁文雖不明其意亦爲魯女

述曰關

二十有三年祭叔來聘杜注穀梁以祭叔爲祭公來聘魯天子

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孔疏穀梁傳云其

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述曰關

又穀梁傳曰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　蕭叔朝

公孔疏

故爲盛飾

述曰關

又公羊穀梁並以赤歸于曹郭公連文爲句言郭公名赤失國

而歸于曹

述曰關

又穀梁傳曰禮楹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莊丹楹非禮也注

云黝堊黑色莊黃色又曰禮天子之楹斲之礱之加密石焉

諸侯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楹非正也加密石注云

以細石磨之

述曰關

二十有五年疏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

置三麾陳大夫擊門士擊柝

述曰關

二十有七年疏桓二年穀梁傳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

死君不忍稱其名

述曰關

二十有八年疏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

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饑也穀梁亦

然

述曰關

二十有九年城諸及防疏穀梁傳曰以大及小也

述曰關

三十年齊人降鄣疏公羊穀梁傳並云鄣紀之遺邑也

述曰闕

閔二年齊高子來盟疏穀梁傳曰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

述曰闕

又鄭棄其師疏穀梁傳曰鄭棄其師惡其長也兼不反其眾則是棄其師也

述曰闕

又哀四年亳社災穀梁傳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

述曰闕

僖元年疏公羊穀梁皆以爲齊師宋師曹師皆是侯伯之身

述曰闕

又穀梁傳曰其不言姜以其弒二子貶之也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此見其文闕妄爲之說耳

述曰闕

二年疏公羊穀梁皆云江人黃人遠國之辭言其實是君也以歷時總書其遠國降而稱人

述曰闕

三年疏穀梁傳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文二年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言僖有憂民之志故每時一書文無憂民之志是以歷時總書

述曰闕

四年疏遂穀梁傳曰繼事之辭也

述曰闕

又穀梁傳曰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注云齊桓威德洽著諸侯安之雖卒於外與其在國同實遂云不言於師善會主加禮若卒於國

述曰闕

八年疏穀梁傳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

述曰闕

九年疏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於四海其意言宰者六官之長官名通於海內是故書其官名也通於四海者當謂太宰之長官耳其屬官不應得通而宰咺宰渠伯糾則必非長官亦稱爲宰者蓋自宰夫以上皆通也

述曰闕

又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杜注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已許嫁則以成人之禮書不復殤也婦人許嫁而笄猶丈夫之冠孔疏公羊傳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穀梁傳意亦與之同

述曰闕

十有四年孔疏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服虔云沙

山名鹿山足林屬於山曰鹿取穀梁爲說也

述曰闕

十有五年疏公羊穀梁傳皆以晦爲冥謂晝日閽冥也

述曰闕

十有八年疏穀梁傳曰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其意以爲上已救齊今復伐衛救齊故進之稱人

述曰闕

二十年西宮災疏穀梁以西宮爲閔公之廟禮宗廟在左不得稱西宮也

述曰據公宮言之宗廟在左自不得稱西宮據太廟言之則各有左右何不得稱西宮也

二十有一年疏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

述曰闕

二十有五年疏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是婦人越竟逆婦非禮也以非禮故書之

述曰闕

二十有六年穀梁傳曰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此傳無解或如穀梁之言

述曰闕

文公羊傳曰乞者何卑辭也爲內外同辭重師也爲重師

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穀梁亦同其意以爲兵凶器戰危事用師必有死傷不可必全得歸本不可謂之假借故皆以乞爲名

述曰闕

二十有八年疏穀梁傳曰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與晉侯畀宋公也注云畀上與下之辭故不以侯畀公

述曰闕

又穀梁傳曰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是其由非京師故稱王所也

述曰闕

三十有一年疏穀梁傳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熏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左傳無說其事或然也

述曰闕

又公羊穀梁皆云猶者可止之辭

述曰闕

三十有三年疏此云隕霜不殺草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穀梁傳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意言菽重草輕也

述曰闕

文五年疏穀梁傳曰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以晚其意以爲含者所以實口當及未殯而至以其至晚故不言來以責王也　又穀梁傳曰貝玉曰含

述曰閟

九年疏隱元年穀梁傳曰衣衾曰殯

述曰閟

十有一年疏穀梁傳曰長狄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又公羊穀梁並曰長狄兄弟三人一之齊一之魯一之晉何以書記異猶加史記所云秦時大人見於臨洮

述曰閟

十有四年疏穀梁傳曰宇之爲言猶弗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

述曰閟

宣元年疏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譏喪娶也穀梁之意亦然先儒取以爲說服虔云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

述曰閟

八年疏穀梁傳云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

述曰閟

十有五年疏穀梁傳曰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賈逵云稱人衆辭語其與衆同欲

述曰閟

又穀梁傳曰不言其兩下相殺也言兩臣下自相殺非君殺臣

述曰閟

十有七年疏沈氏引穀梁傳云魯行父秃晉卻克眇曾公子首偃故婦人笑之是以知卻克跛也穀梁傳定本作卻克眇衛孫良夫跛

述曰閟

成元年左傳孔疏穀梁傳曰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其意言此月寒最甚此月無冰則終無冰矣

述曰閟

又穀梁傳曰作爲也匕爲甲也匕甲國之事也匕作甲非正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匕作甲非正也其意以爲四邑爲

匕使一匕農民皆作甲以農爲工失其本業故譏之

述曰閟

二年杜注穀梁曰葬去齊五百里哀婁去齊五十里孔疏齊之四竟不應過遥且案已是齊地未必竟上之邑豈得去齊五百里乎穀梁又云壹戰踰地五百里則是甚言之耳

述曰閟

三年疏穀梁傳曰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　杜依用之

述曰閟

十有五年疏穀梁以爲娶齊仲遂之子歸父之弟也宣八年仲遂卒者爲殺子赤疏之不使稱公子父既兄疏不得稱公子

故其子由父亦疏之不得稱公孫故別言仲氏

述曰闕

十有六年疏公羊穀梁皆云雨而木冰是冰封著樹也今世時有之皆雜甚所致

述曰闕

十有七年疏穀梁傳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賈逵取以爲說

述曰闕

又壬申公孫嬰齊卒疏公羊穀梁及諸儒皆以爲十月十五日也　穀梁傳以爲待公至然後卒大夫故十月之日書在十一月之下於左傳則不通故杜以爲日誤

述曰闕

十有八年疏賈逵依放穀梁云稱納者內難之辭因附會諸納爲義

述曰闕

襄十有六年疏穀梁云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以爲此時諸侯微弱權在大夫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盟政教約信在於大夫其事不由君也不曰諸侯之大夫者刺大夫不臣也賈服取以爲說

述曰闕

十有九年疏穀梁傳曰還者事未畢之辭也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畢之也然則爲士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其意言待命乃還杜言不必待君命所以排穀梁也

述曰左氏云禮也公羊云進退在大夫也說俱有弊唯穀梁大義稟然試問待命乃還有何流弊豈杜所宜排乎

三十年孔疏哀四年亳社災穀梁傳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然則此亳社是殷社也

述曰闕

三十有一年疏公羊於襄二十一年下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一年十月下云庚子孔子生

述曰闕

昭七年疏直言暨齊平不知誰與齊穀梁傳曰以外及內曰暨謂此爲魯與齊平賈逵何休亦以爲魯與齊平

述曰杜預以爲燕與齊平孔疏案經例即燕與齊平當書燕魯與諸侯平皆言暨下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公不在國故齊無來者據經言之賈君爲得（今謂賈逵所用穀梁說也）

九年疏夏四月陳災公羊穀梁經皆作陳火　穀梁傳曰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賈服取彼爲說

述曰闕

十有二年晉伐鮮虞疏穀梁曰其曰晉狄之也不正其與夷狄之伐

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賈服取以爲說左氏無貶中國從夷

述曰闕

十有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穀梁云其志以同日也

述曰此猶言其不削以四國同日乃災之大者杜注左氏以爲來告故書但以注未修之經可也

又范甯云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主長一尺

述曰闕

二十有五年有鸜鵒來巢疏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穀梁亦然

述曰闕

二十有六年疏穀梁傳云公次于楊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

述曰闕

定元年戊辰公即位疏穀梁以爲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危故日之左氏無此義

述曰闕

又公羊穀梁皆云立者不宜立立煬宮非禮也

述曰闕

又冬十月隕霜殺菽疏穀梁傳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述曰闕

又傳公即位疏公羊穀梁皆云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

述曰闕

述曰疏又云鄭玄雜記注取二傳之說言死從外來者殯於兩楹之間訹即位

二年疏穀梁云災自兩觀始先言雉門尊尊也

述曰此猶言其不削以四國同日乃災之大者杜注左氏以爲來告故書但以注未修之經可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疏三傳皆無其說不知何故乃復

述曰疏引賈逵云刺緩朝見辭失所不諱罪己賈雖爲此說於傳無文不可從劉炫謂乃復之意不可懸知謹案此即昭公五如晉五來復之例亦季氏使不得遂乎晉也楊疏以爲昭公五皆不月此獨文承月下應用危往之例非必季氏所諱不知春王正月乃謹始必書之例非爲乃復書正月楊說誤矣　又案昭五如晉始於二年至河乃復傳曰恥如晉終故著有疾也

於二十三年有疾至河乃復此非眞有疾乃公託疾以殺恥也上四次亦同此可知　乃范注云是微有疾而反嫌與上四如晉同故明之其說亦誤

四年吳入郢疏公羊穀梁以爲吳於戰稱子爲其憂中國故進而稱爵及其入郢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反爲夷狄之行故貶而稱吳左氏無此義

述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故也

五年夏歸粟于蔡疏公羊傳曰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梁傳亦然賈逵取彼爲說

述曰闕

哀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

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疏穀梁傳曰三人伐而二人盟何各盟其得也其意言季孫
不得田故不與盟也
述曰闕
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疏穀梁傳曰亳社者亳亡國之社也亳亡國
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說
者以爲立亳社於廟門之外以爲屏蔽使人君視之而致戒
也
述曰闕
五年閏月葬齊景公疏公羊以爲喪以閏數謂通數閏月穀梁
云不正其閏也謂喪事不數左氏無傳未知所從

述曰闕
十有四年疏許愼稱劉向尹更始等皆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
兼　又公羊穀梁之經皆至獲麟而盡
述曰闕
公羊序疏何氏爲廢疾以難穀梁　卷一注疏問公羊殺梁出
自卜商何故不題曰卜氏傳乎答曰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
師故曰穀梁也
述曰闕
莊元年何休注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讎不交婚姻徐彥疏義取
穀梁之文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之
言也
述曰闕
十年二月公侵宋疏穀梁傳曰侵例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
於齊又退侵宋以眾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
述曰闕
又荊敗蔡師于華疏穀梁傳曰荊者楚也何爲謂之荊狄之也
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與
何異不得合也
述曰何休云楚彊而近中國卒暴責之則恐爲害探故進之
以漸

十有一年疏江熙云叔姬來歸不書非歸甯且非大歸也叔姬
守節積有年矣季雖以鄰人于齊不敢憤二然襄公財狼未
可閒信桓公既立德行方宣於天下是以叔姬歸于鄫魯喜
其女得申其志也
述曰闕
二十有三年徐疏穀梁傳曰天子之棓斫之棓斫之斮之大夫斫之士斫本
侯之棓斫之斮之大夫斫之士斫本而行斤斫之
述曰徐云斫本者謂全以樹本而行斤斫之
僖元年疏十四年穀梁傳曰其曰諸侯散辭也范氏云直曰諸
侯無大小之序是各自欲城無總一之者非伯者所制故曰
散辭傳又曰聚而曰散何也范氏云據言諸侯城則是聚傳
又云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范氏云言諸侯城則非伯
者之所爲可知也齊桓德衰所以散也

述曰闕

十有四年疏范氏云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亦事之不然左傳曰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不朝遇于防而使來朝此近合人情

述曰說見述日月例囚女篇

十有八年疏案穀梁傳狄救齊傳云善救齊也又云邢人狄人伐衛傳云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

述曰闕

文公十年公羊傳長狄也何注蓋長百尺疏穀梁左氏與此長短不同者不可強合

述曰闕

十有二年秦伯使遂來聘疏左氏穀梁皆作術字經亦有作術字者疑遂字誤

述曰非誤也古術遂字通用說見述異文

十有六年盟于犀丘疏正本作苗丘故賈氏公羊曰苗丘穀梁曰師丘是也今左氏經作鄟字

述曰闕

十有八年秦伯罃卒何注秦穆公也疏左氏爲康公者與此別又有鵝鴻來巢傳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疏穀梁與此同

述曰闕

二十有六年疏穀梁傳云公次于楊州其曰至自齊何也注云據公但至楊州未至齊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注云齊侯唁公于野井以親見齊侯爲重故可言至自齊居于

鄆者公在外也注云若但言公至自齊而不言居于鄆則嫌公得歸國欲明公實在外故言居于鄆

述曰今本穀梁作次于陽州誤也亦當作楊州與公羊同

又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疏穀梁與此同左氏召伯作召氏

述曰闕

定三年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疏公羊穀梁皆作三月左氏作二月未知孰正

述曰闕

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疏古本無何字有者誤也穀梁及賈經皆無何字

述曰闕

十年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疏左氏穀梁此費字皆爲鄙

述曰闕

又宋樂世心出奔曹疏左氏穀梁作大心

述曰闕

又冬齊侯衛侯鄭游邀會于鄋瞞疏左氏穀梁作安甫　穀梁經甫亦有作浦字者

述曰闕

哀二年徐疏穀梁傳云取濟東田濟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范氏云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　穀梁傳云三人伐而二人盟何各所得季孫斯不得田故不盟

述曰闕

四年蒲社災疏左氏穀梁以爲浦社者殷社也　今穀梁經傳皆作亳字范氏云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爲亡國之戒

述曰闕

五年徐疏鄭志趙商問曰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閏月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喪數略也此二傳義反於禮斷之何就答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然則鄭氏之意以爲彼云不數者謂期與三年也此云喪以閏數者謂大功以下也若穀梁之意以爲大功以下皆不數閏

述曰闕

十有三年疏穀梁傳云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范氏云不知冠有差等唯欲好冠

述曰闕

十有四年徐疏穀梁傳云其不言來不外麟于中國也其不言來不外麟于中國也有不使麟不恆于中國也

述曰闕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終

江陰馮銘舟走凍愛年校

穀梁大義述二十二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長編

經部

論語序邢昺疏鄭康成注易尚書等起穀梁廢疾可謂大儒

述曰閻

語疏十二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而藉

述曰閻

語疏十四穀梁傳云衣裘之會十有一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

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

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

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也

述曰閻

孝經序疏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等釋廢疾

發墨守箴膏肓

述曰閻

又漢書藝文志穀梁傳十一卷名赤魯人糜信云與秦孝公同

時七錄云名俶字元始風俗通云子夏門人

述曰閻

又隋書云劉炫字光伯自爲狀曰周易儀禮穀梁用功頗少

述曰見經師攷

孟子卷十二下告子下孫奭疏齊桓會諸侯於葵丘穀梁以爲

無壅泉　穀梁述葵丘會有云無遏糴無易立子無以妾爲

妻無使婦人與國事　穀梁傳云衣裘之會十有一范注云

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

七年又會幽僖公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

首戴七年會甯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也

述曰孟子疏舊題宋孫奭朱子以爲邵武士人爲之無易立

子依朱石經穀梁本作樹子十五年會鄄當從論語疏作十

五年又會鄄七年會甯當依范注作甯毋

又穀梁云古者什一而藉

述曰閻

爾雅釋詁下郭注穀梁傳曰平者成也邢昺疏宣十五年文

述曰閻

又俶厲作也郭璞注穀梁傳曰始厲樂矣疏隱五年云九月考

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

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述曰說見述師說經義述聞

又珍享獻也注穀梁傳曰諸侯不享覲疏隱五年文

述曰閻

釋言上遜遁也邢疏春秋莊元年夫人姜氏孫于齊穀梁傳曰

孫之爲言猶孫諱奔也

述曰閻

聘問也注見穀梁傳疏隱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傳曰

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是其事

述曰闕

遇偶也疏春秋隱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穀梁曰不期而會

曰遇

述曰闕

釋天疏襄十四年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

饑三穀不升謂之僅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饑

又謂之大侵彼以五穀熟之多少立差等之名其實五者皆

是饑也三穀不升於民乏困蓋與蔬不熟同故俱名爲僅也

述曰闕

又春秋僖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公羊穀梁皆云晦冥也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二十二　三

述曰闕

又穀梁傳云釋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

述曰闕

又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疏穀梁傳曰四時

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皆與

周禮異者良由微言既絕曲辯妄生左巳明親受聖師爾雅

者或云子夏所作故二者與禮合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

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其說曰王者諸侯所以

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眾也存謂之田

成廟將遷之新廟盧注謂親過高祖則毀廟以昭穆遷之春

秋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之道易簀

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焉鄭玄注士

虞禮曰練而後遷也禮志云遷廟者瘞其廟而埋故主焉

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二十二　四

之田總謂之田何爲田除害也案古非悵任之名何云擇去

悵任秋獸盡皆不瘦何云蒐索取肥雖名通義義不通也

述曰闕

又出曰治兵尚威武也入曰振旅反尊卑也疏周禮左傳穀梁

與此皆同惟公羊以治兵爲嗣兵

述曰闕

釋草戎叔謂之佳菽疏郭又云春秋齊侯來獻戎捷穀梁傳曰

戎菽也　注穀梁者亦以爲大豆也

述曰闕

大戴禮卷五曾子天圓第五十八云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

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注云陽氣在雨溫暖如湯陰氣薄

之不相入搏而爲雹陰氣在雨凝滯爲雪陽氣薄之不相入

散而爲霰故春秋穀梁說曰雹者陰脅陽之象霰者陽脅陰

之符也

述曰此據嘉定汪昭乾隆閩人補注本每卷首題漢信都王太傅

臧德撰周尚書右僕射盧辯注據王伯厚說　伯辯字景宣所引穀梁

說當是漢經師劉向等說也

又卷十諸侯遷廟第七十二注昭曰是篇或改作七十三或不

改故陳振孫言有兩七十二也

成廟將遷之新廟盧注謂親過高祖則毀廟以昭穆遷之春

秋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之道易簀

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焉鄭玄注士

虞禮曰練而後遷也禮志云遷廟者瘞其廟而埋故主焉

按此篇成廟之文與穀梁相傳也

述曰　閻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次第春秋既是孔子所作理當後於周公故次於禮左丘明受經於仲尼公羊高受之於子夏穀梁赤乃後代傳聞三傳次第自顯

述曰此陸氏臆說也論漢代立學之次則公羊最先穀梁次之左氏又次之論三傳優劣則鄭康成六藝論云公羊善於議左氏善於禮穀梁善於經論傳授次第則鄭氏起廢疾以穀梁爲近孔子公羊爲六國時人又云傳有先後然則穀梁實先於公羊矣

又注解傳述人穀梁名赤魯人庾信云與秦孝公同時七錄傳子至孫名淑字元始風俗通云子夏門人　取丘江公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二十二　五

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武帝時爲博士傳子至孫皆爲博士使與董仲舒論江公呐於口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義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衛太子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字孫王孫　浩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榮千秋字少君諫大夫郎中戶將梁周慶字幼君丁姓字子山太傅皆從廣受千秋又事浩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即位問衛太子好穀梁乃詔千秋與公羊家竝說上善穀梁說後又選郎十人從千秋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詔劉向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使卒授十人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明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侍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竝論　望之等多從穀梁由是大盛慶姓竹爲博士姓授楚申章昌曼君爲博士至長沙太傅初尹更始字翁君汝南邵陵人議郎諫大夫長樂戶將事蔡千秋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大農及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丞相封侯房鳳字子元琅邪不其人光祿大夫五官中郎將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字君房王莽時爲講學大夫

述曰此出漢書儒林傳

又今左氏盛行二傳漸微江左中興立左氏傳杜氏服氏博士公羊云穀梁膚淺不足立太常荀崧奏請立二傳博士詔許立博士王歆亂竟不果立　左氏今用杜預注公羊用何休注穀梁用范甯注二傳近代無講者恐其學遂絕故爲音以示將來

述曰近儒尚有爲公羊之學者若穀梁殆絕矣

又尹更始穀梁章句十五卷唐固注十二卷字子正丹陽人吳尚書僕射　麋信注十二卷字南山東海人　孔衍集解十四卷徐邈注十二卷字仙民東莞人東晉給事中　范甯集注十二卷段肅注十二卷字文雅東莞人　不詳何人胡訥集解十卷　右穀梁　六

述曰閻

毛詩音義上菟田所留反春獵爲菟田獵也杜預云菟田不孕者也穀梁傳云四時之田春曰菟田秋曰苗冬曰狩

述曰閻

儀禮音義士相見貼嚌音貼他協反穀梁云未嘗有貼血之盟貼嚌也劉音當協反云

述曰閻

禮記音義曲禮上能賻音附公羊傳曰錢財曰賻穀梁傳曰歸生者曰賻述曰闕

禮記音義檀弓邾音誅婁力俱反或如字邾人呼邾聲曰婁故曰邾婁公羊傳與此記同左氏穀梁俱作邾也述曰闕

春秋左氏音義春秋經傳集解此不盡左氏傳公羊穀梁二傳既顯姓別之此不言自見述曰闕

又桓公三年　正月從此盡十七年皆無王唯十年有二傳以爲義或有王字者非也述曰闕

又僖十七年　滅項胡講反國名魯滅之也二傳以爲齊滅述曰闕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二十二　七

又成元年　茅戎亡交反史記及二傳皆作貿戎述曰闕

又昭元年　大鹵大如字徐音泰下音魯穀梁傳云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

又昭二十八年　嬖姬本又作嬖同力知反獻公伐嬖戎所得而以爲夫人穀梁傳云滅戎所得莊子云艾封人之子述曰闕

又哀十六年　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之一句公羊穀梁經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巳明因隨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已下無復經矣

春秋公羊音義隱元年　邾音婁力俱反邾人語聲後曰婁故字或曰邾婁禮記同左氏穀梁無

婁　于昧亡結反穀梁字同左氏作蔑述曰闕

又隱九年　俠卒音協穀梁云所俠述曰闕

又桓十二年　于鄑音誼二傳作虛述曰闕

又十五年　于鄑戶老反又火各反左氏作艾穀梁作蒿述曰闕

又莊二年　于鄑古報反二傳作雜四年亦爾述曰闕

又五年　倪五兮反二傳皆作郳　小邾婁力居反二傳穀梁大義述二十二　八

皇清經解續編　亦無婁字述曰闕

又七年　辛卯夜一本無夜字穀梁作昔述曰闕

又十三年　摽劒舊交反牌也牌劒置地劉兆云牌捐也述曰闕

又僖四年　卒怙荊他協反一本作貼服也劉光同廣雅云靜也王篇又丁恬反一本作拈或音韋貶反述曰闕

又文六年　射姑音亦又音夜穀梁作夜述曰闕

又十年　屈貉居勿反又音厥下音麥又戶各反二傳作厥貉述曰闕

又十一年　伐圍求阮反一音卷訛文作閎
述曰闕　字林曰万反二傳作厲
又十二年　及邾一傳作鄆
述曰闕　後皆同
又十三年　世室屋壞二傳作
述曰闕　大室
又十四年　接菑在妾反又如字下側
述曰闕　其反二傳作捷菑
又十六年　犀丘音西左氏作鄒
述曰闕　丘穀梁作師丘
又宣二年　夷獽戶刀反又古刀
反二傳作夷皋
穀梁大義述二十二　九
述曰闕
又三年　賈潬音六或音弁下戶
門反二傳作陸渾
述曰闕
又宣十二年　沙澤素禾反又如字二傳
作瑣澤定七年同
述曰闕
又十七年　鞏力之軫之忍反左氏作
脹穀梁作層
述曰闕
又十八年　士彭二傳作士魴
述曰闕　襄十二年同
又襄九年　宋火二傳
述曰闕　作災

又十三年　取詩二傳
作鄆　十四年　公孫囆勿邁反一
述曰闕　傳作蠆
又十二年　祝阿二傳作
祝柯　侯瑳于賛反一音
述曰闕　瑳二傳作瑕　公子喜二傳
作嘉
又十九年　陳儀二傳作夷儀
述曰闕　二十五年同
又二十三年　鼻我二傳作
畀我　二十四年　陳儀二傳作夷儀
述曰闕　二十五年同
又二十七年　孔瑗二傳作
孔奐　三十年　蘧頗頗或作跛音同
述曰闕　二傳作遽罷
又昭元年　國酌二傳作
國弱　軒虎軒依字許言反舊
又音罕二傳作罕虎　于鄦音
又音祝左氏作　鄦穀梁作郚
穀梁大義述二十二　十
述曰闕
又十一年　侵羊二傳作
瞯鮮　屈銀並如字二
傳作厥慭　二十一年　向
甯二傳作
向寧
述曰闕
又十六年　戎曼音蠻又音万二傳
作戎蠻哀四年同
述曰闕
又二十三年　予檹音盈左氏作
本亦作贏二　選穀梁作盈　二十四年　鄸婁音來又
傳作鄀蘭　定公四年　浩油戶老反又古老反下音由
伯戊音茂又音楙　十三年　垂羊又反二傳作皋鼬
二傳作成　垂馬如字又音加
年　公子佗人大河反二傳　十三年　垂馬如字又音加
作公孫佗人　子瘡七良反二　哀公六年
君舍二傳作　傳作牀
荼音舒　十年　薛伯寅二傳作伯夷
同音以尼反　十三年

彊夫苦侯反又古侯反一本作
嬰音同二傳作夏區夫
述曰闕
論語音義　憲問第十四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十一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凡十一會鄭不取陽穀及北杏爲九也
述曰闕
宋朱子儀禮集傳集注後名儀禮經傳通解王制之丁王事古者稅什一宣五年注詳矣豐年補敗謂凶年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莊公二十八年穀梁傳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希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凶荒殺禮冬築微春新延廏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莊公二十九年穀梁

傳○五穀不升爲大饑升成一穀不升謂之嗛嗛去簟反○二嗛不足貌也
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僅四穀不升謂之康僅音近康虛傷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壁
五穀不升謂之大侵
飾弛侯廷道不除弛式氏反○弛廢也侯射侯也廢侯不燕射廷內道路不修除百官布而不制官職修列不可廢不更有造作
之禮也襄公二十四年穀梁傳
述曰此朱子未成之書故其書凡三十七卷止於第三十一卷引穀梁三條而已餘爲黃榦楊復所續
黃榦通解續卷五喪大記始死
魯隱公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于路寢傳同○穀梁傳公薨不地不書也隱猶痛也○春秋穀梁傳
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同上又成十八年公
薨于小寢傳同僖公三十有三年公薨于小寢小寢非正也非路寢也○穀梁傳文公十有八年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臺下非正也同上襄公三十有一年公薨于楚宮楚宮非正也楚宮別宮名非宮名也同上
路寢○定公十有五年公薨于高寢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也高寢同上非正也同上
述曰說見逃例公薨條
又陳寶器傳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閒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卽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踰年卽位厲也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卽位位危故日之於厲之中又有義焉以輕喻重也雖爲天子所召不敢背殯而往況君喪未殯而行卽位之禮以臨諸臣乎○背音佩

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穀梁傳
述曰傳引不弔之事以爲證可謂博矣其推書日之故可謂精矣既精既博吾何加焉卷十三十四並有喪及弔條又引此
卷六宣公八年葬我小君頃熊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喪事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其明味爽而引既及葬日之晨則祖行遣奠之禮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禮先遷柩于廟設奠故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久矣○穀梁傳　定公十有五年秋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戊午日下稷乃克葬傳侵晨也下晨謂晡時乃爲

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穀梁傳

述曰說見長編禮記疏引異義條下

又作主傳 魯文公二年作僖公主立主喪主於虞其主用桑吉主於練焉作主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其主用栗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檐可也壞廟則毀其廟 又引以次塗可也而遷將納新神示有所加 穀梁傳小祥練禫

述曰闕

卷七吉祭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莊公薨至此方二十二月乃喪未畢 穀梁傳

述曰闕

卷八補總善反遠也 穀梁傳莊三年夏五月葬桓王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緦也緦亡

述曰闕

卷十二哀成昭公十有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禮也祭樂者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變謂死喪大夫國體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體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死者不可復生重莫大焉是以君雖在祭樂之中大夫死以聞可也○春秋穀梁傳 閻喪條又引

述曰闕

卷十四贈喪文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禮含賵襚各異人 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以晚穀梁傳 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賵

又會葬文公元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不得備禮葬○穀梁傳

述曰闕

卷二十二五帝上帝之祀定公元年九月大雩穀梁子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爲非正何也冬禾稼既成猶雩則非禮可知秋禾稼始苗嫌當須雨故閉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梁氏萬方曰未字疑是尙字之譌 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

人力盡然後雩梁氏曰此脫一非字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是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梁氏曰何字當是非字之譌 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述曰梁氏萬方者字廣庵東雍人修補通解者也梁云此處傳文上下文義總難通曉若以下文其時窮人力盡爲雩之正則是九月大雩反爲正雩而無識矣且下文以時窮力盡

爲雩之正而上文又以澤未盡力未竭爲未可以雩直使四月之雩轉非正矣不拘尸難通乎故疑必有誤字吾弟翼南曰此傳不煩改字梁氏之說非也夫龍見而雩爲雩之正乃左氏例若穀梁通例則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竝不以夏正四月爲雩之正故秋大雩非正者周之秋七月秋八月爲夏正之五月六月此時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至九月爲夏之七月此時時窮力盡得雨曰雩不得雨則曰旱故秋大雩非正秋九月大雩卽爲雩之正也何嘗拘尸難通乎

又成公七年冬大雩穀梁子曰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

述曰闕

又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穀梁子曰緩辭也傷自牛作也牛自傷口非備災之道不至也故以緩辭言可改卜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牛無故自傷其口易牛改卜復死乃廢郊禮此事之變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述曰闕

譏宣公不恭致天變

述曰闕

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穀梁子曰不言日急辭也辭中促迫不容日　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角角而知傷展道盡矣不能防災禦患與也范注譏宣公不恭致天變與傳意不合

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穀梁子曰不言日急辭也辭中促迫不容日　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角角而知傷展道盡矣不能防災禦患與也范注譏宣公不恭致天變與傳意不合

哀公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穀梁子曰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該備也春秋書郊終於此故於此備說郊之變變間郊非其時或牲被災害於變之中又有言焉於災變之中又有可善而言者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牛又死雖欲郊者亦不得不爲此不郊故謂非人之所得與也范注譏宣公不恭致天變與傳意不合

哀公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穀梁子曰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該備也春秋書郊終於此故於此備說郊之變變間郊非其時或牲被災害於變之中又有言焉於災變之中又有可善而言者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死雖欲郊者亦不得不爲此不郊故謂非人之所得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角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展道雖盡所以備災之道不盡譏哀公不敬故致天災　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

不可矣凱曰不時之中有差劇也更始承春之秋之末猶爲可也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左成十七年郊三卜禮也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皆四卜非禮也四卜五卜強也成十年郊三卜禮也四卜五卜非禮也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皆四卜五卜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宣三年郊牛之口傷以牛自傷故加之言緩辭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已卜日而成牲也已卜日未卜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嘗置之滁宮名之爲上帝牲故不敢指施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牲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庀具也待其後牲然後左右前牛在我用之不以啟閉國門祭祀之牛牲繫後須卜已有所牲故不妨郊事至郊時然後言其變重其妨郊然則未左右時監門者養之牲繫焉子之所言者牲之變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牲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妨郊事故不言其變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也十二月不道自前可知也至正月然後道則二月三月亦可知也此所以該郊言其變道盡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享者飲食之道牲有變繫之禮雖小不備合時得禮用之可也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三月謂十二月正月二月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有變乃志常事不書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意欲郊而卜不吉故曰不從郊矣

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必用上辛者取其新絜莫先也

述曰

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庀具也待其後牲然後左右前牛在我用之不以啟閉國門祭祀之牛牲繫後須卜已有所牲故不妨郊事至郊時然後言其變重其妨郊然則未左右時監門者養之牲繫焉子之所言者牲之變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

言其變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也十二月不道自前可知也至正月然後道則二月三月亦可知也此所以該郊言其變道盡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享者飲食之道牲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妨郊事故不言其變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也十二月不道自前可知也至正月然後道則二月三月亦可知也此所以該郊言其變道盡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享者飲食之道牲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妨郊事故不言其變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也十二月不道自前可知也至正月然後道則二月三月亦可知也此所以該郊言其變道盡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享者飲食之道牲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妨郊事故不言其變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也十二月不道自前可知也至正月然後道則二月三月亦可知也此所以該郊言其變道盡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享者飲食之道牲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妨郊事故不言其變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也十二月不道自前可知也至正月然後道則二月三月亦可知也此所以該郊言其變道盡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享者飲食之道牲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妨郊事故不言其變

繫之禮雖小不備合時得禮用之可也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三月謂十二月正月二月也

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有變乃志常事不書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意欲郊而卜不吉故曰不從郊矣

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必用上辛者取其新絜莫先也

述曰

文莊公十八年日有食之穀梁子曰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王制曰王者朝日門之外故曰處是以知其夜食也何休曰春秋不言日食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君釋之曰一今朔日日始出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日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不以爲疑故雖爲天子必有尊也貴爲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述曰梁氏云不言日與朔者疑係闕文穀梁卽以爲夜食而證以王者朝日夫當日食之期司歷者必先告何待日出有虧傷之處始知其夜食乎且日月合朔日乃食今云亦屬前月之晦未聞日月合晦也傳與注似皆迂曲轉於情事多礙矣　天子朝日是春分之日亦未聞逢月之朔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興恩按國語敬姜之論習勞云天子大采朝日與

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國語譯國語豈天子止春秋二分一習其事而終歲俱卽安乎必不然矣穀梁以諸侯朝朔例之知每月有事也　屬連也尚連前月之晦以明不書朔之故

豈謂日月合晦乎　夜食之說見述例日食條

二十三年六月辛丑亳社災穀梁子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亳卽殷也殷都於亳故國謂之亳社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立亳社之社不使達上也必於廟之外以爲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召嚮之而致戒心其屋亡國之社之作屋不使上通天也緣有屋故言災

述曰梁氏云不使達上也人也其所以不使達上者天也殷

之未喪師克配上帝者達上也一喪師而不達上矣故屋之者所以象之非勝國本達上而後王不使之達上也

二十五　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穀梁子曰天子諸侯勤舉至黝色大夫君士黈黈黃色丹楹非禮也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楹穀梁子曰天子諸侯之楹斲之加密石焉以細石磨之諸侯之楹斲之加密石焉以細石磨之大夫斲之士黈本刻楹非正也

又文十三年太室屋壞穀梁子曰太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太室猶世室也世世有此室故言世室周公曰太廟雕曰室有東西廂曰廟伯禽曰太室羣公曰宮雕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然則禮其實一也蓋尊伯禽而異其名

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極稱言屋壞不復依違其文　成三年新宮災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宮廟親之神所憑居而遇災故以哀哭爲禮迫近不敢稱諱恭也迫近言親禰也桓僖遠祖則稱諱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矣　文二年春王二月丁丑作僖公主梁子曰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僖公薨至此已十五月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慢可也改塗可也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穀梁尊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秋祭祫祭者毀廟之主陳於大祖祫祭者皆合祭諸廟已毀未毀者之主於大祖東昭穆爲次序父爲昭子爲穆昭之主於大祖廟中北向孫從王父坐也祭畢則復還其廟　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舊說僖公閔公之主於閔公雖長已爲臣矣閔公雖小已爲

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曰昭穆父祖爲喻爾曰卽之於傳則無以知其然若引左氏傳以釋此傳則義雖有似而於文不辨高宗殷之賢主猶祭數於商以致雊雉之變然後革修治禮文公偃倒祖考則不足多怪矣親謂僖莊　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祖人之始也人之所仰天也　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尊卑有序不可亂也　定公八年冬從祀先公穀梁子曰貴復正也文公逆祀今還順　桓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穀梁子曰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郜鼎本郜國所作宋後得之以是爲討之鼎也討宋亂而更受其賂鼎　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主人謂作鼎之主人也故繫之郜物從中國謂是大鼎

桓八年正月己卯烝穀梁子曰烝冬事也春興之蠲祀也志不敬也　閔二年五月丁丑烝烝冬事也春興之蠲祀也志不時也夏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穀梁子曰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卽吉祭故非之也　僖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尸子曰舞夏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詩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減厲而始用六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　穀梁傳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穀梁子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

又告朔傳　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穀梁子曰不告月者不

告朔也禮天子以十二月朔政班告於諸侯諸侯受於禰廟
孝子尊事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覩
存朝朝暮夕不敢褻鬼神
故事畢歲月始而朝之
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一歲三百六十日餘六
日又有小月積五歲得
六十日而再閏焉
月之餘分以成此月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閏是叢
非月之正故吉凶
大事皆不用也猶之爲言可以已也邵然後三望告朔然
後朝廟俱言猶義相
類也既廢其大而
行其細故譏之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穀梁子曰
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每月天子以朔政班
之禰廟告朝以羊今公自二月不視朔至於
五月是後視朔之禮遂廢故子貢欲去其羊　公四不視朔公
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
述曰闕

二十六　巡狩傳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穀梁子曰許田者魯朝

宿之邑也邾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
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朝天子所宿之邑謂之朝宿
受命而祭也擅相授
易則知朝祭並廢
述曰闕

又天地大哉傳　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穀梁子曰言日
言朔猶言食正朔也鼓用牲於社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
而後卒也先書復後言卒使
垂祭於太廟之日而
仲遂卒垂齊地爲若反命而後卒也若遂已反命於君
於垂　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僖十六年傳曰大夫
不言公子公孫疏之
也何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遂與宣公
同故去公子以見之　若書公子則與正卒者
卒也
其卒之何也據公子罷
不書卒　以譏
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閽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去簫萬卒
祭事言仲遂卒垂
而後卒
不然壬午猶繹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
萬入去簫萬舞名
萬入去簫萬舞名也以其爲之變譏之也內嫡夫
此爲卿變於常禮是

水以鼓眾
述曰闕

又盟詛傳　隱八年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穀梁子曰外盟不日
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世道交喪
非可以經世軌訓故存日
以記惡蓋春秋之始也　諾誓不及五帝五帝諏項
誥誓尚書六誓七誥是其遺文五帝謂黃帝顓頊
帝嚳帝堯帝舜也
之世道化消備不須誥誓而信白著盟詛不及三王三王謂
也夏后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
周武有孟津之會眾所歸信不盟詛也交質子不及二伯二
伯
謂齊桓晉文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
有踐土之盟諸侯率服不質任也
述曰闕

二十七　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賜祭肉天子祭畢以之
致福傳　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
國與之
其禮　服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膰熟曰膰其辭石尚

士也膰猶
書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
欲著名
於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賜貴復正也
述曰闕

又廢祭傳　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穀梁子曰仲遂卒於
垂祭於太廟之日而
知仲遂卒垂齊地爲若反命而後卒也先書復後言卒使
而後卒　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僖十六年傳曰大夫
不言公子公孫疏之
於垂
也何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遂與宣公
同故去公子以見之　若書公子則與正卒者
卒也
其卒之何也據公子罷
不書卒　以譏
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閽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去簫萬卒
祭事言仲遂卒垂
而後卒
不然壬午猶繹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
萬入去簫萬舞名
萬入去簫萬舞名也以其爲之變譏之也內嫡夫
此爲卿變於常禮是

知其不可而爲之　邵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穀梁子曰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祭樂者君在廟中祭作樂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謂死大夫國體也君之卿佐是謂喪股肱故曰國體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死者不可復生重莫大焉是以君雖在祭樂之中大夫死以聞可也

述曰闕

二十八桓四年穀梁子曰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庶羞傳取獸不盡物夏曰苗因爲苗除害故曰苗秋曰蒐蒐擇之舍也冬曰狩狩圍狩也於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上殺中小取大獲則取之無所擇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可以祭祀二爲賓客次殺射髀下殺中腸賓客之俗死稍遲三爲充君之庖下殺中胸污泡死最遲先宗廟次賓客後庖厨尊神敬客之義

述曰闕

又桑盧傳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穀梁子曰御廩之災不志以其微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鄭嗣曰唯以未易災之餘而嘗然後可志也用火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天子親耕其禮三推王后親蠶以共祭服王后親蠶齊戒躬桑夫人三繅遂班三宮朱綠玄黃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之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凱曰夫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由中出者身致其誠信然後可以交於神明祭之道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夫人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夫人親舂是王巾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

述曰闕

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夫人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夫人親舂是王巾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

述曰闕

又失禮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隱五年穀梁傳

莊公二十三年秋升桓宮楹二十四年刻桓宮楹穀梁子曰禮天子諸侯勤垩勤垩黑色大夫倉士黈黈黃色丹楹非禮也天子之楹黈之碧之加密石焉以細石磨之諸侯之楹黈之碧之大夫

黈之士黈本刻楹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楹丹桓宮楹丹桓宮楹丹桓宮以桓見殺於齊言桓宮以惡莊也不言新宮而謂之桓宮不子而飾其宗廟以榮僖公之女惡莊不子

述曰闕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終

江陰馬銘門徒陳慶年校

穀梁大義述二十三

述長編

史部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宋襄公十三年泓之戰楚敗公司馬貞索隱曰史記公羊作餘昧左氏及穀梁
隱穀梁傳戰於泓水之上
述曰泓水名故言之上以述戰地
按太伯世家次曰餘昧索隱曰史記公羊作餘昧左氏及穀梁
並爲夷末
述曰此據明李光縉增補史記評林本至汲古閣索隱單行
本誤爲史記作餘昧左氏及公羊並爲餘祭此小司馬辨夷
爾此專音爾穀梁作曼姑專或音姑諸本多無曼字

末之名非辨餘祭之名也
齊太公世家惠公二年長翟來裴駰集解穀梁傳曰身橫九畝
斷其首而載之舋見於軾
述曰此引魯事以釋齊史也
魯周公世家隱公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許田集
解穀梁傳曰祊者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太山之邑也
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
述曰末二句大義凜然足廢公羊何注臆說
又桓公元年以璧易天子之許田集解廖信曰鄭以祊不足當
許田故復加璧
述曰說見師說廖信條

又二年以宋之賂鼎入於太廟集解穀梁傳曰桓公內殺其君
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
述曰外成人弒君之亂由于內弒其君此春秋推見至隱之
法也
又昭公二十五年春鸜鵒來巢集解穀梁傳曰來者來中國也
述曰以鸜鵒爲夷狄之鳥與公羊同
陳杞世家靈公與其大夫孔甯儀行父皆通於夏姬衷其衣以
戲於朝集解穀梁傳曰或衣其衣或中其襦
述曰蒙婦人衣陳焉得不亡
衛康叔世家衛君起元年衛石曼專逐其君起索隱左傳作石
圃此專音圃穀梁作曼姑專或音姑諸本多無曼字
述曰李光縉本如此毛氏單索隱本云左傳作石圃此作塼
音圃又音徒和反塼或作專諸本或無曼字並未引及穀梁
恐季本出臆改也
宋微子世家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集解穀梁傳曰戰于泓水
之上
述曰見前
楚世家因處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齊處封弒其君而弱其
孤以盟諸大夫封反曰莫如楚其王虐子圍弒其君兄之子
員而代之立集解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
述曰以粲然狀哲笑之貌並得皆笑之情
晉世家伐虢取其下陽以歸集解穀梁傳曰下陽虞虢之塞邑

述曰闕

趙世家太后盛氣而胥之入集解胥猶須也穀梁傳曰胥其出也

述曰今本穀梁無此語

刺客列傳曹沫者魯人也索隱沫音亡葛反左傳穀梁並作曹劇然則沫宜音劇沫劇聲近而字異耳北據李本此曹沫事約公羊爲說然彼無其名直云曹子而已且左傳魯莊十年戰于長勺用曹劇謀敗齊而無劫桓公之事十三年盟于柯公羊始論曹子穀梁此年惟云曹劇之盟信齊侯也又不具記行事之時

述曰余聞諸阮相國元曰公穀文簡此等事跡當具公羊外篇穀梁外篇載在漢書藝文志惜今不傳矣

漢書古今人表第四等中上　穀梁子

述曰表列萬章告子之上是班固亦以穀梁爲子夏弟子與鄭康成同也又沈子師古曰魯人也善春秋　尸子俱在第五等中中

刑法志魯成公作丘甲師古曰一說別令人爲丘作甲也士農工商四類異業甲者非凡人所能爲而令作之議不正也

述曰闕

又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眾而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

開路存亡繼絕功爲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薪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爲之出兵二國并力遂走吳師昭王反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

述曰闕

郊祀志下平帝元始五年　春秋穀梁傳曰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卜郊之日

述曰闕

五行志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祅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

述曰據此知兩漢凡言治春秋者俱係公羊穀梁其於左氏但稱傳也

又僖公二十年五月己酉西宮災師古曰穀梁曰爲慈公宮也吕謚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

述曰闕

又董仲舒曰爲讎娶於楚而齊媵之酌公使立吕爲夫人師古曰事見公羊穀梁傳

述曰闕

又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穀梁吕爲宣宮不言謚蔡也

述曰闕

又文公十二年太室屋壞　穀梁公羊經曰世室傳公伯禽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大事者祫祭也踰僖公者先禰後祖也

述曰闕

又桓公十五年春亡冰師古曰左氏傳公羊穀梁無冰雖在劉向以爲周春今冬也先是連兵鄰國三載而再敗也師古曰謂郎之戰穀梁傳曰已喜吾敗也又宋之戰穀梁亦曰諱敗舉其可道者也師古曰再敗者舉其可道者也

述曰闕

又文公二年雨螽于宋　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

述曰闕

又昭公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賈會皆以地叛師古曰二十年曹會自鄆專鄆也鄆音莫鳳反

述曰闕

又成公五年夏梁山崩　穀梁傳曰雁河三日不流晉君帥羣臣而哭之酒流

述曰闕

又文公十二年敗狄于鹹穀梁公羊傳曰長狄兄弟三人一者之晉一者之齊一者之宋皆殺之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何以書記異也

述曰闕

又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也

述曰闕

又桓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朔不言日食二日也

述曰闕

又凡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爲朔二

十六晦七夜二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左氏以爲朔十六二日十八晦一不書日者二

述曰穀梁特舉夜食之例而經之四例始備詳見述例日食條下

劉向傳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張晏曰隱元年祭伯來穀梁傳曰祭伯來奔也師古曰祭音側介反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案此說張晏誤作穀梁書冥晦師古曰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冥也衛侯朔召公羊書冥震夷伯之廟穀梁傳曰晦冥也衛侯朔出奔齊穀梁傳曰天子召而不往也

述曰闕

梅福傳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復上書曰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

曰其在祖位尊之也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爲魯人今宋在宋者於孔子爲祖列故尊而不名也　此言孔子故殷後也　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跡之文曰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

述曰闕

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曰下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曰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師古曰夾谷地名即祝其也定十年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侯賽古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歷階而上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曰匹夫侮諸侯言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首施者優人之名來音頰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郅單于之首迺埋之有詔將軍議是

述曰此用穀梁說然則許嘉王商亦穀梁家也顏注不明引

穀梁亦疏

又故宗正劉向上疏訟陳湯之功曰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師古曰謂伐楚責苞茅及會王太子于首止後有滅項之罪師古曰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爲桓公諱也桓常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君子曰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也

述曰以滅項爲齊桓罪公穀說同況劉向引穀梁其所引必穀梁說而顏注屬之公羊足見公羊顯穀梁微矣此長編之輯余亦有所不得已也

韋玄成傳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或說天子七廟無是文

述曰闕

匡衡傳陸賜奏衡曰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曰壹統尊法制也

述曰闕

翟方進傳奏曰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

述曰闕

循吏傳朱邑字仲卿爲大司農貢薦賢士居處儉節神爵元年卒天子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暹外之交束脩之餽接穀梁傳可謂淑人君子遺離凶災朕甚閔焉

之

述曰闕

游俠傳原涉應客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酒慕宋伯姬及陳孝婦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共公其公卒伯姬寡居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

述曰此注未明引穀梁實約襄三十年穀梁傳宋災之文

佞幸傳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石顯專權邪辟建白以爲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元帝不德繇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

述曰古不近刑人襄廿有九年穀梁傳文劉更生穀梁家也

故引之師古注引曲禮刑人不在君側未得其意

王莽傳葬上書引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師古曰宰治也治眾事者謂大臣也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九年是歲大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書大有年

述曰闕

章帝紀建初二年詔曰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爲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竝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

述曰昭四年穀梁傳云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

安帝紀皇太后鄧氏詔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不以父命

辭王父命章懷注穀梁傳曰衛靈公廢太子蒯聵立孫輒不受父之命而受王父命又作策命曰大行皇帝穀梁傳曰大行受大名

述曰章懷太子引穀梁傳大行受大名乃桓十八年范注文語出大戴記

順帝紀質帝皇太后梁氏詔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定公八年經書從祀先公從順也順祀謂退僖神位於閔下穀梁傳曰從祀先公貴復正也

述曰闕

郡國志魏郡元城墟故沙鹿左傳沙鹿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鹿沙山名也

述曰闕

樊宏傳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永平之初連年水旱上疏曰春秋穀梁傳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

百官備列不選作也羣神禱而不祠禱請而已無祭祀也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實在俊傑

述曰此襄二十四年傳文也范甯曰周書大荒有禱無祀

鄧禹襄楷傳論鄧禹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然而其敝好巫故君子不以專心焉范甯穀梁傳曰全民曰富其敝也巫也

述曰章懷注引穀梁傳今穀梁傳序文其敝也巫作其失也誤注家順正文之例耳

鄭玄傳論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竝專以鄭氏家法云

述曰范甯穀梁注多載鄭氏起廢疾之文亦此意也

丁鴻傳鴻因日食上封事曰春秋日食三十六狄君三十二變

不空生劉向上書云狄君三十六今據春秋與劉向同而東觀及續漢范氏諸本皆云三十二蓋誤

述曰狄君三十二者公穀二家之說蓋不誤也至益以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鄭傅瑕狄其君鄭子鄭高渠彌狄昭公晉殺懷公於高梁爲三十六此左氏說經無其事檢班書劉向同

向傳師古注自明矣

趙咨傳咨遣敕子曰豐貴重穢已昭惻隱穀梁傳曰衣食曰穢音遂

述曰闕

班固傳林麓遽澤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爲麓　士食舊德之名氏穀梁傳曰古者有士人商人農人工人　舞八佾穀梁傳曰天子八佾

述曰闕

又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穀梁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若也君命三臨穀梁傳曰三臨

之禮一爲乾豆一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與引曰洋洋平若德帝者之上儀諸侯所不及已穀梁傳曰諸侯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和睦故誓不及

述曰闕

第五倫傳曰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之上疏云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穀梁傳之文也束帛恩蕃屏穀梁傳曰爲尊者諱敗尊尊親親之義也脯脯也諱也贊曰意明尊尊割者諱敗尊親親之義也

述曰闕

東平憲王蒼傳諫爲陵起郭邑疏豈況築郭邑建都郛哉穀梁傳曰人之所聚曰都中山簡王焉傳顯宗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司馬曰從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頰谷齊人鼓譟欲以執魯君孔子懸階而上命司馬止之左

氏傳類谷作夾谷

述曰闕

袁安傳安玄孫逢卒於執金吾飯含珠玉二十六品穀梁傳曰貝玉曰含

述曰闕

皇甫規傳上疏曰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

述曰闕

陳蕃傳靈帝時代楊秉爲太尉上疏曰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頰谷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兩君合好夷狄之人何爲來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侯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手足異門而出

述曰闕

又薦讓宇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云雖人乃鼠輩謹竊陰之田

述曰闕

齊桓之一匡豈足方於大持穀梁傳曰齊桓公爲陽穀之會一匡天下匡正也

述曰闕

江陰馮 銘
丹徒陳慶年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二

穀梁大義述二十四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長編

史部

魏志裴潛傳注韓宣字景然渤海人咎曹植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爲下士諸侯禮也

述曰閻

高柔傳注孫盛曰聞五帝無誥誓之文三王無盟祝之事然則盟誓之文始自三季質任之作起於周徵

述曰閻

楊阜傳注皇甫謐列女傳趙昂妻名異王氏女也常曰婦人無符信保傳則不出房閤昭姜沈流伯姬待嫗每讀其傳心壯其節

述曰閻

高堂隆傳少爲諸生泰山太守群悌命爲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劍勑督軍曰昔晉定見侮仲尼慝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

述曰閻

吳志步騭傳上疏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

述曰閻

張紘傳從征合肥權率輕騎將突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

述曰闕

晉書律歷志後秦姚興時當孝武太元九年歲在甲申天水姜
岌造三紀甲子元歷其略曰命歷序曰孔子爲治春秋之故
退修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如是春秋宜用殷歷正之
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以殷歷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
日又以檢經率多一日傳率少一日但公羊經傳異朔於理
可從而經有食朔之驗傳爲失之也

述曰闕

禮志禮春分祀朝日於東秋分祀夕月於西漢武帝郊泰時平
旦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既郊日月又不在東西
郊也後遂旦夕常拜故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

旦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神之
道也

述曰闕

又成帝咸康二年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羣臣畢
賀賀非禮也王者婚禮禮無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穀
梁左氏傳說與公羊又不同　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
氏太常王彪之大引經傳及諸故事以正其禮深非公羊婚
禮不稱主人之義

述曰宋書禮志略同

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　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
傷穀按劉向說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　四年七月
雨雹按劉向說雹者陽脅陰也　秦始九年四月辛未隕霜

是時賈充親黨比周用事與魯定公漢元帝時陽霜同應
元康三年四月滎陽雨雹弘農湖城華陰又雨雹深三尺是
時賈后凶淫專恣與春秋魯桓公夫人同事陰氣盛也　光
熙元年閏八月甲申朔霰雪劉向曰盛陽雨水湯熱陰氣殆
之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陽氣薄之則散而爲霰今雪
非其時此聽之不聰之應　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戊午會
稽大雨震電己巳夜赤氣墮於西北是夕大雨震電庚午大
雪按劉向說雷以二月出八月入今此月震電者陽不閉藏
也既發泄而明日便大雪皆失節之異　魏高貴鄉公正元
二年正月戊戌帝討毋丘儉大風晦冥行者皆頓伏近夜
妖也劉向曰正晝而昧陰爲陽臣制君也　元帝景元三年
十月京都大震晝晦此夜妖也劉向春秋說云天戒若曰勿
使大夫世官將令專事晦昧公室卑矣　劉向曰地震金木
水火診土者也伯陽甫曰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人
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有地震臣下強
盛將動而爲害之應也　吳孫權赤烏十三年八月丹陽句
容及故鄣廣德諸山崩溪水溢劉向說山陽君也水陰百姓
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百姓將失其所與春秋梁山崩同

述曰

羊祜傳或謂祜慎密大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
詭辭君臣不密之誡吾惟懼其不及

述曰

秦秀傳咸甯中爲博士賈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不授而以異
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鄧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
書莒人滅鄧聖人豈不知外孫親耶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
耳

述曰

江統傳作徙戎論曰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又云選司以
統叔父春爲宜春令統因上疏曰若易私名以避官職則違
春秋不奪人親之義

述曰

溫嶠傳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轡諫曰
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
下太子乃止又云嶠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春秋大居正崇王
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劍去之

述曰

刁協傳左光祿大夫蔡謨理協死難與庾冰書曰春秋之義以功補
過

述曰

郭璞傳于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上疏曰臣聞春秋之義
貴元愼始

述曰

慕容皝傳皝曰兵者凶器戰有危慮

述曰

宋書禮志徐禪曰春秋載郊有二成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曰曷用郊用正月上辛傳曰猶三望也四月辛巳郊穀梁曰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以斯明之則郊祭之禮未有不用辛日者也晉氏或丙或已或庚並有別議　尚書何偃議鄭玄注禮記引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禮凡國大事多用正歲左傳又啟蟄而郊則鄭之此說誠有據矣眾家異議或云三王各用其正郊天此蓋曲學之辨於禮無取固知穀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眞所謂膚淺也然用辛之說莫不必同晉郊庚已參差未見前徵

述曰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卽用夏正也其二月三月又孫盛晉陽秋曰陽秋傳云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以後尊降廢前敬昔魯僖上嗣莊公以友于長幼而外之爲逆

述曰闕

又元嘉六年九月太學博士徐道娛上議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文公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穀梁曰著祫嘗也

述曰闕

又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月戊辰有司奏章皇太后廟毀置之禮二品官議者六百六十三人太傅江夏王義恭按禮記不代祭爰及慈母當辟令有所施穀梁於孫止別主立祭則親執虔祀事異前志　明帝泰始二年正月孝武昭太后崩儀

曹耶庾蔚議以爲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今昭皇太后既非所生益無親奉之理　大明四年丁巳有司奏安陸國土雖建而奠酹之所未及營立四時薦饗故祔江夏之廟先王所生夫人當應祠不右丞徐爰議按禮慈母妾母不代祭鄭玄注以爲非正故傳曰子祭孫止又云爲慈母後者爲祖庶母可也注稱緣爲慈母後之義父妾無子亦可命已庶子爲之後也

述曰闕

又晉車騎將軍傅咸表曰祭法二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郊廟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薦於上帝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親耕謂自報自爲立社者爲藉而報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

述曰闕

樂志章皇太后廟依諸儒議唯奏文樂何休杜預范甯注初獻六羽並不言佾者佾則干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也

述曰闕

天文志青龍四年十月乙酉有星孛于東方占曰劉向五紀論曰春秋星孛于東方不言宿者不加宿也　晉惠帝元康二年天西北大裂按劉向說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　永興元年七月乙丑星隕有聲二年十月星又隕有聲按劉向說民去其土之象也　永嘉元年十二月丁亥星流震散案劉

向說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小星無名者庶民之類

進曰闕

五行志晉孝懷帝永嘉三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民謂之

桑林哭案劉向說桑者喪也案此可作虞主用桑注　晉成帝咸康八

年七月白鴿集殿屋是時康帝始卽位此不永之祥也後涉

再拜而帝崩劉向曰野鳥入處宮室將空案此可作有鵲鴿來巢注

述曰闕

劉穆之傳高祖表其功于天子曰若乃忠規遠畫潛慮密謀造

膝詭辭莫見其際

述曰闕

謝晦傳晦見討乃上表曰天祚明德屬當昌運不有所廢將何

以興成人之美春秋之高義立帝清館臣節之所司耿耿不

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朱璽邪

述曰闕

臧燾傳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燾

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

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　時太廟鴟尾災燾謂

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乃上議曰禮天子

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廟五廟皆月祭

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墠去壇爲墠有禱然

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疏之序也又禮有以多貴者故傳稱

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穀梁傳文　又云自上以下降殺

以兩禮也此則鈎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

侯俱祭五廟何哉

述曰闕

徐廣傳隆安中李太后薨廣服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

夫人禮服從止故成風顯夫人之號僖公服三年之喪子於

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祖不厭孫回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

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宜同於爲祖母後齊衰三

年後從其議

述曰闕

蔡廓傳潘正叔奏公羊事于時三錄

述曰闕

范泰傳泰初爲太學博士元嘉三年上表禮婦人有三從之義

無自專之道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來上矣

述曰闕

王韶之傳高祖受禪放遣三叛士韶之啟曰獲全首領大造已

隆豈可復逢拔徒隸緩帶當年文十有八年穀梁云建平宣

簡王宏傳齊建元初故景素秀才劉璡上書景素在宋以反

誅此訟其冤也曰日臺以六月晦夜無何呼北兵已至皆登陴拙刃而朱方

七月朔猶緩帶從容其晚聞京都變亂始乃鳩兵簡甲耳王

豈先造禍哉袁顗傳朝士與顗書曰身奉維新命承亨運緩

帶談笑擊壞聖世

述曰闕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二終

江陰馮　銘校
丹徒陳慶年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二

穀梁大義述二十五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長編

史部

南齊書禮志尚書令王儉議奏曰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即位

又儉議皇孫冠事歷代所無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述曰閻

又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日太尉從事

中郎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王儉議正月上辛

祀昊天次辛瘞后土後辛祀明堂詔可

述曰閻

又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穆妃以去年七月薨其年閏九月

未審當月數閏爲應以閏附正月左僕射王儉議三百六旬

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穀梁云積分而成月公羊云

天無是月雖然左氏謂告朔爲得禮是故先儒咸謂三年喪

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　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

乙未楚子卒唯書上月初不言閏此又附上之明義也　建

武二年正月祠部郎何佟之義曰春秋之旨臣子繼君親雖

恩義有殊而其禮則一所以敦資敬之情篤方喪之義主上

雖仰嗣高皇於世祖嘗經北面

述曰何佟之所引春秋之旨即穀梁閔公受國之義也

豫章文獻王嶷傳永明十年冀竟陵王子良啟上曰臣聞春秋

所以爲王母弟者以尊其所重故也

述曰

王融傳虜遣使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疏曰臣竊以亡帝略遠乎無思不服羣光幸岱匪春驅彊盛七鐘山智宿氏以亡帝略遠乎無思不服羣光幸岱匪春驅彊

伊朝臣請收籍伊雒茲書復掌猶取之內府藏之外簏

述曰

以七王傳史臣曰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兄弟之恩離君臣之義正寶玄自尋干戈欣受家難

述曰

崔慧景傳子偃上疏曰臣嶽鎮辰殿而不彰書所以每上封事者非自爲慈地窮以春秋之義有隱諱之意也

述曰

魏虜傳詔曰皇師電舉搖旆南指譬滴江稷志廉衛譏以去月下旬濟灭河洛會前使人邢巒等至審知彼有大喪以春秋之義閒喪伐

之義閒喪伐

述曰

梁書元帝紀正月甲戌世祖下令曰春長狄之喉言欲詠侯景也

述曰

后妃傳高祖丁貴嬪居顯陽殿及太子定位有司奏曰婦人之道義無自專、春秋凡王命爲夫人則禮秩與子等

述曰

江淹傳東昏末謂人曰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述曰

侯景傳大清元年上表請降齊文襄以書喻景曰空使兄弟子姪足首異門　景抗表曰夫敵國相伐閒喪則止

述曰

陳書高祖紀姚察曰高祖英略大度應變無方兆庶歸以謳謌炎靈去如稱負

述曰

袁樞傳官侍中都官尚書議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爲主閒於公羊之說

述曰

隋書煬帝紀大業元年詔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其在愛民

乎既富而教家給人足

述曰

又三年六月詔曰閒之德厚者流光天子七廟事著前經

述曰

禮儀志諸岳崩瀆竭天子素服避正寢掫膳三日遣使祭崩竭之山川牲用太牢

述曰

又後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衙枚而進鳴鼓促圍事畢天子還行宮命有司每禽擇取三十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其餘卽於圍下量犒將士

述曰

五行志洪範五行傳曰水者北方之藏氣至陰也宗廟者祭祀之象也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敬之至也發號施令十二月咸得其氣則水氣順如人君簡宗廟不潤下

禱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述曰闕

食貨志古語曰善爲人者愛其力而成其財若使之不以道斂之如不及財盡則怨力盡則叛

述曰闕

牛弘傳開皇三年拜禮部尚書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

述曰闕

又五年正月癸卯寅時太廟屋壞移神主于太極殿上素服避正殿輟朝五日躬親祭享

述曰闕

又二十二年夏上自於苑中種麥率皇太子已下躬自收獲謂太子等曰此將薦宗廟是以躬親亦欲令汝等知稼穡之難也因分賜侍臣謂曰比歲令人巡檢苗稼所對多不實故自種植以觀其成且春秋書麥禾豈非古人所重也

述曰闕

代宗紀大歷二年詔曰春秋以九命作上公而謂之宰臣者三公之職

述曰闕

新唐書太宗紀贊曰太宗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出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奉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爲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

一戰緜地五百里

中宗紀詔曰君臣朝序貴賤之禮斯殊兄弟天倫先後之儀亦異

述曰隱元年傳兄弟天倫也范甯注兄先弟後天之倫次

元宗紀開元二年六月山東諸州大蝗飛則蔽景下則食苗稼聲如風雨紫微令姚崇奏請差御史下諸道促官吏遣人驅撲焚瘞以救秋稼從之是歲田收有獲人不甚飢

述曰闕

賢者是以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述曰春秋成人之美隱元年穀梁傳文卽責賢者備亦隱元傳義也宋子京之贊引此蓋亦穀梁家歟

武后紀贊曰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于弒君簒國之主皆不黜絕之豈以其姿質所以著其大惡而不隱歟

述曰闕

穆宗紀贊曰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爲無臣子也憲宗之弒歷三世而賊猶在至於文宗不能明弘志等罪惡以正國之典刑僅能殺之而已是可歎也

述曰穀梁隱十有一年傳云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

范注責臣子也公羊亦同

僖一行略例其四曰春秋日蝕不書朔者八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左氏曰官失之也

述曰劉孝孫是左氏傳仁均是穀梁卽明歷法者亦各執一說甚矣訓人之難也

后妃傳元宗貞順皇后武氏將立爲后御史潘好禮上疏曰春秋宋人夏父之會無以妾爲夫人齊桓公誓葵邱曰無以妾爲妻此聖人明嫡庶之分分定則窺競之心息矣

述曰無以妾爲妻此僖九年葵邱之會穀梁傳文公羊亦有此言則在僖三年陽穀之會　宋人夏父之會當作宗人讙父之會文九年穀梁傳文　故過期不葬則譏之

夏之對見左氏傳哀公二十四年夏對曰若以妾爲夫人則

固無其禮也

于志甯傳衡山公主既公除將下嫁長孫氏志甯以爲禮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固知遇喪須終三年眷秋魯莊公如齊納幣母喪未再朞而圖婚二家不譏以其失禮明也

述曰莊二十有二年杜預注二傳不見所譏左氏又無傳失禮故

韋見素傳元宗曰太子仁孝今受命朕如釋負矣

述曰闕

司舒翰傳破吐蕃於磧石叟馬無還者

述曰闕

楊渾傳渾斌與吐蕃會平涼是日帝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渾跪曰五帝無詰誓三王無盟詛況夷狄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臣竊憂之

述曰闕

崔贊傳極諫德宗曰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亦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

述曰闕

王彥威傳憲宗以正月崩有司議葬用十二月下葬彥威建言天子之葬七月春秋之義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舉天下葬一人文九年穀梁傳文　故過期不葬則譏之

述曰闕

劉賁傳文宗大和二年廷對策曰謹案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

述曰闕

新五代史梁本紀論予論次五代獨不僞梁而議者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耳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爲君此予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天

儒學傳朱子書蘇州吳人武德時太廟享止四室子書遵言天子七廟若五廟則與子男同則向無容等非德厚游廣德薄游狹之義僖十有五年穀梁傳說於是尙書共奏自春秋以來言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亦僖十有五年傳文推親親顯尊尊爲不易之法請建親廟六詔可

述曰子奢從鄉人願彪受左氏春秋而奏議則據穀梁之義於此見穀梁禮制超越羣經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

又陳京字慶復以太常博士上言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合食於祖無毀廟遷主不享之言又四門博士韓愈曰昔魯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復築宮以祭

述曰闕

又許康佐傳帝讀春秋至閽弑吳子餘祭問閽何人邪康佐以中官方彊不敢對後問李訓對曰古閽守小宦人也君不近刑臣以爲輕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爲戒帝曰朕遷刑臣多矣得不慮哉於是內謀翦除

述曰闕

漢本紀論嗚呼人君卽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不以爲重也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如此其謂一爲元亦未嘗有法蓋古人之語爾古諸歲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間大呂周易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云一不獨謂年爲元也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

述曰何邵公以爲元者氣之始范武子用杜預譏元居正之說歐陽此論與三家說皆不合春秋元命苞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而以元爲始子夏豈尚疑莫能明而必以此問夫子哉新唐書載劉賁對策說春王正月兼用公穀二家之說歐陽作司天考序亦云爲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蓋知是說之未然矣

梁家人傳論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弒君友珪以子弒父一也與弒即位踰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於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秋之旨哉子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梁臣傳序　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

述曰闕

敬翔傳　翔見太祖太祖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戰爭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爲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

述曰闕

死事傳序　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

其美而不求其備況死者人之所難乎

述曰歐陽公修五代史仰師春秋隱元年穀梁傳言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歐陽此言與穀梁家說合穀梁傳多引論語爲說成美不求備皆見論語亦與穀梁傳例合

司天考第二序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人事或廢以天參人則天道廢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聖人既没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來學者或於災異矣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

述曰漢書五行志如董仲舒是公羊家劉向是穀梁家所說未可盡斥然歐陽謂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故弟子莫得有所述其言最正隱公三年日有食之穀梁傳云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也此即用論語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之義歐陽說與傳合

江陰馮　銘
丹徒陳慶年校

穀梁大義述二十六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長編

子部

劉向列女傳卷四　貞順楚平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與吳爲伯莒之戰元和顧廣圻攷證左氏作柏舉廣圻按今穀梁經公羊釋文云伯莒作舉字後人改也此正未誤　吳勝楚遂入至郢昭王亾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穀梁傳所謂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卽此事漢書向本傳云徵受穀梁又云持穀梁義公羊傳妻楚王之母也

述曰闕

卷七　孌嬖魯莊哀姜　公數如齊與哀姜淫此穀梁義也公羊亦同左氏傳不載　哀

姜驕淫通于二叔漢書五行志同亦穀梁義也何休注公羊亦同與左氏傳微異

述曰闕

脅獻驪姬穀梁傳作麗他書或作嬶實一字也莊子以爲艾封人之子　獻公伐嬶戎此用國語文穀梁云伐虢　生奚齊卓子穀梁傳文　欲立奚齊乃與弟謀女弟也內外傳其姊生卓子　歸福于繒穀梁國語同左傳作歸胙　地墳穀梁作賁范甯注沸起也　入自明穀梁傳此何重　遂自經穀梁云刎頸而死說苑立節云伏劍云遂以劒死　國語云雉經左氏傳云縊呂覽上德

述曰漢書地理志言齊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班固亦穀梁家而所言如此特襄桓二公異同不可謂穀梁家無此說也

卷五　感虛篇　傳書言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憂之晉伯宗以聲者之言令景公素編而哭之河水爲之流通此虛言也夫山崩壅河猶人之有癰腫血脈不通也治癰腫者可復以素服哭泣之聲治乎此或時河壅之時山初崩土積聚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稍壞阻矣壞阻水流竟注東去

述曰闕

卷八　儒增篇　書言泰繆公伐鄭過晉不假途晉襄公率姜戎要擊於崤塞之下匹馬隻輪無反者時秦遣三大夫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皆得復還夫三大夫還車馬必有歸者文言匹馬隻輪無反者增其實也

春秋魯大雩旱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禍矣此變復也　何以言必當雩也曰春秋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正謂此類固哉仲任之論駁也

述曰仲任不知古書有甚言形容之例故有此說孟子言不

大雩傳家在宣公羊穀梁無譏之文當雩明矣

述曰闕

又順鼓篇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于社說者曰鼓擊攻之也或曰脅之脅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　公羊高不能實道仲舒不能定故攻社之義至今復行之使高堂生仲舒未死將難之

十八月詰誓篇述曰穀梁傳云救水所以鼓眾則不致仲任之駁矣

薄者信彌衰

述曰闕

二十八正說篇史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其年月尚大難失日者

微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為實不以日月為意若夫公羊穀梁大義述二十六　三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二十六

梁之傳日月不具亂為意使夫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經直

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也

述曰如仲任駁則是謂春秋無書法也謬哉

二十九案書篇公羊高穀梁寶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

為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

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寶胡毋氏不相合又諸

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世不如見

述曰闕

卷四嫁娶篇陽小成於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陰小

成於陽大成於陰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一說春秋穀梁

傳曰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盧校此所引不見穀梁傳疑是經師說穀梁文公十有二年傳之文義亦與前無異通典全引此段皆與此同

述曰闕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二十六　四

卷三軍篇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

述曰闕

卷三巡狩篇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敝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春秋穀梁傳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盧校舊作古之君民以時視民之勤今案莊二十九年傳補正

述曰闕

卷四嫁娶篇陽小成於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陰小成於陽大成於陰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一說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盧校此所引不見穀梁傳疑是經師說穀梁文公十有二年傳之文義亦與前無異通典全引此段皆與此同

述曰闕

盧校闕文田獵篇春秋穀梁傳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左氏傳隱五年正義御覽八百三十二

述曰闕

徐堅初學記卷一雷敘穀梁傳云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也

霆電也

述曰闕

十四婚姻事對結帨　施鞶春秋穀梁傳曰女嫁諸母施鞶紳戒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徐邈注曰鞶佩囊

也神帶也諸母爲
施佩帶又減之也

述曰今穀梁傳本桓二年作諸毋殷申之曰紳作申又無戒
字施字

又死喪紱事春秋說題辭曰知生則贈知死則賵又穀梁傳曰乘
馬曰贈衣服曰襚貝玉曰唅錢財曰賻

述曰闕

十九長人事對眉見軾　骨焉車穀梁傳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弟兄三人大害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眉見于軾

述曰闕

二十一經典紱事白虎通曰五經易尚書詩禮樂也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傳與易書詩禮亦謂之九經初孔子授春秋於卜商又授之弟子公羊高

穀梁赤又各爲之傳則今公羊穀梁二傳是也穀梁傳有范甯集解

事四傳　兩家漢書曰春秋所貶損當時有威權者是以隱其書而不宣及末世口說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劉歆七略曰春秋兩家文或具四時或不具四時或不於古文无事不必具四時

述曰七略所謂兩家者公羊穀梁所謂古文者左氏經傳也

或不二字句不同否

二十二刀紱事孟勞穀梁傳曰孟勞魯之寶刀

述曰闕

二十六肉紱事穀梁曰脹者俎實祭肉也生曰脹熟曰膰蓋社肉也生曰社肉熟曰膰

述曰今本定公十四年傳無蓋社肉也四字

又脯紱事穀梁曰東脩之肉不行境中有至尊者不貳

述曰闕

二十七五穀紱事穀梁傳曰一穀不升曰嗛二穀不升曰餽三穀不升曰饑四穀不升曰康五穀不升曰荒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五穀皆熟爲有年

述曰闕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雷穀梁傳曰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

述曰闕

卷八總載水穀梁傳曰水北爲陽水南爲陰

述曰闕

又河水穀梁傳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伯尊過輦者問焉輦者曰君親縞素帥羣臣哭之既而祠焉伯尊至君問之伯尊如其言而河流矣左傳云伯宗

述曰闕

三十九朝會穀梁傳曰滕侯薛侯來朝天子無事諸侯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

述曰闕

三十五奉使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秃盲邻克眇衛孫良夫跛同聘于齊齊使秃者迓秃者眇者迓眇者跛者迓跛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自此始也

述曰闕

八十五　穀穀梁傳曰一穀不升曰嗛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
饉四穀不升曰康五穀不升曰大侵大侵則君食不兼味臺
榭不塗百官布而不制鬼神騰而不祠
述曰閻
九十三　馬穀梁傳曰晉獻公將伐虢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假道於
虞以伐虢虢亡虞荀息牽馬曰齒加長矣
述曰閻
卷一百　一　蟜穀梁傳曰雨螽于宋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災甚也其甚
奈何茅茨盡矣
述曰閻

杜佑通典卷四賦稅上穀梁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
使民不得營私田　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民勤私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
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己悉矣悉詳盡
其力
述曰閻
二十一　宰相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言海內無不統焉
述曰閻
四十三　大雩穀梁傳曰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禮云龍見而雩
皆爲旱故得雨則喜以月爲常事不書書者
正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　東晉穆帝永和年有司議制
雩壇於國南郊之旁依郊壇遠近祈上帝百辟旱則祈雨大
雩社稷山林川澤戴邈議云周冬及春夏旱禮有禱無雩天
神社稷之屬甚乃大雩帝按春秋左氏傳之義春夏無雨未
成災雩而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然則始雩未得便告饑僅
之甚爲歌
哉之請

述曰閻
四十五　社稷亾國之社爲亳社廟門之外立之春秋哀公四年亳
社災穀梁傳云爲
廟屏
滅
述曰滅字誤當作戒
又晉武帝太康九年車騎司馬傳咸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
其義穀梁傳曰天子親耕故自立社爲藉而報也國以人爲
本人以穀爲本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體殊此社之所
以有二
述曰閻
四十七　貞觀九年高祖崩增修太廟中書侍郎岑文本議曰祖鄭
元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
辨是非紛而不定春秋穀梁傳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
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廟士一廟尚書咸有一德
日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
晁虞喜干寶之徒商較今古咸以爲然
述曰閻
又宋明帝太始二年昭太后崩有司奏太后於至尊無親其祭
使有司行禮虞儒議曰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質異
后既非所生豈
無親奉之禮
述曰閻
又東晉孝武帝太元六年詔曰亾大兄以司馬珣之爲國後祭
祀何儀博士江熙議穀梁傳云公子之重視大夫則王子一

例也請皇子廟祭用大夫禮三廟牲用少牢江熙又議皇子不立廟故詔使立後烝嘗之祀稱皇帝有命命某繼嗣雖有廟然無子述曰闕

又開元三年駕部員外郎裴子餘議曰定公元年立煬宮經傳更無異說鄭玄注云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述曰闕

五十三　宋太常丞朱膺之議春秋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鄭注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猷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述曰闕

五十五　告禮徐邈與范甯書問告定用牲否禮郊特牲在滌三月

此謂常祀耳宗廟告牲亦不展芻豢曰既遍不容得備又禮郊特牲在滌宮而稷牛唯具傳曰帝牛不吉則卜特牲而用之知無復九旬之別也謂今牲至則用當無疑否范甯答云郊牲必在滌三月公羊傳養二卜二卜者謂本卜養二牲也帝牲不吉則卜稷牲稷牲不吉則不郊蓋所以敬天神而後人鬼也無本郊不滌牲之禮牲唯具用非吾所聞也凡告用制幣先儒有明義也述曰闕

五十八　天子納妃后東晉咸康二年拜皇后杜氏羣臣畢賀賀非禮也王者婚禮禮無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穀梁左氏說與公羊又不同而況漢魏遺事闕略者眾晉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儀注述曰闕

五十九　男女婚嫁年幾議春秋穀梁傳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一說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咸陰陽也陽數七陰數八男八歲毀齒女七歲毀齒陽數奇故三三八二十四加一為二十五而繫心也陰數耦故再成十四加一為十五五許嫁也各加一者明專一繫心所以防淫泆也

六十　天子崇所生母東晉孝武帝太元中崇進所生母李氏為皇太妃徐邈與范甯書訪其事甯答謂子不得爲命母邈又答徐乾書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故曰賵人之母則可又會成風葬著言禮也述曰闕

又諸侯崇所生母杜佑說曰穀梁云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謚秦不云夫人也就外不云夫人而見正焉夫身爲國君而母爲妾庶子孫所不忍臣下所不安故私稱於國中不加境外此人子之情國人之私而立於禮法之正也

述曰閩

又追錫命議後漢許愼五經異義云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罪又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議其錫篡弒之君無譏錫死者之文也

述曰閩

大者也艾蘭以爲防蘭者遮也防所施廣大之田之大限置旃以爲轅門旃旌旗之名通帛爲旃以其轅表門以葛覆質以爲槃質椹也槃門中梁也葛或爲褐槃五結反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流旁表握握四寸也轡掛者則不得入門車軌塵厚不失馳出轍馬候蹄發足相應掩取禽旅掩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不失馳騁之節過防不遂不從奔之道也戰不逐奔之義而傷不獻媵誅不成禽不獻惡虐幼少降左腋而射達于右腸爲上等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一爲乾豆謂自腸前骨也音虞又五口反一爲賓客謂射右耳三爲充君之庖謂射左髀達于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取三十以供乾豆賓客君之庖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射而不中田得禽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射以不爭爲仁揖讓爲義

述曰閩

天子合朔伐鼓周制日有蝕之天子道五鼔陳五鼓五兵諸侯救日蝕置三鼔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衛其隅

述曰閩

奔大喪穀梁傳云周人有喪魯人亦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周道尚明無嫌于不往

述曰閩

又東晉尚書僕射順和議拔禮記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穀梁傳曰周人殷人各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雖有喪遭人可也魯人當親行故不弔也

述曰閩

又天子爲畿兄弟統制服議東晉僕射江虨議魯聘僖公春秋所議穀梁傳曰先親後祖逆祀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兄弟也由君臣而相後

述曰閩

八十天子爲庶祖母持重服宋庾蔚之議成風稱夫人非禮之正穀梁已自爲通小記言妾子不代祭穀梁言於子祭於孫止此所明凡妾非謂有加崇之禮者也

述曰閩

一百喪過閏月議東晉散騎常侍鄭襲議中宗肅祖皆以閏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爾議者引周官左氏而非公

羊穀梁　尚書左承載謹議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
五月又云喪以月數者數閏以歲者不數閏議者據左氏之
閏三月公羊無是月穀梁附月餘日以明閏非月數皆應屬
前之證按推考分度隨以置閏閏月之所在年中無常要當
有繫以明其所在三月後謂之閏三月閏三月非三月也天
無是月非常月也非無此月所在無常也穀梁亦云積分以
成月先儒舊說並不謂閏是餘日不滿月數而以六十日爲
一月也　齊左僕射王儉議三百六旬尚瞥明義文公納幣
春秋致譏穀梁云積分而成月先儒咸謂三年周喪歲數沒
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
述曰　闕

一百二　改葬服議春秋穀梁傳魯莊公三年葬桓王傳曰改葬也
范甯曰改葬當言改以明之猶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是也傳當以七年乃葬故謂之改葬改葬之禮總舉下總也范甯曰總者五服最下言舉下總上從總皆反其故服因葬桓王記改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總也江熙曰凡稱公寒五等之上改葬之禮總舉五服之下以喪可以純凶況其總者乎是故改葬之禮以其爲交神明者也不之禮其服唯輕言總所以稱總
述曰　闕

文苑英華　四百七十五　明經諸經策問七道穀梁第六問五經同問魯史成文
肄業而去聖寖遠傳疑僞多閏以定時何非乎告朔雩乃閏
雨奚憂於去讓文有無天之說定有無正之年例或難通理
亦未盡衛輒辭以尊祖於義安乎許止闕於嘗藥受誣乃甚
以茲疑滯皆藉發明穀梁子之言固當有據應上公於古復
是何神諸儒待問一爲覩穫
述曰　闕

又　四百七十六　權德輿策問明經八道穀梁傳第七道問褒貶之書宣父約
於史氏清婉之傳卜商授於門人經有體元且無訓說曰稱
夜食頗近迂異徵秃眇之修聘聚蓁楓之方言晉大夫奚侯
於偕行衛公子豈名其天疾隱居攝以崇讓鄭討叛以滅親
末曰申鄂甫爲積慮鄒氏夾氏學既不博集作尸子沈子復
何爲者鄙夫未達有佇嘉言
述曰　闕

又　權德輿明經策問七道穀梁傳第六道問穀梁名經興於魯學劉向

□□□□稱於漢朝或貶絕過深或象類無據非立異姓乃
以□□□□同乎他人豈謂齊侯之子異類甚後學□從
諱親諱賢當舉其例耳理目理幸數其言何詞所謂近於□
何義所謂失於短凡厥師授爲子明之
述曰　闕

六百十一　呂温代國子陸博士進集注春秋表憲宗三傳得失索隱未
周羣儒異同致遠皆泥　考左氏之疏密辨公穀之善否
述曰　闕

七百六十二　王方慶明堂告朔議聖應九年春秋文公十二要作六年閏十月
不告朔穀梁傳云閏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
述曰　闕

又張齊賢議穀梁傳曰閏月天子不以（無此字）告朔是知他月天
子告朔矣
述曰閏
七百六十三　卒文本定宗廟議（見觀九年）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
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
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于寶之徒或學
推頌儒或才稱博物商較古今咸以爲然
述曰閏
七百六十四　韓愈改葬服議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
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
述曰閏

穀梁大義述二十七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長編

子部

太平御覽卷四日蝕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鹿陳五兵五鼓諸
侯置三鹿三兵三鼓大夫擊柝凡有聲皆陽事也以猒陰氣
也
述曰陽
卷五星穀梁傳曰列星曰恒星亦曰經星恒經皆
常也
述曰閏
卷十雨穀梁傳曰春正月不雨者勤雨也欲雨之心勤也夏四月不雨言
不雨者閔雨也經一時不雨民之主憂也閔憂六月雨者喜雨也
述曰閏
十三雷穀梁傳曰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電
述曰閏
又霹靂穀梁傳曰疾雷爲霆電光謂急雷爲霹靂
述曰閏
十四雹穀梁傳曰僖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雹者陰脅陽臣
侵君之象也
述曰閏
十七閏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一歲三百六十日餘六
十日而再閏故日又有小日積五歲得
附月之餘日者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
喪事不數也

述曰闕

十八 春上穀梁傳曰魯桓公十有四年春正月無冰皆君不明去就政治紓緩之所致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常燠無冰時燠也

述曰闕

二十一 夏上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夏田曰苗因苗稼除害故曰苗

述曰闕

三十五 豐稔穀梁傳曰宣公十六年冬大有年五穀大熟

述曰闕

又曰荒穀梁傳曰一穀不熟謂之歉歉食不足二穀不熟謂之饑三穀不熟謂之饉

穀不熟謂之饉

述曰闕

四十四 梁山穀梁傳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宗而問之伯宗來遇輦者輦者不避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宗下車而問焉曰子有閒乎對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伯宗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伯宗如之何

述曰闕

五十七 原穀梁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

述曰闕

六十一 決塞穀梁傳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伯尊至君問之伯尊左傳作伯宗遇輦者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哭之既而祠焉伯尊

至君問之伯尊如其言而河流矣

述曰闕

一百四十七 太子二穀梁傳曰曹伯使世子姑射來朝朝不言使非正庾信注曰穀諸侯之適稱於天子臧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正未誓則以玉帛繒子男此謂會同急王命者也至於相朝非急會今曹伯有疾不朝禮未爲有闕而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爲失正矣內內失正曹伯失正言二者俱失之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放違也言世子違命而正是當不義則爭之

述曰庾信疑糜信之謂說見經師攷

又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招成公子偃師哀公子所謂留託之招哀公有疾招擁太子者也哀公愛其世子殺太子偃師而立留公子招招殺在昭元年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盡其親謂稱公子又稱弟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者唯君之二也

二云可以重之存爲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而殺之惡也惡哀公使招至於殺之

述曰闕

一百五十七 邑附穀梁傳曰舊人取子糾殺之十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公爲病矣

述曰闕

一百八十八 椽穀梁傳曰刻桓宮桷禮天子之桷斲之尊之加密石

述曰闕

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

述曰闕

又檀穀梁傳文公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

述曰闕

一百九十一　廢穀梁傳曰莊二十九年新延廄延廄者法廄注周禮天子十二閑言法廄者六閑之舊制

述曰闕

一百九十二　城上穀梁傳襄公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必飾城請罪禮也明己國無罪

述曰闕

二百七十　敘兵上穀梁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

戰善戰者不死

述曰闕

三百六　出師穀梁曰甲午治兵出曰治兵習戰入曰振旅習戰也

述曰闕

三百七　會兵穀梁曰齊侯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愛民也

述曰闕

三百十一　請戰穀梁曰請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

述曰闕

三百十五　乞師穀梁曰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言乞也

述曰闕

三百十六　耳穀梁傳曰梁自亡酒於酒徑於色心昏耳塞上無正

又擒獲上穀梁曰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獲者不與之辭也

述曰闕

三百十四　戎車穀梁曰趙盾長轂五此下脫百乘二字絡地千里

述曰文十有四年文

三百十一　麾穀梁云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大夫擊門士擊柝

述曰闕

三百四十五　刀上穀梁曰孟勞魯之寶刀也

述曰闕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二十七

三百四十七　弓穀梁曰八年盬絹大弓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

述曰闕

三百四十九　箭上穀梁曰偏弓鏃矢不出境偏當爲翩翩矢名皆天子之器也

述曰闕

三百五十　彈穀梁曰靈公朝大夫而暴彈之也觀其避丸也暴戲暴之也

述曰闕

三百五十五　眉穀梁傳曰長狄三人遞爲害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

長之治大臣背叛
述曰闕
三百七十二　足穀梁傳定公曰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手足異門而出
述曰闕
三百七十三　髮穀梁傳哀公曰吳夷狄之國斷髮文身斷髮避蛟龍也
述曰闕
三百七十七　長絕域人穀梁傳文公曰僖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也兄弟三人迭害中國得臣善射射中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述曰闕
四百五　諫諍一　穀梁曰陳靈公通於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於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泄治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泄治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三百九十一　笑穀梁傳成公曰季孫行父秃盲邾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偃同聘於齊齊使秃者御秃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偃者御偃者蕭同叔子處臺笑之客不悅相與立胥間而語移日不解齊有知者曰齊患必在此始也
述曰闕
四百八十　誓盟穀梁傳僖公曰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曰毋雍泉毋訖糴訖止毋以妾爲妻使婦人與國事
述曰闕
五百一十四　又襄公曰溴梁之會諸侯失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述曰闕
五百一十九　又曰兄弟天倫兄前弟後天之倫次
述曰此穀梁隱元年傳文及范甯注作又曰者誤也
女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門父誡之曰謹愼從汝姑之言諸母申誡之曰

夫人少長於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義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述曰闕
四百一十　師穀梁傳昭公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師之罪也
述曰闕
四百一十一　諫諍一　穀梁曰陳靈公通於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於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泄治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泄治

謹愼從汝父母之言無違宮事

述曰闕

五百廿五祭禮中穀梁傳曰宮室不設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義也非享味也

述曰闕

文僖公曰夏四月不時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於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述曰闕

五百廿七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躐鼠齧郊牛角不言之傷自卜作也改卜牛死乃不郊

五百廿七郊丘穀梁傳宣公曰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躐鼠齧郊牛角不言之傷自卜作也改卜牛死乃不郊養不謹敬鬼神不享故緩也

述曰闕

五百廿一宗廟穀梁傳成公曰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繹宮也繹成父公之父宣公之宮也

述曰闕

五百廿九贊穀梁傳莊公曰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覿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雁雉腒　贄所以至者也上大夫用羔取其從繫而不黨用雁更用腒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腒腊也雉必用死爲其不可生服也更用腒備腐臭也　婦人之贄棗栗腶脩　棗栗取其早自謹戒也腶脩取其斷斷自脩整

述曰闕

六百廿三穀梁傳昭公曰子既生不免於水火者母之罪也繼君也國體謂爲君股肱　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書之

述曰闕

六百廿三穀梁傳昭公曰子既生不免於水火者母之罪也繼君也國體謂爲君股肱　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書之

六百廿八穀經典白虎通曰五經何謂也易尚書詩禮樂也古者以易詩書禮樂春秋爲六經至秦焚書樂經亡今以易書詩禮春秋爲五經又禮有周禮儀禮禮記曰三禮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曰三傳與易書詩通數亦謂之九經

述曰闕

六百十春秋恒譚新論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

矣

述曰闕

六百廿三穀梁傳昭公曰子既生不免於水火者母之罪也繼君也國體謂爲君股肱　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書之

貫成童不就師父之罪也　髫貫謂交午頭髮以爲飾成童八歲以上者也就師問方

而心不通師之罪也

述曰闕

六百二十七　賦欽穀梁傳文公曰天王使毛伯來求金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述曰闕

六百四十九　鞫穀梁傳成公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不辟使車右下而鞫之聾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鞫之何聾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而問焉伯尊來遇聾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鞫之聾者曰所以鞫我者取道遠矣伯尊下車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曰君爲此召我如之何聾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其若之何伯尊由悉問焉悉至疑欲重問之也聾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祀焉斯流矣

述曰闕

六百四十四　總敘冠穀梁傳哀公曰公會晉侯吳子于黃池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范甯曰有差等唯欲好冠不知冠

述曰闕

六百八十六　弁穀梁曰弁冠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

述曰闕

六百八十九　屨穀梁傳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宣公殺赤而非之宣公殺子赤叔肸非責之纖屨而食終日粱曰當作身不食宣公之食

述曰闕

七百三十八　疾病春秋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秃晉郤克跛孫良父眇曹公子手僕同聘于齊齊使秃者御秃者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僕者御僕者蕭同姪子處臺而笑之客不悅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有知者曰齊患必自此始也

述曰闕

七百四十一　傴穀梁傳成公曰曹公子手僕聘於齊齊使僕者御蕭同姪子處臺笑之　跛躄穀梁傳成公曰衛孫良夫跛郤克眇於齊齊使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蕭同姪子處臺笑之

述曰闕

七百五十六　鼎穀梁傳曰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內于太廟郜鼎郜之所爲也孔子曰器從邑名從主人故曰郜大鼎

述曰闕

六十二　杵臼穀梁傳曰大夫救曰擊門士擊杵春粱盛之具示有上下陰陽

述曰今本莊二十有五年傳作士擊析范注析兩木相擊

七十二　車穀梁傳曰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以兵車用兵伐也會而不

七十四　輦穀梁傳曰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鞫之凡車將在左御在中有力之人在右所以備非常

述曰闕

七十五　輪穀梁傳曰晉人與姜戎要而擊殺之匹馬奇輪無反者

述曰闕

七十六　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縣地千里長轂兵車四馬曰乘

述曰閻

九十九　北狄穀梁傳曰中國夷狄曰大鹵

述曰閻

八百四　玉穀梁傳隱公曰賵玉曰唅

述曰閻

八百六　圭穀梁定公傳曰定公八年盜竊玉玉者制圭也

述曰今本作竊玉者封圭也范注始封之圭亦誤禮明堂位云封父圭公羊作制璋也

八百廿一　田穀梁傳宣公十五年曰初稅畝宣公履畝擇而稅之也古者田什一而藉言借民力而爲公耕一閒之什一而稅初稅非正也

述曰閻

八百廿二　耕穀梁傳成公曰卻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皆東畝而稅欲以利其戎車

述曰閻

八百廿九　春穀梁傳文公曰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

述曰閻

八百三十一　獵穀梁傳昭公曰秋蒐于紅正也狩以習用戎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遏旃以爲轅門禽雖多天子取三十而已

霜降而獵獲禽以祭宗廟

八百三十二　狩穀梁傳昭公曰冬狩于郎講武事也

述曰閻

八百三十三　穀穀梁傳曰襄公二十四年京師大饑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升成也

一穀不升謂之嗛嗛不足貌二穀不升謂之歉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荒虛也五穀不升謂之大侵

述曰閻

八百四十　粟穀梁傳莊公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

述曰閻

八百十二　脯穀梁傳曰束脩之肉不行境中有至尊者不貳

述曰閻

八百十三　肉穀梁傳定公曰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也者何也俎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

述曰閻

八百十七　告徽部雨釜史記曰魯文公三年雨釜劉向以爲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

述曰閻

八百十八　雪五行志曰昭公四年正月大雪劉向以爲昭公娶吳孟子爲同姓蕭仲舒以爲季孫宿專政陰氣盛也桓公八年八月雨雪劉向以爲夫人有淫行將殺之象桓公不覺與夫人如齊而弒死雪又雨之陰出非其時迫近象陰氣盛也

霜漢書五行志曰僖公三十三年冬霜不殺草劉向以爲君誅不行舒緩之應是時公子遂專政三桓繼爲卿皆爲亂矣

定公元年八月霜殺菽劉向以爲誅罰不出君出在臣下之象是時季氏遂逐昭公公死於外

述曰闕

八百八十 地震漢書五行志曰魯文公九年地震劉向以爲周襄王失道楚穆王商臣殺父成王諸侯皆不肖權傾於下臣下强盛將動爲害　昭公十九年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三十三年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周景王崩劉子單子立王子猛尹氏立王子朝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奔吳殺其君僚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

述曰闕

八百九十三 馬穀梁傳僖公曰晉獻公欲伐虢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此晉寶也荀息曰是取中府之外府取中廐藏外廐也晉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也馬齒長矣

述曰闕

九百八十一 蟲豕部短狐穀梁傳莊公曰秋有蜮一有一無曰有言不常有蜮射人者也今短狐是也射人爲疾左傳同

述曰闕

九百七十六 茶部韭穀梁傳曰古者公田爲井居竈竈韭盡取焉

述曰闕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五終　江陰馬銘丹徒陳慶年校

之分也齊地虛危之分壄也魯地奎婁之分壄也宋地房心之分壄也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壄也楚地翼軫之分壄也吳地斗分壄也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壄也

述曰劉向漢人其分星野以三晉及秦爲域者向學出自穀梁於此益信穀梁子爲六國時人其傳在公羊之前久矣

十二諏時令　穀梁傳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注告廟以羊天子以十二月朔政告于諸侯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於廟　唐會要問上清等議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　張齊賢議案穀梁傳曰閏月天子不告朔是知他月則天子告朔矣　穀梁傳三朝記云周衰天子不班朔於天下

十六古帝王梁都　穀梁疏冀州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及夏殷皆都焉是天子之常居鄒衍著書云九州之內名曰赤縣赤縣之義從冀州而起

述曰　闕

十八漢春秋三史地名　續志錄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　劉昭注於河南郡引左傳者三十八昔夫野澤觀魚墨丹徒之引春秋梁山沙鹿之引公穀不可勝紀

述曰　闕

三十一經詩　祥符讀八年正月丁未作穀梁詩三章　七年八月庚午作春秋詩三章十二月庚辰作公羊詩三章又作讀十九史詩賜羣臣厲和　其讀十一經也起七年六月庚辰成於八年閏六月癸巳其讀十九史也起八年七月辛未成於天禧元年二月辛未

述曰　闕

四十七編年　穀梁傳曰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　上尊天時紀正人事司馬遷爲紀傳表志之體其後史官悉用其法晉荀悅爲漢紀復編年之體後世作者皆正史並行

述曰　闕

六十七敎宥　春秋莊二十年書肆大眚范甯曰有時而用非經國之常制

述曰　闕

七十六耕籍　穀梁傳甸粟而內之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疏諸侯夫人三宮

一百二十三鼓　穀梁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

述曰　闕

一百二十二周太宰　穀梁傳甸粟而內之三宮注甸師掌田之官

述曰　闕

一百二十五周盟府　荀子曰春秋善胥命而非屢盟

述曰　闕

一百三十六周六軍　左傳成元年作丘甲穀梁以爲丘作甲以農爲工公羊注陰使丘民作鎧

述曰　闕

一百四十三講武田獵　王制疏案穀梁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皆與禮異白虎通義因穀梁爲之說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飭集士眾春田曰蒐夏苗秋蒐冬狩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云云雖名通義義不通　賈誼新書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獨蒐狩之義也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天地陰陽盛長之時　穀梁傳昭八年秋大蒐于紅正也因蒐狩以習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

防置施以爲轅門以葛纏質以爲縶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其餘與士衆習射於澤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述曰闕

一百五十周武王戎弓　穀梁傳定八年冬月大弓者武王之戎弓注武王征伐之弓　賓玉者封圭也始封之圭周公受賜藏之魯　荀子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

述曰闕

一百五十一魯寶刀　穀梁傳僖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

麗獲莒挐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

述曰闕

又周五兵五盾　穀梁傳五兵注矛戟鉞楯弓矢

述曰闕

一百八十四周御廩　春秋威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　說苑魏文侯有御廩　晉志天廩四星在昴南一曰天廥春秋所謂御廩也

述曰闕

唐類函卷一百四十　白帖外壤穀梁曰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注凡所吐出者其壤在外所吞者其壤入於內又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注今日闕損不知壤所在必有物食之

述曰闕

六陰陽白帖三合生　穀梁傳云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得生之餘閏月者附月之餘日積分而成於月也

述曰闕

一勞白帖災　穀梁災爲大水桓元年　豐稔二白帖五穀皆熟爲有年　凶荒一北堂書鈔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　並穀梁傳

述曰闕

十七冰三白帖時燠冰時燠也　公羊冬無

述曰此桓十有四年穀梁傳文公羊則云何以書記異也又成元年襄二十有四年無冰公羊皆無時燠之文此冬字誤

當作春公羊字誤當作穀梁

二十六帝王部六　責躬北堂書鈔臺榭不塗馳道不除　穀梁傳

子親耕穀梁　誡懼二北堂書鈔不親小事穀梁　二十七霸北堂書鈔衣裳之會十有一穀梁　二十傳穀梁　二十九公主三白帖築館於魯　春秋

述曰闕

六十五政術部三禁令北堂書鈔所存者命穀梁傳云君命爲用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

述曰宣十四年傳文

六十七政術部五求羅白帖正也　穀梁減係辰告羅于齊諸侯相歸私行也一年不升告羅諸侯非正也故舉減係辰以爲私行

述曰闕

八十六　政衛部六弊政一　北堂書鈔　厥政以甚　春秋夏五月公四不視於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厥政以甚矣　貪暴　北堂書鈔　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而虞之非也　穀梁傳　天子受獻無徵求求車非禮也　穀梁傳　求金甚矣　恒公十有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穀梁傳曰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　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動人之所動勤於力則功榮　五云　卒勤於財則貢賦少勤於食則百事廢用人之力爲已悉矣

述曰闕

七十一　政衛部九貢獻二　北堂書鈔　獻其所有　穀梁云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述曰闕

七十五　政衛部十三奉使四　白帖　公子失禮　穀梁傳曰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注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命今遂以疾而還失禮違命故曰亡乎

述曰闕

七十六　功勳總載二　白帖　尸大　穀梁云臣不尸大功注尸主也

述曰闕

八十四　蒐狩一　白帖　殺梁曰秋蒐于紅以習戎事　蒐狩三　北堂書鈔　過防不逐面傷不獻　穀梁云秋蒐于紅禮之大者也刈蘭以爲也面傷不獻穀梁云秋蒐于紅禮之大者也刈蘭以爲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

述曰闕

八十九　宗廟三　北堂書鈔　蒼楹　穀梁云丹桓宮楹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刻桓宮楹之舞四　北堂書鈔　使舞幕下　穀梁傳云定公十年齊人使優倡優於魯君之幕下　倡優　北堂

書鈔穀梁傳曰定公十一年夾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

述曰關

一百一　春秋二　北堂書鈔　振王道　徐邈穀梁序云夫子感隱桓之事明將讓之幽微振王道於無王故始自隱公所感而興詭辨之言王隱晉書杜預云公羊穀梁傳信傳疑穀梁詭辨之言又非先儒所說也　傳信傳疑　穀梁傳云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其死日故卒二日以包也

述曰關

一百一八　論兵二　北堂書鈔　善陣不鬥　周書七制一曰征二曰攻三曰侵四曰伐五曰陣六曰戰七曰鬥善征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陣善陣不鬥善鬥不敗　善戰不死　穀梁傳云善戰者不死攻虛則不死

述曰關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大義述二十八　八

一百一九　田獵三　白帖　爭禽　穀梁陳侯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而殺之　射中則得　穀梁田射中而田不得禽則得禽不中而田得禽則不得禽貴仁義賤勇力　軍旅　白帖不土不分　穀梁傳云不土其地不分其民

述曰關

一百一十　守備二　白帖　飾城請罪　古者大國過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注飾城者修守備　文有武備　雖有文事必有武備　兵以嚴終　穀梁曰兵事以嚴終　陣一　北堂書鈔　善師　穀梁傳云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注師眾素嚴不須灑軍列陣軍陣嚴整敵望而畏之不敢戰

述曰關

一百一十二　追往　白帖　不逐　穀梁曰戰不逐奔　受降一　北堂書鈔　詠不填服　注來服者不復填厭之　獻捷一　穀梁　穀梁傳云庚辰吳人楚曰入易無楚也壞宗廟徙陳器捷平干之棘鄭伯逆注陳器樂縣也禮諸侯軒縣言吳人壞楚宗廟徙其樂器鞭其君之尸楚無能抗禦之者若曰無人也

一百三十八 諫四白帖造辟穀梁陽處父曰古者造辟而言讓辭而出出不以實告人　對見白造辟而言也辟召說辭而出詳諫

述曰述辟二句傳自論漏言之失耳非陽處父之言也此陽處父曰四字微誤又注辟君也此君作召亦誤辟爲膝之誤見師說經義

述闕

一百三十疾二白帖廟不得入穀梁曰有天疾者不得入於宗廟　利口白帖失言漏言漏其言下失其臣

述曰闕

一百三十三中智荀息論以璧假道於虞曰玩好在耳目之前患在一國之後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之下也

述曰闕

一百四十四遊覽二白帖曰觀穀梁傳常事曰觀非常曰觀

述曰闕

一百五十一御白帖不失其馳穀梁車軌塵馬跡御者不失其馳

述曰闕

一百五十五城三白帖保民穀梁曰城以保民爲之也民眾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注云保民以德不以城如民眾益城是無限極也

述曰闕

一百五十八倉廩白帖災桓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穀梁

述曰闕

一百六十一換田白帖以璧假許穀梁云鄭伯以璧假許田非假也諱易也天子在上諸侯不敢以地相與

注許曾朝宿也

一百六十七北堂奇輪無反穀梁傳云晉與姜戎要而擊之匹馬奇輪無反者注奇隻也輪車鈔

北堂書鈔

述曰闕

一百七十五北堂書鈔眉見弋軾穀梁傳云長狄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弋軾

述曰闕

一百七十七脯北堂書鈔藥脯以毒穀梁傳云麗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察也覆酒於地而地墳以脯與犬犬死公遂殺申生

述曰闕

一百九十四麟三白帖引取穀梁曰西狩獲麟引取之也注云麟白爲孔子來不爲僭僭引而取之亦不與魯之辭也

述曰闕

一百九十七牛三白帖南郊免穀梁曰卜郊不從乃免牲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于南郊免牛亦然

述曰闕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六終

江陰繆　銘丹徒陳慶年校

述長編

集部

文選卷一班孟堅兩都賦體元立制繼天而作李善注穀梁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又歌九功舞八佾歌穀梁傳曰舞夏天子八佾

述曰閩

卷二張平子西京賦林麓之饒于何不有薛綜注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注曰麓山足也卷三平子東京賦冠華秉翟列舞八佾薛注穀梁傳曰舞夏天子八佾又軌塵掩迹匪疾匪

徐李注穀梁傳曰蒐于紅車軌塵馬候蹄也又成禮三殿一作解案伏侯解案伏侯反放麟李注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用三焉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

述曰閩

卷二左太沖魏都賦殷殷寰內繩繩八區劉淵林注春秋穀梁傳曰寰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尹更始曰天子以干里爲寰又振旅輶輶反旆悠悠劉注穀梁傳曰入曰振旅兵事以嚴終也

述曰閩

卷九楊子雲長楊賦酒時以有年出兵李注穀梁傳曰有年五穀皆熟爲有年

述曰閩

卷十潘安仁西征賦垂棘反於故府剖產服於晉與李注穀梁傳曰後晉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馬齒加長矣又越安陵而無譏李注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讙無譏乎

述曰閩

卷十一孫興公遊天台山賦舉世罕能登陟李注劉兆穀梁注曰舉盡也

述曰閩

卷十四顏延年赭白馬賦序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忒李注穀梁傳曰馬齒加長矣

述曰閩

卷二十沈休文樂遊苑餞呂僧珍詩我皇秉至德李注穀梁傳曰我君接上下又云揚旆九河陰李注穀梁傳曰水南曰陰

述曰閩

卷二十一郭景純遊仙詩靈妃顧我笑粲然啟玉齒李注穀梁傳曰皓人粲然皆笑

述曰閩

卷二十二謝靈運登池上樓一首飛鴻響遠音李注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又離羣難處心李注穀梁傳曰入曰振旅兵傳曰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

述曰閩

卷二十四陸士衡贈從兄車騎一首髣髴谷水陽李注穀梁傳曰水

北曰陽　又贈馮文熊一首驅馬大河陰李注穀梁傳曰水
南曰陰　卷二十六王倘達答顏延年一首仲連揖海陰李注穀
梁傳曰水南曰陰　又范彥龍贈張徐州謖一首此道今已
微李注穀梁傳曰权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范
甯曰逆者非卿也
述曰闕
卷二十七王仲宣從軍詩第二首我君順時發李注穀梁傳曰葬我
君桓公
述曰闕
卷二十八陳思王侍太子坐應詔詩一首驅馬長城窟行振旅勞歸士李注穀梁傳曰入曰振旅
又劉越石扶風歌一首君子道微矣李注穀梁傳曰权姬歸

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矣
述曰闕
卷二十九束廣微補亡詩一首天子命上宰作藩于漢陽李注穀梁傳
曰水北曰陽　又張景陽雜詩第五首匈奴從祝髮李注穀
梁傳曰吳夷狄之國祝髮文身范甯曰祝斷也
述曰闕
卷三十一袁陽源倣古詩夕寐北河陰李注穀梁傳曰水南曰陰
又江文通雜體詩擬顏延之侍宴蔦望分賓隧李注穀梁傳
曰寰內諸侯　又謝莊郊遊聯歡鏡緑野李注穀梁傳曰緑
地千里
述曰闕
卷四十八揚子雲劇秦美新云大芮經實李注芮彗星也穀梁傳曰
星孛入北斗孛之爲言猶芮也
述曰闕

卷四十九班孟堅公孫弘傳贊而羨望之梁上賀又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李注漢書穀梁學有尹更始爲諫議大夫

述曰閻

卷五十二班叔皮王命論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李注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饉

述曰本作三穀不升謂之饉五穀不升謂之饑

卷五十三稽叔夜養生論中智以下謂之自然李注穀梁傳曰荀息曰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　又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李注穀梁傳荀息曰夫人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　又陸士衡辯亡論

下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李注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

述曰閻

卷五十六班孟堅封燕然山銘元戎輕武長轂四分李注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

述曰閻

卷五十七潘安仁夏侯常侍誄序選爲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李注穀梁傳曰甯喜出奔晉織絇邾鄫終身不言衛　又謝希逸宋孝武帝宣貴妃誄崇徽章而出襄仲李注穀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何以在人上故曰崩　又顏延年陶徵士誄織絇緯蕭以充糧粒之費李注穀梁傳曰甯喜出奔晉織絇邾鄫終身不言放命也莊十有七年桓公常顧本作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桓下石經脫公字顧本謂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案穀梁傳每有此句法僖九年桓

卷四十九班孟堅公孫弘傳贊而羨望之梁上賀又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李注漢書穀梁學有尹更始爲諫議大夫

述曰閻

卷五十二班叔皮王命論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李注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饉

述曰本作三穀不升謂之饉五穀不升謂之饑

卷五十三稽叔夜養生論中智以下謂之自然李注穀梁傳曰荀息曰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　又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李注穀梁傳荀息曰夫人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　又陸士衡辯亡論

下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李注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

述曰閻

卷五十六班孟堅封燕然山銘元戎輕武長轂四分李注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

述曰閻

卷五十七潘安仁夏侯常侍誄序選爲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李注穀梁傳曰甯喜出奔晉織絇邾鄫終身不言放命也莊十有七年桓公常顧本作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桓下石經脫公字顧本謂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案穀梁傳每有此句法僖九年桓

卷四十九班孟堅公孫弘傳贊而羨望之梁上賀又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李注漢書穀梁學有尹更始爲諫議大夫

述曰閻

卷五十二班叔皮王命論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李注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饉

述曰本作三穀不升謂之饉五穀不升謂之饑

卷五十三稽叔夜養生論中智以下謂之自然李注穀梁傳曰荀息曰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　又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李注穀梁傳荀息曰夫人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　又陸士衡辯亡論

下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李注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

述曰閻

卷五十六班孟堅封燕然山銘元戎輕武長轂四分李注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

述曰閻

卷五十七潘安仁夏侯常侍誄序選爲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李注穀梁傳曰甯喜出奔晉織絇邾鄫終身不言放命也莊十有七年桓公常顧本作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桓下石經脫公字顧本謂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案穀梁傳每有此句法僖九年桓

金廷棟文集石經穀梁傳攷唐石經穀梁傳四萬二千八十九字顧炎武金石文字記謂誤者十有九字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三字細思之有不全爲誤者卿爲識之并于顧所未及者備論之如隱九年所俠也俠石經作挾案俠即挾字前漢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陛季布傳任俠有名顏注俠之言挾以權力俠輔人也則俠挾不異也桓九年則是故命也故石經作放此條顧本無　案御覽引庾信注云放違也言世子違命而止是當不義則爭之似于曹伯失正義相融洽則故命宜作放命也莊十有七年桓公常顧本作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桓下石經脫公字顧本謂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案穀梁傳每有此句法僖九年桓

盟不日亦第稱桓字二十有二年春秋三十有四戰三十下
石經脫有字案春秋隱十有一年經干寶函義十盈則更始
以奇從盈數故言有也經書十有一年則是紀年必言有紀
事可不必言有文不同而兩通也二十有八年經晉侯齊師
秦帥及楚人戰于城濮齊師石經作齊侯案石經齊師多作
齊侯如成二年左氏傳及齊師戰于新築齊師亦作齊侯文
六年處父主竟上事顧本作境上事上石經有之字顧本謂與今文不同而兩
通者案之爲有所之辭傳以事爲辭文簡也石經以之事爲
辭語長也成五年師羣臣而哭之帥石經作率下句作帥顧本謂與今
文不同而兩通者　案帥率古今字經傳每互用十有三年經夏五月
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晉

侯下石經有齊侯二字此條顧本無　案何煌校宋建安余氏萬卷
堂本亦有齊侯二字則石經或不誤襄元年經晉侯使荀罃
來聘罃石經作嬰二年三年同　案嬰與罃通穆天子傳黃金之嬰
之屬罃作嬰廣雅云瓶也罃說文云瓶也罃又與罌通故
傳作罃石經作一事字此條顧本無　案此盟皇矣之傳也前
字案何煌校宋建安余氏萬卷堂本亦有非字則石經或不
誤昭四年爲齊封也封石經作討此條顧本無　案慶封不臣于齊
靈王戮慶封若爲齊討故石經以爲齊討爲辭定四年後
而再會後字石經作一事字此條顧本無　案此盟皇矣之傳也前
有召陵之會一則伐楚一則畏楚故石經作一事而再會十
有二年非國言圍言字上石經有不字此條顧本無　案據傳文似

江陰馬　銘
丹徒陳慶年　校

述長編

穀梁廢興源流

史記儒林傳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

漢書戾太子傳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

又宣帝紀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遹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

春秋博士

又儒林傳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

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輒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

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傳學公羊氏遹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後自過左遷平陵令復

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迺以千秋爲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迺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爲博士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叟君爲博士至長沙太傅徙眾

尤盛尹更始爲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以射策乙科爲太史掌故太常舉方正爲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爲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行

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又劉向傳向本名更生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

又劉歆傳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密不同歆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眞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又賈逵傳至光武皇帝嘗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合二家不

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

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事皆拜迭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

又陳元傳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衞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衞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卽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竝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

又儒林傳序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迺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道逸博存眾家

又安帝紀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

又靈帝紀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

魏志文帝紀黃初五年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

晉書職官志晉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寧四年武帝初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義者若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試及江左初減爲九人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爲十一人後又增爲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請之太學博士也

又荀崧傳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爲不可乃上疏曰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俊昔咸甯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通治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

奉酬顧問二則參訓國子以宏儒訓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質疑今皇朝中興羙隆往初宜懸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河圖祕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與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眾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過密斯文之道將墮於地陛下聖哲龍飛恢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今為盛然方畴昔猶千之一臣學不章句才不宏通方之華實儒風殊邈思竭駑駘庶增萬分願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能半宜及節省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宜為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

斯道隆於百世之上搢紳詠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能半宜及節省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宜為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稱之公羊高親受子高祖大悅詔答之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闕義繁邱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稟西河之學鍇椒之解

不追暇臣之說無取繼匡胡毋仲舒云盛因修穀梁千秋撰篤張荅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所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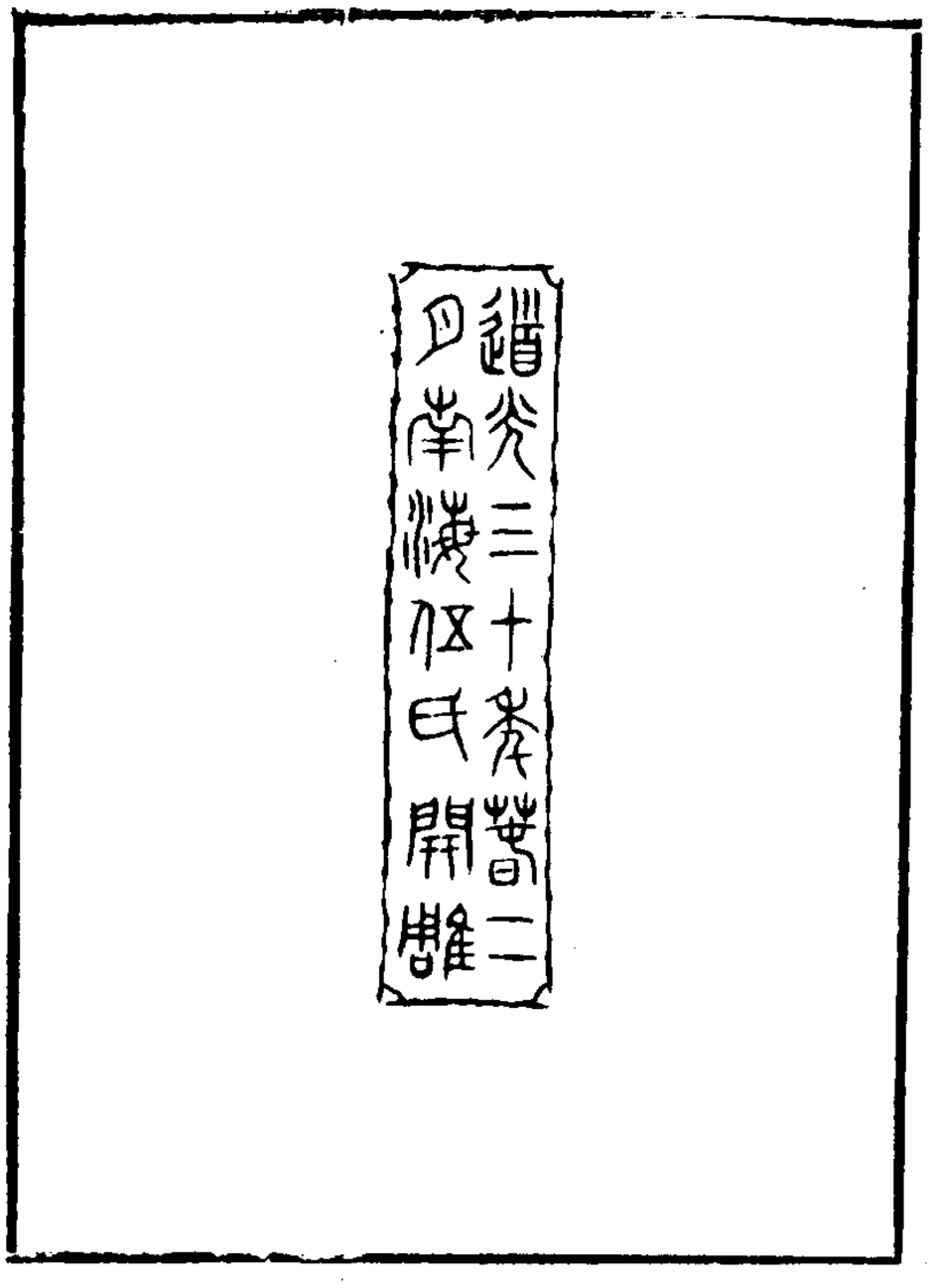
冊府六百四　奏議門　唐李元瓘爲國子司業開元八年三月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既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望請各量配作業並貢人預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八策以此開勸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

新唐書歸崇敬傳時皇太子欲臨國學行齒胄禮崇敬建議近世明經不課其義先取帖經顧門廢業傳受義絕請以禮記左氏春秋爲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爲中經尚書周易爲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公羊穀梁春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有詔尚書省集百官議皆以習俗久制度難分明故無施行者

冊府六百七　刊校門　漢隱帝乾祐元年四月國子監上言在監雕印板九經內止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今欲集學官校勘四經文字雕造印板從之

玉海二百四十二　祥符八年正月丁未上作穀梁詩三章賜羣臣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八終　江陰馬銘丹徒陳慶年校



穀梁禮證卷一

番禺　侯康　君謨撰

傳讓桓正乎曰不正注隱長桓幼

證曰公羊于立適之外別有立子以貴之法蓋以左右媵及適姪娣及左右媵姪娣分貴賤也左氏義則云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又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是除立適之外概立長不復問母貴賤矣隱桓之母穀梁無文據左傳隱公聲子子桓公仲子子禮諸侯不得再娶仲子雖有手文之瑞不得爲夫人則隱桓俱非適祇當分長幼不必分貴賤此注所云事與義皆據左氏也若公羊傳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注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爲氏

證曰宋書臧燾傳載晉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燾議曰前漢孝文孝昭太后竝繫子爲號又云繫子爲傳兼明母貴之所由此則母以子氏之例也臧燾此議引公羊說以爲桓母而此穀梁義故顧氏日知錄亦謂惠公仲子猶晉簡文帝母鄭氏之例簡文宣太后又惠氏春秋說云易象陰繫于陽春秋母繫于子故母以子氏其名正矣鼎之爻辭曰得妾以其子无咎此之謂也注傳妾不得體君儀禮喪服傳文

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證受之
證曰通典載徐邈答徐乾書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
義故曰賵人之母則可徐邈亦注穀梁者據此文是宰
回歸賵未嘗失禮蓋仲子爲孝公妾則不可賵爲惠公
母則可賵穀梁之例雖妾母不得俛夫人而君母與衆
一妾宜當有辨以儀禮喪服篇準之庶子不爲君則爲母
無服但練冠麻衣縓緣庶子爲君則爲其母緦是禮
不同也故徐邈謂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非如公羊
說妾子爲君母得俛夫人也庾蔚之云公羊母以子貴
者明妾貴賤若無適子則妾之子爲先立又子既得立
則母隨子貴豈謂可得與適同耶此解當卽徐邈義

乘馬曰賵

證曰禮記少儀賵馬入廟門雜記上介賵執圭將命曰
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
于中庭是賵用馬也賵亦兼用車何卻公以無車者爲
周制有車者爲春秋制此是公羊禮例穀梁當不爾雜
記疏云禮記陳乘黃大路則周制有車穀梁直云乘馬
曰賵無車者文不備也至馬必以乘者楊士勛疏云士
喪禮賵用兩馬此用乘馬者禮大夫以上皆乘四馬按
此本公羊注而五經異義引易孟京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
駕六毛詩說天子親迎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四士駕二禮王度記天
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

是何氏注公羊反不從公羊說而從毛詩說豈以義固
有未安與說苑修文篇說賵馬之數云天子乘馬六匹
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劉向習穀梁
者則此或穀梁說與易孟京春秋公羊禮王度記同也
然自何卻公鄭康成兩大儒皆謂天子乘四馬後儒多
因之穀梁禮既無顯證故楊疏亦祇從常解矣

衣衾曰襚

證曰禮記雜記襚者執冕服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
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于門內雷
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于中庭自西階受朝服
自堂受斂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據此是諸侯相襚
衣之數云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
踝士到髀視雜記所云殊簡略以事理推之襲衣小斂
大斂衣皆禮服畢具不應襚衣獨文繡一襲雜記似爲
近之至雜記又云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襚得有後
路者雜記疏謂散而言之車馬亦曰襚是也

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證曰公羊亦云譏始不親迎是二傳義同也五經異義
引禮戴說天子親迎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
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理諸侯有故若
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上卿臨之許君從左氏義鄭駁則

從禮戴及公羊傳說按齊風著詩刺不親迎毛傳以三
章爲人君禮然則天子當親迎與否毛義未知云何至
諸侯不親迎則毛以爲譏不得如左氏說有故得使上
大夫矣韓奕詩韓侯迎止于蹶之里亦諸侯親迎之明
文說苑修文篇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
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柬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
寡人奉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
室數辱之產未諭于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
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
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
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

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于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
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按此言諸侯親迎禮最詳
足補昏禮之闕劉向習穀梁此或穀梁逸典與餘義詳

桓八年

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注夫名者所以相別爾居人
之大在民之上故無所名

證曰稱天子爲大上者荀子君子篇莫敢犯大上之禁
注大讀爲太太上至尊之號是也但楊倞讀大爲太范
氏則讀如字放左傳襄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禮記曲
禮太上貴德二大字皆讀作泰而訓爲帝皇之世此傳
解作天子似當與彼處有別則范讀是也

經夏四月辛卯尹氏卒注不書官名疑其譏世卿

證曰楊疏謂譏世卿穀梁無傳惟據公羊故云疑也按
異義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賢塞路專
政犯君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是穀梁之譏世卿固
有明文特非見于傳耳

傳未畢喪孤未爵注平王之喪在殯

證曰白虎通爵號篇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俑王者
謂俑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
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
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踐阼爲主南
面朝臣下俑王以發號令也惠氏士奇春秋說曰天子

諒陰三年不言王言謂之命諒陰不言焉得爵命大夫
然則未畢喪統指三年以內注謂喪在殯者據此時事
言之實則既葬仍不得謂之畢喪也左傳云王未葬亦
卽可爵大夫也杜氏因以附會其經既葬除喪之說謬已眾著故不復論

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

證曰御覽禮儀部引春秋說題辭曰知生則賻知死則
賵鄭君注少儀賵馬入廟門云以其主于死者注賻馬
不入廟門云以其主于生人小爾雅廣名饋死者謂之
賵皆與此傳同而荀子大略篇賻賵所以佐生也賵知死者賻賵知死者贈襚
所以送死也說苑修文篇云知生者賻知死者贈襚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又似賵非歸死者

之名白虎通引弔儀曰知生則賻其文本既夕記抱（經堂本于賻字下增賵字竊未敢從校不錄）攷既夕禮兄弟賵奠可也注賵奠于死生兩施公羊隱元年注知生者賵賻知死者贈儻據徐彥疏及穀梁隱元年疏所引則贈蓋本作賵（訛爲贈正如襄二十九年左傳釋文賵一本作贈）是何亦以賵兼生死與鄭義合荀子說苑專屬之佐生穀梁專屬之歸死各明一義實非有違但以訓詁求之春秋說題辭賵賻雅服子慎何邵公皆訓賵爲覆當是覆被亡人之意（本左傳疏）屬之死者俾名尤當矣

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

證曰禮記少儀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于有司是臣歸君賻之禮也求賻之非公穀無異說左氏雖可遽易古義也

傳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注雍曰正謂嫡長也

證曰此與公羊立適以長不以賢同義何氏膏肓云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白虎通云曾子問立適以長不以賢何言爲賢不肖不可知也尚書曰惟帝其難之此二傳之義可相通者至公羊謂立子以貴不辨賢否則義有不可強合于此年無譏而于家父求車毛伯求金兩言非禮則義可通于此矣乃惠氏士奇據周官士訓誦地求謂王者於諸侯本有求之之道似因一字巧合從而爲之辭未可遽易古義也

傳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注雍曰正謂嫡長也

證曰此與公羊立適以長不以賢同義何氏膏肓云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白虎通云曾子問立適以長不以賢何言爲賢不肖不可知也尚書曰惟帝其難之此二傳之義可相通者至公羊謂立子以貴不辨賢否則義有不可強合于此年無譏而于家父求車毛伯求金兩言非禮則義可通于此矣乃惠氏士奇據周官士訓誦地求謂王者於諸侯本有求之之道似因一字巧合從而爲之辭未可遽易古義也

子固是正無嫡而庶長當立亦是正此即左氏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之說年鈞以德似與此傳不與賢相反然唯無適可立又無長可立而後出此則有嫡長者與正不與賢明矣何氏膏肓云君之所賢人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鄭君箴之曰立適固以長矣無適而立子固以貴矣若長鈞貴鈞何以別之年鈞則會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眾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按此說足申左氏而仍參用公羊立子以貴之說則義終窒礙蓋擇賢之法必施于長鈞貴鈞兼者也（左傳第云年鈞以德而文承王后無適之下則皆是庶子其貴鈞矣）而長鈞貴鈞兼者必庶子不分貴賤者也今立子以貴則是不同母者長鈞而貴必不鈞同母者貴鈞而長必不鈞（立子以貴不以長爲異母自仍以長何注于雙生子亦分先後其意可知）斷無擇賢一法此公羊之義有不可強合于左氏者鄭君欲會通爲一誠不必也就二義相衡公羊較密但穀梁似同左氏不同公羊

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

證曰公羊傳注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按何休謂妾母得爲夫人此公羊義非穀梁義也其謂特廟而祭則與穀梁同宋書禮志四載虞龢議孝武昭太后祔廟之禮云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別宮貶則立子亦以長此注嫡長二字當對文長謂庶長嫡

而公子主其祀百書傍文宜鄭太后傳宋昌臧壽傳載徐邈臧燾議宜太后不宜祀食元帝亦引考仲子之宮爲證乃宋儒陳氏傅氏所本則易牲而祠十玄孫仲子之宮別廟非禮按陳氏所引喪服小記支注指妾母非指庶子爲君者之母不得相雜且卽使指庶子爲君者之母而子在則立廟以祭至孫則毀其廟而祔于妾祖姑本凌曙公羊禮說于義白可乘通妾祖姑無廟而得祔之者雜記上疏引庾蔚之謂爲增祭之是也

於子祭於孫止

證曰公羊傳注亦有妾廟子死則廢之文是二傳義同也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于子祭于孫止漢書韋玄成傳玄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爲士寢身沒而已又匡衡告謝毀廟曰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公子爲後卽此傳之庶子爲君者是也李貽德解詁大義申此傳之庶子爲君後而自爲大宗之後儀禮喪服傳所謂庶子爲父後是皆用穀梁說宋書禮志四孝武帝孝建元年有司奏章皇太后廟毀置之禮宋文帝姚好追尊章太后江夏王義恭以爲穀梁于孫止別主立祭則親執虔祀事異前志此卽不用穀梁說蓋後世妾母追尊雖別立廟無別主祭之人已不盡合穀梁公子主祭之義義恭因之遂謂事異前志并欲不毀則失禮之中又失禮焉穀梁所不與也

經初獻六羽注羽翟羽舞者所執

證曰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何氏公羊注羽析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毛詩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翟雉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鄭君無駁而箋今詩箋復不易毛傳翟羽也之文則同許無疑

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

證曰公羊傳與此同註法八風六律四時白虎通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

風六律四時也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爲行侯四四爲行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獨斷天子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八者象八風所以風化天下也公之樂六佾象六律也侯之樂四佾象四時也皆同公穀義蓋今文家言左傳及馬融論語注蔡邕月令章句俱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則古文家言御覽卷五百七十四引禮記云天子宮懸四面舞行八佾諸侯軒懸三面舞行六佾大夫判懸二面舞行四佾士特懸一面舞行二佾今記無其文未知出何書獨斷月令章句同出中郎而博采古今文蓋義可兼通無容專執也據

白虎通文則大夫以下無舞佾
注八人爲列又有八列八六十四人
證曰白虎通公羊左傳二注皆以每佾人數如佾數穀梁傳未有明文注但舉八佾之數不舉六佾四佾而首以八人爲列一語統之則似謂凡佾皆八人馬融注論語亦如是皇邢二疏仍用何杜之說似非馬義宋書樂志一載太常傅隆說曰杜預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常以爲非夫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八爲例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義甚允又

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天子八則鄭應納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章尊卑差級莫不以兩未有諸侯既降二列又列輒減二人近降大半非唯八音不具于兩義亦乖杜氏之謬可見矣
按傳氏此辯極詳明且可知范注上本服虔不可易也
孔穎達申杜義謂女樂二八非二佾鄭人豈以二佾之樂賂晉侯晉侯豈以一佾之樂賜魏絳按王逸楚辭章句云二八二列也大夫有二列之樂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也韋昭晉語注云八人爲列備八音也則舊解皆以二八爲二佾王逸引事微誤而解則不謬若謂二佾非諸侯不應文武異制矣

禮不宜賂晉者則歌鐘二肆亦是卿大夫之判縣也
注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在其中明婦人無外事獨奏文樂
證曰此全用何氏公羊注文凡舞執干戚者武舞也小則執干戈羽籥者文舞也佾則文武之舞皆有之故言佾則干舞亦在內無以見其獨爲文舞此釋經不言六佾而言六羽之義也若然祭統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大武者武舞大夏者文舞似八佾專用之文舞者彼注云文武之舞皆八佾互言之耳
又曰唐會要卷三十二載韋萬石奏曰古六代舞有雲門大咸大夏大韶等是古之文舞殷之大濩周之大武

是古之武舞儒先相傳國家以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舞若以征誅得天下則先奏武舞據此是大濩者武舞也而周禮舞大濩以享先妣與此注不合竊疑此注固未當也韋萬石所引儒先之說出五經通義見藝文類聚又白虎通亦有此說而文殘闕不完抱經堂本補足之其論最精周家以武得天下故舞樂重武而輕文明堂位祭統皆先言舞大武後言舞大夏且舞大武用冕服舞大夏用皮弁尤重武輕文之明徵周先妣姜嫄感神靈而生后稷爲王業所由基自宜用其所重若仲子妾母耳禮可從殺故獨用其所輕非以婦人無外事也如注言則姜嫄與仲子同是婦人不應文武異制矣

伐不踰時戰不逐奔

證曰白虎通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望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君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荀子議兵篇王者有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留眾師不越時鹽鐵論執務篇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又繇役篇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皆伐不踰時之義也司馬灊仁本篇古者逐奔不過百里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又天子之義篇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之國六年乃歸滕之爲言送也從也不與嫡俱行非禮也

誘不及則難陷皆戰不逐奔之義也還待經叔姬歸于紀注叔姬伯姬之娣至此歸者待年于父母年于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是公羊家說滕得待年故何注無貶辭此注譏其非禮于穀梁無文恐是范氏禮例耳非必穀梁義待年之說當從白虎通若然江有汜箋云江水大汜水小然而並流似嫡滕宜俱行又云江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已異心使已獨留不行彼以不俱行爲嫡罪者彼滕年已及期而嫡妒忌不與偕故其後也悔若年幼而待年因無嫌也

邾者鄭伯所受命于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注諸侯有大功盛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供祭祀也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其餘則否許愼曰若令諸侯京師之地皆有朝宿之邑周有千八百國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不合事理

證曰此五經異義所引左氏說而許君從之者也異義別引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此許所不從鄭君無駁意亦同許孔氏廣林曰王制云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于

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特云方伯知羣侯不得有矣觀禮云天子賜舍若皆有朝宿邑何必每朝更致按此論足申許說而公羊注云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四方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裹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稾穀而已蓋陰破許君之疑何據泰山下湯沐之邑故祇云東方二州若朝宿之邑共千八百國亦不過方八十四里有奇然王制言視元士而元士受地又視附庸則非方二里之邑明甚據王制朝宿之邑亦名湯沐者左傳疏云向京師主爲朝王從王巡狩主爲助祭祭必沐浴隨事立名朝宿湯沐亦互言之耳疏又云定四年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鄙有閻之土猶與已異心使已獨留不行彼以不俱行爲嫡罪者彼滕

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湯沐各受其一衛以道路竝遠故咸皆有之按此論受邑之制尤詳因備錄焉衛康叔以懿親而兼懿德故亦受賜如魯鄭矣

誥誓不及五帝

證曰僞古文大禹謨有禹誓師事彼疏云穀梁傳誥誓不及五帝不及者言于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楊士勛此疏亦引大禹謨文而釋之曰舜是五帝之末命禹徂征是禹之事故云不及五帝按此二疏皆不知大禹謨之僞從而爲之辭者也孔氏并詆穀梁妄言尤謬司馬濛天

子之義篇有虞氏戒于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于夏商周皆言誓于虞獨言戒是卽誥誓不及五帝之明證或據墨子兼愛下篇云不惟泰誓爲然雖禹誓卽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傅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旣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是僞古文實本墨子然墨子非記事之書容可以後世名傅加之前代若史宜紀實不得漫云誓也（所不及已正用穀梁文）班固典引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

盟詛不及三王

證曰尚書大禹謨疏云穀梁傳交質不及二伯左傳平

證曰釋此傳者皆以周禮司盟觀禮祀方明爲疑楊疏云周公制盟載之法者謂方岳及有疑會同始爲之耳不如春秋之世屢盟故云不及三王也秦氏蕙田云古者諸侯盟禮許因朝覲天子而後脩之以獎王室睦鄰好春秋之世諸侯不尊天子而假此禮以行之故荀卿穀梁子有盟詛不及三王之論非古無是禮也其說皆極有義惠氏禮說謂秋官之盟五帝用之殷禮六宗周禮九州一也以六宗爲九州恐非其定論今取從

然竊謂二書與穀梁本未嘗相違也周禮儀禮皆周公所定二書雖爲太平制作而周公已逆知人心不古必漸有疑貳因制爲盟詛以不要約其時已在文武後此亦不及三王之明徵何反以爲難乎檀弓周人作會而盟則不得云不及三王因謂其不專用盟詛以釋不及之義可謂曲費調停不知此亦據周公制禮後言之與文武無涉也至水經河水注云周武王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尚書所謂不謀同辭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按此說殊附會孟盟古多通用孟豬亦作盟豬豈又因同盟得名耶（公羊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蓋亦指一年時

交質子不及二伯

證曰尚書大禹謨疏云穀梁傳交質不及二伯左傳平

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按五帝三王皆天子則諸侯盟詛不及當統天下言二伯僅諸侯則交質不及宜獨據其身不得以周鄭相難也荀子大略篇亦有穀梁此三語二伯作五伯當謂夏昆吾商豕彭大韋周齊桓晉文若據春秋時五伯則楚莊王伐鄭潘尪入盟子良出質不得云不及矣

傳旁氏姓也季字也注南季天子之上大夫氏以爲姓也

證曰氏以爲姓二代以下盡然春秋時似未聞也南季當是以姓爲氏非以氏爲姓通志氏族略有以姓爲氏一條所引證諸人在春秋時者有姚句耳子鉏商雖無以必其出自虞舜殷湯然要爲持之有故又漢藝文志儒家類有羊子十八篇七十子以後人此以羊姓爲氏也潛夫論志氏姓篇謂晉祁奚爲黃帝子十二姓祁姓之後此以祁姓爲氏也鄭君駁異義云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司馬貞釋之謂五帝本紀云禹姓姒氏契姓子氏棄姓姬氏夫舉姓而下配以氏字可知古人姓氏容有合而爲一者然則南氏姓猶云姓南氏耳古人名字上皆繫氏不繫姓南雖本是姓而其後既爲氏則下可繫字曰南季矣或曰古人氏族謂之庶姓禮記大傳其庶姓別于上注云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疏云庶姓衆姓也則氏族之謂也據此是氏亦可傳姓氏姓猶氏族二字祇同一義似亦可備一說也大傳疏又

云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皆姓而云氏是也然則姓可備氏氏亦可備姓

傳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注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禭以補諸侯之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竊所未詳

證曰此范據五經異義文也異義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問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慎從周禮說鄭君無駁意亦同許然據此知公羊與穀梁合而何邵公注天王使凡伯來聘云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俛臣受之于太廟則亦不從公羊說何注與周禮又徵異蓋周禮以下聘是常典何注以下聘爲異數蓋義有未安雖專家不能墨守也秦氏蕙田云穀梁說于禮無據范氏證其非可謂不易之論矣特以時聘殷頫爲天子下聘于諸侯則非蓋周官之間問卽天子下聘之事對文則大曰聘小曰問散文言之則問卽聘也時聘殷頫自是諸侯聘于天子不容混而一也按此條疏剔尤細第范意當亦以間問爲下聘非以時聘殷頫爲下聘連引禮文語倘未晰耳

又曰後人主穀梁之說者若胡氏安國云隱公卽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

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爲不正乎按傳泛言聘諸侯非正不專斥聘隱則胡說非也又萬氏斯大云穀梁傳曰聘諸侯非正其言良是大行人間問以論諸侯之志不曰聘而曰問尊卑之別也東遷王室既卑害禮傷尊聘問下同列國春秋因事書之以著其衰按傳先釋聘爲問而後言其非正則非無聘有問可知萬說亦非也

天子無事諸侯相朝

諮曰諸侯相朝之期周禮大行人以爲世相朝襄二年左傳亦云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與周禮合然周禮第舉其大者言之此外仍有五年一朝之法昭三年左傳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

而聘五歲而朝王制注謂此晉文霸時所制然魯語曹劌曰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曹劌在晉文前且俾爲先王制則非始自晉文又文十五年曹伯來朝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鄭君疑是夏殷禮意春秋之初大國有援此禮以徵朝于小國者及晉文翊霸以往來太數因復周禮五年之舊而子太叔遂專屬之文襄耳曹伯朝魯在晉文後而猶五年再朝者彼蓋或從時令或率舊章是也至成十二年左傳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蓋周公制禮雖定爲世朝及五年一朝而或王事靡監則可侯事則相朝也不言朝期而第云間于天子之事蓋周公他年具見古人懷柔至意此傳云大子無事諸侯相朝

傳孔氏父字謚也注孔父有死難之勳故其君以字爲謚
證曰隱八年左傳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杜注從字
字句絕哀十六年左傳疏引鄭康成讀則從謚字句絕
儀禮少牢饋食禮注云大夫或因字爲謚春秋傳曰魯
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命之以字爲展氏是也細審傳文
及禮注似展卽無駭字杜預謂無駭公子展孫未知所
本如其說則展是名非字且是王父之名傳當顯言之
今但云公命以字爲展氏則是無駭字可知無駭字展
卽謚展因以爲族不然羽父請謚與族曷爲但賜族乎

此字謚之一證也禮記檀弓上魯哀公誄孔某曰天不
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注尼父因其字以
爲之謚哀十六年左傳疏駁鄭注謂禮記惟說誄辭不
言作謚然誄之訓謚見于說文何子問注引春秋公羊
說讀誄制謚于南郊論衡道虛篇誄生時所行爲之謚
是誄必有謚甚明孔子固以字爲謚者也唯以字爲謚
故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後魏孝
文太和十六年改謚宣尼曰文聖尼父皆不敢舍尼爲
謚此字謚之又一證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古人訓
謚字與號同義殷制生有名死則以其字爲號若湯名
履癸號帝乙文王之父名歷紂號公季凡商之諸王以

甲乙丙丁爲者皆其字也措之廟立之主而配帝言之
卽其謚周人始有大名細名之禮然亦唯天子得司之
若侯國卿大夫旣卑不得請謚于王其君又未敢自爲
論定則仍殷之舊以字易名而已故眾仲曰諸侯以字
爲謚謂諸侯賜其臣謚之禮也春秋以來列國踰制卿
大夫亦以行制謚唯宋大夫孔父字謚哀公誄先聖以
先聖每自倂殷人故仍以宋謚孔父之法謚之嘗攷列
國之臣見于左傳者唯宋卿無謚世本敘大夫世系皆
云某子某生某子某獨宋則言某父悉以字謚者也足
徵宋君雖請謚于周而于其國中自秉殷禮按此說甚
拗而確蓋此正是殷尚質處然則孔父字謚亦沿宋國

舊音范氏謂因有死難之勳恐未必然傳文氏字當依
段氏玉裁說以爲衍文

冕而親迎

證曰儀禮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注主人壻也壻爲婦
主爵弁而纁裳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冕服迎
者鬼神之鬼神之者所以重之親之然則冕而親迎天
子諸侯大夫統此矣但冕服之差等賈孔二疏不同郊
特牲乎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
而可以不致敬乎疏云士昏以爵弁是士服之上者則
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以五冕色俱乎故總倂乎冕也哀
公問疏亦云冕而親迎天子則衮冕諸侯以下各用助

祭之服故士昏禮主人爵弁服是也以此二疏言之則
士公親迎用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孤希冕卿大夫
爭故攝盛服助祭之服天子諸侯不須攝盛宜用家祭
之服五等諸侯爭冕家祭則親迎不過爭冕惟天子服
衮冕卽引郊特牲爭冕齋戒句爲證此又一說也然如
賈說則自五等諸侯與卿大夫皆無別且賈先言有孤
之國孤絺冕無孤之國卿絺冕後又云孤卿雖絺冕助
祭親迎亦用爭冕臣不得過君故也是自相違背如由
前之說諸侯爭冕親迎而臣反絺冕必無其理由後之
說孤卿旣不用助祭之絺冕又不用家祭之爵弁元端
無可疑矣若然天子與上公同衮冕仍復無別者此亦
窮于禮之不得不然固勝于公侯卿大夫全然無別者
也下文八年楊疏亦同孔義而未取賈孔二疏詳辨是
非故今具釋于此

而用爭冕亦殊進退無據賈徒泥爭冕齋戒一語致此
轇轕而孔氏已早爲釋之則諸侯以下皆用助祭服
無可疑矣若然天子與上公同衮冕仍復無別者此亦
窮于禮之不得不然固勝于公侯卿大夫全然無別者
也下文八年楊疏亦同孔義而未取賈孔二疏詳辨是
非故今具釋于此

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注春而言狩蓋用冬狩之禮
證曰左傳云書時禮也杜注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
夏時孔氏廣森云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周禮仲冬以
狩田經書春正月公狩其實一耳逸周書曰亦越我周
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壺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

祭享猶白夏焉據此諸說是正月本當言狩而云用冬
狩之禮者蓋范意以穀梁時田皆用周正不用夏正時
田之例傳無明文而略見之于時祭說詳下八年此穀梁之
不同左氏者雖其義視左氏爲短而家法實如是不可
強合也若公羊注亦譏此狩不時而謂當用夏之孟冬
又別一義

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

證曰尚書大傳云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
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公羊注用其說白虎
通云王者祭宗廟親自取禽者何尊重先祖必欲自射
加功力也若然周禮獨于夏苗冬狩言享祠享烝者彼
不獨冬夏卽下文一爲乾豆是也

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注田取獸於田因爲苗除
害故曰苗蒐擇之舍小取大狩圍狩也冬物畢成獲則取
之無所擇

證曰公羊無夏田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注
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
冬曰狩何氏穀梁癈疾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
田於義爲短鄭君釋之曰四時皆田夏殷之禮校當作殷周之
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

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除書于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按公羊善于緯故中多緯書說不如穀梁爲時王正禮左傳爾雅太平御覽引韓詩內傳皆四時田但俱名與穀梁異耳隱五年左傳疏云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生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眾也春謂之田者也盧氏文弨校本擇下有去字以本疏下文觀之作擇去者是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

田何爲田除害也攷白虎通多公羊家言而此獨從穀梁以其義本勝耳周易解二月卦曰田獲三狐黃七月八月卦曰田獲三品屯十一月十二月卦曰即鹿无虞此皆四月卦曰田有禽曰王用三驅此著苗田也文王作爻辭當用殷禮而夏亦有田知此制殷周同矣田苗蒐狩之名義宜從白虎通蓋彼既述穀梁則所傳者或穀梁師說而隱五年左傳疏綴之謂苗非懷任之名何云擇去懷任秋獸盡皆不瘦何云蒐索取肥不知班固以擇訓苗非以懷任訓苗苗之爲擇猶關雎傳訓芼爲擇說苑修文篇苗者毛取之何氏公羊注苗毛物取未懷妊者彼雖以苗屬春與

穀梁不同而解苗字義則同至蒐之爲索亦是常訓杜預注左郭璞注雅因傳文言春蒐故謂索取不任此傳言秋蒐故謂索取肥皆因時立義又安見秋獸之必盡肥乎范注舍小取大與班固略同公羊注亦云蒐簡其大者惟以苗爲爲苗除害則本杜預郭璞若鄭康成孫炎解苗謂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此又別一義

又曰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此夏獮二字當從凌氏曙以爲衍文不然何不依四時爲序而序于冬狩之下且偏稽經傳夏不名獮此明是淺人不曉公羊無夏田之例

而妄加之又因苗已屬春遂妄以獮屬夏而不知於經義皆不合孔氏廣森據此謂公羊師說亦有四時田非也又說苑修文篇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毛也取之不閉澤不揜羣取禽不麛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流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按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按此文先言四時之田而後言夏不田殊相乖錯盧氏羣書拾補據孫志祖校云此所引傳

乃公羊桓四年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之文也下文蒐在苗後又云夏不田是用公羊之說後人誤據周禮左傳以改此文不知其前後反成差互矣春蒐若春字誤當作秋今攷孫盧說是也說解苗字用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揜羣士不取麛卵三語是以苗屬春不屬夏之明證且全文亦祇釋苗蒐狩三名而不及獮後乃申以夏不田一段此純用公羊說也劉向曾治公羊見六藝論後乃治穀梁故著書不專主一家要知繁露說苑此兩條皆公羊家言而爲淺人臆改反有類穀梁愚懵後人不察或引之以解穀梁則適爲攻穀梁者所借口故豫爲辯之如此焉

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證曰秦氏蕙田云四時用三即夏不田之說傳意謂有此禮而不常用也可與月令孟夏毋大獵相發明按傳言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則夏田豈不常用者哉用三即指乾豆三事周易王用三驅馬融注三驅者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君庖穀梁之用三猶周易之用三驅與王制歲三田之文相似而實不同鄭君釋癈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即一曰乾豆之等此以解王制似未盡合

夷獨曰俞谷伯而不名注疏皆無解疑白虎通所云乃古書說相傳如此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邱其不言邾咸邱何也疾其以火攻也

證曰六韜有火戰一篇是其時已有火攻然據篇中武王太公問答則秖防敵人之燔吾軍而非已欲燔敵人之軍可見王師所不用也至孫子火攻篇則云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其下論用火之道尤詳蓋居然以此制勝此衰世之法非王者之兵矣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

證曰楊疏謂烝合在夏之十月故何休云祭必于夏之

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是也今正月爲之違月隔年故傳曰春興之志不時也按如此解不時于義自可通蓋晏子春秋董子繁露鄭君王制注皆謂祭以孟月與何郤公合則此烝在夏之仲月誠爲不時然穀梁之義似不盡于此也穀梁之義以時祭當用周正不用夏正何者若用夏正則此年之烝在夏時猶是冬不過差一月耳其爲不時小而傳已有譏下十四年秋八月乙亥嘗則是夏正之六月其爲不時大而傳反無文是穀梁義以周八月可嘗而周正月不可烝時祭用周正明矣據上四年公狩于郎注則時田亦同

又曰晏子董子鄭康成何郤公皆以爲時祭在孟月服虔以爲在仲月南師以爲得祭天者用孟月見王制疏杜預又分爲上下限以孟月中氣爲上限仲月初氣爲下限至仲月中氣乃過限而不時諸說紛紜如此穀梁未知云何但謂穀梁時祭主夏正則此傳僅可通于孟月之說謂其主周正則兼可通于仲月之說也

經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注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祭公逆王后未致京師而俾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曰大姒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卽天子親迎之明文矣天子雖尊其于后猶夫婦夫婦牉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禮記哀

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

證曰此駁五經異義文也文王爲諸侯世子而得證天子禮者其說已具楊疏故白虎通云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亦以此詩證天子親迎矣左傳桓八年疏又譏鄭注禮以先聖爲周公駁異義以爲天子二三其德哀公問疏則謂事含兩義故彼此各舉一邊是左疏所糾亦不足疑也周氏柄中云天子親迎禮無明文士昏禮父醮子而命之迎若宗子父母皆沒則不親迎以無命之者也由此推之天子不親迎可知諸侯卽位而娶無父命有王命則親迎宜也若天子則眞無命之者也按元儒放氏繼公已有無父命則不親迎之說爲盛世佐所譏緣其立此論者蓋因士昏禮記子無父一段與不親迎一段文勢相連遂疑不親迎之禮卽爲宗子無父者設耳不知二事文雖相承義實不屬觀賈疏自明不得引爲天子不親迎之證也漢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平帝時詔光祿大夫劉歆雜定昏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亦不上及天子

蓋皆用左氏說而參校經典終以鄭駁爲長但其禮亦有可變通者何郤公桓八年注言當親迎裹十五年注又言禮逆王后當使三公彼疏云蓋謂有故之時（疏載解）當以此解爲定然則天子卽不親迎亦未爲不可但鄭駁言正禮不言變禮耳

經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注禮有九錫一曰輿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斧鉞九曰秬鬯皆所以發德賞功也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

證曰范氏引九錫以解經則意謂此卽九錫中事九錫與九命先鄭合爲一後鄭分爲二說詳曲禮上疏楊氏加賜之說也白虎通又引觀禮天子賜侯氏車服路先設路下四亞之及采菽詩路車乘馬斗衮及黼以明車服皆歸之九錫不獨衮衣矣竊疑九錫中唯弓矢斧鉞秬鬯等爲異數其餘祇是常典凡經傳言錫命者皆九錫中事功德極隆者全錫之其餘原不必全錫故范云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白虎通引禮說九錫皆隨其德可行而賜亦不必全錫之意曲禮疏謂牧伯始加九錫者徒見諸書言賜弓矢斧鉞秬鬯者皆是牧伯不知此固九錫之至尊者耳若車馬衣服等賜則不必牧伯也

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注賞人于朝與士共之當名而錫也周禮大宗伯職曰王命諸侯則儐之是來受命

過五命又統承有加則賜之下則此皆謂賜衣賜雖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

釋范氏此注謂亦以九錫與九命異其說良然楊又謂九錫亦是賜命之類故引之則似謂范意不以錫命當九錫而第連引之者殆非也楊氏此說蓋因曲禮疏申鄭義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錫今魯未爲牧伯不應受九錫耳然此在鄭注無明文而早麓詩疏云禮緯含文嘉上列九賜之差下云四方所瞻侯子所望由此言之七命皆得賜按禮緯既兼言侯子則非獨七命得賜卽五命亦得賜王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當名而錫也周禮大宗伯職曰王命諸侯則儐之是來受命

證曰詩彤弓曰贈彼洛矣采菽韓奕皆言錫命諸侯之事而其詩云我有嘉賓君子至止君子來朝韓侯入覲則皆是往受命非來錫命也就諸詩所云錫命共事亦殊贈彼洛矣則因諸侯初立來朝故鄭箋云此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白虎通云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何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韎韐有奭謂世子始行也采菽詩則是尋常朝覲而復有錫予儀禮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即詩路車乘馬斗衮及黼者也彤弓韓奕則因有勳德而或錫以弓矢或命爲侯伯尙錫文公命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惠公命王使太宰文公內史興賜晉文公命見周語則初即位禮也王使召伯廖賜齊桓公命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文公爲侯伯則命侯伯禮也其因朝而錫命者蔑有聞焉天子使召伯來錫成公命王使劉定公賜齊靈公命則文于三者皆無當蓋春秋時不行受命之禮而惟天子之所遣使故靡有定期穀梁于此年及文公元年成公八年皆發傳言非正也其論甚偉若左氏則于諸來錫命者皆無

譏辭何邰公文元年注云古者三牲點陟幽明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亦第譏其錫命之早不譏其來錫之非皆不如穀梁義正大無衣詩疏謂王賜諸侯命有名而賜之者有遣使賜之者穀梁之言非禮意豈不舛哉瞻彼洛矣詩疏又謂諸侯踰年即位天子遣使就國賜之命圭如文元年天王使召伯來錫公命者是其正若不得命則踰年之後乃見而今云既葬者謂天子或巡狩至竟故說亦祇可施于左氏不可施于穀梁蓋穀梁之義諸侯必親往受命而未除喪無朝天子之禮即無踰年錫命之禮曲禮既葬見天子曰類見疏春秋之義二年除喪得見也故當以白虎通及瞻彼洛矣箋所云爲得穀梁義

也至白虎通又謂童子當受爵命者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爲禮此義未知于穀梁云何無文以證

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反矣

證曰白虎通大夫功成未封而死不得追賜之者以其未當殷胘也春秋穀梁傳曰追賜死者非正也五經異義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譏其錫篡弒之君無譏錫死者之文也按此條未見許氏所從亦未見鄭駁何邰公謂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謚不當復加錫本公羊說也杜元凱注引昭七年王

追命衛寔爲比近人孔廣林亦謂在古則高閎亞圉死爲追命于禮無乖當從左氏然二圉受命雖見竹書紀年而無以決其爲生前爲死後追命之說出自杜注彼疏云今王追命寔公而云不忘二圉知其亦是受殷王追命此杜以意言耳二圉之追命無文也然則此特會意之詞其實二圉或生時錫命今引以爲言于義亦得又攷王制疏引七年左傳舊注謂高圉亞圉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又引馬融說周人所報而不立廟據此二文是不忘二圉者因上文言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故不敢忘先王耳非以其曾受追命之典也外傳言報高圉不言報亞圉馬融及舊注兼言之或別有所本

傳以是爲尸女也注尸主也主爲女往而以觀社爲辭證曰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蓋燕祖齊社國盛猶鄭之三月上巳士與女合會于溱洧之瀕觀社者志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穀梁以爲尸女信哉故曹劌謂之不法以此杜預注非按杜據襄二十四年左傳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以注此經韋昭孔晁國語注竝同與墨子之文未嘗相背蓋男女所以屬觀于社者因其蒐軍實而莊公觀之則意不在軍實而在女子故曰尸女此二義之可相兼者惠氏本墨子以釋穀梁精確不易而杜注亦無容非也

經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注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太廟立之以爲夫人　傳言夫人必以其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注夫人者正嫡之偁謂非崇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雖尊其母是卑其父故曰非正也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子爲後爲其母緦是妾不爲夫元缺明矣

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之期明無二適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妾子立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則鄭從穀梁義范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者出儀禮喪服緦麻章傳曰何以緦也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范云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出禮記服問篇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彼注云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蓋與嬖子之文未嘗相背蓋男女所以屬觀于社者因其鄭以小君不在則庶子王僅得爲母服緦小君在則爲母無服曾子問所謂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是也若服

小君之服失禮爾甚故云益不可古人嚴嫡庶之辨如此惟穀梁深得禮意公羊左氏皆不及故鄭駁異義從之但鄒又謂僖公妾母得爲夫人者緣莊公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則又爲變通之法揆之穀梁并無其說

又曰通典載晉孝武帝追尊生母李氏爲皇太妃徐邈與范甯書訪其事甯答謂子不得以爵命母又曰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以此推之王者之母亦何必皆后乎所謂尊母非使極尊號也並后匹嫡譏存春秋謂宜倂皇太夫人下皇后一等位比三公此君母之極號也倂夫人則先后之臣也加皇太則至尊之母也公羊傳母以子貴皆以此義爲允按范武子深明穀梁故能援正典以定大事如此惜當時不能用至范引公羊母以子貴則欲爲兩家調人宋庾蔚之云公羊母以子貴者明妾貴賤若無適子則妾子爲先立又子既得立則母隨子貴豈謂可得與適同耶成風稱夫人非禮之正徐邈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此二說皆欲以公穀貫通爲一與范意同但據五經異義則母以子貴實當如何休注妾母得爲夫人之說不可強合于穀梁耳

證曰雩祭有二左傳龍見而雩月令大雩帝用盛樂此常雩也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暵則舞雩稱人旱暵共其雩斂此旱雩也穀梁之義以春秋常雩不書旱雩乃書此傳云雩月正也成七年傳云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定元年傳云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今以其例求之經春秋書八月雩者四僖廿一年襄二十八年昭三年二十四年是也書九月雩者七僖十三年襄八年十七年昭六年十六年定元年七年是也書七月雩者七此年及成三年襄五年十六年昭八年定七年十二年是也書冬雩者一成七年是也此皆雩時不得

禮之正者也書七月雩者二昭二十五年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是也穀梁以秋雩八九月皆合禮則不合禮者獨在七月而仍書月者爲季辛又雩而書若上文不系月但云秋上辛大雩有日無月則不辭矣故雖書月仍不得爲正此穀梁禮例也月令疏云春秋周七月八月九月皆書雩穀梁不譏非也如其說則定元年傳秋大雩非正者當屬何月乎故知凡書秋大雩穀梁皆以爲在七月即皆以爲譏若昭二十五年法又變文見義耳　旱雩必以八月始者禮記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注謂此建子之月至建未之月然則七月雖旱人君尚未不舉故亦不行雩祭穀梁禮例與玉藻合若鄭君注月令謂凡周之秋三月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非穀梁義也

經夏大旱注傳例曰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證曰注所引僖十一年傳例乃雩祭例也據其文似此年夏曾經雩而不得雨者然定元年傳云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帝是也禱者不雩僖公二年冬十月及三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爲禱祭不爲雩以爲雩月故不雩雩時又據春秋攷異郵及月令注冬及春夏雖旱有禱無雩是夏不得行雩禮審矣然則此書大旱未必雩不得雨當是禱不得雨耳春秋書雩不書禱傳因卽雩以見例雩禱禮雖小異其爲求雨則同故禱不得雨亦與雩不得雨同科傳不復晰言之矣

會葬之禮于鄫上
證曰通典載徐邈答徐乾書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故曰賵人之母則可又會成風葬著言禮也按徐邈亦注穀梁此文復承穀梁之下則似謂穀梁以會葬成風爲禮然穀梁之義妾母不得俑夫人則其死也羣臣尚且無服王人豈合會葬此傳但泛舉會葬之禮非以是爲禮也然且不明斥爲非者以其義已見禘于太廟秦人歸禚二傳無侯復言之耳徐邈此說蓋參用左氏後儒不得以此誤說穀梁范氏莊公元年注以天王之尊會人妾祖母之葬誠失禮矣此則穀梁義也

冬無爲雩也
證曰月令注云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疏云雩之與禱所以異者攷異郵說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

義故曰賵人之母則可又會成風葬著言禮也按徐邈亦注穀梁此文復承穀梁之下則似謂穀梁以會葬成風爲禮然穀梁之義妾母不得俑夫人則其死也羣臣尚且無服王人豈合會葬此傳但泛舉會葬之禮非以是爲禮也然且不明斥爲非者以其義已見禘于太廟秦人歸禚二傳無侯復言之耳徐邈此說蓋參用左氏後儒不得以此誤說穀梁范氏莊公元年注以天王之尊會人妾祖母之葬誠失禮矣此則穀梁義也

封內大夫禱所食邑又僖公三時不雨帥羣臣禱山川以過白讓凡雩必先禱故此經云乃命百縣祈祀山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禱者不雩僖公二年冬十月及三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爲禱祭不爲雩以爲雩月故不雩雩時又據春秋攷異郵及月令注冬及春夏雖旱有禱無雩是夏不得行雩禮審矣然則此書大旱未必雩不得雨耳春秋書雩不書禱傳因卽雩以見例雩禱禮雖小異其爲求雨則同故禱不得雨亦與雩不得雨同科傳不復晰言之矣
（按僖二年三年皆書不雨故知爲禱祭　說詳僖十一年夏非雩）

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
證曰尚書大傳云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鮮者何也秋取嘗也秋取嘗何以也習鬬也者男子之事戰鬬不可不習故于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

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
證曰車攻詩傳云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合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槷閒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與此傳大同彼言夏苗此言秋蒐知四時皆無異制矣又周禮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澤虞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大司馬虞人萊所田之野卽此傳之艾蘭以爲防也大司馬以旌爲左右和之門卽此傳之置旃以爲轅門也據詩禮注疏防中南北立四表積二百五十步東西之廣步數未聞一偏當容三軍（此據天子田獵言若侯國亦仍視其軍數以爲廣狹）其門南

向並開二門則用四旂
車馳應馬倣跼檢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
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
證曰車攻詩傳云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
道也面傷不獻鄭君亦言禽在前來者不逆射旁去又
不射禽在前卽是面傷旁去卽是踐毛詩疏云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傷
踐毛不獻謂在旁而逆射之以踐爲前卽古今字而此傳無踐毛不獻文偶略
耳

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
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
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證曰書傳詩傳俱有其文據儀禮周禮注則此乃主皮
之射也儀禮鄉射禮記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
者又射不勝者降注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
于獲也尚書傳曰戰鬬不可不習故于蒐狩以閑之也
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所餘獲陳于澤然
後鄉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

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也鄉
之取也于圃中勇力之取也于澤宮揖讓之取也今之
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以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
射與周禮鄉大夫之職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
庶三曰主皮注云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
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按據詩書二傳則此射有鄉
大夫士在列而鄭注言庶民無射禮則有主皮者蓋鄉
大夫士禮射張侯庶人不得與惟田獵分禽之射庶人
則得與故庶人無禮射而獨有主皮之射非謂射于澤
宮之時麛有庶人而無卿大夫士也天子取禽三十者
車攻詩箋言每禽三十疏謂以君之獵不宜諸種止取
三十故以爲每禽焉則宗廟賓客君庖各十也

右穀梁禮證二卷　國朝番禺侯康君謨撰按左傳發凡杜預謂皆周公禮典韓起見易象春秋亦謂周禮在魯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棄夢得譏其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牴牾蓋禮與春秋本相表裏故自宋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魏了翁春秋左傳要義元吳澄春秋纂言明石光霽春秋鉤元　國朝萬斯大學春秋隨筆毛奇齡春秋毛氏傳惠士奇半農春秋說皆於典禮三致意焉而三代之文章禮樂猶可以考見其大凡然要皆詳於左氏而略於公穀夫典制莫備於左氏而義理莫精於穀梁惟公羊雜出眾師時多偏駁耳是書據穀梁以證三禮而排詆公羊者獨多惜其未完而竟卒此絕學也爰與孝廉弟子琴大令較得叢稿館爲二卷與春秋古經說並刊焉道光庚戌大暑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卷首
序 論經十八條 論傳十五條 略例九條 范氏元序
卷第一
隱公第一上 元年盡四年
卷第二
隱公第一下 五年盡十一年
卷第三
桓公第二上 元年盡七年
卷第四
桓公第二下 八年盡十八年
卷第五
莊公第三之一 莊元年盡七年
卷第六
莊公第三之二 莊八年盡十八年
卷第七
莊公第三之三 莊十九年盡二十七年
卷第八
莊公第三之四 莊二十八年盡閔二年
卷第九
僖公第四之一 元年盡五年
卷第十
僖公第四之二 六年盡十七年
卷第十一
僖公第四之三 十八年盡二十七年
卷第十二
僖公第四之四 二十八年盡三十三年
卷第十三
文公第五上 元年盡八年
卷第十四
文公第五下 九年盡十八年
卷第十五
宣公第六上 元年盡九年
卷第十六
宣公第六下 十年盡十八年
卷第十七
成公第七上 元年盡九年
卷第十八
成公第七下 十年盡十八年
卷第十九
襄公第八上 元年盡十七年
卷第二十
襄公第八下 十八年盡三十一年
卷第二十一

昭公第九上　元年盡十八年
卷第二十二　昭公第九下　十九年盡三十二年
卷第二十三　定公第十
卷第二十四　哀公第十一
卷末　律句四十韻　又二首　四言一首　書後二篇

序

魯之春秋魯所獨也孔子之春秋天下所共也魯之春秋藏在周室而孔子之春秋則在王禮所在其史法較諸國爲備故石尚欲書春秋當時以爲重孔子所獨者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脩其辭以明其義子游子夏不能贊一辭改一字故梁鄒正其名石鴞盡其辭正隱冶桓皆卓然出於周初典策之上夫梁鄒之事舊文也而名有所必正則其加損舊文者可知矣石鴞之事微物也而辭有所必盡則大爲者可知矣正隱冶桓揭兩字於卷首則全書悉可知矣然而斯義也左氏公羊不能道獨穀梁子稱述而發明之實爲十一卷大指總要之處推之千八百事無所不通故穀梁傳者春秋之本義也

序

也蓋嘗論之聖人既作春秋書於二尺四寸之策其義指數千弟子口受之自後遞相授受錄以爲傳則穀梁之與左氏公羊宜若無大異者而漢博士言左氏不傳春秋實以其書專主記事不若二家純論經義二家之中公羊當六國之亡穀梁去孔子近則見聞不同公羊五傳至其元孫當漢孝景時始著竹帛穀梁作傳親授荀卿則撰述亦不同公羊爲齊學穀梁乃魯學則師承又不同今觀穀梁隕霜不殺草之傳據韓非書乃夫子荅哀公問春秋之語而公羊無之穀梁引尸子公子啟適伯玉沈子之外有稱傳曰者十傳者七十子所記其來甚古儀禮喪服傳亦有此例而公羊又無之（舊傳與喪服傳所引舊傳非必說春秋說喪服之專書而皆出七十子喪

服傳出七十子之後或云子夏作非也毛詩序亦非子夏自作有引高子語當與公羊同時以公羊氏所未聞明穀梁氏之近古以儀禮傳之可信明春秋傳之得眞知其爲春秋之本義無疑也左氏公羊之失甚多就其最淺著者如左氏於仲子之賵以爲桓母未死而豫賵誤紀子伯爲紀子帛則以君爲臣左氏亦以臣先於君其叔老會鄭伯首荀偃之傳釋之曰爲卑故也杜注孔疏以爲諸侯之大夫與鄭伯尊卑皆平是也又於僖二十九年傳曰鄭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皆是曲爲彌縫以申成臣得先君之說誤尹氏爲君氏則內外男女皆失其實開卷之初其謬如是公羊妄意曹伯爲有罪則曰甚惡也又不能言其惡則曰不可以一罪言也妄意盟宋再出豹爲殆諸侯則曰衞石惡在是惡人之徒也妄意西宮爲宮寢之宮又不敢決言三宮之制則曰以

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凡若此類第在事實人名禮制之間亦不及穀梁遠何論其他矣漢世三傳並行大約宣元以前則公羊盛明章以後則左氏興而穀梁之學頗微江左中興妄謂穀梁膚淺不足立學相沿至唐初謂之小書而穀梁之學益微苟非有范甯徐邈闓明於前楊士勛輩纘述於後則穀梁傳之在今日幾何不爲十六篇書三家詩之無徵不信哉吾於此歎唐人義疏之功大也大厤以降經學一變前此說春秋者皆說三傳主於一而兼其二未有自我作故去取唯欲者啖助趙匡陸淳之書出而兩宋孫復劉敞程子葉夢得胡安國陳傅良張洽之徒繼之元之黃澤趙汸用功尤深又踵而詳之於是

三家之書各不成家而春秋之說滋亂至於今未已也然而風氣日開智慧日出講求益密義理益詳則亦自有灼然不惑之說故啖助謂穀梁意深陸淳謂斷義不如穀梁之精孫覺謂以三家之說校其當否穀梁最爲精深葉夢得謂穀梁所得尤多胡安國謂義莫精於穀梁蔡元定謂三傳中道理穀梁及七八分某氏六經奧論謂解經莫若穀梁之密而乾道中浦江鄭綺遂著穀梁合經論三萬言謂合經論說莫若穀梁者深水王晉經其論春秋曰三傳好穀梁尤好迫後惠士奇父子倡古學於東南亦云論莫正於穀梁其專宗穀梁蔡元定謂之藻而後亦頗有人而書皆不行四庫附存目有王芝藻春秋類義折衷十六卷

穀梁自序謂左傳多不可信公羊亦多謬戾惟穀梁猶不失聖門之舊又謂公羊義取穀梁書續爲之續江柳氏有穀梁傳學海州許桂林有穀梁時月日釋例道光丙戌丁亥光中阮元皆爲之序許書今有刻本取其一條以國家二百年來經籍道盛宜有專門巨編發前人所未發者且以范注之略而舛也楊疏之淺而庞也苟不備爲補正將令穀梁氏之面目精采永爲左氏公羊所掩謂非斯文之闕事乎哉文烝年九歲十歲時道光丙戌丁亥先君子親以三傳全文授讀備承庭訓兼奉慈箴考諱棠縣生先母氏笑後來博搜諸家書見而記記而疑其甚疑者則時時往來於心不能自已年將三十始知穀梁源流之正義例之精數年之間所見漸多頗有所得用是不揣榛詳爲之注存豫章之元文頴助教之要義繁稱廣引起例發凡敷暢簡言宣揚

幽理條貫前後羅陳異同典禮有徵詁訓從朔辭或旁涉事多創通緝謂穀梁解春秋似疏而密甚約而該經固難知傳亦難讀學者既潛心於茲又必熟精乎經融貫二傳備悉周秦諸子及二千年說者之得失然後裁其甚張皇可無遺憾以予淺學蓋未之逮唯曰實事求是而盡心平心則庶幾矣（詹體仁語具德秀居官莅民之道曰盡心平心實亦讀書要法）夫不得於心則不得於言趙岐之拙王弼之巧皆失之不明（朱子曰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李鼎祚衛湜之浩博又苦於不斷予期於明且斷而已矣乙巳迄癸丑歲稟立己未歲始有定本直題補注無取異名疏卷二十今二十有四左氏公羊之經異者具列經下并證明之別為論經傳各若干條冠

書首焉咸豐九年己未夏五月乙未嘉善鍾文烝朝美氏

自序

自後又脩飾暢檗之而紀之以詩癸亥之三月也又六歲增易又以千百計然後疑滯疏漏漸漸免矣夫學欲多也思欲專也取羣書以治一書者其道無以易此也予討論百家之解稽合四部之言所謂思之思之鬼神教之益有之矣所謂天下之理眩於求而眞於遇益有之矣敢自謂多且專乎哉抑亦有二十餘年心力之勤焉於是乎又記時同治七年戊辰七月七日

論經

傳稱夫子曰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又曰梁亾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春秋始元終麟止是正名而盡其辭以明王道此直揭全書本旨也隱無正唯元年有正傳曰謹始也所以正桓也此特標開宗要義也開宗有王傳曰謹始也所以治桓也桓無王唯元年之義即冒全書故孟子以春秋為亂後之一治謂之天子之事而引夫子知我罪我之言也正名盡辭以為之綱正隱治桓以弁其首而左氏之三體五例公羊之三科九旨皆不足言矣

李光地曰三代學校之教詩書禮樂四術而已自夫子贊周易脩春秋於是二書稍見於世（此朱子說也文孫案易傳不必夫子自作下注之論之故記禮者名為六經而莊周之徒頗知其意者亦往往並述焉今案禮記經解述孔子之言曰其為人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者屬合之比者比次之春秋之義是是非非皆於其屬合比次異同詳略之間見之是其本教也趙汸云春秋有筆有削與述而不作者事異（荀子論夫子事舉楊倞注曰一家得謂作春秋周道舉謂書定禮樂文孫案刪詩史記文刪詩書識緯文）自高第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苟非聖人為法以教人使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則筆削之意何由可見乎此屬辭比事所以為春秋之教不得與五經同也莊周之言曰春秋以道名

分又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道名分者正名以順言順成事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也（名由於分故曰名分推其本則孟子云所性分定又推其本則大戴禮本命云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議而不辯者假事以明義推見以至隱議之甚詳而其文則但爲記事之文也李光地論語正名章說云夫子脩經不過使其言之順理然先儒以爲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蓋周公之禮樂在焉而又爲孔子之刑書皆不離乎書法抑揚輕重婉直微顯之閒而得之趙汸云春秋存策書之大體而假筆削以行權有不書有變文有特筆有日月之法而歸於辭從主人皆所謂議而不辯者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此言春秋以義爲重也公羊述孔子之言曰其辭則[某]有罪焉爾（公羊本作詞字依說文當作嗣此正字也今通用辭字）此又言春秋以辭爲重也其實義即是辭辭即是義說文解嗣字曰意內而言外義者內之意辭者外之言公羊所述即孟子所述而史記引孔子曰春秋以道義亦同旨也是故君子之脩春秋脩其辭以取其義也此楊雄法言所謂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李軌注曰屬辭比事之義文孟棨春秋議而不辯者卻子所謂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也於文不辯於理則辯矣故左傳亦曰微而顯婉而辨）而非其事與文其義穀梁所以得也公羊亦近之而文多意少或不知而強爲之說故未盡善也

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聘於魯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案易繫辭傳言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左傳又載衛祝佗語魯公初封分之祝宗卜史備物典策杜預以典策爲春秋之制而賈逵解周禮句云史法最備然則於易見周之所以王而亦可見周禮於春秋見周禮而卽見周公之德也（孔穎達正義解周公之德二語最分明而於周禮何未盡其意案禮者治世之大名古人每通言之故易象魯春秋可觀周禮夏時坤乾可觀夏殷之禮孟仲子說周頌維天之命則曰美周之禮而周官經稱周禮自劉歆已然禮記明堂位曰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王者相變則謂雖相弒（明堂位本作殺字古書凡弒字皆作殺也說詳隱四年）而不言弒君殺大夫雖相變而經法而例立（葉酉謂夫子所本之史卽韓宣子所見魯國備史於是不知聖人因史作經非爲魯國一國之史也）其文不直不盡亦史法之一端也君子脩春秋以史法爲經法而例立其文不直不盡亦史法之一端也君子脩春秋以史法爲

嘗相變也王禮卽周禮其未嘗相弒相變則謂雖相弒（明堂位本作殺字古書凡弒字皆作殺也說詳隱四年）而不言弒君殺大夫雖相變而經法而例立（葉酉謂夫子所本之史卽韓宣子所見魯國備史於是不知聖人因史作經非爲魯國一國之史也）其文不直不盡亦史法之一端也君子脩春秋以史法爲義而已矣其字古祇作列見禮記服問訓爲等比說禮服說律不能外是而春秋家亦用之（服問引傳曰皐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鄭君曰列等比也徐邈音例）程子曰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以例拘此言

最切當所謂非可例拘者今所謂變例是也（白居易云明則有徵旨洪興祖云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幽則有凡例猶大本無度治國者即周天之數以爲度也並與程子語相發明）嘗竊謂夫子自言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讀爲縱從舊法是也又謂學者不必較量異同非也）事事從心而爲之不易變易相因相成欲求春秋義例者當知斯意然則其說如之何曰穀梁備矣（胡承諾謂三傳各有義例皆不敢以私意亂聖法）春秋十一卷千八百餘事萬六千五百餘言（公羊疏引春秋說云一萬八千字）義恉密多科條周委至精至深至纖至悉（王充論衡云孔子意密春秋義纖）猶周公制作禮樂之書無鉅無細無不備舉劉勰文心雕龍論儀禮云禮以立體據事制範（制舊誤作制）章條纖曲執而後顯而竣廷堪作釋例具言同中之異異中之同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春秋之難讀正如此）此之謂作（孟子）此之謂游夏不能贊一辭（文選注公羊疏引史記）改一字（漢書董仲舒傳）明素王之道（說苑）立素王之法（左傳正義引賈逵序）此之謂徵（荀子）此之謂推見以至隱（史記）此之謂議而不辯此之謂約而不速（荀子即辭約義微趙匡云此之謂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誥（春秋繁露辭簡義隱是也）此之謂約其文辭而指博（史記）此之謂殺史見極平易正直（後漢書班彪傳引傳曰）此之謂立義創意眇思自出於胸中（論衡）統而論之大氐明於辨是非而嚴於正名分本之以智約之以禮智崇禮卑故其制作侔天地（智崇禮卑四字包括萬理）唐之中葉啖趙陸始自名其學而大致猶無變乎古韓文

者存乎精義窮理不在記事少多（案堯舜百五十載之久典謨論語事迹人名闕疏寥落古人爲書意別有在也況聖者之制作乎）此數語包絡全旨開釋摯疑爲諸儒所不及學者先識此意乃可與論春秋矣若欲求解經之法則當先讀何休注何氏固多怪妄之說而條例文義之細密融貫實爲古今第一孔廣森嘗稱其體大思精今補注中或采其語或師其意獲益甚多并有孔氏通義所未及致意者凡讀諸經典須通全部先定大主意必如徐仙民則可又須用逐句逐字之功必如何邵公則可殷侑作公羊注欲得韓子爲序而韓子苔書以爲前聞口授指略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其又奚辭既言指略又言章句此眞讀書之法歟（朱子曰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

論經

皆有所取不計其與舊史本意同異何如也說經者若必截分史法經法而一一臆斷其孰爲策書本文孰則聖人脩改無論其未必是即使盡得之亦將疑於仍舊而於釋例終所取義此說者之大蔽也杜預雖專治左氏而多怪妄之說篇特言之曰仲尼雖因舊文固是仲尼之書也仲尼之意也此實開通洞達之言可破百家曲說愚固是仲尼之意也此書或有推求其爲仍舊爲改舊者皆不違本傳之文之此書或有推求其爲仍舊爲改舊者皆不違本傳之文仍竊取征南之意子常可作或子許焉

戊午冬日病中偶思論語麻冕章深悟春秋之義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夫純也拜上也皆是俗尚苟簡積漸使然非儉

亦非泰也但純之本意雖非儉以義斷之則儉也聖人之從純自取義於儉此春秋因舊之比也拜上之本意雖非泰以義斷之則泰也聖人不從其泰乃據禮以正其義此春秋改舊之比也

若以問十世章擬諸春秋其理則同其事則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非因無以爲損益非損益無以爲因後監於前經承乎史是則同也禮行於中國而不可息魯史記則周禮也夫子脩之亦約以周禮（鄭衆賈逵服虔潁容說淮南子）以異也或謂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以繼周損益之事說春秋夸矣或又謂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公羊家及

讖緯說　用夏之忠（啖助說）以三王循環之道說春秋安矣以上諸條多定於乙丑丙寅之間與世之馳騁浮辭增飾鑿說者益不同矣倘有須申論者則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說也夫魯史記之爲信史也其體嚴其事重也脩之若無可脩也以義斷之又甚難言也而觀於穀梁傳則述作新舊之際章之離合句之繁約字之先後亦以諸事之善惡功罪是非眞似言之如正隱則醇其善矣治桓則盡其惡矣美齊桓之正則功多罪少矣譏晉文之譎則罪多功少矣至如紀侯棄國衛專避兄荀息死不正伯姬坐待火之類似非而眞是也不見善人思見有恆不得中行思得狂狷此之謂也宋襄守正非信楚靈討罪非知者中也中者權也（權者方之至而實分於圓故其所出之綫長短不等皆歸於圓聖人之心渾圓如天因物付物物得之卽爲矩矣）堯不忍言卽位亦變之正也桓宣言卽位則變之變也公如京師正也而言月正之變也朝王所變也其日變之變也公如皆言朝又變之正也公大夫盟言日正也不日變也齊桓盟不日則正也其日又正之正也公親逆女正也使人逆變也莊親逆於齊則亦變也親納幣又變也桓使人逆而又親焉始變終正也文親逆而速婦之始正終變也

論經　四

義曹世子從父非孝臧武仲多智非道之類似是而眞非也鄉原亂德爲德之賊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此之謂也（伯夷柳下惠夫子自謂我則異於是孟子亦言君子不由又曰之爲聖謂其能興起百世蓋夫子思狂狷有恆之意乎其必跅弛何也曰夷惠可師者爲其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溥夫敦鄙夫寬也楊墨必跅者爲其無君父也推孟子之意可編讀天下書而進退之莊子末篇亦近是）凡此皆中也皆權也語其大要有寬嚴焉有輕重焉蘇軾云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是故用嚴之極至於仁不勝道此如論令尹子文陳文子憂國忘身許其仁潔身去亂許其清不許其仁也用寬之極至於叛而許悔此如告冉有原思富不當繼然且謂其不吝而不直拒之又不深責之祿不當辭然且喜其能廉而不深責變也定以六月卽位尤變也而言日又變之正也隱不言卽位

之又代爲處之也（本朱子說）於是觀其輕重尊尊親親賢賢之義皆最重其相值則迭重文之大事定之即位滅項葬宋共公王師敗績樂書伐鄭傳有明文也此即諱昭公不知禮告葉公父子相隱論古而美尚德論今而貴民稱之意也內中國外夷狄之義最重一值其重則他義俱在所輕楚莊之入陳靈之誘蔡吳子之戰伯舉會櫬函會鍾離傳有明文也此即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之意也（夫子賢楚昭見葉公觀吳季子之辨子皆謂其無賢君臣之辨則善惡是非不論矣）若夫進狄人則思中國之有伯也善宋盟則喜中國之小康也莒潰楚弒皆謹日則又以中國君臣父子之義公之於夷狄也蓋海之可浮九夷之可居蠻貊之所可行夷狄之所不可棄春

秋皆有其意也

總之讀春秋者當知其辭之深微隱約而不可以史家之學求之雖曰左史書動爲春秋右史書言爲尚書然而尚書說事者也春秋說理者也（並本法言）說事故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也說理故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也（並本文心雕龍）後人以史視春秋一誤於杜預則謂春秋不可無左傳再誤於劉知幾則謂左傳勝於春秋異言喧亟而斷爛朝報之說起矣韓子荅劉秀才論史書曰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司馬光作通鑑於魏紀特言之曰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由二子之言思之可以知史可以知經

至於經之何以始終也其終易知其始難知易知者文成致祥事備絕筆本一說也其難知者若謂始於元之一字則如鄭君說禮運天地爲本至於四靈爲畜以爲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而固非禮運之本旨且十二公皆有元凡史書莫不有元矣若如公羊學者言五始則列國史書亦皆如此且隱惟四始不得爲五始每公有五始則十二公將爲六十始矣若依公羊謂始乎隱者祖之所逮聞則是強爲之辭殆習聞春秋尊祖之說而致誤矣反覆求之始隱之意但當如杜預范甯趙匡陳岳所論而春秋大義

實以正隱治桓並爲始故穀梁子兩著謹始之文而正隱謹始尤爲全書大始劉向以正春正君建本立始發明之（具隱十一年下）實穀梁家遺說也正隱之義根於不言即位傳謂之無事此亦別見一義焉甲戌孟秋沈善登書來曰春秋記千八百事乃欲以無事發端至獲麟絕筆而復於無事矣惟隱接乎東遷之初而可得爲無事之文惟麟爲王道之成而可以無事聖人皆因其自然而已既見義於無事即寓意於無言故始於無事者猶曰天何言哉云爾中閒千八百事猶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云爾終於無事者猶曰夫何言哉云爾（魯論語）是說也活潑潑地（程伯子云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神）遂并記之

論傳

孝經鉤命決稱孔子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然則得春秋之眞傳者必在卜氏之門矣（韓非子稱八儒曰子張氏子思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孫氏樂正氏不數子夏者子夏傳經與著書立教者異仲良氏即檀弓毛詩傳之仲梁子也孫氏即荀卿也）陸淳纂例趙匡引應劭風俗通云穀梁子夏弟子名赤（釋文序錄引作子夏門人門人即弟子也）楊士勛疏云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釋文序錄引七錄同淑當依孝經序正義引作俶）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傳孫卿陸德明釋文序錄太平御覽並引桓譚新論云左氏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爲春秋序錄又引麋信注云穀梁與秦孝公同時案如風俗通楊疏之言是穀梁子受業於子夏也如新論麋注之言是

穀梁子不及見子夏也桓以爲獲麟後百餘年（桓譚左傳以爲獲麟時作非也下辯之）而史記秦孝公與商鞅同時故麋氏以一年（案韓懿侯若山之子是爲周顯王扁之八年魯共公奮之十六年魏惠王罃之十年趙成侯種之十四年楚宣王良夫之九年燕文公之元年齊威王因齊之十八年宋剔成君之九年衛聲公訓之十二年）其說相合也王應麟曰傳載尸子語而尸佼與商鞅同時故麋氏以穀梁子爲秦孝公時人然不可考漢書但云魯學而已文參案麋南山固無他據桓君山謂獲麟後百餘年必有據而應仲瑗之說亦非無因益穀梁受業於子夏之門人因遂誤以爲子夏門人史記孟子列傳云孟軻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王劭誤以人爲衍字應氏之誤正相類矣大氏穀梁子之於子夏孟子之於子思事同而時亦相近也（子夏傳經孔子既沒退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子思居於衛嘗困於宋孟子則親受業於子思）其不教民戰則是秉其師也今皆在論語中鄭君論語序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論語讖亦言子夏等六十四人（或作

年傳仁者守在大略篇）以大上爲天子（隱三年傳大上故不名在君子篇）皆本穀梁而封事中引祭伯來以爲奔乃用公羊說苑亦或用穀梁而封事中引祭伯來以爲奔乃用公羊說苑亦或用公羊義是何也蓋聖人既沒齊魯之間人自爲師家自爲書異說紛拏故雖荀卿亦間取他說劉子政時則公羊春秋顯學方盛尤不能無染於其說矣（六藝論公羊春秋顯安樂弟子有劉向）

惠棟又曰隱元年傳云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二十二年傳云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二十三年傳云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今皆在論語中鄭君論語序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論語讖亦言子夏等六十四人

七十二人共撰仲尼微言（論語與後世語錄相似益本弟子各記短簡以便傳習其撰次成書則在魯悼公後以有孟敬子曾子弟子公明儀是歟禮記坊記有引論語曰孟子題篇已法論語矣）其諸聖人之徒私淑諸人者乎又傳中所載與儀禮禮記諸經合者不可悉舉故鄭君六藝論云穀梁善於經文參案穀梁又有與毛詩傳合者王應麟所舉大侵覃狩二禮其最著者也毛公之學出於荀卿而傳於子夏益知穀梁子之果爲荀卿師而源出子夏也又易家象傳釋經有曰其位（漸同人）有曰吝道也安行也（王弼曰安辭也並同人）編辭也（益依孟喜虞翻本）其吉志疑也（巽）有止一字者曰窮也明也（並屯）咎也（夬行也困下也豐）以（易傳十篇蓋弟子錄易家舊語并述所聞於夫子者輯此爲之論語班易占於巫醫明易實占書也五十以學易本是亦字屬下句讀明史記世家所言皆未可信也愚之此說與歐陽脩又不同俟後賢辨之）

論傳

釋文序錄論三傳次第云左丘明受經於仲尼（孔安國論語注云魯大史記謂之魯君子）公羊高受之於子夏（先儒皆云齊人子夏弟子風俗通同廣韻云子夏門人）穀梁赤乃後代傳聞此言眞瞽說也案桓譚新論云左氏傳遭戰國寖微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本釋文序錄及太平御覽）鄭君釋廢疾云穀梁近孔子公羊正當六國之亾（本王制正義）觀桓鄭之言穀梁先於公羊明矣而陸元朗乃爲斯言不亦謬乎序錄注解傳述人中亦引新論文何不一爲檢照乎要由漢世公羊先出藝文志已以穀梁列公羊後迨江左中興妄謂穀梁屬淺不足立博士學授受之可憑如是惜乎元凱氏未嘗潛心

論傳

其於經之取義則罕有合趙匡所謂左氏解經淺於公穀誣謬實繁者也桓君山誤以太史記事之冊爲聖門傳經之宗不知穀梁公羊實得其傳而穀梁尤得所傳之正於事雖略未嘗多所遺失也（左氏丘明爲魯大史作傳及國語則出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以爲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語今姑用舊說趙匡頗疑其不然而葉夢得據史遷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以爲左丘明受經於仲尼左氏者國語則出左丘氏文烝案左丘明自左史之後以官氏者也晉楚俱有左史見論語書題左傳似不相涉晉楚俱有左史葉說似近之國語則本不題撰人也）杜預病世之說左氏春秋者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匡明之傳如杜此言苟能錯綜經文以盡其例之變則固不必守匡明之傳以爲襲例也愚治穀梁傳二十年乃知傳之於經實有如杜所云錯綜盡變者益魯學授受之可憑如是惜乎元凱氏未嘗潛心

漢書儒林傳云宣帝卽位聞衞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斯言也天下之公言也春秋猶論語也漢初魯論語齊論語並行其後孔氏壁中古文論語出篇簡章句與魯論大同不若齊論多所附益是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斯言也天解經多有護齊者何足憑乎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儒林列傳云仲尼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司馬遷所言史記皆謂周及諸國之史記故又言因春秋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又言讀史記至文公召王讀史記至楚復陳此本當時公羊家謬說以爲春秋之書乃夫子廣采諸書約其文而爲之非據魯史記定十四年下辯之）此二條言口受言多錄其說可信經義則口受於夫子經文則遞相傳錄也錄或作繆字益誤考諸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篇有如閔子子貢曾子子石（孔子弟子）公孫子（孔子弟子公肩定也又疑當作公扈子扈子見公羊及說苑）世子（七十子之弟子世碩也）子池之倫（子池未聞）皆以此經爲授受之業但其義則徒有口說而無書其亦有書亦但如穀梁子所引傳曰之類實非專書蓋至穀梁始有專書矣公羊作傳則當六國之亾直至漢景帝時乃著竹帛其初皆是口說相授（見何休注又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文孫案孔子七世孫曰子愼當六國之亾又四世至延年安國當漢景武閒自公羊高至壽年數略同）故其經字與左氏穀梁異者大率音同聲近之字而傳文亦多齊言或以語急而易他字如以得爲登之屬史記儒林列傳云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宏]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然則當時固非以瑕丘之學爲不如廣川也以公孫氏力主之上遂信之天下莫敢言耳董生自是醇儒其說經自炎異以外多合正理惟一主公羊故有失經本義者（楊雄法言以炎異推董學今所不取）漢初陸賈造新語十二篇其第一篇道基之末引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今通謂之傳也（說苑漢書白虎通後漢書注大唐郊祀錄所引有類此者並詳補注又第八篇屬韓柳二子確論）意婉以平徵前淡義該以貫氣峻以厲（春秋釐嚴穀梁峻）意旨據正經述古語特多精理與論語禮記最爲相似（論語述古語如克復敬恕之類甚多唯傳亦然古意多矣如丹書敬義之訓道經危徵之言非有大藏禮荀子則無以知其書名古人學問無方豈專四術哉）至其解經之妙或專釋或通說或備言相發或省文相包或一經而明衆義或闕義至於

無文此乃程瑤田之論喪服傳所謂端緒雖多一緻不亂而凌曙以爲唯鄭氏能綜核不誤者也若夫左氏得之品藻失之浮誇公羊得之於辯失之於俗具如舊說（楊雄韓子范序語）其解經不及穀梁又無論矣鄭君論三傳曰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案左氏言禮未必盡當圖讖起於哀平乃附合公羊家說爲之鄭評二傳竊所未安唯穀梁善經一語則不可易墨子曰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以名舉實以辭抒意文深爲此書頗有志乎此數語而要以穀梁善經一語爲準

穀梁廢興論

穀梁多特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與夫貴禮賤兵內夏外夷之旨明春秋爲持世教之書也（家鉉翁謂三代下有國家者所恃以扶綱常植人極皆春秋之大經大法而公穀氏所傳其實公與穀異）穀梁又往往以心志爲說以人已爲說桓文之霸曰信曰忌僖文之於雨曰閔曰喜曰不憂明春秋爲正人心之書也持世教易知也正人心未易知也然而人事必本於人心則謂春秋記人事即記人心可也謂孟子亦欲正人心直承上文成春秋可也災異以人事統之又所謂洚水警余者也故春秋非心學亦心學也唯傳知之愚至癸酉季夏而後悟之

左傳論

博考核精審求之不亦淺乎春秋之爲道非伯夷伊尹柳下惠之道也況執後世儒生之見哆口而議其義理不亦偏且謬乎故是己所是非己所非說愈多而愈無定惟依據穀梁傳則皆有以斷之或曰穀梁何以必可依據也曰商子有言曰先聖人爲書而傳之後世必師受之乃知所謂之名不師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議之至死不能知其名與其意愚之宗穀梁亦宗其師受而已矣

漢書藝文志有左氏微二篇又有鐸氏微三篇注曰楚太傅鐸椒又有張氏微十篇又有虞氏微傳二篇注曰趙相虞卿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釋文序錄左傳

序正義並引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
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
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七傳而至荀卿可疑也趙匡以爲偽妄
荀卿授張蒼案諸文或言微傳或言抄撮其篇章卷
數又不同大概皆是左氏之學記事之流故太史公繼左
氏春秋言之而劉子政言其源出丘明也說苑魏武侯問
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虞卿列傳云曰節義稱
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案此蓋即藝文志

儒家之虞氏春秋十五篇其書如今晏子春秋與虞氏微
傳各爲一書也年表下文又言呂氏春秋井荀卿孟子公
孫固韓非各揩摭春秋以著書至於張蒼
春秋義皆附及耳推
傳不專指夫子經文戰國楚策孫子爲書謝春申君韓非
子姦劫弑臣篇並引楚王子圍齊崔杼弑君事與左傳大
同乃云春秋記之策作戒之是其證也又當時通謂諸國史記
爲春秋如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晉春秋之類摠
爲百國春秋墨子汲冢瑣語故習語司馬侯言羊舌肸習於春秋
楚語申叔時言教之春秋管子山權數篇春秋者所以記
成敗也法法篇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戰

國東周策呂倉謂周文君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燕策
奉陽君曰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望諸君報書
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韓非子備內篇
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
尊貴之臣也此等皆是史記之遍稱唯魏策魏謂趙王言
上七術言春秋記貫痛外儲說右上子夏說春秋罪虞公內儲說
秋略同說苑此等則指夫子春秋當分別觀之史公所云
亦其比矣左氏微張氏微二書無可考當亦鐸椒之類臧
以張氏爲張蒼自丘明以史說經已有傳事不傳義之譏此葉夢得語朱
子對曰言國君必謹始也謹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
爲此吳起學春秋之證戰國楚策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此春秋二字
春申君曰臣聞之吳師道疑涉下王之春秋高句而誤衍惠棟以爲引左傳
襄十一年魏絳語非也　又年表云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
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其說與公羊同然則
鄒之大體於公羊爲近其時代或亦相近矣志於夾氏傳
注曰有錄無書其下又曰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是知鄒
氏書無傳其學者故漢書中自王吉之外絕無所聞夾氏
則但有口說如景帝以前之公羊傳未著竹帛公羊卒著
之夾竟不著也

略例

凡范注全載或移其處疏則補注中采之頗有增刪并析隨宜也

凡補注之作以徵引該貫學鄭君三禮注以採索精密學朱子四書章句集注或問雖不能至心鄉往之求詳也

凡春秋中不決之疑今悉決之其未經人道者竊比於梅鷟辨僞書陳第談古韻皆可以俟後世徵實也

凡百家之解四部之文今已逸者從他書所引引之不連舉他書之名省煩也

凡古今諸儒皆直稱其姓名本范注舊例范於鄭君獨不名今又以朱子配之而推及於韓子周子程伯子程子張子邵子表異也

凡經傳中　聖諱字　廟諱三字皆敬缺筆經傳外諸應敬避者或缺筆或改寫若以他字代則方匡其外至私諱水部木部各一字亦缺筆在經不缺筆愼辨也

凡經傳注疏及所稱引皆以舊本善本精校本審定其字懲誤也

凡傳皆連於經經傳一條第二行以後皆下一字一條畢乃提行無傳之經每條提行便覽也

凡撰異上皆加圈補注有餘意更端者亦加圈注中有注則於眉端附存之避殺也

范氏元序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秕逆簒盜國有淫縱攸義昏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耀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愼厥行增脩德政益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亾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

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橫流遁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己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列於風而謂之王亦其舊也夫子因之耳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劉向列女傳云平王之後周與諸侯無異即孟子所謂詩亡然後春秋作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杜預以爲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讓國之賢君其時相接故春秋始隱范所本也史記平王三年惠公即位至四十九年入春秋陸淳集傳纂例孝公二十五年戎殺幽王惠公三年平王東遷二十三年大戎殺幽王惠公三年平王東遷二傳云平王之末晉文侯仇殺其君携王奸命晉文侯仇殺携王而立平王於是晉鄭焉依此則攜王應麟引吳仁傑鑒石新論謂出何休公羊音訓發儀引趙云春秋始隱公一則因平王之遷二則賢隱之讓陳岳云建篇首隱所以崇讓該二義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

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舊解以正樂爲芳風淫樂爲遊塵又或善之顯著者惡之煩碎者）一字之褒寵踰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捷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若鞏滕薛）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若公弟叔肸）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宏（麟感化而來應穀梁家皆以爲麟應春秋而至與左氏舊說諸公羊家史記杜預皆異）因事備而終篇（公羊曰備矣元命苞云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故絶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鸞筝兵諫爲愛君（此事非春秋經）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殺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范甯事補注詳之誤傳不誤）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公羊又美齊襄爲賢者比宋襄於文王黃仲炎以爲誤天下後世不法）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嘗無二而三傳殊說周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注中偶有之要當兼取二家而斷以本傳）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絶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此已開突趙先聲然注中似此者尚少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絶於希通哉而

仲慶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殺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嘗無二而三傳殊說周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注中偶有之要當兼取二家而斷以本傳）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絶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此已開突趙先聲然注中似此者尚少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絶於希通哉而

漢興以來瑯琊顏安樂嚴彭祖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劉向主穀梁劉歆主左氏）石渠分爭之說（甘露元年召名儒大議殿中平公穀同異）廢興由於好惡（武帝尊公羊宣帝好穀梁公羊江公治穀梁江公訥）斯蓋非遍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文傳耳非短也其義實亂二傳爲密）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孫覺極取此語）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帝升平五年寤父汪爲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其十月以罪免爲庶人屏居吳郡是年歲在辛酉）乃帥門生故吏（門生同門後生故吏謂昔日君臣江徐之屬）我兄弟子姪（從弟卲自謂及謂子卲三子）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案范注盡引服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江左中興荀崧奏請立穀梁博士詔許立公羊）公羊則有何嚴之訓（嚴氏章句時尚未亡何則用顏氏本范注引之）釋穀梁傳者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范亦多無可觀又其以二傳敘亂本書者亦往往有故知解經雖故知何杜不可及）於是乃商略名例（范別爲略例百餘條）數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旻天不弔大山其頹（汪卒當在簡文之世）閒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謂卲）二子泯沒（謂凱雍）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晉書云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此當在豫章免郡後凡解古書集衆家記姓名者何晏李鼎祚之屬專記前人者也范氏兼記同時人及其

子弟者也裴駰李善之屬又推及所引他書之注者也
文孫附范書爲補注兼用三例記姓名者三百餘馬

序論例元序終

无序

大篇一千八百七十四字
少三千九百廿九字
眉注卅二字

春秋隱公經傳第一補注第一

傳曰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言春秋之名因乎
四時也左傳杜預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
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
十助疏曰春先於夏秋先於冬故舉春秋立名仲尼以往然矣今案孟子稱晉之
春秋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而國語晉司馬侯云羊舌肸
申叔時論傳大子之法云教之春秋孔子刪號春秋是其大名汲冢瑣語有晉
作傳時經與傳分經傳各十一卷漢以後合傳於經謂之經傳總爲第一今以
隱公經傳補注文繁增其卷數各別著云

穀梁

漢書藝文志班固自注曰穀梁子名喜未知誰得其實也

經作傳傳荀卿但穀梁子之名赤王充論衡案書不同桓譚新論應劭風俗通蔡邕正交論並云名赤篇云穀梁眞阮孝緒七錄云名俶字元始顏師古藝文志注名喜未知誰得其實也

范氏集解

范氏名甯案晉書甯字武子順陽縣人爲豫章太守集解者范作注所題之名因其父汪泰

章句引爾雅曰元始也正長也文烝案左傳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曰元年也杜預曰凡一年有四時時有孟仲季月有上中下月有朔晦日有甲乙子丑以紀之故曰春王正月也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公羊異字者題撰異而守分民而治有本五經異義公羊說及白虎通其云各得紀元於其竟內孔氏不純臣之說也孔穎達引爾雅曰元始也正長也文烝案左傳曰元年春王正月謂建子月也月所以有建者相承謂斗杓所指也但恒星不見所在隨斗轉移建子之月斗杓指北方子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非謂斗指而戴震因北極璿璣一晝夜左旋一周而過一度恒以冬至夜半北極璿璣一晝夜左旋一周而過一度恒以冬至夜半聯爲一綫於此綫上距北極五度指一星以爲識命曰攝提者綸圖之法也其圖皆借象非實數也以黃赤二極又考而明之謂周

鍾文烝詳補

元年春王正月

公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杜預曰凡一人

加子春分夜半加卯夏至夜半加午秋分夜半加酉十二月建之名因之而起也范注用杜預者最多此以杜為舉正月兩設也疏曰此言雖無事必舉正月補曰玉篇曰雖詞也而上二句亦於下其實無事而直據正月無事一時無事文孫案無事非是通一時無事之事非是通一時無事文孫案舉君之諱鄭君注曰舉猶言也又史記載雜記曰過而舉樂也則舉亦訓稱為舉亂士相見聘禮檀弓注並曰稱舉言謹始也謹其事不可全沒其始補曰於文無即位之始即十一年傳云所以正即位之元年不空書正月則知其實故空書正月以謹其始即十一年皆空年傳明之也公羊家及諸讖緯有五始之說謂元也春也王也正月也公也即位也此皆俗師增益誇飾經義不可傳言凡傳例皆以明其實即位定之元年不空書正月則知其實故空書正月以謹其始即十一年皆空年傳明之也公羊家及諸讖緯有五始之說謂元也春也王也正月也公也即位也此皆俗師增益誇飾經義不可

皆書即位也君子脩春秋於隱不書者終隱之身以存其事不書即位以表微於莊閔僖不書者繼故即位經國之體不可以已也踐其位者宜有深痛之情異於繼正故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即位以見其情異於繼正故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即位以見其情隱為繼故之正例桓宣亦是繼故而書即位之變以莊閔僖之不書即位者比事類情是為忍於變者三焉諸父兄弟隱既立桓為大主禮也居上卿之位攝行君之政生不稱公死不稱薨隱闕酌改元非攝主禮也上卿為攝主禮也居上卿之位攝行君之政生不稱公死不稱薨隱闕酌改元非攝主禮也上言君之下皆書公即位之義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其盡矣乎

為成之補曰為安也

言君之不取為公也言隱公即位之禮而公意不取為魯君也公羊家及諸讖緯有五始之說謂元也春也王也正月也公也即位也此皆俗師增益誇飾經義不可傳言凡傳例皆以明其實即位定之元年不空書正月則知其實故空書正月以謹其始即十一年皆空年傳明之也公羊家及諸讖緯有五始之說謂元也春也王也正月也公也即位也此皆俗師增益誇飾經義不可

君之不取為公何也補曰將俟桓長而歸之也公即位之義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其盡矣乎

將以讓桓也讓之自謂攝也

正乎曰不正幼隱長桓補曰桓

不正者言君子之取義以為不正也問春秋以讓桓為正乎答言不以為正也下言善則其不正馬何也加一年無正隱不自正也正之訓是也定也中也善也古讀皆平聲加正月為字意尤明也十一年傳曰隱十年何以不書即位成公志也隱十年傳曰隱也是即春秋不正隱也隱之文也

成人之惡補曰疏曰此云春秋成人之美下云春秋貴義而不貴惠顯言春秋之理隱讓所以為不定也定也中也善也古讀皆平聲加正月為字意尤明也十一年傳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正之訓是也定也中也善也古讀皆平聲加正月為字意尤明也十一年傳曰隱也是即春秋不正隱也隱之文也

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補曰疏曰此云春秋成人之美下云春秋貴義而不貴惠顯言春秋之理隱讓所以為不定也定也中也善也古讀皆平聲加正月為字意尤明也十一年傳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正之訓是也定也中也善也古讀皆平聲加正月為字意尤明也十一年傳曰隱也是即春秋不正隱也隱之文也

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補曰桓惡以惡桓申足上意言美隱善故善隱而惡桓惡而勸善也

以惡桓也欲惡桓故善隱春秋懲惡而勸善也

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補曰桓惡以惡桓申足上意言美隱善故善隱而惡桓惡而勸善也

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補曰桓惡以惡桓申足上意言美隱善故善隱而惡桓惡而勸善也

成人之惡補曰疏曰此云春秋成人之美下云春秋貴義而不貴惠顯言春秋之理隱讓所以為不定也定也中也善也古讀皆平聲加正月為字意尤明也十一年傳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正之訓是也定也中也善也古讀皆平聲加正月為字意尤明也十一年傳曰隱也是即春秋不正隱也隱之文也

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補曰疏曰此云春秋成人之美下云春秋貴義而不貴惠顯言春秋之理

義而不貴惠私惠謂信道而不信邪信申字古今所共用補曰鄭君士相見禮

信道而不信邪補曰鄭君士相見禮欲納君於先君哉用桓何是言之春秋十二公皆行即位之禮魯史記

善則其不正焉何也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欲惡桓故善隱春秋懲惡而勸善也補曰陸德明音義後四年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補曰桓惡以惡桓申足上意言美隱善故善隱而惡桓惡而勸善也補曰陸德明音義後四年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補曰桓惡以惡桓申足上意言美隱善故善隱而惡桓惡而勸善也補曰陸德明音義後四年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補曰桓惡以惡桓申足上意言美隱善故善隱而惡桓惡而勸善也補曰陸德明音義後四年

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下言善者朱子所謂善者美之實也惠謂私惠

注曰古文伸之伸作信儀行注曰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葦昭四國語注曰信古申字**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通惠公以再娶仲子之故舊欲立桓爲世子公羊稱諸侯不再娶明再娶亦妾也呂大圭曰仲子不得爲夫人則桓不得爲適子故曰非正也邪**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終歸之於隱是以正道制邪心曰雖然既終也毛詩傳曰既者終其事鄉飲酒禮注曰既卒既也義皆同惠公終不敢以仲子爲夫人故終不立桓爲世子以隱是長庶故以與隱案左傳隱母聲子爲繼室有寵桓母仲子雖再娶無證是知桓母但有手文之祥曰爲魯夫人惠終不以爲夫人明矣公羊不知惠欲與桓後終與隱乃謂桓以母貴當立諸大夫以隱便失事實左傳言隱立而奉桓言攝亦不明言惠之終立隱而隱不宜爲攝益由魯子孫皆桓之匹史書不盡其辭而左氏因之歟**志而遂以與桓**補曰已已隱也爾雅即補曰成揚也採取也又曰試也**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先弟後天之倫次補曰兄弟兼適兄弟庶兄弟言之公羊稱諸侯**兄弟天倫也**兄弟謂夫人入妾也夫人之長子爲太子太子死適以庶子爲兄弟是立適依兄弟之倫也八妾所生子通以長者一人是適子則立庶子最長者一人是庶子爲兄弟無太子適子則立庶子最長者一人是庶子爲兄弟無太子適子則立庶子最長者一人是庶子爲兄弟無太子

公則釋獲大射者諸侯之禮伯子男皆在也孔穎達曰五等皆稱公禮之常也汪克寬曰燕禮大射儀聘禮五等諸侯皆稱公而公食大夫禮又以名篇則謂君爲公周之制也說又見僖五年注曲禮曰澤牲曰盟傳曰盟于例以事定地者加于例以國之重也何休曰于者於也凡以事定地名皆本杜預○撰異

及者何內爲志焉爾

井陘德明音義陸淳纂例其或與今不合乃各出之詳矣諸稱二家與此異字皆據今本校

傳也男子之美稱也

注注釋曰傳夫非也或爲傳讀爲夫傅古通用士冠禮記章甫鄭君以特牲注曰傳相也鄭君玄之例所謂如二君故曰克之例所謂如二君故曰克者也凡傳解經言見者也

正之說文玉篇考之切目不正也非此字王引之以廣韻校本

蓋馬爾

內謂例其或與今不合乃各出之

蓋古通眯以午未之未爲聲莫達切別有眯字以本末之末爲聲莫蓋切別有眯目不明也二字皆據說文箋勞目無精也眯目不明也

鄒氏肇曰從午齊人語禮記檀弓同國語孟子諸書謂之鄒人語聲後人不能辨之爲害必深故謹而誤

傳師曰馬爾猶於是也儀字也父猶

傳師曰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字配之例補曰據殺世子

見段之

隱補注十六

爲表明丈夫又云甫或爲父古書甫父亦通用傳言父猶傳曰夫以其非本訓而義相近故言猶耳郊特牲曰夫也者夫也夫爲男子美稱故春秋時人名字多以知爲見左傳曰郕子克也案周有儀楚鬬克亦字子儀宋桓魋之臣曰子儀衛孔悝之祖伯黯字子羽皆其例也

特牲曰夫也者夫也夫爲男子美稱故春秋時人名字多以知爲見左傳曰郕子克也案周有儀楚鬬克亦字子儀宋桓魋之臣曰子儀衛孔悝之祖伯黯字子羽皆其例也

王子克盟會者所以繼好息民郕與魯最近爲好於魯春秋

克重之故不言郕子何也

傳所謂貴之也注附庸三句本杜預

傳所謂貴之也注附庸三句本杜預

據莊十六年郕子來朝傳曰郕子賤之故不名

乃國補曰魯公仰侯謹信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子卒稱郕子左傳曰郕子克卒故不書葬不能事盟會也

郕子來朝

郕子來朝

**郕子來朝

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雍曰段特寵驕伯不能防閑以禮教訓以道縱成其罪終致大辟處心積慮謀也思也墨子經曰慮心思欲殺弟補曰爾雅曰慮謀也求也蕞注取左傳議失教爲說理固如此非傳意也傳但據殺弟之言忍親言甚之正處心積慮成於殺者卽上文能殺之謂之義自在其中矣于鄢遠也猶曰取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段奔走乃至于鄢去已遠於探其母懷中赤子而殺之乎君殺大夫例不地甚鄭伯之殺弟故謹其地補曰又以謹地見甚也然則爲鄭伯者宜柰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君親無將將此之謂也而必誅焉此文在伐諸鄢之下與經似不合蓋臣子之道所犯在己故可以申兄弟之恩補曰左傳曰段入于鄢公羊傳及公羊並以爲鄭伯殺段左傳言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注首二句本公羊言仲子閔母叔姜卒葬皆不見經者也桓母不知沒於何時卽於桓母不得並稱伯姬叔姬宋女何爲不得稱伯姬之也杜意克亦是殺而事實是奔劉敞則以爲實難言其奔杜意克亦是殺而事實是奔劉敞則以爲實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官咺名仲字子明不忘本因示不適同姓也妾子爲君賵當以姓配字明不忘本因示不適同姓也妾子爲君賵當稱人孔廣森曰周禮冢宰之屬宰夫下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上士十人大夫四人以官錄下士略稱人孔廣森曰周禮冢宰之屬宰夫下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上士十人大夫四人以官錄下士略稱人幽王之亂遷於成周欲崇禮諸侯仲子早卒無由追賵故因惠公之喪而來賵之賵例時書月以謹其睨補曰天王義在莊三年傳注首二句公羊杜預語公羊又曰官氏宰士也何休曰天子上士以名氏遍中士以官氏宰士也何休曰天子上士以名氏遍中士以官氏宰士也略稱人孔廣森曰周禮冢宰之屬宰夫下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上士十人大夫四人以官錄下士

左傳謂十月庚申改葬又以賵惠公爲緩杜預以爲惠公薨在春秋前明惠公之賵亦不及事傳必以爲一賵諸侯自是恆事例所不志賵諸侯雖不及事不志及事與否非所論也若然賵者賵終事而言常事不書是也但以及事爲常事非也傳以妾母之義易明不及事之義未著故就一及事言之注言常事依傳則當言恆事不志傳言恆公羊言書以恆爲常者避漢諱也公羊之例兩君相賵以乘黃大輅明亦得有車也衣者兼裳引元纁上下卒也例見下經例也史例皆同

錢財曰賻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東雜記馬兩是也相賵以乘黃大輅含口實補曰四馬者謂大夫以上乘之以包其餘也田狩祭祀之屬爲恆事雖志而略其文猶不全志不全者爲斂言衾被侯相賵以乘黃大輅含口實補曰四馬者謂大夫以上乘之以包其餘也田狩祭祀之屬爲恆事雖志而略其文猶不全志不全者爲斂言衾被也士不備四士喪禮下篇公賵玄纁束帛兩是也

遺言器物比並至尊即專命之事也六句申言不得外交之義兼王臣及諸侯臣言

公子益師卒

氏義在後

五年傳

大夫曰卒正也

紀恩補曰許桂林曰正者言常理也常例也文烝案大夫日卒傳皆曰正也日正也又曰葬時正也日弒正也並悉同解而其事各異注前四句左傳晉屬嗣語**不曰卒惡也**有罪故略之補曰疏曰益師之惡經傳無文蓋春秋前信云益師不能防微杜漸使桓弒隱若益有其事廢之補曰孝公子衆父也何休曰公子者氏也諸公子之子稱公子孫案此不去君之卿佐是謂殷肱股肱或以庶孽為之子稱公子之子稱公子衆父也何休曰公子者氏也諸侯之子孫案此不去君之卿佐是謂殷肱股肱或以庶孽為之子稱公子之子稱公子衆父也何休曰公子者氏也諸侯之子孫案此不去君之卿佐是謂殷肱股肱或以庶孽為之子稱公子之子稱公子衆父也何休曰公子者氏也諸侯之子孫案此不去君之卿佐是謂殷肱股肱或以庶孽為

二年春

王以配之所以見王者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凡年首月承於時時承於年文體相接春秋因書依史而加損之若柔溺單伯之不卒則史所本無也

又各有別則又有賢之疏之之文或并沒其卒皆據

存日者為正變其例而去日者為惡而正與正惡與惡

公家皆有恩禮施焉而後史書於策晉荀盈卒未葬平公飲酒作樂而屠蒯諫知當時卿佐之喪君為之變

有常禮矣至君子脩經以日不日分別見義仍其舊而

公子益師卒

隱補注一　三

云聘問也古者以弓矢相聘問文烝案若鄢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矯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重也考工記曰弓人為弓取幹之道維其堅也欲其生長而無節理也鍛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毛詩傳曰前重也考工記曰矢人為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毛詩傳曰前江淮謂之鍛又曰凡箭鏃長而銳謂之鍭郭璞謂鍛即今之鍭箭也竟場者竟界之名至此易主故謂之疆場文烝案詩疏曰竟是疆界也孔穎達曰竟是疆界之名至此易主故謂之疆場也疆場即疆埸也埸畔也廣雅疆埸畔也孔穎達曰埸畔界也古祇作易埸義與此同周禮鄭衆曰易埸謂疆畔也埸畔至此易主名之為埸義與此同

三者不可以會而況會戎乎補曰注非也此與上五句文意不相屬乃專解經志會戎事有可爲乃專解經志會戎意也以華會戎事有可爲君子取其義也注誤連上爲說疏申之曰人君之行二卿從一卿守然後可會中國之君桓公無三臣之策而出會齊侯身死於外故後桓十八年重起例明其不可是以此注云無此三臣不可以會而況會戎乎桓公生此意楊氏說亦明暢其實非傳意也戎孰甚焉桓公而不刀者徐邈云會戎雖危有三臣之助不至於難故不月也文烝案范注既誤以無三臣爲危矣尤失之戎而言會卽爲危矣不須復加月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例時惡甚則日今莒州地是矣向取向之向於今爲莒州地是矣補曰左傳例曰及者內爲志焉爾雅曰逮及也注何休○撰異曰公羊作駾後左氏公羊作駾後同奇佞非常與駾聲義同也說見襄十一年此事蒙上月

接於我者謂交接公也注論國氏之例非傳意也傳言爲其來交接於公故進之言紀履綸明從小國無大夫例也小國無大夫者雖是大夫皆直稱人與列國卑者同例若有不可不曰言者則不氏而直以國氏亦與列國卑者同例履綸之進所謂不可不曰言者也傳唯於曹莒言其無大夫以曹莒之列盟會次於許長於邾滕以下言曹莒則諸小國該之故何休言紀無大夫最爲得旨而范乃以宋例紀謂履綸非卑者故書之在春秋則履綸亦卑也故書之而以國氏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伯姬魯女補曰公羊杜預語也何休曰不稱公子者婦人外成不得獨繫父母文烝案女子許嫁則稱字見僖九年傳凡女子不以名行若曰與女簡璧則紀述之辭也曰君之妾棄則謙抑之辭也何休又曰書者父母恩錄之也禮男之將取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女之將嫁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內女歸例月恩錄之禮豐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亦從外至反謂爲外屬也反曰來歸明從外至反謂爲去其夫人之葬明亦非以爲史法哀十二年夫人孟子卒葬我君乎夫人歸自齊葬補曰此承上備言之本命曰歸夫家所造補曰左傳出曰來歸公羊大歸曰來歸從夫故稱歸**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

謙虛下賢受諫任德日食之災爲消也補曰大戴禮記
志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
食星辰不孛漢書天文志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
循度亾有逆行日不食朔月不食望唐書麻志一行之
言曰小雅十月之交朔月辛卯虞劇以麻推之在幽王
六年閒元麻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食限加
時在晝交會而食數之常也然而君子猶以爲變詩人
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食星不孛益有之矣若過至
未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槩侮而救之
或涉交數淺或在曜魄之陽麻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休明
日有小眚焉則天爲之隱雖交而不食此四者皆德教
之所由生也又曰黃初以來治麻者始課日食疏密及
張子信而益詳劉焯張胄元之徒自負其術謂日月皆
可以密率求是專於麻紀者也以戊寅麟德麻推春秋不書者尚多則
益多又曰自開元治麻史官每歲校節氣中晷因檢加
時小餘雖大數有常然亦與時推移每歲不等杜預云
日食大最皆入食限於麻應食而春秋不書者乙卯乙酉外不宜如此然後知德之動天
不小有盈縮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有頻
日月動物不能不爾是也又曰使日食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
知政教之休咎之言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
而前漢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七而後漢而下轉益加數或一歲而三食大約世愈降
則日食皆爲記異通謂之災左傳晉士文伯論魯災異所引用易傳五行傳月令穀梁說
之異皆據陸德明音義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凡食
晦日者范以爲皆卽本月之晦故於宣十年十七年日
食下更書日者並以爲閒月徐邈以爲皆是前月之晦
疏引徐曰己巳爲二月晦則三月不得有庚戌明也宣
十年四月內辰十七年六月癸卯皆是前月之晦也則
此己巳正月晦也冠以二月者蓋交會之正必主於朔
今雖未朔而食著之此月所以正其本亦循成十七年
十月壬申而繫之十一月也取前月之日而冠以後月
故不得稱晦以其不得稱晦知非二月之晦也李廉曰徐
說是也文烝案日食必在朔故一行曰日月之會也但當時日官日
朔無所取之取之蝕也故一行曰日月之晦故君子書後月以正之謂如此
月之晦也非正月也桓十七年十月食者乃二日亦麻之失故不
言其日而言朔謂此十月食者乃朔日之夜故不言日不
言朔以明之也春秋之文簡而有法於此見焉當時所
以有失麻者蓋麻家有平朔有定朔自後漢劉洪乾象
法於朔以晦爲二日以夜爲晦七夜二二日一公
羊併二日於朔以晦爲晦誤矣杜預長麻

同左氏同諸稱三家別本之異皆據陸德明音義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凡食
晦日者范以爲皆卽本月之晦故於宣十年十七年日
食下更書日者並以爲閒月徐邈以爲皆是前月之晦
疏引徐曰己巳爲二月晦則三月不得有庚戌明也宣
十年四月內辰十七年六月癸卯皆是前月之晦也則
此己巳正月晦也冠以二月者蓋交會之正必主於朔
今雖未朔而食著之此月所以正其本亦循成十七年
十月壬申而繫之十一月也取前月之日而冠以後月
故不得稱晦以其不得稱晦知非二月之晦也李廉曰徐月
之晦也補曰日食三十六朔二十六晦二日以夜爲二日
於朔以晦爲二日以夜爲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說是也文烝案日食必在朔故一行曰日月之會也但當時日官日
朔無所取之取之蝕也故一行曰日月之晦故君子書後月以正之謂如此
月之晦也非正月也桓十七年十月食者乃二日亦麻之失故不
言其日而言朔謂此十月食者乃朔日之夜故不言日不
言朔以明之也春秋之文簡而有法於此見焉當時所
以有失麻者蓋麻家有平朔有定朔自後漢劉洪乾象
法於朔以晦爲二日以夜爲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併二日於朔以晦爲晦誤矣杜預長麻推此已已乃二月朔又一行大衍麻推宣八年七月甲
子朔日食長麻推宣十年四月丙辰閏麻推朔是年閏五月大
衍麻亦推四月丙辰大日食又長麻推朔是年閏五月大
十七年六月癸卯朔此四條皆合徐說麻推宣

何也

補曰

吐者外壞食者內壞

音津　凡所吐出者其實在外其所吞咽者壞入於內補曰疏曰壞字爲穀梁音者皆爲
廉信云齊魯之閒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壞或作傷徐邈亦作傷
當字從壞蓋如廉信之言也文烝案麻推宣八年七月甲
作場埤倉云場鼠坯也郭璞方言注音傷麻推宣

其曰有食之闕然不見

其壞有食之者也

今日闕損而不知麻說
所在此必有物食之
所吐出者外壞故曰內辭吐者外壞也而曰或外辭
外辭之文者蓋時無外壞故曰外辭
傳無外辭之例爾猶傳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
升謂之康亦無其事補曰卻注非也注以內辭指食外
辭指吐吐非經所宜書也饑康之不書包於饑中亦非
無其事也此二句蓋言有爲疑辭與或字同例但有之
疑爲內辭其辭最微如日有食之是也或之疑爲外辭
其辭較著如周易或躍在淵之類文言傳云或之者疑
之也是也若通言之其義不異故周秦漢人之書有與
或多同用管子曰或者何若然者也墨子曰或也者不

外辭也

卻曰食者內壞故曰內辭吐
傳無外辭之文者蓋時無外壞也而曰或外辭
者因事以明義例爾猶傳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
升謂之康亦無其事補曰卻注非也注以內辭指食外

有內辭也或

闕然不見

盡也若然不盡然內外辭得兼通也莊十八年傳曰一
有一亾曰有爲諸有字發例此則別爲一例故卽經所
無之或字分內外辭以明之內卽上文內字外非外壤之外有食之者內於日也
日以曭不見於外補曰此申上內辭也韓非子曰日月
晝閒於外其賊在內言之亦緩辭尊而詳之案詩小雅
曰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明古人文例如此史
記秦本紀厲共公三十四年日食昭襄王六年日食晝
晦莊襄王三年四月日食凡日食三見六國表秦厲共
公三十四年日食晝晦星見昧公八年六月日月食簡
公五年日食憲公三年日食晝晦十年日食十六年日食昭王六年日食襄王二年日
食凡日食九見此十二食之蓋據秦記舊文失魯史立文之法矣有其不言食
之者何也補曰疏曰不言食之者謂不書月食日文丞
家人之小畜圖圖作杲杲字墨子經曰知材也經篇及莊子並曰知接也經說曰知
此今去聲字也又經讀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此今平聲字也論語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末知字亦音智爲是干寶周易注引傳曰不求知所不可知者智也王念孫以爲古書智慧之智或作知識之知亦或作智據墨子他處及管子呂氏春秋韓非子戰國策淮南子諸書有以智爲知者也二字音義互得通借疑其本無定字殆書
春秋傳曰日月有食之從月又聲其引經既衍月字其說又非也有一亾之義而失之至以月食日爲有之本義則與知其不可知之義適相刺謬必非蒼頡作書之指矣許氏書往往有傳會字義穿鑿字形者不可不察○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史法也日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漢書天文志引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之舊也案詩小雅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漢書天文志引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此足明陰陽尊卑之義齊履謙夫以爲常者謂常數時月食已有術可推故春秋不書夫安見古人必不能推日食乎此言似是而非說又見襄二十一年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也補曰史記名宜曰幽王太子或作知作智慧之智或作識之知亦或作智據墨子呂氏春秋韓非子戰國策淮南子諸書有智爲知者也二字音義互得通借疑其本無定字殆書
例天子當亦同矣王崩九皆日不書葬例在莊三年傳

高曰崩

梁山崩

厚曰崩

沙鹿崩補曰墨子經曰厚有所大也

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

大毀壞之辭

其崩之何也

補曰問魯春秋終也

故崩之

義焉何休曰爲天下恩痛王者小毀壞之辭

大上故不名也

補曰史承赴書崩君子從而取據諸侯卒名大上之稱卽上文在民上也天下一人故不必名又不敢斥名

子之大夫也

不書官名疑其義傳無是意也不在周知其卒史因志之非彼來赴故略其名而君子仍之今音讀爲正

尹氏者何也

補曰案譏世卿者時魯人隱母聲子惕時曾問程伯子伯子曰設子而書曰君氏是何義當以尹氏爲正

天子之大夫也

不書官名疑其義傳無是意也不在周知其卒史因志之非彼來赴故略其名而君子仍之今音讀爲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文三年王子虎卒不日此日者錄其恩深也○撰異曰尹左氏作君以爲尹氏聲子惕時曾問程伯子伯子曰設子而書曰君氏是何義當以尹氏爲正

尹氏者何也

補曰案譏世卿者時魯人隱母聲子惕時曾問程伯子伯子曰設子而書曰君氏是何義當以尹氏爲正

天子之大夫也

不書官名疑其義傳無是意也不在周知其卒史因志之非彼來赴故略其名而君子仍之今音讀爲正

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賢路專政犯君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穀梁傳本無此意異義云天子者最上之稱卽上文在民上也天下一人故不必名又不敢斥名

大上故不名也

夫名者所以相別酌居人之大上故無所名補曰大上

其崩之何也

補曰何休曰崩壞之辭

以其在民上也

夫不世爵祿蓋謂天子之大夫但得世祿諸侯之大夫并祿不世疑公羊意亦相同是一偏之說也大氏古者天子之大夫但得世祿諸侯之大夫但得世祿諸侯之大夫但得世祿諸侯

宣公之立繆公益時事宜然所以爲正凡自世子適外或立長庶或以賢或以卜或以弟及或以孫繼諸宜爲君者皆謂之正天子諸侯其制悉同傳之言正者如此注專言承嫡非也諸釋經言正也者謂常理常例而諸侯之卒之葬以爲正文兼有嗣立正不正之義故後傳屢言古人文辭簡渾大夫曰卒正也諸侯曰卒正也葬時正也固無須分別耳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傳例曰外盟不日石門齊地補曰不日者亦略之注當於前盟密引例張治曰隱十一年之間盟而不日者憂告故書焉蘇氏門之盟二君終身未嘗相伐案杜預曰國之大事曰會盟曰朝聘曰征伐曰災異必有告赴史乃承赴而書之文悉謂外相朝聘加歸復本亦作穆左氏作稼案繆者假借字

癸未葬宋繆公傳例曰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者憂危甚不得葬也天子七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皆月葬無文或有書卒不書葬益外難赴卒葬無文史策之常也穀梁傳稱變之不葬有三弒君不葬滅國不葬失德不葬言夫子修春秋所改舊史以示義者也弒君之賊天下所當同誅而諸侯不能治臣子不能討雖葬事是供義何足算乃書葬皆據我

而言葬彼所以不稱宋葬繆公而言葬宋繆公也弔會之事賙恤之命此常事無所書故但記卒記葬錄魯恩也凡例曰外盟不日石門齊地補曰不日者亦略之注當於前盟密引例張治曰隱十一年之間盟而不日者憂告故書焉蘇氏門之盟二君終身未嘗相伐案杜預曰國之大事曰會盟曰朝聘曰征伐曰災異必有告赴史乃承赴而書之文悉謂外相朝聘加歸復本亦作穆左氏作稼案繆者假借字

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例曰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者憂危甚不得葬也天子七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皆月葬無文或有書卒不書葬益外難赴卒葬無文史策之常也穀梁傳稱變之不葬有三弒君不葬滅國不葬失德不葬言夫子修春秋所改舊史以示義者也弒君之賊天下所當同誅而諸侯不能治臣子不能討雖葬事是供義何足算乃書葬皆據我

冬十有二月癸巳葬衛桓公傳例曰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者憂危甚不得葬也天子七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皆月葬無文或有書卒不書葬益外難赴卒葬無文史策之常也穀梁傳稱變之不葬有三弒君不葬滅國不葬失德不葬言夫子修春秋所改舊史以示義者也弒君之賊天下所當同誅而諸侯不能治臣子不能討雖葬事是供義何足算乃書葬皆據我

公子益師卒傳例曰大夫日卒正也葬時正也固無須分別耳

夏四月葬衛桓公傳例曰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者憂危甚不得葬也天子七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皆月葬無文或有書卒不書葬益外難赴卒葬無文史策之常也穀梁傳稱變之不葬有三弒君不葬滅國不葬失德不葬言夫子修春秋所改舊史以示義者也弒君之賊天下所當同誅而諸侯不能治臣子不能討雖葬事是供義何足算乃書葬皆據我

秋七月天子崩傳例曰天子七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皆月葬無文或有書卒不書葬益外難赴卒葬無文史策之常也穀梁傳稱變之不葬有三弒君不葬滅國不葬失德不葬言夫子修春秋所改舊史以示義者也弒君之賊天下所當同誅而諸侯不能治臣子不能討雖葬事是供義何足算乃書葬皆據我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傳例曰外盟不日石門齊地補曰不日者亦略之注當於前盟密引例張治曰隱十一年之間盟而不日者憂告故書焉蘇氏門之盟二君終身未嘗相伐案杜預曰國之大事曰會盟曰朝聘曰征伐曰災異必有告赴史乃承赴而書之文悉謂外相朝聘加歸復本亦作穆左氏作稼案繆者假借字

癸未葬宋繆公傳例曰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者憂危甚不得葬也天子七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皆月葬無文或有書卒不書葬益外難赴卒葬無文史策之常也穀梁傳稱變之不葬有三弒君不葬滅國不葬失德不葬言夫子修春秋所改舊史以示義者也弒君之賊天下所當同誅而諸侯不能治臣子不能討雖葬事是供義何足算乃書葬皆據我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傳例曰取易辭也伐國所見伐國及取邑例時此月者於日起也凡例宜時而書月者皆緣於月故不得不書月事實在先故不得後錄也他皆放此補曰注引易辭例在莊九年傳舊史伐國及取邑皆月內取邑又日君子略之從時例傳曰者十皆正解春秋之文此益出七十子雜記之書乃皆聞諸夫子者穀梁子直用其成文故特言傳曰以相別當亦聞之於師也春秋繁露稱閔子子貢子夏曾子子石公肩子世子子沈之倫皆有書也古書通稱爲傳非必說春秋之專書猶儀禮之喪服傳引傳亦非必說喪服之專書也喪服傳稱傳曰者六其一乃在記中綱意記出七十子與穀梁書相類言伐言取所惡也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也兩書取伐以彰其惡補曰舊傳發經通例例曰取易辭也伐國

謝湜曰伐而戰戰雖有功不若伐而不戰之爲善也況戰而無功者乎伐而入入雖有義不若伐而不入之爲善也況入而無義者乎伐而圍圍雖以直不若伐而不圍之爲善也況圍而不取取雖以順不若伐而不取之爲善也況取不以順乎凡書伐而不書戰入圍取於後皆其前而書戰於前伐於後皆其甚也

諸侯相伐

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注春秋之始者託始也內外諸取邑史必傳文君子於外取邑皆略去其存之者欲以見義外圍邑亦然汪克寬曰隱公以後爭地殺人盈野諸侯城邑得失無常不足悉書故左傳言取地而經不書取者甚多蓋以擯與歟

戊申衛祝吁弒其君完傳例曰從其君正與不正皆不日弒君日與不正之例也祝吁衛公子○撰異曰戊申汲古閣左氏作庚戌誤也祝吁左氏公羊作州吁同爾雅古音同也漢石經公羊殘碑十一年傳弒作殺君父不敢卒其君公羊皆作弒

曰弒申志反又作殺如字下同此經音義曰弒音試舊作殺注下同昭十三年音義曰凡弒字從式傳本多作殺字左氏此經音義曰弒本又作殺同音試凡弒君之例皆放此然則啖趙陸所據穀梁左氏即陸德明所見又作舊作多作之本也竊意古祇有殺字而上殺下及敵者相殺讀殺短言之下殺上讀殺長言之其字則皆从殳采聲梁左氏經傳所用也弒者後出之字从殺省式聲或又假借試字亦式聲公羊經傳所用也其參差混亂凡六藝羣書在公羊前者皆有殺無弒也其參差混亂公羊中字亦不盡一者皆寫本梵本之失也釋文通部說此二字雖詳未能各從善本唯陸淸獨得之而此字有兩讀無兩字伯沖亦未知之今知必然者宋弒與君夷捷晉弒卓皆有及大夫文傳與左傳皆言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明堂位言魯君臣未嘗相弒其字皆必當作殺者也但以諸弒字相承已久未便輒改姑沿用之而著其說於此完本又作兒字體之異大夫弒不嫌於上卿君也嫌字亦嫌也文烝案凡傳言嫌者猶公羊言當國弒而代之也補曰言以嫌代正也昭十三年傳曰取國者稱國以弒

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凡非正嫡則謂之嫌補曰嫌疑也疑於君也坊記曰貴賤不嫌同稱貴賤之異大夫弒君本作嫌字云嫌或爲嫌王引之曰嫌非正嫡之嫌補曰謂非正也文烝案凡傳言嫌者猶公羊言當國弒而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遇例時也清衛地及者內爲志焉爾元年與宋故今復尊之八年傳曰不期而會曰遇今曰內爲志非人盟于宿不期也然則遇有二義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盟遇禮異故重發以同之文烝案范言有二義非也凡遇皆是不期而會八年傳言之此略耳內爲志者彼來遇我我及之是我爲主矣若是外爲主則當言公遇宋公于淸內爲主則當言及宋公遇于淸春秋內書遇四無不言及者蓋時無外爲主不當言之事或以遇事小於會不足書耳遇者志相得也補曰得如得大子適鄋之得相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侵復伐鄋言帥師者公孫文仲將使之辭毛詩序時衛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補曰左傳曰秋諸侯復伐鄋言復伐是也復而翬會之經文自明故傳不釋

其不稱公子何也據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文字曰羽父請殺桓公子翬者貶之也杜預曰外大夫貶皆去族稱名記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已之辭佐不得言魯人補曰杜用左傳說不宜引爲注何爲貶之也與于

稱公子與無後貶之也杜預曰外大夫貶皆去族稱名記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已之辭佐不得言魯人補曰杜用左傳說不宜引爲注何爲貶之也與于

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濮陳地水名補曰孔廣森曰濮近今淇縣衛靈公之祖也文烝案凡傳言嫌者猶公羊言當國弒而代之也補曰言以嫌代正也昭十三年傳曰取國者稱國以弒

衛人以殺殺有罪也舉國之人皆罪祝吁之字或增之字誤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立納人皆纂也大國篡例月小國逆公子晉于時補曰左傳曰衛人逆公子晉于

隱補注一　終

大千六百九十一字
小二萬二千百四十二字
隱注無

邢注本何休衛人者衆辭也補曰猶言殷人立者不宜立者也周人義取衆也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補曰易稱利建侯左傳載衛桓之笙曰嗣吉何故不言立建非嗣也故白虎言之曰立某知建利也故白虎言之曰立某知建非嗣也故白虎言之曰立某知建非嗣也故白虎言之曰立某知建非嗣

稱四其例大率如此惟如齊桓之稱人稱師晉襄之稱人楚靈之稱師晉趙盾之直稱師直稱將晉宋之別於衛而稱師齊宋之繼公而稱人則皆是特爲變文傳當文一言之窮有不著於傳者固當推而知矣燕曹虞諸小國無師又無大夫苟非君將則無論將之尊卑師之衆寡皆以稱人爲常荀之先未與中國同文無論君臣亦皆以稱人爲常荊徐吳於越戎狄淮夷無論君臣其常文皆直以號舉此其各有等差又皆與盟會之文相準也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春秋之謂乎

九月考仲子之宮 失禮宗廟功重者月功輕者時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是也補曰何休曰加之者宮廟尊卑共名非配號稱之辭即傳所謂緩辭故加之以絕也絕者卽傳所謂緩辭也路寢之屬初成亦謂之考爾雅釋詁周書謚法同在孝宮仲子以妾母之宮矣生而加夫人之稱之宮皆議辭

之也 補曰成之則設盛食以成之請宮成而祭以成之也路寢之屬初成亦謂之考爾雅釋詁周書謚法同廟曰考仲子之宮皆議辭

成之爲夫人也 立其廟世祭之成夫人之禮補曰謂成之爲夫人自孝公之夫人也孝公不繫惠公直言仲子則夫人沒而有夫人之稱曰用致夫人沒而有夫人之禮也說見下注言立非也說見下

辭

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 公子主其祭也公當奉宗廟故不得自主也

公子主其祭也 公子者奉宗廟故不得自主也

孫止 貴賤之序補曰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君引此傳又小記及雜記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中一以上從其昭穆之妾

仲子者惠公之母 仲子者惠公之母也

隱孫而脩之非隱也 非責也三年父喪畢不於三年者又有天王崩至此服竟乃脩之者惠公雖爲君其母惟當惠公之世得祭至隱不合祭之故書以見譏也立者不宜立也補曰疏曰此所以書者惠公之故書以見譏也立者不宜立也不言立者爲庶母築宮得禮之變但不合於隱之世祭之故止譏其考不譏立也文烝宋仲子之宮惠公時所立之疏非隱始立之疏非也脩舊曰考之非隱探欠志脩而考築也隱探欠志脩而考新亦變例所當志此重在考自當言考也傳以經無新文故特言脩明此是脩成而考與凡考廟小異注凡訓非爲責者非誹同用墨子經曰譽明美也誹明惡也脩之於廟執獻者下奉上之辭作之於廟羽翟羽舞者所執以奉上進也上也奏也

初獻六羽 故言獻補曰玉篇曰獻奉也進也上也奏也

初始也 遂以爲常補曰公羊爾雅夏小正傳皆同訓猶後世之著爲令也

穀梁子曰 穀梁子者非受於師自其意也補曰自著穀梁子者因下文子故以相別非必不受諸師也穀梁子得自稱者

公子主其祭也 公子者奉宗廟故不得自主也

孫止 貴賤之序補曰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君引此傳又小記及雜記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中一以上從其昭穆之妾

仲子者惠公之母 仲子者惠公之母也

隱孫而脩之非隱也 非責也三年父喪畢不於三年者又有天王崩至此服竟乃脩之者惠公雖爲君其母惟當惠公之世得祭至隱不合祭之故書以見譏也立者不宜立也不言立者爲庶母築宮得禮之變但不合於隱之世祭之故止譏其考不譏立也文烝宋仲子之宮惠公時所立之疏非隱始立之疏非也脩舊曰考之非隱探欠志脩而考築也隱探欠志脩而考新亦變例所當志此重在考自當言考也傳以經無新文故特言脩明此是脩成而考與凡考廟小異注凡訓非爲責者非誹同用墨子經曰譽明美也誹明惡也脩之於廟執獻者下奉上之辭作之於廟羽翟羽舞者所執以奉上進也上也奏也

初獻六羽 故言獻補曰玉篇曰獻奉也進也

初始也 遂以爲常補曰公羊爾雅夏小正傳皆同訓猶後世之著爲令也

穀梁子曰 穀梁子者非受於師自其意也補曰自著穀梁子者因下文子故以相別非必不受諸師也穀梁子得自稱者

猶孟子書自稱孟子子書自稱莊子曾子承夫子之意作孝經自稱曾子又其

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 夏大也大謂大雉大雉雊雉列八人爲列又有八人六十四人也並執翟雉之羽而舞也天子用八象八風諸公用六降殺以兩也不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五色羽之名也周禮染人秋染夏染八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爲飾禹貢曰羽畎夏狄是其色可以夏狄爲飾禹貢曰羽畎夏狄是其色可知總名其類有六曰鞏曰搖曰鼓曰鼗曰祝曰敔五色皆備成章舞羽謂之舞夏則所執羽備五色可知羽畫曰雉希曰蹲其毛羽

舞夏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 下犯上謂之僭齊也下僭上之僭補曰何休說文曰僭假也假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又史記孟荀傳曰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又史記孟荀傳曰楚有尸子尸子二十篇班氏自注云楚相屈原所作也漢書藝文志尸子二漢書藝文志自注云楚相屈原所作也

尸子曰 補曰諸子雜家有尸子曰者二

天子而崇初獻六羽始僭樂矣 休曰犯上謂之僭齊也下僭上之僭補曰何休說文曰僭假也假人也宋翔鳳以爲晉與魯形近而譌晉人阮元又爲疑傳所稱之尸子非卽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又史記孟荀傳曰楚有尸子書晉人阮元又爲疑傳所稱之尸子非卽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又史記孟荀傳曰楚有尸子書晉人阮元又爲疑傳所稱之尸子非卽佼或當在佼或誤魯爲楚滅故史記引劉向別錄曰今案尸子書晉與魯形近而譌晉人阮元又爲疑傳所稱之尸子非卽佼或當在佼或誤魯爲楚滅故史記

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始僭尸子言其始僭尸子言是復正之初六佾但不合於隱之世祭之故止譏其考不譏立也文烝宋仲子之宮惠公時所立之疏非隱始立之疏曰凡言初者始用六羽始減厲而始用八佾爲正魯用六佾則爲厲譏其不當裁減而裁減之郭璞引傳爲說亦不可遍王引之意以爲厲字之訛爾雅厲作也厲也若初稅畝是譏事之初也廣雅曰厲近也此厲字或當訓近未能用四佾亦非也廣雅曰厲近也近乎樂范未得厲字之訓爾雅厲作也厲也若初稅畝是譏事之初

羽猶識八羽可知故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以至隱此之類也

邾人鄭人伐宋　邾主兵故序鄭上　補曰此本杜預

螟　穀梁說五行傳螟爲羸蟲之孽何休以爲頗擾之應蟲災也　補曰杜預曰蟲食苗心者羅願引漢孔臧爰盎賦爰有螟以爲螟是無足小青蟲孔廣森曰雨雅螟蟘賊狀似螟食苗心螟食葉蟘食根孟經雅書螟者散文通矣甚則月不甚則時甚則卽盡不及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杜預曰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自其臣子事非公家所及補曰公子彄加一等語故於此說其義范引之宜在元年益師卒下

隱不爵命大夫　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是爵命大夫之禮也左傳記衛成公使周之卿石惡來聘公子彄成公之叉鄭伯使卒子朝來聘亦如之皆稱官命臣晉平公改服脩官悉于曲沃是其事如此凡史書卒者皆在大夫位隱之大夫雖乃得建官命未改孔穎達以爲先君既葬嗣君正位乃先君之大夫者言彄爲大夫而氏以公子也補曰先君之子也凡史不書其氏而經因之但無侯氏爲公子者或爲今君之子皆可以不命故史不書卒命彄之氏則爲公子彄與益師倘是今君之子固當去其公子之貶也若自隱篇而外唯溺一貶羣不復貶餘悉以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是則公子之貴不減大夫

卒子翬稱官命臣晉平公改服脩官悉于曲沃是其事如此凡史書卒者皆在大夫位隱之大夫雖乃得建官命未改孔穎達以爲先君既葬嗣君正位乃先君之大夫者言彄爲大夫而氏以公子也補曰先君之子也凡史不書卒者皆在大夫位隱之大夫雖不命故史不書其氏而經因之但無侯氏爲公子者或爲今君之子皆可以不命彄之氏則爲公子彄與益師倘是今君之子固當去其公子之貶也若自隱篇而外唯溺一貶羣不復貶餘悉以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是則公子之貴不減大夫

年傳所說則似舊有命者非正禮當然正禮在三年喪畢後三位後卽丞祭改命也　補曰無侯或說是貶又非公子補云是也其曰公子彄何也　據八年無侯卒不稱公子補注非也當云據侯不氏

先君之大夫也　夫公子不爲大夫則不言大夫故不爵命大夫隱不成爲君故不爵命大夫補曰其義見下九年傳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大廟序官有卿有中下大夫則無上大夫故范引之宜在元年益師卒下

久之也　宋以此冬圍之至六年冬乃取之古者師出不踰時重民之命愛民之財乃暴師經年催而後克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圍久之者言春秋以爲久也墨子經曰久之者言春秋以爲久也補曰公羊子慶父帥師伐不言圍故何注據伐於常例二年傳得之此言圍也伐國不言圍故何注據伐於常例

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　據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邾圍邑書其重也補曰公羊曰邑不言圍故何注據伐於常例

宋人伐鄭圍長葛　長葛鄭邑圍例時補曰常例言圍者皆久圍故謹而月之耳或解上文日月者子略書時伐國卒不爲圍也文燕案舊史圍皆月君子略書時伐國

故雖不爲大夫例所不卒者亦存其公子之號公子之貶公子慙非大夫公子結公子買公子偃等亦未必皆爲大夫又慙陳公子款未命爲大夫曹公子手莒公子意恢皆在無大夫之國此類皆稱公子而范謂不言公子倍經反傳後儒多用其語謬矣凡經傳中列國言大夫者皆卿也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卽上大夫卿故大夫天子亦以上大夫爲卿有中下大夫則無上大夫矣

爾雅釋儀鍾兹與傳襄二十四年之文相出入其最著者矣此傳通釋經例即凡古之侵伐者如易言利用侵伐書言侵于之疆殺伐用張亦大率皆同所謂兵者民之殘於是見之趙匡陸淳駁之斯不然矣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撰異曰輸左氏作渝

載亦是也墮謂敗壞也又昭四年左傳寡君將墮幣焉服虔曰墮輸也則輸與墮可互訓輸又與渝通朱子引秦詛楚文曰墮渝盟刺渝盟之渝字正作墮

輸平之爲言以道成也杜預曰和而不盟曰平補曰平成疊韻爲訓公羊爾雅同以道者即宣十五年傳云反義

來輸平者不果成也春秋前魯與鄭故來紓魯壞前平也補曰孔廣森曰蓋自鼂伐鄭後二國未有成今謀與鄭成而不果若所謂平者起鄭人不肯也文烝案墮平當有兵事平例稱人故亦稱人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艾魯地隱行皆不致者明地杜預曰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隱不書至於正君書勞策勳杜意隱無告廟欲至之謙不敢自同於正

秋七月無事書首月不遺時也他皆傳在後九年

冬宋人取長葛前年冬圍至今乃得之上有伐鄭圍長葛言長則鄭邑可知故不繫之鄭補曰何休曰不繫鄭舉伐者明因上伐圍取也范注本杜預無此句作故不言鄭也言取者從易辭例兵已經年得爲易者於圍文見難於取文見易互以相明

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事史不書至此乃書謂史書至而經去之經本不正其讓成志之文止可一見不當屢見則知注意非也又此注當移於後上下經例凡難會本以不致爲常

公之爲補曰此與上傳久之合爲一義明經意深疾之故牟婁後又志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叔姬伯姬之娣至此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六年乃歸媵之逆例月許慎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待詩云韓侯取妻諸娣從之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補曰案杜預曰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范注本之凡姪娣從嫡而歸書嫡不書逆也從也不與嫡俱行非禮也親逆例時不親迎之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補曰案杜預曰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范注本之凡姪娣從嫡而歸書嫡不書逆也從也不與嫡俱行非禮也親逆例時不親迎之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補曰案杜預曰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范注本之凡姪娣從嫡而歸書嫡不書逆也從也不與嫡俱行非禮也親逆例時不親迎之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補曰案杜預曰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范注本之凡姪娣從嫡而歸書嫡不書逆也從也不與嫡俱行非禮也親逆例時不親迎之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補曰案杜預曰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范注本之凡姪娣從嫡而歸書嫡不書逆也從也不與嫡俱行非禮也親逆例時不親迎

夏城中丘城例時中丘邑也

城爲保民爲之也建國立城邑有定所高下大小存乎王制刺公不脩勤政更造城以安民補曰立城之始景伯曰民保於城城保民保舊可耳左傳子服景伯曰民保於城城保

滕侯卒滕侯無名自無名非貶之其名不通於外耳說在下

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戎狄之道年少之時稱曰世子長立之號曰君其非長嫡然後有名爾責滕侯用狄道也補曰少曰世子長曰君不以名通於外故曰無名非謂不作名也孟子稱滕文公爲世子又稱滕定公文公明滕世子實有名矣有名而不稱其名當時滕侯宣成篇滕子是也若不定公文公明滕世子實有名矣有名而不稱其名當時滕侯宣成篇滕子是也若不超越據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麇其子元公匄疑其即滕用狄道以爲舊世子此滕侯宣公麇世子使然友問孟子正而爲君者其初固曰公子某皆以名通信篇嬰齊之稱滕文公爲世子使然友問孟子正而爲君者其初固曰公子某皆以名通信篇嬰齊之執昭篇以後原亭結虞母是也公羊釋秦伯卒以爲秦伯嫚之名正用夷禮匿嫡之名當是傳聞之誤而所云匿嫡之名正可取證傳義原亭結虞母四君通皆不正似無可疑亦谷後來滕自舍其狄道也補曰少曰世子曰君不以名通於外故曰無名非謂不作名也孟子稱滕文公爲世子又稱滕定公文公明滕世子實有名矣有名而不稱其名當時滕侯宣成篇滕子是也若不超越據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麇其子元公匄疑其即滕用狄道以爲舊世子此滕侯宣公麇世子使然友問孟子正而爲君者其初固曰公子某皆以名通信篇嬰齊之執昭篇以後原亭結虞母是也公羊釋秦伯卒以爲秦伯嫚之名正用夷禮匿嫡之名當是傳聞之誤而所云匿嫡之名正可取證傳義原亭結虞母四君通皆不正似無可疑亦谷後來滕自舍其狄道也春秋無貶文以別之耳此及宣篇正而爲君者其初固曰公子某皆以名通信篇嬰齊之執昭篇以後原亭結虞母是也公羊釋秦伯卒以爲秦伯嫚之名正用夷禮匿嫡之名當是傳聞之誤而所云匿嫡之名正可取證傳義原亭結虞母四君通皆不正似無可疑亦谷後來滕自舍其狄道也春秋無貶文以別之耳此及宣篇正而不日成篇正而日以後不正皆日者滕之卒以前不日後日爲詳略皆從夷狄例不言正不正此宣十年傳之明文特滕之正不正則望文可知也不名皆不年葬者羞君子以其狄道而削之注以長嫡釋正依傳世子之文凡嫡子長庶之等或爲世子通得包之

於德范以安訓保今案國語注曰保持也謂持守之說文曰城以盛民也**民衆城小則益城**舊無城而營之皆是也上注言高下大小者疏引考工記天子城方九里推之以爲諸侯之城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之城制皆是無限極也補曰益城者舊有城而廓之**益城無極**城是保民以德不以城也如民衆而城益保民無極也補曰益城者舊有城而廓之之說文曰城以盛民也**民衆城小則益城**舊無城而營之皆是也上注言高下大小者疏引考工記天子城方九里推之以爲諸侯之城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之城制皆是無限極也補曰益城者舊有城而廓之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聘例時凡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補曰聘者君子所取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傳例曰八篇倜焉其記曰久無事則聘焉若有故則卒聘東帛加書將命焉其記曰大行人大戴禮朝事儀並云諸侯歲相問殷相聘鄭君曰殷中也孔廣森曰中如中一以上之中又聘何休曰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大夫

皆譏也此發凡例之義以其容有國常事非史所志非經所議也

脩舊補完有國諸譏城者惟冬城較可義在莊二十九年傳

凡城之志凡例施之於城內邑補曰譏者君子所取以其益城過於王制也史書內城皆是益城

以屬遍禮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匹敵之稱人臣不可以敵君故不得以屬遍所以遠別貴賤尊於他君卑臣之義補曰屬謂弟兄之秩次遍者自遍達於他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昆弟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匹敵之稱人臣不可以敵君故不得以屬遍所以遠別貴賤尊於他君卑臣之義補曰屬謂弟兄之秩次遍者自遍達於他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昆弟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匹敵之稱人臣不可以敵君故不得以屬遍所以遠別貴賤尊於他君卑臣之義補曰屬謂弟兄之秩次遍者自遍達於他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

舉其貴者也我弟謂是臣之親貴者殊別於凡庶補曰接於公也疏曰叔肸稱弟傳云舉其貴者則稱弟有二義文烝案傳於段稱弟舉其貴者也補曰接於公也疏曰叔肸稱弟傳云舉其貴者則稱弟有二義文烝案傳於段稱弟舉其貴者也補曰接於公也疏曰叔肸稱弟傳云舉其貴者則稱弟有二義文烝案傳於段稱弟舉其貴者也補曰接於公也疏曰叔肸稱弟傳云舉其貴者則稱弟有二義文烝案傳於段稱弟舉其概耳

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凡言其者亦緩辭猶言之弟之兄何休曰公子不言之兄弟言之者敵體辭嫌於尊卑不敵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傳例曰凡言其者亦緩辭猶言之弟之兄何休曰公子不言之兄弟言之者敵體辭嫌於尊卑不敵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傳例曰凡言其者亦緩辭猶言之弟之兄何休曰公子不言之兄弟言之者敵體辭嫌於尊卑不敵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傳例曰凡言其者亦緩辭猶言之弟之兄何休曰公子不言之兄弟言之者敵體辭嫌於尊卑不敵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傳例曰凡言其者亦緩辭猶言之弟之兄何休曰公子不言之

侯之尊弟兄不得以正名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遍禮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匹敵之稱人臣不可以敵君故不得以屬遍所以遠別貴賤尊於他君卑臣之義補曰屬謂弟兄之秩次遍者自遍達於他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昆弟匹敵之稱人臣不可以敵君故不得以屬遍所以遠別貴賤尊於他君卑臣之義補曰屬謂弟兄之秩次遍者自遍達於他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昆弟匹敵之稱人臣不可以敵君故不得以屬遍所以遠別貴賤尊於他君卑臣之義補曰屬謂弟兄之秩次遍者自遍達於他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

秋公伐邾

五年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補曰書王聘義在後九年傳**戎伐凡伯于楚丘以**

歸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凡氏伯字上大夫也補曰凡氏伯左傳有公卿之文明亦上大夫也

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一伐人而同一國尊天子之命補曰凡言伐者皆國也今以伐凡伯爲文是一人之辭明大之左傳稱君行師從卿伐凡伯爲文是一人之辭明大之左傳稱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非謂凡伯雖有一人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館僭懼不敬今乃執天子之使無禮莫大焉昭十二年傳晉伐鮮虞傳曰晉狄之也今不使衛伐凡伯乃晉伐中國之罪輕故稱國以伐之補曰疏曰凡言伐者皆國也今以伐凡伯乃變衛文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賈逵曰戎州己氏帝丘北方入于戎州己氏之妻髮美彼時莊公在帝丘是帝丘又接于濮陽之東郡界而水經注引京相璠云楚丘在濟河閒疑在今東郡濮陽縣東北有沮丘城六國時沮楚同音卽衛之楚丘是帝丘也詩稱升彼虛矣以望楚丘又接曹邑也漢書地理志曰衛文公自帝丘徙楚丘漢之東郡濮陽縣是也杜預云楚丘衛地又云在濟陰成武縣西南是誤爲一國諱執以歸皆尊尊之正義春秋之微旨補曰孔享晉國之楚丘乃左傳襄十年宋公使向戌合晉楚之好晉侯使諸侯戍之向戌言于晉侯曰楚丘在衛東北門外地薄險而遠於敵敵難至而久於用師若城而戍之分其民而薄其財恐難以集事晉侯從之乃城而戍之分其民而薄其財恐難以集事晉侯從之乃城而戍之分其民而薄其財恐難以集事晉侯從之乃

獲之語意較執爲重不論其大小強弱皆以不與之辭書但執不可通言獲而獲可通言執古人之爲文辭固多通言以便文者故此傳以執爲獲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垂衛地補曰左傳以爲犬丘王夫之曰宋地漢之敬丘也睢陽不名者王臣非諸侯比也

不期而會曰遇補曰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孔穎達正義謂未至所期之日及非所期之地而忽相見則並用遇禮相接既及期又至所期之地則行會禮然則傳所謂不期有遇者志相得也補曰重發傳者嫌內外異故也

二月鄭伯使宛來歸邴凡有所歸例時邴鄭邑補曰此請邴一是日朔一是她期

遇者志相得也補曰重發傳者嫌內外異故也凡田邑實我取言取以擅易天子田故謹而月之○撰異曰邴左氏作祊下同案宋本公羊以宛爲微者非也

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去其族惡擅易天子邑補曰凡歸田邑之屬稱人者皆是卑者非大夫大夫當氏今直名不氏明夫此不稱鄭伯而貶之猶云病公子所以惡鄭伯也凡歸田邑之屬稱人者皆是卑者非大夫大夫當氏今直名不氏明夫此不稱鄭伯而貶之猶云病公子所以惡鄭伯也凡歸田邑之屬稱人者皆是卑者非大夫大夫當氏今直名不氏明

庚寅我入邴文承來歸則非卑者文也傳例書來者皆接公之文明我以徐邈曰入承鄭歸邴下嫌內外文不別故著之

曷爲或言我入或言歸邴補曰謹日以惡之今音讀去聲字也惡下入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十行本俞樾平議校補正

我入者內弗受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易田兵入異故重發以明之

歸者公矣崔子方曰見鄭伯雖來歸之而未定於我待我入然後定也入者內弗受也

曰入惡入者也補曰謹日以惡之今音讀去聲字也惡下入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十行本俞樾平議校補正

邴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王室微弱無復方岳之會諸侯驕慢亦廢朝覲以湯沐之邑易魯朝宿之田也諸侯有大功盛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沐浴之邑所以供祭祀也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其餘則否許慎曰若令諸侯京師之地皆有朝宿之邑周有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不合事理補曰以邑易魯者杜預謂各從本國所近之宜也注言湯沐何休注文引許慎五經異義文白虎通說也白虎通數三皇於伏羲神農外有燧人或云燧人即鄭君中候注依運斗樞易以女媧而輔以少昊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六代爲五帝莫氏佝書傳序皇甫謐帝王世紀則以犧農黃帝爲三皇少昊至舜爲五帝是皆以五帝應有少昊今案五帝德乃夫子答宰我語尚書大傳言六誓五誥謂甘誓湯誓大誓牧誓費誓秦誓也范言七誥益并梓材康誥酒誥召誥雒誥也范氏古文新增之誥此枚氏古文尚書之誥湯誥又當數仲虺之誥篇若數湯誥又當數之疏不數梓材數湯誥云八誥知疏說非矣范數五帝大戴禮五帝德世本帝繫史記五帝本紀白虎通說也白虎通數三皇於伏羲神農外有燧人或云伏羲神農燧人即鄭君中候注依運斗樞易以女媧而輔以少昊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六代爲五帝莫氏佝書傳序皇甫謐帝王世紀則以犧農黃帝爲三皇少昊至舜爲五帝是皆以五帝應有少昊今案五帝德乃夫子答宰我語尚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諸侯曰卒正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宋公起例

之始蔡侯嫌爵異故重發以明之舉此二者足以包宿男故宿男不復發傳

辛亥宿男卒補曰宿亦書日則日正不日小國明矣**宿微國也**補曰明與元年盟地異**未能同盟故男卒也**子四秦伯同義也未能同子四秦伯同義也補曰男卒謂不名薛伯杞伯不名者以其情藏而不親其卒雖知其名不欲詳之也若然秦康公共公亦未同盟亦書日則但略記赴我則但略記赴我則但略記赴我

容遠異魯語展禽曰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類項能脩之中間不言少昊祭法亦同則五帝無少昊甚明又檢大戴禮帝繫及晉語黃帝之子有二姓之青陽即少皞清名摯亦作質爲帝嚳者也或恐青陽唯一人後稱少皞元嚚降居泜水爲諸侯者稱金天氏者也即元嚚降居泜水爲諸侯者稱金天氏而實不爲帝嚳遂謂書經稱少昊之國先儒亦頗疑之

盟詛不及三王　三王

謂夏殷周也夏后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盟津之會衆所歸信不盟詛也補曰曲禮曰涖牲曰盟鄭君曰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左傳曰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杜預曰詛以禍福之言相要陽虎盟季桓子又盟公及三桓盟國人皆盟而復詛先儒以爲詛小盟國人者詛往過也凡盟書所以告上下齊桓二句相類注夏后三句并下齊桓二句皆昭四年左傳文彼文夏后作夏啟會作誓又云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鄧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也周禮有司盟之官邦國有疑會同則用盟又有詛法其文屢見毛詩傳據之許慎異義及鄭君並據之謂當從左氏說於禮得盟今案傳云不及三王三王禹湯文武也或欲通此傳於周禮謂司盟起周公制禮正是王制不得謂在三王之外左氏所論但據時事謂爲周法實屬可疑統意今之周禮未必無周公舊制而晚周改作漢初采集皆當有之先儒之辯論多矣而趙匡言盟誓不必在周季世皆有之聖人豈先立此官張子言周禮盟詛之屬必非周公之意所見皆尤確也若夫觀禮設方明與祡于坡陽與以依神本不言盟國語叔向云成王盟諸侯于岐陽與左傳椒舉言蒐顯然不同而內外傳展禽之言或云成王勞周公大公而賜之盟或云王命之曰質之以犧牲無不同而外傳展禽之言或云成王命之曰質之以犧牲自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天通其後苗民弗用靈制盟信堯復育重黎之後使復典之三王脩堯舜之道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禮無盟詛末世有黎苗之德不徵於人而徵於鬼故幽王爲大室之盟而小雅言屬盟出詛矣

交質子不及二伯　二伯謂齊桓晉文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諸侯率服不貳也補曰貳也說文解貳字曰以物質錢解貳字曰以物相贅此猶今人之抵押也據左傳春秋之初有交質子至二伯乃不用與上句不及同意周代唯有二伯合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爲五伯凡言周有五伯者蓋非古義趙汸辯之明矣詰誓交質子因論盟詛幷及之以參盟甚於特盟經特謹日故於此發傳荀子書有此三句正述傳文孔穎達於晉古文書大禹謨正義以此文爲妄

且謂穀梁傳漢初始作其誣甚矣

八月葬蔡宣公月葬故也　補曰重發傳者衛桓葬緩而葬速嫌異故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　包來來朱邑補曰杜預曰浮作浮聲近字

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　之人皆盟也不可言公及大夫如以大夫敵公故也補曰言公及大夫謂既言公及大夫又言大夫此論經盟會通例耳非謂盟者非公莒得有氏名也內與外特盟以其無大夫故從以公會人之例不從齊高侯之例稱氏名而沒公也稱氏名不可稱人則可者當如注衆辭義又以人是微者微者不嫌敵公猶周公制禮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粱士去君遠不嫌其僭也君與羣臣燕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使宰夫爲獻主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皆以位卑不嫌其偪也杜預亦有見於此而孫覺嘗論之

螟冬十有二月無侅卒無侅之名　補曰謂直不氏未聞者不知爲是隱之不爵大夫爲是有罪貶去氏族穀梁子不受之於師故曰未有聞焉補曰非之如下所云

或曰隱不爵大夫也　若侅卒是侯或說曰故貶之也　無侅若侯是也不日則惡可知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　南季天子之上大夫氏以爲姓也所以別同惠棟以爲南季者文王子南季載之後也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十子末曰南季載南與周公之周及諸叔管蔡皆成霍康皆地名也左傳列文傳謂之聃季史記作冉季南聃冉三字並同史公謂冉季載後世無所見未考耳文孫案國語富辰曰聃由鄭姬蓋聃由娶鄭女

而亾又當在此後數十年閒也注言季字者明命爲大夫其實或上或中無以言之季字也季云字者上大夫其或中無以言之夫不以名通也補曰元年傳曰儀父之爲字也此傳曰季子之爲字也以釋某父之美稱也以釋仲叔季之亦爲字也周人稱字之法見儀禮禮記儀禮士冠禮賓字冠者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禮記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鄭君辨某甫如宋孔甫及孔子爲尼甫之類賈公彥孔穎達並據禮緯質家積仲文家積叔兄弟不止四人則唯末者稱伯仲其實未呼至五十乃稱仲季但賈謂周於二十若孔子始冠但字尼甫至五十乃稱仲尼是也孔謂二十時雖云伯仲二說不同朱子疑孔說爲是段玉裁從賈說以爲伯仲叔季定於天冠時必連舉之而言至五十乃稱伯某甫而後以伯仲故不以爲五十前之常稱但稱某甫者儀禮士冠禮記公羊注所謂且字也且者承藉伯仲也言伯某仲某是稱其且字之辭凡冠而字有一字必五十而後以伯仲於下一字之下所以承藉伯仲也補曰元年傳曰儀父之爲字也此傳曰季子之爲字也以釋某父之爲字也周人稱字之法見儀禮禮記儀禮士冠禮賓字冠者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禮記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鄭君辨某甫如宋孔甫及孔子爲尼甫之類賈公彥孔穎達並據禮緯質家積仲文家積叔兄弟不止四人則唯末者稱伯仲其實未呼

爲雨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雪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大唐郊祀錄太平御覽並引陰陽相薄三句以爲穀梁傳而郊祀錄霆作電字汪曰摘語子此傳逸文子謂此非逸文蓋王逕及編御覽者誤記或誤據他類書否則當爲穀梁章句等書中語與新語說苑漢書白虎通後漢書注所引同並見後

庚辰大雨雪　補曰孔穎達曰不直書大雪與大水異者水而下故言大雨其在地之多故不言大雨水雪見其自上大雨雪亦同

志疏數也　補曰疏遠也近者爲數疾也遠者爲疏疾也廣雅曰數疾也案爾雅曰數此以數而謹日下申言之劉向奏論日食曰異有小大希稱占有舒疾而聖人所以斷疑也

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　劉向云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既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繆遝也雨雪而將爲害也陰而將之爲諸災異括例錯亂也災異之事陰陽而已傳特揭之爲諸災異之事錄日當亦如傳所說而傳則唯論經也劉子

政推陰陽之占明篡弒之兆孔廣森申之曰易中孚傳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推是年三月癸酉猶在漸泰之既不以時出八日之間陰氣又旋脅之而成雪盛陰厲甚臣有作威之象也孔又引惠士奇曰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兩日之間一雷一雪晉安帝義熙六年正月丙寅雷又雪并在一日之中亮竟被廢安恭二帝皆強臣劉裕弒之與隱公同占也文孫案傳何案傳於蝝生曰非災也又於梁山崩稱君薨臣而哭之既而祠焉又於宋衛陳鄭災稱君薨亦不氏者柔出會時未命非終不命若書其卒則必葬我君之言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君也同日爲四國災稱親素縞帥師者公子翬也公子慾滅孫紂非大夫得氏者不卒以出奔特書故大夫子產之言曰天有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爲四國災稱子產之言曰天有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爲四國災稱也自餘諸災皆不言某災由某事所致亦不言某事所以某災異觀傳所言與其所不言足明有國家者宜有堯舜洚水警余宜肩肩於天意宜有災之說益春秋之教本是爲某事之兆兆觀傳所言與其所不言足明有國家者宜有堯舜洚水警余宜肩肩於天意宜有災之說益春秋之教本是爲某事而不宜爲某日有災之說又曰夫子之言天道遠人事近理愚者不取爲公成爲君也猶

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重規疊矩相爲發明是則天文五行諸占有其說而不說之驗也高閌引商書高宗雊也高閌引商書高宗雊惟之變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言其吉凶禍福惟正厥事明春秋之旨亦不異也穀梁子爲經作傳悉本夫子之意公羊異流而同源故其傳自蝝生以外皆直記災記異別無他說與穀梁正同若左傳則雜采當時之言而意無專主自是史家之舊達詩小雅及左傳正義說士文伯論日食曰神道可以助教不可專以爲教辭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遍而已此讀左傳者所不可不知矣自漢孝武時董仲舒說公羊於災異百餘事一一推言其應而何休釋之劉向治穀梁傳以洪範其說時有出入劉歆范解多采劉向語佐以他書擇之頗嚴說皆近理愚者以其意附合左氏今見於漢書五行志者頻蕪岐誤大約如史遍內外篇所載復略有稱引附見其間聊以蒐取舊聞志其大者遠者而終未敢信也**雨月志正也**　雨得三年六月雨是也文孫曰雨得其時則月補曰疏曰徐邈是年三月癸酉始雨自癸酉至庚辰而轉爲雪五行傳曰貌之不恭霖雨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說曰上嫚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

俠卒　○撰異曰俠左氏作挾案漢書俠陘顏注同挾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今范本云所其氏則所者是也疏曰徐邈是年三月癸酉始君弱臣強從解起推是也文孫案慶氏之族慶信以爲所非氏所諸侯之氏族慶信以爲所非氏所諸侯也疑慶說是莊三年解翮爲公子翬是魯八相傳云爾俠別有氏魯人失之意所者斥言爲某氏之辭猶言某侯也文孫案慶氏說是莊三年解翮爲公子翬是魯八相傳云爾俠別有氏魯人失之

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　曰弗大夫不命故難居大夫位書卒而不爵命而不氏與列國卿者以國氏也俠名也所其氏

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爲君也　補曰疏曰徐邈是年三月癸酉始君弱臣強從解起推是年三月癸酉始君弱臣強從解起推是也文孫案慶氏之族慶信以爲所非氏所諸侯之氏族慶信以爲所非氏所諸侯也疑慶說是莊三年解翮爲公子翬是魯八相傳云爾俠別有氏魯人失之

夏城郎　郎魯邑補曰方苞曰據左傳元年費伯帥師城舊有城而益城之證

秋七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四時不具不成年也補曰不於六年發傳者傳及左傳皆周人書其體例無所拘限桓元年又多二句公羊曰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何休曰過歷也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防魯地也補曰近齊○撰異曰防撰異曰防公羊作郎

爾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華戎異故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隱行自此皆月者天告雷雨之異以見之補曰往月例在定八年傳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翬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世貶之補曰此本公羊何焯曰加貶於隱一代之中使人因而推得其故所謂微而顯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敗例日與不日皆與戰同菅宋地據僖三十三年伐邾取訾補曰別內於外故不言戰而以戰爲敗文此蓋經改舊史以立例戰然後敗大於敗

舉其大者也戰補曰明內所以不言戰也大猶重也敗重於戰言敗則戰可知故舉重而書可損去舊文也此事與莊十一年同書曰義於彼傳發之

辛未取邿補曰孔廣森曰邿本邿子國今爲魯取邿朱滅邿有其地今爲魯有

二防邑近齊者爲東防此爲西防取邑不日此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補曰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大廟與是盈數更以奇從盈故言有欲見一者非十中之物也據僖三十三年伐邾取訾邑史皆日君子略之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不日此其日何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補曰朝者白虎通謂用朝時見也傳曰諸侯相見曰朝何日入是易田今是兵入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撰異曰公羊作盛入郕國也

入者內弗受也法之意也若鄭莊宋殤者可以當此刑矣

考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祭義仲尼燕居並以爲殷鄉飲酒義曰德也者得於身也王制曰考禮正刑一德以崇天子左傳曰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事天子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

廟受北面拜覲君親致雍飧還圭饗食致賄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脩而不流也

諸侯來朝時正也　補曰謂正例不月注非

植言同時也　植言謂別言也同時來不俱至補曰音義曰植或作特

累數皆至也　累數總言之也若滕侯薛侯來朝同時俱至補曰累積也數計也皆至於魯則先後受之劉敞集夢得等以爲旅見非也○陳則通曰來朝皆小國也畏大國不得已是以來也鄭人曰滕薛小邾之不至魯也宋人曰滕薛郳吾役也晉人曰滕薛皆齊故也不寧惟是緒畏邾也杞畏莒也紀畏齊也邾畏宋也鄫畏邾也介葛牟畏東夷也春秋之末諸侯垂盡視昔日區區之滕耳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　時來鄭地○撰異曰左氏無五祁黎左經與此同傳作郑案時來郑黎古音皆同後如曲池國蛇之類放此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補曰劉敞曰伐宋敗宋取邾取防朝滕薛入許

隱補注二十三

隱之所以弒也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意也倘其四竟稱反在內可不哀與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在顧與而在慧字說文作慧史記鄭世家也○撰異曰許字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補曰內君薨皆不名者國所獨尊從大上之例十二公唯莊見名譏公羊之說故史家之學別有世本譜諜之書矣閔不葬并不見左傳固史學而此類則從略故隱桓閔文宣成襄哀之書路寢之比補曰魯史名亦皆不名舊史之特文也惟事變而義隱然後義見范言路寢無所用特文也惟事變而義隱然後疑生疑生然後義見非隱無所用特文也

隱之不忍地也　不忍言其僵尸之處○補曰何休曰隱猶痛也

何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　補曰內君薨不名者國所獨尊同亦經之新例

以罪下也其不言葬　責臣子也補曰公羊曰以爲無臣子也又曰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臣子之事也

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　自正謂不書葬以爲子不自正月也此傳例或疑十年中或有竟春無事者又必有正月也此或疑非所疑也無疑也

年有正所以正隱也　君也既以無正隱之義傳與元年之正又取正隱之義傳謹始之意相因故爲元年春王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此傳例或疑十年中或有竟春無事者又必有正月也此或疑非所疑也無疑也

隱補注二十三

乾侯戰伯舉入楚歸賑會所到黃池此二十七傳或以買唁事詳之或以偶然蓋梁山崩朱災伯姬卒殺慶父封弒夏陽盟宋災陳殺鄭泄

姜齊襄之殺桓公哀姜父之賊般閔季子之討慶父宜公仲遂之殺惡視意如之出昭公此傳虎之痛國讐左氏載其事甚詳公羊亦明述其事獨此傳於經各當文義而無紀下既不一言其發傳於他處者亦皆隱此傳於經主於明義而解經之語若此者何也傳之釋經之當文之書法簡嚴深微其實經之當文之前後文亦於當文及前後文義明則止也經文之故傳亦於當文及前後文義明則止也全傳十一卷義最該密而文或簡略而止曾無以見之故述事述也全傳十一卷義最該密而文或宣繆而止不復敘述事述也全傳十一卷義最該密而文或宣繆而止

季子之鴆叔牙叔彭生之死歸父仇牧之死歸父之死難華元之遣與夫宋之平楚陳袁之逢命易牙之殺甯戚之爭權左氏無孔子之曹子王之之劫齊桓晉荀息之死難齊豎刁之被殺孔父仇牧之死難齊高子之行乎季孫曹羈之諫君齊高子之又公羊解經有衛石碏鄭高克楚子之公羊有明文傳絕無之又公羊載鄭子之羊皆有明文傳絕無之又公羊載鄭子之弦高之犒秦師楚莊王之赦鄭子之丑父之救君陳乞之迎陽生衛叔武之涛塗之誤齊桓晉荀息之死難齊豎刁之讓國殤閔之被弒孔父仇牧之死難齊豎刁之讓國殤閔之被弒孔父仇牧之死難齊豎刁之季子之鴆叔牙叔彭生之死歸父之還與夫宋之平楚陳袁之逢命易牙之殺甯戚之爭權左氏無孔子之曹子王之之劫齊桓晉荀息之死難齊豎刁之被弒孔父仇牧之死難齊豎刁之子之行乎季孫曹羈之諫君齊高子之又公羊解經有衛石碏鄭高克楚子之公羊有明文傳絕無之又公羊載鄭子之弦高之犒秦師楚莊王之赦鄭子之丑父之救君陳乞之迎陽生衛叔武之涛塗之誤齊桓晉荀息之死難齊豎刁之讓國殤閔之被弒孔父仇牧之死難齊豎刁之季子之鴆叔牙叔彭生之死歸父仇牧

大千三百廿九字
小閒六千二百五十七字
同注附八字

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謂隱元年也案隱二年入向入極三年日食四年伐鄭五年螟六年輸平七年伐邾八年入邴螽九年震電大雪十年伐宋敗宋取邾取防十一年入許此皆兵戎災異之事而皆在無正之歲元年有正則悉無之故曰有正春者無亂秋也隱不自正爲君故身弒而統絕正其爲君則能終享其國子孫保之故曰有正君者無危國也此爲建本立始開卷之首義益穀梁家相承之說遂

春秋桓公經傳第二補注第三　桓公亦惠公子隱公弟也惠公嘗立之爲太子史記名允一作軋與世本同母亦曰仲子以桓王九年即位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元年春王正月　補曰舊本正月二字退在下經公字上以王字斷句此以傳合經者之誤今移而改正之或并欲移公即位於此則非全傳附經之例凡經一事有數句者皆以傳文隨句散附與公羊附經之例一事爲一傳者不同嚴可均辯之甚明故今亦仍舊例

桓無王　文無王補曰謂桓初立便受國於王若桓初立之始以明王者之義

其曰王何　補曰據周實有王

也謹始也　諸侯無專立之道必受之於王以見治故詳其即位之始

其曰無王何也　補曰音義曰弟殺本亦作弒下及下

注同案今皆作弒

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　補曰定正也安也若宣王殺伯御更立孝公是救止也謂討賊以止亂百姓蓋宣民之遏稱去除也諸大夫國人共除賊也

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　補曰以爲無王之道遂至

桓補注三

於此故文無王也必於餘年去王而後足見此年之特書王故傳欲申謹始之義而先釋無王之文**元年**

曰所以正隱也桓之書王曰謹於文意一例以明二字爲兩篇大要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無王之道遂可以至此孔子所以懼也稱王治之以大彰天下有王之義此所以爲天子之事而亂臣賊子懼也內之變甚於外桓之罪重於宣故於桓特書文以著義明其餘皆從同矣傳曰合是聖門所傳與孟子合如此春秋經世議而不辯此其大者疏曰范氏例云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桓無王者見不奉王法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月不得書王桓初即位若已見治故書王以示義二年書王痛與夷之卒正宋督之弒宜加詠也十年有王正月曹伯之卒使世子來朝王法所宜治也十八年有王取終始治桓也○春秋揆亂反正以當王法故隱之始有正桓之始有王冠兩篇而冒全書者也公羊但知隱十年無正而不能言其義孟子於桓篇之義則深有合焉世衰道微但據春秋之初以無王之

道始於桓也春秋成而亂賊懼懼王治之也春秋天子之事則以王之冒全書者言也知我者惟春秋公羊所謂堯舜之知子是也罪我者惟春秋公羊所謂其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未知己之有罪則[某]有罪又謂其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未知己之有罪是也

公即位 杜預曰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於策補曰何休曰即者就也先遇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文公案左傳曰晉悼公即位于朝○撰異曰周禮小宗伯建國之神位注曰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位古者立段玉裁曰古文經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 弒者故之實非故謂弒也補曰

則子弟不忍即位也 哀痛之至故不忍行即位之禮補曰雖實即位而不言即位明其有不忍心子弟同義不忍心子弟同義兼言之亦以容桓

繼故而言即位是爲與聞乎弒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 推其無恩則知與弒也明統例耳文烝之主而傳論之非一人所能獨爲與弒即是案注疏非傳意本明統例耳與弒之事故知傳意弒逆之事非一人所能獨爲與弒即是傳論與弒之辭夫先君不正終而繼之者安然也但曰與聞乎弒罪曰知弒皆同解也前見故後言即位皆爲與弒之辭夫先君不正終而繼之者安然

終己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 則知與弒無恩其無恩者即皆以邑見田故疆鄆田之前直言取鄆以邴易許歸邴我入邴直言邴則此亦當言無田則無許可知者明許下不須加言田也魯頌美僖公曰居常與許鄭君謂即此許毛傳以爲魯西鄙當是魯西近鄭之地而公羊乃謂諱取周田以其近許而繫之許杜預從之夫邑自名許何關許國宜來劉炫之規**不言許不與許也** 言但以璧假許而不繫田則許屬鄭也今言許田與鄭不與許邑也諸侯有功則賜田以承之若可以許之借人此蓋不欲以賞言補曰不與者經不與得假也假許不可言假許不可言故亦婉其文案左傳楚子重請許田可言假許不可言故亦婉其文案左傳楚子重請許田以起下文於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是古者賞田以之制以田不

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伯以璧假許田 補曰以皆重辭當從僖二十一年之例鄭伯所以欲爲此會者爲易田故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易田與直會異

泰山也 朝天子所宿之邑謂之朝宿泰山非天王巡守受命而祭也擅相換易則知朝祭並廢補曰傳釋許連言田者便文也何休曰宿辭文丞案泰或作大也諸侯朝王王巡助祭皆周代大

無邑稱田趙說近之矣若然言田不必皆兼邑直言邑者即皆以邑見田故疆鄆田之前直言取鄆是其驗也鄭以邴易許歸邴我入邴直言邴則此亦當直言許傳言無田則無許可知者明許下不須加言田也魯頌美僖公曰居常與許鄭君謂即此許毛傳以爲魯西鄙當是魯西近鄭之地而公羊乃謂諱取周田以其近許而繫之許杜預從之夫邑自名許何關許國宜來劉炫之規不言許不與許也 但以璧假許而不繫田則許屬鄭也今言許田與鄭不與許邑也諸侯有功則賜田以承之若可以許之田明以許之借人此蓋不欲以賞言補曰不與者經不與得假也假許不可言假許不可言故亦婉其文案左傳楚子重請許田可言假許不可言故亦婉其文案左傳楚子重請許田以起下文於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是古者賞田以之制以田不

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伯之所受 朝天子所宿之邑謂之朝宿泰山非天王巡守受命而祭也擅相換易則知朝祭並廢補曰傳釋許連言田者便文也何休曰宿辭文丞案泰或作大也諸侯朝王王巡助祭皆周代大

典春秋備有以見之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此與五經異義公羊說及何休注同鄭君據左傳以爲記所言大聘朝時所制諸侯自相朝聘之法也左傳又自歲聘閒朝再朝而會再會而盟之文又有諸侯五年再相朝之文周禮大行人大戴禮朝事儀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十二歲王一巡守羣后四朝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志焉爾補曰時鄭與魯會垂而去魯復因易田事志在結鄭故又會於越而盟也此與隱盟唐同與盟皆異重發傳者垂越地近時蜀盟宋盟皐鼬陳袁僑盟又爲類也盟唐盟越皆與上會判又相接嫌與盟蜀諸文爲兩事不復書會而書及則是內爲志矯宋皐鼬陳袁僑之屬書及者皆與其上會爲一非是罷會歸國復會而盟上書會而下書及自足見爲尊卑內外之常文非是內爲志矣用兵書及加之公亦是也

越盟地之名也越亦非國故又辭之傳釋宿越二文明後文會鄧會虒盟黃會穀築臺薛秦之屬皆從此例故不復發傳也杜預以垂爲衛地越爲近垂地名王夫之謂垂屬宋顧棟高高江永疑越當爲曹地

秋大水曰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禋則水出水災愆月而成故例時**高下不**盛臣逆民情悲發則水出水災愆月而成故例時**高下**文孟案左傳魯弔宋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

冬十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編錄補曰二語公羊同備四時而後謂之年編年而後謂之春秋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即論語云四時行焉是也洪範九疇五行居始春秋之書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王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悉備焉故上律天時義之所重又案周之正月七月二至月也四月十月二分月也故漢志引劉歆云時以記啟閉月以記分至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宋督宋之卑者卑者以國氏補曰注

二語本莊十二年宋萬弒君傳文傳於彼發以明例左傳稱督爲大宰宋六卿無大宰則大宰非卿非命大夫皆爲卑者卑者宜稱人弒君殺大夫皆不稱人不可不目言之故從卑者以國氏之例也督或追書本公孫後賜氏爲華若是大夫當書公孫督字體之異桓公名在諸侯之策此可見也○撰異曰督本又作督字體異重發傳者垂越地近時又爲類也盟唐盟越皆與上會判

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諸侯之卒痛姦逆之人王法所隱宜詠故書王以正之補曰左傳文十五年宋華耦辭公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此可見

及其大夫孔父補曰孔穎達曰其君者督之君其大夫者與夷之大夫**孔父**

說在下**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郤及別內外也尊卑言及上下序也補曰凡及皆以尊及卑婦也內外也主客也華夷也一也故特言春秋以廣包諸文注未得傳意**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補曰不立謂事不成公羊曰督將弒君而殤公名在諸侯之策此可見公孔父生而存則陽公不可得而弒君也

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是也左傳亦謂先攻孔父由督豔孔父之妻殺而取之啖助曰大夫妻乘車不可以步小者卑者在路而見其貌文丞以爲左氏好言婦女多采無稽也趙匡曰若言遂殺則不見其爲君而死而大臣以其與君同括也春秋考異郵曰陰氣也春秋之義所以爲左氏向也晉之討同括也睿之說爲之故華之傾孔也莒之入之故華之辭秦之傳釋宿越二文之取讙也各自有其本末而皆爲鄙言褒語所亂此年既載奪妻事又言因民之不堪命歸罪司馬是其所以爲閒文所以爲貶書不一據之書詳之者公羊所謂義形於色也特言**孔父閔也**閔謂扞禦補曰孔父所學者明兩下相殺不志卽志之不言殺其大夫言遂殺其大夫今以閔故得志又得言其大夫及不言遂殺也呂大圭曰書及者以其與君同存亡汪克寬曰若言遂殺則不見其爲君而死而大臣以君扞君之節不著其說皆是也劉知幾以爲稱及則弒殺不分君臣靡別及宜改爲殺文烝以爲古弒字弒作殺異音同字故其辭得以相統說已具隱四年劉氏妥矣此句與上數句文意不相屬**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補曰知見也言經以何文見之**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既死君不忍稱其名**補曰論君臣并及父子者其事同也五經異義公羊說臣子父猶名之孔子云經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鄭

君以爲論語云鯉也死者未葬以前也文孫案原仲喪伯皆此例說又見彼之也累謂從也補曰注非也累之正字本作纍省作累戰國策累同上纍累通用玉篇纍字有力僞切一音云延及也又曰累緣也毛詩傳纍縲也緣坐也緣與延同義王逸楚辭注纍縲皆欲拘君延坐及於孔父以致先死也左傳之累者謂督引書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管子曰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長家劉績注曰及坐及也上言以尊及卑及者及之明凡殺大夫言及者又爲延及坐及之與也此言累之也累及公羊曰及者何累也與傳同也凡殺言及皆爲累而及者多嘉字嘉名也說文已字也父美稱也突助以爲氏也春秋時名嘉字君以字爲氏故左傳稱孔父嘉是也孔子之先曰孔防叔防叔爲孔氏也史記敘孔子之先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是孔父嘉爲孔氏猶華父督爲華氏父字謚也孔有死義者之稱故據而言之非防叔始氏孔父名也孔子舊是宋人孔父先死殤公公羊讀若湘君之湘孔子以故國視宋不忘本也

宋君未賜氏族五世至孔父君命以其字爲氏故左傳亦曰督攻孔氏也史記敘孔子之先曰孔防叔防叔爲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是孔父嘉爲孔氏猶華父督爲華氏父字謚也孔有死義者之稱故據而言之非防叔始氏孔父名也孔子舊是宋人孔父先死殤公公羊讀若湘君之湘孔子以故國視宋不忘本也

奔魯之始祖故據而言之非防叔始氏孔父名也孔子舊是宋人孔父先死殤公公羊讀若湘君之湘孔子以故國視宋不忘本也

孔也孔父嘉爲孔氏猶華父督爲華氏父字謚也孔有死義者之稱故據而言之非防叔始氏孔父名也孔子舊是宋人孔父先死殤公公羊讀若湘君之湘孔子以故國視宋不忘本也

難之動故其君以字爲謚補曰此又合上句孔字爲義之說也孔氏補曰此合下句字字爲義言以字爲氏也左傳曰孔父嘉爲先君之命以其字爲氏故左傳曰孔父嘉爲孔氏猶華父督爲華氏父字謚也孔有死義者之稱故據而言之非防叔始氏孔父名也孔子舊是宋人孔父先死殤公公羊讀若湘君之湘孔子以故國視宋不忘本也

父者美稱連孔言皆爲字沒則爲謚故曰字謚也左傳曰孔父嘉爲先君之命以其字爲氏故左傳曰孔父嘉爲孔氏猶華父督爲華氏父字謚也孔有死義者之稱故據而言之非防叔始氏孔父名也孔子舊是宋人孔父先死殤公公羊讀若湘君之湘孔子以故國視宋不忘本也

世本宋大夫皆無謚殷禮則然孔父以字稱得爲謚者以其字爲氏故左傳曰孔父嘉爲先君之命以其字爲氏故左傳曰孔父嘉爲孔氏猶華父督爲華氏父字謚也孔有死義者之稱故據而言之非防叔始氏孔父名也孔子舊是宋人孔父先死殤公公羊讀若湘君之湘孔子以故國視宋不忘本也

益字以表德沒稱之以易名自周法言之則謂之謚以字爲謚亦君命矣檀弓魯哀公誄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與左傳同鄭君曰因且字以爲之謚孔子名丘故曰尼父也大夫或引左傳魯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命之以字爲謚引左傳魯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命之以字爲謚皇祖伯某鄭君曰伯某且字也大夫或引左傳魯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命之以字爲謚皇祖伯某鄭君曰因且字以爲之謚孔子名丘故曰尼父

之謂以有二義故疏云爾其實內爲志又別爲義
與罪人以徐侯陳人終人同例則以有三義也公爲
公也受賂自在下文與此無涉且三國亦皆有賂矣家
鉉翁曰賂者公也欲受賂者公也補曰齊僖
爲小伯注上句是下句當言欲成亂者僖
逆黨所以使三國成此亂者魯也穀梁深
得聖人之意

志乎成是亂也

欲會者外也欲受賂者公也補曰齊僖
公之孫背指桓公事而書哀七年傳所謂有一
國之道皆有會盟之事而不隱況今四國羣
會以方彼無所討則受成亂之功不可掩豈當取不成事之辭謂以成宋亂也桓
然亦不沒其實討成亂之罪治亂成不理旨見矣諱
平者成也然則平即成也平亂故書成宋亂取郜大鼎納于大廟微
其賂見矣諱不能平即成也公與齊陳鄭欲平宋亂而取郜
鼎納于大廟已亂于治之則平亂故書成宋亂取郜大鼎納于大廟微
公之孫背指桓公事而書哀七年傳所謂有一國之道皆有會盟之事而不隱況今四國羣會以方彼無所討則受成亂之功不可掩豈當取不成事之辭謂以成宋亂也桓
然亦不沒其實討成亂之罪治亂成不理旨見矣諱不能平即成也公與齊陳鄭欲平宋亂而取郜大鼎納于大廟微
平者成也然則平即成也平亂故書成宋亂取郜大鼎納于大廟微
其賂見矣諱不能平即成也公與齊陳鄭欲平宋亂而取郜大鼎納于大廟微

君子無遺焉爾

春秋親尊背讓之恩
以加君父之惡乎案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鄫傳曰
平者成也然則平即成也平亂故書成宋亂取郜大鼎納于大廟微
其賂見矣諱不能平即成也公與齊陳鄭欲平宋亂而取郜大鼎納于大廟微
春秋親尊背讓之恩
以加君父之惡乎案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鄫傳曰
平者成也然則平即成也平亂故書成宋亂取郜大鼎納于大廟微
其賂見矣諱不能平即成也公與齊陳鄭欲平宋亂而取郜大鼎納于大廟微

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

取不成事之辭謂以成宋亂也桓
之人故極言其惡無所遺漏也江熙曰
然亦不沒其實討成亂之罪治亂成不理旨見矣諱
平者成也然則平即成也平亂故書成宋亂取郜大鼎納于大廟微
取不成事之辭謂以成宋亂也桓
之人故極言其惡無所遺漏也江熙曰
然亦不沒其實討成亂之罪治亂成不理旨見矣諱
平者成也然則平即成也平亂故書成宋亂取郜大鼎納于大廟微
取不成事之辭謂以成宋亂也桓
之人故極言其惡無所遺漏也江熙曰

非多一人之過以義致譏輕於自己兆亂以此方彼無所

非一人之過以義致譏輕於自己兆亂以此方彼無所
多怪補曰江熙非也譏一會若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
天下之道者君失世機猶書哀七年傳所謂有一國之道皆有會盟之事而不隱況今四國羣會以方彼無所
非一人之過以義致譏輕於自己兆亂以此方彼無所
多怪補曰江熙非也譏一會若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
天下之道者君失世機猶書哀七年傳所謂有一國之道皆有會盟之事而不隱況今四國羣會以方彼無所
非一人之過以義致譏輕於自己兆亂以此方彼無所
多怪補曰江熙非也譏一會若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

則成亂者字義也成則書成平則

則成亦平也公與齊陳鄭欲平宋亂而取郜大鼎納于大廟微
則故書成宋亂取郜大鼎納于大廟微
則成亦平也公與齊陳鄭欲平宋亂而取郜大鼎納于大廟微
則故書成宋亂取郜大鼎納于大廟微
則成亦平也公與齊陳鄭欲平宋亂而取郜大鼎納于大廟微
則故書成宋亂取郜大鼎納于大廟微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補曰左傳稱宋以郜大鼎賂公言
取者受賂之辭也南寶諱取此不
諱亦所謂無遺戊申納于大廟傳例曰納者內不受也日之明
此傳亦有弗受之文而引傳例者凡傳言內弗受指說
諸侯相入之例今此言不受謂周公也恐其不合故引
例以明之文丞案例在僖二十五年傳

退以事其祖非禮也

補曰以亂助亂以賂事祖非禮
是書不可遺總解會取二文也

背平者經離也自杜預始爲平亂之說以改鄭衆服虔
成號之訓而江氏因之且議傳失既乖經例又昧傳旨
極言其惡徐謂指事而書說皆得之案昭二十馮
二年傳曰亂之爲言事未有所成也宋督弒與夷立
已成矣范謂
事已成矣不得言亂今曰亂曰成之是取不成事之辭乃是極言之無
加之於恒也但文雖有加而意在誅惡欲成其不成此之謂內惡
所謂遺漏而不汙非苟爲加文耳論宋事則已成
盡而不成此之謂內爲志朱子曰程子所
論春秋大義數十例如日星者如成宋亂之類直著
絕自是分明文丞謂此是經特增舊史文徐引哀七年
傳字句
微異

桓補注三　九

稱侯何休曰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
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撰異曰紀左氏作杞
朝時此其月何也據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稱
皆具月君子略之

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計數日

桓既罪深責大乃復爲三國計數至日以責宋賂
以賂補曰傳及注計字各本皆誤作討今依音義唐石
經改正

己卽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

己紀也桓與諸侯校
數功勞以取宋賂不知非之爲非貪愚之甚紀不擇其
不肖而就朝之補曰疏曰桓雖不君臣不得不臣所以
極言君父之惡以示來世者桓既罪深責大若爲隱諱
便是長無道之君使縱以爲暴故春秋極其辭以勸善
懲惡
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鄧某地補曰杜預釋例蔡地也公羊以
爲鄧國賈服從之杜改之范注某字或
作厶後皆同左
傳曰始懼楚也

九月入杞我入之也

不稱主名內之卑者補曰疏曰何嫌
非我而發傳者以隱八年云我入邴

此直云入杞故發之文燕案此內稱人之文也陳傅良以爲內恆言大夫帥師唯桓師非君將皆不言大夫陳氏又謂於晉靈公魯莊公凡會盟皆不序諸侯是天下之辭於魯會齊襄皆書人是一國之辭於魯桓公凡大夫皆不名是一人之辭案陳氏之說亦已巧矣姑記之耳

公及戎盟于唐 補曰不日者益以桓既姦逆又與戎盟其事可惡故略之歟襄十九年傳曰不日惡盟也

冬公至自唐 告廟曰至傳例曰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致君之意義也離不言會故以地致補曰注引例在襄二十九年傳告廟飲酒策勳書勞者至之事也左氏所據史例也喜其反者至之義也經例也注言離不言會故以地致非也離會不致致者皆危之故以地致例在定十年傳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桓會甚衆而曰無會益無致會也弒逆之罪非可以致宗廟而今致者危其遠會戎狄喜其得反補曰無致會者爲其不足言會故曰無會也遠之者言春秋以爲遠也唐在竟內非遠以其遠而可危故遠之以危之常例會夷狄不致會者言桓則本不當致會故於常例所不

致者特致焉其文則從穀瓦頰谷黃之例其義則獨以危其遠爲義與彼四事又略殊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蒲 蒲衛地 **胥之爲言猶相也** 補曰言猶者義相近公羊兩雅何休皆以相爲本訓

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 補曰言猶相達不敢血而誓盟古謂五帝時補曰相命即謹言兩雅曰誓謹也曲禮曰約信曰誓戰國策韓非子知伯曰吾與二主約謹矣此謂約謹其言以相告命而兩國之信已足曉達故不盟而退經者此不盟之文以是爲近古故也傳多以信爲申古讀信皆作申音此信字則爲人而無信之信注以爲申字非也俞樾曰謹讀爲結公羊正作結爾雅之謹謂約謹即約結之一辭之轉廣雅勤也是其例文燕案表記曰信以結之左傳曰言以結之讀謹爲結於義優矣古謂三王時隱八年傳有明文注依周禮及左氏說遠指五帝甚誤左傳直曰不盟也公羊曰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荀子曰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是

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 江熙曰夫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郕魯地補曰此杜預下六年注其字作成○撰異曰杞公羊作紀郕公羊作成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閻公羊作申誤也

食正朔也 朔日食也補曰王引之曰廣韻曰正正當也言日之食當月之朔也正之言貞貞當也定四年傳曰正是日冀反求之亦謂當是日**既者盡也** 補曰公羊同何休曰廣雅曰盡滅也傳訓既爲盡終墨子經曰盡莫不然也說文曰盡器中空也**有繼之辭也** 謂之既盡則復有既則又有繼之辭也既亦爲有繼者盡而復生有繼之義以相轉而相足此訓詁之理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稱公子者所不罪故從常例而仍史文後不書翬

卒者弒君賊安死卿位不得書卒例在宣八年傳益君子側之也爾雅曰如往也小爾雅曰如適也逆女前不見納幣事者或在即位前或不納幣或納而不使卿正月會扈左傳以爲成昏于齊則知其有異常禮疑其不正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履綸外之文如者內之文燕案如者內之逆也言如此言如者逆女大典不可同於臧孫辰私行之文又不得與祭公劉夏無別故不言逆女于齊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于魯故不稱夫人讙魯地月者重錄之補曰注釋稱姜氏義本杜預得之公羊以爲父母之辭非也上下經文內女伯姬叔姬等稱字父母之辭凡以別人也內夫人子氏姜氏等稱氏夫家之辭又各繫於其君不待別之也仲子稱字者既沒無謚辭窮也紀季姜亦外女稱字者與其上文王后互見義一從王朝之辭也王姬不字者別於內女也故曰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諸母兄弟不出閾門 祭門廟門也閾兩觀也在祭門之外補曰閾門即經書雉門諸侯之

中門也周禮祭義並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謂中門內路寢門外之左右鄭君說禮誤也兄弟益兼女兄言

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補曰士昏禮記曰庶母及門內施鞶鄭君以鞶革女鞶絲范從鄭義與先儒異先儒皆以鞶爲大帶也音義曰般一本作鞶申重也上所言女授壻時

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補曰國語子夏曰婦者禮也

諸侯學於舅姑者禮也般囊也所以盛朝夕所須以備舅姑之用

送女踰竟非禮也補曰齊僖過寵其女違不下堂之禮左傳例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於大國嫡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公會齊侯于讙無譏乎禮之人當有譏補曰注非也言公既不親逆而此會又似親逆禮所未有問經意無譏否乎

逆而會之可也爲親逆之禮補曰答上問曰爲禮也猶云其庶幾乎亾於禮者之禮也明

經意無譏也所以然者齊侯之逆姜氏而因會齊侯可既失於前猶得於後

夫人姜氏至自齊補曰公至文或從桓無致會例則休曰不故無

公親受之于齊侯也重在公親之非嫡以

之以來何也人婦姜至自齊據宣元年遂以夫

公親受之于齊侯也補曰是公受之于齊侯既以送女來至讙則

子貢曰晏而親迎不已重乎補曰夫子答端木氏與大小戴記之意以明親迎之意以貴親之義以重人之文也古人愛厥妃必先敬其主也以愛言也妻者內主也親之主也以敬言也妻者齊侯之尊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補曰會至仲年來聘之會而有所致者不書此略同引

重乎補曰夫子答端木氏與大小戴記之者明春秋貴親迎之意以明親之義以重人之文也古人愛厥妃必先敬其主也以愛言也妻者內主也親之主也以敬言也妻者齊侯之尊也

有年補曰凡言年者取禾一熟之言稔也

有年例時補曰五穀皆熟爲有年也補曰五穀周禮遞文季穀孰也從禾千聲言有亦一有一亾之例周禮說

五穀皆熟爲有年也周禮遞有年例時補曰凡言年者取禾一熟之言稔也

以凶歲爲無年五穀宜五種魯當青兗雖有不宜者非全無也不如其宜五穀爲七賦宜其州州有其稻麥菽也

有年文季穀孰也從禾千聲言有亦一有一亾之例周禮說

之禍謹履霜堅冰漸之禍也

宣成以夫人之文也古人愛厥妃必先敬其主也以愛言也妻者內主也親之主也以敬言也妻者齊侯之尊也

盟防至用幣三年中連書十三事皆爲六事皆爲夫人至例危重之

其不言聘重乎補曰夫子答端木氏與大小戴記之者明春秋貴親迎之意以明親之義以重人之文也古人愛厥妃必先敬其主也以愛言也妻者內主也親之主也以敬言也妻者齊侯之尊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補曰會至仲年來聘之會而有所致者不書此略同引

誡其中故志文姜悉者開其亂也春秋反復意有所致者不可聘之備也許翰曰自此而深節之者玠其亂也如有深節之者玠其亂也如有深節之者玠其亂也如有

意此書有年宣書大有年公羊皆曰以喜書此左氏昭元年傳所謂年穀和熟天賚之也胡安國本孫復說謂桓宣十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歲可知方苞曰書有年有秋喜而志之宣自即位後螽水旱七年大水故書十六年大有秋喜而志之莊六年螟有年者繼水而其後不書有年者雖有年不復書細小則略之凡言有年皆大水而其後不書

宰今據公羊當爲宰夫周禮鄭衆注以詩家伯維宰爲宰夫此宰夫稱宰之證服虔以咺爲宰夫當移以說此梁氏亦是宋惠棟引左傳昭二十六年劉子以王出丈于梁氏是也伯糾猶叔服皆字也何休曰天子下大夫繫官氏且字稱伯者上敬老也老臣不名何以糾爲且字得之以伯爲老稱范用其說實未可據傳例天子之大夫皆不名耳左傳曰父在故名父在之義與老臣之說相反杜預說梁爲氏伯糾爲名孔穎達引鄭箴膏肓云糾爲字公羊注繫官氏且字傳寫脫下名字則梁爲名伯糾爲字公羊注繫官氏且字傳寫脫下名字徐彦因謂梁是名要之皆非也下無秋七月冬十月者十四年傳曰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閒遠矣夏五傳疑也明此亦爲世遠之故仍史之闕以示傳疑傳於彼言之則此可不發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補曰前正與夷後正終生此不正者以二日爲變文不正須正**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以傳疑**明實錄也補曰春秋以包全經**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稱陳侯以甲戌之義信以傳信疑潛行補曰公羊曰

戚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何休曰戚者狂也齊人語此注辟病謂辟是傳明此仍舊史從赴之文

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如下冬傳也疏曰紀在齊東鄭在齊西北如者朝也左傳曰齊侯鄭伯遂與至紀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文烝案紀途過於魯故得記之文齊侯出竟何以二君並得過魯益齊侯出竟則不書過我則書例時補曰注據西行而遂鄭欲如紀則直過齊何以不書過我則書例時補曰注據

天王使任叔之子來聘孔廣森詩聲類以爲冬緩蒸三類古通用故仍亦作任與茸當音仍集韻戎兼入蒸通茸當音仍集韻戎兼入蒸而戎叔謂之茬叔戎與茸當音仍集韻戎兼入蒸邶小雅朋戎爲韻北風大雅仲任爲本句韻張壽理志東平有任縣蓋古仍國**任叔之子**任叔天子之大夫補曰未知爲上爲中○撰異曰任公羊作仍**名**錄父使子謂不氏名其人稱父**也**言子也補曰廣雅曰詮錄具也

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君閽劣於上臣荀進於下蓋參議之補曰稱君參議之錄父以使子是微之錄父以使子是以使而所使之臣無姓氏名字是諸之其辭如此者明不正其父在子代仕也疏曰閽劣進止是二議而言參者舊解傳言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是刺其父之不肖而令荀進更又刺其君臣故曰

葬陳桓公補曰葬時正也例在成十三年傳**城祝丘**譏公不脩德政特城以安民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王親自伐鄭補曰稱人者孫汝烝案膏肓例公與諸國大夫會盟大夫悉稱人明或公會諸國卑者則稱人之旨呂大圭謂有天子在則大夫稱人其言是也謂三國皆諸侯則未盡是也不言天王者趙汸曰凡言天以其無上故王不在辭端則不加天文烝案此亦所謂致恭王所亦而不敢公朝于王所而陳佗使大夫通以稱人爲例猶蜀之盟楚人秦人君而陳佗使大夫通以稱人爲例猶蜀之盟楚人秦人等爲大夫而齊人爲卑者直淵之會晉人爲大夫而宋人爲卑者直淵之會晉人爲大夫而齊人爲卑者也服虔以陳亂無君而決三國皆大夫未得

稱人之旨呂大圭謂有天子在則諸侯稱人有諸侯在則大夫稱人其言是也謂三國皆諸侯則未盡是也不言天王者趙汸曰凡言天以其無上故王不在辭端則不加天文烝案此亦所謂致恭王所亦而不敢公朝于王所而陳佗使大夫通以稱人爲例猶蜀之盟楚人秦人君而陳佗使大夫通以稱人爲例猶蜀之盟楚人秦人等爲大夫而齊人爲卑者直淵之會晉人爲大夫而宋人爲卑者也服虔以陳亂無君而決三國皆大夫未得

葬桓公補曰葬時正也例在成十三年傳**城祝丘**譏公不脩德政特城以安民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王親自伐鄭補曰稱人者孫汝烝案膏肓例公與諸國大夫會盟大夫悉稱人明或公會諸國卑者則稱人之旨呂大圭謂有天子在則大夫稱人其言是也謂三國皆諸侯則未盡是也不言天王者趙汸曰凡言天以其無上故王不在辭端則不加天文烝案此亦所謂致恭王所亦而不敢公朝于王所而陳佗使大夫通以稱人爲例猶蜀之盟楚人秦人君而陳佗使大夫通以稱人爲例猶蜀之盟楚人秦人等爲大夫而齊人爲卑者直淵之會晉人爲大夫而宋人爲卑者也服虔以陳亂無君而決三國皆大夫未得

稱人之旨呂大圭謂有天子在則諸侯稱人有諸侯在則大夫稱人其言是也謂三國皆諸侯則未盡是也不言天王者趙汸曰凡言天以其無上故王不在辭端則不加天文烝案此亦所謂致恭王所亦而不敢公朝于王所而陳佗使大夫通以稱人爲例猶蜀之盟楚人秦人君而陳佗使大夫通以稱人爲例猶蜀之盟楚人秦人等爲大夫而齊人爲卑者直淵之會晉人爲大夫而宋人爲卑者也服虔以陳亂無君而決三國皆大夫未得

以王命討不庭故貶稱人孫汝烝案范是也以王文不通故爲別解謂若王不親伐鄭之上未嘗沒其事之實特其屬文爲舉從者之辭謂以蔡衛陳主其事不以王主其事孫復以爲不親伐鄭而後言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是則以王主其事左傳稱王以諸侯言以者豈史之舊**舉從者之辭何也爲天王諱伐鄭也**諱自伐鄭**鄭同姓**鄭姬姓之國冀州則近京師親近猶不能服則疏遠者可知補曰疏遠趨云斬鄭屬冀州案爾雅兩河閒曰冀鄭在河南不得屬冀州新鄭都冀州本都冀州傳之韓故晉也本都冀州傳之韓哀侯滅鄭遂都之冀慶信云韓哀侯滅鄭遂以當時言之遂以曰鄭然則伐鄭時未有韓國何得將

後代之事以爲名韓侯從冀州都鄭亦不得謂鄭爲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古者天子之常居鄰衍書云九州之內名曰赤縣赤縣之畿從冀州而起故後王雖不都冀州亦得以冀州言之鄭近王畿故舉冀州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鄫○撰異曰鄫左
秋八月壬午大閱成氏公羊作成
補曰孔穎達曰大蒐大閱國之常禮公身雖在例不書公比蒲昌閱皆舉蒐地此不言地者蓋在國簡閱未必田獵昭十八年鄭人簡車徒于大蒐在城內此傳不田明矣不爲決辭準諸亦當在城內文烝烝孔言未必田獵
大閱者何閱兵車也閱爲簡練補曰左傳曰簡車馬也公羊作閱
傳曰簡車也今本公羊車下衍徒字孔廣森曰閱義如簡揃之簡必取名簡閱者明主爲簿按之周禮所謂校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旗鼓兵器者是也先王之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井牧其田野而寄軍令焉居則有戶籍田結行則有尺籍伍符故大役曰抱磨大田曰讀書契凡所以使軍實可數卒兩可比然後等列辨少長順而坐作進退之節可習
脩教明諭國道也脩先王之教以明達於民治國之道補曰王之教以明達於民治國之道也所以起下二句
平而脩戎事非正也邵曰禮因四時田獵以習用戎事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之道平謂不因田獵無事而脩之補曰周禮大宗伯眾也鄭君曰古者因田習兵閱其車徒因田習兵每歲四時行之因田習兵又大伯之禮簡眾之數文烝謂因田書始生也書繼以公之子于
九月丁卯子同生王子同桓公嫡子莊公之母弟也公羊作子生者貿迭皆在三月之末則此書始生也
不地於蔡也補曰疏曰今不地故決之以蔡人殺之文
疑故志之非公之文以兩臣相殺常例不道足明例而不言殺其大夫則難殺之例而陳侯逆焉彼時莊公年已十三次年而即位人共見之無所可疑其所以疑者時鄭君朝魯四年而生子同子同生而貴者也天子猶士也天子元子士也適士之子生而姜如齊齊侯通焉此時田獵以習用戎事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之道也所以起下二句
雨下相殺不道注言雨大夫相殺不書春秋補曰此知字訓見問之辭猶言兩臣也兩臣相殺苟非矯王命殺大夫及別乎君殺大夫之辭猶言兩者皆俱兩下必兩者乃殺傳云雨下不止是也傳聞之誤耳
殺之補曰蔡侯陳侯自殺其大夫不書殺陳侯以見之文何以知其是陳君也補曰以蔡淫公羊似此者多
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遂以爲姦淫于蔡與蔡人爭禽淫猥謂自放恣是所謂四人行也傳聞之誤
捷取之名也獵淫于蔡與蔡人爭禽淫猥謂自放恣是所謂四人行也傳聞之誤
有憙皇象不誤他本皆誤此傳音義亦虛記反板本皆
不誤惟唐石經誤白虎通曰四時之田總名爲獵蔡邑

加簡閱疑當如何休說以爲三年一行三年一行亦國之常史例不志今魯屆三年之期不因田獵以行此禮輒於城內行之故史特志之而經因以見非正其日蒐閱例時補曰注以爲崇
武故謹而日之補曰觀示也婦人夫人也古文孝經傳曰蓋志之又日之君子從而取義如此
觀婦人也補曰者辜較之辭劉炫曰辜較猶梗概也推傳此言疑夫人自桓時已與聞國政爲後來出會如師之漸茲因桓既從妻所好他年國外簡閱或與俱行爲後來共會如之事於城內以悅之耳於說似奇於情或得家鉉翁曰時當淫姜媚豔之始穀梁必有所本也
蔡人殺陳佗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
夫稱之也補曰庶人稱匹夫匹偶也言其夫婦相偶
匹夫行奈何陳侯嬉獵補曰說文曰嬉樂也嬉說也頗
師古曰嬉下施心是好嬉之意說文曰嗜嬉欲之也太元元衝曰務則嬉
音虛記切說文又曰嗜嬉欲之也太元元衝曰務則嬉省而與喜別急就篇勉力務之必

未嘗備禮杜說未審信否依杜亦得兼通史雖唯有此文君子自取疑其舊而自別具於義明不當疑也張應昌以爲聖筆第存其妙義是也朱彝尊曰易以牛呂易司馬以牛其事或未足深信惟無聖人之書法可以肹蠁史沒其疑者益甚耳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咸丘

日之謹其惡補曰焚之者蓋公羊譏之或亦與前入杞後伐杞同

鄍其不言鄍咸丘何也

也不書公羊譏之或亦與前入鄍同

疾其以火攻也

補曰此當如何休據紀鄍邾文咸丘當繫鄍邾之罪與焚國同補曰注又失其解若攻不以火則直言伐鄍不日咸丘矣今疾其所焚之邑則略其所繫之國也凡書紀

鄍鄍常文也鄍城鄭虎牢者變文也伐邑取邑滅邑悉不繫國故不言鄍由於言咸丘言咸丘則由於疾焚也經辭有體而皆相貫傳文甚簡而有所包當以此意讀之疾猶惡也何休曰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不可復禁故則可以進火之盛炎水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得也杜預以咸丘爲魯地焚爲火田左傳中兵事言焚者多矣杜非也又失時月日之例疾其暴而不仁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其名何也

據隱十一年滕薛來朝不名失國也禮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補曰注用曲禮文上句亦見襄七年二十五年**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據文十二年邾伯來奔不名補曰疏曰邾伯與穀鄧並與常例違故據之以相書名而云來奔穀鄧**嘗以諸侯與之接**決何則邾伯不言朝反故特據之

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

待之以初也下無秋冬二時注待之以初用公羊也言前者嘗以諸侯之禮相接今雖失國託寄於我猶以諸侯待之而用朝禮故言朝此史文之舊君子所取也何休曰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又據禮記諸侯不臣寓公寓公不繼世論其事曰獨妻得配夫

託衣食於公家子孫當受田而耕疏曰邾伯與魯同姓故不名以表其親言奔以明失國嘗有好故言名以彰失國稱朝以見和親但入春秋以來無同好之事蓋春秋前有之文丞案下無秋七月冬十月者與四年同說

大千六百七十一字
小篇六千三百七十一字
用注五十七字

春秋桓公經傳第二補注第四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大廟月者謹用致夫人耳禘無違禮烝冬事也

烝從祀先公是也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十四年不言嘗于大廟此不言烝于大廟十五年冬十有一月禘于大廟例皆得禮者時定八年冬祭祀例日得禮者時定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以為義若論則本魯之初制言之故不相同也

春祭曰礿夏曰禴尚麥魚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禴尚稻鴈無牲而祭曰禴禴而加烝嘗于公先王尚黍稷也

牲曰祭禮各異也補曰詩小雅曰論祠烝嘗于公先王注約何休注文此周四時祭名周禮公羊爾雅皆同范注約何休文又曰祠猶食也猶繼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也又曰春上何休又論祭名周禮雅皆同范注約何休注文

祠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麥始熟可汋故曰礿汋猶酌也酌者先辯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薦故曰嘗烝眾也冬萬物畢成所薦眾多芬芳備具故曰烝董仲舒曰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酌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又曰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杭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尊實麴蘗也杭實稻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可也夏約故也敦實黍也初也先成故曰嘗言甘也畢孰故曰烝烝言眾也董生大指與何氏同此古義也嘗烝二字其義皆非祭乃用其引申之義蓋其由來久也祠礿

春興之志不時也

補曰周正月夏十一月以為不時而志者時祭之名亦不以夏制為不時也以春秋言之桓嘗在八月文大嘗亦然建未月也準隱桓之代沿用已久故田祭一準隱桓之代沿用已久故田祭不從夏時之冬矣論語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皇侃以為顏淵魯人問治魯國之法然則烝宜用戌亥月

公羊曰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休曰祭者采也天子三公采稱爵注引鄭君說天子當親迎非也下稱王姬注王人王師王室言王猶言周也若言京師后京師世子則不成辭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后君也左傳稱后絡方娠自夏然休曰后猶言如紀者辟有外文**其不言使焉何也**四據年天王使宰渠伯糾稱使補曰不得獨據彼當依何休云據宰周公稱使**不正其以宗廟之**

大事卽謀於我時天子命祭公就魯共卜擇紀女可中宗宗廟故曰宗廟之大事卽就也就成也公羊曰使我后者便逆之不復反命補曰不得反命嫌公羊以爲逆矣何休曰婚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爲媒可則因用魯往逆矣何休曰婚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何休曰婚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

辭也補曰疏曰依范氏略例凡有十九遂事傳亦有釋之者亦有不釋者此是例之首又天子大夫嫌與諸侯臣異故發繼事之辭文孫案遂事實有二十此所以爲繼事者來成謀卽往逆趙與權曰因而成事是也

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而曰王后略謂不以禮稱之女不言王后而言女不言來不言遂而言使不卻諸侯之紀女于紀則往逆王后略之也明若非成謀而卽往逆則略之矣范據公羊故曰或說是耳

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命紀女之爲后之義與穀梁不同又遍與引異義左氏說公羊家釋稱王如至親不以尊卑爲從不以親疏爲間故得使卿逆有故經亦未當不書逆女之文孫詳釋

辭也補曰疏曰此故字衍文益涉上故字而衍文孫詳釋

遂繼事之以補曰去使

桓補注四　三

以其遂逆無禮故不以禮稱之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補曰言其者凡世子上有目君文則爲緩辭○鄭異曰音

義曰射麋氏本作亦**朝不言使**補曰異於聘**言使非正也**補曰包季之言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補曰國語注曰伉對也左傳注曰敵也流曰禮諸侯世子皆從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謂會同急邀王命者也今曹伯或有疾雖闕朝魯未是急事而使世子攝位來朝故云非正也案疏論諸侯適子之禮本同禮典命大戴禮朝事儀曹伯有疾何休杜預皆云爾**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補曰待與止同義謂處待也直書朝明魯以處曹伯之禮處之又譏內也左傳曰賓之以上卿蓋失之傳曰**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伯之命可補曰已止也謂止不來也太平御覽引糜信注曰故違也文烝案書康誥曰大放王命堯典及孟子言方命堯典及孟子言方命馬融趙岐皆曰方放也鄭君王肅讀堯典之方爲放謂放棄教命也注以廢釋放亦同以爲世子可放命非也傳言魯與曹伯既皆失正則世子可以止不來矣又言世子若止不來則嫌是違棄父子命疑若未可此句所以起下尸子語文意與莊七年則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射姑廢曹平御覽引糜信注曰故違也文烝案書康誥曰大放王命馬融趙岐皆曰方放也鄭君王肅讀堯典之方爲放謂放棄教命也注以廢釋放亦同以爲世子可放命非也傳言魯與曹伯既皆失正則世子可以止不來矣又言世子若止不來則嫌是違棄父子命疑若未可此句所以起下尸子語文意與莊七年則

是雨說也定十三年則是大利也正同放各本誤作故今依唐石經陸淳微旨太平御覽引及呂本中集解本俞皐集傳釋義本程端學本義改所據亦未誤**尸子曰夫已多乎道**惡昔地闕補曰劉敞曰此子惡曹非敞者也大夫之交盟於中國自此始故貶之也葉夢得從其說文烝案以瓦屋之例推之此說有理但於傳之與左傳俱無徵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莊公殺段失德不葬而書葬者段不弟以殺親親貶之補曰疏曰此據晉侯殺世子不葬而發文烝案突忽更出更入不書日危莊公葬者事近在下又非尋常小故危理易見故不須日楊氏之解葬景王已發此意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祭氏仲名鐵大夫有罪者例時無罪者月此月者爲下盟補曰說文執捕皐人也案謂拘止之注首二句本杜字申侯名而疑於爵古人命名不拘杜預祭仲名而疑於拘但據左傳或言祭仲足或言祭足足名足公羊亦以仲爲字蓋與單伯女叔同義耳疏曰有罪時若鄭詹無罪月若季孫行父文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桃丘衛地桓弒逆之人出則有危故會皆月之衛侯不來無危故時**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倡而衛不來者衛侯至桃丘以殺恥補曰內辭言弗非內辭言不經之通例何休曰弗者不之深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結日列陳則日傳例曰不日者皆月敗**戰也**補曰疏曰此戰皆不日略之則又不月夷狄相敗皆是疑戰皆不月何休曰合兵血刃曰戰明從來盟之例先已結期戰補曰**內不言戰**補曰又發傳者公敗宋師**不言及者爲內諱也**補曰既言戰則以所不言者示義也來者接公之文明此戰是公及**戰則敗也**兩敵故言戰春秋不以外敵內書戰則敗例注曰史本言我師敗績經改立例補曰史本言我師敗績經改立例惟乾時仍舊文爲變非敵成元年傳有**來戰者前定之**傳凡不日者皆月敗例注非也春秋爲王師諱敵爲內不諱乾時仍舊文爲變明文不言戰爲舉大隱十年傳又有明文矣范於全傳多所未究**不言及者爲內諱也**補曰既言戰則以所不言者示義也來者接公之文明此戰是公及

燕案范以月爲下盟而何休云執例時此月者爲突歸鄭奪正鄭伯出奔與范異也**宋人者宋公也**補曰能執他國權臣足明其爲宋君**其曰人何也貶之也**惡其執人權臣廢嫡立庶補曰不言行人蓋非使人劉炫及襄十一年疏得之疏又引舊解以爲私罪乃以單伯儗之非也**突歸于鄭**突鄭厲公昭公之弟莊公之也宜蒙月**曰突賤之也**補曰不正故直名猶齊小白等之突今直名者因下文鄭世子忽出奔方變文稱鄭忽以見義若稱鄭突則上下文同故不得也辭雖與**曰歸易**挈文類實無挈義公羊以爲挈乎祭仲非也**辭也**傳例曰歸爲善自某歸大之此傳曰歸易辭也然則歸有二義不皆善矣突篡兄之位制命權臣則歸無善補曰此與衛侯術復歸于衛皆是易辭非善辭衛侯嫌得善故謹日以明知猶此既直名以賤之言歸無所嫌胡安國曰內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爲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自固也故穀梁子曰易辭也劉敞曰歸者順辭也有易辭焉非所逆而書人難也范所引例在成十六年傳

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易辭言廢立在己補曰廢立解權字言慶忽立突皆己主之傳言權在祭仲是聖門相承說經語公羊經師習聞其言遂誤以爲祭仲行權衍爲祭仲之論與納北燕伯傳之誤正同**死君難臣道也**祭仲脅令立突是忽執君謂忽也宋忽不能而夸爲大言何故聽之且祭仲死焉足矣忽如力不能以力殺鄭忽而滅鄭國乎則必不待執祭仲而劫之又不能是則若強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矣何故聽正而立不正而立又曰若仲之爲者春秋之亂臣也季本曰不言自宋歸者上言宋執則突自宋歸可知文省而義自備此本趙汸說

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惡祭仲故爲易辭以宜死之補曰立惡立不正也**鄭忽出奔衛**忽鄭昭公補曰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淮南子曰走者人之所以爲遲也**鄭忽者世子忽也**補曰十五年稱世子明其反正故與常例不同常例已蒙月書名表其亦宜**其名失國也**其名失國書名去世子而但稱忽補曰疏曰此年去世子稱世子明其反正故與常例不同常例已失國十五年稱世子明其反正故與常例不同常例已葬未踰年宜稱子

秦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蔡叔蔡大夫名未命故不氏大夫與外君可相盟會例在文二年傳范解蔡某地補曰折當云地關內預爲名又申之非也凡內之不氏者或不命或未命實皆爲卿傳謂之大夫而外自小國夷狄以外其直以國與其稱人之文不異特以不可不稱人此蔡叔若是卑者則盟事本無須目言宜稱蔡叔依杜解蔡叔卑者皆非卿傳謂之卑者而皆言其人故稱名而書也疏曰不言其人故稱名而書也**秦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不成爲君而有未命大夫雖得書名仍從卑者例隱之傳曰重發傳者隱之也**秦伯使術來聘**術秦大夫名未命而書者重發非也秦後不卒者何休以爲深薄桓公不與有恩禮於大夫文烝謂秦卒當在桓莊之世當是桓莊無恩禮史不記卒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夫鍾郕地○撰異曰鍾公羊作童音義慶氏本亦作童音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闕魯地**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曲池魯地○撰異曰紀公羊作池公羊作陂蛇趙匡引汲冢紀年魯桓公紀侯莒子盟于區蛇曰紀左氏作杞曲池魯地也**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穀丘宋地補曰杜預曰燕人南燕大夫孫覺曰時北燕猶爲山戎所隔也文烝案燕稱人者從小國無大夫例左傳句瀆之丘即穀丘也論語音義穀公豆反句瀆音鉤竇皆古讀**八月壬辰陳侯躍卒**陳厲公也補曰不葬者魯不會喪稱變之不葬有三求諸一者而不得

次非微國夷狄則魯不會葬可知矣

公會宋公于虛虛宋地○撰異鄧曰虛公羊作郛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地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武父鄭地補曰許翰曰觀隱十一年以來見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以後則無復此亂諸侯有所興起則亂矣是以君子不得已於斯民而以禮樂征伐與桓文朔

丙戌衛侯晉卒再稱日決日義也正非日卒者也不正前見矣隱四年衛人立晉是也與齊小白義同補曰疏曰決日義者謂二事決宜書日故經兩舉日文也月則不然縱有兩事合月但舉一月以包之其有蒙日明者則不亦不兩舉故范荅傳氏云舉日之嫌是月是決同日之嫌經知同日是也文丞案玉篇決判也廣韻決斷也決日義者謂日義有嫌判斷以明之與信十六年傳決不日而月同意再稱日是決異日之故傳釋同也陳傅良曰於以見春秋之有日例也郎寶曰史法一是即書一日此非內卑者也不言及是追書即書者紀事之藏追書者承赴之體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補曰此非內卑者也不言及之者亦諱也月者為戰日丁未戰于宋非與所與伐戰也非責補曰疏曰廉信云此傳言責魯反與其所與伐者還與鄭戰是也言解經下日之意也非責也解經書下日之意則非也文丞案莊二十八年衛人及齊人戰不言日之故不復言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於伐宋而與鄭戰內敗也戰不及鄭師而加言于宋而以為盟地者國主與在其中不復序之於盟之國或與或否故其國亦序於列舉國以其可知故也會于曹亦是例文丞案左傳曰晉為大國不勞自戰故疏曰晉人致簏哀十二年傳其言及者由內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徐邈曰僖九年傳曰以曹地曹事今衛宣未葬而鬬子稱侯以出其失禮明矣宋陳稱子而衛稱侯隨其所以自稱者而書之得失自見矣補曰杜預曰以曹地曹人不以國主亦與盟孔穎達曰會又隱元年注曰凡盟以國地者國主與盟之會或與或否故其國亦序於列舉國以其可知故也會于曹亦是例文丞案左傳曰晉為大國不勞自戰故名以為盟地者國主與在其中不復序之於盟之會

無冰皆明是請不明去就政治舒緩之所致五行傳曰視之不明謂之不哲厥咎舒緩罰常燠補曰疏曰徐邈云無冰者常陽之異此夫人淫泆陰爲陽行之所致也何休注公羊亦然今范云則非獨爲夫人也益爲桓公闔於去就不達是非外不能結好鄰國內不能防制夫人反與伐戰此等皆是又成亂助篡負賂廢祀以火攻人反與伐戰此等皆是又成亂助篡負賂廢祀以火攻人反與伐戰此等皆是案哲字或作悊楊依鄭君作悊訓昭晳也范引五行傳本劉向以爲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夏無以取冰則春無以薦夏無以頒故不曰水之禮有本劉向以爲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夏無以取冰則春無以薦夏無以頒故不曰水之禮有減無燠年傳例一有一亡曰有明言無者皆一亡一有可知趙汸曰常無曰有常有曰無孔廣森曰減冰之禮先王所重無以取冰則春無以薦夏無以頒故不曰水之禮有不爲冰而曰無冰自人事目之無冰時燠也補曰疏曰之辭文丞案此略同趙鵬飛說舊解謂無冰者正由時燠也於字下讀爲句因卽解成元年正月公會鄭伯于曹下云無冰則正月公會鄭伯不爲無冰何者無冰一時之事因寒之辭則無冰時燠也舊解謂無冰者正由時燠也時字上讀爲句因卽解成元年正月公會鄭伯于曹下云無冰則正月公會鄭伯不爲無冰何者無冰一時之事因月書也徐邈亦然今以爲成元年傳云加之無冰時燠也者謂今年冰不以時結也傳云無冰亦當蒙月也傳云於字下讀理亦足通文丞案此略同趙鵬飛說舊解謂無冰者正由時燠也時字上讀爲句因卽解成元年正月公會鄭伯于曹下云無冰則正月公會鄭伯不爲無冰何者無冰一時之事因月書也徐邈亦然今以爲成元年傳云加之無冰時燠也者謂今年冰不以時結

災之餘而嘗可也則不敬莫大乎是故書曰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所以志不敬也少儀雜記注並曰雖或爲唯表記注曰雖當爲雖大戴禮墨子荀子戰國策史記漢書列女傳多有借唯爲雖者天子親耕其禮三推黍稷曰黍在器曰盛補曰親供饔之省說文曰供設也一曰供給饔給曰供具也**王后親蠶以共祭服**王后親蠶齊戒共具也爾雅曰供奉也冀奉也**共粢盛**天子親耕共者供也玉篇曰冀奉也遂班三宮朱綠之補曰案祭義統天子籍田千畝在南郊諸侯籍田百畝在東郊王后夫人蠶者舉尊以該之范注夫人以下亦約祭義祭統天子籍田千畝在南郊諸侯籍田百畝在東郊王后夫人蠶室在北郊傳不言公桑蠶室之文彼言夫人蠶室之事又錯互王后事言之故云遂班於卜三夫人之吉者夫人則惟卜世婦之吉者而已**國非無良農工女也**工亦善也補曰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用上敬下則民貴於師師輕於所謂盡心力之也其誠信之所盡也**自親者也**於祭曰工事曰凱曰夫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由中出者身致之也傳言事祖禰必自親解上菜盛祭服之文亦兼解下共盛之文其意主於敬俞樾讀此盡字爲進益未是凱注用說春米以共盛共服起之耳**何用見其未易蔑之餘而嘗也**何用曰問見之補曰何用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事以文辭告曉之讓責也此國語文辭所以懲不貢獻者也**之御廩**御廩米二十四斛米二十七鑿米二十斛米二十一凡九年毛伯來求金補曰不云求賻言甚者在喪而求甚也蔑尤疏也**求金甚矣**非禮尤甚也疏曰不云求賻其辭以文辭告曉之讓責也此國語文辭所以懲不貢獻者也**求車非禮也**補曰何休曰求例時此月者桓行惡不能詠反從求之故獨月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補曰時者每歲春也周禮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職方氏制其貢各以其所有遞周書職方同左傳曰諸侯不貢車服貢服故有辭讓而無徵求補曰案此與求賻下范注異

有兼句之事焉須兼句音義曰兼句如字十日爲句一日者正也周制太子有孫而死則立孫本作句注亦然案楊疏謂夫人兼句師所據本作句此涉上句字而誤也今依音義正本唐石經改正**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志不敬也**去四日言用日至少而功多明未足及易而嘗補曰趙與權曰災在致齊三日前也**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祿父以者也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則不言以杜預釋例以爲非例所及是也此發以字例傳例曰凡師能左右之日以詩箋國語注曰東西之民君故曰君之本也補曰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用上敬下則民貴於師師輕於君謂驅民以聽命他國置之死地也自民者以下又明兼惡四國也**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作○撰異曰公羊閻人蔡人以者不以者伯者故非所得制伯者得以之則不言以杜預釋例以爲非例所及是也此發以字例傳例曰凡師能左右之日以詩箋國語注曰東西之民君故曰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民命也補曰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用上敬下則民貴於師師輕於君使宋專用其師輕使人以其死**君之本也**下敬上則君重於師用上敬下則民貴於師師輕於君使宋專用其師輕使人以其死**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時補曰何休曰求例時此月者桓行惡**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補曰時者每歲春也周禮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職方氏制其貢各以其所有遞周書職方**故有辭讓而無徵求**補曰何休曰求例時此月者桓行惡**求車非禮也**案此與求賻下范注異**求金甚矣**非禮尤甚也疏曰不云求賻其辭以文辭告曉之讓責也此國語文辭所以懲不貢獻者甚者在喪而求甚也疏云求金甚而求賻其甚而云求金甚者在喪而求甚也**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補曰史記名林太子泄父平王孫書日者正也周制太子有孫而死則脫士字盬鐵論誤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補曰危之者孔廣森以爲僖公寵如適卒成篡弑戕殺致奪正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補曰何休曰月者大國奔例月重乖國奔皆日小國皆月譏奪正也禮諸侯不生名今名突離之禍小國例時也文烝案舊史大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補曰汪克寬曰前先書突奔此先書突奔繼書忽復歸繼書忽以譏奪正也禮諸侯不生名今名突離之禍小國例時也文烝案舊史大強弱見矣文烝案此蒙上月左傳曰六月乙亥昭公入左氏別有所據未可用也諸侯出奔歸國入國例月見戚人于衛衛侯輒來奔子稱衛侯而父稱衛世子據實執歸國例時說見僖三十年注奔歸入者皆日反正也補曰疏曰釋其舊史大國出奔未踰年而失國不成爲君故其復歸日鄭世子且見當立也文烝案左傳曰忽明忽世嫡當嗣也崔子方曰忽已爲君宜有國也言世子言復足知上稱鄭忽非嫌矣

許叔入于許補曰在時例此許叔之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傳例曰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泰曰許國之貴莫過許叔之宜立又無與二而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曰歸同之惡入補曰言貴者解稱叔義也案左傳隱十一年魯齊鄭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人使許東偏叔者杜預以爲莊公之弟故爲貴經許叔居許不得以弟爲文故稱叔本宜立乃遲欲顯其爲貴又不得以弟爲文故稱叔之善興鄭之亂以入于許故曰歸之道非所以歸之之善興復也言入志非其正也啖之二傳皆然

許叔入于許補曰在時例此許叔入于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傳例曰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泰曰許國之貴莫過許叔之宜立又無與二而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曰歸同之惡入補曰言貴者解稱叔義也案左傳隱十一年魯齊鄭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人使許東偏叔者杜預以爲莊公之弟故爲貴經許叔居許不得以弟爲文故稱叔本宜立乃遲欲顯其爲貴又不得以弟爲文故稱叔之善興鄭之亂以入于許故曰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言入志非其正也啖之二傳皆然

公會齊侯于嵩補曰此又蒙上月○撰異曰嵩左氏作崈公羊作鄗陸淳孫覺皆從穀梁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休曰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衆衆足責故夷狄之補曰公羊曰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董仲舒說之曰爲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與何氏說異劉敞劉絢家鉉翁皆從董說案襄元年一朝二聘別無異文者從此可知成五年盟牢之盟亦同其例杜預則以爲彼朝聘皆未聞喪於是以相難今以繁露未必廣川本書而皆無以相難也董生此言殆皆生於此條例姑兩存焉若胡安國謂天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補曰上有齊侯袲作侈案說文引春秋傳公會齊侯于袲地而後伐疑辭也地而後伐疑辭也補曰錄合於伐上也是遷延不進之辭故曰疑辭非其疑也鄭突欲篡國伐而正之義也左氏以爲謀伐鄭將納厲公傳意亦如是言疑者諸侯不能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厲公雖正亦知忽之當立而岐意於突卒助突也胡安國曰昭公四鄭之援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教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爲義而果於爲不義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陳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補曰此本杜預蔡常在衛上今序下蓋後至補曰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桓公再助殆之甚喜得全歸故致之補曰疏曰公與諸侯此年爲突伐鄭前年雖爲忽討突疑而不用心亦是其助故云再助范荅薄氏駁云明桓伐突非本心故言再助是也范必知前年爲忽伐鄭而此年爲突伐鄭者以前年責

其疑若是伐嫡而疑則不足可責明是爲忽討突也此年傳云危之若是助嫡則不須云危故知是助突討忽也文烝秦上伐亦是助突范言再助是也荅薄駮及疏說非也危致者阻兵弗戢以篡助篡齊禍將發其危甚也唐不月此月者唐從凡以地致之例致之已是危之此從凡以致伐之例不月爲平文加月爲危也異事異例故各發傳致月例在莊二十三年傳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公名朔惠公之惡也公羊亦有其事而左傳無之蓋惡桓莊閔之篇左氏所據史書多發閟有得之傳聞者有采用雜史者程子曰朔搆急壽二兄使至於死其罪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天子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趙汸曰時衛立公子黔牟而後來王人救衛朔入于衛放黔牟于周則黔牟之立蓋天子之命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黃齊地補曰下有郎

戰渝盟依暨盟公子結盟之例則當去日因下遷盟不去日故亦存日以明同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

趡魯地補曰不以秋伐渝不日近則日近則惡易見不日近則日近則惡易見句繹同襄二十年盟澶淵亦其比矣儀父稱字者重邾娄之辭也杜預曰史書謬誤也二說是也最爲近之何休亦無臣子之義也季者何休杜預皆以爲貴遠許叔說左氏曰桓卒而季歸稱以配事故書葬皆公配事也杜預曰娄

康叔康伯宋曰唐叔唯微子微仲禁曰蔡仲蔡伯曹曰曹叔晉宋公隱不見他稱許文叔則以字配謚德男至康男五世乃多以字配以本爵衛孝伯至貞伯五世曹大伯至惠伯八世多以字配謚也此葬爲危文者季自外歸以貴嗣位有危道焉

及宋人衛人伐邾補曰及者內卑者也猶稱人也許翰曰邾子微子仍舊稱餘皆以字繫地繫國也晉侯變子嬰爲進之盟八月伐之詩曰君正月與齊爲黃之盟五月戰爲二月與子配謚德男至康男五月伐之詩曰君用長豈不然哉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既盡也盡朔一日至明日乃食是月二日食也補曰實亦是月朔食日官日御失厭以爲二日故不言日而言朔所以正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補曰此與元年之治桓以始終相對傳於元年無王同於隱莊與夷之弒終生之卒則皆彼言之此從可知也宣元年之王與他公一例與桓不同也

公會齊侯于濼公夫人姜氏遂如齊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繼事之辭他皆放此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補曰公薨葬亦並日**公夫人葬我君接上下也**言我君舉國上下之辭補曰疏曰公者臣子之稱也我君者揆及舉國上下之辭文烝案注疏以上下爲臣民非也臣民正皆稱公耳廣雅曰接合也上下謂五等爵也公爲五等之上君則合上下稱之於薨專舉其上稱於葬兼舉其合上下之辭加我君者錄內也

弒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據隱公不書葬**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禮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而曰不責踰國而討于是者時齊強大非己所討君子卽而恕之以申臣子之恩補曰于是於此時也後不復譬而釋怨乃刺之疏以爲公雖不能報理當絕交明其當恆以討爲念而此時則姑不責其討蘇輿謂春秋之義立法謹嚴而宅心忠厚貴嚴而責人貴寬胡安國謂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正此之類申臣子之恩者謂不奪其葬也

桓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謚者行之迹事畢於葬故於葬加之王朋岡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勸善而懲惡禮天子崩稱天命以謚之諸侯薨天子謚之卿大夫卒受謚於君補曰注首句及大行二句通周書謚法文也案此傳二句當以表記一及二句證之人兼有衆善者取其大善一字爲謚郎善惡相雜苟不至純惡無善者亦以其善取一字爲謚然則惡謚如幽厲者蓋有所不得已故曰謚所以成德而表記曰節以壹惠也周書謚法爲字無多卽論語所論兩人知同謚亦容異行而昭穆世近則謚必不同於此無以遍之推其本意特因既葬之後人事卒而鬼事始舊名將諱則新名宜尊則易一字爲名以相加崇而其中又因有所取義耳故別易一字乎加之而表記曰謚以尊名也爾雅加崇故曰於卒事乎加之而已則注加猶高也充也內則注加猶上也重也崇高也國語注加猶上也以此意讀傳則也字矣字皆有意理而此禮亦通矣白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補曰夫人與齊謀殺之不書諱也魯公薨正與不正皆日所以別內外也元年傳曰內之大事日定**其地於外也**補曰疏曰據隱公閔不地故決之君內夫人內大夫外君苟死於外則皆書名將諱則新名宜尊故別易一字爲名以相加崇而其中又因有所取義耳爾雅加崇也充也內則注加猶高也崇高也國語注加猶上也以此意讀傳則也字矣字皆有意理而此禮亦通矣白

虎通據葬定公文明祖載而有謚

然後可以會矣

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

桓補注四　終

桓補注四

大千六百六十字
小篇四千一百五十五字
桓注廿二字

春秋莊公閔公經傳第三桓注第五

莊公桓公世子同也母文姜以莊王四年即位閔公莊公子史記名開世本名啟方母姜氏薨姜氏之娣也以惠王十六年即位凡閔之謚古書多作湣案漢書藝文志曰春秋古經十二篇謂曰經十一卷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謂公羊穀梁春秋經也又曰左氏傳三十篇數同公羊穀梁傳卷數皆與經卷數不與經卷數同也何休說公羊云繫閔公篇於莊公下故十二公爲十一卷也公羊志七錄公羊音義於僖十六年云本或從此下別爲卷案七志七錄何注止十一卷公羊以閔附莊故也後人以僖卷大概分之爾穀梁音義於莊十九年云傳本或以下爲此公第五其及鄂州本莊公與閔公同卷唐石經公羊及鄂州本僖公第五其下注曰卷四以至哀公第十二注曰卷十一凡此皆何休所受閔不別卷者亦遂仍之而何休

元年春王正月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弑君不言即位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莊閔補注五

之爲正何也不繼據君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補曰君無不行即位之禮者行其忍不忍葉夢得曰即位者禮也忍不忍者情也孔廣森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義治也春秋所治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仁治也二者並春秋所治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義治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桓公夫人文姜也補曰何休曰非實孫本亦作遜後同左氏公羊皆同段玉裁曰孫者遜也或將左氏音義孫遜互易者孫遜而去補曰言猶者義相近孫道也爾雅釋詁文孫之爲言猶者謬

孫也孫之孫也爾雅子孫後也此與釋詁孫遜也相似後來又製遜字爾雅曰遜遁也孫炎曰遁逃也孫炎曰遁逃也郭璞曰皆謂退在後生也易序卦傳曰遯者退也明亦若退在後生矣　諱奔也補曰內諱公羊亦同諱者經例因史例也左傳載子韓對子陳獻公孫于齊今君再在孫明臣子之辭緩辭孫接練時錄母之變始入之也公羊傳曰何以書錄之補曰接與際同淺猶言際會也練者十三月之祭此日以練布爲冠服故以名祭

卽小祥也注言以人道錄之非傳意王念孫曰傳言錄者閔錄之也注言人道錄之也謂於練時閔錄夫人之不仁之也公羊言念母此言仁之其義一也注曰仁之猶存也墨子經篇曰仁體愛也說文方言曰凡相憐哀九疑潮潭之間謂之人意仁者人也注曰人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恩則相存偶之言耦也又古書仁與表記注引公羊傳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何休注曰仁之作人之古書仁與人二字多通用義通故字亦通也文燕案王說是也二年傳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本未歸也孔子曰是時固孫于齊耳其實先在於齊之乃著之也前聖所未發而觀人之德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其辭最渾而其理最密得其三品者非得其言不可以其皆有仁義禮智根於心而所謂故以利爲言孟子固不能辯之矣蓋自夫子沒而微言絕學者多失其旨於是有子賤漆雕開世碩公都子所稱告子之說有告子四章之說有公都子之說有告子曰及兩或曰或言或動皆有似乎上下不移之言今取孟子書詳考而深繹之人與聖人皆同類而相似卽口目耳鼻四肢之形色其血氣心知之中而仁義禮智具焉而性善有性不善者則又似乎上下不移之言孟子以爲人性但有善無有不善且人人所同此性字眞切究竟之義其原出於中庸之言誠而自詩書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者也論語言性之文唯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不可得而引而不發子貢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不可得而引而不發子貢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不可得而引而不發子貢所謂

洞達言天人性道者必至此而其說乃盡文丞讀孟子積久乃悟之章句既多用特檃括爲聖人與我同類同類者相似二語也相似即相近也與上知相似即是相近而於所謂近者近之文雖同其意異也七篇之文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者善之極性之準以是知論語兩相字必指上知也一章再出於人善人不見之例也四德有智即上知之子曰皆始於知明性中有知無愚而下愚自由於習故又曰因而不移者譬如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反非反之於身明反定莊子言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莊子所論也宏子漆雕之曰周之說也樂記亦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宏子駁之則惡長故舉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人性有善有惡漢志而王充論衡稱之曰周公都子所述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公孫尼所作其言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其言靜即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其言動即告子杞柳湍水食色及以生訓性之說亦即可爲善可爲不善之說好惡喜怒哀樂六情生於六氣之說又有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之說與夫性爲陽氣情爲陰氣陽氣有仁陰氣有欲之說又有性不發爲陰情形外爲陽之說此等分論性情皆於孟子無妨古說之無節於內亦不主一端各有所當學者亦務究性善大旨而已荀卿後出其學深於禮好非子思孟子作性惡一篇以性與僞對則亦明知性之爲誠漢儒言天地生人以禮義之性言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人以性其情情其性之說又分論性情皆於孟子無妨古說人利又兼言人心之危此等言情言心亦孟子所稱不虞天性俾爾彌爾性並不主於論性其曰節性者則以好惡喜怒哀樂之無節於內者言之而不害其爲本自有節也孟子又言忍性亦言其學深於禮好非子思孟子作性惡一篇以性與僞對則亦明知性之爲誠漢儒言天地生人以禮義之性言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人以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保定人甚固其餘言五性者甚衆而後來輯古文書者言性未可謂善也其實於孟子之言終未能篤信而發明之故董仲舒及王充本性唐韓李翺皆不宗孟子者也李翺

道爲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順若斷也爾雅文也惠士奇曰婦人殺夫天與人皆絕之臣案左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亦謂魯當絕之于大受命言義得貶夫人補曰公意錄母之變存以人恩宜大所以受命莊公史子謂時史子謂氏文而削之君子亦史臣也子則亦容時君或言臣得於天人者不可不貶夫人此君子所以示義蓋舊有美連言子耳自人之於天也以下董仲舒繁露亦有其文董未必用穀梁蓋古書成文也末一句當非成文或董所本無矣葉夢得曰有春秋之後世曰夫人矣不可謂之奔故言孫法者行之其人施之後人之罪不可容夫人之故不書氏

夏單伯逆王姬○撰異曰逆左氏作送以經諸單伯皆稱費伯與單伯相似又史記魯邑有單父明單伯實魯大夫矣孔廣森曰逆則據往之日書先行單伯而後築館可也送則據來之日書時尚未有以居王姬也是不可通也案此即張洽俞皐說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單姓也伯字諸侯歲貢士

于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爲大夫者不名天子就其國命之者以名氏通也補曰注言歲貢士者射義言古者天子以名氏通諸侯歲貢士於天子故范云爾但據鄭君注以歲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以貢士爲三歲而貢士則范非也何休曰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伏生之書大傳同射義注悉依爲說范言天子就其國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何注專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也其不言

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君躬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禮尊卑不敵天子嫁女二句本公羊也袁麻接弁冕亦是義必使同姓諸侯主之魯桓親見引之曰注以魯桓釋君各本誤作躬君今依胡安國傳翬集傳傳釋義本李廠會通本趙汸集傳乙正王所見本也音義曰弒又作殺注同案殺字是今注未誤補曰毛詩傳聘禮注皆曰館舍也說文曰館客舍也雜記曰公館者公宮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曾子問略同加之者緩辭○撰異曰館白虎通引作觀

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不言

如何也遂如京師三十年公子如京師補曰爾雅曰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注天子嫁女二句本公羊也袁麻接弁冕亦是義必使同姓諸侯主之魯桓親見引之曰注以魯桓釋君各本誤作躬君今依胡安國傳翬集傳傳釋義本李廠會通本趙汸集傳乙正王所見本也音義曰弒又作殺注同案殺字是今注未誤補曰毛詩傳聘禮注皆曰館舍也說文曰館客舍也雜記曰公館者公宮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曾子問略同加之者緩辭○撰異曰館白虎通引作觀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補曰毛詩傳聘禮注皆曰館舍也說文曰館客舍也雜記曰公館者公宮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曾子問略同加之者緩辭○撰異曰館白虎通引作觀

築之爲禮何也非一宜不須改句宜刪去

築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儿筵于宗廟以俟迎者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補曰朝者治朝朝之外門即雉門也雉門曰公門言必自公門出者所以起下二句注末二句注末二

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補曰公羊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諸侯曰卒正也補曰此共錫命相連之者補曰疏曰重發之爲梁張本馬知文王不至大夫家乎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補曰月爲錫命錄故明之恐日

不至京師詩稱親迎于渭者爲造舟

榮叔字天子之上大夫也禮有大夫三命再賜之道也以天王之尊會人妾祖母之使家父來求車之略也詳言之一事無再貶之制傳但譏二事共一使耳言且所以示譏一事失禮矣執若使任叔之子來聘之所存舊史有詳略補曰此依注云未受朱邑故不稱氏氏即朱地三公至元士皆同榮

天子既有賜含之制傳但譏二事共一使耳言且所以示譏一事失禮矣執若使任叔之子來聘之所存舊史有詳略補曰此依注云未受朱邑故不稱氏氏即朱地三公至元士皆同榮

王也常榮儀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不可最大矣禮弁師掌王之五兩五冕亦以足句又非指袁其經皆麻言袁麻也弁絰大如冠而纓垂下曰纓男子袁與袁殊此言袁則該袁矣麻謂首要絰者父凡服上曰袁服絰補曰喪服親迎服祭服者重婚姻也公時有桓之喪補曰謂非可於廟中接婚姻

袁麻非所以接弁冕也

九日桓卑皆所以褒德賞功也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何休曰桓弒逆之人王法所宜誅絕而反錫命悖亂天道故不言天王也文五年注以榮叔歸含且以至尊行卑事故不言天王使榮叔歸含者臣子之職也以至尊行卑事故亦不言天也文五年傳所謂榮不志也何休曰繒故也三月王使毛伯來會葬又曰刺此失禮故亦不言天王使榮叔歸含且所以刺失禮矣禮含之制傳但譏二事共一使耳言且所以示譏一事失禮矣執若使任叔之子來聘之所存舊史有詳略補曰此依注云未受朱邑故不稱氏氏即朱地三公至元士皆同榮

則四日朱戶五日納陛六日虎賁七日弓矢八日鈇鉞皆所以褒德賞功也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何休曰桓弒逆之人王法所宜誅絕而反錫命悖亂天道故不言天王也文五年注以榮叔歸含且以至尊行卑事故不言天也三月王使毛伯來會葬又曰刺此失禮故亦不言天王使榮叔歸含者臣子之職也以至尊行卑事故亦不言天也常榮儀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不可最大矣禮弁師掌王之五兩五冕亦以足句又非指袁其經皆麻言袁麻也弁絰大如冠而纓垂下曰纓男子袁與袁殊此言袁則該袁矣麻謂首要絰者父凡服上曰袁服絰補曰喪服親迎服祭服者重婚姻也公時有桓之喪補曰謂非可於廟中接婚姻

叔之命也王將出命使登內史策命其臣則於祭焉也諸侯則於其國策命者進當命者三此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拜稽首登受命者三此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三此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三此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

秋七月齊王姬卒補曰何休曰內女卒例日外女卒不日者恩實輕於內女故書卒也其卒之也補曰記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之故書卒也此亦襃爲之主者仍史之舊也及十行本俞泉集傳釋義本李廉注引禮記檀弓文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補曰月者爲不月則此亦當不月○撰異曰禚公羊作郜玉篇禾部引作穅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補曰會非婦人事也此說本經亦通說下二會及言會非正也非婦人事外則婦人不言會

乙酉宋公鴻卒補曰疏曰鴻是穆公長子與聲姜二會并書甚矣包杞伯姬卒補曰會或在竟內或在竟外君大夫之事亦通於大夫以下至於庶人事外則婦人不言會亂甚也男女之別故非正尤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徐邈曰傳例曰往月危往不月危往其理危也補曰徐意危往之例亦通於大夫以下至於庶人事外則婦人不言會師而魯與同其理危也補曰徐意危往之例亦通於大夫以下至於庶人事外則婦人不言會

莊閔補注五　十

溺者何也公子溺也補曰左氏公子無駭帥師伐於夷既弒則馮當正故書曰

不稱公子何也補曰疏曰馮是穆公長子與公子翬帥師伐於夷既弒則馮當正故書曰

迹而不赴之知其不赴而不赴之知其義也汪克寬曰不赴者不書其事知其義也汪克寬曰不書之前方苞之當不書之後方苞之當不書不蹈二句甚言其速耳以卒王傅例曰凡崩薨不赴則不書說曰抑於此見經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焉不敢益也其文史所無者不敢益也其文則史而義即於是乎取焉此所以下總論周諸王崩葬事

天不生三合然後生徐邈曰古人稱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然則傳所謂天益名沖氣之和極發揮之美名故歸於冥冥所由也會二氣之和者不以者也明此亦同義促郯庶其衛孫林父等文之例無其之等傳多云以者不以者也明此亦同義促郯庶其衛孫林父等舉後可以包前也點眩以濫來奔傳云來奔內不言叛明以邑出奔他國皆皆當舉叛爲重故孫林父以戚出奔是也但書叛不書出奔是其例也此之以鄫入于齊亦重於叛故以叛爲重也於出奔不重於叛故以鄫入于齊爲附庸事不止於出奔又重於叛而出奔不書出奔不舉叛爲重者或當以凡出奔不書出奔他國皆當舉叛爲重故孫林父以戚出奔是其例也此之以鄫入于齊亦重於叛故以叛爲重也於出奔不重於叛故以鄫入于齊爲附庸事不止於出奔又重於叛而出奔不書出奔他國皆當舉叛爲重故孫林父以戚出奔是其例也此之以鄫入于齊亦重於叛故以叛爲重也左氏劉炫規杜過是也此通解以鄫附庸二字者省文也傳但言入不得

尤甚故譏而謹之凡會書月善時事有危難於公發例亦無所不謂於海定公之會公不至於食而不書月者定公之會公雖在位而實無如之何也休注首二句本杜預訓食者虧蝕之名也補曰注傳鄒侯享楚文王齊侯享之酒酣加飲羨曰饗曰饗月者再出重也三傳中凡饗禮之饗皆用祭享字為祭享於六書為假借猶曲禮月令禮器等篇假饗享也故享字為饗字於氏作享案作傳中凡饗禮之饗皆用祭享食字為祭

齊侯也補曰公親出與其曰人何也卑公也內無貶公之道補曰卑之猶言貶之貶齊侯正以貶公何爲卑公也不復讐而怨不釋釋侍兒齊侯復讐舊則善矣既不能復則怨不可釋怨也補曰刺其釋怨之文曰諱與讐狩曰於讐者將壹讐而已諱與讐乎其與讐狩也公羊之言諱而傳不言者言卑刺則諱可知也不致者蓋亦舊史無之凡狩不告廟也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補曰孔穎達曰於時齊無征伐之事師在紀不言會者往其地有師在何處蓋齊侯强理紀地有內就齊侯耳不行會禮其卑師而曰如宋師大如言師宋大國故可以言如若言如齊侯則不可補曰此爲凡書如師如會者發例注末二句可刪

莊閔補注五

蹝竟非禮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嫌師與國異也孔廣森曰戎事不過女器目言如齊師惡甚矣

秋郳黎來來朝○作兒五分反十五年可證黎來名也補曰未詳其國

郳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嘗命者也爵命於周也左傳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補曰案上經言公及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之伐衛公也補曰公與共伐致來王人之教足見其曰人何也逆天王之命也王不欲立朔也補曰案上經言公及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之伐衛公也補曰人之猶言貶之卑之貶而卑其相見而諱使若不相見也卑之義卽寓於諱之文則此經人公當亦同上諱不沒公直言及齊侯此諱亦正

人諸侯所以人公也補曰人之猶言貶之卑之貶而卑其相見而諱使若不相見也卑之義卽寓於諱之文則此經人公當亦同上諱不沒公直言及齊侯此諱亦正

莊閔補注五

婦人既嫁不踰竟如齊侯則不可補曰此爲凡婦人既嫁不踰竟之常稱補曰案何休注意突仍是名與突則王美可見但據功以推尊貴文者皆哀與突則王惡可見但據罪以責備之也善救衛也無救而云善者朔之自敗所以善救衛也補曰疏曰計王者有伐逆之功又其惡不可諱也則褒其臣天王無貶文王之救衛而不加貶焉故善天王無惡也天王無貶非無惡也天王之救衛而以自敗爲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據九年伐齊納糾言齊納補曰問上經）不逆天王之命也（不與諸侯得納王之所絕補曰公羊曰辟王也與此同）入者內弗受也（君不言復入者方欲絕之若其本未有國劉敞曰不與復）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絕之也（絕者國當絕之義）秋公至自伐衛（楚之屬不月者此在不致之例致之已足）不致此其致何也（據襄九年時有穆姜之喪九年本傳顯戾不致則無用見者此之惡事謂公與下有分惡殺惡文也僖二十六年至自伐齊傳云危之此亦是之謂大明葉夢得兼有危義而見惡之意為多故言見惡也董仲舒曰春秋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若此類不言則不見）則出順矣（解此當疏曰順者比之入國為順仍是惡也一自相比入為逆則出當為順矣）朔之名惡也（補曰與朔入同義）朔入之名以王命絕之也（絕之得罪于天子也解入名為絕）

見公之惡事之成也（補曰不致則知其為惡事矣而云不致無用見者此之惡事謂公與下有分惡殺惡文也僖二十六年至自伐齊傳云危之此亦是之謂大明葉夢得兼有危義而見惡之意為多故言見惡也董仲舒曰春秋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若此類不言則不見）

螟（補曰自此後無書螟者高閌曰螟食苗心螽無所不食得讖此傳非也）螟之為災較螽為輕（螟之為災較螽為輕春秋之初災之輕者亦書之及其人也輕者不勝書其重者耳）

冬齊人來歸衛寶（補曰何休曰寶者玉物之凡名說文曰寶珍也○撰異曰左氏作衛侯孔穎達曰案說文保從人采省聲古文保不省亦曰寶或作保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文燕案說文孚從爪子古文作保亦聲）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若衛自歸寶於齊過齊然後與我齊首其事則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魯地故重發傳）

夏四月辛卯昔恆星不見（如雨六字今依唐石經下有衍本此經下衍夜中星隕如雨六字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撰異曰昔本或作宵夜中星隕也）恆星者經星也（常經星也疏曰周四月夏二月常列宿者南方七宿也孔穎達曰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在輿鬼南則於時南方之星盡當列見文燕案四方之星二十八宿稱經星故木火金水土五星稱緯星為星經星為星辰連文者皆以緯星經星為辰也周禮大宗伯注疏證曰恆星者經星也常列宿補曰此以夕訓昔也廣雅曰昔夜也王念孫疏證曰昔夜左傳列子注並訓昔夕也夕時亦謂之夜夜左傳列子注並訓昔夕也夕時亦謂之夜言夕也引作今昔是昔本一字）不見（補曰大戴禮夏小正傳說參則伏曰星無小正傳說參伏時左傳曰衆星夜明也衆星列宿而復見之時不見我有不見之義法天子禮義諸侯象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而不復見之辰者以二十八舍日月所會也周禮大宗伯注疏曰凡日入以後日出以前通謂之夜夜左傳列子注並訓昔夕也夕時亦謂之夜言夕也引作今昔是昔本一字）不見（補曰大戴禮夏小正傳曰隆也注解如雨非也下論之引鄭君者駁之曰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衆星萬民之類也夜中者日公羊曰列星也疏曰周四月夏二月常列宿者南方七宿也孔穎達曰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在輿鬼南則於時南方之星盡當列見文燕案四方之星二十八宿稱經星故木火金水土五星稱緯星為星經星為星辰連文者皆以緯星經星為辰也周禮大宗伯注疏曰凡日入以後日出以前通謂之夜夜左傳列子注並訓昔夕也夕時亦謂之夜言夕也引作今昔是昔本一字）

夜中星隕如雨（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而復雨鄭君曰衆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所也夜中者度也劉向曰隕者象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補曰隕落也墜也墜失其所也又中夜而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解雅曰隕墜也注曰隕墜也）

者可以見也（補曰大戴禮夏小正傳曰隆也注解如雨非也下論之引鄭君者駁之曰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衆星萬民之類也夜中者度也劉向曰隕者象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補曰隕落也墜也）

夜中星隕如雨（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而復雨鄭君曰衆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所也夜中者度也劉向曰隕者象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補曰隕落也墜也）

爲中國也不及地而夏狄齊桓起而救存之也狄恒公星隊終性命道地中國其長絕矣劉向以爲夜中者言不得道地中也或曰象其實也書中道而不隕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此魯史承舊史文而修之也中道而隕不及地尺而復即雨未至地滅至雞鳴止不及地尺而復即雨未至地滅至雞鳴止不及地尺而復即雨未至地滅至雞鳴止

大千五百七十一字
小篆六千零卅七字
周注百四十七字

再發傳者穀是齊邑也文烝案文姜三會皆其發傳明後洮陽穀下之脇皆同義可知故不復發也文姜之孫齊不言姜氏既取義於臣子大受命會祴以下皆言姜氏但以非正非禮取義者前之辭嚴後之辭婉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人之無良我以爲君之兄猶以爲國小君也此夫子之耳我國人猶以爲國小君因時而抑揚輕重話顏淵所謂親屬之言也春秋因事而書一辭即文姜孫會諸文可見而穀梁文游夏不能贊一辭即文姜孫會諸文可見而穀梁何憚於魯而六七年閔二國之交日益親四鄰既從齊侯先儒謂皆以國事出也夫魯既不能討齊復之合經亦見矣○焦袁熹曰夫人饗齊侯如齊師及諸令亦無一旅之師涉魯竟者皆夫人之爲之也夫人既反尊卑既殊才智何以得此聲乎文孫案金履祥已有此說深合事情世衰道微邪說紛起故魯桓齊襄皆獲美謚而桓娶別作論焉然猶爲之肆大告者以其淫而害夫公議不可道耳

春秋莊公閔公經傳第三補注第六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

時陳蔡欲伐魯故出師以待之

補曰注用左氏賈逵注賈用穀梁家說也此次次益公不在故書師不言公非諱也陳蔡稱人者略之爲衆辭也以者內爲志之文與桓二年同書者善之別於他之有畏者也次陋非畏自明故不假加文別之月者爲下治兵日次止也補曰重發傳者此兵次文姬異也

甲午治兵

補曰不地者于郎非也日者時史善而書之也承上次可知左傳曰治兵也○撰異曰治公羊作祠鄭君駁五經異義曰公羊字誤案謂聲之誤也

事以嚴終

治兵有故又云兵事以嚴終者言君子之取威武也孫炎曰幼賤在前貴勇力向補曰兵革將出治其事爾雅曰向也孫炎曰尊老在前復常法也孫炎曰尊卑整終事故敬人不至補曰陳蔡不至則以不敬終也

次止也

補曰不地者于郎非也日者時史善而書之也承上次可知左傳曰治兵也

侯待也

待也明非畏

治兵入曰振旅習戰也

振整

出曰治兵習戰也

治公羊字誤案謂聲之誤也

入曰振旅不至完兵

補曰注用左氏賈逵注賈用穀梁家說也此次次益公不在故書師不言公非諱也陳蔡稱人者略之爲衆辭也以者內爲志之文與桓二年同書者善之別於他之有畏者也次止也

此之謂也

補曰此嚴以終事之謂

善師者不陳

師衆素嚴不須整敵望而畏之莫敢戰

善陳者不戰

軍陳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戰

善戰者不死

民盡其命無奔背

善死者不亡

散亡者也江熙曰有取焉雖沒猶存補曰江熙說愚有取焉雖沒猶存也

故曰善爲國者不師

師衆素嚴不須導之以德

善陳者不陳

師衆素嚴不須整軍列陳江熙曰

善戰者不敗

軍陳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戰

善師者不陳

師衆素嚴不須整軍列陳江熙曰

故曰善爲國者不師

以德導之猶

善陳者不戰

補曰此嚴以終事之謂

善戰者不死

善猶好也陳謂行列

此之謂也

補曰此嚴以終事之謂

義如此也兵將出而治兵猶三年田而大閱亦國之常禮史以此治兵陳蔡不至最有功效故特志之而經以事嚴見義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劉晝謂之五德智以決策信以賞罰仁以愛人勇以果斷嚴以立威武也孫炎曰幼賤在前貴勇力向補曰兵革將出治其事爾雅曰向也孫炎曰尊老在前復常法也孫炎曰尊卑整終事故敬人不至補曰陳蔡不至則以不敬終也威旅衆也補曰爾雅曰反尊卑

善爲國者不師

以德導之猶

故曰善陳者不戰

善猶好也陳謂行列

善戰者不死

信仁勇嚴也劉晝謂之五德智以決策信以賞罰仁以愛人勇以果斷嚴以立威武也孫炎曰幼賤在前貴勇力向補曰兵革將出治其事爾雅曰向也孫炎曰尊老在前復常法也孫炎曰尊卑整終事故敬人不至補曰陳蔡不至則以不敬終也旅衆也補曰爾雅曰反尊卑

善師者不陳

師衆素嚴不須整軍列陳江熙曰

善陳者不戰

軍陳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戰

善戰者不死

民盡其命無奔背

善死者不亡

散亡者也江熙曰有取焉雖沒猶存補曰江熙說愚有取焉雖沒猶存也

故曰善爲國者不師

師衆素嚴不須導之以德

善陳者不陳

師衆素嚴不須整軍列陳江熙曰

善戰者不敗

軍陳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戰

善師者不陳

師衆素嚴不須整軍列陳江熙曰

故曰善爲國者不師

以德導之猶

善陳者不戰

補曰此嚴以終事之謂

善戰者不死

善猶好也陳謂行列

此之謂也

補曰此嚴以終事之謂

謂之無生皆聖賢所弗論也此五句承上廣言之皆古書成文漢書刑法志稱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舜脩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夏狄戎俏夏之所謂

稱人矣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變盟立小白日又不月者益以賤無君之當齊無君制在公矣補曰制制義當可納而不納內也補曰惡內者即謂不日也魯方積齊弱幸而譬爲庶幾猶可雪恥計不出此而盟以要之齊人歸迫小白此穀梁家相承說也故惡內在齊固無信而所惡在內也不致者會大夫也上言不日其盟渝盟則知此盟渝盟又言惡之渝盟觀其渝盟則知此盟渝盟又言惡內者觀其不日則知齊之渝盟渝盟之義一也當可納而不納與復讐讐之義不相涉所以然也凡是者非凡也此傳曰納子糾不言糾子齊糾公子糾齊人殺之是也孔穎達文十四年正義謂不言齊糾者蒙伐齊文與挈辭說異未可用也不言納糾子齊此說是也孔氏以爲此有伐齊之文則不嫌是篡納例皆時孔說亦近非凡者皆篡辭孔廣森以爲納下有入文故不須言于齊何休曰不月者非篡納也此下有入文之文故不須言于齊何休曰不月者非篡納也此傳曰納糾篡辭孔廣森以爲納不書出事此等或書或不書皆史例之舊也以臧孫紇公子慾觀之則內弃之也又有有是范言許叔蔡季之等詞叔益本無出事此等或書或不書皆史例之舊也以臧孫紇公子慾觀之則內弃之也又有有非卿而書者矣外弃書弟書公子亦不必皆卿也又有有宋萬爲卑者○撰異曰左氏舊有二本或作納糾或作納子糾唐定本始以有子字爲正徐彥陸德明所見左氏亦有子字徐彥當是晉宋以後唐以前人或疑爲北齊人稱子糾爲沈文何據傳鮑叔來言子糾親也謂齊人也沈文何據傳鮑叔來言子糾親也謂齊人稱子糾非也此傳便文耳猶述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史記仲尼弟子傳子羔曰出公去矣

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何休曰三年溺自齊師伐衛故敗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故卑之曰今親納讐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仇讐一貶其臣一卑其君釋之曰於讐不復則怨不釋而魯釋怨慶合甚郜君釋之曰於讐不復則怨不釋而魯釋怨慶合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讐也至於伐齊納糾讐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仇讐一貶其臣一卑其

補曰杜預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早則竭溜故曰乾時范言內卑舊非也案左氏公羊戰者公也此無譏文不言公者承上伐齊可知孫覺趙鵬飛程端學趙汸得之劉知幾謂尚書務於寡事春秋貴於省文趙匡謂春秋省辭以從簡孫氏亦謂春秋之法文從簡易文烝以爲聘禮記言辭多則史論語言六勝質則史君子脩春秋變乎史矣客言及齊師故言我以相別與我入陣同皆屬文之宜也不致者由內及之不直言師敗續者文承上文者此著惡內文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言子糾者明其貴宜爲君補曰此本公羊也何休曰以君薨稱子某從衆辭例不地亦略之不日者實未成君**外不言取**言之者著其宜爲君文烝案齊桓人者略之補曰不以外取於內也宣元年昭二十五年傳皆曰內不言取其意一也不言取者經例因史例也**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補曰凡取皆易辭傳因以明遍例左氏公羊例皆同**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猶言曰齊之子糾今取而殺之言魯內取而殺之若我殺之左傳以爲魯取物然此所以爲病內公羊謂脅我使不能救護也補曰是彼之子糾直從下齊取子糾殺之楚誘蔡侯般殺之是也**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補曰藏隱死罪或云猶內外傳言逃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補曰七句又申病內意**以公爲病矣浚洙者深洙也**補曰公羊出魯東北西南入泗水下合泗浚洙公羊齊難不如小邑

冬浚洙補曰杜預釋例曰洙水出魯國東北西南入泗水下合泗浚洙公羊齊難訓同毛詩傳浚深也也爾雅作濬說文作睿濬謂鑿深遍之爲阻固**著力不足也**長齊難本公羊也何休曰泆在魯北齊所由來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長勺魯地**不日疑戰也**疑戰者言不剋日而戰以詐相襲補曰疑戰猶公羊言疑戰疑詐戰也詐戰何休曰詐卒也齊人語益誤**疑戰而曰敗勝內也**勝內謂勝在內補曰言敗則亦戰也詐戰非謂之敗者勝在內舉其勝者言之非是成敗之也凡敗師不日者皆非成敗之難發例於內其餘亦無所不通不致者凡敗某師之辭反無危故也

二月公侵宋侵時此其月何也補曰舊史侵皆月君子略之**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補曰惡之而謹月即往月危往之例疏曰舊說以爲公與宋公侵之若此則何惡也公與宿盟經無其事爲宿侵宋故傳無其文是舊說妄爻烝案不致者惡事也

三月宋人遷宿補曰月者例也遷者遷之者皆同例惟許爲變例疏曰許四遷不月者以其小略之如邑也遷紀不月者文承月下蔡之可知也案疏論許遷是也論遷紀非也紀不入諸遷例前辨之**遷亡辭也**爲人所遷則無復國家故曰亡辭閔二年齊人遷陽亦是也補曰公羊引子沈子曰益因而臣之杜預以爲強遷之而取其地也案書堯典寅三苗于三危亦作棐三苗皋陶謨謂何遷乎有苗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多方公作將蒲姑蔡仲之命皆名公作將遷其君于蒲姑則殺夢得引此舜與成王二遷以爲遷者但徙其地孔傳言滅奄而徙之者誤也宋人遷宿齊人遷陽亦存其君長而徙之但諸侯所不得爲故見譏焉又謂周禮太司馬九伐之法有滅無遷蓋伐得之而後遷非以師直遷尤見先王之慎乎遷人非如有苗與奄亦不爲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國亡不復見經不言滅者言滅則殺其君滅其宗廟社稷就而有之不遷其民補曰策夢得曰以遷人爲罪義不在地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互文也**補曰遷者僖元年邢遷于夷儀成十五年許遷于葉之類是也彼二傳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此傳云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互文也補曰未失國家故復見復見故地遷者較遷之者爲愈也傳總明遷有二例疏曰不於元年遷紀發傳者彼以紀侯賢經變文以示義非正例故不發之遷陽不發從此省文也遷有二種傳文三起例此是亡辭之始那是復國之初許獨自不月故三發之也范略例云凡遷有亡辭之遷陽是也好遷七那遷夷儀衛遷帝丘葉夷白羽容城是也文烝案范例及疏諸遷外如衛遷于楚丘以不與專封不又遷于洛于以其皆言城略而不書杞遷于緣陵新田楚遷于郁事皆無危史本不書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補曰月者嫌外傳者嫌內異也

公敗宋師于乘丘乘丘魯地不日疑戰也補曰孔廣森曰左傳可敗也自零門簏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此詳戰不日之證公子偃曰宋師不整補曰疑戰勝內重發傳者二師夫而敗一師嫌有異也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武歸莘蔡地補曰獻武禁地也○撰異曰武本亦作舞左氏公羊作舞案周禮射有興武馬融云興舞同荊者楚也補曰荊與雞甫異者有疑戰也

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補曰公羊傳四年傳亦言楚人則先叛漢書賈捐之謂其動為國家雞自古而患之今楚以州言楚以國謂之荊楚

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補曰狄之故不言此以歸猶愈乎執也為中國執蔡侯之獲也補曰狄之也非齊桓比也言敗績也

何為謂之荊狄之也補曰狄之故不言獲故名以起之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十二年宣十五年秦絕之也何為絕之獲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補曰不言獲故名以起之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為中國執蔡侯也補曰釋解也解釋之者不言此以歸猶愈乎執也補曰執故言以歸上二句反正言之道何氏又曰獻舞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不言敗與中國言敗復言戰不直言敗而言敗內之直言戰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補曰經例夷狄敗中國言敗晉師敗績例夷狄敗中國相敗者同文猶外也補曰公羊與此同何休曰獲得也戰而為敵所得文也柔戰既無勇敗又不死未能奔亾乃見俘獲可絕也補曰公羊傳曰絕之也何為絕之獲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為中國執蔡侯也補曰孔廣森曰左傳可以論公羊穀梁則未可學者治穀梁當以李氏此條及僖十五年秦絕之也何為絕之獲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為中國執蔡侯也補曰重發傳者嫌此與異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桓十一年鄧侯吾離來朝桓十六年衛侯朔入于鄭忽出奔齊傳曰潮之名惡也然則出奔齊書名失國也十二年徐人取舒傳曰舒國滅不名益無罪也凡書奔者責不死社稷不言出者絕之也又曰滅盡也補曰爾雅曰滅盡也他皆放此補曰舒國滅無所出也他皆放此何休曰取其國曰滅注解不言出杜預用公羊文也何休曰滅絕之先王之政也必武而後可滅人之國交相滅葢夢得曰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滅國五十而天下大悅益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先王之道也鄭玉曰三王之興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也齊桓殺糾得國殺一不死位不辜矣滅譚立威行一不義矣月者何休以為惡不日例在後十三年傳舊史兼施不日例曰公羊作十月一月案滅譚說文邑部作鄲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鄑魯地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補曰重發傳者嫌此與異也其日成敗之也結日列陳不以詐相襲得敗師

之道故曰成也補曰伯禽之誓曰甲戌我惟征徐戎是古者戰必結日結日者得正故日之以成其眾之事公羊謂之偏戰者也此爲內言敗師者發例亦記於外惟敗爲變例**宋萬之獲也**補曰獲書者卑者不志又內不言獲左傳在乘丘之役

秋宋大水外災不書此何以書例因史例也**王者之後也**補曰魯史爲殷之後亦殷人則襄九年傳云故記災而經仍之也孔子疏曰重發傳者

冬王姬歸于齊其志過我也補曰此猶外相如以過我書公羊同何休曰明當有送迎之禮左傳謂齊侯來逆共姬非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鄑鄑紀邑也紀季所用入于齊者紀國既滅故歸鄑補曰何休曰月者恩錄之

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江熙曰四年齊滅紀不言滅而言大去者義有所見爾則國滅也叔姬守節積有年矣紀季雖以鄑入于齊不敢懷貳然襄公豹未可圖信桓公既立德行方宣於天下是以叔姬歸于鄑魯喜其女得申其志補曰傳曰歸者歸其所也紀國既滅而鄑爲齊附庸猶立五廟是得其所家鉉翁曰夫死無子而終於父母家者非正也終於夫家正也文孟案喜而言歸者經順魯而喜之也言歸不若嫁者上繫紀前有以鄑文也注來歸三句本杜預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捷宋閔公○撰異曰捷公羊作接字故賈氏云公羊穀梁不作接爾雅曰接是也案公羊穀梁曰接是也案爾雅曰接捷也二字通用**宋萬宋之卑者也**補曰南宮萬非命大夫卑者也不目言者也前發稱人之例與內之直書其事者並言而曹莒諸小國雖大夫亦稱人足知其亦是卑之即楚之先亦足兼見也此發以國氏知亦卑之即楚相當而曹莒諸小國雖大夫亦以國氏知亦卑之即楚及吳皆足兼見也惟公子公孫弒君纂國其以國氏則隱元年稱人之例皆爲不可不目言者直以國氏其實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補曰疏曰無知既經三年傳云故宋向魋自曹出奔北燕十年而哀十四年六月宋左氏載續經書時文烝案左傳曰宋久不討賊致令得奔故謹而書之也公羊何休曰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今仇牧書名見仇牧之例則不從四殺大夫稱名姓之例

十有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地○撰異曰齊人左氏是**齊侯宋公也**補曰齊侯親至來宋亦身在會陳蔡邾君鄫亦親至傳不言者略之說在下者定之是以補曰非受王命爲侯伯二十七年傳曰信之至也二十七年傳曰信之至也此即十六年傳所謂古者春秋之文也補曰疑齊侯之信文也疑齊侯未定之說是也**桓非受命之伯也**桓初行伯事足以會諸侯一匡天下而已故曰非受命之伯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也何疑焉**新立明亦身在北杏以平宋亂孔穎達以爲新君位未定故疑之信文也疑齊侯之信文也疑齊侯未定故疑之信文也疑齊侯之信文也疑齊侯未定故疑之信文也疑齊侯之信文也疑齊侯

巳序云責衛伯其下文明言方伯而鄭箋乃謂周之制伯佐牧以爲方伯者州牧也牧之下又有州伯二人伯佐之則衛二宣公爲之也下泉有卻伯如鄭所云更滋殺亂王賢伯故傳謂衛宣公爲方伯而箋亦爲州伯序所謂思明王

將以事授之者也 言諸侯將權時推齊侯使行伯事授桓補曰注非也此謂春秋將以伯事授桓文之事荀卿董仲舒亦言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孟子又言不爲管仲能霸小之至孟子則其時有異故夫子爲東周謂行大

國語管子書管仲制齊萬人爲軍凡三軍有士三萬人以爲比之周制誠爲簡便故曰節制之歸此三說得之文烝以爲兵數既少其用之又恆少耳自陽處父以前師少稱人雖尊卿爲將亦不別

夏單伯會伐宋 補曰陸淳曰左氏謂單伯是周大夫若然何得會鄄之時不列序而言單伯會齊侯乎孫復劉敞亦云單伯乃台之也因經會下不再出齊人陳人故特釋之明與隱四年伐鄭異

會事之成也 伐事已成單伯乃至補曰會事之成謂諸侯伐宋之事已成而言之

秋七月荊入蔡荊者楚也其曰荊何也州舉之也 補曰何休曰州舉也十年傳同耳

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 楚補曰當云言荊不如言楚楚不如言荊荊改稱楚者言介葛盧名不如字之郑儀父郑黎來蕭叔介葛盧是也著實錄也若褒內諸侯書字則以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唐石經十行本補正作甄左氏公羊一作甄復同會也諸侯欲推桓以爲伯故復同會于此以謀之補曰十六年傳曰外內察一疑之外從北杏可以見義故自此無疑文內始會非公故疑文在後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復同會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諸侯至此方信齊桓故更發之文烝案當云方伯

夏夫人姜氏如齊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補曰疏曰重發之者此非淫恐之異故發傳同之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邿 宋主兵故序齊上也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夷狄在下征伐則以

不嫌而同辭矣州劣於國字優於名州國一類名字一類傳言國不如名者便文連言之謂四夷不如徼國耳公羊於國上增氏與人於字上增子學者因謂春秋以七等進退諸侯其說多不可通宜葉夢得駁之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鄄衛地○撰異曰宋公衛侯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十行本補正諸侯欲推桓以爲伯故甄復同會于此以謀之補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復同會也 諸侯欲推桓以爲伯故復會於此補曰左傳曰齊始霸也疏曰重發傳者諸侯至此方信齊桓故更發之文烝案當云方伯

夏夫人姜氏如齊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補曰疏曰重發之者此非淫恐之異故發傳同之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邿 宋主兵故序齊上也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夷狄在下征伐則以

主兵爲先春秋之常也他皆放此補曰注首二句本杜預班序以下則下年夏伐鄭下注也杜無夷狄在下句宜刪四字○撰異曰邿公羊作兒

鄭人侵宋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補曰杜預曰陳國小每盟會皆宋主兵也

秋荊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幽宋地補曰杜預曰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爲三恪之客故齊桓始霸楚亦始彊陳侯介於衛上終於春秋滑國都費○撰異曰板本公羊會上衍公字唐石經亦無公董仲舒繁露曰幽之會莊公不往而春秋皆不志明雖以魯之近周而春秋滑國都費○撰異曰板本公羊會上衍公字唐石經亦無公董仲舒繁露曰幽之會莊公不往公不及故傳謂之失天下言其微弱之甚也左傳此一經後云王使虢公始幷晉侯詩無衣序云武公始幷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東盡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幷晉地而有之夫以曲沃之三世爲逆卒滅宗國王法之所必誅而敢於以賂請命遂如其欲則周之陵夷不振爲何如哉齊桓勃興與始與諸侯共會盟以尊周春秋深與之因加言同以顯其事下文邾進書子寶由齊桓爲之請命順逆相反亦尊周之一端矣迨乎僖崩惠立子頹爲亂鄭厲命虢定王家左傳備記其事罔人不告春秋不書也桓力未及君子不責也惠之十年再盟于幽復申前約於是又以同盟書自後則存以

須特異其文矣語云名生於不足是之謂乎

之也 欲共以事推之可乎今于此年諸侯同共推桓而不言公

魯與齊譬外內同一疑公可事齊不會不書公以著疑

侯補曰疏曰薛解謂會北杏不言諸侯是外疑之也今此會不言公是內疑之也自此以後外內不復疑之故一疑也推尊范注必不得爾范意外內寮者諸侯之因或遠或近故以外內總之一者同一也文孟案范注非也遠解是也舊解者外謂宋陳蔡鄭內謂魯其於齊皆寮也春秋之文內傳言外內外則北杏稱人一疑之內則此不言公一疑之傳以內之一疑解經不言公因蒙北杏幷言之明外內之文相準也柯爲離會齊無爲伯之事鄄是大夫會故皆無所謂疑與此異也外內寮一疑之文意與成十二年上下周則進矣經因其進而進之杜預曰蓋桓請王命以爲北杏之會時已得王命案鄄卒無一見之正同至於當時外內諸侯之疑齊與否內與齊之有舊讐皆無須論范於北杏傳此傳皆誤解

其曰子進之也 附齊而尊周室王命進其爵補曰至是爵命於

鄄子克卒 儀父補曰即

莊閔補注大

不名者鄄近魯情最親故雖小國皆以名錄觀於鄄而寤矣不日者或不正或史以其附庸新進略之不辨者或魯不會或亦是史略之

人者衆辭也 補曰與令得執與之辭與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實是齊侯以衆辭

以人執與之辭也 辭者與之辭與稱人明此非貶其執有罪也昭八年傳曰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諸以衆辭稱人之例文互相倘

鄭詹之卑者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有罪去氏也知非與此同意皆發明

詹鄭之卑者有罪去氏者外大夫身有罪例不去氏也 仲之類是也宛所以去氏者爲貶鄭伯也

以其逃來志之也 補曰主爲史例逃來志

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 末謂逃來補曰幷志執何

鄭詹鄭之佞人也 補曰說文曰佞巧諂高材也國語注曰僞善爲佞爾雅壬可言自逃來

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 補曰不志者經例因

鄭詹自齊逃來逃義曰逃 齊稱人以執是執有罪也執

逃來則何志焉 但當

逃來志之也 補曰主爲

秋鄭詹自齊逃來逃義曰逃 得其罪故曰義也今而逃之是逃義也補曰此爲凡書逃者發例其言來則從接公公既受之故而受之鄄公既受之故書甚佞也曰佞人公羊義可

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 補曰不志者經例因

莊閔補注大

冬多麋 京房易傳曰慶正作淫爲火不明則國多麋補曰易傳又曰震遂泥厥咎國多麋此以爲溺愛淫女也劉向以爲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爲言迷也蓋牧歟之淫者也是時莊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莊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幾亾社稷左氏劉歆說以爲毛蟲之孽爲災杜預曰麋多則害五穀故以災書案春秋諸記異如蜮蜚多故書多也螟螽不言多者多也螟螽是微細之物不可以數言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 補曰

與正朔晦日既朔告朔也閒以夜半爲朔夜半後爲雞鳴爲平旦爲日出下言朝日朝而明是日出後兒而知之史因書於簡也日出以前通爲夜故曰夜食

食也補曰謂史曰王者朝日何所據

曰王者朝日王制曰天子元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補曰疏曰魯事而輒言王者朝日所以顯諸侯朝朔也注引王制者乃禮記玉藻文彼案東門之外者東郊也元冕其正月則異大戴禮四代孔子曰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孔廣森以爲盛服者衮冕國語所謂大采朝日東堂也依書傳略說在夏正之朔卽此三月矣

故雖爲天子必有尊也貴爲天子朝日諸侯朔朔何休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合爲一日今朔日夜食何緣書乎鄭君釋之曰一日一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爲疑補曰朝朔者北面朝受天子所班朔政謂以每月朔日明日尊也朝朔明天子受之於禰廟經書覩朔是也朝日明日朝朔禮異皆早旦行事而昨夜有虧傷之處尚存故知夜食也徐邈云夜食則星無光張靖徐張非但與范異乃於傳外自爲說范引鄭言屬前月晦是謂在夜半以前則日出安得尚有虧傷之處吳萊又以後世事況之曰世之閒閒猶故於此而或食謂之食朔可矣晝食未可也安得不曰夜食乎魏永安二年十月己酉日食地下虧從西南角起亦是夜食吳氏於事類頗近亦非傳意也唯漢書五行志說此曰史推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較所謂虧傷而解是爲夜食斯則事核而義得矣日食而出未復語意尤明

夏公追戎于濟西補曰逐之曰追追例時

也鄙狄侵我言侵西鄙

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遁於我也補曰言追伐可知矣

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爲公之追之也言戎遠來至濟西必示義大有徒衆以公自追之知其審然補曰注非也濟西猶言河陽不限於地名故爲大濟西大公猶河陽大夫子傷之處尚存故知夜食也徐邈云夜食則星無光張靖云立八尺之木不見其影並與范意異文烝案徐張非但與范異乃於傳外自爲說范引鄭言屬前月之晦是謂在夜半以前則日出安得尚有虧傷之處吳萊又以後世事況之曰世之閒閒猶故於此而或食謂之食朔可矣晝食未可也安得不曰夜食乎魏永安二年十月己酉日食地下虧從西南角起亦是夜食吳氏於事類頗近亦非傳意也唯漢書五行志說此曰史推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較所謂虧傷而解是爲夜食斯則事核而義得矣日食而出未復語意尤明

秋有蠶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識漢書五行志引作不試顏師古曰試用也劉向以爲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爲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其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狐近射妖死亡之象弧若曰勿取齊女將生淫惑纂弒之禍莊不寤遂取之入後淫於二叔二叔亦作蜮陸渾以死兩子見弒夫人亦誅○賈逵曰蠶短狐也蔡徐彭丹曰不書來者皆傳言一有一亡者四亡則一有一亡者一亡則無有一說有無時言亡者不有時或有有時或無有無時文烝案一猶或也傳一則夏小正傳云蠶如蠶補曰疏曰洪範五行傳傳例曰三傳皆然

一有一亡曰有補曰疏異曰蠶本作蜮陸渾後一說有無時言亡者不有時或有有時或無有無時文烝案一猶或也傳一則夏小正傳云蠶如蠶補曰疏曰洪範五行傳傳例曰三傳皆然

常也螟螽之類是常有之物不言有也注制辭一物一秋爾雅泉一見一不在本一則在末義皆爲或也傳言一一有一亡者四亡則一有一亡者一亡則無有一說有無時言亡者不有時或有無時文烝案一猶或也傳一則夏小正傳云蠶如蠶補曰疏曰洪範五行傳傳例曰三傳皆然

冬十月

莊閔補注六

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在江淮水中人在陸瓖毛詩義疏云蠶短狐一名射景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或謂之含沙射人入皮肌如疥左傳及詩正義與此疏同毛傳說文皆曰短狐也說文又曰似鼈三足以氣射害人音義曰本草謂之射工左傳音義曰俗呼之水弩陸瓖前一說范所用服虔說左傳亦同徐彥引草木志同後一說范所用服虔說左傳亦同徐彥引草木志同後一說范所用服虔說左傳亦同徐彥引草木志同後

春秋莊公閔公經傳第三補注第七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媵淺事也

不志此其志何也補曰凡女出媵他國女爲夫人者史皆詳書之君子以爲淺事削而不書魯實使公子結要二國之盟欲自託於大國未審得盟與不故以媵婦爲名得盟則盟不則止此行有辭也補曰公羊十三年何休注曰臣約其君曰要久云要脅欲明魯辟要盟若直言公子結及齊侯宋公盟于鄄則無以見魯之本情故存媵文但觀舊史爲略耳魯所以要盟者洪荅菱葉酉謂以背盟納逋懼討也何以見之文

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

志辟要盟也補曰問經文以輕遂重無他異說故知辟要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其曰鄙遠之也補曰何休曰邊垂之辟

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遁我國也補曰亦猶十八年不使戎遁於我何休曰榮見遠也文燕案內言鄙者與外篇直言伐我則與外言圍入文相當孫覺曰春秋外師之至魯難入其郛亦皆曰鄙侵伐似某鄙得必曰鄙者蓋我國之君治國之道素脩禦敵之道素備彼之來寇者乃遁吾閒隙犯吾邊鄙耳故春秋之法內言賊不言敗言侵言伐不言其至於國都所以親之尊之而備責之也哀八年十一年再言伐我而不言其鄙者春秋之終而聖人之微旨也穀梁言不以難遁我國此深於春秋者之說也脫今依唐石經十行本俞皐集傳釋義本補正傳之字各本

夏齊大災

外災例時補曰疏曰范例云災有十二邑曰災及人曰大大曰甚災及山川曰崩外災不志甚謂災及人也補曰災及人故大大故甚甚故崩內則書日外則書時國曰災邑曰火

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比再夫禮之甚故詳之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夫人比年如莒遍而不改無禮尤甚故謹而月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補曰我當爲戎穀梁與左氏公羊本同字蓋轉寫誤也哀以前皆書四鄙不應此獨直文傳於上年發書鄙義不應於此無傳知必是誤字矣張洽曰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撰異曰我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秋七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補曰書日與齊小白同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補曰桓公夫人莊公母

夫人姜氏如莒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此適異國恐別故發傳以同之

甚也外災不志甚謂災及人也補曰災及人故大大故山崩皆以害大變重志於魯策亦此之類

婦人弗目也補曰鄭嗣曰弗目謂不目言其地也婦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薨不書地僖元年傳曰夫人薨不地此言弗目蓋互辭爾定九年得寶玉大弓傳曰弗目蓋也蓋此類也江熙曰文姜有弒公之逆而弗目其罪補曰鄭是江非也鄭不引隱

二年傳亦失之疏曰隱二年著不地之例此復發傳者嫌有罪去地故發之

冬十有二月葬鄭隱公補曰何休曰春秋褒明者書葬文烝案篡立乃失德之大者既有明文則葬之魯會葬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㪅大雋易稱赦過宥罪書稱雋笑赦經稱㪅大雋皆放赦㪅人蔿滌家故有時而用之非經國之常制補曰此本杜預第三句作傳稱㪅雋鄭范改之此注言自古以來有時而用也○撰異曰㪅公羊或作㪅公羊作省案石鼓雋車義作省車㪅失也雋笑也笑謂罪惡補曰惠棟曰失讀爲佚佚與逸同謂逸囚也古多以失爲佚文烝案惠說是也公羊曰㪅者何跌也似亦略相近杜預襄九年左傳注某氏堯典傳曰雋笑也緩也逸周書謚法曰㪅放也緩放亦佚之意以笑訓雋者堯典康誥言之杜預亦曰雋笑是也某氏傳曰雋過也凡罪有過故者就二字析言之堯典謂之姜之故補曰墨子曰絲縷有紀說文曰紀別也引仲之爲治理

莊閔補注七

為嫌天子之葬也姜文

不言公子遂如陳逆女此其稱人者衆辭從主人與公之禮亦卒仲遂致意如之意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禦寇宣公之子補曰稱人者衆辭從主人與公之禮亦卒仲遂致意如之意也

大夫也補曰未命爲卿

之重視大夫比視命以執公子一大夫既命得執公子見經

其曰公子何也補曰據既非大夫公子

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爲大夫命以視公子補曰稱人者衆辭從主人與公之禮亦卒仲遂致意如之意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補曰孫復以爲月下有脫

高傒伉也不書日則公盟也高傒驕伉與公敵體恥之故不書公補曰一君一臣特相盟會是臣無禮故注云書日則公盟本文二君相盟不去日也不言公

夏五月補曰孫復以爲月下有脫事是也史文殘闕經遂仍之亦夏五傳疑之例桓莊相接莊亦遠也若在近世多見而議其事或可考矣不改從始月例明春秋無不知而作者

冬公如齊納幣補曰納幣與納徵禮用鴈爲贄者取順陰陽之義納徵禮成也納幣以成婚禮曰何休曰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元纁取其順天地也儷皮是也納徵用鹿皮所以重古也孔廣森曰幣者六幣之通名

有納采補曰納采往來補曰昏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鴈注本鄭君說也不必

有問名問女名而卜之知吉凶也其禮如納采補曰昏禮記曰敢請女爲誰氏鄭君曰謙不必主人之女

有納徵補曰納幣以成婚禮曰何休曰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是也納幣主人受幣士受儷皮者鹿皮所以重古也孔廣森曰幣者六幣之通名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補曰何休曰夫人以姓配謚欲使終不忘本也

小君非君也不治其民

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可以言小君也補曰夫人與公人與廟設

一體從公稱也周制天子至士夫婦皆合葬祭於廟設某妃配明夫婦精氣合也孫覺曰姜氏之

諸侯聘女以大璋皮帛文烝案注言納幣以成婚者貝公彥曰納幣則昏禮已成女家不得移改又案納徵前有納吉禮得吉卜而往告也疏曰傳略納吉不言或以爲諸侯與士禮異者非也**有告期**告迎曰昏禮曰請期用鴈主人爵許告期如納徵禮謂先請於女家後告之也或云傳之告卽禮之請二十八年傳曰求者請也求請告三字同義竊以彼皆散文告期卽禮與請對文告非請也**四者備而後娶**補曰娶親迎禮謂親迎禮也**幣非禮也故譏之**公母喪未再朞而圖婚傳無譏文但見補曰傳言譏之者明經所以仍史文書其事禮父卒爲親納幣失之小三年之內圖婚失之大小者猶譏大者可知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者公羊傳云危之也徐邈亦云不以禮行故致以見危范下注云公怠棄國政比行犯禮憂危甚矣則亦以二者爲憂危致之也若然定八年傳稱致月危致下傳云致月有懼此致不月者以二者皆非禮而行不假書月

危懼可知傳以危而不月嫌與例乖故發傳詳之或以爲二者皆非禮之行與奸會異故致之非是見危理亦通也文烝案此處二往皆見非禮致之已足見危非如致會致伐之等須加月以危之又非如奔喪會葬之等往致皆須月也疏說未明又案凡春如春至若是正月則亦必月春不月者皆非正月也

祭叔來聘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

祭叔天子寰內諸侯叔名補曰疏曰徐邈云祭叔爲祭公使則徐意以祭叔爲祭之大夫也范以叔爲名似同徐說但舊解不然文烝案杜預引穀梁正同徐語此必穀梁家古義不言使謂不言祭公使內臣亦指祭公范意以使爲王使以內臣卽指祭叔益失之而疏以爲范似同徐說又失之矣叔當是字猶任叔荀叔榮叔周禮大宰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謂公卿及王子弟食采邑者得立兩卿祭叔爲祭之大夫益所謂兩卿者孔穎達曰或是祭公之弟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何休曰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于此奪之何也鄭君釋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於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之補曰范取鄭說以爲祭叔外交無王命故不與王得使之非也既無王命則非使何云不與王得使若

無使之者則當爲朝何以云聘若以爲請命於王非王本心則石尚亦請命何以得云使此當依徐杜說謂不正祭公外交故不與其得使也趙汸曰不言祭公使者王臣無外交無其禮則不得襲其文與卿爲君逆不稱使同

夏公如齊觀社

補曰何休曰觀社者觀祭社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倡三十一年公羊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何休曰土謂社也天子所祭莫重於郊諸侯所祭莫重於社卿大夫祭於社卿大夫祭五祀七祭其先祖哀四年公羊傳曰社者封也爻烝案社猶祭社曰社祭於郊曰郊**常事曰視**視潮是也**非常曰觀**傳者嫌觀魚觀發補曰疏曰復發此不言傳曰者省文爻烝案故發之文**觀無事之辭也**會之事無朝聘之事**以是爲尸女也**尸主也爲其往爾以觀社爲辭補曰經著無事之辭者以是爲尸女故也意主於女謂之尸女莊子曰是其言也猶時女也處女爲時所求謂之時女古人語如此六經與論說以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家鉉翁曰尸女云者盛其車服炫惑婦人要其從己也爻烝案左氏說以爲齊因祭社蒐軍實國語曹劌曰齊棄太公之法而不法蒐軍實而觀民於社臣不聞諸侯相會祀也祀又不法足曰觀民曰不法足也**無事不出竟**補曰正謂無危懼也皆放此**致月故也**補曰故謂變故定八年傳曰致月危致也於往言時則月可知於致言月則時可知互文省文**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補曰定八年傳曰往月致月惡之也凡往與致無不月者案此及上致皆時例也傳以相兩致皆變文莊致伐衛又非常例故於此例之外惟正月如某及正月至者雖無危亦必書月據文自明故傳無說也王引之曰上言公如下不須更言如字益衍文

荊人來聘善累而後進之

累積補曰荊來聘明聘周之禮朝宗之道非夷狄之所能也能聘卽傳所謂舉道**不待再**故一舉而進之補曰以聘書故人之始能聘也公羊曰荊何以稱如白狄不言朝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補曰重發傳者公爲淫如齊疏曰嫌異於常故重發之

蕭叔朝公徵國之君未爵命者補曰杜預曰附庸國疏曰父言字言字美稱此傳直云徵國不言字則叔名也重發傳者嫌名字異故傳疏從杜預爲名又不記黎來傳何歟其不言來於外也言於穀朝公也穀朝公故不言來孔穎達曰穀是齊地故也定十四年大鬼于比蒲鄰子來會公比蒲魯地故言來也趙汸以爲蕭君至穀朝公明公一人專受之不能尊先君共以其伯主因得朝公補曰廟非故加言公朝不得具嘉禮不野合禮天子諸侯黝堊禮多以黝爲幽爾雅曰黑謂之黝說文以

秋丹桓宮楹補曰杜預曰附庸國疏曰桓亦宜詳故特謹日以書日也不致者離鄭地孫復以此爲殊地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補曰杜預曰刻鏤也服虔曰桷謂之榱桷也桷榱也桷榱也又曰榱桷爲秦名屋椽周謂之椽齊魯謂之桷何休曰桷者功重於丹楹范例本之禮天子之桷斲之加密石焉補曰無大夫斲之不鱄補曰斲本但斲之不鱄士斲本補曰斲非正也以其侵官易其制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補曰班襄廬負芻以踰竟故不日射姑等皆月而不日惟壽卒日廬負芻以踰竟故不日射姑等七君皆當是不正不應八世之中獨壽得以正立射姑雖爲世子本非不正以意度之或者射姑前稱世子又非不正班襄諸君皆不正益所謂楚國之舉恆在少者乎不正班襄廬滕須葬皆時射姑壽負芻傳記無文不敢定也班襄廬滕須葬皆時射姑壽負芻露葬皆在上事月下午葬月何休以爲爲下出也○撰異曰射本亦或作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桓盟不日此盟日者前公如齊觀社傳曰觀無事之辭以是爲尸女也公怠棄國政其主降心親與之盟實有囿濟之功而魯得免於累臣子所慶莫重於此時事所重文亦宜詳故特謹日以著之補曰注說未然此當從孫復程子葉夢得說以爲婚盟亦與諸桓盟不同故還從常例書日也不致者離地孫復以此爲殊地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補曰杜預曰刻鏤也服虔曰桷謂之榱桷也桷榱也桷榱也又曰榱桷爲秦名屋椽周謂之椽齊魯謂之桷何休曰桷者功重於丹楹范例本之禮天子之桷斲之加密石焉補曰無大夫斲之不鱄補曰斲本但斲之不鱄士斲本補曰斲非正也以其侵官易其制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補曰班襄廬負芻以踰竟故不日射姑等皆月而不日惟壽卒日廬負芻以踰竟故不日射姑等七君皆當是不正不應八世之中獨壽得以正立射姑雖爲世子本非不正以意度之或者射姑前稱世子又非不正班襄諸君皆不正益所謂楚國之舉恆在少者乎不正班襄廬滕須葬皆時射姑壽負芻露葬皆在上事月下午葬月何休以爲爲下出也○撰異曰射本亦或作

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不言新以桓見義刻桓宮楹爲欲有所刻鏤以見義也桓宮而謂之桓宮新宮斥謚則如疏其所以見義刻桓宮楹

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非禮謂娶讐女非正謂刻楹丹楹也本非宗廟之宜故曰加言加飾其刻鏤以夸夫人與劉向列女傳略同故曰漢書五行志劉歆將親迎欲爲夫人飾又非正也補曰漢書曰莊飾宗廟刻楹丹楹以夸夫人與劉歆說莊飾宗廟刻楹丹楹以夸夫人與劉向列女傳略同韋昭曰哀姜將至當見於廟故丹桓刻楹以見義也

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不言新以桓見義刻桓宮楹爲欲有所刻鏤以見義也桓宮而謂之桓宮新宮斥謚則如疏其所以見義刻桓宮楹

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非禮謂娶讐女非正謂刻楹丹楹也本非宗廟之宜故曰加言加飾其刻鏤以夸夫人與劉歆說莊飾宗廟刻楹丹楹以夸夫人與劉向列女傳略同故曰漢書五行志劉歆將親迎欲爲夫人飾又非正也補曰漢書曰莊飾宗廟刻楹丹楹以夸夫人與劉歆說莊飾宗廟刻楹丹楹以夸夫人與劉向列女傳略同韋昭曰哀姜將至當見於廟故丹桓刻楹以見義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親迎恆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補曰凡公出親迎史汕自當書之君子以爲恆事略而不志但直言公如某不曰其事而別言夫人某氏至自某則其事自明外諸侯來親迎則書時適無其事耳不正其親迎於齊也補曰失禮非復恆事

秋公至自齊齊迎者行見諸舍見諸車補曰舍止息也詩曰有女同行是　先至非正也補曰以其非正故書至以危之若與夫人偕至當但書夫人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哀姜入者內歸受也曰入惡入者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夫人與他例異故也文烝案舊史夫人之至皆書至而具日君子獨改此至文言入又補曰烝之辭案左傳曰冬哀姜至舊史亦必書至庚寅入郎王午入郿等同例也王元烝之辭案左傳曰冬哀姜至舊史亦必書至獨存其日明與庚寅入郿王午入郿等同例也王元烝曰則其告至之辭

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補曰受辭加之者臨之以先君宗廟弗受也

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薦進舍置補曰言子弟者或是齊襄之女或是其妹作傳時已不審也公羊曰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入何休曰偄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文烝案公羊解書入書日之義頗近事情未協經旨自以穀梁爲允妻不可以樞機寢席之事而暗子孫不可以譬國女見於祖禰其義正而明

莊閔補注七　九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補曰此用國語注也賈逵杜預注作同姓左傳桓六年子同生公與文姜宗婦命之襄二年葬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杜或言同宗或言同姓案左傳同姓近者爲同宗又近爲同族杜於二者散文通言矣同姓也宗卿故其妻稱宗婦祭統說君與夫人祭大廟有卿大夫士有宗婦亦謂同宗之婦皆自國言之之外又有宗婦自家言之主婦之外有夫人婦食禮主婦之辭也特牲則所言宗子宗婦則絕不同彼謂大夫士大夫宗子從而取義焉大夫人又男女用幣並是非禮故特志之又曰之君之宗之婦也國君不統宗故禮有大宗小宗大宗者君之支子爲祖適長繼別爲宗世世收族雖無子族人必以其適長繼禰者爲小宗者別子之諸子其適長繼禰者爲大宗大宗不絕別子之後之謂也小宗五世服盡而遷遷者也大宗一小宗四葉夢得分別禮之言宗婦有三文烝取焉訓見者言見不見公羊爾雅同對文析言卑於尊言私爲覿正敵也見今以爲不然　覿見也曰補曰宗婦舊解言覿大夫不宜覿故志之何休宜覿非禮故孔穎達以爲禮無此文是亦不安於其說也　不言及不正

莊閔補注七　十

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補曰及者夫婦之辭大夫執贄以見杜預皆云禮夫人至大夫行道非禮宗婦宜覿大夫不宜覿之何休薄析曰脯挺之而施薑桂曰鍛脩腊曰脯見姑以腶脩棗栗傳舉男女贄者疏曰禮注腶脩本鄭君十相見禮注腶之本義爲鳥腊當依說文說此皆雉也補曰腊乾脯爲脩人之贄棗栗鍛脩棗取其早自脩整補曰乾肉之謂也乾士之昏禮不言及不正用幣非禮也補曰又非禮謝湜曰諸侯庭實有幣獻方物也貴則與幣異矣男以玉帛禽鳥以示執此德不用鳥以示有所約然後職不敢廢也今皆用生以財利而閨門之亂敗廢則是相交以貨以財相賂以利也外內交貨以財利而閨門之亂敗也夫人稽留不行及猶書公夫人姜氏也　男子之贄羔鴈雉腒大夫用鴈取其知時飛翔有行列也士用雉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腒臭也補曰腊也雉之腊曰腒夏用腒取其不可生服也夏用腒備腐臭也冬用雉夏用腒取其不可生服也夏用腒備腐臭也冬用雉而不黨也下大夫用鴈取其知時飛翔有行列也士用羔取其從帥上人及猶書公夫人姜氏也　男子之贄羔鴈雉腒大夫執贄以見尊及卑矣故不行婦之辭大夫尊矣以至者也上貴所執以尊及卑矣故不言婦之辭大夫行婦道也孔穎達以爲禮無此文是亦不安於其說也　不言及不正

莊閔補注七　十一

小宗五世服盡而遷遷者也大宗一小宗四葉夢得分別禮之言宗婦有三文烝取焉訓見者言見不見公羊爾雅同對文析言卑於尊言私爲覿正敵也見今以爲不然　覿見也曰補曰宗婦舊解言覿大夫不宜覿故志之何休宜覿非禮故孔穎達以爲禮無此文是亦不安於其說也　不言及不正

大水大水也補曰何休曰夫人不制遂淫二叔陰氣盛故明年復雨雹門之亂幣則廢也是相交以財相賂以利也外內交貨以財利而閨門之亂敗也夫人稽留不行及猶書公夫人姜氏也　冬戎侵曹

曹羈出奔陳補曰羈曹大夫也曹無大夫以國氏而言羈者以出奔目之也出奔得志者衆傳曰曹葛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譏以盟會之序則曹之爲國亞於許而尊於莒故莒書奔者必如牟夷

之以地來奔乃得書曹則羈直奔陳公孫會直奔來皆書也公羊曰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伯不可三諫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誅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案傳於下殺大夫言衆曹羈之賢不言此奔以賢書且羈之爲賢必是素以賢稱若專以出奔一事爲賢亦非其理凡公羊所指爲賢而論其事者其文往往如此似未可用也孔廣森引韓非子曰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鶩孔又疑即左傳之僖負羈案僖負羈去此遠孫覺以爲決非一人是也○撰異曰陸淳纂例曰羈公羊作羇案今公羊不作羇

赤歸于曹郭公赤蓋郭公也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徐乾曰郭公郭國之君也名赤蓋不能治其國舍而歸于曹君爲社稷之主承宗廟之重不能安之而外歸他國故但書名以罪而懲之不直言赤復云郭公者恐不知赤者是誰將若魯之微者則例所不書何得以微者若是諸侯失國之例是無以諸侯不能治國舍而歸曹應謂之奔何以說例言歸乎徐乾又云不言歸乎郭公疑是魯之微者若是諸侯出奔其國者或爲人所滅或受制強臣迫逐苟免然後書出今郭公在國不被迫逐往曹事等於歸故以易辭言之不得云出凡內大夫未得命者例但書名若使赤直名而無奔也凡內大夫未得命者則是諸侯失國之例是無以見徵者故也以郭公著上者則例所繫則文同俠等故又云郭公也徐乾之說理通故范兒徵之義補曰疏曰傳氏駁云赤若是諸侯不能治國則例所繫則文同俠等故又云郭公也徐乾之說例孔廣森曰大去據所之之國言之則曰歸引而從之烝案此與紀侯大去並奔之說例孔廣森以爲據其國言之則曰大去之文烝案此與紀侯大去並奔之說例孔廣森以爲據其國言之則曰歸也稱公者失國外歸棄其本爵寄公與州公同也徐乾云郭公者失國外歸棄其本爵寄公與州公同也徐乾謂以郭公著上則是失國之例無以見義此說非是孔廣森以郭公著上則是失國之例無以見義此說非是孔廣森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氏據成叔字其不名何也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稱名補曰不得獨據彼當云據例稱名天子之命大夫也補曰猶單伯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書惠公也犯逆失德故不書葬補曰書日亦與齊小白同本又當從鄭子韓詩外傳新序風俗通說文以爲說鄭玉等譬之始疑有闕誤而杜諱劉敞以來疑當爲郭邑率合管仲注不直言赤不字疑衍衛之義當作懿之義○自杜預益郭公也益者疑辭當賈如孔所言矣段玉裁曰耳孔說甚有理傳曰赤曹無赤者例書名若使赤直名而無赤亦益郭公也公羊亦曰曹無赤者經師相承以爲郭公謙慎不敢補入正文故著之於下廣森曰郭公不當倒在下疑傳寫之誤也但擊之時陳列於社之墜門士擊柝則此陳五鼓亦擊之也但擊之頻也下域因五兵麾是陳故亦以陳言之非謂直陳而不擊之也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補曰三鼓三兵今依北堂書鈔作三兵三鼓各本譌作三鼓三兵天子救日置五麾鼓用牲于社補曰此經各本誤跳在傳言日之文嫌異常食故發以同之

鼓用牲于社非禮也補曰用者不宜用者也書召諸侯所謂春秋之文至彼上今依唐石經十行本移正

天子救日置五麾麾旌幡也五兵矛戟鉞楯弓矢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周禮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疏曰五麾者徐邈云各以方色之旌置之五處也五兵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信與范甯同是相傳說也孔廣森曰周禮司兵五兵外別有五盾則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守戈戟助凡五兵數楯非也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戈戟酉矛弓矢爲是又疏曰五鼓者徐邈云五鼓謂黃鼓、案五鼓中央黃鼓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兵兵有五種未嘗五鼓是一鼓有五色爲五種之鼓也何者周禮有六鼓雷鼓靈鼓路鼓鼖鼓晉鼓之鼖五兵與之同是相傳說也孔廣森曰等若以爲五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取何鼓又周禮云雷鼓爲一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去何鼓若以雷鼓神祀則似救日之鼓用雷鼓靈鼓社祭則又似救日之鼓但此用之於社周禮又云雷鼓靈鼓進退有疑不敢是正故直述之而已檢慶徐兩家之說則以五鼓殺者非六鼓之類別用方色鼓而已諸侯三者明云降殺以兩去黑黃二色是非六鼓之類也凡擊柝則此陳五鼓亦擊之也但擊之時陳列於社之墜門士擊柝則此陳五鼓亦擊之也但擊之頻也下域因五兵麾是陳故亦以陳言之非謂直陳而不擊之也

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補曰三鼓三兵今依北堂書鈔作三兵三鼓各本譌作三鼓三兵

言充其陽也閻元占經太平御覽引互易正凡有聲皆陽事以壓陰氣充實也補曰孔穎達曰日食園之常也古之聖王因事設戒故鳴之以鼓柝擊柝所以重天變以儆衆也告衆降物辟衰之數制入門廢朝弓矢庶人奔走以相從齎夫馳騁以救之以儆德之法所以重天變以儆衆也哀之禮示之以罪己之宜教之以脩德之法所以重天變以儆衆人君也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覺偶與相

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爲勸戒使智達之士識先聖之幽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濳

伯姬歸于杞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補曰重發傳者紀伯姬釋不稱使之微此解不言逆之微故別發傳案又當引紀叔姬叔姬爲婦又有異而微字之解則同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有水災曰大水補曰疏曰重發之者此有用牲之失嫌異常水故更發之**既戒鼓而駭衆**補曰警鼓則駭動傳曰疏曰用牲可以已矣補曰孔穎達引詩雲漢禮祭法謂爲水旱祭則有牲**救曰以鼓兵救水以鼓衆**補曰疏曰救日以鼓兵者謂伐鼓以責陰陳兵示威侮救水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大旱者陽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自下犯上以賤傷貴皆逆節也故陽鼓而攻之朱絲

冬公子友如陳補曰疏曰公弟與齊年鄰鄰出奔我則以貴錄出奔亦以親錄師亦以親貴錄內書弟者則以賢錄然必子而不義也又案公羊曰于門非禮也孔廣森曰時蓋以五祀秋祀門故因爲木藏焉然非禮典公子友如陳者史策之通言文孟案友誼曰成季不言朝聘安見其如乎杜預以爲不果彼國必成其禮何以明書也孫覺納幣蓋盟之屬豈能

言公子賢也爲曹羈崇也補曰疏曰薄氏駁曰曹羈出奔是羈也又此注雖多未足通崇之義徒引證據何益於此注雖多未足通崇之義徒引證據何益於此哉范甯之曰羈曹之賢大夫也曹伯不用其言乃使出奔他國終於受戮故君子愍之書殺其大夫卽是崇賢抑不肖之義也案大夫出奔或書出不書入秦后子是也或書入不書出蔡季是也史有闕漏非是一般何以無歸之文則怪其非羈也是范氏論崇曹羈之事不從是公羊之說也文烝案范意曹所殺者卽是羈以莒殺意恢傳觀之似得其實或曰成十五年傳曰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爲賢者崇也彼謂崇伯姬之義不欲使伯姬配失德之君也此謂崇賢故曹得言大夫羈任爲大夫不欲使居無大夫之國也似所殺別是一人不當如范說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補曰杜預曰宋序齊上主兵文泌以爲徐郎此說亦可存但如戎伐凡伯非徐明矣○撰異曰陸淳據古本繁例曰左氏無公字今左氏有公字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莊閔補注七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補曰疏曰薄氏駁曰曹羈出奔非事也何休曰書者惡公教內女以非禮也洮內地女會來例皆時文烝案會不致者蓋舊史無之會婦人亦不告廟也何氏又曰伯姬不卒者蓋舊史例也杞伯姬之無服是當爲無服則不卒者亦本舊史例也杞伯姬是嫁於大夫者與上下文各爲一人非也何氏亦無此意○撰異曰洮本或作桃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同者有同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前同盟于幽諸侯尚有疑者今外內同心推桓爲伯得專征伐之任故傳詳其事也文烝案疏言諸侯有疑之諸侯再言尊周說見前疏未悟

同尊周也補曰十三年外疑之十六年內疑成九合之功故當改云前未授之諸侯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前同盟于幽諸侯尚有疑者今外內同心推桓爲伯得專征伐之任故傳詳其事也文烝案疏言諸侯有疑之諸侯再言尊周說見前疏未悟

是而後授之諸侯也補曰十三年外疑之十六年內疑之猶未以諸侯授之至此而後授之也授之者諸公外序爵內稱公其授之諸侯得衆故雖未受王命而遂以諸侯授之據左傳是年冬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杜預曰賜命爲侯伯知此盟時未

莊閔補注七

言數少半言三太半言七舉中言五舉極數則言九如叛者九國反者九起皆見其至多耳案俞說亦通歃血玉篇及士相見禮音義引作呫血呫嘗也呫卽飶字廣雅飶嘗同訓食

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牡丘十六年會淮於十三年會幽十五年會幽乘丘十三年會幽十五年會幽乘丘十三年會幽十五年會幽乘丘

難也左傳但言共仲通哀姜而穀梁家舊說云夫人淫於二叔則同公羊矣季友避內難乃以葬原仲事請於君而行其情是奔故以出奔言之也不諱其事當直言公子友如陳同於常文今加不當書以其所書在此則知其所諱在彼也言葬原仲書所不當書季子之私行又曰請至于陳凡大夫出竟則不得以如爲文以左傳考之僖五年季孫行父如陳傳曰娶焉文六年季孫行父如陳傳曰且爲文七年公孫敖如莒蒞盟傳曰且爲公孫娶齊如莒傳曰逆也昭二十五年昭子如宋公則不得言來史例所不志宋湯伯姬其證也又案公孫茲季孫行父公孫自爲逆此年莒慶來逆宣五年齊高固逆女非禮也董仲舒曰大夫無故內外異文孔穎達曰從魯而出私聘而逆但我往則以聘爲重外來則以聘爲重外來則書聘不書逆自外而來嫁女重而受聘其說最爲有見惟言逆女重不言接公亦當以卿來接若莒慶齊高固逆不接公則不得言來史例所不志宋湯伯姬呂本中曰此一歲中會洮葬原仲伯姬逆女不言接公則不得言來何直來爲非禮然則治平之世聖王在上惟能文使來行公孫茲請於公因娶而聘原仲不合傳義而已爾使人克己復禮春秋所爲作也能見大意

杞伯來朝杞稱伯蓋時王所絀補曰此本杜預公會齊侯于城濮城濮衛地

大千四百七十五字
小篇二千二百八十八字
編注焉

冬杞伯姬來曰歸寧晉趙盾逆女秦嬴歸于楚司馬子庚聘于秦

孔說鄭聘甚有理疑公子友亦是因葬而聘也

則然否則左氏襄十二年傳秦嬴歸于楚司馬子庚聘于秦

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寧惠七奇日穀梁子稱婦人既嫁不踰竟非禮也

宗惠公夫人歸寧非禮也諸侯夫人父母在使卿歸寧沒則不可

嬰齊如晉公孫茲如宋傳曰公孫茲如宋元夫人生子季平子昭子如宋有請而行者經皆直書

聘孔穎達以爲聘諸侯夫人父母在使卿歸寧沒則不可

莒慶來逆叔姬莒慶名也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禮檀弓記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而問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安得而勿哭之安得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呂本中曰此一歲中會洮葬原仲伯姬逆女非禮也董仲舒曰大夫無故內外異文孔穎達曰從魯而出私聘而逆但我往則以聘爲重外來則以聘爲重外來則書聘不書逆自外而來嫁女重而受聘其說最爲有見惟言逆女重不言接公亦當以卿來接若莒慶齊高固逆不接公則不得言來史例所不志宋湯伯姬

春秋莊公閔公經傳第三補注第八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補曰疏曰伐戰兩卓者初伐其竟內戰在國郡故兩舉之胡安國曰甲者戰之日也齊伐方以是日至衛卽與戰文烝案胡說卽公羊兩言至之日於伐與戰安戰也問在何處戰衛補曰疏曰謂衛都戰則是師也補曰戰非君則宜稱齊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齊桓始受方伯之任未能信著鄰國致有侵伐之事敗師稱人以微之也補曰注首言戰亦是也文烝案注言築不志本左傳非傳意傳言授之諸侯而公羊曰衛未有罪董仲舒曰何休說此爲秋水所傷卽漢書五行傳發墝卽隱七年大無麥禾志董仲舒撰異曰何休說此爲秋水所傷卽漢書五行傳發墝卽隱七年大無麥禾麥禾干念孫據景祐本無水字辨正其誤大者有顧之辭也補曰疏曰此經遂作大水以大爲有顧者對七年無麥苗爲說也彼直言無麥苗此言大無爲有顧於無禾及無麥也一災不書於冬無禾而無麥故言大明同時此言大無爲有顧後顧錄無麥是也范以大爲不收甚不甚范非也以爲甚則是也秋既無麥而禾猶有顧錄無麥故顧錄之意無與於甚不甚范非也以爲甚則是也秋既無麥而禾猶有顧錄無麥故顧錄無麥是也范以大爲不收甚故顧錄無麥而禾猶有顧之辭也秋雖無麥故言大明於冬無禾而無麥苗是謂之嗛不足記於策疏曰徐邈亦云至冬無禾於

田以來失之案詩豳風十月納禾稼說文曰禾之秀實爲稼堅節爲禾此禾與稼連言而別義猶禮言禾與米也說文又曰禾嘉穀也從木從衆省衆其穗何休公羊注曰生曰苗秀曰禾此以禾該稼單言禾者也廣雅曰黍黍稻其采謂之禾采穗正俗字粢即稷也是禾者稷之通稱也

欲貨言之耳傳不言大饑而言饑者便文也左傳亦直曰冬饑國語曰魯饑

不言如爲內諱也補曰國語言如齊告糴紀事之常也君子改舊史以立義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撰異曰有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補正

延廄舊法廄也閑言法廄者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每廄一閑名六閑之舊制也補曰疏曰自每廄一閑以上周禮校人有其事馬六種者彼校人云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也鄭云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田馬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是天子六閑也彼又云邦國六廄故十二閑馬二種鄭云諸侯齊馬道馬田馬各分爲左右廄故十二閑也彼又云邦國六分爲三大夫則田馬一閑駑馬分爲三也齊馬道馬田馬各分爲四閑馬家四種之馬分爲六種之閑馬三種鄭云諸侯廄

戰國秦漢之際多言下降古語也春秋言降後言下春秋言取後言拔春秋言敗後言破春秋言滅後言伐後言擊春秋言師後言兵傳以下釋降又戰祖敗又入楚傳皆有擊字左傳亦時有擊字益左傳時語言漸異作傳爲不言取之義爲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葬夢得引周禮環人降圍邑以爲諸侯而擅納降皆罪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亾也補曰此例內女卒皆日不書葬四文之義言不日卒而日葬者經之正例內女卒皆日不書葬則月之宋共姬是也今特相反故據以問言閔紀之亾者卒不日削史之文略其所當詳明紀之亾也葬日仍史之文詳其所當略明閔紀之亾而欲存之也若不特爲變文則無以見義故日不日特反常也閔紀之亾與隱二姬之失國各自爲義書葬乃以見隱傳已於葬伯姬發文故不須復發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救日用牲既失之矣非正陽之月而又伐鼓亦非禮補曰兼用左氏說非也補曰注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水名補曰杜預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孔廣森曰濟水上也斥言魯者名山大澤天子不以封故謂之魯濟可謂之我濟則不可左傳曰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補曰疏重發傳者

齊人伐山戎補曰自此諸戎名皆別言之唯下獻捷承此直言戎餘無直言者案襄二十九年傳曰其文也明此等皆從例舉後以非也**齊人者齊侯也**日北燕從史文以爲山戎行進故錄非也包前也何休曰下獻捷補曰此句明親伐左傳宰孔曰齊侯北伐山戎南伐楚其**山戎危之也**諸侯者不煩役寡國補曰危其獨越險故

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不以齊侯敵乎山戎故稱人**其愛之何也**日據伐北燕愛**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內無因緣山戎左右之國爲內間者外無

爲愛則非之乎善之也燕周大保召康公之後成王職貢則善之分子也燕周大保之別子孫也補曰經之北燕姬字本或作介音界注同姚鼐以爲傳本作分別子古別字此因誤作分作介范伯子請周扶問反父姻字作此分音界注同姚鼐以爲傳本作分別子古別字此因誤作介范伯子請周

築臺于薛薛薛伯地

夏四月薛伯卒補曰薛改稱伯與滕同義不名者疏史不記名從寧男例不日而月足知時卒爲惡之不赴明也正小情昭不或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四方而高曰臺加木曰榭積土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謂之淫臺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臺諸侯但有時臺閻臺皆任國之東南二十五里

貢職不至山戎爲之伐矣言由山戎爲燕使之隔絕於周室擊

何善乎爾燕周遠伐山戎雖危勤王職貢則善所封分子請周公之廟也宜申來不月此月者疏爲辭劉向說苑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獻下奉上之辭也春秋尊魯故曰獻之周公之廟也宜申來不月此月者疏爲辭劉向說苑

捷者內齊侯也獻捷不入國都而言來獻敬重霸主親人遠經魯界故使人解經稱來之意也范雖不注理亦當然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亦稱來者宜申身來鄉魯接公行禮故

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齊桓內之也齊侯信亦云內齊侯者解經稱來者宜申來獻捷亦稱來之意也范

戎捷菑得曰捷山戎故稱人不以齊侯敵乎山戎乃得胡豆來故傳云戎菽烝案戎菽之菽文烝之胡豆也故徐邈云今之胡豆也據僖二十一年傳及彼注豆也故徐邈言包宋捷出戎菽及冬葱布之天下則以戎爲豆今疑不敢正故兩載之一意則宋是中國故捷不繫國戎是夷狄故繫之戎又似

捷者內齊侯也獻捷不入國都而言來獻敬重霸主親人遠經魯界故使人解經稱來之意也范雖不注理亦當然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亦稱來者宜申身來鄉魯接公行禮故

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齊桓內之也齊侯信亦云內齊侯者解經稱來者宜申來獻捷亦稱來之意也范

戎捷菑得曰捷山戎故稱人不以齊侯敵乎山戎乃得胡豆來故傳云戎菽烝案戎菽之菽文烝之胡豆也故徐邈言包宋捷出戎菽及冬葱布之天下則以戎爲豆今疑不敢正故兩載之一意則宋是中國故捷不繫國戎是夷狄故繫之戎又似

毛傳皆釋爲戎救荏戎之名皆取大義當如鄭君箋及孫炎注以爲大豆與胡豆自是別物孔晁以巨豆解胡書舍人樊光李巡郭璞並以胡豆解爾雅皆失之又案劉向說苑曰桓公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益戎救外又有他物

秋築臺于秦 秦魯地

不正罷民三時 補曰罷疲遍勞也三時春夏秋左傳曰三時不害國語曰三時務農

虞山林藪澤之利 補曰築臺猶築圃亦禁守之

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 懟志恨也補曰多虞利是財盡罷民是力盡爾雅懟亦怨也

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 補曰凡人己相對未有人不安而已安者況一國之民乎故君子危之志其三役甚矣或曰倚諸桓也 補曰此存或說謂役明視築微爲甚有三役故言謹也依倚諸桓之行事如下所論也倚者者非但危之乃以依倚諸桓者異於桓也謂書其異於桓者以譏之王逸楚辭注云奇異也古字倚與奇通或作畸莊子大宗師篇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謂異於人而同於天郎天下篇畸人也荀子曰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文燕案董仲舒繁露曰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桓外無諸侯之變 補曰謂來侵伐之變內無國事 補曰謂災喪之事雨言無者孟子所謂國家閒暇也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 辟開爲燕辟地

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 譏公依倚桓而與桓行異補曰注言公依倚桓事與伐戎獻捷之文相連相錯明桓之善如彼魯之惡如此惡公與桓行異張洽引孟子以爲及是時般樂怠敖者也

冬不雨 補曰疏曰徐邈云僖十一年傳曰雩不得雨曰旱不雨者或當不雩也范意亦未必然或當不言旱不爲災也文烝案言不爲災是也公羊曰記異也何休引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徐邈說失之傳曰冬無冰異者常有忽無曰無可以然而不然曰不易曰密雲不雨古之文例皆如此書時者例也與旱同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小穀魯邑補曰左傳曰爲管仲也杜預曰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

中有管仲井范不從之范是也左氏昭十一年傳楚申無宇曰濟桓公城穀而實管仲馬則是穀也非小穀也齊有穀魯有小穀孫復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自孫氏以來皆從范說趙鵬飛因此疑左氏全書多附會段玉裁曰徐彥公羊疏曰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此疏作宇益譌穀是穀梁公羊有小字與左氏異也左氏益本作小字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遇者志相得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異故發之

梁丘在曹邾之閒去齊八百里 補曰杜預釋例曰梁丘邑縣西南非地名梁丘鄉也

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 補曰此存或說謂八百里閒諸侯必有願從者而不能自下經意大齊侯遠至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牙慶父同母弟何休曰傳例大夫不日卒惡也牙與慶父共淫哀姜

謀殺子般而日卒何也鄭君釋之曰牙莊公母弟不言弟其惡已見不待去日矣甯案傳例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益以禮諸侯絕昇而臣諸父昆弟稱昆弟則是申其私親也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傳曰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然則不稱弟自其常例耳鄭君之說某所未詳補曰注首何本杜預證曰僖而季子鴆殺之不書刺書卒者時爲牙立後施以恩禮若其自卒然故史以卒書而經仍之也注引鄭君說而誅之亦大桓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公薨皆書其所謹凶變補曰此本杜預

居正寢正也 補曰爾雅曰路大也路寢亦曰大寢此君每日聽政之寢故爲正寢其庭曰大庭是路門內之內朝寢於燕寢或夫人之寢詩言是也疾則移居正寢此是正禮

路寢正寢也

自天子通於士故士喪禮死于適室記曰士處適寢寢東首子北牖下鄭君曰將有疾乃寢於適室**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齊絜補曰此申上二句意也男女不同寢而寢於正寢寢猶祭而齋也士喪禮記又曰有疾疾者齊鄭曰正情也不潔不居其室又曰養者皆齊鄭曰憂也又曰疾病外內皆絜鄭曰皆絜清也性也適寢以候絕氣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喪大記兩絕字並作死鄭曰君子重人之終始也音義曰齊本亦作齋注同**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齊絜補曰此申上二句意也男女不同寢而寢於正寢寢猶祭而齋也士喪禮記又曰有疾疾者齊鄭曰正情也不潔不居其室又曰養者皆齊鄭曰憂也又曰疾病外內皆絜鄭曰皆絜清也性也適寢以候絕氣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喪大記兩絕字並作死鄭曰君子重人之終始也音義曰齊本亦作齋注同**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齊絜補曰此申上二句意也男女不同寢而寢於正寢寢猶祭而齋也士喪禮記又曰有疾疾者齊鄭曰正情也不潔不居其室又曰養者皆齊鄭曰憂也又曰疾病外內皆絜鄭曰皆絜清也性也適寢以候絕氣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喪大記兩絕字並作死鄭曰君子重人之終始也音義曰齊本亦作齋注同

大記此論亦以爲路寢不於夫人之寢正寢小寢知夫人亦言路寢於夫人之正寢小寢與君之大寢一燕寢二夫人三寢中之正寢一燕寢五諸侯三寢路寢一燕寢二夫人之三寢益即僖三十三年經注議衛惠是其事也未踰年之君例不書葬故子般卒在喪故稱子般其名也莊公大子不幸般卒在喪故稱子般其名也莊閔補注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而慶父弒之法略本杜預也疏曰公羊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之注某薨稱子踰年稱公拘意亦與之同但踰年稱公羊傳是孟任之子案左傳是孟任之子

踰年雖在國稱子其實未踰年君薨稱子踰年稱公拘意亦與之同但踰年稱公羊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踰年稱公拘意亦與之同但

三年注議衛惠是其事也未踰年之君例不書葬故子子般卒在喪故稱子般其名也莊公大子不

不書葬鄭君駁許氏異義曰未踰年君者子般卒是也補曰不日者例史文若亦書日無以別於正矣未成君不稱薨則皆不地故以日不日爲例

野亦不廟不廟則不書文公案公羊又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則不書葬鄭君駁許氏異義曰未踰年君者子般卒是也補曰不日者例史文若亦書日無以別於正矣未成君不稱薨則皆不地故以日不日爲例

魯子般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弗誼不成於君也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墠不成於君則何廟之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則不書葬鄭君駁許氏異義曰未踰年君者子般卒是也補曰不日者例史文若亦書日無以別於正矣未成君不稱薨則皆不地故以日不日爲例

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則不書葬鄭君駁許氏異義曰未踰年君者子般卒是也補曰不日者例史文若亦書日無以別於正矣未成君不稱薨則皆不地故以日不日爲例

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尚皆不廟祭而祭於陵蔡邕獨斷曰殤沖質三少帝皆以未踰年崩不列宗廟四時就陵上祭寢而已文孟案三少帝皆以其元年崩蔡邕獨斷曰殤沖質三少帝皆以未踰年崩不列宗廟四時就陵上祭寢而已文孟案三少帝皆以其元年崩蔡邕獨

謂之未踰年稱鄭爲疏○撰異曰乙未左氏作己未子**卒日正也**野卒是也補曰日者仍史文**不日故也**八年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

謂之未踰年稱鄭爲疏○撰異曰乙未左氏作己未子**卒日正也**野卒是也補曰日者仍史文**不日故也**八年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

有所見則日子般可以日卒不成君不稱薨則皆不地故以日不日爲例

既有所見矣故還從常例不削舊史文也君子之義嫌疑者也故慶父弒君稱子般可以日卒不待不日而顯補曰

爲春秋董仲舒所謂明其義之所審勿使嫌疑者也故慶父弒君稱子般可以日卒不待不日而顯補曰

惟取其文之足以明義斯已矣義不改例全經之文皆以是求之

公子慶父如齊涖此弒也補曰後文弒閔公而奔據閔二年慶父弒君子般亦是奔**其曰如何**莒人不言如

有所見莫如深也弒閔公不書即位見子般之弒慶父弒君子般而奔亦可知文雖深諱事不竟

狄伐邶一名鮮虞文燄案邢侯伐邶春秋曰中山邶高誘曰中山狄國也

秋戎先見荊文之狄文之而荊暴於戎狄又暴於荊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綫使無齊桓攘服定之豈復

元年春王正月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以非父非君嫌異故發之傳以明之繼正之始故發傳以明之昭繼子野傳言繼正之文所以相發明也或以襄非嫡公與之異故亦發之文公又發之者見之後弟義異故重發之文公不發傳者蒙之可知故不發也襄昭發傳者昭公承子野之卒嫌其非正故發傳父子同有

非父也兄也尊之非君也未踰年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補曰傳重所自故從繼弒君例

齊人救邢救義異也補曰救例時不連上正月善救邢也善齊桓得侯伯之道補曰重發傳者嫌霸國獨傳以明之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莊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補曰疏曰復發傳者桓公被殺莊公好終儻公葬緩嫌異禮故各發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洛姑齊地補曰艾軒等皆書公會此書公及者彼來會我此亦為志觀洛姑之盟而傳例無疑矣此亦也故曰及者內為主也

盟納季子也者亦諱也下言來歸足知其奔矣陸淳曰季子出奔不書者慶父之難季子力不能正逆而於師曰季子之權也君立見召而來義也故聖人善其歸

季子來歸大夫稱名補曰此在時例外其曰季子貴之也氏今曰子貴是貴之也子男子之美稱補曰注末句與鄭君士冠禮注同非也子者士以上之貴稱說詳孔子生下又見子注同子者男子之貴稱說詳孔子生下又見子叔姬卒下不言公子友而稱季子是貴之而說者皆以為公子友進於稱名稱子又進於稱字鄉射禮曰某子某也稱字又非也稱字進於稱子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某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鄭君云適長稱伯庶長稱孟孟陸淳曰稱孟又稱子者氏也稱酬下為上尊之也案旅酬之禮以尊酬卑字酬者子之舊也子既進於稱字則不須並稱之但子文須有所繫之季儀禮某子為氏此文正同也以友之義以桓不能去慶父弒般之罪已不復論又因慶父弒般之罪大著其義明洛姑未盟以前桓之文大夫例本當稱字以其為母弟加稱子者無取於兼也既盟洛姑而納季子以相況也季為字此言季子為氏各有所當也

冬齊仲孫來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公羊亦同言來者順外文也自齊來得稱齊仲孫者楚人以請於齊桓大夫稱名氏今曰子子貴之也其曰王季子也其曰高子貴之也其曰王季子賞之也其曰高子尊之也三文或同或異則居可知矣○稱子進於稱字而孝經仲尼居曾子侍曾子為能通孝道故授之以字稱夫子但以字據孝經陶淵明五孝傳云曾參受而類下為上之則孝經之作亦夫子之意所以與春秋異例而書之為上之禮者殷仲文論語曰孝哉閔子騫夫子深敬孝道故稱表德之字又論語曰非常之文矣哉稱弟子不名者獨此明皆非常之致不言文歸不書執然後致言來者明本欲遂去國大夫出使歸不書今言來者喜之也言歸者明實魯人也同他國之人也仲孫是疏之不曰齊仲孫故連文言仲孫也案前後經則不須並稱之但子文須有所繫之季子賢大夫以乱賊之故喜而書朱故順魯而史喜之還其子貴之也其曰王季子也其曰高子貴之也其曰王季子賞之也其曰高子尊之也三文或同或異則居可知矣○稱子進於稱字而孝經仲尼居曾子侍曾子為能通孝道故授之以字稱夫子但以字據孝經陶淵明五孝傳云曾參受而類下為上之則孝經之作亦夫子之意所以與春秋異例而書之為上之禮者殷仲文論語曰孝哉閔子騫夫子深敬孝道故稱表德之字又論語曰非常之文矣哉稱弟子不名者獨此明皆非常之致不言文

不可遍也蓋時齊實有仲孫湫嘗勸齊侯務寧魯難左氏遂以爲湫實來魯强附於齊仲孫來之經謂之省難正猶隱公時魯有鄭尹氏後人强以當尹氏卒之經也大氏莊閔之篇左氏於齊魯事多闕略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閔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補曰此本杜預唯第四句大祖之廟四字元文作祧一字俟聘禮注諸侯大祖廟爲祧遷主所在之名也禘祫之說自昔聚訟文烝詳考之周制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皆以喪畢之祭爲本喪畢祫則後祫自禰更迭行此周制則後禘喪畢禘則後祫自禰更迭行此二祭總之五年而再殷祭也何休曰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今案此年吉禘在五月文二年祫嘗在八月毛詩傳又言夏禘秋祫窃意遭禘年而以秋冬祭者以祫代禘也祫者合也合毀廟未毀廟之以春夏祭者以禘代祫者遷主於大廟故文二年言大事于大廟也禘者舉大以包之第也遷主既遷位因以審諦昭穆次第尊卑陳毀廟主於大廟而未毀廟新舊皆特祭故僖八年言禘于太廟亦包羣廟也別論之於吉禘者

此年言禘于莊公左傳又言禘于武公禘于襄公禘于莊公僖公也遷禮有禘于大廟尊言大廟者舉大以包之猶僖八年言禘于太廟亦包羣廟也別論之於吉禘者

傳下及僖八文二年言大事于大廟也禘者未可以吉也補曰公羊昭十五定八年諸處

不吉者也

案汲冢紀年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立廟新宮不言吉猶當立廟而後禘祭也段玉裁注曰諦禘祭之逆祀鼠昭穆者故於禘者不言吉祭恆事不志志之亦不言吉禘祭之異非也何休曰禮禘祫從先君數祫則禘遭祫則祫今案此春秋之例喪畢立當以者不言以故言吉知不吉明未可以吉也

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莊公薨至此方二十二月喪未畢補曰此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也公羊曰曷爲未可以吉禘未可以吉祭恩倍漸三年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禮士虞記曰期而小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十五月者二十七月也傳言二十五月者在二十五月外可不譏文烝案傳言吉祭卽士虞記之吉祭在天子諸侯曰祫鄭君解士虞記曰三年喪畢於廟賈逵服虔解之曰三年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祫於主烝嘗禘於廟賈逵服虔解之曰三年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畢則祭於主烝嘗禘於廟賈逵服虔解之曰三年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祫

禘則終王又襄十六年冬晉人辭於魯曰寡君未禘祀杜謂三年喪畢之吉祭是左傳及傳說有吉禘祫無吉祫也劉敞賈逵之徒皆云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孔穎達王制正義曰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大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卽禘也取其序昭穆之祫是諸儒既以喪畢之祫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自後之三年又知祫必不可廢而彌縫之也致新死者之言起於致哀美之誤禘必於大廟亦與此經及他傳禘羣廟之文不合禘祫爲一與其舊說所云歲祫終禘祫終禘者又相乖戾歲祫終禘亦非國語本文明其說皆不可用也晉平公禘祀一文似可爲喪畢專行禘之證其實有禘必有祫但無文以見之耳文二年之祭傳及公羊皆爲吉祫而左傳晉荀偃士匄言魯有禘樂及魯禘不言祫者皆是舉禘以該祫論語明堂位禮運皆言魯唯祭統則備言之也禘與祫斷非一祭鄭衆說周禮追享爲禘朝享爲祫其文稱四時之間祀在時祭之外鄭君說周禮肆獻裸爲祫禘之禮也何休曰殷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周禮也三歲一祫一禘以爲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名異義同而先儒說周語多以終王爲終禘故許氏因疑其爲先王之禮謂其不始於周也許此說亦是也五歲禘爲殷禘三歲禘吉禘其實本無二禮也喪終之祭不必爲禘而終禘之說可通至以歲貢爲歲祫則不可曉文二年穀梁公羊明見吉祭有祫左傳記鄭子張有殷祭卽大傳大夫干祫之祭又可見殷祭有祫從無云歲祫者是其爲說必誤矣竊意歲貢之祭謂以歲計者三歲禘者三年禘者五年一禘百王通義鄭說是也周語云古者先王之訓也楚語古者天子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一禘其文在時享之上人奏議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漢書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釋之曰言壹禘壹祫也何休曰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一閏天氣小備劉氏作五經通義及張純引禮說並言三年一閏其文而劉向說苑許慎異義說文春秋說並有其文凡公羊皆爲吉祫而左傳魯禘不言祫者皆是舉禘以該祫論語明堂位禮運皆言魯有禘樂及禘祫之重者耳

秋八月辛丑公薨補曰慶父與哀姜弒之○撰異曰陸淳曰丑公羊作酉案今公羊不作酉下有所見還從之禮也存事實者傳信之法也聖人之經兩存禮法故不徒隱諱而已而不書地以變於常又比事屬辭以見不地故也補曰重發傳者明異於桓也張治曰諱國惡者臣子之義不忍地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哀姜與弒閔公故出奔例曰此月者有罪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補曰案文姜殺子嫌異故重發之文孫案下有所見不深諱之言如本故直書孫如邾者爲後薨于夷見罪將有其末宜錄其本深諱之矣又案慶父之縱宂敖以爲賊未討其實將使後人因例疑疑考究始末以知身齊家致後嗣再弒國幾滅匹雛欲諱之而其實終不可得而揜究觀書法則知左氏所謂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孰能脩之者蓋指此類而言之其說必有所傳而施於例族舍族之傳則非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凡君弒賊討則書葬哀姜實被討而不書葬者以討母葬子補曰莊子所謂春秋以道名分如此類者甚微也殺慶父不見經殺哀姜見經故經惟據討母爲義孫覺不達此旨遂議傳失孫氏之誤若是者多矣又案殺哀姜在明年七月左傳先敘慶齊殺哀姜容此二事皆在葬閔公後劉敞以慶父之縱宂敖爲賊未討而葬慢也賊雖卒討葬不追書此說甚有理然則傳言此者特就經中所書明其義之重耳

公子慶父出奔莒補曰案內大夫奔曰者傳曰正之慶父罪重不正之者蓋以自此不復見耶凡文當卒刺之文卒刺皆以不日見惡也何休曰外大夫奔例皆時時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慶父弒子般閔公不書弒諱之補曰疏曰慶父前奔不言出書曰如齊爲之隱諱是不絕慶父云慶父不其位之辭今不諱言出奔明是絕其位也又注既不釋傳文疏又不得傳旨傳以出爲絕莊三十二年奔齊其下皆有所見彼言如此是不言如是絕之不更諱也又言慶父不復見者申所以絕之之意也慶父後雖被逼縊死經爲魯諱又諱季子行誅故不復記若此處猶諱言如是使內之賊臣竟無文以顯絕之文之諱討賊也是故慶父之死不復見即所謂苟有所見莫如其死即所謂諱莫如深也直書出奔則不復見其死即所謂諱莫如深者也韓子言聖人之作春秋深其文辭愚謂褒梁傳書其罪故直書出奔以結前事與上如齊之文相對則奔正以起後爲絕之也縱死既諱故出奔不諱不諱出奔文之諱討賊也是故慶父之死不復見即所謂苟有所見莫如深者也韓子言聖人之作春秋深其文辭愚謂褒梁傳

冬齊高子來盟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補曰此亦順魯

而喜之喜其立君以存魯也書來雖接公之平文見貴則亦見喜明與季子來歸同矣公羊以不名爲喜之

盟立僖公也補曰季子實立僖而齊定其位齊立公矣此盟亦前定定之盟不日桓盟亦不日以是立君君亦是接公大事故又不月以異之

不以齊侯使高子也齊侯不討慶父使魯重罹其使盟言不以齊侯使也補曰江熙曰魯類弒君僖公非正得使也今若高子自來非齊侯所使也桓公遣高傒立僖公以存魯魯人德之不名其使以貴之貴其使則其主重矣補曰范注非也不以齊侯使公羊曰不正者乃不稱使高子者謂既稱高子則不得以齊侯使爲文也凡稱君以使者又有稱子稱宰稱公之等宰與公尊矣子是貴稱亦使不得以諸侯使之爲文今欲貴高子令與季子俱稱子故不稱齊侯使也桓三年不以師敗於人僖二十八年不以晉侯齊桓桓之不討慶父上以美齊桓桓之首相似也此經貴高子正二十八年以晉侯界宋公文意同矣公羊曰不稱使我無君也非也僖公之盟何謂我無君盟于暨齊無君何故沒齊侯哉

十有二月狄入衛僖公二年城楚丘以封衛則衛爲狄所滅明矣不言滅而言入者春秋爲賢者諱爲桓公不能攘夷狄救中國故爲之諱補曰公羊曰狄入衛何惡爾不言滅猶曰不與夷狄得志於中國文姜遂曰不與夷狄得志於中國文姜孫之於邾婁黑肱以濫來奔是也案汲冢紀年以狄爲赤翟滅不日者深諱之於赤翟而卒立其弟文公爲赤翟所立其弟文公也

鄭棄其師補曰不書鄭高克出奔陳者何休所謂舉棄師爲重此全用舊史文僖十九年傳言之○撰異棄師或作弃左氏

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高克長謂高克好利不顧其君也高克之進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補曰公羊曰傳言鄭伯惡其長而兼不反其衆劉向說苑曰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行其私欲而已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而不顧其人

元年春王正月繼弒君不言卽位正也　補曰疏見閔元年公羊曰公何以不言卽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何休曰僖公者閔公庶兄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聶北邢地補曰疏曰邢滅衛亡書入故有救次之文文承桑那實未滅衛則雖欲救也次救例俱時不連上正月○撰異曰曹師板本左氏作曹伯誤唐石經亦作曹師說文品部引春秋傳次于西北從品相連讀與聶同段玉裁以爲此左氏經傳之古文後人以其同音易其字如桑蟲之改槊耳

救不言次　據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不言次衛亡書入故沒其救次之已不及救疏皆非也

言次非救也　次止也救起急之意今次而停止故知非救也

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　秋成人之美杜預蘇轍以爲案兵待事卒能救邢是也莊公次郎次成亦有救紀救部之意而謂之不能救則直言次不言救不得遂其意也叔孫豹次雍亦是不能救晉而先言次者以豹是魯臣臣不可廢君命故先言救爲遍君命之後言次以起急之意今辭又與此遂其意者異也

是齊侯與　稱師齊侯也何用見之　**曹無師曹師者曹伯見其是齊侯也**　問經文何用見之據經書齊師補曰齊師稱人不得稱師言師則是曹伯小國君將稱君卿將稱人之美杜預蘇轍以爲案兵待事卒能救邢是也莊公次郎次成亦有救紀救部之意而謂之不能救則直言次不言救不得遂其意也叔孫豹次雍亦是不能救晉而先言次者以豹是魯臣臣不可廢君命故先言救爲遍君命之後言次以起急之意今辭又與此遂其意者異也　**是齊侯與**　稱師齊侯也何用見之　**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𡎴
會霸者而與邾婁有辨也○撰異曰何休云公羊作打徐彥曰打字左氏作𡎴亦有作打字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邾莒頓胡沈許皆有師惟徐狄吳以國舉衛言人楚言自稱師齊故敗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
麗魯地傳例曰獲者不與之辭補曰注引例在宣二年傳○撰異公羊作犖挐公羊一本作茹
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
獲者不大夫不書補曰重發傳宋異例也
內也
國與齊宋異傳者嫌小
偃
偃邾地補曰邾稱師以我之敗之舉重者與升陘異也凡敗皆稱師燕
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
疑戰其重者莫重乎其以重者正王法也孔廣森
子貶之也
二子殺閔公補曰至此始貶者公羊曰貶
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
勝者公羊作綏
莒挐
挐公羊作茹
莒無大夫
莒挐例曰獲者不與之辭補曰注引例在宣二年傳○撰異公羊一本作茹
其曰莒挐何也
據非
莒挐
挐公羊作綏
莒無大夫
莒挐例曰獲者不與之辭補曰注引例在宣二年傳○撰異公羊一本作茹
其曰莒挐何也
據非

不同文燕案李光地曰將有齊桓鷹懲之事不得復舉州其說亦可存也楚皆以稱人爲常不直以國舉
會霸者而與邾婁有辨也○撰異公羊作打徐彥曰打字左氏作𡎴亦有作打字
邾莒頓胡沈許皆有師惟徐狄吳以國舉衛言人楚言自稱師齊故敗
偃
偃邾地補曰邾稱師以我之敗之舉重者與升陘異也凡敗皆稱師燕
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
勝者公羊作綏
莒挐
挐公羊作茹
莒無大夫
莒挐例曰獲者不與之辭補曰注引例在宣二年傳○撰異公羊一本作茹
其曰莒挐何也
據非
莒挐
挐公羊作綏
莒無大夫
莒挐例曰獲者不與之辭補曰注引例在宣二年傳○撰異公羊一本作茹
其曰莒挐何也
據非
之于齊不言獲以內故不言獲據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狄長狄則異於餘宜書獲以表功而彼文略之由重傷故乃是常例至於長狄補曰疏曰內不言獲乃是常例至於長狄也此注據以爲證者取不書獲之成文不謂義旨全合文燕案注是疏非也疏說見敗衄傳下內不言獲獲者經例因史例或專是經例然此唯施於兵獲惡公子之紿補曰戰有甲士有步卒屏左右而相說士卒何罪補曰屏除搏手搏左傳曰晉侯夢與楚子搏爲卜角力爲武戲子搏爲卜角力爲武戲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補曰刀名見廣雅北齊本或誤作寶然則何以惡乎紿也據勝負理自不通也夫王赫斯怒貴在爰整其旅以克祖訓王此之謂也曰棄師之道也江熙曰經書敗莒師而傳云二人相搏則力見頗訓公子友以殺之羊曰大夫生死皆曰獲然則何曰棄師之道也江熙曰經書敗莒師而傳云二人相搏則力見頗訓公子友以殺之羊曰大夫生死皆曰獲

曰棄師之道者言潛刃相紿將棄師不用也傳謂戰舉乃相搏耳江熙之疑非也蔑曰若季子無輕鬬之事寔不應書後以惡之經傳文符而江熙妄難況引其說非也○春秋記事不記言傳隨事釋其義事之本末皆所不論言之委悉更無從見而自此傳以後則稍稍詳矣公羊曉出掇拾較多左傳事言並記乃是史家之學漸始之體劉知幾所謂左氏漢書二家後來祖述者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
二子殺閔公補曰至此始貶者公羊曰貶
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
疏曰
齊桓諱非桓討得其罪疏而不論其是非如或曰之意則與左氏公羊同左傳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公羊曰公子慶父也言曰魯公子慶父但言桓公而絕殺之而漢書鄒陽之言曰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賦春秋以爲親親之道也魯論語家說論語法當作正說後別爲一說謂正親之古文作正法之古文作仝正上誤增遂成法字此正親者乃皆後來說也鄒所引孔子語出論語法而不言姜者不主於爲齊桓諱其罪疏而不論其是非如或曰之意則與左氏公羊同左傳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公羊曰公子慶父也言曰魯公子慶父但言桓公而絕殺之而漢書鄒陽之言曰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賦春秋以爲親親之道也魯論語家說論語法當作正說後別爲一說謂正親之古文作正法之古文作仝正上誤增遂成法字此正親者乃皆後來說也鄒所引孔子語出論語法而不言姜者不主於爲齊桓諱其罪疏而不論其是非如或曰之意則與左氏公羊同左傳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公羊曰公子慶父也言曰魯公子慶父但言桓公而絕殺之而漢書鄒陽之言曰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賦春秋以爲親親之道也魯論語家說論語法當作正說後別爲一說謂正親之古文作正法之古文作仝正上誤增遂成法字此正親者乃皆後來說也鄒所引孔子語出論語法而不言姜者不主於爲齊桓諱其罪疏而不論其是非如或曰之意則與左氏公羊同左傳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公羊曰公子慶父也言曰魯公子慶父但言桓公而絕殺之而漢書鄒陽之言曰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賦春秋以爲親親之道也魯論語家說論語法當作正說後別爲一說謂正親之古文作正法之古文作仝正上誤增遂成法字此正親者乃皆後來說也鄒所引孔子語出論語法而不言姜者不主於爲齊桓諱其罪疏而不論其是非
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
疏曰
夫人於齊桓非是姑姊妹婦即是姊妹婦即是同姓無分親疏也傳引或說以爲爲齊桓諱非桓託言也遠之託言同姓文燕案疏說皆非也姑姊妹婦即是同姓無分親疏也傳引或說以爲爲齊桓諱非桓託言也遠之託言同姓文燕案疏說皆非也姑姊妹婦即是同姓無分親疏也傳引或說以爲爲齊桓諱非桓託言也遠之託言同姓文燕案疏說皆非也姑姊妹婦即是同姓無分親疏也傳引或說以爲爲齊桓諱非桓託言也
子貶之也
二子殺閔公補曰至此始貶者公羊曰貶
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
二子殺閔公補曰至此始貶者公羊曰貶
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
二子殺閔公補曰至此始貶者公羊曰貶
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
二子殺閔公補曰至此始貶者公羊曰貶
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
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
二子殺閔公補曰至此始貶者公羊曰貶
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
二子殺閔公補曰至此始貶者公羊曰貶
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
二子殺閔公補曰至此始貶者公羊曰貶
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
二子殺閔公補曰至此始貶者公羊曰貶
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補曰月者別於內城此何休意也
楚丘者何衛邑也
衛都朝歌在河北楚丘在河南所謂東徙渡河也潛邑亦相近
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
據元年齊師宋師城邢邢國也
封衛也
閔二年狄滅衛以封衛也
楚丘者何衛邑也
衛都朝歌在河北楚丘在河南所謂東徙渡河也潛邑亦相近
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
據元年齊師宋師城邢邢國也
封衛也
閔二年狄滅衛以封衛也
楚丘者何衛邑也
衛都朝歌在河北楚丘在河南所謂東徙渡河也潛邑亦相近
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
據元年齊師宋師城邢邢國也
封衛也
閔二年狄滅衛以封衛也
楚丘者何衛邑也
衛都朝歌在河北楚丘在河南所謂東徙渡河也潛邑亦相近
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
據元年齊師宋師城邢邢國也
封衛也
閔二年狄滅衛以封衛也

以存己繼絕急病分災攘夷狄安諸夏之義脩而行之是戎
天下之公利也春秋書諸侯事如內辭者四城楚丘戎
陳戎鄭虎牢歸粟于蔡是也楚丘不城衛入於狄矣虎
牢不戍鄭入於楚矣戍陳粟蔡皆公舉也故皆以公辭
也春秋引而近之在列亦得爲此辭以其是諸侯公義之舉
言專辭內辭者謂其辭如此就使魯不
但所從言之異耳晉城杞城成周扶危定傾故列序其
事故曰義通也專辭內辭卽李氏所謂公辭
之同諸內事故曰義通也專辭內辭卽李氏所謂公辭
也故曰無有封伊尹之志則篡也此
句思之甚深夫君子之惡惡也有所蒙庸列序其
子之善善也未嘗苛求其心也事善則
善也○愚於傳補之義也
餘而德不足是孟子德力之說小補之
賜言仁也管仲之器小哉言道也孫之
後其說乃盡以論語夫子之言求之
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五霸假之
也小補之也而
論心不論事之明文也傳以專封爲非
勝道而後其說乃盡孟子以攘伐爲罪
能日又必曰仁不
以義又必曰仁不在正我不在正人義者謂宜在我者
而後可
甚精其外則管子云義者各處其宜鄭君周禮注云義
能斷時宜意同程
朱而言尤約也
故曰仁不勝道下仁
之體補曰傳引古
語足上意出注解道字未盡其理荀子曰君子處仁以
義然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制禮反本成末然後
禮也三者皆通然後道也然則道者仁義禮之合故仁
不勝道抑又論之此道蓋謂聖人之道而專封與否又
非所計也夫義所不得與者專封也
亦必不聽其終滅而在齊桓則謂之
道亦論其心而已矣孟子曰五霸者摟
三王之罪人也以攘伐爲罪正猶以
湯伐葛文王伐崇伐密豈有榮紂之
命哉又如伊尹放

大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此
論心不論事之明文也傳以專封爲非義又必曰仁不仁
勝道而後其說乃盡孟子以攘伐爲罪能日又必曰以仁
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五霸假之也小補之也而
後其說乃盡以論語夫子之言求之賜言仁也管仲之器小哉言道也孫之
餘而德不足是孟子德力之說小補之也○愚於傳補之義也
此句思之甚深夫君子之惡惡也有所蒙庸列序其
子之善善也未嘗苛求其心也事善則
善也○愚於傳補之義也
得專封諸侯不得專封諸侯補曰王引之曰下不
而不得雖遏其仁以義而不與也存衛是桓之仁故通令
故不言遏補曰以專辭書城是遏其仁不書衛遷是
勝以義劉敞所謂以小惠評之則桓公爲有德以大法
論之則諸侯無專封得傳旨矣凡專辭皆爲義事故曰
義遏既謂之仁則義有未盡故曰以義而不與言各有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夏陽下○撰異曰夏左氏作下陽穀梁曰據上陽
虞師晉師滅夏陽是文孫案漢爲

大陽縣夏大同義江永言之

師師補曰疏曰小國無師傳三發之者並是小國不合言言師者表其先晉以其重衆故得言師曹言師者明其是君虞不言師也人不得居師之序**其先晉何也**據小不先大**爲主乎滅**

夏陽也上者皆是主兵傳於此見例**夏陽者虞號之塞邑也**其地險要故二國以爲塞邑補曰號邑接虞者也虞之後號號叔之後西號國胡安國曰塞邑猶蜀有門戶**滅夏陽而虞號舉矣**云舉猶拔也案注曰東拔也**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補曰虞不應不知塞邑之不可出兵助晉何得有**晉獻公欲伐虢**

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

傳補注九

呂氏春秋曰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是謂晉人聘虞行享禮時東帛所加之璧庭實所設之馬爲屈產之乘也聘禮曰賓禭爲垂棘之璧享記曰凡庭實皮馬相間可也聞東帛加璧享庭實用皮而晉代以馬也猶代也晉地多馬故聘禮享庭實似是而非此專爲借道之事依聘禮文但用束帛非享禮明矣借道之事依聘禮又未有不受者下言小國所以事大國言幣重不便又言不借吾道不受幣故下云然也伐虢必過虞故借道賈逵云虞在虞南虢在虞南

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此謂璧馬之屬皆得通稱**遂受其幣而借之道**補曰如上所述晉之滅夏陽左氏也公羊以爲記**擊其妻子以奔曹**傳在後五年再借道時又不云奔何國國語云適西山高誘戰國策注以爲適秦補曰五年當依公羊爲四年字之誤疏以爲僖五年非也左傳以爲再借道而滅虢還師滅虞此以滅夏陽爲滅虢者或以後之滅虢實由此年公羊郭君在夏陽之意難以滅夏陽後旋卽滅虢之都與公羊異而與其言取郭則同皆與左傳異也水經注引紀年晉獻公十有九年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獻公命賦父呂甥邑於虢都彼書難出後人追脩亦由滅虢之說當時相承故也經無滅虢文者重夏陽故但舉滅夏陽爲重舊史當備文矣

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

達心而愞愞弱**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明達之人言不言提其耳則愚者不悟**愞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壯預曰日親而卿之**必輕其言**

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補曰王引之曰之後二字衍文益後人增之不可通此論地之大小非論時之遠近**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補曰中知之所不及也虞語中人也呂氏春秋曰義者百事之始也萬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也虞公貪而好寶矣夫非公故荀息不曰虞公公羊則曰虞公貪而好寶例固非其爲公亦不因春秋所書矣又國語管子言晉公秦公燕公吳公晏子春秋言齊公魯公是凡諸侯

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補曰此稱虞公者便文也案詩衛風言譚公與齊侯衛侯邢侯並稱卽春秋譚子也公羊僖公與鄭伯並稱也紀以子而進爲侯而據國語史伯言鄶實子男之國也紀公之願卽傳紀侯之願杜預左傳後序引汲冢紀年紀公也然則小國之君通稱某公凡言虞公號公者皆同斯例固非其爲公亦不因春秋言之

宮之奇諫曰補曰

而馬齒加長矣猶是言如故補曰荀息戲言也戰國策載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而伐虢趙王曰昔者晉人欲以虞而伐虢虞之奇諫而不聽宰假道遂滅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奇之以罪虞公觀魏人之言知春秋此等之文其義著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宋地補曰王夫之曰衛地史記田齊世家齊伐衛取毋丘即此○撰異曰公羊作貫澤下九年傳曰貫澤之會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補曰至本不與結期自江人黃人者遠國之外皆不期而至者此桓霸

冬十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補曰注解勤字非憂也音義曰勤慶氏音覲後年同集韻去聲勤渠吝切春秋傳勤雨慶氏音平慶氏說是也勤字從力從堇說文堇黏土也念孫曰慶說非也勤雨者正以一月不雨即憂勤之勤也文燕案注既不知勤之為憂又直以書不雨為說亦非也僖公三年傳曰冬至此言勤雨自見故傳於此三書不加自文使後之讀者以文公之經比類相較則僖所書不雨者勤雨也總釋之曰一時言不雨不雨者閔雨也又總釋之曰不雨者勤雨也承分釋之文足成其意也十月不雨不嫌十一月十二月得雨者以下有六月雨之文也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補曰不嫌二月三月得雨者以下有六月雨也雨也復發傳者此已隔年嫌不與上以同之此既連上則下四月亦承此可知故下傳省勤雨之文

夏四月不雨一時不雨則書首月不言旱不為災補曰此本杜預下二句上有傳例曰三字言作曰一時不雨書首月與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之文相違非傳義傳以經美僖公故不以愿時書而一月不雨即有勤心因下明其一月不雨則不嫌五月雨又不嫌旱竟夏也明書一時言不雨者經一時輒言不雨憂民之至也閔雨也為憂謂憂雨非謂憂民閔者之至閔之至也此合三不雨總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補曰春秋以其閔雨為文同也

徐人取舒補曰徐是時徐實附齊故從中國例伐之事懿者召陵是也懿舒者屈舒是懿舒皆疑此取舒是也蓋桓征徐

中國也案此略同林之奇趙鵬飛李廉說○撰異曰舒玉篇邑部引作舒家鉉翁

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補曰疏曰書者明僖公得雨則心喜是於民情深文丞案不雨不言所至之月則此必言雨杜預謂示旱不竟夏是也但上既見閔而雩雖雨不志傳上年言仁心面足以見心者也上冬至此言勤心而足以論心者也凡人事皆人心之所為也全傳解經以是求之○莊十年記事全以哀姜慶父之亂魯幾不國矣僖承其敝有力竭重以哀姜慶父之亂魯幾不國矣僖承其敝有財貧民困於徭役民受貨者退舍南郊潮雨立應或其言有所本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齊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笏以記事者也所謂衣裳之會補曰委貌冠也元冠者吉冠用黑繒為之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周禮之冠弁元端者元冠之服陳端之服搢插也

奧曰周禮鄭衆注曰衣之稱對朝服言之也朝服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元端元冠服而連衣裳士冠禮曰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爵韠特牲饋食記曰特牲饋食緇帶爵韠唯尸祝佐食緇帶韠元端衣皆元而裳有元黃褖三等之異朝服皆不言裳明其衣裳不殊全似深衣爲袍制不與元端同矣朝服布十五升其類乎元端者一元衣一緇衣也其異於深衣者一緇衣有韠一白布爲衣又無韠也文侯案陳說是也緇衣引逸書注引戴聖說朝服布上素下與鄭君同疑有誤矣任大椿引遍典漢明帝永平中議乘輿服衣深衣制有袍隨五時色蒼因當時說禮家皆謂朝服如老五更服縞紵大袍單衣皁緣其以皁者猶沿古緇衣之制也玉藻曰羔裘豹袪以燕居服也又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羔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須殺六分而去一諸侯天下諸侯也又李賢後漢書注引玉藻曰大朝諸侯於陽穀諸侯天下傳無此文亦當是後學者說傳

志補曰疏曰論曉也言不須盟誓文侯案論語稱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漢書注謂陽穀之會天下從令據管子皆曰大朝諸侯於陽穀諸侯天下諸侯也又李賢後漢書注引穀梁傳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指謂齊桓公一匡天下傳無此文亦當是後學者說傳

傷補注九

語在穀梁外傳穀梁章句中

冬公子季友如齊蒞盟

傳例曰蒞位也內之前定之盟謂之蒞外之前定之盟謂之來補曰注引例後二句昭七年傳文也二盟字當爲辭據左傳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則知會陽穀公亦與杜預注非也公與會陽穀則貫可知○撰異曰此季字衍文左氏作涖後皆同依說文蒞涖皆氏公羊皆無季字蒞左氏隸之假借字

蒞者位也盟誓之辭雖曰位補曰此又不月者凡盟當日故前定則月而已齊桓盟本不日故友往蒞盟又不日前定也

其不日前定也補曰與來盟同也前定之盟謂之來補曰陵高子來盟一例不言及者以國與之謂若外國之例不譌此一文而已不言及而不書魯之主名者亦見之以國與之也故舉國爲主即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之類經雖言來盟之公子季友如齊蒞盟是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即成三年丙午及荀庚盟是也不言外及者舉國與之也此傳是外內之解舊解曰疏曰外國之來盟及魯人往盟經直舉外來爲文不言及者欲見其實冀蔡韓非書詳其事史記亦用之皆謬妄

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

補曰疏曰舊解曰外內之義若外國之來盟及魯人往盟經直舉外來爲文不言及者欲見其實冀蔡韓非書詳其事史記亦用之皆謬妄

不言及者

補曰疏曰舊解曰外內之義若外國之來盟及魯人往盟經直舉外來爲文不言及者欲見其實冀蔡韓非書詳其事史記亦用之皆謬妄

遂伐楚次于陘

楚殭齊欲殺之以德故不連進而次于陘楚地補曰此本杜預也公羊以爲侯屈完益因莊八年次于陘故云爾

遂繼事也補曰又是霸者事嫌異故也時侯文侯即有侯文侯即侯屈完也

次止也補曰疏曰次于陘傳曰異我之次也有非所畏之次即此次于陘傳直曰次止也是也次非畏故重發傳謝湜曰書次陘善其不以攻

不分其民

補曰不孚取之明正也桓公正而不譎指謂齊桓公一匡天下傳無此文亦當是後學者說傳

不土其地補曰傳曰則是終土齊俞樾曰土其地鄭君曰土其地猶度地也補曰疏曰論語稱齊桓公正而不譎指謂齊桓公一匡天下傳無此文亦當是後學者說傳

侵蔡蔡潰

傳例曰侵時而此月益爲潰補曰例曰侵時而此月略之從月例潰之爲言潰散補曰上下謂君及民也公羊曰潰自潰散之潰自壞之象也

上下不相得也君臣不和而自潰者何下叛上也左傳曰潰衆

侵淺事也

補曰侵者漸也又傳云不分其民是不分其民漸也本意言桓公不深暴於蔡蔡衆民堅甲利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戮不敬之卒不士其地猶言度其地與瑞封國則以土圭土地鄭曰土地猶度地也補曰疏曰論語稱齊桓公正而不譎指謂齊桓公一匡天下傳無此文亦當是後學者說傳

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

與伐沈伐莒異也夫古者民之於上也或不敢欺或不忍欺或不敢欺民既不欺臣亦可知臣民同力何有於潰況侵事之淺乎凡潰不以諸侯潰之爲文重出國者何休曰侵爲加蔡寡潰也劉向說苑曰春秋記國家寡潰爲惡蔡饗明沈莒亦同矣朝存亡以察來世難有廣土同

楚人伐鄭

經無故也廉信徐邈並據當文解之理亦通也但據成三年傳注則宜從舊說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傳例曰侵時而此月益爲潰補曰上下謂君及民也公羊曰潰自潰散之潰自壞之象也

上下不相得也君臣不和而自潰者何下叛上也左傳曰潰衆

侵淺事也

補曰侵者漸也又傳云不分其民是不分其民漸也本意言桓公不深暴於蔡蔡衆民堅甲利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戮不敬之卒不士其地猶言度其地與瑞封國則以土圭土地鄭曰土地猶度地也補曰疏曰論語稱齊桓公正而不譎指謂齊桓公一匡天下傳無此文亦當是後學者說傳

遂伐楚次于陘

楚殭齊欲殺之以德故不連進而次于陘楚地補曰此本杜預也公羊以爲侯屈完益因莊八年次于陘故云爾

遂繼事也補曰又是霸者事嫌異故也時侯文侯即有侯文侯即侯屈完也

次止也補曰疏曰次于陘傳曰異我之次也有非所畏之次即此次于陘傳直曰次止也是也次非畏故重發傳謝湜曰書次陘善其不以攻

戰爲事其說得之管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

夏許男新臣卒　十四年冬蔡侯肸卒傳曰諸侯時卒惡之也宣九年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曰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然則新臣卒于楚故不日耳非惡也補曰案不日者從曹伯麗曹伯負芻杞伯成之例明新臣實卒于師也注言卒于楚故不日是以許男甯侯肸卒于師也傳明言死於師矣說詳成十三年但不日則當月今時而不月與蔡侯肸等同者此處方盛美舊桓七國之君咸被褒錄無嫌於惡之則書時猶書月大氐春秋之文多從簡質○撰異曰閔之變於丙也或書師會皆地也或書地名陸渾纂例曰新公羊作辛案今公羊不作辛諸侯死於

國不地死於外地　補曰閔二年齊桓威德治著諸侯安之及國佐盟于爰婁傳曰師退舍于召陵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杜預言退舍于召陵恐亦楚之要地故後來楚平王簡東國之兵於召陵文燮案今許州郾城縣東即其地桓盟不日此又不月者夷狄受盟與常盟異故略其月以異之例曹本非微國後創小之例是列國卑者之文

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　漢楚人大懼未能量敵遣屈完如師完權事之宜以義卻齊遂得與盟以安竟內功皆在完故不言使補曰權在屈完猶言權在前則是正乎曰非正也臣之義不以楚而廢也

以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　補曰不氏則從舊莒直名之例是大夫僭稱王其卿不命於天子文燮案曹莒等無命大夫無命卿也補曰疏大夫有三等大夫僭稱公次之外矣左傳曰師進丈于陵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丈于陵杜預言退舍范所本也師行一舍三十里李廉曰召陵文燮案今許州郾城縣東即其地桓盟不日此又不月者夷狄受盟與常盟異故略其月以異之例曹本非微國後創小之例是東夷本微國楚則蠻夷大大夫僭稱王其卿不命於天子文燮案曹莒等無命大夫者其君本有命卿而當時不以爲卿也楚無命大夫者其君亦本有命卿而春秋黜之也其例實止有二等皆不須以不命於天子而書之也

楚無大夫　無命卿也補曰疏大夫有三等

以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　補曰不氏則從舊莒直名之例是大夫僭稱王其卿不命於天子文燮案曹莒等無命大夫者其君本有命卿而當時不以爲卿也楚無命大夫者其君亦本有命卿而春秋黜之也其例實止有二等皆不須以不命於天子而書之也

其曰屈完何也　補曰略名之尊齊桓不氏則從舊莒直名之例是列國卑者之文

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　漢楚人大懼未能量敵遣屈完如師師完權事之宜以義卻齊遂得與盟以安竟內功皆在完故不言使補曰權在屈完猶言權在前則是正乎曰非正也臣無自專之義不以楚而廢也

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　重其宗中國歸有道補曰歟

內桓師也　桓來者內辭也內

于師前定也　補曰此解經上盟字言來盟者于師而後定之例于召陵皆變文也若爲平文使而言來先言盟者于前定之例于召陵其事而異之也不言使而盟字言來盟者于師而後定之例于召陵其事而異之也若爲平文也當言楚屈完來盟桓公退于召陵得其本志乎桓公也屈完來盟桓師故言來

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　屈完得志乎桓公退于召陵得其本志乎桓公也補曰注非也此解經下盟字再言盟者見得志乎桓公在召陵也公得志也師在召陵不窮兵力以退楚也案公羊言師在召陵何休言屈完來陵在召陵也師在召陵非也其言師在召陵所以見得志乎桓公也故曰得志以此盟乃時人所謂得志也補曰此盟齊桓威德治著諸侯安之及國佐盟于爰婁傳曰師退舍于召陵楚屈完來如陵師盟齊桓以會諸侯楚子不

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問江邊之民有兒之者不此不服罪之言故退于召陵而與之盟屈完所以得志桓公之不得志爾補曰傳因盟事并記桓公屈○蘇轍曰楚人方強齊將殺之以德故不于陸以待之齊一驗非以此使爲僅也注都禾了完語得志之僅亦其注神注非也傳因盟事并記桓公屈

齊人執陳袁濤塗袁濤塗罪何休以爲執例時○撰異曰袁左氏音義袁或作轅本多作轅又作爰難定其姓族也補曰袁氏立

江熙曰踰國謂踰陳而執陳大夫主人之不敬客由客之不先敬主人多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補曰不月則濤塗亦有罪矣

其人之何也於是多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

齊人執陳袁濤塗袁濤塗罪何休以爲執例時○撰異曰袁左氏音義袁或作轅本多作轅又作爰難定其姓族也補曰不月則濤塗亦有罪矣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補曰左傳曰討不忠也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卑者而言內師也此當言內卑者正與此同傳特於文近於陳故令伐陳也

師也補曰內師魯師也桓十七年及宋人衛人伐邾傳曰內卑者而言內師也桓十年及宋人衛人伐邾傳曰內卑者而言內師也此言內師者疏曰文承齊人執濤塗下恐非魯及故特於文近於陳故令伐陳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補曰月何休曰凡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葬皆不月何休曰凡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葬皆

久何注二或作三誤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補曰此偶者相當敵言之例以會爲大矣書序稱威王東伐而致伐者楚彊莫能伐者故以伐楚爲大事補曰鄭君曰會爲大事伐爲小事今齊會致伐楚爲大事伐爲小事今齊會

後不小則後爲常例後事小則以先事致補曰大此後小則先爲變例

大此爲常例後事小則以先事致

以伐楚致大伐楚也鄭君曰會而致伐者楚彊莫能伐者故以伐楚而致伐者楚彊莫能伐者故以伐楚也凡伐與會爲偶先會先伐後會當以會爲大此先伐後會而不以會爲大明矣言大伐小非也凡伐與會爲偶先會先伐後會當以會爲大此先伐後會而不以會爲大明矣言大伐小非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補曰月何休曰凡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葬皆不月何休曰凡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葬皆

久何注二或作三誤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補曰此偶者相當敵言之例以會爲大矣書序稱威王東伐而致伐者楚彊莫能伐者故以伐楚而致伐者楚彊莫能伐者故以伐楚也凡伐與會爲偶先會先伐後會當以會爲大此先伐後會而不以會爲大明矣言大伐小非也凡伐與會爲偶先會先伐後會當以會爲大此先伐後會而不以會爲大明矣言大伐小非也

後不小則後爲常例後事小則以先事致補曰大此後小則先爲變例

大此爲常例後事小則以先事致

以伐楚致大伐楚也鄭君曰會而致伐者楚彊莫能伐者故以伐楚而致伐者楚彊莫能伐者故以伐楚也凡伐與會爲偶先會先伐後會當以會爲大此先伐後會而不以會爲大明矣言大伐小非也凡伐與會爲偶先會先伐後會當以會爲大此先伐後會而不以會爲大明矣言大伐小非也

其

葬許穆公○撰異曰穆公羊作繆後諡皆同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莊十年春二月公侵宋傳曰侵而月之猶謹也凡侵伐三國又侵伐七國又侵伐惡之故謹

杞伯姬來朝其子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補曰此專釋來也重發傳者內女未有明文又嫌外孫當朝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補曰使其子侑諸侯之禮者乃伯姬之志書來已見非正又書朝其子是所以譏伯姬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凱曰不能刑于寡妻補曰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言又譏杞伯也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補曰直書朝明魯以又譏內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魯侯也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譏世子此不譏者明子隨母行年尚幼弱未可責以人子之道伯姬以莊二十五年嫁至今十五年則子幼可知

夏公孫茲如牟補曰言如者聘也後皆同左傳曰公孫茲如牟娶焉說見莊二十七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

惠王之世子名鄭後立爲襄王首戴衛地補曰王世子不名者別於諸侯之世子與羣王子從大夫以上不名例也王室亭自王至此乃見王世子○撰異曰戴左氏作止下同會尊之也言及諸侯齊列補曰會者外爲主之文此時王世子與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世子與公等冠齊侯上而已今書公及齊侯從尊卑內外之常文而移會王世子文殊之於下明不欲與諸侯列數是所以尊之此蓋君子改舊史以明義會又會及以及皆同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補曰貳副也國語曰貳若體焉上貳代舉下貳代履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公羊曰世子猶世世子也何言世世不絕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言諸侯者前目而後凡他皆放此補曰公羊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何休曰省文從可知文烝案魯大夫與他國序再出名氏公不再出者趙匡曰卿恐涉他臣公則無二也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補曰據今以爲君臣相變同盟新城之屬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補曰諸侯能尊王世子經因其尊而尊之傳於會言春秋尊之於盟言諸侯尊此盟皆是諸侯能尊王世子而經因爲尊文以示義善桓也盧仝曰此春秋尊周之微意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補曰此上意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子出會朝京師也王世子不能朝天子則變之正也雖非禮之正而合當時之宜補曰經爲尊者諱故因以問答善桓明矣王世子正而王命之也補曰世子不出會王世子不敢致天王也補曰統總不能統總諸侯之尊者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補曰疏引徐邈云塊然安然也王引之曰徐訓非也塊然獨尊之貌凡書傳言塊者皆獨貌也字亦作傀或作磈磊二字並出文烝案位者世子道明古者世子受尊禮而立其位非子道明不能朝王世子之位也桓不臣天子微諸侯不享覲貢獻不朝覲桓控大國補曰引也扶小國佐補曰扶佐也謂手相助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補曰諸侯能尊王世子經因其尊而尊之傳於會言春秋尊之於盟言諸侯尊此盟皆是諸侯能尊王世子而經因爲尊文以示義善桓也盧仝曰此春秋尊周之微意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補曰此上意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子出會朝京師也王世子不能朝天子是不子也補曰直書朝明魯以處待杞伯之禮待之也桓九年曹伯會足見桓不能朝王世子之位也桓不臣天子微諸侯不享覲貢獻不朝覲桓控大國補曰引也扶小國佐補曰扶佐也謂手相助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也補曰統總不能統總諸侯之尊者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補曰疏引徐邈云塊然安然也王引之曰徐訓非也塊然獨尊之貌凡書傳言塊者皆獨貌也字亦作傀或作磈磊二字並出文烝案位者世子道明古者世子受尊禮而立其位非子道明不能朝王世子之位也桓不臣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之可也補曰世子尊則天王尊故可受也自桓諸侯也以下通論會盟之善左傳曰謀寧周也服杜皆以爲王將廢世子立王子故齊桓帥諸侯以定其位於此會之當時實有其事而經但就文見義以明其爲變之正不須詳細論之耳趙鵬飛以爲是會能假王之器也家鉉翁則謂定世子之位能假義是盟能假信引經解曰義與信伯之說深爲可疑只當從穀梁穀梁明變正之義有功尊矣世子受之可也補曰世子尊則天王尊故可受也自桓諸侯也以下通論會盟之善左傳曰謀寧周也服杜皆以爲王將廢世子立王子故齊桓帥諸侯以定其位於此會之當時實有其事而經但就文見義以明其爲變之正不須詳細論之耳趙鵬飛以爲是會能假王之器也家鉉翁則謂定世子之位能假義是盟能假信引經解曰義與信伯之說深爲可疑只當從穀梁穀梁明變正之義有功命而來會自尊亦即以尊王命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補曰公羊曰諸侯朝京師亦不敢如晉文致天王而朝之呂氏祖謙論受胙請隧等事以爲晉桓專在於扶名分晉文則適謙能統總諸侯之尊者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補曰疏引徐邈云塊然安然也王引之曰徐訓非也塊然獨尊之貌凡書傳言塊者皆獨貌也字亦作傀或作磈磊二字並出文烝案位者世子道明古者世子受尊禮而立其位非子道明不能朝王世子之位也桓不臣天子微諸侯不享覲貢獻不朝覲桓控大國補曰引也扶小國佐補曰扶佐也謂手相助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也補曰統總不能統總諸侯之尊者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補曰疏引徐邈云塊然安然也王引之曰徐訓非也塊然獨尊之貌凡書傳言塊者皆獨貌也字亦作傀或作磈磊二字並出文烝案位者世子道明古者世子受尊禮而立其位非子道明不能朝王世子之位也桓不臣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之可也補曰世子尊則天王尊故可受也自桓諸侯也以下通論會盟之善左傳曰謀寧周也服杜皆以爲王將廢世子立王子故齊桓帥諸侯以定其位於此會之當時實有其事而經但就文見義以明其爲變之正不須詳細論之耳趙鵬飛以爲是會能假王之器也家鉉翁則謂定世子之位能假義是盟能假信引經解曰義與信伯之說深爲可疑只當從穀梁穀梁明變正之義有功命而來會自尊亦即以尊王命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補曰公羊曰諸侯朝京師亦不敢如晉文致天王而朝之呂氏祖謙論受胙請隧等事以爲晉桓專在於扶名分晉文則適謙能統總諸侯之尊者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補曰疏引徐邈云塊然安然也王引之曰徐訓非也塊然獨尊之貌凡書傳言塊者皆獨貌也字亦作傀或作磈磊二字並出文烝案位者世子道明古者世子受尊禮而立其位非子道明不能朝王世子之位也桓不臣天子微諸侯不享覲貢獻不朝覲桓控大國補曰引也扶小國佐補曰扶佐也謂手相助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也補曰統總不能統總諸侯之尊者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補曰疏引徐邈云塊然安然也王引之曰徐訓非也塊然獨尊之貌凡書傳言塊者皆獨貌也字亦作傀或作磈磊二字並出文烝案位者世子道明古者世子受尊禮而立其位非子道明不能朝王世子之位也桓不臣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之可也補曰世子尊則天王尊故可受也自桓諸侯也以下通論會盟之善左傳曰謀寧周也服杜皆以爲王將廢世子立王子故齊桓帥諸侯以定其位於此會之當時實有其事而經但就文見義以明其爲變之正不須詳細論之耳趙鵬飛以爲是會能假王之器也家鉉翁則謂定世子之位能假義是盟能假信引經解曰義與信伯之說深爲可疑只當從穀梁穀梁明變正之義有功

鄭伯逃歸不盟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專己背衆故書逃補曰公羊引僖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范本之言不盟則知上諸侯無鄭伯劉敞曰出不盟者在盟前逃也猶沙隨平仁等其先文如皆已盟復得後語乃不與耳文烝案言不者可以然而不然之例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　補曰據臣出其君以自出嫌異也又此奔蒙上月而滅蔑江六同皆夷狄之微國也故滅在時例與黃傳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虞公貪璧馬之寶棄兄弟之親拒絕忠諫之口不圖社稷之危故晉命行于虞使下執上虞同于晉是以謂之晉人執虞公補曰晉滅同姓變文不譏者惠士奇曰夏陽之滅以虞爲主至此滅虞爲客也不言滅所以末滅晉之罪而獨言執甚子鄋子楚合諸侯于申執徐子皆因會而執之則在會可知故不言會而執之則亦是就會執之也經不言地如滅人之國執人之君則不書地此云不地猶於晉者凡執人不地者亦以言地至如滅虞則是言其地今之不書者晉滅虞則已屬晉故不得言執人當地也所以不言滅虞者晉命先行於虞公使天下之爲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於此矣故曰家有既匕國有既匕人義者凡諸侯稱人皆貶之外之之文則稱人者自不煩釋若書晉執虞公于虞也組於晉也理可明故也若晉會諸侯于申執徐子皆因會而執之則亦是就會執之也經不言滅虞則是言其地今之不書者晉滅虞已屬晉故不得言執人當地也所以不言滅虞者晉命先行於虞公使天下之爲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於此矣故曰家有既匕國有既匕人義者凡諸侯稱人皆貶之外之之文則稱人者自不煩釋

僖補注九　六

人例不書地此云不地猶於晉者凡執人不地者亦以地理可明故也若晉會諸侯于申執徐子皆因會而執之則亦是就會執之也經不言地如滅人之國執人之君則不書地此云不地猶於晉者凡執人不地者亦以言地至如滅虞則是言其地今之不書者晉滅虞則已屬晉故不得言執人當地也所以不言滅虞者晉命先行於虞公使天下之爲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於此矣故曰家有既匕國有既匕人義者凡諸侯稱人皆貶之外之之文則稱人者自不煩釋

冬晉人執虞公　虞公貪璧馬之寶棄兄弟之親拒絕忠諫之口不圖社稷之危故晉命行于虞使下執上虞同于晉是以謂之晉人執虞公補曰晉滅同姓變文不譏者惠士奇曰夏陽之滅以虞爲主至此滅虞爲客也不言滅所以末滅晉之罪而獨言執甚子鄋子楚合諸侯于申執徐子皆因會而執之則亦是就會執之也經不言地如滅人之國執人之君則不書地此云不地猶於晉者凡執人不地者亦以言地至如滅虞則是言其地今之不書者晉滅虞則已屬晉故不得言執人當地也所以不言滅虞者晉命先行於虞公使天下之爲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於此矣故曰家有既匕國有既匕人義者凡諸侯稱人皆貶之外之之文則稱人者自不煩釋

猶曰其下執之辭也　虞公凡三公非爵也傳曰公爵也子男稱公從其所稱以爲稱是臣民稱公之驗又許復奉其社稷此告許之辭也臣民執其君故稱公江熙曰春秋有州公郭公齊公子元不順懿公終不曰公明常稱皆曰公也春秋內君則稱公外稱公者自生死皆以外之以配諡故曰生死之事郭公不見春秋所賤也疏曰州公本無舍國之事郭公不見春秋所賤也疏曰州公本無舍國之事郭公不見春秋所賤也疏曰州公本無舍國

春秋僖公經傳第四補注第十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補曰左傳新密也杜預曰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嘗其罪以告諸侯劉炫曰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城攻其所產是也伐國不言圍此其罪也泰曰諸伐國而言圍邑傳告以爲伐者之罪而以圍之罪著于上討顓于下圍伐之義有殊亦猶桓盟不日以明信而葵丘之盟日之以爲美補曰疏曰前書逃歸是罪著於上也今言伐又言圍是討顓於下也文孫柔注言罪著於上非卽傳所謂善圍是討顓著罪傳言著罪者卽申病鄭意也言伐鄭之諸侯補曰疏曰何嫌非別者下以伐鄭致變偶事致後之例亦足明之也

秋楚人圍許
諸侯遂救許伐鄭之諸侯補曰此本杜預善救許也補曰據偶許是近楚小國叛而卽齊嫌救之非善故發之
冬公至自伐鄭其不以救許致何也補曰疏曰大之者鄭叛中國外心事楚成蠻夷之強益華夏之弱齊桓爲伯討得其罪鄭人服從遂使世子聽命是其大也文孫柔公葵以夏末行冬初至未滿二時故不月

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補曰杜預曰鄫翌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爲小邾子邾之別封故曰小邾案莊五年公羊曰倪者何小邾也小邾公羊作小邾婁終春秋皆然
鄭殺其大夫申侯補曰呂氏春秋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補曰疏曰此云殺無罪是鄭伯未知鄭伯更有失德焉當直由殺申侯說見後卒下文孫柔公不葬非直由殺申侯說見後卒下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補曰洮舊地○撰異曰公羊款下有鄭世子華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補曰據偶是下上貴王命也補曰台者外爲主王人爲主是貴王命出台與世子同也傳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明有天子命者得出會也貴者經貴之亦由當時會實班上猶能尊貴王命故因而貴之以示義諸書王朝臣出會先諸侯者皆有王命皆是貴之卑者猶然餘可知也貴王人之微以至尹子單子劉子宰周公皆據王命爲先非周初二伯之制也周初之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其繼大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皆以內諸侯爲伯荏所謂王官伯矣齊桓晉文與鄫侯稱鄫伯相似但齊晉既謂之侯伯又謂之霸諸侯亦其異也齊晉既謂之侯伯而周之卿士仍謂之公王官伯則又沿舊而通稱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補曰朝服元冠之服十五升緇布衣而連裳說見前詩謂之緇衣大匡謂之麻衣諸侯朝天子親朝則朝服也

皮弁服皮弁者白鹿皮爲弁士冠禮曰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兼積者繒裳素者絹也其衣益以緇舊說十五升白布爲之疑非繒帶諸侯視朝朝服朔視朝者士制大夫以上皮弁服皆素帶者緇也朝服玄冕凡在朝君臣同服論語吉月必朝皮弁服也與其下文朝服立阼異

必加於首補曰左傳景王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即弁冕也散文通言之皆

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卑也補曰無問會者尊卑六句申上意

兵車之會也向謂五年逃首戴之盟齊桓爲兵車之會于此乃震服懼不得盟故乞得與乞不錄使者使若鄭伯自來所以抑一人之惡申衆人之善補曰戴祖啟曰向也逃則非釋乞義求與乞雖同是同故爲重而乞又重辭得之

重是盟也逃悔前過故重是盟也

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

乞者重辭也依人道貴讓故以乞爲重補曰注依定元年重請爲說彼釋求義二句在上逃歸傳下

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言乞知不自來補曰上句故以重言補曰何休曰處其國上注音義曰得與音豫下或作豫孔廣森曰與許也使請見許盟於齊也

益汐之也汐何休曰汐取也拒取其血而與之補曰此二語與公羊同汐公羊作酌邦汐鄭衆曰汐讀如酌酒尊中之酌斟酌之義猶言探之也鄭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然則酌之爲探與楚不敢親來盟使其世子爲乞盟以探齊侯許之故下葵丘之盟鄭伯遂自至也文燕案之意訓探亦可通言使其世子則據公羊經非也益者承上語辭謝湜曰爲宗廟社稷主而其始若賤者負罪而逃著其終若貴者哀告而乞其罪其不智也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禮記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而禘獻子曰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云嘗所未詳補曰范依左氏說禘爲三年大祭因喪畢於此例

立妾之辭也補曰此專言成風非別雖尊其母也以妾君之體君則上下無別雖尊其母是卑其父故曰非正

非正也闕文姜出姜氏之稱之嫡夫人者正嫡之稱非崇妾之嘉號

言夫人不可舍諡直言公也公羊以爲齊之巫文姜案左氏哀二十四年傳公立公子荊之母爲夫人宗人

言夫人猶君不可舍諡直言公也公羊以爲齊之巫文姜案左氏哀二十四年傳公立公子荊之母爲夫人宗人

始禘自後遂以三年爲節不知喪畢或諦或祫五年而再殷祭禘實五年祭之名大廟以包羣廟閔二年詳之矣明堂位季夏六月鄭君以爲建巳月毛詩傳亦言夏禘秋祫七月禘者後世變制非唯不祫於獻子亦必不始於此時是雜記之誤又禘既無常期矣禘既無常史例不以失時志在十月是魯禘實無常期矣禘既無常史例不以失時志在二月禘僖公在

人人爲哀姜也合葬則禘凡大祭皆蒙其名也大祭用致夫人劉向說見元年

致夫人曰夫人小君既沒有謚以夫人

廟而禘之廟寅三月之禮配此夏正月祭上帝於圜丘夏至祭昊天上帝於方丘之禮周頌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遍稱郊故曰向也逃則郊之盛此禘乃冬至祭昊天之事必自射其牲天子親奉粢盛王后蠶於北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諸侯有公桑蠶室禘郊之禮不過薦栗而已禘有爲祭天地名者祭法魯語自是殷祭之禘郊特牲祭義又言春禘秋嘗也商頌序長發大禘自是殷祭之禘禮器曰禘有升降魯語周人禘嚳而郊稷周語郊禘之說彼釋求義曰注禘郊之禮皆據夏殷之禮周人禘嚳而郊稷祭法魯語天子禘郊之事也商頌序長發大禘自是殷祭之禘禮器曰禘有升降魯語

衣緦緣既葬而除不在五服中不爲後者父在同父卒則爲其母大功九月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九月父卒爲其母齊衰三年爲後不爲後者皆同凡大夫公以上他庶母皆無服喪服經注備矣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也下堂稱夫人尊行於國也父母亦不得稱之天也子不得子君母也以妾爲夫人者乃緣莊公夫人哀姜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哀姜不反之故又

子爲君得爵命其母則上庶起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至於妾子立爲夫人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子而母貴禮也許君謹案尚書舜爲天子瞽叟猶爲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以子貴禮也女君卒妾攝其事耳不得復稱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之文從公羊左氏之說鄭君經無識文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小君經無識文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

夫人母也以子貴禮也許君謹案尚書舜爲天子瞽叟猶爲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以子貴禮也女君卒妾攝其事耳不得復稱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之文從公羊左氏之說鄭君經無識文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小君經無識文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

子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識文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

士明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以子貴禮也許君謹案尚書舜爲天子瞽叟猶爲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以子貴禮也許君謹案尚書舜爲天子瞽叟猶爲

夫人母也以子貴禮也許君謹案尚書舜爲天子瞽叟猶爲

爵母也以妾爲妻非禮也許君謹案尚書舜爲天子瞽叟猶爲

也子爵爲君得爵命其父母則上庶起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至於妾子立爲夫人魯僖公本妾以子貴禮也許君謹案尚書舜爲天子瞽叟猶爲

也下堂稱夫人尊行於國也父母亦不得稱之天也子不得公以上他庶母皆無服喪服經注備矣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

月父卒爲其母齊衰三年爲後不爲後者皆同凡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九月大夫公所以謂正夫人尊其母爲夫人所以明有罪廢妾母得成爲夫人者以姜氏歸齊不反之故又

風意知穀梁爲正經明有罪廢妾母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文姜案如鄭所論成風以文四年薨五年葬之主書者不得不以爲夫人之禮胡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者謂不直言成風而言夫人補曰注亦非夫人之謎不言夫人補曰注亦非

吉知穀梁爲正經明有罪廢妾母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文姜案如鄭所論成風以文四年薨五年葬之主書者不得不以爲夫人之禮胡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者謂不直言成風而言夫人補曰注亦非

比邪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文姜案如鄭所論成風以文四年薨五年葬之主書者不得不以爲夫人之禮胡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者謂不直言成風而言夫人補曰注亦非

庶子趙王不仁廢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哀姜亦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哀姜亦

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哀姜亦

立爲夫人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公夫人哀姜之罪

之期明無二適也女君卒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

駁云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

子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識文從公羊左氏之說鄭君

士明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以子貴禮也許君謹案尚書舜爲天子瞽叟猶爲

夫人母也以子貴禮也許君謹案尚書舜爲天子瞽叟猶爲

爵母也以妾爲妻非禮也許君謹案尚書舜爲天子瞽叟猶爲

也子爵爲君得爵命其父母則上庶起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至於妾子立爲夫人魯僖公本妾以子貴禮也許君謹案尚書舜爲天子瞽叟猶爲

也下堂稱夫人尊行於國也父母亦不得稱之天也子不得公以上他庶母皆無服喪服經注備矣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

月父卒爲其母齊衰三年爲後不爲後者皆同凡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九月大夫公所以謂正夫人尊其母爲夫人所以明有罪廢妾母得成爲夫人者以姜氏歸齊不反之故又

風意

未足據也公羊謂宰周公是天子之爲政者案周初周公以大宰攝王事明宰實爲政爲政故遍於四海故言官此必魯史所受周禮舊法而君子因之春秋時周之爲政者不必皆大宰矣鄭君周禮注曰百官總爲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何休曰宰猶治也干寶曰百官公彥解周禮謂取調和之名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李巡本爾雅下文又云八蠻六戎五狄與風俗通同又古書言四海或爲四方之通稱是有二義也時益百官聽於冢宰王既葬而命之出會諸侯會葬先出以侯乎**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補曰內書子者既葬稱子未葬稱子某此宋子般子野者既及定四年陳子未葬不名不如子般子野者既出名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檳木如椁塗之曰殯殷人殯于西階之上周人殯于阼階之上椁開也其柩開無外事者出會盟與諸國君列序不得獨出殯殷後也補曰注言殷後者解傳堂上爲兩楹間也其實傳亦通言之曲禮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無哀也補曰嫌子合傳責其背殯文烝案傳明經意見其無哀也故云喪不貳事也殯者以大斂而徙棺也依檀弓喪大記天子之殯欲塗龍輴以椁加斧椁上畢塗屋諸侯之殯以幬攢置於西序殯用輴攢至於上畢塗屋大夫之殯以幬攢置於西序凡柩塗不暨於棺士之殯見衽塗上帷之蔽與攢同字凡柩既殯將葬乃啟之其未啟謂之在殯也疏曰嫌稱子合正無譏故傳責其背殯文烝案傳明經意見其無哀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內女也補曰內女也者明內女有書卒之例也**許嫁笄而字之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嫁女也不卒者經例因史文以爲飾成義吉笄以象爲之刻鍐其首以爲飾成人著之補曰喪服傳曰吉笄者象笄之曲禮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無外事者解傳堂上爲兩楹間也其實傳亦通言之曲禮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無外事者解傳堂上爲兩楹間也殷後也補曰注言殷後

穀乃云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遂以此盟書日爲危之國語亦記宰周公語戰國策蔡澤亦言震矜他國所錄末俗所傳違於經義

甲子晉侯詭諸卒獻公也枉殺世子申生失德不葬○撰異曰甲子公羊作甲戌誤洽曰甲子不應在戊辰後合從公羊作甲戌誤陸淳纂例唯云公羊作詭氏作佹佹陸淳纂例唯云公羊作詭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補曰疏曰作弒案此文子或作弒或作殺皆音申志反後闇弒吳子盜弒蔡侯皆同淮南子董仲舒劉向並言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段玉裁以爲當作二十六謂衛弒完一也宋弒與夷二也齊弒諸兒三也宋弒捷閩也晉弒杵臼九也弒卓六也楚弒髡七也齊弒舍八也宋弒夷皐十二也鄭弒密州二十也楚弒虔二十一也許弒買二十二也莒弒庶其十三也薛弒比二十四也蔡弒申二十五也齊弒商人十也莒弒密州二十也楚弒虔二十一也許弒買二十二也莒弒庶其十三也薛弒比二十四也蔡弒申二十五也齊弒光十六也衛弒剽十七也吳弒餘祭十八也蔡弒固十九也陳弒夷二十也弒茶

其君之子云者補曰據例當直稱子也陳世子偃師侯在喪稱子言國人不君之辭也補曰經爲國人不子之辭也疏曰徐邈云不子者嫌于其君補曰言經爲國人不子故繫于其君

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皆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皆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補曰祠者祭之通稱戰國策曰楚有祠者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補曰祠胙肉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酰爲酒補曰酰之正字作鴆運日鳥也以畫酒飲之則死藥脯以毒補曰國語曰實董于肉賈逵曰烏頭也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並曰烏頭也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補曰跪坐也曰跽曰敬安坐曰坐亦曰居曰處危者直其身安者著於體爾雅毛詩傳皆曰敬安坐也聲類曰跽跪也覆酒於地而地墳賁起也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爲君補曰兩言天乎子者尊辭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吾與女皆也過差切急是何與我之深也補曰王念孫曰方言曰子譬也子與古字通與我也舊我也文烝案言吾又言我者語意我緩於吾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補曰傳傳相也何休公羊注曰禮諸侯之子八歲受少傅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馬履小節馬十五受大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馬履大節馬文烝案此傳曰戴禮保傅曰虎通並同蓋自王大子王子以至元士之嫡子皆如是書大傳以爲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又一說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謂世子曰入自明補曰入自明句絕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慮麗姬又語重耳故以託之刎脰而死補曰刎割斷也脰頸也呂氏春秋劉向說苑以爲伏劍死左傳國語列女傳以爲自經故里克所爲弒吾不言惠公者因稱重耳明此傳重耳得正明矣公羊又將殺我也故順文稱之類此傳重耳得正廢長而立幼長亦謂重耳也載里克言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長皆爲篡特發傳云曷爲不以惠公文公出奔還入者踊爲文公諱也謂惠公言惠公之入懷公之出文公之入渾皆不書爲文公諱故也又以惠公文公出奔入之入懷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謂惠公出經不書惠公之入懷公之文公得正當言歸懷公見殺本非惡也案公羊皆失之文公之入懷公之弒文公之歸者皆過魯史之舊左傳以爲不告故不書是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補曰以大爲異也不月者益慼月○撰異曰雪公羊作雹徐彥曰左氏作雪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撰異曰陸淳纂例曰不作邳徐彥公羊疏陸淳纂例曰公羊作邳案今公羊玉裁曰左傳言丕鄭者四不言父則其經無父字段纂例並曰左氏經無父字段不言父則其經無父字明矣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里克同黨恐異故發之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補曰姜氏聲姜也言及者以夫及婦也不致者此亦離會又會桓與柯以下同

秋八月大雩雩月正也補曰亦通之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禮龍見而雩常祀不書書者皆以旱也故得雨則喜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也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不雨也就如穀梁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鄭君釋之曰雩者更新穀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旱旱炎成後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固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慼時而言不自正月不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僖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素無志於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不雨文不閔雨故書

雨而無災耳補曰爲災言旱不爲災言不雨左氏公羊皆同公羊以別災與異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撰異曰三月各本作正月惟唐石經作三月與左氏公羊同王引之曰據杜氏長曆正三月辛丑朔則作三者是今據改正

夏楚人滅黃補曰不月者黃與前之弦後之夔江六羣舒蓼皆夷狄也故滅皆時傳於弦夔略言之於宣十五年發例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補曰便於伐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宗諸侯宗之補曰伐江在文之篇傳因黃事連言之耳又疑上經伐黃穀梁作伐江先滅黃桓公不能救補曰江以宗爲尊非其意風俗通曰宗長也字林曰主也言彼求與中國會盟而中國受之則當終庇之我既主諸侯爲長可因其遠而不能救乎管仲恐桓霸盛極而衰難以及遠故勸使弗受管子書以爲管仲垂死勸桓公歸江黃於楚楚益記者傳聞之誤桓公不能救黃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

儒無說莫能明焉疏曰案史記管仲卒在桓公四十一年當魯僖十五年與傳是年冬管夷吾卒史記不足據而左傳不合文烝案史記不足據而左傳是年冬管夷吾卒戎于王亦與傳異或平戎事在前年也傳必記管仲死者明管仲在猶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閔其貪黍伯者以致滅補曰閔黃即以病桓也黃與弦皆以近楚被滅而黃列桓盟爲春秋所閔故滅弦非桓病滅黃乃病也桓德之衰至城緣陵而辭始著而其端見於不救黃則當管仲之歿也其機伏於盟貫則以違管仲之言也即此一事前後貫通足明桓公之盛皆由仲父之功雖管夷吾名氏不見於經而經意可知矣董仲舒曰弗能察寂若無物不在穀梁之於春秋善察者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撰異曰杵公羊作處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衛地

兵車之會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補曰疏曰左氏以爲淮夷病杞公羊以爲徐莒脅杞案此亦城而遷之邑即國也何休曰外城不月者文言諸侯非內城明矣案城虎牢城成周皆時者皆同義城杞上有五月亦不蒙之左傳事在六月知亦時矣其曰諸侯散辭也直曰諸侯序是各自欲城無總一之者非伯者所制故曰散辭補曰杞雖未滅而國已危城緣陵以遷之宜列序其人以見美言諸侯而不序是散辭也散辭與二年專辭若相對其實城那不必列序而序此當列年文相對也文七年傳曰略之散辭即是略互相備也嘗論之城楚丘及戍陳戍虎牢歸粟皆伯者之大美事故皆爲內辭城那城緣陵城杞城成周皆伯者之尊常美事故其文皆以列序爲常那緣陵之等所以異於楚丘者一是興滅一但持危也戍與歸粟所以異於城那緣陵等者危而城之城之而事已畢有警而以師守之有急而以粟賜之其功大於城也是罷戍而城之昭二十七年晉致諸侯二年王請於晉令脩城以罷戍晉人之謀曰與其戍周三十不如城之天子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是城不及戍之驗也若然城成周書戍成周不書者彼時晉霸衰微兵力不足不欲與戍陳戍虎牢同辭故也左氏謂晉致諸侯之戍魯人辭以難是謂魯不在故不書若然城楚丘魯若不與亦將不書乎城那無魯又何以書也據言諸侯則是聚諸侯城有散辭也此左氏彌縫之失也聚而曰散何也據城則非伯者之所以散也何休曰案先是明亦言諸侯非散也又殺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即散何以美之邪鄭伯許男君釋之曰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初在會未有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盟于葵丘時諸侯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公子友如齊此聘也書不序其人明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而冬公子友聘則會同前已歸矣今云諸侯城緣陵而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葵丘之事安得以難此補曰衰者從大差小之謂桓之末年功成志怠女子小人爲政德日衰以迄於亂左氏引書所謂欲敗度縱敗禮也春秋明帝王之道貴敬義之學既以諸侯授桓深以其縱欲不終

爲惜故傳特明之不復言杞遷者亦略之也知非避杞者杞不言入非封明也○趙鵬飛曰脩內者王脩外者勞故王者之脩無勤怠而霸者之脩有勤怠此非所

夏六月季姬及繒子遇于防使繒子來朝

遇例時此非所

之季者文之篇兩子叔姬益莊公女周法字積於叔僖女也○撰異曰繒左氏公羊作鄫終春秋皆然左氏亦或作繒周語晉語並出賤國魏策溪書地理志作繒

遇者同

夏云請已亦非下文云請故使之事故使夫人之事下文云請已亦非男女不應志相得之義而會之辭志相得之義而會之辭

某也

某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遍此亦作事之不然左傳曰繒季姬來寧公怒之以繒子不朝遇者志相得也

傳曰繒季姬遇

淫遍此謂男女同謀非也同謀時容有淫事而不可以同謀所以相得也

繒子不朝

使來朝此近合人情補曰疏曰傳例曰遇者志相得也今云同謀者以淫通解同謀非也

公羊作鄫

鄫語繒鄫並出賤國魏策溪書地理志作繒

左氏亦或作繒

周語晉語皆然左氏亦或作繒

遂大于匡救徐也時楚人伐徐匡衞地補曰時楚五字贅甚桓德衰嫌義異也大止也有畏也大于陞欲絞楚以德今而畏楚故別發之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諸侯既盟大匡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諸國補曰公孫敖公子慶父子孟穆伯也大夫不序者何休曰起台上大夫君已目故臣凡也范注本杜預君已目故臣凡也自諸侯出外皆略不言帥師文在其將與內異文但此處則本不當言將如何氏說也大夫下無帥師文者文以前外臣用兵師眾稱帥師且帥師文在上從內可知也文以前外不言某帥師此不言諸侯之大夫帥師必別出公孫敖自將也君目臣凡不直言諸侯之前外臣凡不別出公者同所以變於君也許曹亦得言大夫者由內及之上言公會不嫌於上者嫌與諸侯之前目後內因大國連言之也言及者由內為重發傳者疏曰徐叛楚附齊故發明之

夏五月日有食之夜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徐邈曰案齊桓末年用師及會皆危之而月也于時霸業已衰勤王之誠替于內震矜之容見於外禍費既兆動接危理故日以累之君雖有失道未足為一世興衰齊桓威攝羣所善而著所危云爾補曰此伐楚與國以緩徐寇也曹稱師者蓋與夫聶北同義齊師當亦同疏曰錄所善者此年書月以見衰文烝案葵邑著日以謹美著所危者震矜之容用公羊語

八月螽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僖公憂民之重災不至甚故明之唐石經初刻亦無螽字

九月公至自會莊二十七年傳曰桓會不致安之也而此致者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補曰致之已變常例足以見危不須復加月月者已滿二時從伐楚例公羊以為久故致當是以久加月也下有季姬歸又當月

季姬歸于鄫補曰孫復曰不書逆者微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補曰加之者與仲子同左傳曰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焉罪之目然之妖以感動之晦冥也

冥也冥者酋雅毛詩傳窈也說文幽也公羊訓晦字亦近同而意與傳異傳云晦冥也與成十六年傳互相備此但釋晦義故曰晦冥也彼具釋晝晦義故曰晦與書朔同例彼疏云舊解以為僖十五年傳曰晦冥也者謂月光盡而夜闇不謂非晦日也舊解是也公羊春秋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其釋二晦皆曰晦冥也何休以為晝日而冥證之以為晝晦如呂氏春秋云二晦一同公羊一同左氏不從二晦之意與穀梁截然不同矣漢書五行志劉向說穀梁二晦此等皆合公羊穀梁與公羊同其說皆誤晝晦則晝冥也

秋未有書者公羊之說何可遍乎注曰槓語予此疏誤解其實自前漢公羊盛行已失其旨予震雷也

補曰公羊雷電擊之夷伯魯大夫也夷諡伯字補曰據左傳是杜預注本杜又曰大夫既卒書字劉敞葉夢得以為夷是氏非展氏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

皆有廟明夷伯之廟過制故因此以言禮補曰疏曰傳悉言天子以下廟數以為過制故震之文烝案注疏非傳意傳因大夫有廟倘言之耳公羊桓二年何休曰所以必有廟者緣生時有宮室也孝子三年喪畢思念其親故為之立宗廟以鬼享之為言貌也思想儀貌而事之鄭君詩箋曰以生時之廟之居立宮室象貌為之祭法注曰宗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皇考廟曰王考廟曰祖考廟有二祧遠廟稱祧補曰尹更始說天子七廟考廟者先祖之尊貌也天子七廟祭法疏引周書作雒曰乃設丕位于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大廟者后稷廟宗文王廟考宮武王廟蓋成王時此立三廟至其後有親廟四乃合為七鎬京雖邑當皆同制故喪服小記曰王者立四廟而禘元成等議及石渠論及白虎通之文何休注曰禮天子諸侯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其言正相符同公羊成六年何休注曰禮天子諸侯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

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
夋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如何氏之說
受命王始受立一廟者通禮也成王立三廟以外不必盡
武王始受命立二廟者通禮也成王立三廟以外不必盡
則止此矣鄭君盧植說二昭二穆并以爲文武今案文穆也
武昭也四親廟父昭子穆則子昭孫如祖班通
爲三昭三穆周禮守祧奄八人據七廟及
姜嫄廟言之益周禮公制禮緣爲立法如此諸侯五廟
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補曰如魯祭文王鄭祖厲
王則皆謂之周廟即始封君不必皆祭大夫三廟
凡始封君所立一廟王考廟皇考廟補曰如魯祭文王鄭祖厲
何休大夫崩改王子卿大夫三廟鄭義則通列國也天子之大夫
侯大夫崩改王子卿大夫三廟鄭義則通列國也天子之大夫
始祖廟與祭法異者蓋據諸侯之支子其繼別爲宗大宗者大祖之
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他國公子之後者韓詩外傳受命者
異姓大夫容有爲孔子爲魯司寇意孔氏以弗甫爲大宗而無大祖廟
何孫魯孔子爲魯司寇命之爾適長子既讓國亦別子也鄭君以爲
弗甫者宋公之適長子既讓國亦別子也鄭君以爲
其子兼謂始來在此或然耳凡別子當身兼非別子也
義益備亦容或然耳凡別子當身兼非別子也

廟此廟不入數若魯三家之桓公廟是也士二廟諸侯之卿大
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文孫案王制禮器說士大
夫一廟鄭君以爲祖禰共廟即祭法云官師一廟曰考廟
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補曰如魯祭文王鄭祖厲
王則皆謂之周廟即始封君所立一廟也不入五廟數
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補曰如魯祭文王鄭祖厲
王則皆謂之周廟即始封君不必皆祭大夫三廟
凡始封君所立一廟王考廟皇考廟補曰如魯祭文王鄭祖厲
王則皆謂之周廟即始封君所立一廟也不入五廟數
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

也據莊七年星隕如雨先言星後言隕隕而後石也既知是石乃于宋四竟之內曰宋補曰對下宋都言後數散辭也耳治也隕石記聞也玉篇字林等無其字學士多讀爲磌張揖讀爲磌是石聲之類劉知幾曰聞之隕磌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是月隕石之月劉向曰鷁陽也六鳥陰數也象陽而陰行必衰退補曰疏引鄭君云六鷁俱飛得陽行也被拽敗是陰行也董仲舒劉向賈逵皆曰鷁水鳥孔穎達引考異郵云鷁者毛羽之蟲生陰而屬於陽又引洪範五行傳曰鷁者陽之相視瞬子不運而風化司馬彪曰相待風氣而化生也左傳說此曰風也五行傳曰禽文烏案莊子曰白鷁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行董仲舒劉向賈逵皆曰鷁水鳥孔穎達引考異郵云鷁者毛羽之蟲生陰而屬於陽又引洪範五行傳曰鷁者陽之相視瞬子不運而風化司馬彪曰相待風氣而化生也左傳說此曰風也五行傳曰禽文烏案莊子曰白鷁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行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恆風○撰異曰公羊音義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陸淳纂例曰是公羊作提誤也孔廣森讀從提鷁依唐石經作說文此字左傳作鷁今字多作鷁鷁右兒引春秋傳六鷁退飛或作鷁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子注讀爲提月與傳異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孔子改言是月公羊曰是月也若不言是月則嫌與戊申同故注全用公羊文語大戴禮夏小正傳曰先言鷁而後數其鄉也先鷁而後鷁何也鷁者鷁而後知其鷁也小正文多如此則春秋等之文因乎古歟于梁公陸氏音義鷁本或作鶂公羊作鷁欲著石日鷁月故言是月義之意蓋魯史本亦書日君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在傳則直詳焉民所聚曰都補曰國所治處衆之所歸也都聚雙聲爲訓廣雅曰都聚也又曰都大也文九年傳曰京大也聚大義近都京意同故左傳莫宏曰毛得以濟侈於王都王子朝曰惠襄辟難越去王都是京師稱都猶諸侯之國都故風俗通曰天子治居之城曰都都者國也引伸之下邑民居衆者皆曰都舊都都曰邑廣雅又曰都國也引伸之則退飛記見也視之以明大於他邑故古稱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周禮四井爲邑以至四縣爲都其等差猶是爲王者後記異又不言故宋者略之從可知

亦夫子之言與十九年梁亡傳皆見一經大指在左氏則曰非聖人誰能脩之在公羊則曰君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在傳則直述聖言也學者詳焉民所聚曰都補曰國所治處衆之所歸也都聚雙聲爲訓廣雅曰都聚也又曰都大也文九年傳曰京大也聚大義近都京意同故左傳莫宏曰毛得以濟侈於王都王子朝曰惠襄辟難越去王都是京師稱都猶諸侯之國都故風俗通曰天子治居之城曰都都者國也引伸之下邑民居衆者皆曰都舊都都曰邑廣雅又曰都國也引伸之則退飛記見也視之以明大於他邑故古稱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周禮四井爲邑以至四縣爲都其等差猶是爲王者後記異又不言故宋者略之從可知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季友桓公之子大夫曰卒正也補曰疏曰重發之者益師明其有罪此則顯其得正故兩明之稱公弟叔仲賢也舉中言之弟者貴稱字以表德故足明賢此文及公加叔肸稱弟者疏曰季子難賢兄已卒也公羊於此亦曰賢也陸淳聞於師曰季友之殺叔牙慶父義也佐閔立僖權也夫以義滅親以權正國中人之所惑故於其卒褒之明其得經合道之義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補曰公孫子公不日也此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且猶盡其辭而不日而月之例有所加損此爲損則彼爲加矣君子之於物無苟而已補曰此君子是夫子況論也論語曰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此所謂正名董仲舒說聖人正名於言無所苟即引此經況於人乎無知鷁微有知人則自若皆曰盡謂或先或後或日或月皆不椅也石記聞也知者之無不知皆靈於物者也物有差別猶必不於苟記錄人事更皆何如此遍明春秋脩辭之意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不遺微細故王道可舉補曰亢爲人頸引申之爲高也舉也舉王道在劉輒所謂三代聖王死而其道盡留於春秋也魯王禮也春秋王法也因王禮之舊作王法之書此素王之說所自起而公羊家黜周王法不誅魯之謬言亦萌牙於是焉韓子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越乎此亦猶闕胜其人身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此云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舉者務大而緩小學者之事也卽小以見大聖人之心也耳治目治之異無知有知之分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故春秋王法不越乎此亦猶闕胜乃冠風雅之首皆孔門之教也羅願駁穀梁以爲遣辭適宜安取王道不考甚矣此六句

繫君爲號至親者也尊其親辭是爲疏之仲遂仲嬰齊是也疏曰傳因季友之貴發起其例

夏四月丙申繒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大夫日卒正也補曰疏曰又發之者以其名而不字又非罪非賢故重發之文孫案魯比三喪於禮皆爲父族周內史對宋襄公謂今茲魯多大喪者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邾侯曹伯于淮補曰杜預曰臨淮郡左右董仲舒曰邾未嘗會也附晉又微晉侯獲于韓而背之董義未知何據貫陽穀爲諸侯皆至公羊所存不應不與**兵車之會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莒氏補曰莒氏猶潞氏也陸淹曰古者一字不成文辭皆以氏字配之姜氏子氏以氏配姓也季氏臧氏以氏配族也哭於賜氏以氏配名也仲氏吹篪及不念伯氏之言以氏字配氏字也臧氏以氏配母氏聖善以氏配親也

夏滅項補曰不月者既爲齊諱又或亦夷國與從**敦滅之桓公也**補曰略異於譚遂知是諱文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十歲二稱年晉侯喪吾卒不書日補曰不據喪吾又在時卒例當云據例不得獨既有所見還依常例與子般卒傳同彼言其見於前者兩處發傳此則言其見於後者傳曰春秋見者不復見意正相類又以明君子大居正非以齊桓功德之盛遂不論其正不正也**其不正前見矣**

九月公至自會桓會不致而今致會桓公德衰威信不著故往還皆月以危之補曰月者與上十五年同此較上年傳曰春秋見者不復見意正相類又以明君子大居正非以齊桓功德之盛遂不論其正不正也**其不正前見矣**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魯地○撰異曰卞俗弁字陸淳纂例曰公羊左氏或作弁國邢杞將亡皆桓所存左傳國語並言齊桓存三亡國韋杜並指魯衞邢杞也孔廣森曰明既有此功乃得覆惡併解滅譚遂不譏意也文孫案此所謂春秋之義以功覆過除罪傳桓字下各本皆有公字盬洪公羊文而衍今依唐石經刪正

九月公至自會桓會不致而今致會桓公德衰威信不著故往還皆月以危之補曰月者與上十五年同此較上年乃反之例日公羊左氏或作弁國語晉侯使韓簡來聘且言滅知非內也文孫案魯比三喪於禮皆以其名而不字又非罪非賢故重發之文孫案魯比三喪於禮皆爲父族周內史對宋襄公謂今茲魯多大喪者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邾侯曹伯于淮補曰杜預曰臨淮郡左右董仲舒曰邾未嘗會也附晉又微晉侯獲于韓而背之董義未知何據貫陽穀爲諸侯皆至公羊所存不應不與**兵車之會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莒氏補曰莒氏猶潞氏也陸淳曰古者一字不成文辭皆以氏字配之姜氏子氏以氏配姓也季氏臧氏以氏配族也哭於賜氏以氏配名也仲氏吹篪及不念伯氏之言以氏字配氏字也臧氏以氏配母氏聖善以氏配親也

夏滅項補曰不月者既爲齊諱又或亦夷國與從**敦滅之桓公也**補曰略異於譚遂知是諱文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十歲二稱年晉侯喪吾卒不書日補曰不據喪吾又在時卒例當云據例不得獨既有所見還依常例與子般卒傳同彼言其見於後者傳曰春秋見者不復見意正相類又以明君子大居正非以齊桓功德之盛遂不論其正不正也**其不正前見矣**

九月公至自會桓會不致而今致會桓公德衰威信不著故往還皆月以危之補曰月者與上十五年同此較上年乃反之例日公羊左氏或作弁國語晉侯使韓簡來聘且言滅知非內也文孫案魯比三喪於禮皆以其名而不字又非罪非賢故重發之文孫案魯比三喪於禮皆爲父族周內史對宋襄公謂今茲魯多大喪者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魯地○撰異曰卞俗弁字陸淳纂例曰公羊左氏或作弁國邢杞將亡皆桓所存左傳國語並言齊桓存三亡國韋杜並指魯衞邢杞也孔廣森曰明既有此功乃得覆惡併解滅譚遂不譏意也文孫案此所謂春秋之義以功覆過除罪傳桓字下各本皆有公字盬洪公羊文而衍今依唐石經刪正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十歲二稱年晉侯喪吾卒不書日補曰不據喪吾又在時卒例當云據例不得獨既有所見還依常例與子般卒傳同彼言其見於後者傳曰春秋見者不復見意正相類又以明君子大居正非以齊桓功德之盛遂不論其正不正也**其不正前見矣**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莒氏補曰莒氏猶潞氏也陸淳曰古者一字不成文辭皆以氏字配之姜氏子氏以氏配姓也季氏臧氏以氏配族也哭於賜氏以氏配名也仲氏吹篪及不念伯氏之言以氏字配氏字也臧氏以氏配母氏聖善以氏配親也

夏滅項補曰不月者既爲齊諱又或亦夷國與從**敦滅之桓公也**補曰略異於譚遂知是諱文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十歲二稱年晉侯喪吾卒不書日補曰不據喪吾又在時卒例當云據例不得獨既有所見還依常例與子般卒傳同彼言其見於後者傳曰春秋見者不復見意正相類又以明君子大居正非以齊桓功德之盛遂不論其正不正也**其不正前見矣**

九月公至自會桓會不致而今致會桓公德衰威信不著故往還皆月以危之補曰月者與上十五年同此較上年乃反之例日公羊左氏或作弁國語晉侯使韓簡來聘且言滅知非內也文孫案魯比三喪於禮皆以其名而不字又非罪非賢故重發之文孫案魯比三喪於禮皆爲父族周內史對宋襄公謂今茲魯多大喪者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魯地○撰異曰卞俗弁字陸淳纂例曰公羊左氏或作弁國邢杞將亡皆桓所存左傳國語並言齊桓存三亡國韋杜並指魯衞邢杞也孔廣森曰明既有此功乃得覆惡併解滅譚遂不譏意也文孫案此所謂春秋之義以功覆過除罪傳桓字下各本皆有公字盬洪公羊文而衍今依唐石經刪正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邾侯曹伯于淮補曰杜預曰臨淮郡左右董仲舒曰邾未嘗會也附晉又微晉侯獲于韓而背之董義未知何據貫陽穀爲諸侯皆至公羊所存不應不與**兵車之會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莒氏補曰莒氏猶潞氏也陸淳曰古者一字不成文辭皆以氏字配之姜氏子氏以氏配姓也季氏臧氏以氏配族也哭於賜氏以氏配名也仲氏吹篪及不念伯氏之言以氏字配氏字也臧氏以氏配母氏聖善以氏配親也

夏滅項補曰不月者既爲齊諱又或亦夷國與從**敦滅之桓公也**補曰略異於譚遂知是諱文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十歲二稱年晉侯喪吾卒不書日補曰不據喪吾又在時卒例當云據例不得獨既有所見還依常例與子般卒傳同彼言其見於後者傳曰春秋見者不復見意正相類又以明君子大居正非以齊桓功德之盛遂不論其正不正也**其不正前見矣**

九月公至自會桓會不致而今致會桓公德衰威信不著故往還皆月以危之補曰月者與上十五年同此較上年乃反之例日公羊左氏或作弁國語晉侯使韓簡來聘且言滅知非內也文孫案魯比三喪於禮皆以其名而不字又非罪非賢故重發之文孫案魯比三喪於禮皆爲父族周內史對宋襄公謂今茲魯多大喪者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魯地○撰異曰卞俗弁字陸淳纂例曰公羊左氏或作弁國邢杞將亡皆桓所存左傳國語並言齊桓存三亡國韋杜並指魯衞邢杞也孔廣森曰明既有此功乃得覆惡併解滅譚遂不譏意也文孫案此所謂春秋之義以功覆過除罪傳桓字下各本皆有公字盬洪公羊文而衍今依唐石經刪正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邾侯曹伯于淮補曰杜預曰臨淮郡左右董仲舒曰邾未嘗會也附晉又微晉侯獲于韓而背之董義未知何據貫陽穀爲諸侯皆至公羊所存不應不與**兵車之會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莒氏補曰莒氏猶潞氏也陸淳曰古者一字不成文辭皆以氏字配之姜氏子氏以氏配姓也季氏臧氏以氏配族也哭於賜氏以氏配名也仲氏吹篪及不念伯氏之言以氏字配氏字也臧氏以氏配母氏聖善以氏配親也

夏滅項補曰不月者既爲齊諱又或亦夷國與從**敦滅之桓公也**補曰略異於譚遂知是諱文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十歲二稱年晉侯喪吾卒不書日補曰不據喪吾又在時卒例當云據例不得獨既有所見還依常例與子般卒傳同彼言其見於後者傳曰春秋見者不復見意正相類又以明君子大居正非以齊桓功德之盛遂不論其正不正也**其不正前見矣**

何以不言桓公也解不可存也霸者存亡繼絕之義而在上滅之乎下時桓霸功已成故言霸以見項者不可滅之義而何爲滅之乎桓無事不終身疾其初爲惡之漸以爲賢也**桓公知項之可滅也**知政昏亂易可滅**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卿國抑彊輔弱義不可滅人之國補曰注皆不沒其實也今不言滅則是齊人言滅則是傳凡諱遂知是諱文**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補曰承上齊人言滅則是桓公可知故可爲諱**何以不言桓公也**補曰注齊人矣左傳非也**爲賢者諱也**桓公可知故可爲諱

春秋僖公經傳第四補注第十一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撰異曰公羊宋公下有會字孔廣森曰衍字也　**納**　**糾**

夏師救齊　魯師善救齊也　**善救齊**　**也**　嫌內兵獨救義異也疏非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甗齊地補曰上稱宋公此稱宋師貶之例戰伐不並舉以此解戰上言伐之義　**戰不言伐**　何休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　不直也故文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兩不直故不云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非所以惡宋也卽言及爲惡是河曲之戰爲兩善乎又穀梁以君釋之曰及者別主也則自相反矣鄭君釋之曰及者別義也是違常例案公羊曰戰不及者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狄其稱人何也　補曰據當言邢人及狄之文故明言之今此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衛狄人伐齊狄人救齊可知故省文也據左傳桓二年邢人狄人伐衛立戴公以廬于漕是邢人狄人伐衛之事一也義異何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竪刁易牙爭權五公子爭立故危之補曰注上句公羊下句左傳　**狄救齊善救齊也**　補曰疏曰善狄能憂中國文烝案重發傳者嫌與諸夏異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狄其稱人何也**　補曰據當言邢人及狄之文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竪刁易牙爭權五公子爭立故危之補曰注上句公羊下句左傳　**狄救齊善救齊也**　補曰疏曰善狄能憂中國文烝案重發傳者嫌與諸夏異也

也執諸侯自戎蠻子亦以外皆不名滕獨名滕自昭篇以前卒皆不名獨名於其執益狄道正長嫡不以名通史於此書名見非正也趙與懽曰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楚人已爲溝宋襄效之而執虐人之君其能免乎程端學曰出乎爾者反乎爾故楚執宋公矣文王案執諸侯大夫常例皆時當如何休說此月者惡宋襄無道又前此乃執虞公爲執之變文此執君之始也故謹之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曹南曹之南鄙補曰蓋國之南近都城○撰異公羊作宋

緒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緒子用之○撰異曰上緒子人誤唐石經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己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曰補曰之盟是盟

因己以求與之盟己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補曰惡邾子故執特謹日尚不論及用也稱人者從衆辭例凡執諸侯爲衆辭無者皆是與其執有罪此執言用邾惡

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衈者釁也取鼻血以釁社補曰疏曰論語云以杖叩其脛則叩謂擊也周禮大祝掌六祈以事鬼神祭祀祈禱祠官之長也鄭衆曰珥社稷祈于五祀鄭衆曰珥讀爲衈衈或爲刲刲衈者釁禮之事也祭也鄭君曰珥于社稷以牲頭釁祭也鄭君曰珥讀爲衈衈或爲刲刲衈者釁禮之事也山海經祈珊用魚郭璞曰以血塗祭爲珊珊亦衈字也公羊曰叩其鼻以血社社左傳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何休曰不言社者本無用人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也又案用人甚無道亦蒙曰也緒子不名異於蔡世子友者緒子例不記也緒子不名異於蔡世子友者緒子例不記耳雖爲魯諱不得名趙汸曰小國之君不卒則亦不名其說是也

秋宋人圍曹補曰沈棐曰伐齊盟曹南從宋者惟曹邾善以親諸侯可也而專事威強欲以力爭不亦難乎

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會無主名內卑者也四國稱人外卑者也杜預

曰地於齊齊亦與盟補曰宋左傳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忌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楚人鄭人亦同但吳班多在末皆爲常文故其稱人序緒上者可別見義人時之班大與襄五年吳人緒人以不稱人殊會爲常文故其稱人序緒上者可別見義楚班本不定稱人而序或在末或不在末皆爲常文無他義也卑者盟不日此不月者以楚初與盟故略之甚○撰異曰公羊作公會唐石經左氏同趙汸曰魯有救四公子之嫌終孝公世僖公未嘗如齊卒爲仇敵非此盟決往

梁亡自亡也補曰寶是秦滅而以亡爲文明其自亡也疏曰據下力役之文謂梁之土地必爲人所取似非公往

梁亡自亡也所云故爲自亡也補曰言以其如上同公羊魚爛而亡亦同左氏秦得之也

湎於酒補曰齊色曰飲酒曰湎淫色曰荒補曰正長之通言卿大夫正亦長也謂官之長也周禮曰建其長立其兩建其貳注謂官之長也貳副也言以國文則不別此言長官不事其事

心昏耳目塞補曰言君以昏塞致淫湎之禍也

大臣背叛補曰言無忠臣民爲寇盜補曰言有亂民也

上無正長之治補曰正長官之長也言君以昏塞致淫湎之禍也

如加力役焉湎不足

道也如使伐之而滅亡則淫湎不足記也使其自亡然後其惡明補曰言君以昏塞致淫湎之禍梁亡則淫湎該淫色以下五句此二句承上自亡反言之春秋亡國多矣而此事與紀侯大去皆不加力役紀賢而滅天也所謂君如彼何哉疆爲善而已

而已矣補曰此下皆夫子自述之言也不言子曰者傳省文疏曰不葬有三爲齊桓諱滅頃之類是改賦形異於畫筆之肖像張昭本蘇轍說

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

家瑣語晉春秋獻公十七年鄭棄其師文正同足與魯史相證故知殺梁子無虛語也二事所以爲正名者如下文所論梁亡由惡正也春秋曰班馬正以正爲政字呂氏書尤多出例發也惡依今音讀入聲與下異劉賛引此傳曰上出惡政胡安國傳亦曰心昏而出對策惡政皆是也始於吮酒色中於失官守終於釀羣盜皆緣君之無道積漸使然故總言出惡政爲君人者之明法亦足兼之矣以出惡政而亾故正其名直云梁君隆刑峻罷民公羊家言梁伯亟城監大誡左傳言梁伯亟城而民罷之之秦滅鄭棄其師惡其長也長謂高克補曰鄭伯以惡其長而棄師故正其名直云鄭棄不言不罪主將高克此二事適合聖意故無可加損也加損皆在文義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作爲也雅同補曰爾有加其度也大補曰更加使正名者脩春秋之大宗事適合聖意故無可加損也加損皆在文義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杜預曰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汪克寬曰僖公之篇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案史記孔子世家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政而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去魯適衛文子聞之曰夫子其罪我乎以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補曰已見義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補曰此仍從恆稱
夏大旱傳例曰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補曰注引傳例曰歲猶有人也陸佃爾雅新義曰春秋於僖
時正也補曰疏曰此時得雨亦不言雩龍見常祀不志也旱
非正書秋書冬是也其旱則例皆時何者旱必
月之事故書時爲正也宣七年秋大旱亦蒙
上今依唐石經十行本移正
何也歸者自餘悉不志經例因史例也歸復
盟目之也補曰以公在故目言楚之釋
言楚不與楚專釋也何休曰春秋以執
外曰歸齊履謙曰雩
釋宋公補曰此經各本誤跳在傳會者
上今依唐石經十行本移正
外釋不志此其志以公之與之
也補曰內獲言歸之霸國執有言歸
明是楚之主之
子主之
會者外爲主焉爾補曰疏曰薄宋
景公曰薄宗邑也明薄即亳矣會
重發之文孫案疏言釋者是公非也傳重發外爲主之例正
之者以釋者是公嫌會非是外爲
之文孫案疏言釋者是公非也傳重發外爲主之例正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會雩之諸侯補曰薄宋
宇古通用左氏哀十四年傳宋地史記宋世家作亳二
景公曰薄宗邑也明薄即亳矣會者外爲主焉爾補曰疏曰
重發之者以釋者是公嫌會非是外爲
之文孫案疏言釋者是公非也傳重發外爲主之例正
來獻戎捷不與楚捷於宋也不與夷狄捷中國
其不與楚捷於宋也補曰注引傳例曰楚稱人者爲執宋公貶補曰注用公
羊非也焦袁熹曰會雩書楚子者欲
明楚於此始書子而後文獻捷戰泓圍宋還書楚人從
則此書子者乃特筆以見義下年傳曰不顧其
常文於此以重辭也傳例曰以者不以者也此傳及定
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
冬公伐邾補曰不致者惡事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楚稱人者爲執宋公貶補曰注用公
羊非也焦袁熹曰會雩書楚子者欲
其君乃招執辱自餘即復以書人爲平文高澍
之前書爵惟會雩特文餘皆恆辭書人焦高
其來我故得錄名與棘同義傳於彼發之捷軍
得也補曰得非棘嫌異故也所
其不曰宋捷何也據莊三十
一年齊侯

來獻戎捷不與楚捷於宋也不與夷狄
捷中國
二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會雩之諸侯補曰薄宋
宇古通用左氏哀十四年傳宋世家作亳二
景公曰薄宗邑也明薄即亳矣會者外爲主焉爾補曰疏曰
重發之者以釋者是公嫌會非是外爲
之文孫案疏言釋者是公非也傳重發外爲主之例正
釋宋公補曰此經各本誤跳在傳會者
上今依唐石經十行本移正
何也歸者自餘悉不志經例因史例也歸復
盟目之也補曰以公在故目言楚之釋
言楚不與楚專釋也何休曰春秋以執
外曰歸齊履謙曰雩
羊以爲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
與楚專釋者非以責之也傳云外釋不
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言公與諸侯明
功焉與公羊義無違錯補曰何既失之
盟而釋宋公公有
又非也不與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魯地補曰戰則是師
師例○撰異曰升左氏或作登案左
下字皆用登陘玉篇邑部引左氏傳作升凡升
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敗舉

也補曰案左傳戰者公也重發傳者齊
師郯小國稱人嫌有異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補曰案左傳楚人亦楚子也宋主楚客故以宋及楚之戰例之又當內宋泓宋水名日事遇朔曰朔日事也
春秋三十有四戰補曰案春秋書戰者二十三直書敗者十七凡傳楚人以晉楚之戰例之又當內宋泓宋水名日事遇朔曰朔在日例者
四十而云三十有四戰者益去婁林箕貿戎交剛長岸攜李不數六者皆略書時故也鹹書日大原蒙上月故亦併數
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補曰言自此泓戰外無如此文直敗乎人彼晉人是晉君亦與此楚人相似但以彼文直
何也師敗補曰傳倒句以便文言尊敗省文
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補曰不操爲義出之例故
責之也補曰若不責之則當書楚子或書楚人戰不如此以楚君稱人傳亦大概言之耳文王逸楚辭注倨簡曰驕謂若齊頃公敗於鞌也頃公與四國大夫戰
子曰義兵死騎兵滅忿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兵敗負兵死王應兵勝忿
王成王怒而執之補曰明上四事皆譏文淮南子曰侯霸而求王者必
喪執滕子圍曹爲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
師或可稱宋人敗泓之戰以爲復雩之恥也前年宋公執
繢如衛之於齊補曰楚伐宋而宋欲復前恥與楚爲隙
喪其霸也不說伐鄭者在會雩後略之家鉉翁以穀梁
抑宋與楚爲陋欲宋而來
故曰禮人而不治則反其知補曰反者反求諸己改行飭躬也此引古語與孟子文同自取之則
人而不治則反其知補曰反者反求諸己改行飭躬也此引古語與孟子文同自取之則
人而不若則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
文論語無又之二字治引孟子張治中多以人己爲說唯是尤深又復補曰此用論語
之過過而不改又
是謂之過補曰張治引孟子以爲疾疢雖甚而德慧術智
未有以贖疢疾其所不能者也

也補曰案左傳戰者公也重發傳者齊
國若齊桓伐楚也征無道若湯伐葛文王伐崇密也
夫湯文之事義兵也齊桓伐楚近乎義兵者也宋襄報
其恥則始於貪兵卒於忿兵雖曰應兵實類驕兵也二
十八年下胡安國曰春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
人土地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忿不求
則能窒欲然後貪憤之兵已矣成二年下亦云然程子
說詩及朱子說詩初解皆同論語引之則又學者
之事也傳言自取之恥不宜報明泓戰有敗道
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補曰公羊曰明
司馬子反曰補曰疏信云子反當爲子夷文烝案虞說可從夷之爲
反形近而誤也左傳公子目夷字子魚傳固不必全同
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補曰若要而擊之必可破
者何休謂軍法以鼓戰以金止險者非僥倖也補曰言鼓
未盡濟泓也疏曰以小敵大克之不名徼幸王念孫曰
注疏皆非也宋非楚敵但可僥幸以取勝耳無猶
莫也乘其在險鼓而擊之以取勝莫有幸於此者襄公
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補曰排也
推須其出補曰須其出險
也豈曰以報其恥哉補曰

守不戰戰已可責**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也補曰墨子經曰言口之利也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補曰於文信从人言說文以爲會意字墨子經曰信言合於意也鬼谷子曰信者明也說文誠也釋名申也**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而不道何以爲信**補曰呂氏春秋曰所貴信者爲其道所理也各本誤作何以爲道今依鈔本北堂書鈔引改正**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凱曰道有時事有勢何貴於時貴順於勢宋公守匹夫之猶介徒蒙恥於夷狄馬識大遍之方至道之術哉補曰呂氏春秋曰時勢者時之所趨孟子所謂待時乘勢戰國策亦曰時勢者百事之長也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孫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兵無常勢水無常形是其義也又言宋欲以少敵衆當用子夷之謀合於時勢今又違之重自取辱明春秋責之者深程文王於是有宋襄列五霸之說於是有商頌美之論甚不足據若以敗績爲正夫子何以言我戰則克乎陸賈新語以爲宋襄輕用師而尚威力至死於泓水之傷之與穀梁合最得經之戰春秋論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閔補曰閔宋邑○撰異曰閔左氏公羊作緡**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前十八年宋伐齊之喪是惡也今齊乘勝而報是以惡報惡也補曰胡銓趙鵬飛家鉉翁並謂齊孝公以怨報德此似是而非也宋伐齊喪立孝公自一人言之則以立我爲德自一國言之則以伐喪爲惡春秋貴義而不貴惠故當以惡論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桓公之子襄公補曰左傳曰傷於泓故也與上傳合公羊於上閻緡曰疾重故亦謂重故創何休曰異日茲公羊作慈則以爲踰○撰異曰茲父德明矣**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補曰據上言宋師敗績不禁景不忍使失德則失民民則葬**其失民何也**宋師敗績如晉侯戰韓有失民文今亦以失民爲義何也**以其不敎民戰則是棄其師也**

爲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何休曰所謂敎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秋楚人伐陳**非不敎其民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惡之也公羊以爲不書葬爲襄公諱背殯出會所以美其有承齊桓尊周室之美志鄭君釋之曰敗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敎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爲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徒善不用賢良不足以興霸主之功徒信不知權譎之信不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易讒鼎折足詩刺不用良謀不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易讒鼎折足詩刺不用良此說善也補曰傳用論語文言以不敎之民戰者謂之棄師今宋襄昧於衆寡暗於時勢率爾一戰是亦不敎而棄師之類也君自棄師民孰君之故曰失民也春秋於韓蓍失民之文於泓則爲責文無失民文要其所以責之者卽爲其有失民之道失民在於棄師亦不同而同也注故徒善以下鄭引考異郵文也見師亦不同而同也注故徒善以下鄭引考異郵文也見遠疆作定遠疆李琪曰春秋於襄公之終不書葬與秦楚之君無別矣仍錄茲父卒略不書葬與秦楚之君無別矣以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莊二十七年稱伯今稱子蓋爲時王所黜補曰杞成公也不名從宿男例**杞伯姬來**補曰杞伯姬成公之母也不稱杞伯姬來者以宿薛待之辭魯增皆不記卒矣不日者或不正或史略之辭子郯子亦入襄篇與大國同例**不會葬**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補曰避弟子帶之難也注本杜預傳所謂居其所不月者王奔異於諸侯不嫌與小國同例**天子無出**王者無外言出則有外之辭補曰無出者文無出也凡言出者皆施於奔言出奔文直言奔則爲無出之文王子瑕王子朝是也瑕朝皆天子之臣天子之臣有奔道無出道故文無出天子之身無奔道故文無所謂奔亦無出也左氏與傳同公羊作慈曰天子不言出亦皆同也易言王用出征書言王出郊王出在應門之內王制言天子將出

類乎上帝配皆道其實之辭春秋之文則自有例斯益
周禮之舊典策所守君子因而用之以爲一經之恒辭
正例也周不言出猶內不言來或臨天下凡二
下或臨一國王臣因乎王內臣因乎君**出失天下也**江
曰天子必巡守然後行故河陽之守全天王之行也平
王東遷其詩不能復雅而列爲國風襄王奔鄭不得全
天王之行則與諸侯不異故書出也夫子祖述堯舜憲
章文武斯文是作不以道假人傳言失天下罔然如有
未喻補曰江注多不明白失天下者即奔也天子無
所謂奔故無出既言出則奔可知出文即爲奔文奔則
失天下之辭也諸侯言出奔爲失國天下之辭也是
出者失天下之本先祖者類之本君師者大戴禮三
本荀子書皆曰天地者性之本先祖者類之本君師者
治之本周公康叔皆文之昭也邢周公之胤名孔之
公羊並同曲禮亦曰諸侯滅同姓名孔廣森曰滅同
姓名唯謂滅周之同姓若齊之於萊楚之於蔡輕文
爲同姓而於王家則爲庶姓罪猶差輕文矣特文之
後春秋惡衛至是名殺爲殺之終事意足而文備
此經殺字從無異辭黎錞杜謂朱子乃以爲因下
衛侯殺卒傳寫之誤苟不深考不知其似而非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自
爲其子來迎婦補曰此本杜預人婦

正月秦納公于重耳入梁泉二月入于曲沃殺懷公國
語云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疑晉語得之其
月蓋此年之月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補曰日例在宣十
五年傳○撰異曰有字否本脫燬之名何也據宣十二年
今依唐石經補正**不名**子滅蕭不名以甚之補曰例在宣十二年傳○撰
伐本而滅同姓也絶先祖支體尤重故名以甚之補曰
注用何休也本謂先祖大戴禮三
本荀子書皆曰天地者性之本先祖者類之本君師者
治之本周公康叔皆文之昭也邢周公之胤名孔廣森曰
姓名唯謂滅周之同姓若齊之於萊楚之於蔡輕文
爲同姓而於王家則爲庶姓罪猶差輕文矣特文之
後春秋惡衛至是名燬爲燬之終事意足而文備
此經燬字從無異辭黎錞杜謂朱子乃以爲因下
衛侯燬卒傳寫之誤苟不深考不知其似而非

宋殺其大夫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何休曰
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蕩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
妻也自爲其子來迎婦補曰此本杜預婦人
逆婦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補曰傳者據
姑逆婦亦從此例故不發也○撰異曰案白虎通曰外嫡小功已上不得娶故
嫌與逆婦姜同公羊亦同也後求婦亦從此例故不發
丹黨也穀梁及公羊漢時皆有外傳有章句白虎所引蓋出其中是說逆婦及求婦二經傳曰義要
宋殺其大夫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何休曰
大夫亦不稱名姓豈可復以爲祖乎鄭君釋之曰宋
大夫盡名姓禮公族有罪刑于甸師氏不與國人慮之
爲禮故發之文燕案大夫妻有歸宋之禮據此傳則嫁
義故又發之姑逆之姑補曰其姑逆之姑
即位以見讓莊去即位爲繼弒是復可以比例非之乎
自以無大夫不稱名氏耳春秋辭同事異者甚多隱去
弟也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孔父累於宋殤公而死今
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疏
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曹殺其大夫
自此殺大夫者四春秋皆不稱名姓此經左氏無傳文

七年書宋人殺其大夫左傳謂殺公孫固公孫鄭而樂豫舍司馬史記謂殺大司馬公孫固然則固鄭二子當依孔穎達說爲孤卿之官而固則以大司馬爲孤其下又有樂豫爲司馬屬於固也成十五年書宋殺其大夫左傳云蕩澤爲司馬以彼諸文推之子山文八年則明書宋人殺大夫司馬謂之子山此年所殺明亦是司馬可知穀梁之說未可輕議而左傳事迹抑亦十得七八矣傳二句通四經言之孔父不稱名曰爲祖諱四經不稱名姓曰以其在祖之位尊之則四經亦爲諱也孔父在祖之位尊乎諱之意古者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故宋魚氏世亦各世其位故司馬之位魯三卿司徒司空三桓之爵皆命於天子不忍言也孝經首章引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匡衡以爲孔子特著之春秋與孝經同義而公羊以始隱爲祖所遷閟亦習聞尊祖之說而誤也但四經雖皆諱名姓而或直云大夫或稱字或稱國或稱人傳或言或不言則又各論之鄭云罪大者名之而已者謂同中之異後當考正相類傳以文例特異故言可遍宋襄夫人王姬襄王之姊也謂之內娶不亦謬乎

穀梁傳補注十一　壹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納者內弗受也補曰此發通例圍一事也納一事也頓子是楚人又非楚人公子比弒其君有似遂事之辭經文不再出楚人納頓子補曰圍陳事在陳納頓子于頓事在頓而遂言之怪其異事而辭相連最圓足楚人納頓子是楚人又非楚人公子比弒其君正相類傳以文例特異故言是公子比又非公子比事正相類傳以文例特異故言人也益納頓子者陳也補曰謂益納頓子是楚人又非楚人公子比弒其君也補曰注語釜爲疑辭疏引鄭釋廢疾謂有例言陽處父伐楚救江之文其說不了

葬衛文公不如茲父補曰屬上生名之失德甚明故去葬時者從正例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補曰圍陳事在陳納頓子于頓事在頓而遂言之怪其異事而辭相連葬稱子者未踰年故也三十三年傳曰晉人者晉子也彼是踰年而未葬傳以子稱之明必已葬且踰年乃得稱本爵矣杜預以莊二十七年之洮爲魯地僖八年之洮爲曹地曹之洮三十一年始屬魯左傳所謂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也此年杜又云魯地孔穎達以爲誤

也以公之會目之也小國無大夫以公與會故進之時有衛子則無敵公之嫌補曰此傳

穀梁傳補注十一　壹

宜善讀之若此盟無衛子直是公會其人當從包來之例稱莒人不當從奔之例稱莒慶今得日言者以公之與衛子會之但言以公之傳不言以公之亦以下傳於衛寧速特發其義故此不具特大概言之亦以下傳於衛寧速特發其義故此不具說注末二語即本下傳其說是也莒慶與衛寧速無異義但莒無大夫衛寧大夫因事日之則直以國氏此其異也何休日莒慶者尊敬之文何說非也不致者會惟兩君從離會例

三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寧速盟于向

地補曰即隱二年莒所入者後屬魯故恒十六年城向後又屬莒故宣四年取向○撰異曰速公羊作遬案遬速古音義同故宣公羊以始隱爲祖所遷閟亦習聞尊稱字當作傷非也弗十行本左氏名也隱八年傳曰公不及莊九年傳曰公及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盟于甯毋公羊作遬案遬速古音義同故宣公羊以始隱爲祖所遷閟亦習聞尊稱字當作傷非也弗十行本左氏誤作不葉夢得呂本中所見已然人微者也補曰卑師少自陽處父以前有將帥稱人者傳但大概言之侵淺事也補曰輕於伐也而稱人者傳但大概言之侵淺事也重舉例以起下公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補曰據翟泉蜀弱溷大夫皆稱文外臣特相盟會其文有君不以外亦以會也不致與洮同

穀梁傳補注十一　壹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之追之非正也補曰君自追至巂急辭也不至巂補曰巂齊地○撰異曰巂左氏作鄣左氏作鄣亦或作鄣一音似轉反公羊左氏或作鄣公羊左氏音義戶圭反段玉裁曰似轉反段音義皆又破音反充字當作傷非也弗十行本左氏誤作不葉夢得呂本中所見已然人微者也補曰卑師少自陽處父以前有將帥稱人者傳但大概言之侵淺事也重舉例以起下公以急辭言之明之追之非正也補曰不頗補曰頗齊師之下即云至巂是急辭也據文與公追戎于濟西異補曰說文及逮也注非爾雅逮與也明亦在不例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大之言師變曰師者通稱不別之辭故爲大追而弗及者公也不得仍言齊人也凡大夫將師少稱人衆稱師追稱師乞師師棄師取師如師會師卒于師之類通稱也齊嚴謙高遊然得之者若曰我自不及耳非齊不可及補曰可以及而不敢及句申言之凡可以然而不然者經皆

言不今變文言非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實至鴈下加言弗及則其不敢及亦足見矣此所以爲內辭若曰齊師已去追之弗及不可言也凡言弗皆內辭非竟內兵不致者既弗及若猶未出竟

夏齊人伐我北鄙

補曰許翰曰齊孝圍宋邑又侵伐魯不已與桓公下宋桓魯莊之意正相反霸業所以墮矣文姜案齊侵伐魯不西則北齊魯之西皆濟水也魯之北岱也岱陰也岱陰齊也國語說齊桓公地南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海陰西至于濟水南近鄒滕西南至金鄉魚臺單縣鄒於宋東跨蒙陰抵諸城濱海東南鄰於莒案此皆非齊魯初封之竟也晏子春秋云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爲地五百里管子說桓公云地方三百六十里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於魯大方百里孟子諸書則謂公侯地皆方百里孟子又云今魯方百里史記云封伯禽康叔於魯徧地四百里孟子諸書皆五周公封方百里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補曰公子遂莊公子東門襄仲何休曰稱師者正所乞名也乞師例時

重辭也

雍曰人道施而不有讓而不取故以乞爲重補曰言有死道又申重人之死道

死也

上何

非所乞也

補曰非所乞而乞也上言師所以稱乞此言乞莫重於師願前

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

補曰非所乞而乞也上言師所以稱乞此言乞莫重於師願前

何重焉重人之

文

乞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公羊兩不必作不正論語曰子之所愼齊戰疾史記趙奢謂其妻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破趙軍者必括也亦得此意董仲舒曰僖公親任季子國家安寧季子卒之後魯不支數年公至自伐衛傳曰以惡公子友而用公子遂善惡判矣張治曰僖公初年頗有意於治國務農閔雨閔以殷富中年以來民事既荒再伐已不能支而遠乞師以刷其恥孔子罪臧文仲竊位蓋爲其從公子遂如楚爲國無謀也文烝案公者必有道矣文烝案傳曰知人則哲安民則惠所謂皋陶謨可以觀治也僖

以能安民得之以不能知人失之左傳此行有臧文仲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補曰夔子蹲誘戎蠻子殺之不名者略夷狄微國猶隱夔字公羊並作隗隗石經穀梁夔子作夔人誤也

夔國也不日微國也

發傳者

以歸猶愈乎執也

補曰重發

傳者前敗中國書月書名此滅夷狄亦卽獲也此執亦卽獲也凡諱獲言以歸者其義多端中國獲中國則諱爲中國獲夷狄獲中國則諱爲中國獲夷狄則諱爲入滅者也夷狄獲夷狄則亦諱諱中國之暴也此專施於入滅者也王臣非

冬楚人伐宋圍閔

○撰異曰閔左氏公羊作緡

圍何也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

補曰吾將用之故并目彼事

非道用師也

楚人出師爲魯伐齊而中道以伐宋故伐圍兼書所以責楚補曰此句公羊同何休曰時以師與魯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

未至又道用之於是惡其親百姓之命若草木不仁之甚也稱人者楚未有大夫未得稱師楚自道用之故從

楚文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補曰楚稱師以公之以舉其重者也何休曰稱師者順上文以

不以者也民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

雍曰兵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安有暴民干殺乎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彼據外此據內故重詳之文

公至自伐齊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

以蠻夷之大國招禍深怨危亡之道補曰以夷伐鄰伐而又取皆惡也疏曰莊六年公至自伐衛傳曰見公惡事之成也與此不同者互文起義其實此亦見惡彼亦危之文烝案傳固互文而此則危之之意爲多故言危之與彼略異

三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補曰無慶既死則昭爲正故書日○顓異曰昭或作照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補曰危之者濫繼兄而立雖得正危道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楚人者楚子也補曰序諸國君上足明其爲楚君

狄而伐中國也何休曰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稱人明不以此故也鄭君釋之曰時晉文爲賢伯故譏諸侯不從而信夷狄也哀元年時無賢伯又何據而當貶之邪甯謂定哀之世楚彊盛故貶諸侯非常文乃所以人之常文也

其人楚子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補曰從此之書人不爲常文

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補曰從此之書人不爲常文

其人楚子所以人諸侯補曰疏曰人楚子所以人諸侯者以類見矣故曰人楚子所以人諸侯補曰疏曰鄭云無賢伯范言楚彊盛者二者相接也爲當時無賢伯又彊盛故諸侯不得不從況之戰傷讒宋公而江熙曰夫屈信理對言信必有屈也屈信義而敗未有關也楚復圍之我三人行必有我師諸侯不能以義相帥反信楚之曲屈宋楚戰于泓宋以信義不從不待貶而見也然則四國信楚之曲屈曲屈直猶不可況乃華夷乎楚以信諸侯之不直是義所不取信之信而信其屈貶楚子于兵首則彼楚而屈宋貶則諸侯之信不信而信其屈貶楚子也文燕案江注以義相帥帥當作師轉寫誤春秋屈其義而敗未有關也楚復圍之非也傳但論

春秋穀梁傳補注　卷一二　終

大千七百八十一字
小篆二千八百字
后注無

僖補注十二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補曰宋方見閘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杜說是也范注本何休何氏以此盟歸功於僖因有是說不可依用葉夢得曰盟于宋之國外是亦宋矣文燕案此與曹南不同不致與補同

公子啟曰公子啟舊解云公子啟魯大夫補曰不卒外殺大夫皆時啟書日者啟無罪今觀上下文勢理恐不然猶褒二十三年傳引蔑伯玉曰耳

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補曰不卒一句益時既聽察其辭而斷獄弊訟麗法議罪律之定論經之通例也至於公之附楚以不卒成爲罪也公子啟解其義而其事可知左氏公羊徒滋曲說而後世史書但云某官某卒

不卒戍者可以有罪故再稱人以殺也有罪故不日卒日者刺假重舉正例此亦從例可知何休曰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

公子啟曰公子啟舊解云公子啟魯大夫補曰此外之是也詩何戈與殺又役之古文作役從殳從人皆同意李巡爾雅注曰卒事之已也范注刺殺人而殺之則二字亦微異內諱殺大夫故謂之刺殺爾雅文孟子言刺本公羊諱者經例因史例也明堂位說魯君臣未嘗相弒弒則書刺是君殺則書卒臣爲君殺字君爲臣殺則書薨書卒臣爲君殺則書刺是所謂未嘗相殺皆魯史舊法也晉語曰刺三卻刺欒盈小司寇周禮文王誥曰廣韻所據本晉史辭歟刺取三刺之法本杜預案

刺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臣三刺曰訊萬民先名後刺殺有罪也補曰此外之稱人以殺也有罪故不日卒日者刺假重舉正例此亦從例可知何休曰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

公子啟曰公子啟舊解云公子啟魯大夫補曰不卒外殺大夫皆時啟書日者啟無罪今觀上下文勢理恐不然猶褒二十三年傳引蔑伯玉曰耳

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補曰不卒一句益時既聽察其辭而斷獄弊訟麗法議罪律之定論經之通例也至於公之附楚以不卒成爲罪也公子啟解其義而其事可知左氏公羊徒滋曲說而後世史書但云某官某卒

不卒戍者可以有罪故再稱人以殺也有罪故不日卒日者刺假重舉正例此亦從例可知何休曰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

罪棄市或云有罪自殺則以實事爲虛辭矣○史記漢書以來以天子爲本紀編年記事取法春秋雖覩古經爲繁不若古經之密至於言罕褒諱事無鈌陟史通所論更不必言也

楚人救衞補曰鄭玉曰見晉伐所必救能致城濮之戰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補曰疏曰重發之者以晉文初霸嫌得入中國故發傳以明之**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惡其忌怨深補曰凡諸侯執諸侯稱例也晉文執曹伯執衞侯兩卿斥執者皆是惡之辭傳井明通文相對甚明解此以見彼**畀與也**補曰公羊同爾雅作予祭統曰畀之爲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畀上與下之辭故不以侯畀公哀四年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使使子治其罪今執曹伯不言歸于宋而言與宋人者是使宋公拘執之補曰此明不以齊侯命衞侯也人者衆辭故不上畀與也句作解左傳曰執曹伯分曹衞之田以畀宋人葉夢得以爲此經當曰畀宋人甘之又謂穀梁不見其事左氏見之不言田者經成而邑之田以畀宋人甘之又謂穀梁不見其事左氏見之而不言且安見左傳必不誤乎傳上文乘輒者三百人明是因曹風三百赤芾之文誤以爲實程子曰詩但言其多耳曹國小豈容有三百知左氏誤者多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補曰左傳謂晉侯一戰而霸也時楚使得臣將師例中國敗夷狄言敗不言戰舉其大者也又不論其疑戰不疑戰皆不書日此書日中國雖與之結日列陳既能敗之則不欲詳之也楚較他夷狄爲進故不直言敗楚師而結日之戰得書日○撰異曰齊師唐石經作齊侯誤也**楚殺其大夫得臣**補曰宜申以其來我書至此與有大夫者同文但仍未得氏也楚殺得臣公子側皆貴軍之將也經自以殺大夫見義耳文不蒙上不論此等情事

衞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衞子莒子盟于踐土衞侯稱子者時衞侯出奔國更立君非王命所加未踐土鄭地補曰衞子衞侯之母弟奧

叔武也杜預曰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之下諱會天王也**踐土**

陳侯如會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外乎會不及序也受命于會故書如會

皆曲說也又此踐土盟左傳謂王子虎諸侯于王庭與傳言會天王似亦不合

公朝于王所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非京師朝補曰此發書所例也詩小雅云自天子所天子之所覲禮云女順命于王所考工記云不屬于王所鄭風又有公所之文彼皆當時恆稱春秋脩辭則別有義例也胡安國曰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嶽亦何必於京師於廟然後爲禮乎古者天子巡守於四方有常時諸侯朝於方嶽有常所其宮室道塗可以豫脩故民不勞其供給調度可以豫備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以王所非其所爲譏正其本之意也文孟案胡云天子傳及公羊皆以諸侯就朝爲非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王下勞者依杜預說公羊以爲致天子以河陽爲再致杜說非也此傳與下朝傳互相備

六月衞侯鄭自楚復歸于衞補曰何休曰復歸例皆時此月者爲下卒出也公羊以復

歸與歸爲二故何氏有此例不可通於傳復歸與歸同奔歸與執歸則異奔歸時下三十年徐邈說得之

自楚楚有奉焉爾補曰疏曰重發傳者自楚嫌與中國異也**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國中者隨文爲義詩中谷爲谷中戰

國策東山之君爲山東古人語多如此君故言復也此發復歸通例**鄭之名失國實有國舊爲君**補曰重起失國之例者以鄭非大罪故出奔不名故傳重舉出不名則入名明失國也出既

也名惡其藉楚之力故入名以表失國嫌出入異故傳不發之文燕案出入名則入名明失國也出既

衛元恒出奔晉補曰訟殺叔武也不書衛侯殺其弟武者時不以告史本無之**陳侯款卒**補曰陳穆公也前稱世子非不正蓋上月不日時也不義合諸侯者魯不會

秋杞伯姬來莊公女來歸寧**公子遂如齊**聘也補曰名惡其藉楚之力

冬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陳稱子在喪也補曰温晉地本温國狄滅之襄王以賜晉文公杜預曰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也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蓋主會所次○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左氏晉侯下有齊侯案今公羊亦有之邾子板本左氏作邾人誤唐石經亦作邾子

諱會天王也補曰此下

天王守于河陽齊景公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所守爲守巡之亦爲守白虎通曰巡者循也守循行守牧民也文選注引禮記逸禮亦曰天子巡守牧也巡守字經典古書多通用左氏公羊作狩左亦一作守**全天王之行也**時實晉文公召王以臣召君不可以訓因天子有言守之禮故以自行爲文補曰全者深正其義下

河陽晉地補曰守巡守也孟子引晏子對

而遇諸侯之朝也汲冢紀年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知補曰此所謂全也杜預左傳後序引左傳全文注前三語本左傳**爲若將守**

此守即是上會河陽即是温非別有巡守之事但論其事則會即是守論其文則既言會又言守若將守而遇朝也李琪引紀年之文云晉以春秋有逃有作此然故曰爲若將守而遇朝也李琪引紀年之文云晉以春秋有逃有作此則尊王之辭信爲仲尼特筆李氏以民以爲春秋有逃有作此小事則逃舊而紀錄大事始作以制義也左氏公羊以此守爲狩郜狩之狩左傳又譌爲狩諸侯使王狩晉下陵而失之李遠曰此非講武之狩蓋以爲辭是矣**爲天王諱也**補曰王上替諱之以北爲陽補曰北爲陰陽則北爲陰南爲陽日之所照曰陽補曰晉之河北土田衆多温亦其一邑耳下温文云温河北地是也黃仲炎趙與權得之

河陽也補曰晉之河北地是也**全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日之所照曰陽則南爲陰南爲陽日之所照曰陽補曰北爲陽之以

壬申公朝于王所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必於宗廟王受諸侯朝王所不得言如朝于王所與諸侯相朝異

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時史本以其一歲再朝

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補曰起下主善以內句左見王以諸侯召王目惡以外言再致天故特書日以見非常君子從而取義焉內也非公獨朝何義焉之有

惡以外主善以內子補曰主善謂公朝于王所目惡以外言再致天故謹日此猶桓十三年傳言由內及之由外言之**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鄭嗣曰若公朝于廟則當言公如京師而今言公朝是逆常之辭雖逆常而順者名之正辭之盡**會于温言小諸侯温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温河陽同耳小諸侯故以一邑言之補曰猶言東巡守西南北巡守因以廣大言之尊天子故

事爲已慎矣以臣召君慎倒上下日不繫于月猶諸侯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禮樂征伐出焉朝覲訟獄謳歌歸焉天下之人皆繫於天子百世不可易故於功盛事偪者既謹其日又去所繫辭微而義切矣左氏不得其說又無從益其月故其傳亦遂於冬下直述經文而

其不月失其所繫也申十月十日日繫于月猶諸侯日繫于時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孔穎達

以爲晉文公之行壬申公朝于王所

繼以丁丑云云疏漏之迹顯然闕疑之意則善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補曰稱人以執執有罪在晉文之中一人之身六稱晉侯而一稱晉人文皆相對一年之中一人之身及成十五年二文同文異義異文異義於此爲信案左傳衛侯先期入叔武喜而走出前驅射而殺之郤缺以爲此康誥所謂兄不友于弟與父不慈子不試弟不共皆民彝之不可大不友于弟與父不慈子不試弟不共皆民彝之不可泯亂當速由文王作罰者也 此入而執 補曰稱人以執執有罪在晉文之文也經通王命言復使若身既反曹自曹來會不可直言會圍許二句相接壬申至丁丑六日事也杜預釋例又疑是十二月也 其不言入何也 曰補

據曹入言 不外王命於衛 補注十二 木 入者自外來伯者以王命討不外王命歸之于京師緩辭也 辭閒容之故言緩 補曰大夫稱人以執有罪在晉文之中一人之身六稱晉侯而一稱晉人文皆相對一年之中一人之身及成十五年二文同文異義異文異義於此爲信案左傳衛侯先期入叔武喜而走出前驅射而殺之郤缺以爲此康誥所謂兄不友于弟與父不慈子不試弟不共皆民彝之不可大不友于弟與父不慈子不試弟不共皆民彝之不可泯亂當速由文王作罰者也 此入而執 補曰稱人以執執有罪在晉文之中一人之身六稱晉侯而一稱晉人文皆相對一年之中一人之身及成十五年二文同文異義異文異義於此爲信案左傳衛侯先期入叔武喜而走出前驅射而殺之郤缺以爲此康誥所謂兄不友于弟與父不慈子不試弟不共皆民彝之不可泯亂當速由文王作罰者也 此入而執 補曰稱人以執執有罪在晉文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爲訟君也

元咺訟君之罪于伯者君忌之使人殺之而後入案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泄冶傳曰稱國以殺其大夫泄冶也此傳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凡稱國以殺大夫或殺無罪無罪或罪累上參互不同略當近半然則稱國以殺有二義泄冶忠賢而君殺之是君無道也衛侯雖有不德之元咺之罪亦已重矣然君子之道譬之于射失諸正鵠反求諸身衛侯不思致訟之愆忌上下皆失故曰罪累上補曰疏曰言元咺訟君之罪于伯者君忌之使人殺之而後入案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泄冶傳曰稱國以殺其大夫泄冶也此傳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凡稱國以殺大夫或殺無罪無罪或罪累上參互不同略當近半然則稱國以殺有二義泄冶忠賢而君殺之是君無道也衛侯雖有不德之元咺之罪亦已重矣然君子之道譬之于射失諸正鵠反求諸身衛侯不思致訟之愆忌上下皆失故曰罪累上補曰疏曰言元咺訟君之罪于伯者君忌之使人殺之而後入案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泄冶傳曰稱國以殺其大夫泄冶也此傳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凡稱國以殺大夫或殺無罪無罪或罪累上參互不同略當近半然則稱國以殺有二義泄冶忠賢而君殺之是君無道也衛侯雖有不德之元咺之罪亦已重矣然君子之道譬之于射失諸正鵠反求諸身衛侯不思致訟之愆忌上下皆失故曰罪累上

介人侵蕭

補曰近上介兩來魯新結親好今此用師特來告魯故得書於策君子仍之明春秋事悉如舊也○嘗論魯之史記書內事皆有體書外事皆承告不書不告最爲嚴重至君子脩春秋殺史見極平易正直褊不能爲嚴重至君子脩春秋殺史見極平易正直褊不能既約其文辭矣有并削去其事者觀於所書皆可互見如公即位不書公至不書納幣不書來媵媵他國不書子生不書天王不葬內不言戰外不言圍邑取邑之屬皆不書外事如齊外事如介人侵蕭之屬是也史所不書亦不書雖細必載內事如公子慾出奔大夫之卒變之三不葬內不言戰外不言圍邑取邑之屬皆不書外事如齊外事如介人侵蕭之屬是也若其不可以書不書互見者則固悉書不削用還魯史舊章史所書亦書雖細必載內事如公子慾出奔大夫之卒變之三不葬內不言戰外不言圍邑取邑之屬皆不書外事如齊外事如介人侵蕭之屬是也若其不可以書不書互見者則固悉書不削用還弗紀內事如公子友以僖公適邾不書亦不書雖大夫之卒變之三不葬內不言戰外不言圍邑取邑之屬皆不書外事如齊外事如介人侵蕭之屬是也若其不可以書不書互見者則固悉書不削用還師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師伐晉納文公不書之屬是也諸王崩皆書而莊僖頃不書襄入王城不書敬王之居狄泉入成周書而虛姑蔑入王城則悉不書皆因舊也下

晉人秦人圍鄭

介人侵蕭補曰近上介兩來魯新結親好今此用師特來也○嘗論魯之史記書內事皆有體書外事皆承告不書不告最爲嚴重至君子脩春秋殺史見極平易正直褊不能既約其文辭矣有并削去其事者觀於所書皆可互見如公即位不書公至不書納幣不書來媵媵他國不書子生不書天王不葬內不言戰外不言圍邑取邑之屬皆不書外事如齊外事如介人侵蕭之屬是也若其不可以書不書互見者則固悉書不削用還魯史舊章史所書亦書雖細必載內事如公子慾出奔大夫之卒變之三不葬內不言戰外不言圍邑取邑之屬皆不書外事如齊外事如介人侵蕭之屬是也若其不可以書不書互見者則固悉書不削用還弗紀內事如公子友以僖公適邾不書亦不書雖大夫之卒變之三不葬內不言戰外不言圍邑取邑之屬皆不書外事如齊外事如介人侵蕭之屬是也史所不書亦不書雖細必載內事如公子慾出奔大夫之卒變之三不葬內不言戰外不言圍邑取邑之屬皆不書外事如齊外事如介人侵蕭之屬是也若其不可以書不書互見者則固悉書不削用還師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師伐晉納文公不書之屬是也諸王崩皆書而莊僖頃不書襄入王城不書敬王之居狄泉入成周書而虛姑蔑入王城則悉不書皆因舊也下

鄫不書復內京師也高說最是國內皆王土言歸又言復則嫌若有外故書成公亦同也曹共公特奉王命耳本不在京師故未復言復以見義

晉人秦人圍鄭

介人侵蕭補曰近上介兩來魯新結親好今此用師特來也○嘗論魯之史記書內事皆有體書外事皆承告不書不告最爲嚴重至君子脩春秋殺史見極平易正直褊不能既約其文辭矣有并削去其事者觀於所書皆可互見如公即位不書公至不書納幣不書來媵媵他國不書子生不書天王不葬內不言戰外不言圍邑取邑之屬皆不書外事如齊外事如介人侵蕭之屬是也若其不可以書不書互見者則固悉書不削用還魯史舊章史所書亦書雖細必載內事如公子慾出奔大夫之卒變之三不葬內不言戰外不言圍邑取邑之屬皆不書外事如齊外事如介人侵蕭之屬是也若其不可以書不書互見者則固悉書不削用還弗紀內事如公子友以僖公適邾不書亦不書雖大夫之卒變之三不葬內不言戰外不言圍邑取邑之屬皆不書外事如齊外事如介人侵蕭之屬是也史所不書亦不書雖細必載內事如公子慾出奔大夫之卒變之三不葬內不言戰外不言圍邑取邑之屬皆不書外事如齊外事如介人侵蕭之屬是也若其不可以書不書互見者則固悉書不削用還師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師伐晉納文公不書之屬是也諸王崩皆書而莊僖頃不書襄入王城不書敬王之居狄泉入成周書而虛姑蔑入王城則悉不書皆因舊也下

三十二年徐邈注所謂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者最爲卒允得實而陳傅良趙汸每以左傳事求聖人書不書互見之旨則介人用師孤文細事左侯者所無經亦何所瓦見而存諸雖有發明適滋繳繞學者所可以其專門鉅製而輕信之矣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補曰周公名閱

天子之宰通於四海

疏曰傳言此者復發傳者前是會此是聘嫌異故重發之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以尊遂乎卑

補曰遂是繼事之辭以辭有善惡故傳分別明之文烝案公子結以輕遂重今公子遂以尊遂卑明其事各異

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何休曰大夫無遂事案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惡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不入也如京師如晉不當言遂鄆君釋之曰遂固受命專受命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宰周公報焉因聘于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若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于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公羊傳有美惡不嫌同辭何獨不然同而傳異者蓋衆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補曰

葉夢得說此經合於傳義與鄭說相發鄭云受命如京師如晉者謂本當言公子遂如晉各爲一事卽葉云大夫以二事行引盟衛雍盟暴之文是也鄭云同周於諸侯叛而不尊於王是也鄭云尊卑其義明其不敢叛辭則從入鄆不敢叛入鄆爲不受命辭若大夫之專事然是也然則此文並書見其並出命而並受命則似叛京師卽葉云疾連兵在己則可城可入此遂而可得爲者矣聽於人則可盟皆公羊兩傳皆曰公不得爲非遂之所能爲也案葉氏此論最明確若許翰曰不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曹田補曰公羊曰晉侯執左傳以伯莒分曹地子魯也書取者魯使人取之據左傳國語臧孫辰貢往是與盟宿入杞之文蓋之屬異亦直書其事書之者有此志其二事而略其人故從卑者之例矣若祭祀蒐閱之屬則卑者尸之則卑者志以其事志直以其事遂如晉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

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終致大平周公薨成王幼少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祭蒼帝靈威仰昊天上帝魯不祭補曰蒼帝靈威仰以配天兒卜郊皆謂之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也不言郊者天不敢斥尊也昔武王既崩成王幼少周公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終致大平周公薨成王既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祭蒼帝靈威仰昊天上帝魯不祭補曰蒼帝靈威仰以配天兒卜郊皆謂之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帝丘衛地補曰杜預曰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非也王引之曰此讀有之以之以者不在乎人舉舉皆謂不在乎人舉之證也管子曰制與在我而不在人是以乎人爲不在我乎在我邪行以乎彼邪在彼之物之中是以乎爲不在乎之證也禮弓曰物者以乎其所終也莊子曰其來無所逆其往無所湊以乎爲不在乎人是以乎人爲不在乎之證也檀弓曰於禮有之以乎人爲不在乎之證也荀子曰禮以順人心者也其中以乎爲不在乎之證也又曰禮之以乎人爲不在乎之證也禮論曰禮之以乎人爲不在乎之證也

傳補注十二

此無可如何之事也至黃乃復至河公有疾乃復告公有疾言乃至穀聞齊侯卒乃復亦以著有疾既爲疾善之乃此又無可如何之事也至於定哀不敬之事也超汸以爲不得已日乃字之義惟定十五年乃克葬爲緩急也補曰郊之羊同注二郊無望可也已止也

者可以已之辭也急辭彼與宜八年以乃人之與而二次相對爲緩急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

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

冬杞伯姬來求婦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帝丘衛地補曰杜預曰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秋衛人及狄盟補曰杜預曰就狄盧帳盟趙鞅飛曰再舉衛人侵一事也盟一事也文爰案外盟不日此又不月者與二十年盟邢同義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晉自莊閔已前不書于春秋衛人侵狄

傳補注十二

忽之殺何乎徐邈通之曰案詩序及紀年文公之入及鄭忽之後有子亹五世又鄭忽之後有子亹而經所無殊多誠當有不告赴不書者諸侯且事出記傳倩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宅國之史無由得書而外相與之常也故告命之事絕則記注之文闕此蓋內外之常法其文獻所辭有損益所以成詳略之例起褒貶之意若夫可以寄微旨而通王道者存乎精義窮理不在記事多此蓋脩春秋之本旨可不復發文而體事因晉事例如此劉公羊作撰異曰捷公羊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補曰鄭文公也不葬者棄師失民○撰異曰捷公羊作接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補曰杜預曰就狄盧帳盟趙鞅飛曰再舉衛人侵一事也盟一事也文爰案外盟不日此又不月者與二十年盟邢同義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晉自莊閔已前不書于春秋衛人侵狄

傳補注十二

忽之殺何乎徐邈通之曰案詩序及紀年文公之入及鄭忽之後大亂五世又鄭忽之後有子亹五世又鄭忽之後有子亹而經所無殊多誠當有不告赴不書者諸侯且事出記傳倩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宅國之史無由得書而外相與之常也故告命之事絕則記注之文闕此蓋內外之常法其文獻所辭有損益所以成詳略之例起褒貶之意若夫可以寄微旨而通王道者存乎精義窮理不在記事多此蓋脩春秋之本旨可不復發文而體事因晉事例如此劉公羊作撰異曰捷公羊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補曰鄭文公也不葬者棄師失民○撰異曰捷公羊作接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滑國也補曰滑近鄭之國將言秦入虛其記載也

國故先言滑國也狂元年言鄭伯邑也亦先言紀國也文例正同耳左傳秦欲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犒其師乃入滑而還于敫稱師以敗也于彭衙稱師以戰也此稱人則師少之文其將爲百里之子孟明視卽敗于殽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補曰殽晉山名公羊曰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案十八年伐衛狄不言及而稱人傳曰進之又宣八年伐秦成九年伐晉白狄不言及昭四年伐吳淮夷不言及昭五年伐吳徐人越人不言及而稱人言及昭五年伐吳徐人越人不言及而稱人言及者益彼從列數之文此取以尊及卑之義也此役晉君實親在故不得列數伐吳則楚子主之故與伐衛伐秦伐晉同文也疑戰不日敗夷狄亦不日此日者公羊曰盡不仁而謹之與得臣敗狄皆爲變例○撰異曰公羊無師字殽公羊作崤益惡晉不仁疑戰不日敗夷狄也益惡晉不仁例也

言敗何也補曰敗下脫一有字又記別本有淮字蓋疏所據本無進字其舉傳句亦無進字字字疏所據正本無進字者於後也當從疏所據本有進字

也何非是成敗之補曰明在敗夷狄

其狄之何也補曰據秦稱師狄吳比

秦越千里之險補曰襲鄭

師補曰疏曰殽王引之曰疏又云本或別進字者疏文別字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又云襄公敗秦師於殽帝告帝舜世家褊紀超曰史記舜告帝堯穆公曰舊解進不能守謂入滑而去退敗其師謂之敗而歸縱涅扁鵲傳亦同傳所云卽其事也疏以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補曰依孟子書百里奚鬻乘傳語而公羊又曰其爲能變奈何惟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數語皆用秦誓之意以說秦誓之文然則賢繆公能變者乃推尚書緣秦誓之意以說春秋而春秋實無是義書記言春秋記事各不相同公羊隱其家法而左氏則美穆公明尤流俗之論也

秦伯將襲鄭補曰何休曰輕行疾至不戒百里奚蹇叔以入曰襲此下迫敎上年事

叔子諫曰補曰百里子百里奚也左傳無百里奚諫下文其將爲百里之子孟明視卽敗于殽也百里子亦獨蹇叔耳音義曰百或作伯

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送師補曰公羊曰師出此而謀或云上謂遂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補曰百里奚之子孟明視也同時爲帥者又有西乞術白乙丙俱見左傳左傳又曰蹇叔之子與師史記以爲西乞白乙丙也

何知子之壟皆已老死矣拱合抱也言其老無知師行亦當爲出涉下師行而說

女死必於殽之巖嶮之下其處險隘一人可以要百人我將尸女於是尸女者收女尸補曰二句相屬爲義蓋者蓋之借字音義曰匪也崟山之岑崟也匪者山邊岑者岑崟高也公羊作嶔巖楚辭招隱士嶔巖二字並出左傳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是閒余收爾骨焉二陵卽傳巖崟之下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卽傳之死必於巖崟之下尸女於是也何休說公羊杜預說左氏皆以爲其處深阻險隘故料其必死於此范注本之王引之曰皆非也言女必在此鬪戰死不可在他處吾將於此收女尸死有定所乃可收也呂氏春秋蹇叔謂其子曰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爲吾尸女之易是其證也

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也明秦本非夷狄補曰史記超世家褊告帝舜世家褊告帝堯

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爲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去虞入秦年已七十將與姜戎要而擊之殽補曰依孟子書百里奚年百歲餘此虞未滅也至益年百歲餘

彼不死則我死矣畏秦伯怒故云彼我要有死者

晉人與秦師戰于殽補曰要遮也明在疑也

匹馬倚輪無反者倚輪一隻之輪補曰倚唐石經初刻作奇嚴可均曰漢書五行志引此作騎服虔曰騎隻也則漢世穀梁本是騎字後省角旁直作奇音義奇居宜反或於綺反是陸所據范本作奇或作倚也文烝案方言曰倚踦奇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而體不具謂之倚梁楚之間謂之踦公羊作隻輪

何休曰雙跨也明諸侯盡會晉人者晉子也補曰別姜戎言及又下危文公及晉子爲跨年未俱通何文曰皆踰年葬足明襄公親之傳言晉子爲跨年未葬爾子之明文亦侵伐稱子之舊例其曰入何也曰補晉是霸國言戰言敗雖非君猶宜稱師

主乎戰也補曰劉向說苑曰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蓋小恥以搆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以搆大怨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裘秦師襲公聽先軫與兵要之殺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搆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禍於秦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漢書五行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晉不惟舊而聽虐謀結怨彌國四被秦寇禍流數世恩士奇曰秦晉自殺之後兵連不息秦遂台於楚卒爲晉患故春秋於殺戰狄秦而微晉交譏之晉不敗秦何害於霸而汲汲焉背殯要秦哉孔廣森曰下朝而汲汲焉背殯要秦哉孔廣森曰下文公諸侯之禮遞朝五廟先葬五日而啟自辛巳以迫癸巳十二日耳則是時已當戒啟期矣乃釋衰廢禮佳兵浩浩爲其不臣不子孰此爲甚

侵齊

齊桓緩葬故特發傳以明個義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樓補曰左氏作婁公羊作取叢亦作取叢徐彥疏曰有作鄒字者孔廣森曰鄒即訾婁之台聲猶壽夢爲乘句瀆爲穀是也就作叢敖字亦當讀如鄒叢與諏陬等字並從取古諸聲本同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晉人敗狄于箕箕晉地補曰不稱師以敗之者以敗夷狄故略之也言敗不言戰例在成十二年傳何休曰不月者略微者與夷狄也案當專是略夷狄

冬十月公如齊補曰孔廣森曰月者蓋公有疾而行故危之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小寢非正也小寢內寢非路寢補曰范以小寢爲內寢本杜預經注左傳曰即安也服虔曰小寢夫人寢也譏其近女宅杜亦曰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於路寢疏曰傳發此例者以隱閔不地桓公非正今僖公雖好卒而沒於婦人之手故發傳以惡之楊亦謂是夫人之正寢也左傳八年夫人不薨于寢則不殯于廟服虔曰寢謂小寢也案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鄭君注曰路寢一小寢五又引玉藻路寢聽政小寢釋服之文鄭之云是路寢薨于小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又引春秋薨于路寢薨于小寢之文斷之云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然則鄭意以爲夫人正寢

隕霜不殺草京房易傳曰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十月周十二月今十月卦爲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未可殺而殺舉重也**補曰傳台定元年爲說韓非子曰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草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王應麟曰危者危晉襄背殯用殺之言觀之乃法家者流託聖言耳文公薨已十二日耳則是時已當戒啟期矣

舉輕也重謂葬也輕謂草也知補曰傳台定元年爲說韓非子曰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草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王應麟曰危者危晉襄背殯用兵文爲霸主又異於

李梅實京房易傳曰從叛者茲謂不明厥妖木冬實補曰劉向以爲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顓君作威福董仲舒引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晨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孔廣森曰此於洪範五行屬木不曲直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

實之爲言猶實也實子也補曰注解上實字也李梅子中有核人於植物中屬殽物也下實字是名實虛實之實與孫字同意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八千四百零八字
小篇一千五百八十五字
舊注九字

春秋文公經傳第五補注第十三

文公僖公子史記名興年卽位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繼正卽位正也繼正謂繼正卒也桓書卽位示安忍莊閔傷不言卽位皆繼弑補曰杜預曰先君未葬而公卽位不可曠年無君文烝案公羊言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杜用爲說喻年未葬得稱公者自己國臣民稱之成定並同李賢後漢書注引穀梁傳曰承明繼體則守文之君也傳無此文益後學者說傳語在外傳及章句中○撰異曰錫左氏唐石經及宋本作賜段玉裁曰非也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非正也嫌其得正故傳發之劉敞據韓詩傳詩箋說以爲嗣君三年喪畢文公喪未畢而命之成公不受命於天子皆非禮何休以爲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卽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何氏自據九錫爲說

晉侯伐衞

叔孫得臣如京師補曰叔孫得臣公子牙孫莊叔左傳曰如周拜

衞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禮卿不得會公侯春秋尊魯內諸侯賤卿大夫可以會外諸侯戚衞注首句本左氏盟翟泉傳彼傳曰在禮卿不會伯子男可也杜預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下一等伯子男文烝案此左氏一家之言未可用也注引穀梁傳文又加一卿字其實傳之大夫也君不親尊魯內卿以會公侯之文又加一卿字其實傳之大夫也注引穀梁傳文又加一卿字例在定十四年傳依後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鄭玄曰商臣王之子髡王之孫有父之親子有父之親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也言其君所以明其親也言其君者不言其父而言其君世子所以明其親盡矣補曰鄭玄注本何休何云言君者尊親盡於尊君之尊又貴臣子當討賊也此剛一句不加卿字例在定十四年傳依後

臣之弑君也夷狄不言正不正徐乾曰中國君卒日正者不正者不日夷狄之例也君卒皆略而不日所以殊夷夏也今書日謹之辭無時而可同中國夷狄者也推之國之全者也相錯兩也同之夷狄則君卒不以明髡正與不正補曰此與成九年傳不於柔會宋公陳侯發例又不於此發例發非有深義疏曰傳以伯者至尊不可云得會非一人之辭也此事在時例一說則叔服本王子虎卒傳前一說則叔服周禮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不以王子氏益省文也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補曰此本公羊杜預也疏後一說此補曰五年傳解會葬之處二者互言之文孫案此傳文至簡每以一傳包前後經文此以知諸侯使人會葬爲恆事也以知凡公與夫人之喪天子使人會葬爲重則以知諸侯使人會葬爲恆事也釋得書所由不獨互言也傳文至簡每以一傳包前後經文此以知諸侯使人會葬爲恆事也以知凡公與夫人之喪天子使人會葬爲重則以知諸侯使人會葬爲恆事也釋得書所由不獨互言也傳文至簡每以一傳包前後經文此以知諸侯使人會葬爲恆事也

其志重天子之禮也曰諸侯喪天子之君也傳解會葬之義傳但就一邊言之也諸侯之會葬則以君親來志也秦穆有志者邾滕之奔喪會葬則與賵仲子略同也亦皆重之之義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葬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文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桓不以禮終傳詳之○撰異曰錫左氏唐石經及宋本作賜段玉裁曰非也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非正也嫌其得正故傳發之劉敞據韓詩傳詩箋說以爲嗣君三年喪畢文公喪未畢而命之成公不受命於天子皆非禮何休以爲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卽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何氏自據九錫爲說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日毛采邑伯字也天子上大夫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桓不以禮終傳詳之○撰異曰錫左氏唐石經及宋本作賜段玉裁曰非也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非正也嫌其得正故傳發之劉敞據韓詩傳詩箋說以爲嗣君三年喪畢文公喪未畢而命之成公不受命於天子皆非禮何休以爲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卽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何氏自據九錫爲說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彭衙

秦地補曰李光地曰敗秦師于徹罪秦也及秦師戰敗績案此戰甲子邲戰乙卯戰以喪禮處之故子卯不避○撰異曰衙子卯公羊或作牙

丁丑作僖公主作爲也爲僖公廟作主也

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公羊曰爲僖公作主故何注加一廟字解之范甯非之曰桑主也方以下亦本何休也徐彥謂皆孝經說文孔廣森曰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玉之有穿此其足證者親禮設方明以依神方明以木爲之方四尺而設六玉鄭君曰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若然六面皆刻而午貫相通其所謂穿中央達四方者歟設玉加金事亦同矣益古主之遺象疏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藏太室西壁炤中祭則設座於炤平旦而葬日中反而祭謂安神則內於西壁炤中去地一尺六寸凡君薨卒哭而祔孔子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主用桑補曰虞安期而小祥其主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遺象疏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玉加金事亦同矣益古主之遺象疏則下帝主九寸后主七寸天子九虞諸侯七卿大夫三虞士再虞之曰虞其主用桑補曰疏曰案莊公之喪已二十二月仍譏其爲吉三年之喪至二十五月猶未合全吉故公子遂有納幣之譏莊公喪至二十七月而祥祭故譏其爲吉此言吉者比之虞則諦祭故譏其爲吉此言吉者比之虞則諦祭猶是凶服而曰吉主者三年之喪至公子遂有納幣之譏莊公喪至二十七月而祥祭故譏其爲吉此言吉者比之虞則諦祭猶是凶服而曰吉主者三年之喪至二十五月猶未合全吉故

三月乙巳及宋
人盟于宿處父盟晉大夫不言公處父伉也補曰重發傳
曰處父者高僕存氏處父故重發之爲公諱也諱公與大夫盟去處父
氏公親如晉使若與其君盟如經言鄫儀父矣不書地者公在晉也莊二十二
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不去高傒氏者公不與其君盟於恥差降補曰爲公諱者釋經去
處父氏既發傳曰處父者高傒存氏處父故重發之爲公諱也諱公與大夫盟去處父氏公親如晉使若與其
君盟如經言鄫儀父矣不書地者公在晉也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不去高傒氏者公不
與其君盟於恥差降補曰爲公諱者釋經去處父氏既發傳曰處父者高傒存氏處父故重發之爲公諱也諱公與大夫盟去處父
氏公親如晉使若與其

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北面或曰敬自外來曰升文王烝案周公爲魯大祖周則后稷配天禘於大祖而祫祭七廟子孫各以昭穆爲次合祭於大祖謂之祫祭凡六年一祫十年再祫以夏祫由祫而祫其禮略同所以異於祫祭之言合食於大祖也禘大於祫禘有三祫祫有四禘祫皆升合於大祖而祫祭於其廟中據此諸侯五年再殷一祫一禘天子三年一祫一禘禘祫之間又有時祭禘祫各異其禮而禘祫皆合食於大祖也禘祫之禮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大祖之廟又牢又云禘于某公據此知

有弗受文不以貶夫人害其尊先公也胡氏曰公與有弗受文不以視父之義傳承上推本順言之也疏也諸若此類皆春秋之間須取聖論案疏說同可通要是廣有所包故言春秋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喪制未畢而納幣書非禮補曰如得禮經當直言如齊不仍史文公羊曰譏喪娶也以爲娶讎在三年之外而三年之內不圖婚三年之恩疾有人心焉者宜於此焉變也董仲舒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納幣之喪娶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秦

夏五月王子虎卒

叔服也

補曰叔服書王子書名者卒例也左傳成元年尚載叔服語此疏傳則與公羊同

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

外大夫不書卒補曰疏曰重發之者尹氏則以爲事異故重發之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撰異曰公羊螽皆作蝝獨此亦是螽字

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

補曰以疏曰重發之者志災或爲王者之例

曰災甚也

補曰此以甚志明雖非王者後亦志也公羊諸螽皆爲記災唯此雨螽及哀十二年十二月螽爲記異與傳不同也公羊定元年傳曰異大乎災何休曰異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災也後或爲甚而錄之故不得一例

秦人伐晉

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撰異曰公羊螽皆作蝝獨此亦是螽字

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

補曰以疏曰重發之者志災或爲王者之例

曰災甚也

補曰此以甚志明雖非王者後亦志也公羊諸螽皆爲記災唯此雨螽及哀十二年十二月螽爲記異與傳不同也公羊定元年傳曰異大乎災何休曰異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災也後或爲甚而錄之故不得一例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補曰凡朝而盟來聘而盟及外以內爲志之例

楚其言救江何也

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時楚圍江晉人伐此伐楚所以救江也

補曰自此外大夫始稱某帥師三百有三十六年雨木冰傳曰志異也不入常辭也

其甚柰何茅茨盡矣

補曰疏曰則嘉穀可知茨蔽盡又築

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補曰傳曰徐邈云禾稼既盡又遭雨傷則徐邈之說是也

食屋之茅茨范與徐異王樵曰徐說嘗驗有之

同言陰盛宜言雨董仲舒所謂或降於天或發於地不可皆合言甚傳無此句蓋亦後學者說傳語在外傳及章句案左傳曰陳而死公羊曰既而墜也疏曰公羊以墜死而墜於地故考異郵皆云螽死而墜於地也疏曰公羊以墜死而墜於地故墜者象宋翟臣相殘害也疏自上下異之云爾今穀梁直云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雨與螽連是爲短鄭君云穀梁意亦以宋蕩德後將有禍故螽飛在上墜地而死言茅茨盡者著甚之驗於識何錯之有乎文烝案公羊言異也故董仲舒何休言大夫專恣之象穀梁言災也故劉向言宋殺大夫鄭君意崇讖緯姑作調人以災異爲所推之家法亦學者所當知矣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

補曰自此外大夫始稱某帥師百有三十六年雨木冰傳曰志異也不入常辭也

晉人伐楚以救江

補曰江遠未易救之國彼伐楚楚國有難則江國自解補曰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時楚圍江晉人伐此伐楚所以救江也

以下有會梁林文得直言救此不得直言故須言伐楚矣伐楚亦不直言者張自超以爲商臣弒君疑於得討賊之義又諸侯之用師直書伐則前繼齊桓一書伐晉定一書侵使於處父之師故必曰救江張說亦有理要以救者遂其志凡救皆是善文明此亦善之與諸直言救者一例也若然傳言伐楚所以救江而僖十八年云伐衞所以救齊其三者辭同意異又須分別觀之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補曰出姜也

之也今鄭嗣曰皆問婦爲是公親之辭問者以使大夫逆與怪稱婦速故反覆推之補曰婦者已配之稱諸成皆也禮大夫以上不問舅姑在否皆至三月見宗廟然後成婦禮劉向列女宋恭伯姬齊孝孟姬傳皆有是言賈服何氏說春秋並同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未成婦也**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僖公母風姓補曰當云僖公母風氏薨今撰異曰段玉裁

曰逆便稱婦明非姑之婦矣知是公逆也**非成禮於齊也**補曰公親迎故不月**其不言公何也**補曰公親迎也**曰公也**逆**婦姑**之婦至所以別有姑無姑者見宣元年何休說**之也何爲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其不言氏何也**凡姓皆以氏配以禮不成其稱夫人不言至者以其婦禮成於齊故異於餘稱傳不成於齊故譏公而夫人與焉補曰疏曰宣元年已有貶之文此明之然彼稱夫人又書至此不然者公羊傳曰其謂之逆婦姜乎大夫者略之也徐邈亦以爲不書至不稱夫人下娶乎齊何娶乎賤略之若以諸侯且天子得下娶大夫便爲不略賤則大夫亦不得下娶大夫是公羊之言不可以解此也蓋略爲諸侯不得下娶大夫人不言至者以其婦禮成於齊故異於餘稱傳

貶之也何爲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其不言氏何也凡姓皆以氏配以禮補曰據莊二十四年公逆婦姜于齊言公如齊逆女或當言公如齊逆婦姜氏至自齊下蓋有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史舊文蓋本事不失若不責其成禮於齊則但當言公如齊逆婦姜氏至自齊史從親迎恆事不志之例而下書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故貶之也邵曰夫人與焉補曰疏曰宣元年已有貶之文也下緊至文同與至共文以義也下緊至文同與至共文以義也**其不言公何也**補曰公親迎故不月**曰公也**逆**曰婦姑**之婦至所以別有姑無姑者見宣元年何休說**之也何爲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其不言氏何也**凡姓皆以氏配以禮補曰據杜氏長厤十一月庚子朔十二月無壬寅五年正月四日也日月必有誤則杜所據一本實作十有二月壬寅楊昌霖曰今三家經皆作十有一月庚子朔三日得壬寅然非一月蓋豫杜說改之十一月庚子朔三日得壬寅然非舊經之誤矣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補曰程端學曰楚滅江不恤而躬伐秦伐楚則遣大夫晉侯之報復情不可掩矣

晉侯伐秦楚補曰正本作速字

衞侯使甯俞來聘○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段玉裁曰衞速是也段玉裁云公羊曰甯速僖二十六年即甯莊子也僖二十八年三十年左傳皆記武子事則此聘必武子也矣公羊非也公羊彼作遬此亦當作遬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含用米貝弗忍虛也諸侯含用玉榮叔天子之大夫也榮氏地叔字補曰注首句本公羊尸所沐米即以飯之依鄭注士用粱大夫用稷天子之士用稻也貝亦飯所用諸侯飯以貝而含以玉遍言之故隱元年傳曰貝玉曰含已論之矣元年王使皆稱天此與下會葬王使皆不稱天者所謂文無天也桓之春月有月無王文之於王使有王無天其意相類也傳於此不言之荀子曰春秋之微也又曰春秋約而不速於此爲甚其微也又曰春秋言是矣**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禮含贈謚各異人補曰孔廣森曰禮上客弔含上介致賵以上加且以顯其兼以上公羊並同**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其曰且志兼也**補曰加且以顯其兼以上公羊並同

也何休曰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謚最晚矣何以言來鄭君釋之曰秦自敗于殽之後與晉仇兵無休時乃加免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其情事理不遍也禮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及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明君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明君含之於臣有含賵之義所以助喪盡恩含不必用示有其財無其財不必在殯前哉疏引鄭君釋廢疾云天子於二王後於鄭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之臣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含故不言來以譏之文烝以爲鄭君最得之矣此以字各本作已與上何譏異今依唐石經左傳正義引及俞皐集傳釋義改正

以早葬成風未遍也禮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及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明君相者入告出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及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明君含之於臣有含賵之義所以助喪盡恩含不必用示有其財無其財不必在殯前哉疏引鄭君釋廢疾云天子於二王後於鄭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之臣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含故不言來以譏之文烝以爲鄭君最得之矣此以字各本作已與上何譏異今依唐石經左傳正義引及俞皐集傳釋義改正

而含以晚已殯故言晚國

而含以晚已殯故言晚國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毛伯來會葬補注曰毛當爲召榮叔召伯皆大夫不知其上中○撰異曰毛左氏公羊作召疏本並云召伯此本及徐邈本作毛伯疑誤文烝案左傳曰召昭公來補曰通謂凡會葬也下年傳曰來不及葬不譏者不失之內

王使毛伯來會葬補注曰毛當爲召榮叔召伯皆大夫不知其上中○撰異曰毛左氏公羊作召疏本並云召伯此本及徐邈本作毛伯疑誤文烝案左傳曰召昭公來補曰通謂凡會葬也下年傳曰來不及葬不譏者不失之內

夏公孫敖如晉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都

秦人入都

秋楚人滅六

秋楚人滅六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業正本作辛字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業正本作辛字

六年春葬許僖公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孫補曰季文子也行父之父齊仲名無佚

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孫補曰季文子也行父之父齊仲名無佚

秋季孫行父如晉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撰異曰驩公羊作讙周語字从馬晉語从言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撰異曰驩公羊作讙周語字从馬晉語从言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補曰月者爲葬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補曰月者爲葬

葬晉襄公補曰杜預曰卿共葬事文襄之制也案左傳古者使下大夫

葬晉襄公補曰杜預曰卿共葬事文襄之制也案左傳古者使下大夫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補曰重發傳者襄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補曰重發傳者襄

已葬嫌不同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補曰衛成在外晉襄傳

已葬嫌不同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補曰衛成在外晉襄傳

公已葬諸春秋之例君殺無罪之大夫則是失德不合以累上也徐邈解襄

公已葬諸春秋之例君殺無罪之大夫則是失德不合以累上也徐邈解襄

書葬今襄公書葬則是無罪而以累上之辭言之者以合乎大夫之義

書葬今襄公書葬則是無罪而以累上之辭言之者以合乎大夫之義

襄公漏泄陽處父之言故也舊解亦云襄公已葬追去葬文今以爲傳云襄公已葬者謂卒哭日久葬故不在前殺在後是罪累不合及君故起累上之問非是釋合書葬以否

襄公漏泄陽處父之言故也舊解亦云襄公已葬追去葬文今以爲傳云襄公已葬者謂卒哭日久葬故不在前殺在後是罪累不合及君故起累上之問非是釋合書葬以否

君漏言也補曰自上言臣

君漏言也補曰自上言臣

上泄則下閽下閽則上聾且閽且聾無以相通閽不言君無所聞上下否塞補曰王引之曰閽與瘖同瘖不言謂不言聾謂無聞也墨子曰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瘖遠臣則壅子春秋曰近臣嘿遠臣瘖又曰朝臣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說苑曰嚴則下瘖下瘖則上聾聾暗不能相通語意並與此同說文閽從門音聲古讀若陰故與瘖多通用

上泄則下閽下閽則上聾且閽且聾無以相通閽不言君無所聞上下否塞補曰王引之曰閽與瘖同瘖不言謂不言聾謂無聞也墨子曰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瘖遠臣則壅子春秋曰近臣嘿遠臣瘖又曰朝臣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說苑曰嚴則下瘖下瘖則上聾聾暗不能相通語意並與此同說文閽從門音聲古讀若陰故與瘖多通用

夜姑殺者也殺處父補曰氏公羊略同

夜姑殺者也殺處父補曰氏公羊略同

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補曰時將中軍者將軍也國語鄭人以詹伯爲將軍當晉文公時晉將軍爲正卿故宣二年傳曰子爲正卿

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補曰時將中軍者將軍也國語鄭人以詹伯爲將軍當晉文公時晉將軍爲正卿故宣二年傳曰子爲正卿

夜姑之殺奈

夜姑之殺奈

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邵曰賢者多才也戰主于攻伐仁者有惻隱之恩不如多才者有權略補曰此亦仁者居守之意案論語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也又徐彥引古之賢仁也又毛詩傳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

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邵曰賢者多才也戰主于攻伐仁者有惻隱之恩不如多才者有權略補曰此亦仁者居守之意案論語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也又徐彥引古之賢仁也又毛詩傳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

趙盾佐之陽處

趙盾佐之陽處

宗族之仁者皆以仁交於賢可與傳相誘劉敞傳改仁爲能後儒遂訓數義言非一端已詳於隱二年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諸侯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之稱處父語以前之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劉敞傳呂本中集解本俞皐集傳釋義本補正也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在部上補曰傳諸侯會葬之故傳曰漏言也親殺而殺者夜姑而歸罪於君明由君以殺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之曰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補曰王引此傳語舊本多作造辟范本傳寫誤耳故士造辟而出不使左右聞之也造讀爲促促近也慶慶者促也近也慶慶者如魏志中山恭王六朝唐人文字皆用此傳漢郎中鄭固碑等共十二事商之於人是二三也韓子其德進士策問曰三代之辭質而文文而質文質之辭補曰用其言鄙詩云二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於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興爲無不順也人共之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又似不與人共而獨運者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察也焚汝霖注引蘇洵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之矣慶心之臣知之可也曰機者聾臣亦不得而知之矣此書與易春秋所指各殊也

晉狐夜姑出奔狄

案○撰異曰夜古讀若豫左氏公羊作射若序作射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禮天子以十二月朔政班告于諸侯諸侯受於禰廟孝子尊事先君不敢朝夕政班告于諸侯諸侯受於禰廟孝子尊事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存朝莫夕不敢泄鬼神故事畢感月始而朝之補曰疏曰范別例云書不告朔有三皆所以示譏則此文一公四不視朔二襄十九年公在楚三文忝案范以公在楚例乃用左氏說又不以不生月爲不班朔而以公在楚入文傳非也此注自孝子以下皆本何休公羊亦以不告月爲譏皆涉左傳解不告月何休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北面

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慎之至也受於廟又藏於大祖廟何休曰不舉朝廟者因之禮云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於大祖廟每月朔以特羊告朔於其廟禮云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故不言朝於廟也閏月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之政也是以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也范甯依十六年傳注云不告朔者闕其禮不書其羊也不告朔則廟不以特牲告朔之政者卽後之視朔是也語之告朔卽是受十六年傳改大受之朔政後告朔之政乃朝廟之禮也故論語以告朔之餼羊爲譏子貢欲去之而孔子不以告朔爲不可去也故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也范甯依十六年傳注云不告朔者闕其禮不書其羊也不告朔則廟不以特牲告朔之政者卽後之視朔是也語之告朔卽是受十六年傳改大受之朔政後告朔之政乃朝廟之禮也故論語以告朔之餼羊爲譏子貢欲去之而孔子不以告朔爲不可去也故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也

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一歲三百六十日積五歲得六十日又有小月五歲再閏閏積月附於月成爲月是月也前十日餘六日而再閏積小月古月也二十日餘一日終三歲又有大月三歲一閏閏積日附於月成爲月是月也後十日餘一日終三歲又有閏月閏積日附於月成爲月是月也前後各十日餘三

已也發其大而行其細故譏之補曰注非也因視朔故視朔不告月則無視朔之禮何已之辭也文於閏朝廟者亦桓公躐祀之類時魯君臣以僖公爲聖賢故服喪欲久祫時過乎禮或容此朝祭專於禰廟矣祫皆合羣主閔猶朝祭於羣廟俱言猶義相類也既以爲此言猶者幸其不已之辭劉敞意林同二傳者三望告朔然後朝廟因天子班告朔故視朔不告月則無視朔之禮何已之辭也文於閏朝廟者亦桓公躐祀之類時魯君臣以僖公爲聖賢故服喪欲久祫時過乎禮或容此朝祭專於禰廟矣祫皆合羣主閔猶朝祭於羣廟俱言猶義相類也既以爲此言猶者幸其不已之辭劉敞意林同二傳者三望告朔然後朝廟因天子班告朔故視朔不告月則無視朔之禮何已之辭也文於閏朝廟者亦桓公躐祀之類時魯君臣以僖公爲聖賢故服喪欲久祫時過乎禮或容此朝祭專於禰廟矣祫皆合羣主閔猶朝祭於羣廟俱言猶義相類也既以爲此言猶者幸其不已之辭劉敞意林同二傳者三望告朔然後朝廟因天子班告朔故視朔不告月則無視朔之禮何已之辭也文於閏朝廟者亦桓公躐祀之類時魯君臣以僖公爲聖賢故服喪欲久祫時過乎禮或容此朝祭專於禰廟矣祫皆合羣主閔猶朝祭於羣廟俱言猶義相類也既

七年春公伐邾

自謂猶愈乎已故非之文烝案王氏此說軾亦同二傳者三望告朔然後朝廟因天子班告朔故視朔不告月則無視朔之禮何已之辭也文於閏朝廟者亦桓公躐祀之類時魯君臣以僖公爲聖賢故服喪欲久祫時過乎禮或容此朝祭專於禰廟矣祫皆合羣主閔猶朝祭於羣廟俱言猶義相類也既

蘇王胡既失其義劉氏書當時謂其用意太過此類是重

也猶三望猶朝于廟猶繹事異辭同從傳爲允疏！猶

發傳者三望發此是朝廟嫌異故重明之范例猶

有五等發傳者三望前爲三望異也宣三年成七年皆不發傳者從例可知也此年發傳者據始

者朝廟與三望同文父子異人特言謹而日之者以文公

遂有罪得不廢禮文繹祭與朝廟禮異故也嫌仲

不正其尊取須句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據僖二十六年公伐齊取穀不

日爲甚故發日以志之補曰疏曰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彼比年伐邾而取兩邑經不

書日今傳之與文父子異人特言謹而日之者以文公

三月甲戌取須句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

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過而不改於此此

是不付之君緩主逆祀取邑致討不得序列於諸侯議

其過而不改故錄日以見惡文烝案哀公時魯屢虐邾

其惡易見故取漷東沂西自從常例書時其月者爲下

事起耳此則相隔十九年父子異人恐其惡不明故日

以顯之疏說未了不

遂城邛補曰邛邑此是城嫌非繼事也

遂繼事也因伐邾之師補曰當云因取須句之師重發傳者上是伐國取

邑此是城嫌非繼事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補曰宋成公也不日者蓋不正不葬或作王唐石經作王左氏亦或作壬

宋人殺其大夫稱人以殺誅有罪也補曰討賊又無名氏君子辭之例疏曰昭公杵臼未卽位國內無君故據左傳所殺者公孫固公孫鄭也二子名氏從未命大夫例文烝案疏非也不稱名位也因視朔故視朔不告月則無視朔之禮何已之辭也文於閏朝廟者亦桓公躐祀之類時魯君臣以僖公爲聖賢故服喪欲久祫時過乎禮或容此朝祭專於禰廟矣祫皆合羣主閔猶朝祭於羣廟俱言猶義相類也既以爲此言猶者幸其不已之辭劉敞意林同二傳者三望告朔然後朝廟因天子班告朔故視朔不告月則無視朔之禮何已之辭也文於閏朝廟者亦桓公躐祀之類時魯君臣以僖公爲聖賢故服喪欲久祫時過乎禮或容此朝祭專於禰廟矣祫皆合羣主閔猶朝祭於羣廟俱言猶義相類也既以爲此言猶者幸其不已之辭劉敞意林同二傳者三望告朔然後朝廟因天子班告朔故視朔不告月則無視朔之禮何已之辭也文於閏朝廟者亦桓公躐祀之類時魯君臣以僖公爲聖賢故服喪欲久祫時過乎禮或容此朝祭專於禰廟矣祫皆合羣主閔猶朝祭於羣廟俱言猶義相類也既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令狐秦地補曰言秦地者依傳在外之文爲說奔秦也左傳曰預

戊子敗秦師于令狐令狐在河東當與刳首相接釋例土地名中杜據左

從刳首去也令狐至于刳首已丑先蔑奔秦說文解鄜字曰晉之

令狐在晉地名中刳首在秦地名中杜據左釋例土地名曰預

刳首而經文當據刳首爲說知晉侯在令狐十一年晉侯于河東故以令狐矣以戰爲文

秦伯不肯涉河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故知晉侯在令狐十一年晉侯成十一年晉

四年秦納晉公子濟河圍令狐成十一年晉侯在令狐十一年晉侯成十一年晉

令狐在晉地名中刳首在秦地名中杜據左釋例土地名曰預

從刳首去也令狐在河東當與刳首相接釋例土地名中杜據左釋例土地名曰預

戊子敗秦師于令狐令狐至于刳首已丑先蔑奔秦說文解鄜字曰晉之

晉先蔑奔秦

今本作昧唐石經不誤徐彥曰昧下有以字也左氏二字梁作眛

○撰異曰蔑公羊作眛眛敗績也敵言師敗績者皆是略之河曲尤甚又有變之

不言出補曰何休曰據楚囊瓦俱戰而奔言出成於竟外休曰起其生事

在外也補曰左氏在外殼梁在竟作眛

秋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鄭地其曰諸侯略之也晉侯新立公始往會晉侯不盟大夫受盟既以喪娶又取二邑爲諸侯所賤不得序于會諱使若扈之盟都不可知故略之補曰疏後一說諸侯不序使若扈之盟都侯都不可知文參案范本公羊何休說非也傳云略之者與城緣陵同義彼傳曰散辭亦是略之此曰略之亦是散辭文異而意互相備一見桓德之衰一著晉霸之衰呂大圭謂此與十五年十七年皆略而不序者莫有主是盟之辭桓嫌非兩國交盟之例故明之

釋之曰七年殺其大夫此實無君也今殺其司馬無人君之德耳司城君之爪牙守國之臣乃殺其司馬奔其司城無道之甚故稱宮以見輕慢也傳例稱人以殺有罪也此上下俱失之補曰十五年注以無君爲不稱名姓在祖之位也左氏事迹可徵其是非子奪皆未可信但此與上七年皆稱人以殺稱人則已見罪而彼直云殺其大夫此復稱官者蓋因下言司城則此言司城二文相連不可空言大夫無以相別故下事書宋司城來奔實如左傳之意然自是先代之制而周世則不然呂大圭據顧命康王之位及在祖位者之實乃爲前後諸文之樞紐此聖者之作自然之妙也傳因順而言之不可以辭害意左傳稱其人曰大司馬公子卯

宋司城來奔司城官也君之辭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補曰宋遊先君武公名變司空爲司城公羊曰重發傳者嫌奔殺異也文烝案列國官名自行人以外無書者此欲表其官蓋其時司城官屬悉來奔實如左傳所云無君即指其以斯爲著傳所云無君之說故稱官以著之崔氏卑族皆出則書齊崔氏司城各從其實其義一也若然經以城官屬皆來則書宋司城官屬皆來稱官而傳釋爲無君之辭者官屬悉奔朝廷空虛擅權無君於斯爲著傳所云無君之說故稱官以著之崔氏卑族皆出則書齊崔氏司城各從其實其義一也若然經以城官屬皆來則書宋司城官屬皆來稱官而傳釋爲無君之辭者官屬悉奔

其接我也哀等不發者從此例可知文烝案此言接我公羊之始故發傳郝伯朱子曰此是來奔之始故發傳郝伯朱子曰此是來奔之始故發傳郝伯朱子曰此是來奔

宜肵周史故得以不志葬爲義若周史則不得矣列國亦各有史故略書時者則爲正凡春秋之文以簡約爲主

志葬危不得葬也

傳者桓王七年始葬襄王則七月而葬嫌異故重發之文烝案桓王是改葬志葬猶不志也彼傳亦不說桓重發之以起下**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

往會葬補曰葬天子例時此致而書月者蓋以非禮而加日甚於危不得葬也不葬之辭謂非舉天下而葬一人之辭也危不得葬直是不葬之辭猶諸侯無復往會葬解之當改言無復親往則通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例時此致而書月者當條皆有義耳夫人行致故書月以刺之餘文書月者當條皆有義耳夫人行十二者文姜七如齊再如莒聲姜會齊侯于陽穀于卞并數此出姜是十二也文烝案夫人行例時皆如此

病文公也

夫人行例不致乃以君禮致刺公寵之過補曰注末句非也病不可以爲刺文公嬖頃熊

曰注末句非也病不可以爲刺文公嬖頃熊

補曰疏曰范例云夫人行有十二例時此致而書月者蓋以非禮而刺之如齊再如莒聲姜會齊侯于陽穀于卞十二也文烝案夫人行例時皆如此月者婦人危重從始至例

卑以尊致

而姜氏無寵反言寵之過非事實也傳言夫人以君禮致嚴如國君然是由公之不知禮故足爲病也夫人所以不得致者婦人既嫁不踰竟既無踰竟之事安有告廟飲至之禮故公宜致夫人不宜致始嫁宜致既嫁不宜致公宜致夫人行例時卑以尊致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撰異曰穀本又作穀左氏公羊作穀

稱人以殺詠有罪也

補曰重發傳者此重發鄭父

有及文嬴異故也鄭父累也

傳者鄭父

楚人伐鄭

非公子嫣異故也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補曰案左傳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皆大夫也稱人者非霸國獨

川兵猶從伐沈之例

沈之例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穀梁說曰大臣盛將動有所變補曰國語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注引穀梁說盛陰欲陰之象此年之震疏曰何休徐邈以爲陽欲陰盛君弱臣強之象由公子遂陰爲陽行專政之所致也孔廣森曰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越二日丁酉周地亦震南宮極死而經不書知諸書地震皆據魯

震動也

補曰公羊爾雅難同也隱傷篇震既訓雷又爲動凡一字數義者皆如此易卦之震其本義爲動不爲雷震與動也是以今語通古語爲震與古今語也說卦傳曰震動也晏子春秋內篇文烝案素問周髀算經及書考靈耀管子說地亦圓而虛地動不覺其動故曰不震者也震之義又爲動物故震動以雷能動物易卦之震其本義爲動不爲雷震與動也是以今語通古語爲震與古今語也說卦傳曰震動也晏子春秋內篇文烝案素問周髀算經及書考靈耀管子說地亦圓而虛地動不覺其動故曰不震者也

震故謹而日之也

補曰疏曰范例云夫人行有十二例時此致而書月者蓋以非禮而刺之餘文書月者當條皆有義耳夫人行例不致乃以君禮致刺公寵之過補云地震五例日范例日

冬楚子使穀來聘

補曰會雩書楚子欲見義其後還書楚子使穀來聘人則書子齒自此始蘇輿曰書其君臣與諸侯比孔廣森曰書其罪惡固不待貶絕是齊晉諸侯之事安有告廟飲至之禮故公宜致夫人不宜致始嫁宜致既嫁不宜致公宜致夫人行例時卑以尊致

也以其來我褒之也

補曰褒之而得之猶言進之以其來我故進之以君初見新故意楚臣猶依舊例

楚無大夫

卿無命

其曰穀何

撰異曰穀左氏公羊作穀穀穀古字通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謎

例略之或微者也不去來者原情不責之見上五年注既不責之故亦不月張治曰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謎於魯猶楚欲圍北方而穀來聘也

秦人弗夫人也

言秦人夫人弗以成風爲夫人故不言秦人補曰若以成風爲夫人之辭孔廣森曰若妾母必以其子氏者公僖公尚在何以當直言成風今繫僖公言之明爲弗夫人之辭也

秦人無君臣者從遠國

稱之文烝案寧毋秦人兩事本以歸妾毋志其以可辭受之因以見正者適因惠僖已沒故也若二公尚在則亦直文見正也此不足疑也范以不言夫人爲弗夫人之辭非也正嫡夫人亦未有既沒而稱夫人者夫人乃生時之稱唯何休知之後倫皆不省自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見不以妾補曰秦人益曰此所以繫僖公之成風者故可因以見正也志者與賵仲子略同孔穎達曰是時服除已久始來弔賵當以變禮待之檀弓曰衞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已於禮者動之禮也中其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補曰何休曰謂之秦者晉先眛以師奔秦可以足矣而猶不知止故夷狄之孫復曰晉自令狐之戰不出師者三年其厭戰之心可見而秦又起此役故曰秦以狄之孫覺曰以其易世相讐但曰秦以狄之

楚殺其大夫宜申程子曰秦雖以報復爲事夷狄之道也文烝案四說大概得之但以師奔秦非穀梁之義令狐後晉不出師又與左傳不合耳傳稱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而此文狄秦仍爲狄例者彼傳秦爲狄惟於書君卒見其義自餘秦君狄也秦國非狄也秦君以有狄道而狄之秦國本周舊都也其取義與滕相似猶從中國例秦君卒皆書葬此書楚殺大夫宜申僖四年傳曰楚無大夫而今云殺其大夫者楚本祝融之後季連之胄也而夷其俗故棄而夷之今知內附中國亦轉稱近南蠻遂漸其俗夫得臣殺其大夫故進之補曰前已書殺其大夫得臣矣非自此始進楚也內中國亦不始此荊人來聘宜申獻捷彼時何嘗不與中國親亦何當不強大乎文之時晉衰而楚益強於此諸書楚子見其義不得說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者歲首書王所以著一歲十二月皆承天子之正朔故此年及十三年總書不雨但紀月數而已非歲首比也**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補曰重發傳者此專在本年嫌異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女栗某地蘇子周卿士補曰重發傳者此經磨改及十行本俞皐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乙正地闕下句本壯須王卿之執政者左傳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補曰左傳曰郯瞞侵齊遂伐我謂即下長狄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補曰何休以爲相類如兄之功公羊以爲其言敗其日其地皆大之也鹹魯地**不言帥師而言帥師而言敗何也**據僖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稱帥師補曰前伐沈救鄭乃稱將不稱帥師之例此言敗非公也不直事言敗則當言帥師矣內

狄侵宋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貉某地也補曰亦當云地闕左傳下伐麇又以爲書自是楚益強○撰異曰厥公羊作屈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撰異曰麇公羊作圈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承匡宋地補曰叔彭生公子之篇六卿並見文烝案成篇亦有六卿○撰異曰唐石經初刻叔下有仲字磨改去之左氏音義云叔彭生本或作叔仲彭生仲衍字板本左氏有仲字匡作筐唐石經皆不誤涪化本他宋本同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補曰左傳曰郯瞞侵齊遂伐我謂即下長狄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補曰何休以爲相類如兄弟非親兄弟與左傳異弟不日此日者蓋大得臣之功公羊以爲其言敗其日其地皆大之也鹹魯地**不言帥師而言帥師而言敗何也**據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稱帥師補曰前伐沈救鄭乃稱將不稱帥師之例此言敗非公也不直事言敗則當言帥師師矣內言師則言某帥師師**直敗一人之辭也**補曰欲明所敗者一人故不以衆辭據敗加之**以衆辭一人而曰敗何也**補曰何休以爲相類如兄以敵衆**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補曰唐石經初刻及各本皆作兄弟兄弟非親兄弟與左傳異弟經磨改及十行本俞皐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乙正**佚害中國**佚猶更也補曰佚即迭字故訓更孟子迭爲賓主張鎰所見本或作佚宋本大戴禮禮三

本情文俠興元本作迭音義曰害本又作宕案各本皆同含慶一本作宕如是宕字范應有注楊疏言更害中國所據本亦作害今依音義正本楊疏唐石經改正**瓦石不能害**肌膚堅強瓦石打擲不能虧損**當从木打**補曰打擲也**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廣一步爲一畝九尺**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兵車之軾高三尺三寸補曰公羊與此同據左傳魯所獲者築如在齊惠公之二觀何休說長狄蓋公羊之說則是世爲國主縣歷四代安得更無支屬之唯有四人且君爲民心方以類聚不應獨立三丈之君深可疑之國語仲尼之言以爲自虞以來命守封隅之姓則是世爲國主縣歷四代安得更無支屬之山賜以涞姓則是世爲國主縣歷四代安得更無支屬之長狄僅有種類相生當有支允唯獲數人云其種遂絕**發此之疑**生產尺之民乎人情度之深可惑也文烝案孔氏特**使牧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百尺皆夷狄服杜據**今姑存而不論左傳有可信者論於下**

然則

何爲不言獲言獲**邾婁**獲**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諱也**重創血病也不禽二毛敬老也仁者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創於楚故爲內諱也既射其目又斷其首爲重創髮白即創也月令曰瞻傷察創鄭君曰創之淺者曰傷此對文則通故說文廣雅云傷創也廣雅又云創傷也何休曰不即內不言獲之例不施於此也案疏說迂曲此一疏二說及許遵下文言之孟子稱有異故舉舊傳重明之公羊亦重義正起不如例是者

此男子

諱輕於惡凡內所以不言獲者正是諱耳此傳曰諱挈傳曰惡華元夏醫傳曰不與非與義以中爲獲鄭君鄉射注曰射講武田之類皆相通○射食亦反因之思患而防也春秋以獲爲敗傳曰因是見用兵以不殺爲武也**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補曰公羊與此同據左傳魯所獲者築如在齊惠公之觀何休說長狄蓋公羊之說則是世爲國主縣歷四代安得更無支屬之成父所獲者僑如齊王子公當依史記正之晉所獲者焚如在齊惠公之觀何休說長狄蓋公羊之說則是世爲國主縣歷四代安得更無支屬之斯在春秋前宋武公時衛獲簡如在齊惠公之觀何休說長狄蓋公羊之說則是世爲國主縣歷四代安得更無支屬之僑如之先僑如弟曰焚如焚如弟曰僑如齊王子成父所獲者僑如齊王子成父所獲者僑如齊王子成父所獲者

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禮二十而冠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冠而在丈夫之列蕉周曰國不可以久無儲貳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十五而娶娶而即位即位而朝朝而聽聽而出出而視視而食食而息息而後復事所以養德也必先冠以夫婦之道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治之禮十五爲成童以丈夫成人欲人君之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書稱成王十三而冠著在金縢周禮媒氏曰令男女二十而嫁內則云女子十五而笄說曰令男女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也是故男自二十而娶先是則速後是則覬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苟比年數豈但年數而已若必差十年乃爲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內則云女子十五而笄說曰令男女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以其年數而已禮何

介个正俗字

之屋圖之所尊行而不繫久旱雹雨乃遂傾頹不共之甚故特書之中廟曰春秋脩其祖廟**大室猶世室也**世世有是室故言世室補曰大世義相近孔穎達論世子世叔申之屬左氏經作世字傳皆爲大明古世大義通公羊曰世不毀范用其意**周公曰大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伯禽實一也蓋尊伯禽而異其名補曰伯禽周公子魯公也三何通釋經例與公羊同周之后稷廟稱大廟文武稱世室親廟稱某宮是天子亦同周之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割牲**夫人親舂**舂粢盛補曰疏曰君執鸞刀而遂云禮記曰君執鸞刀以割牲彼據初殺牲之時非是割牲之事徐言非也文烝必父曰天子爵郊之事必自射牛割羊擊豕夫人必自春其粢盛周禮宗廟之事必自射牲鄭君曰烝嘗之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鄭君曰烝嘗之禮補曰社稷之主謂君也**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補曰社稷二神同功故同堂別壇俱在北向若並壇共門或曰在未位在西俱北嚮**壞補注十四**

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之志不有豕者也禮運孔子曰社稷最重故以稱之蔡邕獨斷曰天子社稷曰太社太稷五土穀神句龍后稷其配食者鄭君從其說極稱言屋壞不復依違其文補曰所謂盡而不汙五行志載左氏說曰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太室是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紀也貢達服虔杜預注皆以爲大廟之室此不可通**敬也**極稱其地漢書五行志載左氏說曰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太室是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紀也貢達服虔杜預注皆以爲大廟之室此不可通

冬公如晉

於路寢大廟鄭君所謂大廟明堂月令左右介中央之大廟實爲明堂者也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此明堂爲路寢明堂周魯同制也魯自魏公之世以大廟爲周公廟公之世以大廟爲魯公廟至五廟中別有大祖廟乃是文王廟即左傳之周廟絕非大廟其在周則文王之世以文王爲文世室孝王之世以武王爲武世室即路寢之大廟大室雖並稱世室而前堂大廟則爲文王廟中央大室則爲武王廟凡陳氏所說新奇經鑑學者宜辨之矣一經之義羣籍所關固須參會而通亦不可牽合爲說得則爲康成氏之括囊大典網羅衆家不得則爲夏侯建之章句小儒破碎大道二百年來之方東樹欲一概抹倒則亦過也

衛侯會公于沓沓地也補曰當云地闕公字○撰異曰公羊無公字**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還自晉事未畢也補曰疏曰莊八年師還傳曰遽也嫌不得如彼例故復發傳春秋還例有四范別例云三者益直據內爲三不數晉士匄**自晉事畢也**補曰疏曰以其與致文同也事未畢者返而在路也本但當爲至國之辭以有他事加在路之辭不可沒其本辭也文烝案事畢者返至國

鄭伯會公于棐棐鄭地補曰兩書會公者公爲主也謝湜亦同若會而復盟則當書曰公及衛侯盟于棐公及衛侯盟于沓公及鄭伯盟于棐公及邾子盟于比蒲從凡內爲志之文矣是故會戎于潛會齊侯于防戎爲主齊爲主也會公于沓會公于棐來會公公爲主也○撰異曰棐公羊作斐亦或作棐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補曰此亦後事小則以先事致之例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文烝案公一出三爲諸侯所榮於事無危故劉敞據以駁危致之例必如孔說乃通

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補曰齊昭公也不葬者或是齊亂魯不會**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補曰七年略不序此從常文此盟同外楚事較善也不於會上日者趙匡以爲既行會禮別日又盟不地會與溴梁異者以同外楚爲重雞澤溴梁並同義也盟不復舉諸侯者無中事故馬陵柯陵雞澤戲京城北平丘六者皆同義張洽曰許自晉文襄圍伐後始與盟會文烝案左傳七年盟扈已有許**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補曰齊霸同盟同尊晉霸同盟同外楚皆盟至此言同者時楚強盛晉不能制非若文襄之世不疑不同外之不須言同也七年之盟及此後晉盟不言同者皆本無外楚之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劉向曰北斗貴星人君之象也並弧其君補曰漢書五行志劉以爲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漏三光之精五星嶽縮變色逆行甚則爲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類慕弧之表也星傳曰魁爲人之宰又曰孛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一曰魁爲齊晉夫彗星較然在北斗中天之覩人顯矣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改寤是後宋魯莒晉鄭陳六國相繼殺其君齊再弒焉文丞案左傳載叔服言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比皆將死亂劉所本也月者歷日也孛之爲言猶孛孛然盛貌也公羊曰孛者何彗星也何休曰行志向歆說及杜預依之公羊曰孛者何彗星也何休曰行志向歆說及杜預依之公羊曰孛者何彗星也何休曰行志向歆說及杜預依之

例曰不言卒者例因史例也經爲受其喪不可卒也補曰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其地於外也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貍蠆傳曰其地然則其地外也內君內夫人內大夫外君苟死於外無不地者皆非其常所隨其所在而書其地耳不係於踰竟與不踰竟或未踰竟凡大夫卒在常所則不地地者或踰竟或未踰竟者皆非他國郤也疏曰垂不發傳而外亦外也內君內夫人內大夫外君苟死於外無不地也外亦無二例也郤又非魯竟內在兩端之閒故不復釋○撰異曰音義殺又作弒舍未踰年其正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舍不成君則殺者非弒也補曰注言弒君之子其當稱子此稱君之子弒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得若是故傳曰無君之辭也左氏服虔說以爲華耦侈而不度空官廢職魯人貴之非君子貴之可與傳義相證也此與奔異故又發傳也左傳華孫名耦而注以孫爲名非也胡安國謂猶季孫叔孫仲孫滅孫之類今考厚氏亦稱厚孫或作后孫皆是當時呼之如此春秋宋司馬爲祖之位不可言其名故但謂之華孫此非被殺亦不可言其既名者以其既著司馬之文故不欲名之來奔比故彼直云司城而此不直云司馬也愚之說杜揣測之私也見端兆愚於司城司馬二條得之蘇氏之論破繩約之私也見端兆愚於司城司馬二條得之蘇氏之論破繩約之私也見端兆愚於司城司馬二條得之蘇氏之論破繩約之私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補曰大夫既卒皆書字此猶稱敖者喪初歸從卒例也不言來歸者魯因孟氏之請乃受其喪孔穎達謂非有專使特來是也無妙用惟丘明識其用微見端兆愚於司城司馬二條得之蘇氏之論破繩約之私也見端兆愚於司城司馬二條得之蘇氏之論破繩約之私也

以國與之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前是孟氏之請乃受其喪孔穎達謂非有專使特來是也無妙用惟丘明識其用微見端兆愚於司城司馬二條得之蘇氏之論破繩約之私也見端兆愚於司城司馬二條得之蘇氏之論破繩約之私也

來盟者何前定也不言及者不稱使嫌異常故傳者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堂阜於是卞人以告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瘞之齊人送之

單伯至自齊補曰若是王臣又不得言至陸淹劉敞已言之**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如至自晉稱名**天子之命大夫也**補曰疏曰伐入兩舉者伐而不卽入故兩舉之趙匡以爲據昭十四年意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補曰疏曰伐入兩舉者伐而不卽入故兩舉之趙匡以爲伐之不服而後入所以兼惡蔡許輸高閎張洽以爲言伐言入甚晉也文孫案與哀公伐邾入邾同

秋齊人侵我西鄙秋字唐石經及諸宋本有**其曰鄙遠之也不以難介我國也**介猶近也補曰王引之曰介當爲尒尒古介字並音界尒之疏曰重發傳者以莊十八年傳不使戎遏於一本作介十九年傳不遏我今齊人獨來嫌異故重明之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諸侯皆會而公獨不與故恥而略之補曰疏曰舊解公獨不與者指此文言之其意則承七年傳略之爲說於彼說以爲譚於此以爲恥其實非也此不國別序者亦從散辭例而略之左傳曰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也左氏得之公自以有齊難不會耳諸侯者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貴之也補曰何休曰月者卒此是出嫌異也**其言來歸何也**補曰非問稱來歸問何以不直言齊子叔姬來歸言齊人來歸之也傳省齊人二字**罪猶欲其免也**凱曰書來歸是見出之辭有罪之人猶罪也補曰凱注非也此釋稱齊人之義文意甚明前稱齊人執之是見與單伯同罪之人來歸之辭此稱齊人來歸**其言來歸何也**問稱來歸**父母之於子雖有**

之是見齊免其罪之辭父母之於子欲其得免故順而書之不從諸直言來歸者例也何休說公羊曰叔姬於父母在明孝子當申母恩引董仲舒春秋決獄曰春秋之義父爲子隱諸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郭郭補曰郭外城也疏曰不發傳者春秋惟有此事而已非例所及故略之文悉案此亦上伐入兩舉之例言郛以別於都張大亨說是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弗及者內辭也補曰言是言弗通例及與也唐石經初刻直云弗者行父出會失辭義無可納故齊侯以正道拒而內辭例若曰行父之非也行父會左傳以爲公使請盟齊侯不肯則行父爲失命矣行父非別有失命之事齊不肯盟卽是失命臣失君命君臣交恥故不言齊侯不肯及盟而得從內辭例若曰行父及齊侯弗與盟非不肯也其實會陽穀下加言弗及盟則其不肯及盟足見特立文徵而婉耳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諸侯受乎禰廟禮也

二月不視朔至于五月是後視朔之禮遂廢故子貢欲去其羊補曰范注辭不別白諸侯每月朔以特羊祭告禰廟乃北面受朔政受之即是視之亦曰聽朔莊十八年傳又謂之朝朔其實一也自是遂行朝廟禮則禰廟皆祭此言受乎禰廟而玉藻云聽朔於大廟所聞異說殆難強同或者大廟最尊禰廟最親禮所通許乎又覲禮侯氏釋幣于禰文王世子其在軍則守於公禰鄭君據會子問文知是遷廟主載以行者以爲親之故言禰而書甘誓則謂之祖或者祖禰同義苟非對文皆得通稱乎疑不敢質也注末二句之誤

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

而公不視是不臣補曰疏曰三朝記云周衰天子不班朔於天下彼據周末全不班朔之此時尚或班或不班文孟案楊引三朝記卽大戴禮月令之文彼文云夏桀商紂不告朔於諸侯楊誤記也傳言經書公四不視朔所以示法明公失受朔禰廟之禮是不臣也不臣之惡厭政所致傷也直書其事以爲公之倦政至此甚云者不記而云踰僭文從後多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可言也無疾或因疾或因病不視朔常事不書文孟以爲君不視朔者豈皆無病足知有事皆非過惡史皆不書且不勝書也公羊又曰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公無疾不言公爲不視朔則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之有不當以有疾見後之無疾乃欲見其所必不可知宣公以後亦皆視朔可知經文甚明公羊解經皆以爲公有疾大失經旨趙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夫子有愛羊自擾之能兒也公自二月至五月不視朔則六月後還復視朔之禮春秋文有隱諱而事皆從實何必定因魯史之舊左氏載經哀十四年齊人弑其君君惡甚矣然則舉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稱人者君惡及國人其說得之稱人之例非也補曰宋人弑其君杵臼泰伯傳稱人者衆辭衆之例不必定因魯史之舊左氏載經哀十四年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或據彼文以爲史有

齊簡公非不正又難相遇或者諸弒皆日特因陳恆略稱人故亦略不日歟疑不能明也○撰異曰杜公羊作處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衛序陳上蓋主會者降之補曰杜預曰自閔僖以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與范異范非也案左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皆大夫也稱人者或欲示討賊之義故爲衆辭國語稱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曰大者天地其次召臣所以爲明訓也乃發令于大廟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鍾鼓以至于宋是知晉本以討賊興師特不成討耳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撰異曰聲公羊作聖案白虎通曰聖者聲也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補曰母喪十一月而盟不去日也與莊同

諸侯會于扈言諸侯之爲散辭左傳曰晉侯復合諸侯于扈平宋

秋公至自穀補曰離會致者齊方虐我危之也危之故以錡曰見扈之會公弗與也高閟同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臺下非正也補曰疏曰僖是小寢此則臺下嫌異故重發之

秦伯罃卒補曰秦康公也秦始書卒不日又不葬案秦與魯本疏遠至穆公始與中夏會盟至康公歸禭來聘倩好漸親故卒不應彼不來赴卒而我錄以名也文之六年穆公卒來赴益君子削之矣所以削之者益敗之例不卒之例至康公書卒少進之皆從夷狄例也夷狄有少進殽後以秦爲狄故從夷狄不卒之例至惠公書日又少進之例不正不日也至若桓公以後不書名者又別有義於彼論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以爲繆公葬殉以人從死者百七十人君子譏之故不言卒此必用公羊家舊說與傳夷狄不卒之義未嘗不是而不知皆策書之本然

例少異而以爲狄之則同以人殉亦狄道也何休以罃爲繆公妥也不葬者蓋亦君子去之以爲夷狄故也○撰異曰公羊昭五年注秦伯嬰字今此作嬰字者誤也嬰稻名徐彥疏曰文十八年秦伯罃卒之下賈氏云穀梁傳云秦伯僊不以年公羊曰嬰知公羊與左氏同皆作罃字矣案今穀梁作僊誤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賊補曰齊懿公也不以爲討賊而以爲弒君者本非討賊之程端學以爲與晉殺大夫里克意同春秋正名之義也日者大惡不正前已見非未成君可以日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補曰左傳曰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是時公子遂見宣公於齊侯而請立之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上客聘主也補曰介者助也凡書如及會盟用兵諸列數者發例也此例惟列國則略之徐彥引穀梁相下有爲文曰倫輩也此例始謀也黃澤曰說春秋當求事情如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兩卿如齊雖桓公霸諸侯時魯亦未子字○此弒立始謀也黃澤曰說春秋當求事情如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兩卿如齊雖桓公霸諸侯時魯亦未是爲賀惠公立謝齊會葬然亦是爲其事情雖爲賀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是時公子遂見宣公於齊侯與得臣俱爲卿是以同倫輩也此爲凡書如及會盟用兵諸列數者發例也補曰說文曰倫輩

弒

子卒不日故也

故殺也不稱殺諱也稱曰則其不日則知有變故矣此故固是弒不得謂故爲

夫人姜氏薨于齊

補曰左傳謂之出姜又曰魯人謂之哀姜其說曰大歸也**惡宣公也**

姜氏子赤之母其子被殺故大歸也宣公亦文公之子不奉姜氏故姜氏惡之

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

宜公是敬嬴所生則非惡也敬嬴亦遍也文烝案敬嬴當作頃熊

奉養姜氏故敬嬴言所以理亦遍也敬嬴也舊解宣公不嬴者欲明母

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

法見貶絕而罪惡見者泰曰直書姜氏之歸則宣公之類是也

貶絕而罪惡見者文未可也二句爲全經大例不特出

或貶或絕或一人有子或一人有子或二人有子三人緩帶

或貶或絕也或一人有子則共養補曰貶絕而自見補曰貶國

補曰罪惡不貶而自見者齊小白以國貶絕公

春秋大義也文公羊曰姪者何女弟也姪娣者何公羊曰姪娣者

共養之是不孤之公羊曰姪娣者何公羊曰姪娣者

何兄之子也

一人有子三人緩帶

望其人須腰帶緩均貴賤意下文總言三人緩帶者所以分別尊卑明夫

人之須腰帶緩均貴賤之情也緩帶者欲見有子尊養姜氏非喜也

文補注十四　三

其祿補曰疏曰上文直云姪娣者所以分別尊卑明夫人之須腰帶緩均貴賤之情也緩帶者欲見有子尊養姜氏非喜也

三人傳但以右腋亦有姪娣夫人左腋亦在適姪娣上與夫人各爲

三人又右腋左腋班次之制又據左傳是文公二妃傳

特依春秋及其時諸侯娶女不合九女之制又據左傳是文公二妃傳

一曰就賢也

得不奉妾以子貴得不去重鬱婦人無子易曰一曰就賢也

得妾以其子貴不奉哀姜非此之謂故惡之補曰疏曰宣以庶子

廣森曰所以防嫉妬令重去諸侯夫人雖無子尊親有子則就其適孔

喜也何休公羊注曰必以姪娣與夫人俱從三家而已文孫案左氏謂大子

三人傳又以右腋有姪娣左腋亦有姪娣一略言之有足相包爲

文補注十四　三

其祿補曰疏曰上文直云姪娣者所以分別尊卑明夫人之須腰帶緩均貴賤之情也緩帶者欲見有子尊養姜氏非喜也

三人傳但以右腋亦有姪娣夫人左腋亦在適姪娣上與夫人各爲

三人又右腋左腋班次之制又據左傳是文公二妃傳

特依春秋及其時諸侯娶女不合九女之制又據左傳是文公二妃傳

一曰就賢也

得不奉妾以子貴得不去重鬱婦人無子易曰一曰就賢也

得妾以其子貴不奉哀姜非此之謂故惡之補曰疏曰宣以庶子

廣森曰所以防嫉妬令重去諸侯夫人雖無子尊親有子則就其適孔

喜也何休公羊注曰必以姪娣與夫人俱從三家而已文孫案左氏謂大子

三人傳又以右腋有姪娣左腋亦有姪娣一略言之有足相包爲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弒其君庶其

傳例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補曰莒

例不稱臣名明弒逆事重不從日注引傳例者嫌小國無大夫之例也舊

解稱國者謂惡於國人并虐及卿大夫稱人者謂失心凡常無大夫

於民庶此乃涉於賈逵之說文烝案賈逵及劉歆許淑

賴容說左氏皆言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弒君惡及國

人則稱人以弒其說得之蓋即梁家舊義也注引例

在成十八年傳不日者莒從夷狄例其卒皆不日其弒父弒

亦皆不日不論其正不正與吳狄同也夷狄惟子弒君

必書日元年傳所云是也○左氏以爲莒大子僕弒君

襄三十一年以爲公子展與弒君劉敞極言其非葉夢

得曰左氏謂莒紀公多行無禮於國梨比公虐其言是

也以賓玉來奔武成取二命公宣公以庶子僕以未見

爲僕與展與之弒則妄矣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

三策而已文孫案左氏謂大子僕以庶子僕以未見

文補注十四　三

有弒君之語是則魯人皆知莒世子弒君史必書之夫子必不革之矣而豈可信哉左氏浮誇國語誣淫洵韓

柳之特見

春秋宣公經傳第六補注第十五　宣公文公子史記名倭
位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繼故而言卽位與聞乎故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桓篡成君宣篡未踰年君嫌異故發之文烝案宣不去王故元年之王亦爲平文宣與桓少異篡成君與未成君既如疏說而桓與罼共行弒宣但爲遂所立趙鵬飛嘗言之要以春秋既稱王治桓則不嫌宣元之王無治宣之義特立文有輕重之差耳張洽曰宣十八年閒皆書王者法已舉於前矣天理不可以久廢

公子遂如齊逆女不言取言取者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桓補曰疏曰引彼傳例者嫌譏喪娶不責親迎故引例以明之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補曰以者不以者也義在成十四年傳其不言公子鄂本

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夫人不能以禮自固故與有貶補曰疏曰婚禮遲速由於夫家陽倡陰和固是其禮而責夫人者一禮不偏貞女不從夫人倡也

遂之挈爲舉非也文烝案挈實是舉舉而直言之耳補曰疏曰挈者謂去氏族而直書名以挈姜氏若其不行公得無喪乎補曰謎公喪娶故貶夫人與公一體注依文四年傳夫人與有貶而疏申之與公羊微異

由上致之也上謂宣公補曰謂君稱臣名以告朱子疑此類是史官所書如此

夏季孫行父如齊齊納賂以請會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猶屏也屏除補曰放者棄置於此不得他適與屏義相近所以異於弃者杜預釋例曰弃者迫窘而去再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稱曰君放之也與殺同例

國以放放無罪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平州齊地離會故不致補曰左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成杜預曰謝得會拜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補曰何休曰月者恥內甚於以邾婁子

授之也補曰明亦易辭以是爲賂齊也宣恥賂之甚公弒立賂齊以自輔注謂諱賂言取用何休說非也經著授之故書齊取補曰疏曰賂齊故也凡受賂則言取取邾大鼎宋賂魯也取濟西田以利自固

內不言取言取者惡之甚公子益立賂齊以自輔公子遂如齊成杜預曰謝得會拜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補曰何休曰月者恥內甚於以邾婁子

授之也補曰明亦易辭以是爲賂齊也宣恥賂之甚公弒立賂齊以自輔注謂諱賂言取用何休說非也經著授之故書齊取補曰疏曰賂齊故也凡受賂則言取取邾大鼎宋賂魯也取濟西田以利自固

內不言取言取者惡之甚公子益立賂齊以自輔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撰異曰楚子鄂本公羊作楚人誤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補曰此卽下棐林之師也實未與國嫌義例有異故也

宋公陳侯衞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棐林鄭地○撰異曰大其衞中異公羊作斐

斐

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國懷夷狄又有

重發傳者楚是夷狄又有

曰師何也據言會晉師不言會晉趙盾

以其大之也之以諸侯大趙盾之事故言師師之實未及事楚子滅蔡今

言師以大之者所謂春秋美惡不嫌同辭也文烝案

此稱師以大之者所謂春秋美惡不嫌同辭也文欲大趙盾之事承上言之

傳言以其大之者謂以此文欲大趙盾之事承上言之

也注言諸侯大之非也疏論救邲亦非也公羊以爲不

言趙盾者君不會大夫之辭既稱師以大之則公羊所

云之義亦在其中趙鵬飛曰權以與其功正以定其分

權正並用而春秋之法存乎其間非聖人不能脩也

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曰棐

夫救災恤患其道宜速而方云會于聚林然後伐鄭狀似伐鄭有疑須會乃定曰非也欲美趙盾之功故詳錄其會地補曰傳義泰未得之王引之曰鄭字衍文桓十五年傳曰地而後伐疑辭也此傳即承前傳言之伐下不當有鄭字文燕案王說是也傳先言于聚林者出經文也又言地而後伐疑辭者泛論春秋之例也又言此者言此其地何則著其美者明救陳之師所至之地所以著其美與上善救陳之義宋也陳既被侵方始告晉晉人起師救陳楚又移師侵相爲終始也孔穎達曰陳在宋南楚先侵陳去陳乃侵宋可知文燕案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之文今云晉人宋人伐鄭明晉始至鄭不得與楚相遇故竟無共伐鄭故言所以救宋也經自不得有救文與狄人伐衛所以救齊相類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補注十五

補曰崇者附秦小國當從左傳○撰異曰崇左氏字亦作宗公羊作柳聚也齊人語廣雅崇聚也此必齊人讀崇爲柳之言聚倘書大傳注柳聚也

晉人宋人伐鄭伐鄭所以救宋也

時楚鄭侵宋補曰疏曰經不言救宋者以上有晉人宋人伐鄭明救宋也經自不得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之文今云晉人宋人伐鄭楚師既已去矣故諸國會于斐林同宋可知文燕案楚師既被侵方始告晉晉人起師救陳楚又移師侵鄭楚師既已去矣故諸國會于斐林同

獲不病矣

何休曰書獲皆生獲如補曰疏曰獲不病者以華元得衆心明矣

變文鄭君釋之曰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有病華元見獲皆竭力救其將故雖師敗

足與此傳相發趙匡駁傳誤矣

戰事言救陳者致其意耳孔說

以三軍敵華元

補曰崇者附秦小國當從左傳○撰異曰崇左氏字亦作宗公羊作柳聚

言之三軍也或云三軍謂宋師三軍者當時言軍三軍可奪帥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華元雖

方伯之制故言三軍倘書大傳注柳聚

通稱故子曰三軍可奪帥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華元雖

獲不病矣

何休曰書獲皆生獲如補曰疏曰獲不病者以華元得衆心明矣

變文鄭君釋之曰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有病華元見獲皆竭力救其將故雖師敗

以三軍敵華元補注十五

補曰崇者附秦小國當從左傳○撰異曰崇左氏字亦作宗公羊作柳聚

言之三軍也或云三軍謂宋師三軍者當時言軍三軍可奪帥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華元雖

方伯之制故言三軍倘書大傳注柳聚

通稱故子曰三軍可奪帥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華元雖

以三軍敵華元補曰崇者附秦小國當從左傳○撰異曰崇左氏字亦作宗公羊作柳聚

言之三軍也或云三軍謂宋師三軍者當時言軍三軍可奪帥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華元雖

方伯之制故言三軍倘書大傳注柳聚

通稱故子曰三軍可奪帥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華元雖

獲不病矣

何休曰書獲皆生獲如補曰疏曰獲不病者以華元得衆心明矣

變文鄭君釋之曰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有病華元見獲皆竭力救其將故雖師敗

以三軍敵華元

也傾側而轉者公羊曰是樂而已矣謂以是爲笑樂趙盾入諫不聽補曰左氏以是爲笑樂宰事因此事入諫出亾至於郊禮三諫不聽則去待放於竟三年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必三年否古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繼用徽纆示于叢棘三歲不得凶是也自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補曰左氏公羊謂靈公召盾飲食將殺之盾乃出也注首四句疏謂本公羊荀卿書後反趙盾招使還董狐也晉史所書如是左傳乃曰趙盾弒其君公羊則直同經文皆誤趙汸言之矣趙又云此與魯史諱內惡不同劉敞論此事則以諱惡爲仲尼新意文烝以爲列國之史諸侯制也魯史王禮也隱閔子般子惡之弒舊史本書薨卒君子從而立不地不日之法也以吾說求之乃可解劉知幾之惑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弒君之罪已無孰爲盾而忍弒其君者乎遐己易他誰作補曰王念孫曰注非也爲猶謂也言誰謂盾而忍弒君者乎是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事狐其名補曰史國史掌書記其名也公羊曰誰謂趙盾而忍弒君者乎是其證古書爲字可互或與同義二字可互用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亾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穿也誰盾是正卿又賢故言重補曰傳明晉本以盾弒趙不以穿簒夢得曰左氏傳史不傳經故雖得於三言而莫知春秋之義正在於志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皐補注十五　五

同則書重非子而也鄭嗣曰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傳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然則稱臣以過補曰言故書之者明史從赴書盾弒罪在臣下也趙盾弒其君不言罪而曰過者言非盾也趙盾弒而君子仍之上言以下互辭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邵曰盾以亾不出竟反不討賊受弒君之罪忠不至故也止以父病不知藥受弒父之罪孝不至則加惡名欲使忠臣靚之不敢惜力孝子見之所以盡心是將來之遠防也盾與止加弒是同而許悼書葬晉靈不書葬者止失嘗藥之罪輕故書葬以赦止盾不討賊之罪重故不書晉侯葬明盾罪不可原也文公案晉從弒君不葬之例許仍存史文蘇轍曰言忠臣孝子之至者所以爲教也非以爲法也孟子言以

不義取之於民者猶禦也充類至義之盡而名之曰禦則可以禦誅之則不可故春秋以弒君責之非以弒君誅之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也補曰史記襄王子頃王壬臣王班注贅王世本名臣頃王子匡王班注贅王

室事自女栗後文十四年

春頃王崩不志至此乃志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自牛

湯口非備災之道不至也故以緩辭言之補曰公羊亦云緩疏曰舊解范別例云言之凡三十五范既總爲例則言之者並是緩辭傳於執衛侯云言之緩辭也則其餘不發者亦緩可知耳文烝案下句申上緩意也則其牛作非人所能不得責人不敬故爲緩辭傳與成七年緩辭同意此牛不須免見成七年注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牛無故自傷其口易改變異補曰後牛又自死非人所能謂之變而已乃者亾之辭也議宣公不恭致天變傳

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卜復死乃廢郊禮此事之補曰注非也爲猶謂也公羊曰誰謂吾弒君者乎是

不義取之於民者猶禦也充類至義之盡而名之曰禦則可以禦誅之則不可故春秋以弒君責之非以弒君誅之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也補曰史記襄王子頃王壬臣王班注贅王世本名臣頃王子匡王班注贅王

室事自女栗後文十四年

春頃王崩不志至此乃志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自牛

湯口非備災之道不至也故以緩辭言之補曰公羊亦云緩疏曰舊解范別例云言之凡三十五范既總爲例則言之者並是緩辭傳於執衛侯云言之緩辭也則其餘不發者亦緩可知耳文烝案下句申上緩意也則其牛作非人所能不得責人不敬故爲緩辭傳與成七年緩辭同意此牛不須免見成七年注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牛無故自傷其口易改變異補曰後牛又自死非人所能謂之變而已乃者亾之辭也議宣公不恭致天變傳

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卜復死乃廢郊禮此事之補曰注非也爲猶謂也公羊曰誰謂吾弒君者乎是

死不行免牛之禮故直言不郊也文承上文烝案所改卜之牛即公羊及郊特牲所謂稷牲稷牛也此牛又死若傷不養二卜養牲得又有牛則不郊矣公羊曰曷爲不復卜養牲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孔穎達曰爲猶用也用稷牛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別取用此皆與公羊同知穀梁意亦不異

猶三望補曰前牛傷後牛死並在正月皆不可知其在某日三望是上辛與否抑或非用辛無以言之屬上天王崩而書郊之變同於他文不譏卜郊牛者董仲舒曰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沽也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

者不祭唯祭天爲越紼而行事又曰春秋譏喪祭不譏喪以杜預曰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又引曰王崩未殯五祀不行已葬而祔殯而祭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祔作主以後宗廟四時常祭亦得行不用三年不祭之說杜非也

葬匡王上月補曰蒙

楚子伐陸渾戎○撰異曰左氏戎上有之字公羊作伐賁渾戎音義賁奔案古陸字與睦通說文賁古文睦與賁相似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補曰自此赤狄四見白狄三見孔穎達曰謂之赤白其義未聞蓋其俗尚赤衣白衣也文燕案以左傳國語呂氏春秋杜氏後序引汲冢紀年考之莊三十二年狄伐邢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皆白狄也閔二年狄入衛僖二十四年狄伐鄭文七年狄侵我西鄙皆赤狄也經皆通言不別至此別之者亦北燕從史文之例何休以爲進稱赤非也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在時補曰蓋不蒙月葬正例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補曰莒大夫於郯故以及者內爲志焉爾者嫌平不入傳補曰重發傳例也**不肯者可以肯也**凱曰君子例也**平者成也**內平外嫌有異也補曰重發傳者以肯可也月者從平例說是爾雅曰莒及王葆說是

不念舊惡況爲大國所和乎補曰平例稱人與輸平同**伐猶可取向甚矣**不用兵以義使平者以義兵討不平未若**公伐莒取向**邑向莒

也補曰注非也直言伐者容有義兵所以爲可今加言取向言伐又言取則貪其利而已所以爲甚隱四年引舊傳曰猶者諸侯未賜弓矢不專征伐雖較善已非乘義取邑所以不服補曰治討不受治即上不肯平也言平也不受治也

人國而取其邑則不肯平者轉有辭**伐莒義兵也**詁不釋怨補曰義兵者義以爲兵名是亦義也案孟子曰春秋無義戰趙岐注曰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章指又曰征伐誅討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然則孟子所謂義非即傳所謂義耳**取向非也**又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善則傳所謂義之和也國語曰義以生利利以平民和平無私民莫不盡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大學言以義爲利則二者別也董仲舒言義養心利養體至朱子以天理人欲爲說意尤切至天理字本樂記乃程伯子所以易文言利者義之和也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荀並言先義後利則義之和也國語曰義以生利利以平民和平無私民莫不盡力君子謂之義而失之與凡伐取者得不傳之學者矣齊桓伐楚韓非謂其義於名而利於實宣公乘義爲利并其所假之義亦非謂之例何休以爲進稱赤狄也經皆通言不別至此別之者亦北燕從史文之例何休以爲進稱赤非也

秦伯稻卒共公補曰秦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補曰鄭幽公後改爲宋弒君歸生從之者耳李廉據後十年鄭子家之棺而逐其族疑實歸生弒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五年春公如齊

冬楚子伐鄭補曰上年侵下年又伐明此非討賊矣

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補曰月者爲下卒○撰異曰後人據傳妄刪經字耳其實傳是省文**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婚禮主人設几筵于廟以待迎者爲之主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大夫而今與君接婚姻來者謂高固高固之侯大夫尊卑不敵故使大夫爲之詳來者一句之禮故不言逆女補曰此注視莒慶傳爲詳誤疏曰重發傳者莒慶小國之大夫高固齊之尊卿而

娶公之同母姊妹嫌待之禮殊故發傳明其不異也徐邈云傳言吾子是宣公女也理亦通耳文系案徐非也

叔孫得臣卒　補曰疏曰不日則惡可知矣何休云知公子欲弒君而匿情不言未審范意亦然以否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爲使姬來及者不使得歸之意也　高固受使來聘而與婦俱歸故書及以明非禮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皆不言所及是使得歸之意補曰疏曰經既言及子叔姬傳何須更言及吾子叔姬也以方欲解及爲非禮故上張其文也潔之會去及及爲非禮者公與夫人之行須言及以別尊卑陽穀之會言公及夫人姜氏而潔之會以夫人之仇不言及故知去及及爲非禮文高固今叔姬歸寧當以獨來爲文高固非禮文系案不言及者亦不得使歸也此必以爲使來明其不得歸之意傳例所謂婦人既嫁不踰竟也特此處未服論耳范注失之○左傳曰反馬也者是諸侯夫人直來則非禮可知子叔姬歸寧惟同國則可嫁他國則不得歸宗之禮直言來嫌使得歸宗之義本以其隨夫僭來議其非禮故傳順之以歸寧大夫妻有歲一歸宗之義補曰竟九月雩不得雨故不言大雩爲災故不言不雨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補曰黑壤某地補曰當云晉地即昭二十五年之黃父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補曰竟九月雩不得雨故不言大雩爲災故不言不雨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公羊曰有疾而還黃齊地補曰有疾也注當去葢以受命而出雖死以葢辭乎人言魯使不得其人也補曰注解此是天災非人所致是以疾反而加事畢之文遂以疾而還失禮違命故傳曰前是不使遂專命還是不使遂專命還

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鄭嗣曰大夫受命而出尸將事今遂以疾而還是亡乎人之辭也補曰注解此是有疾而還非亡乎人之辭也

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　文者是天災此是有疾反而加事畢之文遂以疾反而加事畢之文者是天災此是有疾反而加事畢之文補曰注解此是天災非人所致是以疾反而加事畢之文遂以疾反而加事畢之文者是天災此是有疾反而加事畢之文補曰事畢謂至國下云反命是也此與公孫敖同義上注以尸將事之義宜說於此與公羊說非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　補曰此葢論與否無以言之何休曰書有事者爲不去樂張本鄭君箴志曰說者以爲有事謂鄭伯始逼且去樂失禮例當日下又有壬午繹須此日明矣

仲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此帥師也其不言帥師何也　據元年趙盾帥師救陳言帥師也補曰元年稱帥師救陳此亦帥師可知疏得之

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言帥師也　元年救而今更侵之補曰元年救陳下四國君會晉趙盾變文書曰會晉變文不與帥師其文相對明經意不正其敗前事矣

夏四月

秋八月螽

送卒于垂（祭于大廟之日而送卒于垂齊地）爲若反命而後卒也（先書垂復後言卒在使若遂已反命于君而後卒于垂補曰垂是齊地遂卒在辛巳前今以君命之義與公孫嬰齊同意又因遂卒之日爲其卒日者見臣子於辛巳祭前者本不當卒若先出卒文雖疏之未足見意）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不言公子經不可單稱遂卒以遂之也補曰疏曰遂卒也文孫案大夫卒不可直稱仲遂卒也文孫案傳文簡略須以公羊證之）疏之也（僖十六年傳曰大夫公子公孫疏之）何爲疏之也是弑君賊不當書卒者（是弑君賊不當書卒者）則其卒之何也（據公子則與正卒者同故去公子以見之）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若書公子則與正卒者無別）之喪則去樂卒事（去樂卒事者凡有聲無聲之屬悉去之也今不然補曰去樂猶釋非禮當先書去樂卒事以明正繼書壬午猶繹以）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不書卒仲遂以譏宣但宣雖去樂卒事而壬午猶繹故卒仲遂身此類是也文孫案劉敞亦云春秋）

不得不卒仲遂其理易見故傳不具言耳何休曰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問之者不卒者也以示譏仍

戊子夫人熊氏薨宣公妾母稱曰何休以爲卽僖所娶楚女宣爲僖之妾子乖異難據孔廣森謂楚以熊爲氏羋爲姓或其公族屈氏鬬氏之屬可更以熊爲姓○撰異曰熊左氏作嬴

晉師白狄伐秦

楚人滅舒鄝補曰舉舒也左傳曰楚子囷之及滑汜盟吳越洪咨夔曰循江而下以及於淮與吳越接壤也案此在時例○撰異曰鄝本又作蓼左氏公羊作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文夫人姜氏大歸于齊故宣公立己妾母爲夫人義與成風同補曰疏曰成風再貶自外妾母不得不以爲夫人君以夫人卒葬之故主書者不得不貶自外妾母不議者從一議故也文公薨不書葬文公薨不書葬之例也此不可通於穀梁前論之左傳曰則妾母得爲夫人也此文十六年傳言不爲雨止公不事亦屬庶人而穀梁說庶人不雪比甚雨亦先雪及牛目有司請弛期雨襄二十七年傳云死葬之以遍廣森欲通之禮以爲非也辟正義又引許慎異義公羊說卿大夫賤不能以雨止左傳曰楚子囷之及滑汜盟吳越洪咨夔曰循江而下以及於淮與吳越接壤也案此在時例○撰異曰熊左氏作嬴

葬我小君頃熊

公立己妾母爲夫人君以夫人卒葬之故主書者不得不以爲夫人義與成風同補曰疏曰成風再貶自外妾母不議者從一議故也文公薨不書葬文公薨不書葬之例也此不可通於穀梁前論之左傳曰則妾母得爲夫人也此文十六年傳言不爲雨止公不事亦屬庶人而穀梁說庶人不雪比甚雨亦先雪及牛目有司請弛期雨襄二十七年傳云死葬之以遍廣森欲通之禮以爲非也辟正義又引許慎異義公羊說卿大夫賤不能以雨止左傳曰楚子囷之及滑汜盟吳越洪咨夔曰循江而下以及於淮與吳越接壤也案此在時例○撰異曰熊左氏作嬴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

文夫人姜氏大歸于齊故宣

夏仲孫蔑如京師補曰仲孫蔑公孫敖孫孟獻子也蔑父文伯名穀其叔父惠叔名難左傳是春王使來徵聘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補曰疏曰當爲國名案杜預以爲東夷國故疏從之滅夷狄例時說亦可通但穀梁此處無傳則非國也取邑例時當是取邑諸取國及邑不出主名者孔廣森曰蓋徵者取之如孔說則皆是內稱人之文與入杞伐邾同與取濟西田異未敢定也

八月滕子卒補曰滕昭公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補曰月者爲下卒日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補曰晉之邑也案扈本鄭地不知何時入晉其地於外也補曰國都之外諸侯卒於路寢則不地外謂國都之外及竟外皆外也注專指

此文但以國都之外解外字非傳意也地以地名不地以會成十三年傳曰公會大夫在焉者也此會公不在故不言卒于會傳例曰諸侯大夫在會曰會徐邈謂內君卒于外大夫卒于會傳難無說以彼傳推之或當然也公羊以爲未出其地故不言會傳例曰諸侯未出其地即傳所謂未踰竟亦可通未踰竟孫覺從之說亦不日然則諸侯不正而與已踰正則不日舊說踰竟亦不日然則諸侯不正而與已踰竟無以別之矣案襄七年許男卒于楚同恐後人謂操扈是國故於疑似之際每爲發傳曰未踰竟也補曰此注意同襄二十六年鄭伯卒于操此年晉侯卒于扈文正與襄二十六年許男卒于楚同恐後人謂操扈甚錯謬傳言在外未踰竟者當書日與在竟外者不同明書日爲未踰竟之通例不以正不正論也在竟外而卒荀非明書其所卒之國則正不正恐不日傳舉此以見彼而舊說因謂踰竟不日大略得之說詳成十三年

其地於外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補曰衛成公也不葬者殺其母弟叔武失德亦簒立之比也前無見此不葬者疏曰筮魯不會

宋人圍滕

文故去葬以明之

楚子伐鄭○撰異曰子各本誤作人今依唐石經十行本改正

晉郤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泄冶補曰大戴禮保傅賈子書韓詩外傳皆曰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不書鄧元出奔者史本無之○撰異曰泄左氏作洩唐石經公穀亦皆作洩避諱改也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補曰重發傳者泄冶忠賢異於申侯將詳其事故復發文泄冶之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補曰傍淫曰通謂徵舒母夏姬鄭穆公女御叔妻也公孫寧儀行父亦通于其家二人陳大夫補曰此二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余本俞皐集傳釋義本補正或衣其衣或衣其襦補曰在衣或作襦名有異者襦在衣也以相戲於朝

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不可補曰仁人愛君者也公卿宣淫可令聞乎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補曰孔子稱比干爲仁泄冶庶幾近之王肅家語載孔子語謂泄冶不得同比干引詩板篇與左傳文同皆不足據也何休說公羊言泄冶有罪似用左傳其作襦肖則以爲無罪蓋以左傳究不可用

大千四百五十字
小九千八百九十六字
行注計一字

春秋宣公經傳第六補注第十六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撰異曰公羊唐石經磨改及鄂本西下有之字誤衍也公娶齊由以婚族故遠僉田爾雅釋親曰僉爲婚兄弟補曰公羊僖二十四年傳曰古者皆謂婚姻爲兄弟婚兄弟爾雅釋親曰兩壻相謂爲亞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婚姻之父母婦之父母婦之父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婦之父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婚姻之父爲婚姻章曰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姻之父爲婚姻兄弟爾雅釋親曰婚姻之黨爲婚兄弟婚姻之黨爲婚兄弟婚姻之黨爲婚兄弟

也爲大夫故字以母弟而爲大夫故尊之加言子尊之言子猶諸侯之弟來我舉其貴者言弟也一不言弟者天子之尊其弟兄尤不得以屬通也此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撰異曰繹公羊作蘱案左傳顓達以爲別有繹邑近在邾都旁或當作蘱爲是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補曰左傳曰初聘于齊杜預曰齊侯初卽位

冬公孫歸父如齊補曰左傳曰伐邾故也杜預曰魯侵小邾齊所討故往謝

齊侯使國佐來聘補曰孔廣森曰未踰年而稱侯以使者於王見居喪之正法其餘卽悉因其舊文言之饑言饑蓋包饉與康矣此饑并請之饑故彼冬無饑文餘諸水旱螟螽之惟無麥耳冬不至饑故於無或偶無一穀冬皆不至饑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夷陵夷陵齊地補曰杜預曰辰陵陳地文系案陳未葬而稱侯例不同也外盟不日此又不月者以楚遂主盟故略之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欒函狄地補曰左傳言卻成子求成于會于欒函狄服也蓼狄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所以異之於諸夏補曰黃池之會晉侯及吳子者言及之文也彼會若魯不與當書晉侯及吳子會于黃池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變楚子言人人人得殺者卽是衆辭從殺有罪例也孔穎達曰不稱大夫者諸大夫以人臣卑賤故也文系衆凡殺他國之臣皆不言某國大夫以人臣亦不稱君皆例耳疏曰其月謹之者不能自討藉楚之力爲討賊之文系此亦當月謹之文系衆下有丁亥此文亦當月補曰繫陳而不地明是殺之於陳殺夏徵舒也杜預曰外徵舒於陳恥之

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據入不得殺乃得殺人人者獄君之賊若曰人人得殺之補曰其月謹之補曰據入國不稱君皆例耳疏曰不稱君之賊也孔穎達曰不言某國大夫以人稱大夫者諸大夫不能自討藉楚之力乃稱害必深故書月謹之文系衆下有丁亥此文亦當月補曰繫陳而不地明是殺之於陳殺夏徵舒也杜預曰外徵舒於陳恥之

明楚之討有罪也

外徵舒於陳也補曰執衛侯歸于京師晉人殺陳夏徵舒不先言入陳外徵舒於陳親討之辭也

不言入何也據入不得殺

何也夫據不徵舒應外大

吳不得從列數之例以殊會外以書尊及卑爲進今吳不言晉侯及狄會明是外之猶吳之不言晉侯及狄會不施於盟不得以衞人及狄盟爲難黃池又進吳稱於子則別有義也傳也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余本呂本閩本李廉本俞皐集傳釋正義本補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變楚子言人人所得殺者卽是衆辭從殺有罪例也孔穎達曰不稱大夫者諸大夫不言某國大夫以人稱大夫者諸大夫不能自討藉楚之力乃稱害必深故書月謹之文系衆下有丁亥此文亦當月補曰繫陳而不地明是殺之於陳殺夏徵舒也杜預曰外徵舒於陳恥之

外徵舒於陳也補曰執衛侯歸于京師晉人殺陳夏徵舒不先言入陳外徵舒於陳親討之辭也

不言入何也據入得殺乃得殺人人者獄君之賊若曰人人得殺之補曰其月謹之補曰據入國不稱君皆例耳疏曰不稱君之賊也孔穎達曰不言某國大夫以人稱大夫者諸大夫不能自討藉楚之力乃稱害必深故書月謹之文系衆下有丁亥此文亦當月補曰繫陳而不地明是殺之於陳殺夏徵舒也杜預曰外徵舒於陳恥之

明楚之討有罪也

外徵舒於陳也補曰執衛侯歸于京師晉人殺陳夏徵舒不先言入陳外徵舒於陳親討之辭也

不言入何也據入得殺乃得殺人人者獄君之賊若曰人人得殺之補曰其月謹之補曰據入國不稱君皆例耳疏曰不稱君之賊也孔穎達曰不言某國大夫以人稱大夫者諸大夫不能自討藉楚之力乃稱害必深故書月謹之文系衆下有丁亥此文亦當月補曰繫陳而不地明是殺之於陳殺夏徵舒也杜預曰外徵舒於陳恥之

丁亥楚子入陳入者內不受是無以表徵舒之惡以討得其罪不可不明其義此卽論語請討齊陳恒之義公羊以爲貶楚子之得正補曰討賊可受不使夷狄爲中國也楚子入陳入者內不受是無以表徵舒之惡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撰異曰寧公羊作甯納者內弗受也補曰傳者大夫嫌異故納君此納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雍曰輔相無能治民者而討其罪人則可而曰猶可者明鄰國之君有不得專討之義也穀梁二傳例曰失德不葬君弒賊不討不日卒時葬正也日卒時葬公羊作甯納者內弗受也重發輔相之道補曰注言不能治民其理是其說非也能遏之能鄭君詩箋曰能猶伽也伽與如通謂伽順也不能順民者不順民也王念孫曰書言不能厥不能遠柔遠能邇之能猶伽也伽與如通讀爲柔遠能邇之能鄭君詩箋曰能猶伽也伽與如通家人左傳言入而能民不能其民不能其大夫不能外內公羊言不能乎母並同義文孫案人之不順民者謂之繼世之君未順乎民者也言爲他國討賊之道若但以字義當如注說孔穎達王制正義曰魯無弓矢之賜陳恆弒君孔子請討之者春秋之時見鄰國簒逆亦得專征伐此足以證入人之國又納涅鳳之臣邪也故明書其爵以示非與傳相證入人之國不可補曰上與君昏涅當絕而楚強納之是制人之上下即君臣制之則不得其道矣疏曰廉信之云文二子不繫陳故省文耳無義例文孫案廉氏非也疏云子陳者以其涅鳳明絕之也或當上有入陳之文下云不繫陳故師曰討徵舒正也故書曰人許其行義非其爵也

正也春秋之義彰善癉惡纖介無遺指事原情瑕瑜不掩斯之謂也張治曰聖人之善善人之公先旌其善而著其入陳且納鳳之罪游夏不能與其後也司馬遷所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者也以爲春秋不專據魯史記者也卽此以觀益知其言不足信大氏秦穆賢之亦不以霸待楚莊春秋以爲夷狄而略之皆未嘗賢之亦不以霸子孟子亦稱秦穆之霸而於百里奚孫叔敖皆樂道之自二國日強競相追美左氏公羊附和成說遂滋後人之紛紜矣風俗通及趙鵬飛家鉉翁超汸皆嘗論之學者當據穀梁二傳例曰失德不葬君弒賊不討不日卒時葬正也日卒時葬以罪下也三年然後葬而日卒公羊專家之學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傳例曰失德不葬君弒賊不討不日卒時葬正也日卒時葬以罪下也三年然後葬而日卒公羊專家之學

涅夏姬殺泄冶臣子不能討賊踰三年然後葬而日卒公羊專家之學

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無所討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

地補曰韓非淮南子並曰楚莊王勝晉於邲灘也疏曰徐邈云先林父者內晉而外楚文孫案此例文孫案廉氏非也疏云

宋師伐陳○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宋師伐陳者案諸家經皆有此文唯賈氏注者闕此一經疑脫耳

衛人救陳補曰疏曰此不言善者衛宋同盟外楚今反救陳不足可善故傳不釋文孫案此是傳略不具耳經論其大義不屑屑論之衛人救陳楚人救衛楚公子貞帥師救鄭皆善也趙孟何曰讀春秋者不可於細事上求是矣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撰異曰公羊作伐衛汪克寬曰前後無齊衛交怨之事

夏楚子伐宋補曰自九年以來連書楚子凡八事韋王會盟征伐皆身親之李光地曰見中國政在大夫宜其不競於楚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撰異曰穀一本作縠唐石經磨改作穀左氏公羊作穀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宣補注十六　七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補曰疏曰徐邈云圍例時此圍久故書月以惡之文孫案月或爲下葬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補曰地以宋者與僖二十七年同說高澍然曰僖會盟于薄復會盟于宋歸父復會于宋東北與魯接壤懼楚飾及己故先納款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補曰月○撰異曰陳岳春秋折衷曰疏曰左穀皆作及案左穀皆作及連人平陳氏誤平者成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各自知力不能相制反共穀宋人及楚平公羊作及楚人平此無內外內異也案當云善此無內文嫌有異和之義補曰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義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補曰地以宋者與僖二十七年同說高澍然曰僖會盟于薄復會盟于宋東北與魯接壤懼楚飾及己故先納款

八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補曰上下謂君及臣民左氏賈逵注曰善其與衆同欲謝湜曰宋見圍凡九月外無隻輪匹馬之援內有析骸易子之變宋人知怨之不可以結也故請和於楚以求平楚人知怠之不可以恃也故受宋之和而與之平二國之平衆所同欲也

外平不道補曰不道者經例因史例也猶外事上求是矣

道之也吾人謂大夫歸父補曰此猶外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水滅國有三術術道也中國謹日卑國月卑國月夷狄不日謂卑國附庸之屬襄六年傳曰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此謂三術補曰疏曰中國日者衛滅邢之類是卑國月者無侯入極齊侯滅萊之類是夷狄不日者楚滅江黃吳滅州來之類是夷狄時而云不日者方釋潞子嬰兒書日之意故云不日文孫案傳特發例於此者因變例以明正例此論經例耳舊史則皆日也疏論滅萊非也萊州來當改爲滅巢其曰潞子嬰兒賢也日月之日字當爲以賢故進書日也進之當從卑國例月而日者爲以其君貶從沈許頓胡例也既日之故亦名之與四君同若爰書名之與書日之文相反相足書日爲賢則書名非絕之乃與常例異也疏曰書日

秦人伐晉

以表其賢書名以見滅國所謂善惡兩舉其說未是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補曰疏曰大夫則名大夫則字皆常例案左傳時有恒公召戴公此殺者召戴公毛伯爲也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解經不言其大夫言未知王札子也王子捷是羣王子札子者名也左傳謂之王子捷是羣王子猛爲大夫則皆名佞朝等皆同

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殺其大夫言未知以王命殺謂言王札子猶言周札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補曰詐稱曰矯以非其人故亦不得言其則不辭

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兩下忿怒故志也

曰以王命殺也知以王命殺而殺之補曰以王命殺則是王殺是之謂當上

以王命殺則何志焉補曰以王命左傳記晉殺胥童齊殺高厚

莒殺之意恢楚殺邾宛之等未嘗非嬖君命而經概從君殺之文是其比也但春秋多記列國殺大夫而王殺此而外不見或以列國之殺爲專殺則異歟故又據以問爲天下主者天也補曰萬物本乎天繼天者君也補曰天之尊稱君之所存者命也補曰人人受以言命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子取尊稱之於人臣本父故則終父喪子祭子朝聘兄兄弟弟一也貴賤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而失其命是不君也補曰君不君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者矣下所以傾也補曰見天子之柄非獨不行於諸侯而且沈棐行於卿士上意也沈棐之子始始與天子相君臣之義不可救止文烝嘗禮義夫婦之道久而渝敗之始也君子文烝嘗禮義夫婦之道久而渝敗之始也君子正之申足上意也沈棐之子始始與天子相君臣之義不可救止

補曰畢然後啟治私事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一取一也補曰治公謂治公田故履畝徐邈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十稅一之故曰履畝傳稱與民已悉則徐言是文烝案徐說以爲然漢書五行志劉向云是時民患公田宣是時初稅畝畝稅就民田畝擇美惡而稅之一與何說同與杜徐說異姚鼐曰謂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一也傳亦以爲除公田之稅十

曰嫁不書者爲媵也來歸書者後爲嫡也死不卒者已棄有更適人之道或時爲大夫妻故不得待以初也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文烝案何氏於紀叔姬以爲其後爲嫡於此亦言後爲嫡其實媵不得爲嫡也鄭君曰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杜預說左氏亦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繼室者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也啖助曰不書嫁而書出或嫁時夫未爲君也此即賈逵適世子之說劉敞亦云

冬大有年五穀大熟爲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補曰莊侯甲午之子甲午卒不書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補曰徐彥引顏安樂公羊說以爲十四日日食孔廣森曰案史記漢文帝二年亦十二月晦日食是也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己未亦閏月之日斷道晉地補曰非閏也說見隱三年日食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補曰重發傳也疏曰不於二月望日食陰陽之異容有非可言戕則見邾惡非見邾罪可知衆辭無所嫌也執用壯例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補曰叔肸惠伯見杜預釋例世族譜益據世本之文烝案稱人者亦從衆辭例

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宣公殺子赤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所至無言不足以距之補曰室家治生之道宜公與之財物則言自足以距之補曰室家治生之道必求有求多今曰我足雖是距辭亦所謂古之沈冥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繒子于繒補曰賈逵曰邾使大夫往殘賊之文烝案稱人者亦從衆辭例

猶殘也棁殺也棁謂捶打殘賊而殺也補曰言猶者不能距難言戕殘也是以爲本訓公羊曰殘而殺之也棁字林亦云打字亦當从木說文曰撞也宅耕切棁奉也从手今改从木說文曰棁小擊也顏師古急就篇注曰棁字或作鄧棁棁也棁木杖也字地于繒者明在國都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則不名者趙汸以爲繒子亦國都也不名者不志於魯此特

以戕死錄故不名

甲戌楚子呂卒

公羊作旅案漢書律厤志曰呂以旅陽宣氣又從內旅聲之樽與呂爲一字呂旅也說文从內旅聲自此以前吳楚君也文孫案自此以前吳楚惟吳爲夷狄所本無諸侯卒者發傳例也

卒

莒君亦不卒春秋穆公亦不卒疑惟吳爲夷狄所本無諸侯卒者發傳例也

卒少進也

同例補曰明莒吳皆不日滕始亦不日秦始亦不日皆疑其餘亦不然

日少進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例者莊據始故發之例今不言出依唐石經余本補正

卒而不日

夷狄之莒卒因史之舊疑其餘亦不日皆

不言正不正簡之也

與秦皆同例也滕秦始不日終日莒吳始不日終日此其異也夷狄所以有少進例也

不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

中國不日君日卒正也今進也

夷狄不

不嫌進之

爲居常矣

宜難以周禮與滕秦皆同例也夷狄直舉其日而略之

文之簡而此傳例也

此三文故傳例成承所嫌之下故各發傳文孫案路寢二字各本唯路寢作寢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路寢正寢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例者莊據始故發之例今不言出補曰疏曰大夫執則致歸父非執而書其還

歸父還自晉

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嫌君臣異也

未畢也自晉事畢也

補曰疏曰大夫執則致歸父非執而書其還案事畢者至國之辭以明其還是也八字贅甚滯甚今刪全

還者事

本欲至國而中路被逐傳重發以起下也范於事未畢書刪注唯一處

與八之子守其父之殯

人之子謂歸父子也與歸父子共守公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

逐也言成公猶棄父命未反而己逐之孟莊之棄父之殯逐父之使使請歸父也父命之義也文孫案不言出不得同於繼事例者明惡之也

是與親奔父無異補曰喪不貳事況於逐父之使孟莊之奔父況於國君以其緩喪不孝謂之奔父也

子猶不改父之臣況於國君以其緩喪不孝謂之奔父也

春秋之意也亦各本誤作以今依唐石經余本胡安國傳俞皐集傳釋義本程端學本義李廉會通本改正

至檉遂奔齊

杜預曰檉魯竟外故不言出補曰疏曰重發遂例者據出奔不得同於繼事也文孫案歸父奔不謹日異於公孫敖從繼事例則不得日傳并見此意也必從繼事例者明惡之也成公逐之既惡成公卽知其不惡歸父左傳臧宣叔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此定論矣高澍然曰書遂著聞亂而奔之迹非若敖奔莒之前定也

繼事也

補曰疏曰重發遂例者據出奔不得同於繼事也文孫案歸父奔不謹日異於公孫敖從繼事例則不得日傳并見此意也必從繼事例者明惡之也成公逐之既惡成公卽知其不惡歸父左傳臧宣叔曰

遂

七千三百廿字少九千九百八十二字通注七十四字

春秋成公經傳第七補注第十七　成公宣公子史記名黑肱母益穆姜也以定王十七年即位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補曰疏曰何休徐邈並云此年無冰者由季孫行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范意不同文烝案何氏引尚書傳曰當寒而溫倒賞也終時范意見桓十四年注大致亦主洪範但不指實耳終時又加甚常年過此無冰則終無復冰矣補曰疏曰徐邈云甲有伐巧非凡民能作而強使作之故書月以譏之文烝案稅畝賦皆不月而舍中軍亦不用其說也無冰爲恆燠桓十四年傳明文也疏又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書時則是寒時故不發傳此在二月下者舊解正月自爲公會鄭伯不爲正月之例耳杜預說誤以入例耳補曰此字益是作字

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　桓十四年傳曰無冰時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　周二月建丑之月是寒時未終補曰終時志之耳今方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此月既是常寒之月加甚之辭故廉信徐邈亦云此月是常寒之中又加甚常年過此無冰則終無冰矣補曰疏曰何休云無冰者由季孫行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范意不同文烝案何氏引尚書傳曰當寒而溫倒賞也終時范意見桓十四年注大致亦主洪範但不指實耳終時書者以此月是常寒之月

詩幽風一之日觱發毛傳曰觱發風寒之時故特於此月書之是也文烝案二月最爲寒盛之時故特於此月書之是也文烝案他月是月無冰則終無冰矣毛傳曰風寒明周之二月其寒又二之甚無風亦寒徐邈及疏皆是范別言加甚之義補曰不言井邑言邑者賦法起於井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十六井爲甸四甸爲丘之民皆作甲補曰丘之使一丘之民皆作甲補曰丘之使若不戰范因左氏云作三軍云新作者亦三延慶南門雉門文烝案延慶南門雉門之例該之故也范別例云作例有六直云作者三僖公主之例耳杜預說誤以入例耳補曰此字益是作字

三月作丘甲　井甲鎧也補曰不言井邑言丘者賦法起於井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十六井爲甸四甸爲丘之民皆作甲補曰丘之使若不戰范因左氏云作三軍云新作者亦三延慶南門雉門文烝案延慶南門雉門之例該之故也范別例云作例有六直云作者三僖公主之例耳杜預說誤以入例耳補曰此字益是作字

丘甲國之事也　補曰此丘字益是作字

丘爲甲也　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十六井爲甸四甸爲丘之民皆作甲補曰丘之使一丘之民皆作甲補曰丘之使若不戰范因左氏云作三軍云新作者亦三延慶南門雉門文烝案延慶南門雉門之例該之故也范別例云作例有六直云作者三僖公主之例耳杜預說誤以入例耳補曰此字益是作字

丘作甲非正也　補曰重言以結上文不言初者旋罷之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莫二也補曰昔夏左傳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叔疏曰不日者益略之甚也文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益略之甚也補曰不言敗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容有過否補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補曰不言敗此公羊義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

戰也爲親者諱敗不諱敵文諱敗惜其毀折也不諱敵諸侯諱顯若全沒其實亦不得謂之諱劉敞謂諱其義非諱其實高湖然以爲文諱而實不諱未嘗有一語矯誣是也尊尊親親之義也傳補曰案盧仝詩曰孔子父母魯諱魯不諱周此韓子所譏五傳東高閻者矣春秋不以尊而亦不奪人所私故曰伯母叔母疏屬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踊申其情敗掩其辱尊不可干示有私恩而已矣然則孰敗之晉也補曰此與戎伐凡伯相似貿戎者戎之種而屬晉實爲晉地時晉之貿戎也傳不言王師於其地不可言王師敗績于晉故言于晉而戎之者從伐凡伯傳可知公羊曰孰敗之蔑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不知貿戎即晉傳聞不審也左傳謂晉侯平戎于王劉康公背盟欺晉微之與莊二十八年秦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昭九年晉率陰戎伐潁二年晉及戎戰于徐吾氏事或有之僖二十二年晉納王事涉周者皆晉爲之也

冬十月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

補曰秃無髮也眇小目也跛蹇也謂曲脛僂佝也謂曲脊此文眇跛字當互易郤克之跛見左傳國語范注下年傳以郤克爲跛沈文何引穀梁云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自唐定本始誤而楊氏作跣因之陸德明亦誤下同誤之次可知之次同時而聘於齊補曰公羊曰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何休曰不書恥也

齊使秃者御僂者御僂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

補曰秃無髮也眇小目也跛蹇也謂曲脛僂佝也謂曲脊此文眇跛字當互易郤克之跛見左傳國語范注下年傳以郤克爲跛沈文何引穀梁云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自唐定本始誤而楊氏作跣因之陸德明亦誤下夫眇自唐定本始誤而楊氏作跣因之陸德明亦誤下可之次同誤之次可知之次同時而聘於齊補曰公羊曰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何休曰不書恥也

齊使秃者御眇者使眇者御跛者使跛者御僂者使僂者御秃者使

補曰秃無髮也眇小目也跛蹇也謂曲脛僂佝也謂曲脊此文眇跛字當互易郤克之跛見左傳國語范注下年傳以郤克爲跛沈文何引穀梁云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自唐定本始誤而楊氏作跣因之陸德明亦誤下夫眇自唐定本始誤而楊氏作跣因之陸德明亦誤下可之次同誤之次可知之次同時而聘於齊補曰公羊曰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何休曰不書恥也

秃者御僂者御僂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

補曰秃無髮也眇小目也跛蹇也謂曲脛僂佝也謂曲脊此文眇跛字當互易郤克之跛見左傳國語范注下年傳以郤克爲跛沈文何引穀梁云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自唐定本始誤而楊氏作跣因之陸德明亦誤下夫眇自唐定本始誤而楊氏作跣因之陸德明亦誤下可之次同誤之次可知之次同時而聘於齊補曰公羊曰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何休曰不書恥也

齊使秃者御眇者使眇者御跛者使跛者御僂者使僂者御秃者使

補曰秃無髮也眇小目也跛蹇也謂曲脛僂佝也謂曲脊此文眇跛字當互易郤克之跛見左傳國語范注下年傳以郤克爲跛沈文何引穀梁云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自唐定本始誤而楊氏作跣因之陸德明亦誤下夫眇自唐定本始誤而楊氏作跣因之陸德明亦誤下可之次同誤之次可知之次同時而聘於齊補曰公羊曰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何休曰不書恥也

秃者御僂者御僂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

里爰婁去國五十里知鏤曰齊國也補曰諸國都頴炎武曰今以三百六十步爲里六十里爲里而尺又大於古三之一強今之六十二里弱遂當古之百里而一里今之百里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爲里自歷城至臨淄堂三百三十里左傳黃人謂吳二千里及我九百里今自江陵至光州僅七百里郴子謂吳人謂自郢至州亦以六尺計一步兩尺又大二旬侯氏彤曰知鏤校本顧氏又云一寸者今六分有半今最大於古據大之度又大之不成步遠千三百里而來千里而見王今自鄒至齊五百里而近壹戰繫地五百里補曰各本作一千今依唐石經十行本改侵車東至海侵車東海言因齊之門及國門又至海之車侵伐之車言時侵齊進師之車乃以草蓋曰茨即屋以茨雍門之茨雍門齊城門茨蓋也補曰明上二事皆侵伐易則是以齊侯之母故言蕭同姪子之母與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凡有甚之又甚之辭焉言崇下言爰婁師文在中

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也成補注十七

之荷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補曰以伐爲侵遍言之敖郤獻子曰君子聞之曰夫甚之辭焉鄭嗣曰君子爰婁莽侵車東至海侵車東海言因齊之門及國門又至海之車侵伐之車言時侵齊進師之車乃以草蓋曰茨即屋以茨雍門之茨雍門齊城門茨蓋也補曰明上二事皆侵伐易則是以齊侯之母故言蕭同姪子之母與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凡有甚之又甚之辭焉言崇下言爰婁師文在中

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也

之荷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

如何氏公羊注作解若以爲不許己言則文義下屬請壹戰句上文以蘧同姪子之母爲賢云云遂成不了語矣公羊上曰不可今本脫徐疏引一本有今字後漢書注引有之下曰不可今脫曰字亦依唐石經十行本改**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不克請五**補曰疏曰齊爲習所敗兵臨城下然則敗弓所以更能五戰者齊是大國邑竟既寬收拾餘壘足當諸國之師故請以五也**五不克舉國而授**補曰舉盡也以上皆師中語**於是而與之盟**補曰云於是者謂退至爰婁胡安國曰天下莫大於理而深切著明矣不與焉亦可謂有力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衞侯速卒公羊作遬○撰異曰速遬異文

取汶陽田補曰晉使齊還魯侵地魯取之也

冬楚師鄭師侵衞補曰陳傅良曰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師何楚猶未書大夫將也文燕案是時楚共初立嬰齊語於衆曰君弱高澍然以爲楚政下逮之始於是下文始具大夫氏名而六年伐鄭亦具氏名矣

成補注十七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蜀某地補曰當云魯地左傳甚明杜注則在宣十八年傳案左傳楚師侵衞遂侵我師于蜀侵及陽橋杜預曰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張應昌本毛奇齡說以爲史諱之謂至春秋之終方書吳伐我疑張說是也楚僭王其公子稱王子公子家鉉翁謂春秋削之書公子竊以退楚師侵衞遂侵我師于蜀侵及陽橋魯春秋有周禮焉史也月者爲下盟日或危之舊史之文也

楚無大夫補曰疏曰重發之文非完當齊桓之時不氏今稱公子故重發之文大夫者屈乎向或作鄉作嚮上注正例得臣宜申萩不氏公羊語也當改云成爲大夫其**曰公子嬰齊亢也**泰案疏言當齊桓公羊曰莊二十二年丙申及齊高傒盟文二年乙巳及晉處父盟傳曰不言公高傒處父亢也此傳會嬰齊書公以明亢何乎益言公書公則內恥也嬰齊初雖驕慢終自降替故于會則書公以顯嬰齊之驕亢于盟則稱人自屈髮齊何爲至盟而忽屈乎向或作鄉作嚮上注同書公及者以尊及卑以內及外從常例也上言公會及外皆無君與翟泉澶淵同得之不致者會夷狄與薄宋同則無嫌於內爲志故此可從常例趙汸曰蒙會文言及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宋衞未葬而自同於正君故書公侯以譏之

屈向之驕也補曰言今之屈而稱人者即向之驕亢敵公者也驕即亢也一驕一屈即此一人之一驕一屈文非是嬰齊眞身故宜申其事以詳之屈者謂經有屈乎向或作鄉作嚮上注能自屈髮齊何爲至盟而忽屈乎向或作鄉作嚮上注同書公及者以尊及卑以內及外從常例也上言公會及外皆無君與翟泉澶淵同得之不致者會夷狄與薄宋同則無嫌於內爲志故此可從常例趙汸曰蒙會文言及

辛亥葬衞穆公補曰危之者從晉文公例下宋葬亦同也衞宣公但月者五月而葬時事或較愈

二月公至自伐鄭補曰月者爲下葬日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禰宮也謂宣公廟也三年喪故謂之新宮補曰注後三句本杜預呂本中崔子方以爲當時之辭是也然非傳義傳以杜預本中崔子方以新宮爲禰宮之常稱不專以其新入廟

三日哭哀也補曰何休曰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縞哭之**其哀**

成補注十七

文也楚公子嬰齊者中國有大夫之公若書以夷狄之辭則公之恥辱益甚故從中國例而傳明之也注論書公義得之但謂嬰齊終自降替表其服罪則由誤解下傳文說見下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繒人盟于蜀齊在鄭下蓋時王所黜補曰杜預依撰異曰徐彥疏曰亦有一本無齊人者脫也陸淳公羊無齊人下有許人云公羊無許人左氏無許人非卿杜是也范非也○纂例本齊人下有許人云公羊無齊人左氏無許人

楚其稱人何也怪楚向稱人子今稱人**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補曰於是者謂於是衆國大夫成在得從翟泉澶淵以公會人之例不以氏名兒是得其所也案左傳楚公子嬰齊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衞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六國皆得有氏名者也**會盟**公子去疾六國皆得有氏名者也**不地盟**補曰漠梁是也雞澤戊寅已未盟略不言者方明此不宜地盟故專舉不地盟之例**不同月則地會與盟同月則地會盟此其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補曰疏曰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師何楚猶未書大夫將也文燕案是時公得其所謂楚稱人會地盟今之**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公得其所申其事謂地會地盟

豐也宮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以哀禮補
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國不市迫近不敢稱諡恭也迫近
言親親也桓僖遠祖則稱諡補曰迫偏也注遠祖指哀
篇也莊公丹楹刻桷傳曰斥言桓宮以惡莊也明此爲
恭且辭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矣補曰其辭經之辭也
哀哭是以既盡其恭又詳錄其
爲無譏

乙亥葬宋文公補曰左傳曰始厚葬用殉呂氏春秋曰
宋未込而東冢扣高誘曰文公冢也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補曰公羊曰棘者何汶陽之不服
多略也莊二年伐於餘丘傳言病公子以譏公此圍棘
及後圍費邑也與左傳同大氏此等處穀梁
圍鄆圍邸亦其例矣伐人邑與圍內邑不同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牆咎如補曰杜預曰赤狄別種○撰異
一字公羊作將曰公羊舊有二本或作堅或作堅左氏作廧案牆與廧
而非國言伐皆是內事取類不異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補曰
爲下盟日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其曰公也補曰來盟不
日聘而盟則皆非齊高侯晉處父之文聘而盟亦承上來文明皆公盟也明
者疏曰以上文聘既接公下言及則公文未顯嫌不得再煩尊者恐盟時無公故傳云公以釋之案疏說固可通但未知經承來文本自足以顯公而傳之以書日爲說者乃就一邊言也經所以不言公及者下文云以國聘之是也以其既足顯公故不書公爲義與來盟同來聘而求盟補曰彼來聘因求盟也此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撰異曰公羊舊有二本或作堅或
作堅穀梁作賢字今定本亦作堅字案今穀梁不一字也說文以爲古文以爲古
賢字誤耳有親即優即賢字又玉篇糸部引成公四年鄭伯堅卒古爾切古爾二切陸淳纂例堅公羊作姬段玉裁謂玉篇絕乃絕之譌从糸臣聲即緊字緜疑纂例亦絕之譌矣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補曰杜預曰公欲叛晉故城而爲備左傳以爲晉
侯兒公不敬公至自晉欲叛晉故杜云爾也孔穎達曰釋例土地名魯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杜云此東鄆莒魯所爭者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

鄭伐許疏曰鄭從楚而伐衞之喪又叛諸侯之盟者舊解以爲上文背晉爲諸侯所伐是也不於前年伐喪貶者其罪不積不足以成惡鄭既伐喪背盟一年之中再加兵於許故於此夷狄之文烝案賈逵說左氏曰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不稱將帥夷狄之刺無知也何休說公羊曰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後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起夷狄比周爲黨故夷狄之貶言仍伐何言數侵伐楊言一年再加兵程子胡安國皆用其說得經旨矣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鄭伯伐許　于鄢杜云此西鄙昭公所出居者然則此為欲拔晉故城當西鄙也　葬未踰年自同於正君亦譏之補曰推傳例諸侯在喪未葬或葬而未踰年凡會盟侵伐皆以稱子為正而稱子亦猶有譏公侯伯子男當無異例也　鄭之子儀破弒無謚左傳始終稱鄭子國語楚范無宇亦謂之鄭子當時不以為君也知伯有子稱明矣蓋仲舒說此以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春秋以其無子恩不忘恩也賤娶貴棄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無子棄絕世也淫泆棄亂類也不事舅姑棄悖德也口舌棄離親也盜竊棄反義也惡疾棄不可奉宗廟也大戮禮本命有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句無賤取貴句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補曰何休曰始歸不書與鄰一年杞伯姬蓋皆夫未為君時歸之此杞桓公夫人也僖三十矣文二年杞伯姬來求婦或者是歟又疑以禮不備略其歸案歸三年之子叔姬是許嫁之女左傳誤以為絕於杞桓公立其娣為夫人孔穎達以為娣亦休曰歸人有七棄五不娶三不去嘗更三年喪不齊不成補注十七　十二

伯姬同文孫案齊子叔姬鄰人來歸此解來歸故各見之疏曰范氏云出女例凡三年齊人來歸子叔姬也解來歸二也此杞叔姬一也鄰伯姬來歸二也此杞叔姬來歸子叔姬一也鄰伯姬來歸二也此杞叔姬來歸子叔姬一也鄰伯姬來歸二也此杞叔姬來歸子

吳最後又仕越似皆未可爲無後之證以其理斷之如疏引舊說云伯尊藏賢人之論能播敎於西洲其罪深故被戮絕嗣子夏雖匿聖人所知從爭罪之輕重妄說受罪淺以爲天道冥昧非人所知然則夫子言此者蓋猶孟子云不深恐非聖賢之旨也然則夫子言此者蓋猶孟子云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此惡之之辭非德之之辭而被戮喪明等事皆可無論矣夫無後之爲大罰人所知也聲者之言之善而揚之者之爲大惡人所忽也正猶作偏之無後也古書之文參人所忽而皆謂之參伍深思則了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補正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蟲牢鄭地補曰後魯衛侯宋渝盟不見有晉師故還從書日常例程子曰天王崩而會盟不廢見有晉師故還從書日常例程子曰不成補注十七

定王崩

王補曰史記名瑜匡王弟國語注作愉又作揄○撰異曰有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耳魏廣森曰不云武世室也言世室則不毀也則義與武世室者立毀廟猶可言也擬天子不可言也春秋以其可辭書之文悉案史記眞公潛弟武公放立者不宜立也

舊說曰武公之宮廟毀已久矣故傳曰不宜立也魯公之廟文公之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補曰重發傳者嫌與立君異也公羊同蕭楚曰起而置之之謂立文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補曰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舊說曰武公之宮廟毀已久矣故傳曰不宜立也魯公之廟文世室也魏記周末之書以其廟不毀故謂之世室也言世室則不毀也則義與武世室者立毀廟猶可言也擬天子不可言也春秋以其可辭書之文悉案史記眞公潛弟武公放立者不宜立也

公羊同蕭楚曰起而置之之謂立文

取鄆

釋鄆昭四年傳得之謂之諱者經例因史例例也

補曰內諱滅謂之諱取皆以易辭書之例

鄆國也

補曰此獨言國也例卑國也滅例卑邑而非國也

文取繒亦月入極亦結上月此取亦蒙上月入之例

補曰此蒙上月皆與此一例

取根牟取邾皆邑也

補曰根牟邾皆邑而非國也

至取根牟取邾皆時知自從取邑常例

補曰月者下卒日

夏六月邾子來朝

補曰月者下卒日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

補曰鄭悼公也不葬者疏曰魯不會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撰異曰公羊作侵鄭董仲舒所謂楚與中國俠而擊之注克寬曰明年楚復伐鄭諸侯又救鄭則非侵明矣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

不言免牛者以補曰范意以卜郊牛既定則當免也

不言免牛者不知補曰改卜後牛以其實不免牛文而彼文無之

吉否未可知補曰改卜後牛以其實不免牛文而彼文無之

免牛者不郊之辭也時方改卜後牛以其實不免牛文而彼文無之

郊或得吉亦未可知故此不言免牛以其實不免牛文而彼文無之

不於宣三年傷口作注者此下有免牛文而彼文無之

故說於此也疏未得其解而孔穎達以爲前牛文而彼文無之

下免省文誤矣說文曰鼷小鼠也爾雅舊注以爲前牛文而彼文無之

小有毒博物志曰或謂之耳鼠玉篇曰食人及鳥色黑而圓皆

不痛今之甘口鼠也何休曰鼷鼠鼠中之微者漢書五行志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厥妖鼷鼠嚙郊牛角劉向以爲近青祥亦牛鼷也羅願曰牛繫於牢設楅衡以制之鼠又食其角故鼷得食之各本此經下衍改卜牛四字今依

不言日急辭也

補曰不言日之急辭中促急不容日也注日字皆誤

角乃免牛十二字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

當爲不言之謂牛角之閒無之字異於郊牛之口也注同疏不知傳與注日字皆誤

之字亦誤日今改正下注同

其說難通

補曰重發傳者嫌與立君異也公羊蕭楚曰起而置之之謂立文

過有司也

補曰欲顯有司之過故爲急辭過有司即過君也哀元年傳曰志不敬也與此互相備

郊牛日展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

有司展察牛而即知傷是展察之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

有司展察牛而即知傷是展察之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

有司展察牛而即知傷是展察之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

郊牛日展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

有司展察牛而即知傷是展察之

補曰凡言其者皆同意曰乞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者目經曰緩辭與言之同意也非人所能所以謂之乞乎人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音義曰能亦作耐

所以免有司之過也

補曰注失其理五經異義公羊說鼷鼠神物食牛角咎在人君范說正同尊傳意實不加此備解語涉臧群言鼠者言角牛可知後食牛者未必故鼠故重言牛獨言鼠

乃免牛乃者乞乎人之辭也免牛亦然

別故重發之

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

則郊者用牲今言免牛嫌與他例不郊顯矣若言免牲

補曰凡言其者皆同意曰乞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者目經曰緩辭與言之同意也非人所能所以謂之乞乎人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音義曰能亦作耐

所以免有司之過也

補曰注失其理五經異義公羊說鼷鼠神物食牛角咎在人君范說正同尊傳意實不加此備解語涉臧群言鼠者言角牛可知後食牛者未必故鼠故重言牛獨言鼠

乃免牛乃者乞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

別故重發之

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

則郊者用牲今言免牛嫌與他例不郊顯矣若言免牲

牛郊而猶三望明失禮補曰杜預下注曰書不郊閒有事不郊者蓋爲三望起爾言時既不郊而經復書不郊者蓋爲三望起已此在五月尤非禮正不郊矣忽於五月行望禮不郊而有牲變已不郊矣

亦不郊而猶三望明失禮補曰杜預下注曰書不郊閒有事不郊者蓋爲三望起爾言時既不郊而經復書不郊者蓋爲三望起已此在五月尤非禮正

吳伐郯

補曰左傳載季文子之言謂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是即春秋之義周世自小雅盡廢四夷交侵幽王見殺平王東遷晉文侯仇翼戴天子以會戎危公垂四十年而吳見君子治之無所不盡其辭故其文疏曰春免牛三望十二年傳伐國不言圍邑四句同

夏五月曹伯來朝

補曰月者爲下三望起

不郊猶三望

補曰言猶者皆可以已此在五月尤非禮正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陸淳纂例曰左氏習侯下有齊侯案今三家皆有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撰異曰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

補曰此二事倣則

公至自會

補曰以後事致之例

吳入州來

州來楚地補曰林之奇曰楚人憑吳以江故用舟師吳人憑楚以淮故用車戰前此吳自徐伐巢淮西也今入州來淮北也吳楚爭淮自此始自雞甫之師一敗而吳得州來滅巢及鍾離矣是則亾郢始於失淮○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公穀皆作州來案今皆不作萊

冬大雩雩不月而時非之也

補曰亦通秋言之雩以八月九月雩之正不雩則冬無爲雩也不及事故月以明之既過此節秋不書旱冬固不須雩秋若書旱則冬無雩也此年蓋竟九月災已成冬雩亦無及故曰冬無爲雩也文燄案秋不書旱冬固不須雩而前雩無所嫌者以其同在一月一時與雩不得雨而不爲災言旱則不可言雩則又嫌得雨本當言不雨以明之因冬初又雩而得雨冬言雩而其曲折盡見故秋末不須言不雨也若然昭二十五年定七年並是兩雩而前雩無所嫌者以其同在一月一時與此異也秋既無災冬亦無爲雩故從時倒所以非之

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晉爲盟七年晉還事晉

故使魯還二年齊所反之田補曰此本杜預而詳之聽禮曰若有言則以東帛加書以將命鄰君引此經爲證并引告羅乞師爲例于齊之理未明故特釋之曰似句首脫一之字耳疏曰之爲後辭或省耳疏非也田上不使加之亦從可知傳文簡略往往如此

盡我也

補曰爲之請歸不使晉制命其所命也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皆之盡我乃我盡唯我補曰盡者恥之故爲緩辭不使婉其文不使盡此申上句意也不使盡我之恥故爲緩辭不使婉其文不使盡此申上句意也汶陽田不加之歸于京師與齊還東訢西言田皆不加之歸于京師與義明此經二之字非苟然者趙鵬飛以爲

春秋書法大抵若是之詳且婉者其說近是因以見春秋辭句緩急之間一字不可損益也公羊不達此旨但解來聘爲內辭聘禮明載有言之文無關春秋新意乃在經辭耳范言爲之請歸既涉公羊之見而孔廣森駁於公羊反謂穀梁圈圈於辭例非辭例何以觀春秋哉竊以爲春秋論語皆不與他書同春秋夫子之手筆也片言隻字自然入妙爲論語夫子之口說也發聲送句渾然畢肖焉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婚禮不稱主人宋公無主婚者自命之故稱使納幣不書書者譏不親迎傳有明文今此納幣之事稱使自是常文賢伯姬故盡其事補曰案紀履繻來逆女不稱使者譏其事文今此納幣本卿

秋之賢女賢而卒災故尤可隱推極經義賢意自見言不得所不須復言賢故傳不言也江熙以爲伯姬配失德之君即是不得所之事於理亦通而傳於此無是意也共公失德不葬十五年傳文其失德即謂不荅伯姬之疏以江爲無所據非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補曰以者不以者也**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補曰疏曰叔姬既犯七出之愆反歸父母之國恩已絕矣杞伯今復逆出妻之喪而遠禮傷教言其不合爲而爲之是以書而記之以見非徐邈云爲猶葬也言夫無逆出妻之喪而葬理亦通矣但范不訓爲爲葬爲當訓治謂不當越曰徐乃曰言其事耳非訓爲爲葬也俞治其喪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蒲衛地補曰不日者爲此秋執鄭伯以伐鄭渝盟不信祝柯盟爲惡之亦略同

二月伯姬歸于宋逆者非卿故不書補曰劉向列女傳曰伯姬者魯宣公女成公妹也其母曰繆姜文公孫伯姬不稱子則非同母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致敕戒之言於女補曰注以致爲致命與劉向列女傳同而其言太略說具於下也**致者不致者也**補曰重發傳者嫌與致妾母異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刻已嫁而猶以父制盡之補曰此解致者不致之意盡如八年盡我之盡已嫁宋而魯致之是以我盡之**故不與內稱也**使之文注甚謬疏強爲之說內稱謂稱伯姬不稱伯姬而稱女是不與內通也內稱傳意言致故言女非禮之常異其文耳葬魯亦非不可通也以我盡之不正故曰不與內稱伯姬也貶伯姬也疏引徐邈云不稱夫人爲說外夫人安得稱夫人乎父母之於子雖爲諸侯夫人猶曰吾伯姬此內稱之又以不稱夫人爲貶伯姬則得之

歸後嫌有異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補曰晉人者鄭有罪是也鄭伯伐鄭而鄭與晉戰故晉人執之

晉欒書帥師伐鄭不言戰以鄭伯也　欒書以鄭伯伐鄭君臣無戰道補曰傳以鄭伯伐鄭而鄭與晉戰重於伐而書其義左傳無以鄭伯伐鄭而鄭與晉戰故不書戰故發傳

爲尊者諱恥　不使臣敵君王師敗績之屬下二句注皆同

爲賢者諱過　爲齊桓諱滅項是也

爲親者諱疾　雍曰欒書以鄭伯伐鄭不言戰爲大焉故爲是也鄭兄弟之國故謂之親君臣交兵病莫大焉故爲之諱不言者之外尚有爲魯諱敗之事不言者因爲同姓諱疾則文亦包魯可知聖人有作親疏一也今乃以同姓爲別者春秋之意因親及疏故仲尼書經內外別則親疏尊卑見矣文烝案又有爲祖諱之事亦於內外別既內外別則親疏尊卑見矣文烝案又有爲公羊閔元年傳有此三語皆無下一字尊尊賢賢親親春秋之大義也孝經曰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其意並與春秋相表裏啖助曰諱者非隱其惡益諱避之避其名而逐其辭以示尊敬其名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

庚申莒潰其日　補曰君子略之

莒雖夷狄猶中國也　莒雖有夷狄之行猶是中國補曰昭五年傳直以莒爲秋與此互相明案左傳成風叔孫婼皆以邾爲夷仲尼學在四夷邾之類也左傳又言杞用夷禮杞卽東夷之國今乃如下所云乎補曰卓爾康曰楚兵未有至沂上而中國夷狄而中國者不一而足不能事其君上而以叛爲事明君臣無道補曰之適也大夫潰是師是不能事其君上而以叛爲事也

事也　於莒而適楚師君爲

**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叛其上爲夷狄亦不得矣左傳無大夫叛上乃中國之大惡故指而言之若極論其理則傳以叛上乃中國之大惡故指而言之若極論其理則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城中城者非外民也　譏公不務德政恃城以自固城能衛其人民補曰中者中外之中魯都非魯邑也城之者脩舊而又益之若遷都之爲者也中城而益則取之郭之者天子諸侯城郭俱有定制其居民則國中及郊有六鄉三遂皆吾民也今公違魯舊制以郭益城城外有六鄉郊外曰野之民將惡外之故書以非之非責也凡內書城皆是益城皆有貢其外民之意此文尤足顯義故傳特發之范注既不了劉敞葉夢得遂誤傳失尤非也趙汸曰成城中城而後築城西郭定城中城而後哀城西郭

上一條同各本皆作知其上案注云臣以叛君爲事疏曰莒帥衆民叛君從楚又僖四年疏云莒潰書日惡大夫之叛傳文作叛明矣叛與知字左畔相似故誤爲知今持改正又疏曰范別例云凡潰者有四發傳有三僖四年蔡潰傳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文三年沈潰傳曰潰猶同是不相得但與君臣不和自潰散例可知此莒潰雖同小異故發傳昭二十九年鄆潰彼鄆是邑與國殊故重發傳

潰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例潰

成補注十七終

成補注十七

大二千二百廿字
小閒三千九百九十二字
閒注六十九字

春秋成公經傳第七補注第十八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十年春衞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補曰稱弟見其親且貴不論其有罪無罪異於奔殺疏引范答薄駁及其自爲說皆謂黑背以有賢行稱弟非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夏四月不時也郊時極於三月五卜彊也補曰疏曰知其不可而強爲之文烝案四月書卜者蓋十一月下辛卜郊卜三月下辛爲五卜至四月上辛而不郊也或四月下辛又卜爲第五卜郎此四月上辛於是日決意不郊因亦不復行免牲之禮傳以爲強後說似長凡卜免牲不吉則不免如後說則卜而不免也強或作彊乃者亾乎人之辭也補曰疏曰不時亾乎人重發傳者嫌五卜與四卜異也文烝案公羊曰其言乃不知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不吉則否此因卜免不吉故不免牲者不吉則否哀元年傳曰卜免牲之禮也其牲繫而待六月上甲然後左右之亦見哀元年傳彼注曰未左右時監門者養牛牧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然則晉景不葬乃仍魯史之舊補曰杜預曰親弔非禮文烝案晉人止公冬而會葬會葬又非禮說見襄三十一年

秋七月公如晉

冬十月○撰異曰公羊無此三字唐石經誤衍段玉裁曰禮記中庸正義云成十年不書冬十月賈服有說

丙午晉侯獳卒補曰晉景公案左傳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取十二女也若然此非禮有二但經意則以伯姬之不得賢之非以其不得所故盡其事非以非禮書也致女齊媵俱非禮

齊人來媵子稱備百姓則得有異姓又毛詩傳云諸侯一取九女天子諸侯助劉敞辯之補曰左傳例凡諸侯娶同姓媵之異姓則否鄭君以爲納女於天子諸侯一取九女非禮何休以爲唯天子備百姓則得有異姓又毛詩傳云諸侯一取九女天子諸侯助劉敞辯之文烝案鄭君以爲納女於天子諸侯一取九女非禮何休以爲唯天子備百姓則得有異姓又毛詩傳云諸侯一取九女天子諸侯助劉敞辯之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補曰月者益爲晉侯有疾不成伐左傳以爲在會者是晉世子州蒲攻助劉敞辯之

十一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則左經亦當無之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補曰月者從奔齊喪之例又與會淮同非但爲下盟日

晉侯使郤犨來聘○撰異曰犨公羊作州後同亦或作犫

己丑及郤犨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補曰下十四年有逆女文此如齊蓋納幣也納幣得禮則直言如此君子略其文從恆事不志之例也莊之納幣以二十二年冬至二年冬十四年夏而逆女文之納幣以二年冬至四年夏而逆女在國故至十四年秋始逆女也左氏於此但言聘于齊以脩前好殆失其實杜預因不見納幣事則以爲經文闕絕宜無怪焉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補曰月者從外大夫例周有入無出外故無出也宗廟宮室有定所或即位失其常處或常處反無外故無出也宗廟也昭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是補天子者以天子者以王者出入俱有成文其曰出上下一也注直據天子言之鄭嗣曰王者無外故無出也宗廟宮室有定所或即位失其常處或常處反無外故無出也宗廟也昭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是補天子者以天子者以王者出入俱有成文其曰出上下一也今周公出奔上下皆一見之補曰上始言出居于鄭下謂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上始言出居不言出下始言出奔至王子朝言出奔不言出故曰一見之文意與外內寮一疑之同詳鮒

見之也鄭嗣曰上謂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上始言出居不言出下始言出奔至王子瑕王子朝言出奔不言出故曰一見之文意與外內寮一疑之同詳鮒

公出奔晉補曰月者從外大夫例周有入無出外故無出也宗廟宮室有定所或即位失天下之文君不君臣不臣其道無以存此天下皆有失矣君而不君臣而不臣是無上下之道無以存也補曰申上意也出者得其解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補曰周公名楚不敬不言居不言出下始言出奔至王子瑕王子朝言出奔上下皆一見之補曰上始言出居下謂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上始言出居不言出下始言出奔至王子瑕王子朝言出奔不言出故曰一見之文意與外內寮一疑之同詳鮒

雖失天下之文君不君臣不臣其道無以存此天下皆有失矣君而不君臣而不臣是無上下之道無以存也補曰申上意也出者得其解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補曰周公名楚不敬不言居不言出下始言出奔至王子瑕王子朝言出奔不言出故曰一見之文意與外內寮一疑之同詳鮒

矣上雖失之下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公之出則上下皆有失矣君而不君臣而不臣是無上下之道無以存也補曰周公名楚不敬不言居不言出下始言出奔至王子瑕王子朝言出奔不言出故曰一見之文意與外內寮一疑之同詳鮒

上雖失之下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出則上下皆有失矣君而不君臣而不臣是無上下之道無以存也補曰周公名楚不敬不言居不言出下始言出奔至王子瑕王子朝言出奔不言出故曰一見之文意與外內寮一疑之同詳鮒

雖失天下之文君不君臣不臣其道無以存此天下皆有失矣君而不君臣而不臣是無上下之道無以存也補曰申上意也出者得其解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補曰周公名楚不敬不言居不言出下始言出奔至王子瑕王子朝言出奔不言出故曰一見之文意與外內寮一疑之同詳鮒

失天下之文君不君臣不臣其道無以存此天下皆有失矣君而不君臣而不臣是無上下之道無以存也補曰周公名楚不敬不言居不言出下始言出奔至王子瑕王子朝言出奔不言出故曰一見之文意與外內寮一疑之同詳鮒

天下之文君不君臣不臣其道無以存此天下皆有失矣君而不君臣而不臣是無上下之道無以存也補曰周公名楚不敬不言居不言出下始言出奔至王子瑕王子朝言出奔不言出故曰一見之文意與外內寮一疑之同詳鮒

下之文君不君臣不臣其道無以存此天下皆有失矣君而不君臣而不臣是無上下之道無以存也補曰周公名楚不敬不言居不言出下始言出奔至王子瑕王子朝言出奔不言出故曰一見之文意與外內寮一疑之同詳鮒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撰異曰瑣公羊作稅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成故會○撰異曰瑣公羊作沙七年齊衛之盟左氏經作沙傳作稅

狄不言戰皆曰敗之交剛某地補曰此發中國與夷狄相敗遍例也凡日不言戰亦皆不日不言戰亦皆不日不言戰亦皆不

叛京師也因其過朝故正其文使若自往補曰不叛六年傳曰諸侯不以敵過也案公羊曰不敢過天子也桓不以過相朝也二傳互相明諸侯不得言朝諸侯不敢過天子故公得言朝王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補曰公羊以不敢過天子爲鑿行鑿者何休曰隧行也左傳有劉子成子公親在行史必簡錄戰于麻隧秦師敗績賈逵曰嫌若實受王命也又左傳稱戰于麻隧書戰杜預駁其說文烝謂是略之不欲以一秦敵九國故諱敵耳

不敢叛周也使征伐若既朝王而王命己使伐秦叛周專言受命氏穀梁皆作公羊疏曰公下自上有至字徐彥公羊疏曰公下自上有字也余仁仲本各本悉無至字徐彥本脫今依唐石經余本補正

京師此重發傳者嫌君臣異例文烝案上以非如之辭不敢叛意及公子遂二文皆以繼事辭見義三者皆同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補曰後事小於先事不以先事致者非朝京師故不以京師致是也鄭玉曰上書如京師明春伐秦以朝王爲重使不違於禮而世道有所防下書至自伐秦明諸侯爲伐秦不而出使不失其實而後人有所考文烝案此實未滿二時月者遠用兵而反故危之亦從往月致月有懼之例

冬葬曹宣公葬時正也發之文烝案此非重發也乃因卒葬故重

曹伯廬卒于師補曰疏曰不日卒者蓋非嫡子爲君故也此不日者或當爲卒于楚注云新臣卒于楚故不日耳則或當爲卒于楚注云許男卒于楚則在外已顯矣壬午許男甯卒于楚注云許男甯卒于楚故不日耳則或當爲卒于楚注云新臣卒于楚故不日耳文烝案傳例在外而卒日日卒明其正二理俱通故爲兩解或亦新臣非嫡子不須兩解理足可通耳文烝案傳例在外日者爲其未踰竟則知在竟外者例皆不日矣解或亦新臣非嫡子未踰竟則知在竟外者例皆不日矣

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補曰疏曰諸侯從會或從伐皆閔其在外而死故云卒于師于會也卒于師則此曹伯廬及諸侯朝王正其文使若自往補曰不叛六年傳曰諸侯不以敵過也案公羊曰不敢過天子也桓不以過相朝也二傳互相明諸侯不敢過天子故公得言朝諸侯不敢過天子故公得言

傳曰閔之也補曰閔其高閔說此曰其辭若志敬而實志不敬此春秋微辭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泰曰親迎例時大夫逆皆謹月以氏至自齊一事不二議之下云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遂如齊逆女亦以時不二議故此可以不月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雖文承正月下正以時逆而月致義與此同補曰疏曰彼自爲卽位發文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大夫不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補曰疏曰公子翬如齊逆女傳曰公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然則公不親受宜言以夫人至而曰非正者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非正而以夫人至故刺之不發於宣公逆女者宣以喪娶故略夫人而不氏一事不二譏故省其文成非喪娶嫌無罪故傳明之僑如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補曰秦桓公也秦卒自此不名以後葬矣至哀三年傳曰何以不名秦者夷也

之挚由上致之也非補曰疏曰齊侯之挚不如諸侯之挚故略之也

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何休曰嫡子生不以名傳令於四竟擇勇猛者而立之嫡得立之案傳言滕用狄道世子無名不正者名公羊移其事於秦而言滕子無名公羊本紀恐據秦史絶無斯言明公羊未睹其人何休以此嬰齊爲未見經則彼亦當是聲伯竊以古經簡質若書歸父之弟也謚曰昭子公羊以爲公孫嬰齊爲兄後故以王父字爲氏此不得其說而强爲之辭何休說之曰未見於經爲仲嬰齊今爲大夫死見於經爲公孫嬰齊此注有可取焉子由父疏之也雍曰父有弑君之罪故不得言公子父不言公子則子不得稱公孫是見疏之罪由父故補曰嬰齊非有罪也爲欲接足前篇之義疏父以及子若卒歸父亦同之矣遂身以仲爲氏故疏其父子則皆稱之成公時有兩公孫嬰齊今爲大夫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六年如晉八年如晉左傳皆以爲子叔聲伯卽十七年卒者二年戰鞌左傳不言其人何休以此嬰齊爲未見經則彼當是聲伯竊以古經簡質若書歸父之弟則亦從同不別此卒若不疏之則後世史家之學求之家鉉翁以爲此一經舊史必書公孫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瑕補曰下有執不如補祝柯去日者稱侯斥執其罪已顯不假去日故還從柯書日常例與湨梁同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撰異曰公羊歸下有之字唐石經及板本誤衍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此伯討之文也今以侯歸于京師此伯討之文也以其罪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執歸于京師案左傳謂曹伯發大子之喪不稱子故重明之文孫案左傳曹伯自立黃仲炎云未必然程端學以爲附會恐當從公羊泡云公子喜時讓國而左傳下年曹人請晉雖重不義嘗君也不言之急辭也補曰辭中促之斷在晉侯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補曰顧炎武曰春秋葬皆用柔日惟此是剛日其如頊熊定公雨不克葬遲至明日者歟月卒日葬非葬者也葬宋共公正立卒當書日葬無甚危則當錄月今反常違例故知不葬者也然則共公之不宜書葬昏亂而葬則甚危又不加故補曰案中國諸侯若立非正罔

齊小白之不正前見則亦月卒日葬矣而云月卒日葬者蓋以其公卒本宜日葬本不宜日二事俱違例以非葬者蓋以其公卒本宜日葬本不宜日二事俱違例如注所云也紀伯姬叔姬亦是月卒日葬與例相違傳云閔紀之亾不嫌也紀伯姬叔姬亦是月卒日葬者內女書葬明是特錄不若諸侯書葬爲常文月卒日葬與宋共姬不同則知是閔紀之亾矣傳言共公非宜書葬則共公爲失德甚明注傳言昏亂而隱三年徐邈注解此文云伯姬賢而不荅以是爲共公失德之實徐說荅是也共公不親逆女又不荅共公少子何休亦曰共公卒子幼蓋皆誤以

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

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補曰子氏去葬爲其君不葬也因台葬之法也共公不去葬爲其夫人葬明夫婦之義若不踰君之義若共公未嘗失德然紀伯姬叔姬書葬不踰君之義若共公未嘗失德然紀伯姬叔姬書葬紀侯者紀侯大去非我所葬與此異也

爲賢者崇也賢崇伯姬故書共公葬補曰崇伯姬之賢使得達其義

此其言葬何也以其公之言當本穀梁家舊說極合事情此其言葬何也以其爲共姬所生當是公羊家說徐氏家說合事情徐氏爲共姬所生當本穀梁家舊說極合事情此其言葬何也以其公少子何休亦曰共公卒子幼蓋皆誤以

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牛奔即歸位本未絕也據左傳華元至河上而反李光地高潤然以爲已入晉竟言奔者不必定抵其都也明亦從有奉之例

宋殺其大夫山補曰左傳稱其人曰蕩澤曰子山則山者蕩澤之字也不氏又不名者左傳稱蕩澤爲司馬在祖之位也此與傳二十五年皆稱國以殺並是無罪之文而彼直云大夫此言山者蓋因上書宋華元下書宋魚石此文在中不可空言大夫無以相別故上下文書名姓則此略書字與文八年同義

宋魚石出奔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鯔邾人會吳于鍾離補曰鍾離楚邑何休曰月者危錄之諸侯既委任大夫復命交脫卑狄

會又會外之也再書會殊外夷狄補曰注順衍傳語甚無發明

當時吳實序末宜稱邾人吳人今因不欲稱吳人故殊會是外之也不言及吳者與橫函同與黃池異會者外爲主不嫌以吳爲主與王世子同者上有會晉文也疏兩發之文孫案公羊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

許遷于葉楚地補曰葉

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故發傳於始以明與凡遷同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雨而木冰也雨著木成冰補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公羊同

志異也穀梁說曰雨木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卿大夫之象此是人將有向云冰者陰氣脅木木先寒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齊甲胄兵之象補曰疏曰劉炫規杜云冰者木介介甲也木者少陽之精幼君大臣之象冰者擬陰害之象故以異也傳曰周見一此亦如此

傳曰根枝折根枝折兼用者象休祲語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後名且葬矣滕之不名者正名者不名者書日以正然則日正不日不正之例不傳曰日少進也滕用狄道卽於名不名見之故從少進之例本亦不言正不名特其用狄道故施於滕明矣楚卒書日以後世以封條雪爲雨木冰非也補曰惠士奇曰言折乃草妖也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羊於諸異皆曰記異也傳唯此一見周人之書體例高頩不屑屑也左傳亦如此

晉侯使樂魘來乞師將與鄭楚戰補曰乞師者將伐鄭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鄢陵鄭地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冬十月

林父鄭公子鯔邾人會吳于鍾離補曰鍾離楚邑何休曰月者危錄之諸侯

會又會外之也再書會殊外夷狄補曰注爲是孔穎達曰時欒魘未爲卿得名以攝卿故書

補曰鄭與陵與鄭異地服虔注此云鄭之東南地

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此言敗者目傷故補曰手足偏斷尚謂之敗目在首重於手足故亦爲敗也文烝案此明楚子所以得言敗

君重於師也補曰君敗則師可知舉君爲重也

楚不言師補曰據凡稱師敗例故爲舉重韓戰師敗不言師敗之訓有異敗之例從同此亦在羊解彼經云君獲不言師敗君獲不言師敗故爲失民公之尊傳言君重於師明大夫則重與師等苟爲將見傷而以師爲重也春秋一字褒貶之中一字而含兩義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宋沙隨地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補曰譏在公字直書曰不譏諸侯則言不之文當以公主之當承上公而不見諸侯或承公而言弗又當曰弗遇矣據左傳僑如通於穆姜欲去季孟公將會晉伐鄭姜使逐二子公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

公至自會補曰是皆君也公申守而後行遂不及鄫陵戰晉侯不見公

公會尹子晉侯齊侯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士子爵補曰此本杜預卿士者天子卿士子爵也杜以子稱蘇子子爵其說可從蘇子國於溫溫滅之後稱蘇子子必是爵明尹子單子劉子之屬也

不書劉子成子者所以削其請王師

而蒼門行朝王之慢也伐鄭淅濱王卑之失也夫苟伐秦書劉成則爲朝王請命而伐秦爲善矣伐鄭不書尹單則無挾王臣之罪而討貳抑楚不爲過矣聖人筆削豈不深切著明哉

曹伯歸自京師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補曰不言歸于曹以爲最善也孫復亦是補曰言自某又言所歸也高尚然曰視衛侯鄭伯說略本蕭楚趙鵬飛不言復與衛侯鄭同文而盈之高尚然曰釋於士不待復國已成之故名釋於晉則未入國猶失位之故不名文烝案此明曹伯歸自京師不言于曹伯襄復歸于曹伯負芻之例從同此亦在羊解彼經云君獲不言師敗君獲不言師敗故爲失民公之尊傳言君重於師明大夫則重與師等苟爲將見傷而以師爲重也春秋一字褒貶之中一字而含兩義

出入不名以爲不失其國也補曰順善而言舍之復不致之意便可知公所在乎

善者也補曰不言歸于曹以爲最善也孫復亦是補曰言自某又言所歸也高尚然曰視衛侯鄭伯說略本蕭楚趙鵬飛不言復與衛侯鄭同文而盈之高尚然曰釋於士不待復國已成之故名釋於晉則未入國猶失位之故不名文烝案此明曹伯襄復歸于曹伯負芻之例從同此亦在羊解彼經云君獲不言師敗君獲不言師敗故爲失民公之尊傳言君重於師明大夫則重與師等苟爲將見傷而以師爲重也春秋一字褒貶之中一字而含兩義

自某歸次之補曰自某歸于衛侯鄭伯歸于鄭曹伯歸于曹伯襄復歸于曹伯負芻歸于陳歸于蔡季自陳歸于楚復歸于衛侯鄭伯歸于鄭曹伯歸于曹伯襄復歸于曹伯負芻歸于京師者天子赦之之辭也高尚然曰視衛侯鄭伯說略本蕭楚趙鵬飛不言復與衛侯鄭同文而盈之高尚然曰釋於士不待復國已成之故名釋於晉則未入國猶失位之故不名文烝案此明曹伯襄復歸于曹伯負芻之例從同此亦在羊解彼經云君獲不言師敗君獲不言師敗故爲失民公之尊傳言君重於師明大夫則重與師等苟爲將見傷而以師爲重也春秋一字褒貶之中一字而含兩義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執季孫意如叔孫婼不言舍者十三年作招執者不舍今言舍者人執我行人叔孫婼不言舍于苕丘而言舍之于苕丘舍之者亦是危而謹月一解意如及婼

善謂直言歸而不言其國亦兼包鄫世子忽復歸也高尚然曰歸自京師者天子赦之之辭也高尚然曰視衛侯鄭伯說略本蕭楚趙鵬飛不言復與衛侯鄭同文而盈之高尚然曰釋於士不待復國已成之故名釋於晉則未入國猶失位之故不名文烝案此明曹伯襄復歸于曹伯負芻之例從同此亦在羊解彼經云君獲不言師敗君獲不言師敗故爲失民公之尊傳言君重於師明大夫則重與師等苟爲將見傷而以師爲重也春秋一字褒貶之中一字而含兩義

自某歸次之補曰自某歸于衛侯鄭伯歸于鄭曹伯歸于曹伯襄復歸于曹伯負芻歸于陳歸于蔡季自陳歸于楚復歸于衛侯鄭伯歸于鄭曹伯歸于曹伯襄復歸于曹伯負芻歸于京師者天子赦之之辭也高尚然曰視衛侯鄭伯說略本蕭楚趙鵬飛不言復與衛侯鄭同文而盈之高尚然曰釋於士不待復國已成之故名釋於晉則未入國猶失位之故不名文烝案此明曹伯襄復歸于曹伯負芻之例從同此亦在羊解彼經云君獲不言師敗君獲不言師敗故爲失民公之尊傳言君重於師明大夫則重與師等苟爲將見傷而以師爲重也春秋一字褒貶之中一字而含兩義

出入不名以爲不失其國也補曰順善而言舍之復不致之意便可知公所在乎

善者也補曰不言歸于曹以爲最善也孫復亦是補曰言自某又言所歸也高尚然曰視衛侯鄭伯說略本蕭楚趙鵬飛不言復與衛侯鄭同文而盈之高尚然曰釋於士不待復國已成之故名釋於晉則未入國猶失位之故不名文烝案此明曹伯襄復歸于曹伯負芻之例從同此亦在羊解彼經云君獲不言師敗君獲不言師敗故爲失民公之尊傳言君重於師明大夫則重與師等苟爲將見傷而以師爲重也春秋一字褒貶之中一字而含兩義

自某歸次之補曰自某歸于衛侯鄭伯歸于鄭曹伯歸于曹伯襄復歸于曹伯負芻歸于陳歸于蔡季自陳歸于楚復歸于衛侯鄭伯歸于鄭曹伯歸于曹伯襄復歸于曹伯負芻歸于京師者天子赦之之辭也高尚然曰視衛侯鄭伯說略本蕭楚趙鵬飛不言復與衛侯鄭同文而盈之高尚然曰釋於士不待復國已成之故名釋於晉則未入國猶失位之故不名文烝案此明曹伯襄復歸于曹伯負芻之例從同此亦在羊解彼經云君獲不言師敗君獲不言師敗故爲失民公之尊傳言君重於師明大夫則重與師等苟爲將見傷而以師爲重也春秋一字褒貶之中一字而含兩義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執季孫意如叔孫婼不言舍者十三年作招執者不舍今言舍者人執我行人叔孫婼不言舍于苕丘而言舍之于苕丘舍之者亦是危而謹月一解意如及婼

善謂直言歸而不言其國亦兼包鄫世子忽復歸也補曰此亦兼包鄫世子忽復歸于鄫曹伯負芻復歸于曹伯襄復歸于曹伯負芻之例從同此亦在羊解彼經云君獲不言師敗君獲不言師敗故爲失民公之尊傳言君重於師明大夫則重與師等苟爲將見傷而以師爲重也春秋一字褒貶之中一字而含兩義

是二事今以爲舍于苕上及不致爲二事文孫案傳謂公還至苕上而左傳曰公還待於鄆鄆者魯西邑當是先在苕上後待鄆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徐邈曰案襄二十三年臧紇之出也禮大夫去君捕其宗廟不絕其祀身雖出奔而君遇之不失正故詳而日之明有恩義也補曰范注彼傳云正其有罪得之徐似誤解正字以爲遇之不失正祀引之似謂既正其罪兼明恩義如其說則慶父歸父何以不日乎不絕祀記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補曰行父非致故不挈執

公至自會無二事會則致會伐則致伐上無會事當言至自會常所未詳鄭君曰伐而致不成補曰李廉曰春秋不以本事致者唯此會於伐鄭致會襄十八年圍齊致伐文丞案圍齊實伐也

乙酉刺公子偃補曰杜預曰公庶弟大夫日卒正也嫌刺與卒異也

成補注十八　十三

先刺後名殺無罪也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此猶外之稱國以殺也假但爲穆姜所指不與謀故無罪杜預以刺得不殺臆度偃亦與謀非也竟引徐邈云偃爲矯如斯諸本非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撰異曰括公羊作結張治曰誤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鄭地補曰此爾雅所謂陵莫大於加陵淮南子作嘉陵柯陵鄭地補曰此爾雅所謂陵莫大於加陵淮南子作嘉陵

陵之盟謀復伐鄭也補曰案左傳曰尋戚之盟也戚盟有鄭則此盟鄭亦與矣而傳云盟鄭未肯從當其盟時已有伐意故謀復伐者晉強盟鄭鄭未肯從當其盟時已有伐意故此冬復伐鄭也此與後文京城北同而與戲盟則異戲盟鄭已服也戲盟不嫌同辭者其下有楚伐鄭文并謀復伐可知故不嫌也

秋公至自會不曰至自伐鄭也補曰疏曰言公至自會者經之常也今傳起違例之問者定四年楚弱而爲諸侯所侵訖而盟以盟爲大會鄭自鄟陵戰後不助中國二年之間三度興兵以伐鄭爲重盟爲輕故決其以伐鄭致僖四年傳云大伐楚不以會致而以伐致是其事也文孫案盟後以伐鄭當以伐致襄十一年事是其明文傳據彼文以問不當加疏取僖四年事爲說疏因可通然非傳意不欲諸侯爲此盟爾意不欲復伐鄭故以公不欲復伐鄭補曰二

成補注十八　十四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補曰郊則不日案失禮祭記例亦日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郊春事也僖三十一年夏四月不時今言可者方明秋末之不可在四卜郊從傳曰四月不時今言可故以是爲猶可也補曰春分爲建卯之中氣乃在四月故言可承春下言承春之始者郊事起正月欲其盡秋末之不可故追遠言之蓋者發語辭九月用郊用辛例不明文孫案二句又申上傳不用郊用者不宜用也補曰重發傳者嫌與用致夫人異也公羊同何休曰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又非郊時故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器械不備不可以祭補曰疏曰論用郊而陳宮室祭服車馬器械亦通也文孫案徐說大概得之齊祭之盛者莫大於郊傳意欲見嚴父然後至其天家祭服車馬宮室司之等明神非有五經莫重於祭者禮有二旒車馬器械謂素車大路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用陶匏疏布冪蒲越槀鞂大圭不琢之

屬說文曰有所盛曰器無所盛曰械有司之職謂凡所擇所戒者皆是先於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又於庫門內戒百官大廟戒百姓百姓者親屬也此言祭事重大不得輕易用之**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補曰承上言祭之正也時謂春時敬者言其心志美者言其也如享國享祿之享又言祭之義主薦此三者非徒享味之謂今曰用之而已是徒以爲享味也哀元年傳曰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自宮室以下皆取古書成文亦通於他祭○薦其美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作薦其義王念孫曰作美則與非享味之意不合當作義爲是文丞案祭統言小物備美物備陰陽之物備此美之說也又言唯賢者能盡祭之義盡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此義之說也但義不可言薦石經以下皆作美未可以他書改本書也美者禮物之備傳文時與敬言之不得謂美也時即傳之時也明薦即傳之薦也與享味爲一祭統曰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將伐鄭補曰本杜預○撰異曰陸氏德明集例曰罃公羊作嬰案今公羊不作嬰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言公不成補注十八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補曰何休曰月者方正下壬申故月之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蜃貍蜃魯地也補曰杜預注及釋例皆曰闕又稱舊說魯地也○撰異曰盬左氏作脹公羊作軫辰字

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補曰公羊穀梁及諸儒皆以爲十月杜預長厤推之亦以恤死恩禮宜自公出也**致其地未踰竟也**補曰在外末踰竟也此與故遂異故發之

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以十一月下也嬰齊從公伐鄭致公而後錄其卒故壬申在十一月下也嬰齊卒先君後臣之義也補曰鄭之事畢須公事畢然後書臣子者連言子耳注說固得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補曰鄭定公也范甯說推此則定公正當如范說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自鄔於是起矣鄔由自取也國語曰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於是乎國人不滿遂弒諸翼也此傳與崔杼弒君子所傷要亦彼云自鄔於是起矣言淫于蒲于鄔于戎于貍皆自取也

邾子貜且卒補曰鄫定公也范甯說推此則項正鐘儀不正日

二事日食在上者先天道次人事不日皆與大國同例孔廣森曰同日而書之所以譏不可察也又曰孔子曰吾因之行事故甚重幽明二君之弒君子所傷要亦彼云自鄔於是起矣言淫于蒲于鄔于戎于貍皆自取也國語曰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於是乎國人不滿遂弒諸翼也此傳與崔杼弒君子所傷要亦彼云自鄔於是起矣言淫于蒲于鄔于戎于貍皆自取也

楚人滅舒庸補曰亦羣舒也在時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補曰據左傳樂書殺非君殺也經辭從同不別月者爲下弒日左傳在上年閏月乙卯朔庚申爲正月乙卯朔庚申乃二月六日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補曰非也正月乙卯朔庚申乃二月六日

弒其君惡甚矣補曰疏曰於此發例於此者莒吳薛是夷狄故於小國可以惡例也文十一年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或爲州滿誤耳今定本作滿是同名諱云昔者周公之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揜殺於生所遯論其由來者舊矣皆可與傳位之意一不知可不察也又曰孔子曰吾因之行事故書之以貶之也

再國以

以見義經既出役胥童遂弒厲公春秋稱國以弒爲厲公之自禍雖微書僞亦將被弒所謂國人不堪者也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厲公一朝殺三卿晉之諸臣可以盡去苟不能去必弒其君矣孟子又論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可者晉無伊尹之志則可有伊尹之志則所謂國人不堪者也孟子曰無罪而殺

子請於諸侯先歸會葬言略是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成補注十八終

大千六百五十六字
小題零八百十四字
補注十四字

成補注十八　木

春秋襄公經傳第八補注第十九　母定姒以簡王十四年

襄公成公子史記名

即位時年四歲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正即位正也

重明之案此疏與閔元年疏異此疏是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八圍宋彭城　補曰滕薛微於諸侯之事四國君臣餬不從役

故夫子曰孟公綽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言國小而政煩也

三也　魚石得罪於宋成十五年奔楚十八年復入于彭城然則彭城已屬魚石今猶繫宋者崇君抑叛臣也

魚石以彭城封魚石又曰楚取彭城以封魚石說曰楚所以言圍成非宋地也左傳曰魚石出奔楚楚置之於彭城以逼宋

彭城魚石自襄以後諸侯之甚邾又微者則紀小邾也

孟康曰留鄆邑也後爲陳所幷故曰陳留此所亥益鄭東鄙錯於宋竟者古爲鄆字四年鄆始見音似陵反以後不爲鄆地故名之鄆左氏音義僖十恐本是古外反發人改之以後不爲音唯此鄆音才陵反切經音義會古文祫同歷之也文燕案說文祫古文會一梁或本及公羊皆是祫字疑穀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補曰史記名王子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以辛酉爲九月十五日左傳謂此朝聘爲禮故杜解之如此若依孫復胡安國不臣之說以左杜爲不然於經義亦自無礙桓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已見夷狄之文其餘皆從平文可矣疏及孔穎達並引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撰異曰罃

唐石經作嬰後二年三年同嚴可均曰嬰當作罃張參顏傳經五經文字云罃與嬰同見春秋傳說文有罃字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補曰成公夫人也公羊不辯宣成二夫人何休遂亂其姑婦○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補曰撰異曰鄭成公也不葬者蓋魯不會○十行本改正音義睔古困反漢書古今人表作綸師古曰綸音工頑反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子前事也初衛侯逐卒鄭人侵之故舉甯殖之報以明稱其前事不書晉宋之將以慢其伐人之喪補曰爾雅曰稱好也漢書注曰稱宜也好亦宜也國語注曰稱副也疏曰稱師者罪重稱名者罪輕文燕案傳言此者明衛從舊史紀實文晉宋皆變文改舊史也晉宋在衛上則無嫌爲將卑師衆之常辭晉主兵而宋衛皆非君將晉雖卑者將亦宜序上宋則不得以卑者先伐許書衛甯殖宋人知當時自有一定之次史從而書之也

以如爲重文孫案此亦後事小則以先事致之例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雞澤地也補曰當云晉地國語作雞丘此王喪二十二月而命會

者言同也同外楚也

補曰疏曰復發傳者楚人轉盛中國外之彌甚故更發之後文歲及陳侯使袁僑如會

京城北重丘之等亦其義也

於會受命也

踐土之盟陳侯如會伐宋傳云會事之成也於會乃至耳

外乎會者明本非會內諸侯已會乃至而會袁僑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及以及與之也

補曰疏曰單伯會伐宋傳云外乎會也於會傳云會事之成也

諸侯在會而大夫又盟是大夫執國之權亢君之禮陳侯如會袁僑受使來盟袁僑之盟得其義也

君所使嫌有異故重發之

外乎會也是二文互以相通踐土亦是事成乃至伐宋亦會內大夫陳侯諸侯袁僑爲單伯內

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及以及與之也

獨與袁僑之得禮故再言及明不與諸侯之大夫則無以表袁僑之得禮故再言及者內爲志內言及外之例無所嫌也王世子則及以會吳則會又會陳侯始失政

及以及與之也者內爲主故於叔孫豹還從以內言及外爲主故於叔孫豹還從以內言及者內爲志內言及外之例無所嫌也王世子則及以會吳則會又會陳侯始失政

補曰疏曰此亦應受君命而謂之私是大夫張本作彊

補曰王引之曰張當爲彊楊疏彊字凡三見則疏所謂私者對君盟非臣事故謂之私是大夫張

相與私盟

補曰疏曰此亦不當使大夫可矣

也

補曰正亦執政

相與私盟則釋之

補曰不與盟可矣諸侯盟又大夫

當與盟親及殊文相似及吳子則會諸侯以爲可與則與之

諸侯盟又大夫不可與則釋之

諸侯以爲可與則與之

補曰疏曰此亦應受君命而謂之私是大夫張本作彊

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

補曰大夫出也大夫之專禮也大夫執政國權者論語所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也大夫之專禮也大夫執政

曰袁僑異之也

補曰異郎公羊之得禮補曰異袁僑之得禮補曰異袁僑之得盟諸侯大夫君在私盟故謂之頗曰袁僑異之也諸侯不及文公

諸侯之大夫不但總言及而殊之者是異袁僑亦不在故與袁僑得盟諸侯大夫君在私盟

故謂之頗文孫案此亦後出陳者因文之宜何休以爲舊得陳國例非也

秋公至自會

晉今依唐石經改正

○撰異曰會各本誤作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胡安國以爲猶莊篇書同盟僖篇書戊申定篇書宋仲幾從其質也

補曰午與襄公名同不諱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成公夫人襄公母也姒杞姓補曰當云襄公妾母何休以弋爲杞姓本公羊下年傳舅出之說莒己姓非弋也杞繒皆姒姓此姒氏或繒女歟孔廣森說公羊謂弋即是姒當爲卿女○撰異曰姒公羊作弋下同徐彥曰左氏經作姒氏字聲勢與此同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定誼補曰許翰曰左傳季文子本不欲以夫人禮葬此葬速葢

禮略也高閌曰距冬幾二十三日補曰非禮

冬公如晉

補曰非禮與宣同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緡世子巫如晉外不言如而言如此與內俱往也

爲我事往也

外相如不書爲魯事往故同於內補曰疏曰徐邈取左氏爲說云爲我事往者謂請緡於晉以助己出賦也文孫案徐說得傳意傳言緡世子爲魯將屬其國與魯大夫並往晉故同諸內而言如也左傳上四年冬公如晉請屬鄫晉侯許之至此穆叔之言比諸魯大夫也

言如

補曰重起例者

觀幾二十三日

不言及故可言如是其意義一也杜預經下注云比魯大夫故書巫如晉傳下注云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經不書及比之魯大夫○緒自有世子不宜立異姓爲後此又文外之意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

善稻吳地補曰依杜當云會者外爲主之文左傳稱晉將爲吳合諸侯使魯衛孫林父會吳且告會期則是魯衛並受晉命衛非爲主者故不得言會衛也又晉之諸會魯班當在宋下衛上此亦晉事卽亦不得言會衛也前後諸文殊會吳者上皆有會字晉文晉爲主而殊吳也此但言會吳吳爲主也不言及會及以會及以會乃特衛孫林父者吳或會以及之未聞及以會及以會乃特尊王世子之文非可施於吳也杜預曰魯衛俱受命於吳也○撰異曰段玉裁曰謂稻曰段文祚國謂稻曰稻從中國名從主人也中國謂魯主人者對魯人名從主人也夷狄所號地形物類當從中國此言號者彼言之不專指夷狄桓二年傳言物從中國此言號也此專是地號而不言地從中國明包地物之號也此則兼包地物言之也桓二年傳言名從主人乃釋大鼎稱鄧之義名者國名此經無從主人之例以明伊緩稱善稻人名當從其主人名爲說也

吳謂善伊謂稻緩補曰段玉裁曰謂稻曰稻爲緩卽其理也說文祚國謂稻曰稻爲伊者古合韻也

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及物類當從中國地形號從夷狄所號者彼釋大鼎義專是物號此則兼包地物之號也此專是地號而不言地從中國明包地物之號也桓二年傳言名從主人乃釋大鼎稱鄧之義名者國名此經無從主人之例以明伊緩稱善稻人名當從其主人名爲說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撰異曰顏師古匡謬正俗以爲壬本是王字非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齊世子光吳人繒人于戚繒以外甥爲子曾夷狄之不若故序吳下所以不復殊外

春秋終譱之

公至自會補曰會夷狄而致者上文吳稱人楚稱人皆致也楚於吳補之稱人又主會異於吳補之稱人自其常文不言諸侯是魯史紀實而經取其義此春秋之義也前此齊人伐山戎桓二年傳言物從中國此言號者彼則兼包地物之號也此專是地號而不言地從中國明包地物言之也桓二年傳言名從主人乃釋大鼎稱鄧之義名者國名此經無從主人之例以明伊緩稱善稻人名當從其主人名爲說也

冬成陳補曰杜預曰僞楚之稱人自其常文不言諸侯是魯史紀實而經取其義此春秋之義也前此齊人伐山戎桓二年傳言物從中國此言號者彼則兼包地物之號也此專是地號而不言地從中國明包地物言之也桓二年傳言名從主人乃釋大鼎稱鄧之義名者國名此經無從主人之例以明伊緩稱善稻人名當從其主人名爲說也

何休曰成例時內辭也

公至自會補曰會夷狄而致者上文吳稱人楚稱人皆致也楚於吳補之稱人自其常文不言諸侯是魯史紀實而經取其義此春秋之義也前此齊人伐山戎桓二年傳言物從中國此言號者彼則兼包地物之號也此專是地號而不言地從中國明包地物言之也桓二年傳言名從主人乃釋大鼎稱鄧之義名者國名此經無從主人之例以明伊緩稱善稻人名當從其主人名爲說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撰異曰左氏無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段玉裁曰公穀皆有此四國不容徐彥陸德明不記其異同疑脫文耶盧石經及宋監本同案陸淳纂例云左氏無莒邾滕薛四國段所未見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補曰月者下卒日者善救陳也楚人伐陳公能救中國而不能救陳致補曰疏曰善文於公公至下重發文承上善之謂以救陳致善之於春秋主善以內故於書公至自會補曰疏曰善文於公公至下重發文承

案注謂以救陳致是善則與凡救言善不同疏又曲爲之說夫傳始本與經別行後來以傳合經者乃以此句附公至下實非傳意此與諸言善者同義當在諸侯救陳下也重發傳者成而被伐嫌救非善故重明之公至是常文不須釋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補曰僖二十三年書杞子卒案左傳繼成公卽位者卽姑容也自此終於春秋皆名或日或不日皆書葬或時或月悉與大國同例蓋襄昭以下時事之不同於前卽諸小國可見也

夏宋華弱來奔 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弱公羊作溺案今公羊不作溺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繒非滅也 非兵滅故

繒中國也而時 補曰此亦大概言之耳若細重明之

非滅也 補曰以其如上別言之當是卑國在月例

家有既亡國有既滅 補曰疏曰故足明非滅家有既盡也補曰國立異姓爲嗣則滅既亡猶滅

而不別也 言繒不達滅亡之義故國滅而不知補曰疏曰繒所以滅者立嗣須分別同異姓而繒不識別也舊解云別猶識也言繒君唯識知國須立後不能識知異姓之不得立文孫案疏載舊解與注意合別之而不知者所由此言見滅而不自知者所由其事相類其情亦同隱四年於翬賤之文言傳之義也上年於繒豫此傳則上經之爲抑繒亦明矣

滅而不自知由別之 補曰此亦大概言之耳若細別言之當是卑國在月例滅猶亡也

莒人滅繒非滅也 故言滅補曰非者責也如非稅畝之災之非

亡之道也 莒是繒甥立以爲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

非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也 補曰又覆說非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也之義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補曰左傳稱萊夷也滅在時例月者益以萊爲齊之同姓故謹其文與楚人滅蔡戎則文異夷之滅萊相對爲詳略也滅菱則文同

夏之辭必不相假

七年春鄭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曰補曰疏曰三卜是禮而書者書者爲不從及不時故也文孫榮四月必不止三卜三卜者當是正月下辛前有牲變已改卜牛以正月下辛爲初卜故言三卜也若使卜從而郊則當先書正月牲變次書四月某日郊與哀元年同文今既不郊則牲變可略以卜不從爲重非如再有牲變者須備言也言三卜則牲變亦足見矣或謂僖三十一年書四月不郊何以此獨爲牲變曰非牲變則必非三卜魯無十二月下辛不時亦乎人復發之理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補曰不時亡乎人復發傳者三卜是禮嫌有異也

小郰子來朝

城費補曰費季氏邑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壬戌及孫林父盟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鄟

鄟鄭地補曰孔穎達曰楚既圍陳而陳侯亦列於會者當是圍之不密故得出會求救也文孫案五年救陳左傳曰會于鄟以救之此年傳曰會于鄟以救之二地皆鄭地二事亦不異也會城棣無陳侯故書救陳不於救之不得從疑辭例也會鄟有陳侯文承圍下其爲救陳可知故不須言救既不言救自當錄之非也此救無功自於下文鄭弒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地其實亦善之也杜預曰陳侯逃歸不書公至見之時無所譏也月者爲下卒日○撰異曰鄟本又作鄫異文作隲

鄭伯髡原如會○撰異曰髡本又作鄫或作頑字亦有作原左氏作鄫趙曰操左傳文無鄫字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者操鄭地之邑也補曰公羊疏曰正本作頑徐彥公羊作原非也原字其志也補曰操欲與中國意未達而見弒故人之善美也何休所謂春秋成人之達賢者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補曰疑之於卒如會至死若不以如會之卒名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補曰明由如會至死若不以如會之卒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當名之於卒如會至死若不以如會之卒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會何也補曰疑如曹伯終生卒不蒙使文會何至死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其見以如會卒弒而死補曰異弒則左氏所謂以如會卒不時亡乎人之辭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欲從楚不言弒何

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不使夷狄之臣得弒中國之君故去楚故謂夷狄之臣欲弒其君子言宣卒使之一若民欲從正卒然補曰此猶莊四年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抑人欲存天理之謂也補曰以其臣欲弒其君而討心於其不正卒然也補曰此猶莊四年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抑人欲存天理之謂也補曰以其臣欲弒其君而討心於其年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故去楚故謂夷狄之臣欲弒其君子言宣卒使之一若民欲從正卒然補曰此猶莊四年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抑人欲存天理之謂也補曰以其臣欲弒其君而討心於其

陳侯逃歸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日卒時葬正也補曰疏曰以其臣欲弒其君而罪其所之意家鉉翁曰中國之大夫而目之爲夷狄之民其誅發傳曰重發者明之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補曰汪克寬曰襄嗣位莆八年三朝之禮未有若是其勤也於晉自宣公嫡齊之外春秋事朝晉伯歸晉受稱陳侯異楚逃歸明晉不足恃而公往朝卻之道也故書月疏說亦可通也孫復胡銓以爲鄫之會不致自會如晉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濕獲者不與之辭侵者所以服不義也左氏公羊作燮徐彥曰無相獲之道○撰異曰濕本又作作公子濕案說文燮讀若濕彥曰穀梁重發傳者彼爲追而獲發此爲獲發也

公子公子病矣補曰以公子之貴因淺事而爲微者所獲經以爲病與華元不病文相顧疏引徐邈云公子病不任爲將帥故獲之大誤

公在而大夫會也補曰以公在而大夫會是失政文孟案疏非也會子世以爲殷後援穀梁在禰位之直引故宋爲證或當時穀梁家說之文故殷後公羊家及諸讖緯誤以爲新周故宋其亦怪矣○案故宋之證孔子故殷後之義已爲公羊不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見魯之失正也補曰正亦字謂魯政非必無君命朝聘之數使諸侯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胡安國據穀梁義以爲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大夫會者猶雞澤言諸侯盟又大夫盟諸侯在而不由德李廉曰此條左氏得其事胡氏得其義論其事則不欲煩諸侯者晉侯之美意也論其義則不可委大夫者春秋之深意也李說是也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尊晉侯也杜預以爲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杜預以爲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胡安國據穀梁義則不向戌甯殖稱人胡氏以爲謹其始故貶之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補曰左傳曰以疆鄙田盬以城緡爲眞滅而誤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宣城公母補曰劉向列女傳繆姜字同公夫人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公羊云聰惠而行亂故謚曰穆繆通用如劉說則義異也古書多以音從彡繆公其字从彡从禾謚曰繆穆而素謚楚文曰昔我先君莊公爲惡謚而不與楚隱公能爭也汪申胡安國說○撰異曰杞伯各本脫今依唐石經補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伐鄭補曰汪克寬曰齊桓之時在於攘楚晉文之時在於服楚故數伐鄭而不與楚戰於齊命而莫定之時晉悼

舊解以伐鄭之文在上即同盟于戲明鄭在可知故不異言也鄭心服同盟故以爲善又一解謂會伐無鄭伯之文今不序是不異言也所以不異言者善得鄭也心服受盟比之舊同好然文孫案柯陵京城北與此文同事異故此傳特明之彼兩處鄭亦受盟未能得鄭故其盟爲謀復伐鄭文雖與此同而其下文皆復書伐鄭故足明之矣此則下書楚伐見鄭之已服於晉也傳於此獨以不異言鄭爲義宜善會之左傳曰鄭服也不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柤楚地補曰此本杜預也京相璠曰宋地杜預曰柤楚地去僞

致恥不能據鄭也

補曰雅並曰據定也也史記白起傳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按據猶安定也文孫案傳言不能定鄭者下年會柤無鄭伯伐宋而諸侯又伐鄭是諸侯雖已得鄭而不能定鄭也注以歲明之矣此則下書楚伐見鄭之已服於晉也傳曰鄭服也不驗非不能定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柤楚地補曰此本杜預也京相璠曰宋地杜預曰柤在下邳僮縣西北

夏五月甲午遂滅傅陽

陽八十里京得之哀十三年之柤則楚地耳

會又會外之也

會今殊會吳者復注非也說見上五年疏曰今殊之故復發傳

其曰遂直遂也不以中國從夷狄也

補曰不須云日今加甲午與凡遂異故傳言之辭遂是繼事之辭遂直也者遂是異事之辭遂直是遂耳不應復加日加日是遂直遂言遂直是遂耳承上言遂直遂耳不應復加日加日則不言遂言遂者爲晉與吳會諸侯滅傅陽恥以中國從夷狄故仍史文之舊特存其日以明異之例從異事之文小變繼事之例下傳云無善事則不言日此其例也今所以加日遂上者爲晉與吳會諸侯滅傅陽恥以中國從夷狄之役故加甲午遂耳不應復加日加日則非直遂之辭故公孫敖奔父之弃言日則不言遂言遂直是遂耳承上言遂直遂耳不應復加日加日則非直遂之辭故公孫敖奔父之弃言日則不言遂言遂直是

之意而傳明之也夷狄與中國交爭諸侯則因而存中國迫後晉楚共率諸侯盟于宋無侵伐八年則又因而善之足見聖人之情矣春秋隨事而爲義左傳楚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竟當時晉主夏盟安得四夷爲守但能彌兵息民守在亦足多也若不能則守在諸侯中國固不可不存也此經世之志王道之要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秦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齊世子光序滕薛之上益驕蹇補曰此本公羊非也左傳曰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子師故長於滕杜預曰先至爲盟主所尊故在滕上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

補曰盜賤也義在昭二十年傳諸書盜蓋皆士

上下道照上也

補曰書大夫者以上道之文也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下道之文也書人爲衆辭者以其大夫補曰書大夫者以上道之文也稱盜以殺大夫盜雖下而別於凡下之文大夫雖上而無上文明以至微賤之輩而禍及國體事異常是所以惡上之上當如范注以爲兩下之案以哀四年傳校此傳疑傳當疊一道字下道謂君也注首二句引傳例非也宜刪去兩臣謂之兩下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稱人稱盜則大夫爲上皆非於此發例者盜殺大夫初起於此也

成鄭虎牢

不稱其人則魯成也猶成陳補曰亦文若魯衛成耳注非也左傳以爲脩其城而置成蓋亦以二年鄭去楚而從中國故城虎牢不言鄭使與楚

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

也○撰異曰斐左氏作騑陸淳曰騑字子駟宜爲騑案國語稱騑駟騑雨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惡鄭伯不能脩政刑致盜殺大夫也以上下道當言鄭伯盜殺大夫也以上道之文也書人爲衆辭者以其大夫補曰書大夫者以上道之文也稱盜以殺大夫盜雖下而別於凡下之文大夫雖上而無上文明以至微賤之輩而禍及國體事異常是所以惡上之上當如范注以爲兩下之案以哀四年傳校此傳疑傳當疊一道字下道謂君也注首二句引傳例非也宜刪去兩臣謂之兩下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稱人稱盜則大夫爲上皆非於此發例者盜殺大夫初起於此也

稱盜以殺大夫弗以討賊也

補曰疏曰魯本周公之後地方七百里爲大國於此稱盜以殺大夫弗以討賊者盜賤也義在昭二十年傳諸書盜蓋皆士庶人之稱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補曰許翰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救鄭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月者重錄之曰作爲也

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

周禮司馬法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皆命卿凡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一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補曰疏曰魯本周公之後地方七百里爲大國於此稱作三軍增置中軍爾雅云作三軍增置中軍爾雅云今作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皆命卿凡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一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補曰疏曰魯本周公之後地方七百里爲大國於此稱

五師爲軍而下言二軍上言六師者師即是軍互以成文人之師有遍稱兵衆之義不異惠棟曰詩皤彼淮夷之毛傳並云天子六軍我六師不稱六軍而鄭志趙商問六師不建其數則乃稱軍者衆之辭故人多云孝存引詩六師之文以爲難周禮其大事稱師詩云六師及之是也凡軍以乘爲數天子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二千五百人爲軍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凡乘一車用士十人今本不同其文亦可據也魯頌言一車二馬梁傳曰天子六軍諸侯三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公徒三萬者又有重車二萬人故言三萬也○或曰白虎通引此文以觀其下文云諸侯一軍明小國一軍下國十一軍之文上國以下十國一軍與梁傳異與柯陵同故引例在後十九年傳疏曰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云云伐鄭乙酉同盟于柯陵與此正同彼云至自會此云至自伐鄭同盟于柯陵爲公不周於伐鄭以會事爲文不同耳又臨者言以解此傳之意非時相承繫之本實作一軍明小國一軍下國一軍之文亦可據也魯頌言一車三乘一乘十人步卒七十二人凡乘一車用士十人步卒七十人故言三萬也○或曰白虎通引此文以觀其下文云諸侯一軍明小國一軍下國一軍之文上國以下十國一軍與梁傳異與柯陵同故引例在後十九年傳疏曰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云云伐鄭乙酉同盟于柯陵與此正同彼云至自會此云至自伐鄭同盟于柯陵爲公不周於伐鄭以會事爲文不同耳又臨者言以解此傳之意非時相承繫之本實作一軍明小國一軍下國一軍之文亦可據也魯頌言一車三乘一乘十人步卒七十二人凡乘一車用士十人步卒七十人故言三萬也○或曰白虎通引此文以觀其下文云諸侯一軍明小國一軍下國一軍之文上國以下十國一軍與梁傳異與柯陵同故引例在後十九年傳疏曰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云云伐鄭乙酉同盟于柯陵與此正同彼云至自會此云至自伐鄭同盟于柯陵爲公不周於伐鄭以會事爲文不同耳又臨者言以解此傳之意

韋昭以爲伯子男無天子命於其君明王制本無天子之命卿引王制小國二卿皆軍此曹虞諸國所以無大夫也若此諸國所以無大夫也若此豈不小國一以天子之命邪曰此曹莒不得有天子命大夫乎如依莊元年范注謂貢士京師受人請之天子命大夫以舍中軍爲二軍名姓者皆爲天子命大夫以舍中軍爲二軍名姓傳謂之將帥復正魯頌及常武詩皆稱軍耳又臨者言以解此傳之意非時相承繫之本實作一軍明小國一軍下國一軍之文上國以下十國一軍與梁傳異與柯陵同故引例在後十九年傳疏曰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云云伐鄭乙酉同盟于柯陵與此正同彼云至自會此云至自伐鄭同盟于柯陵爲公不周於伐鄭以會事爲文不同耳又臨者言以解此傳之意

命於其君明王制本無天子之命卿引王制小國二卿皆軍此曹虞諸國所以無大夫也若此諸國所以無大夫也若此豈不小國一以天子之命邪曰此曹莒不得有天子命大夫乎如依莊元年范注謂貢士京師受人請之天子命大夫以舍中軍爲二軍名姓者皆爲天子命大夫以舍中軍爲二軍名姓傳謂之將帥復正魯頌及常武詩皆稱軍耳又臨者言以解此傳之意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不郊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不言初者以後有舍文不須加初足知爲常令

補曰疏曰上三卜爲禮而非時此卜違禮非禮亦非時故重發傳不行免牲之禮與成十年同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作三軍非正也

時蓋著爲二卿此事當令

補曰杜預曰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補曰左傳曰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宗城北

補曰此與戲異與柯陵同故注即用彼傳語鄭雖受盟猶不堅服晉雖盟鄭實謀共伐故下復伐也又左傳此盟載書祇言十二國唉助據梁與此同左氏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亳城北乃穀之梁與此傳同文也案亳字誤

公至自伐鄭不以後致

補曰據偶事當致後

盟後復伐鄭也

傳例曰已伐而後致謂會在伐後補曰注末二語可刪引例在後十九年傳疏曰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云云伐鄭乙酉同盟于柯陵與此正同彼云至自會此云至自伐鄭同盟于柯陵爲公不周於伐鄭以會事爲文不同耳又臨者言以解此傳之意

大事又盟後重更伐鄭故以伐致也文孫案盟後復伐則以伐致此一例也疏據僖四年六年之屬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又一例也傳但言盟後復伐而致伐與下蕭魚以不復伐而致伐一例者此以復伐本不取大伐鄭之義也疏說固可通然非此傳解經之意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補曰杜預曰晉遂算光

會于蕭魚

蕭魚鄭地補曰公羊曰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何休曰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之也如會鄫宜以如會書乞盟歟曰鄭伯之義著於諸侯非一日之積遍於楚之下皆不始於會蕭之日其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以小息中國以

小安是乃有貴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諭不盟而
故略其文以見其實蓋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

公至自會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補曰疏曰傳例曰二事
以鄭與會而服中國喜之故以會致補曰言得鄭伯者明
至自會正是其常而云不以伐鄭致者以伐爲大事得鄭伯之辭也
鄭自此遂不復伐既是盟不復伐則以會致之例也高閟曰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撰異曰霄十行本獨此
國之辭也傳曰行人是行人者舉國之辭也左傳曰書曰行人
行人千徵師傳曰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是其文互相通也傳舉三者則吾人
人執行人我行人怨接於上也是其文互相通也傳舉三者則吾人
人執也音陳行人怨接於上也是其文互相通也傳舉三者則吾人
其義也音人執又曰行人之辭也傳曰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是其文互相通也傳舉三者則吾人
使能造舟也疏又曰行人爲使人者舉國之辭也左傳曰書曰行人
使人也行可爲大夫使人之稱使事至重一國安危所繫故此
不同是行人

執鄭行人良霄補曰疏曰傳例曰二事
爲舉國謂傳舉國之辭也左傳曰書曰行人
辭者是經之舉外又訓盡若所謂以國與之是也凡言行人
施於是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合補曰疏曰傳例曰二事
○撰異曰三月板本公羊或作正月誤也鄙本又作台
陸淳纂例曰左氏皆作台案今公羊并下亦皆作台

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伐國重圍邑輕舉重可以包輕取邑不書圍安
足書也不足書而今書
益爲下事起

季孫宿帥師救鄆遂入鄆邑鄆莒遂繼事也
嫌與常例不同也

受命而救鄆不受命而入鄆補曰大夫之事皆君命言季孫亦受命則其事
宿帥師救鄆是受命之常文也若入鄆
非如京師如晉之比當依盟衡雍盟暴之例各爲一事

孫宿也補曰惡其不受命遂即是惡之也入本是惡之義推之惡季
事與救相反但此處未暇論之公羊莊十九年
傳曰盼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胡安國引其文以爲鄆邑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爲也錢儀吉曰漢律有矯詔害矯詔不害故劉向曰國有危而不專救者不忠國無危而擅生事者不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撰異曰公羊此處徐彥疏曰考諸
正本皆作士魴字若作士彭者誤矣

秋九月吳子乘卒補曰吳壽夢也吳始書卒少進之也吳
卒皆不日皆不葬義亦見成十四年注
左傳服虔注曰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
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
錢大昕曰壽讀如嚋與乘爲雙聲夢古音莫登切與乘
爲疊韻孫炎制反切益萌芽於此案錢氏此說本顧炎
武音論因沈括梯說偏考二聲合一之字信矣但傳
名從主人而經書乘不書壽夢則知壽夢者吳之本
言其赴上國乃改言乘故史承而書之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郜補曰疏曰當從左氏爲國案左傳未必是也此當
郜公羊作詩徐彥曰正本郜見左氏十八年傳○撰異曰
皆作郜字有作詩字者誤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補曰國語共王名作箴字箴
作緘聲近通用周禮十羽爲審爾雅
冬城防補曰防即隱九年台地臧氏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
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
吳于向向鄭地補曰叔老公孫嬰齊子叔齊子也晉以
以外獨鄭書名氏者喜其得列中國之會特顯

己未衛侯出奔齊諸侯出奔例月術結怨於民自棄於位
君弒而歸與知逆謀故出入皆日以著其惡補曰疏曰九月乙亥公孫于齊亦日者亦是明公之惡或是內事詳錄不可以外例準之衛侯以惡甚而書名以明其惡一解衛侯出奔不名者既書日以見罪也出不名者以其不失國也歸不書日君子皆略之從月例左傳二年冬案史大國君奔皆書日君子皆略之從月例左傳二年冬案史大國君奔皆書日君子皆略之從月例左傳二年冬案史大國君奔皆

預劉者王季子之采地夏以名書與石尚同則是天子之士益劉氏之支子也左傳謂劉夏爲官師與上年傳也左傳謂劉夏爲官師與上年傳之劉子定公自是異人杜預合爲一人不足據公羊見後有劉子而不知其委曲遂以劉夏爲天子之大夫其稱劉爲以邑氏非也天子之中下大夫亦不名而注但云非卿又失之不言逆女亦當兼略之及無外二義以其過我而已故略之也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並不書杜預曰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子傳又曰卿不行非禮非禮也杜曰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過我故志之也**補曰此猶外相如王躯歸皆以過我志公羊亦同以過我志可以略文傳并見此意何休曰明魯當共送迎之禮孔廣森曰外逆女見左傳者莊十八年原莊公逆王后于齊並不書后于陳宣六年召桓公逆王后于齊並不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補曰圍下執二君不去盟日者於執言以歸晉公救成至遇至遇而齊師已退也遇魯地補曰公羊以爲不敢進杜預從之范不取崔子方曰若畏齊不敢進當書戈不當書至成之例推之是也不致者竟內兵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郭郭補曰此杜預傳下注○撰異曰陸淳纂例曰成公羊不作郛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補曰周者襄公之曾孫其父祖皆不爲君書日則周亦正也以左傳晉事推論之禁散處他國又不宜迎爲君故得爲正耳欒書譖郤至於厲公已有奉孫周之言是其宜立明矣周有兄不可立左氏又明言之○撰異曰周公羊一本作雕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補曰前此晉襄三月而葬悼以後皆三月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雅所謂梁莫大於溴梁月者爲下盟日○撰異曰溴或作昊

戊寅大夫盟補曰下執二君不去盟日者於執言以歸晉惡不嫌不顯故此可不去日與盟同也補曰亦政字此句包雞澤言之公羊乃爲此說以改之殊爲未允君目臣凡之文

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補曰下執無變文故去盟日以見惡也雞澤傳言至此遂失政也雞澤邢丘溴梁三傳文相貫

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而不在大夫也補曰不臣以見諸侯遂失政盧仝曰三桓逐魯六卿分晉其臣不可過君也張洽曰垂斃之後晉士穀伐許之後晉侯使諸大夫舞曰敬詩必類齊高厚之詩所由來者漸矣世曰書公會諸侯也書大夫盟言自是無諸侯也○左傳曰晉侯使諸大夫盟于扈猶曰同討不庭杜預會下注曰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逃歸故也盟下注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侯大夫可知杜以貫服用之

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補曰亦政字此句包雞澤言之公羊諸侯在而不在大夫則當書魯卿名氏而言及矣政無本經也若書諸侯之既在大夫又不臣以見諸侯遂失政盧仝曰三桓逐魯六卿分晉其臣不可過君也張洽曰垂斃之後晉士穀伐許之後晉侯使諸大夫舞曰敬詩必類齊高厚之詩所由來者漸矣世曰書公會諸侯也書大夫盟言自是無諸侯也○左傳曰晉侯使諸大夫盟于扈猶曰同討不庭杜預會下注曰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逃歸故也盟下注曰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逃歸故也遂自共盟案左杜所言當得事實杜又曰羅澤會重序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補曰疏曰諸侯不得私相治執之以歸非禮明矣文孫案何休曰錄以惡之可知惡晉不斥晉侯者明莒邾有罪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補曰王貫道曰書至於齊後見諸侯之會末散而齊已抗矣後

五月甲子地震補曰孔廣森曰自是迄哀公地比四動皆季氏專強之象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補曰許翰曰晉卿主兵而先鄭伯者晉士穀伐許之後晉侯使諸大夫舞曰敬詩必類齊高厚之詩所由來者漸矣世曰書公會諸侯也書大夫盟言自是無諸侯也○左傳曰晉侯使諸大夫盟于扈猶曰同討不庭杜預會下注曰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逃歸故也盟下注曰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逃歸故也遂自共盟案左杜所言當得事實杜又曰羅澤會重序徐彥公羊疏曰正本作荀偃若有作荀鄴者誤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補曰此年圍成下年圍桃圍防亦之地○撰異曰陸淳纂例曰成公羊作郕案今唯左氏作郕者成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瞷卒補曰邾宣公也以後葬矣○撰異曰二月瞷左氏作椓案从閒从肩及从幵从巫之字聲轉得通孟子注瞷視也士昏禮注引記顧胆注故書椓或作斀或作成斀又作成荆考工司農云椓讀爲揕頭無髮之揕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撰異曰桃公羊作洮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撰異曰左氏直云高厚無齊字段玉裁曰以傳考之此與上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非有二事唐石經不誤案段從左氏恐非經例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大二千三百八十二字
小篇五千六百九十三字
屬注釋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言朝不能行朝禮補曰此本公羊杜預與介葛盧同直言白狄更劣於介白狄子不得以名通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怨其使稱行人公羊云以其事上者公羊云使人者明罪在上也補曰怨接於上者公羊云以其事上者公羊云使人者明罪在上也補曰稱人以執是執有罪范云稱人執有罪昭君而執君上非謂罪皆也文孫案范用左傳也八年傳文也此發行人例與襄十一年傳也稱人執有罪疏云左氏公羊皆作齊侯師左氏傳曰齊侯

秋齊侯伐我北鄙補曰許翰曰齊人四年之間五伐鄙而嫌皆與楚異故重發非也四鄙邑又從邾莒以助其虐諸侯之陵陵暴未有若是者也胡安國曰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陵加兵於魯則可見矣○撰異曰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補曰月者爲下卒起非圍而曰或願病文而盈之十九年致伐不致句圍斷以日注非也齊若無罪諸侯豈得圍之乎補曰注非也齊之辭有病爲者謂非圍而謂之圍非以大齊之辭稱大之言圍也若病齊亦所以病齊也非大而足同與齊非大國諸侯豈足同共圍之與補曰注又非也此申上有大意也言若非大齊亦一國今乃爲天下所同罪則齊亦病矣故曰有大齊之辭亦有病齊之辭也經之此文專以病罪之也亦病矣諸侯同罪大國是不量力必爲大國所病矣補曰注又非也此申上有大意也如上所云所以大齊者爲欲言同故耳非實欲言同罪之許翰曰言得罪於天下也是也夫齊亦一國今乃爲天下所病矣故曰有大齊之辭亦有病齊之辭

書同見義伐齊而書同猶外楚而書同皆爲特筆既書同以見其義則宜書圍以盈其辭此傳六句曲盡經旨特以文義深奥被自注疏以來莫能遍其說惟王引之說此大概近是今取其說而增改焉王氏又引僖六年傳病鄭也著鄭之罪也以爲文義略與此同亦足匡范之失公羊曰未聞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爲抑齊

曹伯負芻卒于師閔之也 補曰重發例故省傳曰之文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前年同圍齊之諸侯也祝柯齊地補曰注上句本杜預齊不與盟與諸鄭事異也下年盟澶淵始有齊晉盟于大隧○撰異曰

取邾田自漸水 以漸水爲界補曰此本杜預也哀篇直言未足與梁山相似書禹貢或言濫水史文之常也車辐言疏曰公羊以爲漸水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今云多漸水補曰言者謂經言自漸則意言其多也**其不日惡盟也** 補曰一解言取邾田之日善是盟也與此同亦足匡公羊曰未聞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爲抑齊辭言其多也**其不日惡盟也** 補曰一解言取邾田之日善是盟也與此同亦足匡公羊曰未聞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爲抑齊

季孫宿如晉 取邾田自漸水以漸水爲界補曰此本杜預也哀篇直言未足與梁山相似書禹貢或言濫水史文之常也車辐言疏曰公羊以爲漸水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今云多漸水補曰言者謂經言自漸則意言其多也**其不日惡盟也** 補曰一解言取邾田之日善是盟也與此同亦足匡公羊曰未聞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爲抑齊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補曰衛之舊君也猶衛之舊君在齊而伐齊非爲亡父也父子之變大矣故別取義君在齊而伐齊非爲亡父也父子之變大矣故別取義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故爲平文穀梁公羊皆無說焉執異曰項公謂二家之臣學之變多空哉作羊作環字殘也徐彦○撰異曰左氏穀梁作羊作環字殘也徐彦○撰異曰左氏穀梁作羊作環字殘也徐彦○撰異曰左氏穀梁

爲士匄者宜柰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除地爲墠於墠介歸告君君命乃還不敢專也補曰聘禮說聘使習儀事云爲遺壇畫階帷其北無宮公孫歸父至櫻聞君薨家遺左氏公羊皆言墠帷復命於介劉敞曰止師而請馬還者反而在路也卽舍斯義之君曰可而後止如此至穀入齊地宜還今案至穀入齊地則宜迟至晉竟而請馬還者反而在路也卽舍斯義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撰異曰嘉公羊作喜徐彦曰左氏穀梁作公子嘉也

冬葬齊靈公危懼曰晉士匄不成侵齊之臣子免於厄懼故從時葬正例善晉而幸齊也

城西郛補曰杜預曰魯西郭左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郭也杜預曰泰山南武城縣案此卽論語子游爲武城杜預曰魯西郭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柯地補曰此柯當云衛地

城武城補曰左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杜預曰泰山南武城縣案此卽論語子游爲武城杜預曰魯西郭也

武城宰得澹臺滅明孟子稱曾子居武城者也又謂之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孟子傳曾子居武城者也又謂之南城田齊世家齊威王曰吾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是也又有詳略也其後謂之南城田齊世家齊威王曰吾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是也又謂之南武城山郡至晉志乃復作南武城又與哀十四年傳注同未知何者爲正也武城卽南武城亦卽南城顧炎武考之甚詳其志作南成屬東海郡續漢志作南城屬泰

謂邾近魯嚴類舊說未可拘也
此叛也說在昭公二十一年傳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補曰疏曰此年與二十四年皆頻月日食據今麻法無頻食之理但古或有之故漢書高祖本紀亦有頻食文孟康漢書高帝紀三年冬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十二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文帝紀三年冬十月己丑晦日有食之五行志同劉炫以來疑此事者多矣求諸日月交會之術則自漢至今諸麻家皆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必不得頻月食若謂古篆隸之遞變簡繚紙之迭代傳寫致誤則不應二十四年及漢初頻有食之乃據所見於經或可兩存於其朔亦必不於晦日而疑以傳疑則又不類夫甲戌己丑史本從起日有食之史不容一誤即或誤書何一非傳寫者辭亦遞矣若謂古篆隸之遞變簡繚紙之迭代傳寫致誤不約而同且古書

者則後漢馮光陳晃之說也由虞恭等庚申之說上推之七十一歲至襄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據太初元年丙子殷厤以爲甲寅則庚申爲戊戌已酉爲丁亥與此注不合由馮光陳晃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之說推之漢興元年漢志以爲甲午殷厤爲壬申上百六十二歲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之說推之漢興元年漢志以爲甲午殷厤爲庚寅又上七十一歲至襄二十一年歲在己卯故此注曰歲在己卯也孔廣森曰周十月夏八月日在壽星之次與斗柄同位先儒言夫子生時帝車南指此日加午之驗也於今祿命術得己卯癸酉庚子壬午應四極之位文丞謹案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證以鄭君緯候之學文王以西伯受命人戊午蔀二十九年其明年改元數至魯惠公末年三百六十歲又加以隱元年至此百七十一歲也左傳稱禽父事康王而史記魯世家伯禽以下有年數考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鄭公三十年武公九年鄭公九年伯御十一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二十七年孝公二年眞公之十五年成王元年以爲即眞公十六年而武公凡十年至表起共和元年以爲即眞公十六年成王元年命伯禽四十六年獻公六十年幽公六年魏公五十年鄭公九年伯御十一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二十七年孝公二年眞公之十五年成王元年以爲即眞公十六年而武公凡十年至劉歆三統厤乃謂伯禽四十六年其引世家則煬公六十年獻公五十年此張衡等所謂歆欲以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者矣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補曰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補曰左傳曰復錮欒氏也時欒盈在齊○撰異曰左傳曰復錮欒氏無滕子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補曰賈逵杜預以爲庶其之黨○撰異曰畀公羊作鼻案說文鼻引气自畀也从自畀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補曰重發傳者無訟君之非而亦有及文嫌異故也及慶寅慶寅累也補曰重發傳者二慶同族嫌又與箕鄭父同名嫌異故也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光反稱弟言歸無罪明矣補曰不言復者弟親貴之稱苟有位無理絕理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曲沃晉地補曰疏曰欒盈先也後入曲沃不云復入者兵敗奔曲沃後復入晉故云復入直云入曲沃不再言復入文燕案左傳稱欒盈帥曲沃已有復入文故之甲因魏獻子以畫入絳公羊謂欒盈將入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此疏所據也其實欒盈由曲沃入晉經所不論也以復中國但記入晉耳其先之入於曲沃經所不論也以復其位者同下之辭言之者盈帥甲入絳篡大夫位與復其位者同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渝雍渝晉地補曰月者爲下卒日○撰異曰陸淳纂例本作雍俞云左氏作榆穀梁作渝案今公羊亦作渝國語亦同或作雝俞

言救後次非救也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故先遍君命而後言次尊君抑臣之義鄭鬬曰次止也凡先遍君命而後言次皆非救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此師本欲止聶北遙爲之援爾隨其本意而書先言救而后言次若鄭伯未見諸侯而曰如會致其本意補曰非救重發傳者聶北先言次此後言次嫌異也鄭鬬以聶北爲本意也公羊曰舅本欲遙爲之援又以此次亦爲遂其意皆非也公羊曰舅氏也時欒盈在齊○撰異曰左氏無滕子最明白此文本以即成是君將以是故直言次而不言救明不得與聶北遂其意者同此是臣將臣受命救晉而不能救不可以其不能救而廢所

受之命故先言救以明公命後言救以明豹之不能救也傳於聶北意遂言非救又言遂齊侯之意此直言非救不言公命與公羊義同也曹伯襄之言復傳曰王命公孫敖之言如言復傳曰不廢君命不專君命公子遂之言復傳曰不專公命彼數傳屢言之則此可知也何休曰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文故先通君命言救范注本之救爲惡豹自明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補曰紇許之子臧武仲左氏二十二年傳臧武仲如晉服虔曰武仲非卿故不書然則書奔不必皆卿也非卿書氏而史書臧孫非例所卒則書氏無所嫌也

其君者其出乎

故仍史文也

其曰正臧孫紇之出也

大夫名瑗謚成子論語記其使人來禁邑所謂灌瑗保生也

不以道事

武仲不能以道之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難也有臧

有罪

蔵論語記成子使人來禁邑所謂灌瑗保生也

邾伯玉曰

伯玉衛

臧孫紇之出也

補曰臧武仲不善處季孟之間至於出奔故伯玉爲推本之論以爲後事君斯其所以出乎左傳載仲尼曰知武仲之智可則止言止則有去國之義故夫子嘗順而施不怨也夫子論其事伯玉論其理皆以武仲之一時推重至日又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論語稱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危言危行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危行言孫去魯矣伯玉亦再去矣出奔亦何害於道哉

晉人殺欒盈惡之弗有也

不言殺其大夫是不有之以爲大夫補曰經惡之爲弗有辭也

齊侯襲莒

稱人者衆辭例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補曰左傳例輕曰襲傳稱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孔穎達曰經不言遂者公皆親在事不待告故遠承上事言遂此書齊事雖告稱遂襲莒亦不可書遂爲問有數事與前文隔絕故也文孫案隔絕既多又伐晉已言遂不可復書遂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補曰羯速之子孟孝伯○撰異曰羯公羊作偈又作褐亦或作羯後同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補曰案大水例時此及上伐皆不蒙月也水災成於七月故在七月下八月上以此知夏秋書大水者不必四月至六月七月至九月矣若大旱則必至六月九月雩不得雨而後書與水異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補曰夷儀衛地左傳曰將以伐齊水不克許翰曰知水災非特魯也○撰異曰夷公羊作陳後同徐彥曰左氏與穀梁作夷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撰異曰鍼公羊作咸亦或作鍼唐石經作鍼

叔孫豹如京師

補曰左傳曰齊人城郟移叔如周聘且賀城齊城郟者國語云穀雒鬬將毀王宮是城之亩也益此

大饑

補曰大饑由七月大水年相反即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也彼有諱文耳

一穀不升

外傳作饑廣雅作歉文選注引劉兆注曰歉不足也

二穀不升謂之饑

補曰爾雅毛詩傳並云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饑蔬也難與此異亦謂饉深於饑轉益深管子有比歲飢比歲旱之語

三穀不升謂之饉

饉蔬不熟者既無穀又無蔬也廣雅作歉韓詩外傳作饉康虞補曰廣雅云果不熟爲饉亦謂大饑之異名也文孫案傳首一語正解本文已足復舉一穀以上次第言之嚮則公羊所云一災不書以其

四穀不升謂之大侵

侵傷補曰明此大成也補曰大饑升成也

五穀不升爲大饑

補曰大饑之文與有年大有年相反

五穀不升謂之嚮

嚮不足貌韓詩補曰

不足書也傳以經書凶年之事終於此故明其統例何休非之云有死者曰大饑無死者曰大傷大傷曰大饑則不得兼通疏引徐邈云並作不收其名僅也旱不得爲一旱也凶也饑也淺於饑也大饑經以饑包之非其義也

君食不兼味補曰歲凶年穀不升君膳三牲減爲二牲有虞氏以首夏少牢朔月特牲祭先肺則不祭肺不殺也天子食日一穀不升徹鼎鼏月少牢白虎通曰一穀不升損徹膳夫人以下牲皆減殺也

大侵之禮補曰大侵凶年君謂天子諸侯也曲禮曰大夫有屋此榭與李巡曰飾也積土爲之有木者謂之臺榭不塗李巡曰飾補曰爾雅闇者謂之臺榭不塗堊穀不升徹雉兔四穀不升損徹膳夫人以下牲皆減殺也

君食不兼味補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三牲減爲二牲有虞氏以首夏少牢朔月特牲祭先肺則不祭肺不殺也天子食日一穀不升徹鼎鼏月少牢白虎通曰一穀不升損徹膳夫人以下牲皆減殺也

大侵之禮補曰大侵凶年君謂天子諸侯也曲禮曰大夫有屋此榭與李巡曰飾也積土爲之有木者謂之臺榭不塗堊

羊疏曰吳子遏者亦有一本作謁字者爲其伐楚之事故也然則卒在門曰門于巢者則不在楚也言于巢則不言于門而不言于巢者則卒在楚也言于巢則不在門曰門于巢者外乎楚也伐楚卒若但言伐楚經巢補曰疏曰舊解巢楚竟上之小國有表裏之援故先攻之然後楚可得伐或以爲楚邑非也徐邈亦云巢偃姓之國是也文六年楚所圍者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文十二年楚所圍者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不飾城門人射吳子門又申之曰人巢之門本非文事可無備乎君親爲飛矢所中是其無備也言巢門不飾城請罪補曰左傳曰明由此非致師過也問此者疑伐楚亦不至死古者大國過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補曰謂以師過小邑壯若侵伐者飾城者脩守備請罪問所以爲闕致師之意補曰飾城請罪則無攻門之事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焉公羊曰入門乎巢皆謂攻之公羊入巢之門則謂攻入之傳意亦同也言巢門不飾城請罪補曰左傳曰明由此非致師過也問此者疑伐楚亦不至死古者大國過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脩守備請罪問所以爲闕致師之意補曰言卒不言滅者即左傳杜預說諸侯相見軍衛不徹況以伐楚之事攻巢補曰言若者諸侯相見軍衛不徹況以伐楚之事攻巢之門本非文事可無備乎君親爲飛矢所中是其無備也言巢門不飾城請罪補曰舍止息之處是所謂以伐楚卒也補曰據伐楚惡事其志注非也其志注非也補曰謂以師

晉人執衛甯喜補曰左傳曰於是衛侯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公羊曰不以其罪執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宣九年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正也在楚何以日邾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傳曰日卒朝于楚而卒也許男卒于楚則在外已顯日卒明其正補曰此因關於小國其小國或詳或略許男書日未必正也范荅云春秋稱世子固有非正周之襄王晉之恭子曹伯射姑亦是其例獲且之卒連於日食之下何以知其不日然則范之此荅據何文得知又周之襄王與恭子何以不問射姑而范荅探意太過者案左氏襄王是惠后之子明襄王是嫡也故文八年書八月乃爲別又薄氏之駮不然天王崩恭世子是獻公烝父妾而生僖五年破殺戊申天王是惠后之子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
補曰疏曰趙武大夫不臣豹云者恭也
補曰大夫書至由上見
臣恭也
補曰之意朱子之說大學所謂咏歎淫泆其味深長者也案前二十五年趙武實倡其議臣是之故觀後會主於弭兵趙武傳見此傳言外不盡
晉趙武為之會
補注二十六
知其子語穆叔先有此意足與傳相證也葉夢得謂左氏得其事實
知其事未為善讀傳者又謂左傳之特顯此意
補曰左傳曰盟于宋西門之外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補曰何休曰豹為政之所致
夏衛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補曰何休曰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盡王補曰史記名泄心注作大篇王子泄心作樂世心彼世亦或作泄也案左傳記葬靈心王子泄心
大心作樂世心彼世亦或作泄也案左傳記葬靈王簡王周公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又昭在下年五月公至後傳言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又昭在三十年傳鄭游吉對晉人曰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位是也
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
補曰案至自楚亦皆月之例
也
凱曰遠之蠻國喜得全歸致君喜其反危此致君之
夏五月公至自楚
補曰案至自楚亦皆月之例
也
凱曰遠之蠻國喜得全歸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危此致君之
許男皆與焉
事陳侯鄭伯
矣文孫柴左傳公於是有親禮之事四月可又有夷狄送葬則甚親之
倚之情比之國內孫復曰公在中國為臣子危錄之疏以為成襄昭適晉者惡襄公久在夷狄言在晉不書在楚書者君存之故言在晉而設明罷不行者不設之文
存公故也在昭三十年傳公羊曰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正月以存君也何休曰傳例曰公薨卒葬稱謚所制故閔公為楚所弒補曰傳無明文以其時考之
秋之初也惠之崩則齊霸之盛也定之崩則春秋之中
不志葬示義者傳無明文以其時考之
乙未楚子昭卒
補曰楚康王也史記識衡康王名招字
月也文孫柴下年五月有庚午左傳有二月癸卯若此閏
有閏則不得合故陳厚耀顧棟高皆疑之今姑從何氏
補注二十六　十

意義也補曰疏曰於此發之者以公遠之傳特發之明中國亦同也

庚午衞侯衍卒

闍弒吳子餘祭補曰卽吳也不日其例皆同○撰異曰弒左氏音義作殺申志反

闍門者也寺人也補曰門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竪人主門晨昏開閉謂之闍以是奄豎之屬故又謂之寺人卦傳曰艮爲闍寺疏曰以文孫叔孫豹祭統曰闍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竪人主門晨昏開閉謂之闍以是奄豎之屬故又謂之寺人卦傳曰艮爲闍寺疏曰以守門鄭君曰古者謂夏殷時明周制守門以刑人音義曰寺本又作侍

不稱名姓闍不得齊於人補曰疏曰人闍者廝役之稱形絕尊卑陰陽之會故不復齊於人也

不稱其君闍不得君其君也補曰何休曰不言其君故不可猶敵也

不禮君不使無恥知臧否不猶敵不遜怨補曰疏曰無恥不友不畜士庶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也

遜怨也文孫案傳意重在不猶敵遜怨以外不得猶內不得近君側不猶敵內外不得猶敵遜怨害身故不可猶敵遜怨也

近刑人不遜怨賤人非所貴也補曰疏曰刑人非貴人之稱故知吳子近刑人賤之也補曰疏曰謂經卑賤之人非貴人非所貴也無高德者不可猶貴人非所貴也

刑人者補曰曲禮曰刑不上大夫鄭君曰不與賢人刑人非所近也補曰疏曰刑人謂經卑賤之人非貴人非所貴也無高德者不可猶貴人非所貴也

刑人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刑人非所近也補曰公羊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舉至賤而加之吳子近刑人也補曰疏曰謂經卑賤之人非貴人非所貴也無高德者不可猶貴人非所貴也

所近也鄭君曰公羊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舉至賤而加之譏其近刑人也補曰疏曰謂經卑賤之人非貴人非所貴也無高德者不可猶貴人非所貴也

近刑人不遜怨賤人非所貴也補曰疏曰刑人賤之人非貴人之稱故知吳子近之劉贊對策曰近刑人是也補曰疏曰謂經卑賤之人非貴人非所貴也無高德者不可猶貴人非所貴也

之也怨仇餘祭故弒之故知之補曰疏曰范以國君不仇匹夫匹夫得弒故知吳子近刑人也補曰疏曰謂經卑賤之人非貴人非所貴也無高德者不可猶貴人非所貴也

犯罪則誅之故知之補曰疏曰范以國君不仇匹夫匹夫得弒故知吳子近刑人也補曰疏曰謂經卑賤之人非貴人非所貴也無高德者不可猶貴人非所貴也

秋譏其疏遠賢士昵近刑人是也補曰疏曰范以國君不仇匹夫匹夫得弒故知吳子近刑人也補曰疏曰謂經卑賤之人非貴人非所貴也無高德者不可猶貴人非所貴也

闍弒吳子餘祭仇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也不稱公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也杜預曰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也不稱公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也杜預曰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衞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補曰據左傳公孫段良霄死後乃孫段明是特顯之杜預曰孫文子也不言鄭人又不直言鄭

卽延州來服虔以爲延者延陵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居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杜預曰延州來季札邑又曰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釋例又以延州來三字共爲一邑不知其處司馬貞疑釋例誤也**身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以季札之賢吳子得進稱子是尊君也補曰能使賢則亦賢矣故有可進之理所謂欲知其君視其所使**延陵季子**補曰不如成公去葬者剔弒而入前有成公故○撰異曰左氏公羊作秋九月文公與夷之弒特以其爲延者延陵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居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杜預曰延州來季札邑又曰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釋例又以延州來三字共爲一邑不知其處司馬貞疑釋例誤也**身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以季札之賢吳子得進稱子是尊君也補曰又緣札之賢有尊君之心故如其名而札名意而進稱子此別爲一義**其名成尊於上也**春秋賢者不名而札名成吳之尊稱直略名札者爲欲成吳子之尊稱略名之上文孫案傳言略名札自從蔡侯之例無爲再進稱氏也范用公羊未得其解○公羊謂季子讓國故賢之獨孤及議

秋七月葬衞獻公明文故○撰異曰左氏公羊作秋九月文公與夷之弒特以其爲延者延陵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以爲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杜預曰延州來季札邑又曰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釋例又以延州來三字共爲一邑不知其處司馬貞疑釋例誤也**身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以季札之賢吳子得進稱子是尊君也補曰又緣札之賢有尊君之心故如其名而札名意而進稱子此別爲一義**其名成尊於上也**春秋賢者不名而札名成吳之尊稱直略名札者爲欲成吳子之尊稱略名之上文孫案傳言略名札自從蔡侯之例無爲再進稱氏也范用公羊未得其解○公羊謂季子讓國故賢之獨孤及議

齊高止出奔北燕其曰北燕從史文也補曰不如成公去葬者剔弒而入前有明文故○撰異曰左氏公羊作秋九月文公與夷之弒特以其爲延者延陵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以爲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杜預曰延州來季札邑又曰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釋例又以延州來三字共爲一邑不知其處司馬貞疑釋例誤也**身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以季札之賢吳子得進稱子是尊君也補曰又緣札之賢有尊君之心故如其名而札名意而進稱子此別爲一義**其名成尊於上也**春秋賢者不名而札名成吳之尊稱直略名札者爲欲成吳子之尊稱略名之上文孫案傳言略名札自從蔡侯之例無爲再進稱氏也范用公羊未得其解○公羊謂季子讓國故賢之獨孤及議

晉高止出奔北燕其曰北燕從史文也補曰不如成公去葬者剔弒而入前有明文故○撰異曰左氏公羊作秋九月文公與夷之弒特以其爲延者延陵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以爲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杜預曰延州來季札邑又曰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釋例又以延州來三字共爲一邑不知其處司馬貞疑釋例誤也**身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以季札之賢吳子得進稱子是尊君也補曰又緣札之賢有尊君之心故如其名而札名意而進稱子此別爲一義**其名成尊於上也**春秋賢者不名而札名成吳之尊稱直略名札者爲欲成吳子之尊稱略名之上文孫案傳言略名札自從蔡侯之例無爲再進稱氏也范用公羊未得其解○公羊謂季子讓國故賢之獨孤及議

夏四月葬世子般弒其君固父○撰異曰固之弒爲其淫而不比之夷狄故不日也**其不日子尊父政是謂夷之**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楚公子比弒其君傳曰不日比不弒般弒不日比之夷狄本或作班左氏同**其不日子尊父政是謂夷之**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楚公子比弒其君傳曰不日比不弒般弒不日比之夷狄本或作班左氏同

秋七月葬衞獻公明文故○撰異曰左氏公羊作秋九月文公與夷之弒特以其爲延者延陵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以爲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杜預曰延州來季札邑又曰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釋例又以延州來三字共爲一邑不知其處司馬貞疑釋例誤也**身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以季札之賢吳子得進稱子是尊君也補曰又緣札之賢有尊君之心故如其名而札名意而進稱子此別爲一義**其名成尊於上也**春秋賢者不名而札名成吳之尊稱直略名札者爲欲成吳子之尊稱略名之上文孫案傳言略名札自從蔡侯之例無爲再進稱氏也范用公羊未得其解○公羊謂季子讓國故賢之獨孤及議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聘例時此聘月之何也其君與夷傳曰書王以正與夷之卒然則義有所明皆須治蔡般弒父之罪爾非以錄薳罷之聘補曰泰說稱王以與夷爲比則小誤也稱王治魯桓足知諸侯之以弒與夷得最之以弒與夷爲比則小誤也稱王治魯桓足知諸侯之以弒與夷得最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補曰此災董仲舒何休以爲伯姬守節憂傷之所生案齊災以甚志則書大災左傳曰宋大災經不書大非災大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耳非也○撰異曰左氏作宋伯姬陸淳曰彷文也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其賢也公羊云若不疾乃疾之甚以況此則無怪然文烝案鄭說卽徐注所本於理可通今思之楚世子商臣與公子比兩文相對爲義商臣弒日則爲謹之比弒不日則不謹之比弒也蔡世子般與許世子止兩文相對爲義般弒不日則爲夷之止弒日則不弒也其義互相易

何補曰疑君母不宜死災伯姬之舍失火補曰夜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宵夜補曰傅母**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蓋所以傳相其德行漢書音義曰婦人年五十無子者爲傅**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補曰保母傅姆則保母卽姆也鄭

以災卒也補曰明死災也疏曰外災例時今因伯姬災卒進日在上**其見以災卒志**

婦道敎人者也案傳母保姆皆女師所置女嫁隨夫在家人之義利在女貞夫婦之道人倫所始深著其賢以時爲正以此差之則內女爲外夫人書葬者宜以月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伯姬之婦道盡矣補曰劉向列女傳宋鮑女宗憲曰得意一以貞爲行者也專一爲貞班昭女誡引女憲曰婦人以夫爲天夫在之貞行可知故曰婦道盡矣案伯姬遇災猶能守義乎時有貞行雖無外事然亦有百行雖有百行而貞爲之本傳曰婦人雖有貞行無以敬姜之賢也聖人直曰季氏之婦不知禮耳共姬又何道則盡於貞矣以敬姜之賢不見稱於孔子則知貞行之外事然亦有百行雖有百行而貞爲之本故列女傳有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六目而已矣子甚善是言謂能通穀梁國語列女傳

詩箋之意夫自劉向作傳孽嬖外分六目後漢書因有列女之篇其序云但搜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史闕固應爾要其有弊矣詳其事賢伯姬也補曰詳者謂以卒其正以賢爲其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案傳母保姆皆女師所置女嫁隨西山之役夫耳其平時孫覺曰伯夷之賢不見稱於孔子則共姬之行不見列於春秋則宋國之憂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補曰王弟亦王子故名也爲大夫則字王季子是也大夫雖殺亦字召伯毛伯是也○撰異曰佞公羊作年案年與佞聲近佞仁聲季仁也又从禾聲說文佞巧讇也从女仁聲一古文作忎亦千聲千古讀若仁古文作忎忎才行切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史闕固應爾要其有弊矣詳其事賢伯姬也補曰詳者謂以卒其正以賢爲其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日加災上也賢其志而已矣何婦耳爲伯夷共姬又何

長子毋弟耳

補曰君兼天子諸侯言之天子諸侯皆無忍於其親之義而親之專以今王今公錄親親也何不忍使父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何得無罪見殺乎傷五年何休注曰春秋之義重舉重之道並見矣是也

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

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

補曰君子不親說文邾子克宰說文邾从邑朱聲讀若誅也諸侯猶不爲首惡之況在天子曲禮曰君子不親惡疏曰嫌天子之殺弟異於諸侯故以輕況重重舉重以明輕是也

論王子王世子王母弟者何注宣十年十五年以爲天子不言子弟故也準諸此傳則天子諸侯皆同

王殺其弟佞夫惡之也

補曰甚之者甚其忍親不言出周無外補曰此本杜預卽傳例所謂一見出文以後皆從正例

王子瑕奔晉

不言出周有入無出上下既一

秋七月叔弓如宋

補曰叔弓叔老子子叔敬叔亦稱敬子月者爲葬

葬共姬禮過厚傷伯姬之遇災故使卿共葬鄭君說左傳曰夫人之喪士弔下大夫會葬禮之正鄭意此是古制晉文襄之霸因而不改也內君夫人葬例日外諸侯葬例日

災故隱而葬之也

補曰失國卒葬傳各偏文者月卒日葬日卒月葬事情各異也春秋於宋共姬盡其事者五詳其事者二特崇之者一隱之者一略之者一以一人之身錄之甚悉經辭之繁而不衰無若此者良以

家人之義利在女貞夫婦之道人倫所始深著其賢爲後世勸也詩始周南召南春秋繫伯姬其意不異之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良霄本不書葬亦爲大夫位不言復入

鄭人殺良霄

補曰趙汸曰獲麟後史書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不言殺宗豎者省文也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文不省者以大夫而殺之各是一義於經不得相蒙也劉侍讀嘗發此義計夫子改正舊史若此者多

不言大夫惡

補曰疏曰樂盈已發傳重發之者嫌與復入異故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不日卒而月葬

正嗣而其葬有故則亦不日卒而月葬矣今云不日卒而月葬是不葬者傳專對許悼公爲說也許悼日卒而月葬明其本非弒當書葬者也蔡景不日卒而月葬者也不得以他卒時葬實是弒所謂君弒賊不討不書葬者也

卒而葬之不忍使父民於子也

鄭嗣曰夫葬爲疑者臣子之事

也景公無子不可謂無民無民則景公有失於民有民則罪歸於子若不書葬則嫌亦失民故曰不忍使父失民於子補曰春秋變史例而又自變其例者皆義之精也於魯閔之不葬禁景之葬見之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補曰此澶淵王夫之洪亮吉以爲宋地洪引說文澶淵水在宋○撰異曰鄂本公羊無莒人脫也**會不言其所爲**補曰史之通例**其曰宋災故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問經何以特增史人明與成宋亂相似**不言以救宋災者以**補曰明與宋亂各不同也不言以救宋災者文無內大夫故不言以**善也**補曰明內爲志之文此會文無內大夫故不言以**曰人何也**救災以衆**補曰案左傳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皆以大夫其爲衆辭因以示義也左傳稱魯叔孫豹在會以情事災義主用衆故爲衆辭也救災大事特著善惡者亦無嫌於略而貶之故稱人卽足顯之義也○撰異曰鄂本脫也**會于澶淵宋災故**補曰此澶淵王夫之洪亮吉以爲宋地洪引說文澶淵水則好始治故於澶淵特見善者乃善其不事兵戎同恤災患其事其時前後僅見也要之皆趙武屈建弭兵遏好之力力如論語管仲之力周禮所謂治功曰力者用是又可知宋盟乃春秋所貴灼然著明劉敞說彼經云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皆宋之時卿孔氏聘辭之書乃是會宋之辭非經義也傳特發此數語者以明君子之言以宋盟去兵爲誣孔子以其多文辭舉而用之亦足見宋盟之事夫子平日所致意也左傳載宋子罕之亦有文外之文前後相明者也齊召南解無侵伐八年得之而謂此傳是二十七年錯簡澶淵之會當爲宋之會失其旨矣董仲舒曰春秋論十二世之事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爲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之文也○劉敞以來說

以訖昭三年絕無滅入圍戰侵伐之事昭元年雖有取鄆敗狄二事而鄰近之爭曠遠之役固與諸滅入圍戰侵伐者異例君子作春秋愛民重衆而惡戰習亂既久則好始治故於澶淵特見善者乃善其不事兵戎同恤災患其事其時前後僅見也要之皆趙武屈建弭兵遏好之力力如論語管仲之力周禮所謂治功曰力者用是又可知宋盟乃春秋所貴灼然著明劉敞說彼經云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皆宋之時卿孔氏聘辭之書乃是會宋之時卿孔子以其多文辭舉而用之亦足見宋盟之事夫子平日所致意也左傳載宋子罕之亦有文外之文前後相明者也齊召南解無侵伐八年得之而謂此傳是二十七年錯簡澶淵之會當爲宋之會失其旨矣董仲舒曰春秋論十二世之事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爲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之文也○劉敞以來說宋災故率合蔡事似是而非說見上二十五年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楚宮非正也楚宮別宮名非路寢補曰與臺下又異故重發之何休曰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爾案此卽左氏說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襄公大子補曰案左傳發之以明昭之繼正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書非禮補曰杜預曰諸侯會葬非禮也案左傳稱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下大夫送葬自晉文襄改制君薨下大夫弔卿共事夫人薨士弔下大夫送葬所言當得其實也公羊於此無傳文元年叔服會葬傳曰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何休曰與叔服同義又於文六年注曰禮諸侯薨諸侯使大夫弔自會葬又於定十五年注曰禮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五經異義許慎謹案公羊

也以景王四年即位時年二十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正即位正也補曰疏見閔元年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衞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鄟補曰杜預曰傳稱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齊在陳蔡上先至於會文烝案晉先楚者史之舊與宋同也招是陳侯之弟稱公子者出會與諸國大夫列序不可獨出弟文崔子方得之且因與八年稱弟合傳稱讀舊書各異者後有季則前有叔後稱弟則前稱公子各有所見義如彼傳所云也盟折曰蔡叔此曰陳公子招文當疑亦因史之舊也鄟即左氏虢字古通用杜預曰三月甲辰盟經不書盟者傳稱鄭地本東虢國也左傳曰三月甲辰盟于牲上而已杜預曰不歃血故不書盟也○齊惡公羊作潞公羊作軒郭惡陸淳曰誤也罕公羊作幹郭左氏作虢公羊作鄟鄟魯邑鄟本魯邑後乃與莒取者叛戾乃屬莒耳其本是內邑而叛屬莒是以討賊子莒人伐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是始取之公羊曰運者何內之叛邑也故危錄之取為易辭月為危錄此自無相已不服補曰此當依左傳為罕氏虢字魯邑鄟已久季武取鄟鄟葛邑言取者叛戾乃屬莒耳與左氏不異也不書伐莒者子叛部入鄟未能得之至是始取之公羊曰運者何內之辭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之文與圍棘同皆謂之邑也其本但公羊於下疆田云與莒為竟則亦謂叛邑所叛部入鄟未能得之至是始取之公羊曰運者何內之辭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之文與圍棘同皆謂之邑也其本但公羊於下疆田云與莒為竟則亦謂

三月取鄟鄟葛邑言取者叛戾乃屬莒耳與左氏不異也不書伐莒者子叛部入鄟未能得之至是始取之公羊曰運者何內之辭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之文與圍棘同皆謂之邑也其本但公羊於下疆田云與莒為竟則亦謂叛邑所叛部入鄟未能得之至是始取之公羊曰運者何內之辭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之文與圍棘同皆謂之邑也其本但公羊於下疆田云與莒為竟則亦謂叛邑所叛部入鄟未能得之至是始取之公羊曰運者何內之辭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之文與圍棘同皆謂之邑也其本但公羊於下疆田云與莒為竟則亦謂叛邑所叛部入鄟未能得之至是始取之公羊曰運者何內之辭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之文與圍棘同皆謂之邑也其本但公羊於下疆田云與莒為竟則亦謂叛邑所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云者親之也親而弃之惡也歸文則罪之輕重不可知故重之補曰疏曰重發傳者陳侯之弟稱歸為無罪鍼後無案傳或又以秦有狄文嫌與諸夏異故重發以明同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大原地補曰即定十三年之晉陽為唐叔始封地舊說皆如此

大二十七百廿九字
小二十七千零廿四字
眉注廿六字

據左傳鄭子產稱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明晉陽亦名大原故秦莊襄王置為大原郡即今山西大原府是也而宋翔鳳作小雅高平謂之太原及春秋說題辭云高平也平而有度書大傳釋東原底平云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以為凡高平之地皆得蒙大原之名爾雅注據小雅端出平原端

季孫宿如晉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明晉之不見公季孫宿之所爲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補曰自此滕皆有名者諸侯皆亦以名通○撰異曰原公羊作泉陸淳所見唐石經君皆不正或後舍狄道正之辭也唐石經及板本皆同徐彥曰原水原也原水泉本也泉本作泉象形字原从泉出厂古籀从三泉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補曰滕至此始書葬益亦所謂少進杜預曰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補曰稱名蓋有罪止之奔嫌明從史文今北燕伯出奔嫌自名之故重曰從史文舉此二者以明例故於後不釋文丞案前事自齊言之此事自燕言之燕自稱其國亦值稱北燕故復明之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雪或爲雹補曰以大志非是不時無取於月此月知以月爲例也僖十年冬無月當是愚月矣大雨雹皆不月知亦非例○撰異曰雪左氏作雹與穀梁或本同今本公羊作雪自音義唐石經以下皆同徐彥公羊疏曰案正本皆作雹字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此若有作雪字者誤也據徐說則公羊作雹陸德明所見已誤矣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此本杜預申楚地本申國也補曰楚靈王始合諸侯也補曰孔穎達曰釋例班序譜稱齊桓既沒宋楚爭盟起僖十八年盡二十七年陳與蔡凡三會在蔡上楚合諸侯蔡上陳上莊十六年注云陳國小每盟與陳凡六會其五在陳上莊十六年注云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衞下齊桓進之遂班在衞上然則陳實小於蔡衞桓公進陳班以大小爲序不進陳班故禁多在陳上文孫案淮夷不殊會又下伐吳不言及異於殺者

楚人執徐子稱人以執執有罪補曰疏曰僖二十一年鄫子會而執尋亦稱人以執執有罪此言楚人執徐子者彼鄫子者蓋在會而執尋亦稱之故不言所歸也○撰異曰楚人板本作楚子謀唐石經鄂本十行本亦作人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魯衞曹邾至伐吳則諸侯皆去所從惟楚之屬耳人心向背可知執齊慶封殺之依常例當如上執徐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殺齊明其實有弒君之罪言吳慶封爲鍾離人補曰楚本爲齊討慶封自于鍾離實不入吳補曰左傳以爲防慶封自魯奔吳不書者何休曰鍾離言時殺慶封在魯不復爲大夫賤已絕於齊故不復錄之文丞謂史所本無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封之當言吳慶封齊討也補曰楚本爲齊討故繫之齊明其實有弒君之罪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謂與崔杼共弒莊公光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休止也補曰息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補曰楚靈王始合諸侯也補曰其本名也疏曰元年卷已改名虔此卑不足以見也洪吝變論左傳曰學者固當信經舍傳而竟以傳爲誣亦未敢斷穀梁楚圍弒君與左傳同則其事

自在人耳甘盤楚諱其事以疾卒赴魯史無從而改春秋無從而革也文孫案此等皆穀梁密於公羊之處知幾於卷卒一經議發明也**軍人粲然皆笑**粲然盛貌**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傳例曰稱人以殺大夫爲殺有罪今殺慶封經不稱人故曰不以弒君之罪殺之補曰依宣十一年例既當出楚人又當出楚始有殺之也葉西以爲慶封被執後楚始有殺之直言殺齊慶封也則語勢直急似眞爲討之意若不書執但曰殺齊慶封則語勢直急似眞爲討之意若不書執但曰殺齊慶封則語勢直急似眞爲討之意若不書執但曰殺齊慶封

台當本作矣胎謂賁爲
者卽今俗語謂糞爲矢
前是狄今是
苗嫌異也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補曰徐得稱人者楚主兵從其類而人之越與徐略同故亦稱人楚也徐也越也楚子爲主則彼皆小國不論其也越也皆夷也皆也夷與僭若論其夷與僭而不稱人則當殊之殊爲外文外徐越則內楚之文而可乎上會淮夷不殊不稱人者淮夷又非徐越比矣不稱於越人者自越言之曰於越自楚言之曰越皆所謂名從主人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補曰疏曰越皆所謂名從主人

葬秦景公補曰秦至此始書葬亦所謂少進歟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爲頗左氏穀梁作薳罷字

冬叔弓如楚○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亦有一本云叔弓如齊者誤

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平者成也補曰重發傳者此言暨嫌有異也暨猶暨也釋單字毛詩傳多有此例暨字者物之貌孔穎達詩正義引爾雅序篇云釋訓言形貌也釋訓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暨亦同也以外及內曰暨補曰又申上以外及內不也爾雅文曰暨不及也可立文故變文言暨陸淳聞於師者得之黃仲炎引書女義暨和及高宗及甫甲及我周文王以爲暨猶及也豈足論春秋之文乎傳三語發經通例此是齊求魯而及魯左傳以爲齊來撰誤矣傳例平稱衆暨某平及某平云者猶言魯人暨某人乎魯人及某人乎也文不得稱外魯人故外亦不稱人趙鵬飛得之

三月公如楚

叔孫婼如齊涖盟補曰婼豹之子叔孫昭子○撰異曰婼公羊作舍後同涖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涖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補曰謚曰重發傳者嫌公知楚恐婼非是君命故發之明婼亦受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鄉曰衛齊惡補曰疑臣名亦作曷八年同君子不奪人名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補曰當辟君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名謂親之所名明臣雖欲改君不當聽也君不聽臣易名者欲使人重父命也父受名于王父王父卒則稱王父之命名之補曰劉敞曰穀梁盬言臣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有生在世子前王父名之者則亦不改也以言衛齊惡不奪人親之所名

盬王父名之爾說者不曉乃謂唯王父命名之是則不可文孫案此特發傳者盬夫子嘗論其義相承說之鄭君曲禮注曰春秋不非也唐石經初刻苔子不奪人名不奪人名者不奪人親之所名也較今本多六字嚴可均曰是范意當從初刻爲是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補曰危之者惡疾不早廢之臨死乃命臣下不爲亂故危錄之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鄉曰陳公子招在元年

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盡其親謂既稱公子又稱弟招先君之子今君之弟補曰重發例者彼重王命也此重世子故並舉以發端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

可以重之存焉志之義也疏曰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繫楚世子得
子偃師繫陳者體國重故繫國也文承案言陳世子不言諸侯之公子繫君故不繫
其諸非君殺不得爲終辭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
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補曰重發傳者前是棄此世子事不同也弟兄各本誤作兄弟
今依唐石經余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正德本改正殺之惡也惡招補曰若解爲
本中集解本而不能制殺亦不順當是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紿杜預曰愛恚自殺也
疾招過殺偃師而立留哀公紿杜預曰愛恚自殺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師干姓徵名稱人以執大夫執有
罪也補曰所謂以衆辭與之稱行人怨接於上也禮曰
例亦遍於執諸侯

陳公子留出奔鄭補注二十一
重發傳者嫌楚殺爲甚惡其無罪故發傳以同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補曰案左傳干徵師起于楚且告有立
留奔鄭卽不與其得成君高閔曰世子殺於上則著公子奔於下也高澍
也李光地曰世子經書各異招目大夫則知留爲奔

秋蒐于紅紅魯地補曰疏曰蒐昌閱也狩郎狩也蒐有五蒐紅大蒐比蒲者三
公蒐是國家常禮故例不言公也此不云公者狩則主爲游蹔故言狩
大蒐昌閱也狩郎狩也蒐有五蒐紅大蒐比蒲者三
公蒐是國家常禮故例不言公也此不云公者狩則主爲游蹔故言狩
時之田秋曰前狩冬曰狩皆因田獵習武事而狩以田爲狩故須言公蒐與大蒐之志於史者以
非公故不須言公也大閱者以後習兵爲主國之常禮不嫌其非公故不書而此書者以
不言公亦與蒐同○撰正也常事不書而此書者以後
異曰蒐公羊或作廋比年大蒐失禮因此以見不正是范意以秋
正補曰疏曰范例云凡蒐狩書者皆譏也蒐紅正而書
時明此年大蒐失禮故因以此正見不正是范意以秋

者也補曰閻之書大傳曰戰闕不可不習之也傳曰大閱者何簡車徒之
者何休所謂五年大簡車徒者也傳曰大蒐者何簡車也此之謂也
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
禮云則專論其意正互相發但彼則解爲閱兵車徒之義大簡車徒之
事謂三年簡徒者何休所謂大簡車徒也傳曰蒐者何簡車也此之謂也
引之考正之也今本公羊桓六年十年一年傳曰大習之也傳曰大閱者何簡車也此之謂也
謂大閱也簡年桓六年傳曰大習之也傳曰大閱者何簡車也此之謂也
年傳曰蒐者何簡車也此之謂也傳曰大閱者何簡車也此之謂也
傳曰蒐者何簡車也此之謂也傳曰大閱者何簡車也此之謂也
者也補曰閻之書大傳曰戰闕不可不習之也傳曰大閱者何簡車也此之謂也
於後唯譏不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
罕書也然則公羊之意以爲經書蒐與狩同而異於
公羊之意以爲經書蒐與狩同而異於
公羊桓三年傳曰何以書蓋一字
公羊桓六年傳曰何以書蓋一字

用此下云事禮之大者其意正互相發但彼則解爲閱兵車徒之義大簡車徒之
云則專論其意正互相發但彼則解爲閱兵車徒之義大簡車徒之
者其意正互相發但彼則解爲閱兵車徒之義大簡車徒之
置旆以爲轅門旆旗之名周禮遍帛爲旆
文烝以爲因事者亦當因時旆旗之類
艾蘭以爲防防隔蔽也如晉蒐于被廬之類艾香草也
蒐因事講謀謂春秋時之蒐有二有因疑是他年事誤在此而蒐有因事而
矣呂祖謙曰車干乘近是所未備耳何氏比年三年五年之大義自
慨近是所未備耳何氏比年三年五年之大義自
立旆竿爲二門用四旆說雖無明證而大意
見兩旁非謂更以葛覆質以爲蠆門蠆門者陳奐曰立旆竿爲二門用四旆說
以轅表門補曰疏曰褐毛布也正方之文烝案皋卽闔字以木爲之
徐邈亦云恐傷馬足故以毛布覆之方二尺四邊以木爲之
陳奐曰質今以楛質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握謂
是謂之楛質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握謂
車兩轊去旁四寸或以流爲旒旒垂也轡在手曰握四寸也握
入門補曰疏曰范說非也今剛去四寸握之廣狹足令車通至
爲門中閫之高二尺中的卽正也毛布覆之方二尺四邊以木爲之
車兩轊頭各去門邊容握四寸也握之廣狹足令車通至
請車輪行也旁之門旁也車行至門兩輪之軌去門旁四

寸音義及詩音義引劉兆注曰轍迹也與范同音義又曰本或作擊車軌塵不出轍補往也軌者轨也謂後車循前車之塵不得旁出也賈子曰緣法循理謂之軌史記天官書言軌道謂循道也文選相應遲疾相投補曰疏曰曲禮明言膺不出軌王說非也**馬候踶**舊解四蹄皆發後足躡前足而同意**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戰不逐奔之義**面傷不獻**狄嫌降**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之節補曰疏曰舊解四馬步驟如一即詩**捨禽旅**捨取衆禽**惡楚子也**人之國執人著五馭之逐禽左也古者取禽必面傷引之則釋之徒不獻失其後自左射若御者詭遇則所獲禽必面傷車右旋逐其後自左射之達於右當人君左射之順御逆之車逆驅禽獻使左踐毛謂獲之不能中文丞案姚說是也詩秦風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鄭君以為從禽之左射之貫公彥周禮保氏之疏曰逐禽左者謂御驅以射故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當人君左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是也又詩小雅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王引之曰為如上破而破也舍矢而破言中之速正與舍拔則獲之腊同意

成禽不獻幼少**禽雖多天子取三十而止以共乾豆賓客之庖射宮澤宮**補曰舊解取三十以共乾豆賓客之庖射宮澤宮庖射宮也取三十也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而后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祭於射宮**習射於射宮**補曰舊解射宮之內**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以為射宮之內論語曰射不主皮不射皮謂不中則取之放以重傷為難**是以知古之貴仁**還射死禽中則取之不主皮則不爭為仁揖讓為義補曰墨子經說曰射志之所以奪也力形之所以奪也或舍或奪皆為防奪也**淹而賤功**射志也詩傳曰田者大艾草以為防以擊而入擊容握驅馬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然後

范引上不與楚滅本漢書五行志劉向說其實未當閔陳者閔上陳之已與上閔之同而所從言之則異閔哀公故書葬閔陳而欲存之故書火書葬者變滅國不葬之例兼有不與楚滅之意書火者變邑火不志之例專是閔陳而存之也閔陳與閔紀同義存陳與存遂同文不去月者亦是閔而存之又與紀伯姬叔姬日葬相似公羊曰存陳亦與傳同何休解爲天意欲存之劉歆曰此自聖人欲存之故錄爾安知天意

秋仲孫貜如齊 補曰貜孟僖子也左傳曰如齊殷聘公於殷相聘之制

冬築郿囿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 ○撰異曰漢石經保曰誤張洽亦曰非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補曰意如宿之孫季平子也意如父悼子名紇左傳曰平子伐莒取郠陳傳艮曰舍中軍矣爲爲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爲意如貳也文

燕案月者爲下卒日○撰異曰齊公羊作隱後同案少儀注隱意也聲轉字通史記蘇意漢紀作蘇隱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 月者爲葬晉平公起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不書冬甯所未詳補曰昭之世不得爲遽此自與夏五傳疑異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 補曰月者爲葬○撰異曰壬申失其所繫者蓋昭公取吳孟子之年故貶之孔廣森曰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謂書夫人至自吳不書姬氏是不脩春秋文如是君子脩而削之矣蓋事在是冬十月或十一月不存其事故亦不存其月若移冬於十有二月之上則諱意不顯故去冬也此公羊師說相承必有所受○撰異曰成公羊作戊案何休元年下注戊惡皆與君同名音義曰讀左傳者音城何云向戊與君同名音則宜音恤

葬宋平公 諡獻公以殺世子申生故不書葬宋平公殺世子座而書葬何乎何休曰座有罪故也座之罪甯所未聞鄭莊公殺弟而書葬以段不弟也何氏將以理例推之然則段不弟也故不書弟座若不子亦不應書世子書世子則座之罪非不子明矣補曰疏曰申生賢孝遇讒而死故黜獻公之葬座雖無小罪故不黜平公之葬若然范云未聞者不直取何休之說故也何氏直謂座有罪如鄭段之比文不子之文微有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補曰說文曰羨或从言秀左傳曰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又曰誘祭仲而執之何休曰使不自知而死故加誘○撰異曰陸淳所見作乾

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 名據諸侯不生卒葬也

何爲名之也 補曰謂虔

謹之也 蔡侯般弒父之賊此人倫之所不容王誅之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楚子殺般乎若謂夷狄之君不得行禮于中國者以惡之所以懲舒不言入傳曰明楚之討陳夏徵舒不一年若上下違反不兩立之說當試論之曰夫人之醜行楚虔滅人罰

稱時稱月稱日稱地 故莊王之討徵舒則曰討則曰誅有罪之人不以罪亦已明矣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撰異曰棄左氏或作弃後同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女歸姓補曰襄公妾敬歸之娣也孔廣森曰左傳會于沙隨之歲襄公始生公羊於成十六年傳晒言公幼襄之娶定在卽位以後而襄夫人經絕不見者似本未有正嫡云文烝案此卽孔穎達之意

大蒐于比蒲

夏而言蒐蓋用秋蒐之禮八年秋蒐于紅傳曰正也此月大蒐人衆器械有踰常禮時有小君之喪不誅喪蒐者重守國之衛安不忘危補曰比蒲魯地疏曰注引傳者引正以譏不正文烝案據左傳晉叔向之言則喪蒐又非禮經意亦足兼見范何以決穀梁於戰泉臺曰喪不貳事貳國不廢蒐有三喪既葬卒哭弁絰帶從其不謀乎齊隰謙曰穀梁之說比蒲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君有喪緩喪也左氏於大蒐比蒲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喪既葬卒哭弁絰帶從緩喪也左氏於大蒐比蒲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喪既葬卒哭弁絰帶從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者或與虛打同歟何休曰益諱喪盟○撰異曰祲祥公羊作侵羊徐彥曰穀梁傳作侵祥字無侵字皆是所見異也段玉裁曰據徐彥引穀梁傳作侵祥而徐彥引穀上字作侵祥地也補曰當云地闕○撰異曰祲祥公羊作酋矛作軒厥慈作屈銀左氏穀梁作厥慈字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

曹人杞人于厥愁厥公羊作酋矛作軒厥慈作屈銀左氏穀梁作厥慈字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徐彥曰齊國酌者賈氏作酌字也屈銀齊國弱字也屈銀皆作齊國酌者賈氏作酌字公羊作酋矛作軒厥慈作屈銀左氏穀梁作厥慈字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

僖十九年十有二年春齊高傾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年所弇齊者高傾侯元孫齊大夫也邑不言于燕未得國都也補曰此皆本杜預言元孫者據世本也左傳曰敬仲之曾孫鄒○撰異曰敬仲之曾孫鄒別邑不言于燕未得國都也補曰此皆本杜預言元孫者據世本也左傳

衛侯入于夷儀不名者以篡入于夷儀不名故歸有名故亦未入國略而不書名也鄭伯突亦未入國書名者以後不書復歸故入繕書名也文孫案疏言爲楚微者所納非也當改云以楚人爲文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補曰疏曰二年傳曰惡季孫宿今此語君之季孫是意如故重明之云季孫者欲見其累世同惡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虎○撰異曰左氏作熊虎左氏作然徐彥梁作虎左氏經作熊而傳中成虎字四見與今穀梁合徐疏虎字當由寫者避諱而誤耳段玉裁以爲然與熊字之誤虎字之誤也公羊亦或轉楚靈王名虔君臣同名是以作然爲正而熊虎皆誤字失之矣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補曰公子慭子仲也慭非卿書奔與臧孫紇同紇日此不日蓋史略之○撰異曰慭公羊作整張洽曰字之誤也公羊亦或作慭段玉裁曰左氏音義云慭一讀爲整非也慭無整音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補曰據霸國非秦鄭比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鮮虞姬姓白狄別種也地居中山故曰中國夷狄謂楚也何休曰春秋多與夷狄並伐者何以不狄也鄭君釋之曰晉不見因會以綏諸夏而伐同姓貶之可也狄之大重晉爲厲慭之會實謀救蔡以入國之師而不能救楚終滅蔡今又伐徐晉不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是楚而不如也故狄稱之焉厲慭之會謀救蔡者作穀梁意非者疑鄭以厲慭之會謀救蔡作穀梁意也若然范荅薄氏亦言楚滅陳蔡而晉不能救陳蔡者不據霸國不能合諸侯乃伐

虔靈王也疏曰左氏以爲楚子次于乾谿公羊以爲作乾臺范從左氏也杜預說左氏曰靈王死在五月楚人生失靈王故本其始禍以赴之杜是也書四月書乾溪不可改也哀六年不以陽生兒爲虔於比爲兄爭國胡安國以爲比弑君位已十二年雖使聲罪討之而代立猶不免爲虔者胡銓以爲虔立比奔得以比君虔

非也既曰不肯何云不與鄫伯逃歸不盟直言不盟爲不肯盟之文此言不與盟明其不得與於盟非不肯也據左傳既會之後邾莒媚於晉侯不見公使叔向辭魯毋與盟與沙隨不見要也釋亦侯弗及閻曰不見公曰不見與盟也釋不見公曰公不見與盟也明數者之事皆略相似今此不書公者公既別會則盟有可與之理乃因不能治盟以公子貜而書不與盟當從公也其曰善是盟也外盟不日今日不日無以見其善故特日之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補曰吳澂曰公與盟已與會而歸左傳當言爲邾莒執之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楚滅蔡諸侯會而復之故言歸補曰傳例歸者歸其所此傳所謂如失國辭然也左傳同又曰諸侯納之曰歸與傳例曰復歸其位曰復歸與傳

昭補注二十一

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二國獲復此盟之功也故異范依左氏爲說非也傳以爲因會而歸論其事耳非釋歸也此事在時例○撰異曰盧左氏蓋當作盧依二年音義知之**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單伯書字意如則書名意如惡於其歸追述前盟謹日之意以美諸侯存亡繼絕非謹於盟則發謹日之美於歸則論致美歸之善也何休曰時諸侯將征秦疾秦秦疾與晉異故也文烝案此不言由上致之者省文前諸訣君後逐君如其本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大夫有罪則宜廢之既不能廢不得不盡爲君臣之恩故曰見君臣之禮補曰敬大臣之禮也傳曰失德不葬然且葬之此傳曰體羣臣是之謂禮上傳曰失德不葬意如惡然而致所謂春秋書王法不詠其人身至明至著如安國據左傳說之曰其始執之爲乏邾莒之供其終歸之爲土地猶大所命能具晉惟以利故平臣之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於召陵又以貶敗高閻略同震曰平臣之會以威始之以利終之善是會不論此等之事以其有益於論史姑記之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補曰大夫致例時意如則書名意如惡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單伯書字意如則書名意如惡於其歸追述前盟謹日之意以美諸侯存亡繼絕非謹於盟則論致美歸之善也何休曰時諸侯將征秦疾秦秦疾與晉異故也文烝案此不言由上致之者省文前諸訣君後逐君如其本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大夫有罪則宜廢之既不能廢不得不盡爲君臣之恩故曰見君臣之禮補曰敬大臣之禮也傳曰失德不葬然且葬之此傳曰體羣臣是之謂禮上傳曰失德不葬意如惡然而致所謂春秋書王法不詠其人身至明至著如安國據左傳說之曰其始執之爲乏邾莒之供其終歸之爲土地猶大所命能具晉惟以利故平臣之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於召陵又以貶敗高閻略同震曰平臣之會以威始之以利終之善是會不論此等之事以其有益於論史姑記之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補曰莒著臣公疏曰不正前已見可以書曰今月者莒行夷禮本無嫡庶日不

冬十月葬蔡靈公變之不葬有三變之謂改常禮春秋之疏曰彼不赴我不會及小國與夷狄也變之不葬謂舊合書葬而仲尼改之文烝案隱三年徐注及此注合之義乃倒疏是也**失德不葬**補曰孟子曰仁者不爲是當時文體**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蔡侯與滅繼絕之善故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補曰疏曰虞號之滅由於夏陽之比州來楚之大都而吳滅之令楚國稍弱入郢之兆由滅州

然且葬之補曰大夫執則致致則名葬者不合夷狄加乎中國且成諸葬之補曰滅國復封無危文者文相接從可知與鄭莊公同也隱大子乃未踰年君故不志葬廬者隱大子之子也然則公羊所云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者殆不然矣

弒君不葬謂不討賊如無臣子**滅國不葬**無臣子也**然且葬之**補曰孟子曰然且至然且不爲是當時文公不與盟當從來所致故並書滅

日之例文烝案莒
吳卒皆月而已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補曰傳曰公子之重視大夫也賢也補曰賢者其貴者意恢夫言公子是猶有大夫意恢賢也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曹叔振鐸文王之子武王封之于曹在甸服之內後削小爾莒已姓東夷本微國補曰疏曰總而言之則小國無大夫一則不言大夫明見其無大夫同是崇賢書之各別由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有異加注所云也盟會之序討曹莒邾相次君卒葬則書與許為類大夫奔則莒與邾為類二國不同亦明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補曰吳公羊作昧句餘為餘祭非也○撰異曰朝公羊作昭無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補曰左傳曰禘于武宮公案魯禘無常月此不行春祠犆祭之禮而行禘言武宮則明大廟及羣廟皆禘矣事在武宮故言武宮為下變禮張本故略之言有事也言籥入不言萬者陳奐以為但有籥舞不用干戚祭羣廟異於大廟也唯大廟得用天子禮文烝案左傳禘襄公有萬又稱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彼兩言萬蓋專指羽籥舞耳孔穎達曰去樂者鍾鼓管磬悉去之非閒去籥舞何休曰者為卒日　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祭樂者君在廟中祭作樂補曰何休曰卒事畢竟祭事孔廣森曰去樂者哀也卒事者君事重也文烝案傳明以得禮書也以為籥入而聞叔弓卒皆與公羊同與左傳言叔弓被事異復問言　大夫國體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體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死者不可復生重莫大焉是以君雖在祭樂之中大夫死以聞可也補曰疏曰命告也孔廣森曰非卿喪則不得以聞檀弓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往焉大史非卿故也孔說當祭必告明非有命則不敢告正以視疾為勝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公羊作十有一月案今公羊亦作十月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邾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戎滅夷狄時潞子嬰兒賢則日此月者蓋亦有殊于常戎補曰或當以陸渾戎處於伊川在雒西南畿甸之地重而詳之故進從卑國例案左傳周本有伊雒之戎至僖二十二年秦晉又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也洪容齋以左傳事論之曰荀吳在春秋最善兵敗狄則舍車崇卒伐鮮虞而虜則偽會而假道滅陸渾則先用牲於雒乘其不虞而從之戰國孫吳廉白之先導也○撰異曰左氏作陸渾公羊作賁渾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補曰左傳載申須梓慎鼮語爲四國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其說近正劉向以爲星傳也其前星大子後星庶子也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氐房心宋也文孫案不月者懸月也一有一亡曰有補曰前發孛義嫌星與彗不同額也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曰大辰者謂濫于蒼龍之體不獨加大火也不曰孛于大火而曰大辰者大火補曰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心也又次名也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濫溢也東官蒼龍心三星房四星角二星亢四星氐四星尾九星箕四星傳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杜預曰孛入于北斗不言所起重在漢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我得上流杜預以爲順江而下是吳原是也補曰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晉荀吳敗狄于大陸之敗夷狄舉其大者言之不爲結日列陳故曰敗非有成敗之文悉同之於疑戰箕之役楚惡晉及而在上與邲戰義反嫌楚彼此俱曰交剛大不爲結日列陳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補曰邲之戰楚稱及而在上與邲戰義反嫌楚彼此俱曰交剛大不爲結日列陳也

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晉荀吳敗狄于大陸之敗夷狄舉其大者言之不爲結日列陳也

昭補注二十二　美

亦不言戰也

補注二十一

以舟師泝江伐楚地補曰左傳楚司馬子魚曰楚師泝江而上流杜預以爲順江而下是吳也補曰中國夷狄之始交孫案何休曰不月者略兩夷相敗之常文也今楚稱及而在上與邲戰義反嫌楚彼此俱曰交剛大不爲結日列陳故曰敗于大陸之敗夷狄舉其大者言之不爲結日列陳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補曰邲之戰楚稱及而在上與邲戰義反嫌楚彼此俱曰交剛大不爲結日列陳也

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晉荀吳敗狄于大陸之敗夷狄舉其大者言之不爲結日列陳也

昭補注二十一　美

亦不言戰也

補注二十二

以舟師泝江伐楚地補曰左傳楚司馬子魚曰楚師泝江而上流杜預以爲順江而下是吳也補曰中國夷狄之始交孫案何休曰不月者略兩夷相敗之常文也今楚稱及而在上與邲戰義反嫌楚彼此俱曰交剛大不爲結日列陳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補曰邲之戰楚稱及而在上與邲戰義反嫌楚彼此俱曰交剛大不爲結日列陳也

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晉荀吳敗狄于大陸之敗夷狄舉其大者言之不爲結日列陳也

昭補注二十二　美

亦不言戰也

補注二十三

以舟師泝江伐楚地補曰左傳楚司馬子魚曰楚師泝江而上流杜預以爲順江而下是吳也補曰中國夷狄之始交孫案何休曰不月者略兩夷相敗之常文也今楚稱及而在上與邲戰義反嫌楚彼此俱曰交剛大不爲結日列陳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補曰邲之戰楚稱及而在上與邲戰義反嫌楚彼此俱曰交剛大不爲結日列陳也

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晉荀吳敗狄于大陸之敗夷狄舉其大者言之不爲結日列陳也

昭補注二十三　美

亦不言戰也

補注二十四

以舟師泝江伐楚地補曰左傳楚司馬子魚曰楚師泝江而上流杜預以爲順江而下是吳也補曰中國夷狄之始交孫案何休曰不月者略兩夷相敗之常文也今楚稱及而在上與邲戰義反嫌楚彼此俱曰交剛大不爲結日列陳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補曰邲之戰楚稱及而在上與邲戰義反嫌楚彼此俱曰交剛大不爲結日列陳也

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晉荀吳敗狄于大陸之敗夷狄舉其大者言之不爲結日列陳也

昭補注二十四　美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其志以同也補曰公羊曰記異也同日而俱災也若非同日記異其同日也當專志宋災略其月日公羊諸書災者皆云記災唯此爲記異疏引劉向以爲宋陳王者之後衛鄭周之同姓時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猛召氏尹氏事王子朝朝楚之出也宋衛陳鄭皆南附於楚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子親下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皆同辜文孫案劉說似有理鄭春秋傳所言則天意未易知也劉敞曰其序宋衛陳鄭之正也同德則尚親同親則尚爵同爵則尚齒故曰某日災補曰某日即指壬午日人言壬午之日四國皆當有災益以占候之術知之據左傳其人是鄭裨竈也補曰四句皆子產語非子產荅辭乃既災之後子產曰某日有災耳據左傳上冬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將火同又將火子大叔請用玉瓚火子產弗與今此災後裨竈曰又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大叔請用玉瓚火子產弗與國之存亡天之道也豈人之所及也何以知之人之辭言陰陽不測之謂神天者神道四之一也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休曰天道人道各自有分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據左傳上冬裨竈欲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弗與又不救後亦如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

其如此謀國者可以恩矣張巡謂令狐潮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則此義豈獨在君相哉

六月邾人入鄫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白羽許地補曰當云楚地

昭補注二十一終

昭補注二十二表

大二千六百七十六字
小閒七千二百六十六字
眉注無

春秋昭公經傳第九補注第二十二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曰弒正卒也

以比夷狄而不書日止弒而日知其不弒則買正卒也補曰注倒下傳文以明意正卒則止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也

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責止不嘗藥

夫弒與聞乎弒何休以爲許男斯代立此云虐未聞

不容粒

盬喉也補曰厚曰餌希曰粥

哭泣

哭無聲曰泣

獻餌粥嗌

餌飲粥嗌也食亦飲耳盬咽也咽也咽窒雙聲說文互相訓喉亦訓咽也哭泣過則嗄而痛故不容粒矣三日後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孟子曰諸侯之喪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餰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又引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

未踰年而死

補曰傷腎乾肝焦肺毀甚或死在葬前矣劉敞說下葬亦得兼通

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

自討之義嘗論之止自言之義書弒書之也加損其事實弒而責之也就其有自責心故以備禮說

己卯地震

過三傳所同而一概不信趙鵬飛且以闕楊墨比之固哉不亦妄乎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弒父也

蔡般相較則不弒自明春下不特書王月亦以異之於般傳略之耳

曰子既生不免乎水

補曰既正卒矣葬而又正葬以

火母之罪也補曰經初刻母上有父字案韓子祭女擊女文曰不免水火父母之罪孫鑛改爲父字非是

汲冢注引傳亦有父字

也曰舊謂交午鬢髮以爲飾成童八歲以上補曰內則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角女羈鄭君曰髫所以別御外傳事舅姑之節及其小學之教敬小學之所及矣十五成童者內則指十五以上此亦當小學十五人學之大要也論語曰十五而有志於學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業也入學鼓篋孫業也始教以孫順之道也

遊髮也夾內曰遊也女異於丈夫也

幼稱也卑當依唐石經作卑

同言自三月鶋補曰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角女羈不言角者對文男角也詩曰總角丱兮毛傳曰總角聚兩髦也丱兮幼稚也說文以爲古卵字象兩髦之形

**生而學非學入是故先王爲之節八歲學射御外傅學書計幼稽所生王爲之節八歲教之小學之所及矣十五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

壽其瘦而薄胃者皆不勝壽凡此郎禮記注意也五常政大論下文論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無毒服之皆有約下品大毒治病十去其六中品小毒治病十去其八上品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皆至約而止以五味和之五穀五肉五果五菜隨五藏宜者必無使過度傷其藏也是以食養盡其餘病不盡復如前四約治之必盡其病餘氣不盡其人慎也夫醫之用藥亦於壽者爲尤慎之道物齊之宜有專書事參祕術常人所不習也至於醫既定方則不得以未達不嘗爲說之況藥者扁倉之所難言也是故先王重馬許君子之於君子疾在傳以爲瘧未知是否張治曰姑以瘧言之今之治公之治瘧以砒礵而餌之多愈然殺不得法則反殺人悼公死必此類張說大概近是今以爲許君體不勝毒醫用藥故傳闕傳止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補正

夏曹公孫會自夢出奔宋

補曰夢曹邑○撰異曰夢本或作薨左氏公羊作鄭趙坦曰說文無鄭字

自夢者專乎夢也

能專制夢

曹無大夫

前是戰今是奔

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

補曰略名之

拔也

會以公孫之貴而得夢既而不以之叛明曹君無道故令其奔非會之罪故書公孫以善之補曰傳文以叛即上入于戚以叛之屬若書入于夢以叛則不言出奔矣書自夢者著其能以而不以傳釋公孫兼見此意劉敞曰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畔其國者能使其衆無不要其君者臧武仲之智可謂智矣然猶據防以求爲後於魯是以孔子譏之以爲其罪當與不孝非聖則無法要君則無上三者皆大亂之道也故深察公孫會之自夢奔宋也其賢於臧武仲遠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

○撰異云音義異曰輒左氏作黶音近黮陸淳曰衛侯之孫名輒字子叔公孫會之自夢奔宋也其賢於臧武仲遠矣

故宜盜賤也

補曰輒爲大夫非卿爲卑者三盜者賤辭輒如例也左傳謂齊豹爲衛司寇則豹非士傳言奪官陳傳良說是

其曰兄毋兄

也

補曰與弟同

曰衛侯衛侯累也

斥言衛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爲盜所殺故至賤殺至貴補曰若不欲累衛侯當書盜殺衛公子

輒然則何爲不爲君也

嫡兄宜爲君

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

宗廟

補曰天疾惡疾何休說惡疾者謂瘖聾盲瘺禿跛偃不逮人倫之屬也左傳曰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孔廣森說公羊曰春秋記事皆爲後王示法常辭立文以長而有衛侯之兄所以起其問發其義即知適長子有惡疾亦有廢道苟非惡疾亦無廢道經變之制廢不包舉矣

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

補曰以其疾爲名臧琳曰玉篇廣韻五經文字類篇皆無能字疑能字衍齊謂之綦

補曰音義引劉兆云綦連併也文孫案廣雅曰綦蹇也綦字或作踦從取故劉昭以踦合訓之玉篇廣韻五經文字皆從耳與音義同集韻從取遵須切類篇亦從耳與音義異文孫案廣雅曰聚蹇也王念孫以爲聚者踦之誤或輒之誤文孫以爲踦從取而訓聚廣雅直作聚字即踦字也

楚謂之踦

補曰音義踦女輒反劉兆云聚合足也王念孫以爲其即蹇字之誤踦蹇一聲之轉也

輒本亦作綴

劉兆云如見絆綴也

卿同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爲體民以君爲命凡爲憂者大害民處甚春秋皆變常文而不書所謹非徒足以見時事之實亦知安危監戒云

補曰疏曰宋萬以二人而謹月者見宋不討賊致令得奔弟辰以五大夫而不月者辰貪爲仲佗所彊元無去意爲患輕也○撰異曰寧公羊作甯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撰異曰廬左氏作盧公羊或作蘆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撰異曰三月板本公羊作二月誤唐石經鄂本十行本亦作三月呂本中曰穀梁作正月案呂覽誤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撰異曰叛公羊作畔

陳陳有拳焉爾

補曰疏曰叛而加自自實有力嫌其言叛不由外納力故復發傳

入者自

內弗受也補曰疏曰嫌與入邑異例故明同弗受文烝案自外入言叛位不復可知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補曰宋者邑居之名爾雅曰里居也周禮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以邑也毛詩傳故南上復言宋非若凡地名不須繫國也高子曰里非一地之專名不著南里不書南鄙之文繁國疑於據邑而華向遍君都城之罪不著徐彥公羊疏曰左氏經作注或但引南鄙既是傳文經字或并引用傳義字也左傳莊王疑公如晉至河乃復東惡之而貶之也弃既罪矣又弃之故貶而書名猶桓之盟會可也娶仇人子弟則不可矣楚雖封蔡猶爲惡意亦相類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弃楚自宋南里者專也專制南里補曰專辭與公孫會同不嫌者前有以文故傳亦不具言但重發自例高澍然曰左傳有赭邑之戰南里

出弃首矣邾庶其莒牟夷邾以來弃書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之子補曰何休痤徐彥曰大國卿卒例月此時者惡背公羊作叔輒是朱徐彥公羊疏曰左氏與此同○撰異曰輒字然何說亦可通於此及呂大圭並謂朱無歸顧棟高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是年三年之東國卒當爲一人聖東國也

冬蔡侯東出弃楚

者東國也補曰門傳此經本闕一字雖知其別無義例而莫敢增益其字故因就釋之是師說如此也此既釋東爲東國明後定哀之篇仲孫忌魏多即魏曼多皆與此同故不復發傳也左傳衛祝佗述踐土載書叔振鐸爲先君叔振鐸此例者經之稱晉重耳爲晉重國語曹僖負羈稱重耳是古人二字作名或時但稱其一知經無此例名從主人言無所苟前後不得異也且晉重叔振之辭也恐其甚之不明故日以起之今下言王室亂則甚之可知故省文也例名從主人文亦殊可疑夫子之母名徵在則非名矣言徵不稱徵則非名矣何爲謂之東也

之圍不書而書三叛之弃其義與彭城書圍不書實魚石互相自明彼義繁於扼楚故重在圍而魚石之究竟可略也此義繁於失賊故重在弃而諸侯之圍戰可略也

大蒐于昌閒補曰昌閒魯地○撰異曰蒐公羊或作廋閒公羊作姦穀梁音義一音簡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補曰疏曰蒐紅見正議不正比蒲蒐在夏之甚故發傳文孫疑近秋之初尚可以蒐此春蒐不可之甚故周禮左傳爾雅之春蒐周之末失也春事蒐秋乃猶矣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賚靈王子補曰史記名

六月叔鞅如京師叔鞅叔弓子月者亦爲葬景王葬景王傳天子志崩不志葬志葬危不得以禮葬也補曰左傳丁巳葬疏曰不書日者傳言日之甚矣其不葬之甚也

王室亂補曰室亂則甚之可知故省文也

詩曰王室如燬亦謂殷家周虞箴曰夏家洪荅夔引書大誥曰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亂之爲

言事未有所成也尹氏立子朝劉氏單氏立王猛俱未定也補曰王猛事自在下文與此無涉左傳是年載子朝事於尹氏無與注皆非也傳爲亂字作訓是明經之辭也以此經言之時子朝欲篡王猛之位而未成故此言立文相對也是年事未成至下成事者子朝之事如左傳所載是也傳所成而彼言立猛已定位矣其位雖定實亦不正故名而以入立猛爲王猛已定位矣其位雖定實亦不可不書故備書居入也○左傳曰叔孫究以已踐王位其事不可不書故備書居入也○左傳曰叔孫究以已踐王位其事不可不書故備書居入也○左傳曰叔孫究以已踐王位其事

小序也何休曰不稱國國出師者賤略之言之師者辟
內稱國之嫌案此即所謂緩辭也胡子
沈子例不記卒與緒子同緒被用破戒不名義主於用
之戒之者耳見滅則不可不名以其君歸非夷狄亦不
可不名故髡也盈也嘉也牂也豹也皆名也以歸名者
傳云絕之則見滅名當爲賢之矣各本此經下衍獲陳
夏齮四字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撰異曰甫左氏
公羊作父盆本亦作逞左氏作逞案史記樂盈亦作樂
逞也公羊作盚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據宣十二年晉荀
林父及楚子戰于
邲晉師敗績不言楚師敗績補曰此
敗晉師補曰此注贅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也
若師不敗則君無由滅也賢胡沈之
君死社稷補曰此義與荊敗蔡全同
傳倘文者一獲一滅也注言若師不敗則君無由滅非
傳意也傳言若不直言敗而言戰則當先言胡子沈子
及吳戰而後言師敗績以中國之君親與夷狄戰何以
見滅乎是其恥深於文不可也注言死社稷又非也國
逮公不得言死於位也以爲賢而
釋之又非也此亦爲中國殺恥故釋之賢意自在文外
言師敗績不言楚師敗績以中國之君親與夷狄戰何以
見滅乎是其恥深於文不可也注言死社稷又非也國
逮公不得言死於位也以爲賢而
釋之又非也此亦爲中國殺恥故釋之賢意自在文外
傳倘文者一獲一滅也注言若師不敗則君無由滅也賢胡沈之
傳意也傳言若不直言敗而言戰則當先言胡子沈子
及吳戰而後言師敗績以中國之君親與夷狄戰何以
見滅乎是其恥深於文不可也注言死社稷又非也國
逮公不得言死於位也以爲賢而
釋之又非也此亦爲中國殺恥故釋之賢意自在文外
夏齮四字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撰異曰甫左氏
公羊作父盆本亦作逞左氏作逞案史記樂盈亦作樂
可不名故髡也盈也嘉也牂也豹也皆名也以歸名者
傳云絕之則見滅名當爲賢之矣各本此經下衍獲陳
之戒之者耳見滅則不可不名以其君歸非夷狄亦不
沈子例不記卒與緒子同緒被用破戒不名義主於用
五國稱國之嫌案此即所謂緩辭也胡子
卒與緒子同緒被用破戒不名義主於用
傳云絕之則見滅名當爲賢之矣各本此經下衍獲陳
夏齮四字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撰異曰甫左氏
公羊作父盆本亦作逞左氏作逞案史記樂盈亦作樂
逞也公羊作盚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據宣十二年晉荀
林父及楚子戰于
邲晉師敗績不言楚師敗績補曰此
敗晉師補曰此注贅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也
若師不敗則君無由滅也賢胡沈之
君死社稷補曰此義與荊敗蔡全同
傳倘文者一獲一滅也注言若師不敗則君無由滅非
傳意也傳言若不直言敗而言戰則當先言胡子沈子
及吳戰而後言師敗績以中國之君親與夷狄戰何以
見滅乎是其恥深於文不可也注言死社稷又非也國
逮公不得言死於位也以爲賢而
釋之又非也此亦爲中國殺恥故釋之賢意自在文外
與華元文雖不同明賢之義不別故
重發傳齊國書文同義同故無傳也上下之稱也君死
臣得曰獲君臣之辭也公羊曰滅
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之稱補曰左傳曰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
生死皆曰獲胡安國曰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
爲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別皆所以辨上下
志定民

昭補注二十二

天王居于狄泉

敬王辟子朝狄泉周地補曰注首句本杜
預邑下所書是也史記曰敬王居澤左傳
亦曰王師在澤
賈逵曰即狄泉也北燕伯辟文而不名此書名猶不爲
天子諭年而出故曰始王雖不在
國行即位之禮王者以天下爲家故居于狄泉稱王補
曰左傳曰始王者據左傳猛卒後敬王即位館
于子旅氏則敬王之定位爲王前此矣但前此經未有
曰注皆非也傳言始王者以天王因其居而王之者
王文至此始又言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者
申上意也前此經未有
朝雖與王爭王不辟朝無事可記故無
朝狄泉以辟之其事當書於策
立朝王居狄泉以辟之其事當書於策
謂子朝爲西王敬王爲東王春秋所不忍言也張自超
曰書曰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則天位既定而
朝之爲篡分明可知居狄泉
爲朝之黨所逐亦分明可知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

補曰何休曰舉公者重疾也
子曰聖人惡疾病不惡危難言有亦一有一亡之例
易以疾愈爲有喜○撰異曰左氏直云有疾無公字
不志此其志何也補曰四如晉皆有疾故據以問釋不得入乎晉疾

尹氏立王子朝

隱四年衛人立晉傳曰稱人以立
此言尹氏立明唯尹氏欲立之補曰不稱
尹子者蓋其後尹氏奔楚天王因名則稱侵削其爵絕其
位故不得以爵稱又不得稱名則稱尹氏而已立者不
得曰稱人以立得衆也
宜立者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衛人立晉人立之文若
言尹氏爲文若言尹氏立朝則失衆不同故也朝之不名何也
晉據
尹氏立王子朝
隱四年衛人立晉傳曰稱人以立得衆也
此言尹氏立明唯尹氏欲立之補曰不稱
尹子者蓋其後尹氏奔楚天王因名則稱侵削其爵絕其
位故不得以爵稱又不得稱名則稱尹氏而已立者不
得曰稱人以立得衆也
宜立者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衛人立晉人立之文若
言尹氏爲文若言尹氏立朝則失衆不同故也朝之不名何也
晉據

別嫌乎尹氏之朝也

若但言尹氏
立朝則嫌
尹氏之朝猶曰不
繫尹氏故加言王子以別之別嫌乎
尹氏之朝也北燕伯辟文而不名此書名猶不爲
以尹氏摯朝也摯文而不名此書名猶不爲
摯者立白宜以名錄不直名則非
摯也傳言別嫌猶公
羊所謂辟嫌特發義者明當實惡例當直名經本當書
立朝與晉同也後文尹氏等以朝奔楚亦言王子亦別
嫌也別嫌必言王子者繫於先王之
稱也若然前文劉
單以猛不正國氏以明其嫌朝亦不
正不言王朝者土
無二王上已有天王不得復有嫌也
居下言尹氏所立非二王而何未
立者前年欲篡立而未立今則定
謂子朝爲西王敬王爲東王春秋所不忍言
曰書曰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則天位既定而
朝之爲篡分明可知居狄泉
爲朝之黨所逐亦分明可知

昭補注二十二

也補之則曰前此無疾而舊有疾恥之也今此寅有疾而志之也公羊曰殺恥也殺亦釋也左傳但言爲君不子何恥面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之也臣凌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上而無懼惕之心當然輕計妄討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之也自春秋所書乃地氣堆遷使然中國治亂之候也宋治平間郤子居洛陽聞杜鵑聲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矣或問何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感之也蓋先王所以觀天下之妖祥者非一端周禮在魯故時史於鸜鵒來巢氣使之飛類得氣之先者春秋書六鸜退飛過宋都

日故以上李爲文舉日不舉辰也雩小於郊亦以別之郊用上辛而下日例當錄日不與雩同**又有繼之辭也**緣有上辛大雩故言又也補曰言又故上辛發傳者嫌與又食角異例也又重補曰伐季氏而敗遂出奔也夫人奔月公日者詳略之差○撰異曰乙亥傳**九月乙亥公孫于齊**在氏公羊作孫**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者前發例於夫人今發例於公明其詳略也

次于陽州補曰陽州十行本移正○撰異曰陽公羊作楊亦作楊**次止也**發傳者此非用兵之次嫌異故也注本杜預依左傳也**齊侯唁公于野井弔失國曰唁**補曰何休曰弔凶國曰唁所就緒曰統文烝案唁與言古同聲訊問也廣雅曰訊言也

昭補注二十二

也野井齊地本杜預依左傳也**于野井**詁公羊詳略也**之又稱遇禮相見**補曰昭公出後季孫不別立君惟以上卿攝行公事卿卒禮數列國之又稱遇禮相見**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補曰何休曰弔死曰弔弔喪主曰傷弔**台駘之屬皆如公孫之屬皆如名於是可見而史法亦不與他國同矣**

益魯無情而有名若其涉公者容有君子加損之辭而大體若因史文家鉞超汸之論殆未可用**公在國時史亦據舊所應書者書於策亦因史文家鉞超汸之論殆未可用**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曲棘宋地補曰公羊曰操扈同**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與公公逆之往至野井補曰注亦左傳也傳曰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欲當爲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于曲棘**羊曰憂內也注訪謀爾雅文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取鄆以居公補曰此本杜預即傳及公羊所云爲公取之鄆者汶陽田也**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也**易辭言之宜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傳曰內不言

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也不言易辭者魯人不得已而賂之取難易而我難之故直云授之其實亦易辭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補曰何休曰月者閔公失國居運後不復月也至者始錄可知公但至陽**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據公州未至齊侯唁公于野井以親見齊侯爲重**可以言至自齊也**齊侯唁公于野井補曰疏曰并明後乾故可言至自齊補曰公至自齊而不言公至自齊者臣子嫌君但言至則嫌公得歸**居于鄆公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補曰何休曰居運後不復月也**居于鄆者公在外故言居于鄆補曰公爲竟內也**補曰左傳於下年亦曰公在外也傳例曰居者居其所也二十一年齊閭丘明入鄆侯之致不見公**侯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鄭伯入櫟衛侯入夷儀皆言居于鄆補曰左傳於下年亦曰公得歸國欲明公實在外故言居于鄆則嫌公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之得反致宗廟之辭爾今君雖**是時已爲齊竟矣**

昭補注二十二　六

也在至自齊者臣子喜君父得反致宗廟之道補曰道義皆盡言以足傳上文先釋**公至自齊道義不外公**

夏公圍成成孟氏邑○撰異曰成公羊作鄛案今公羊不作鄛例曰**非國不言圍**崇大其事補曰補曰此據常例**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言經所以言圍大公之事也大公之定十二年傳同**者著其以一邑之細而親自合圍之病公也**公羊曰會戎危公**公在國時史亦據舊所應書者書於策**事則公爲甚病而經不別立君惟**定公薨則此與定公之以齊師戍鉏帥師從公齊師圍成**十二年傳同**所以得**及齊師圍成**大夫之病公也**其意甚相似皆明君子之取義如此也**圍鄆歸**皆不發傳明從伐於餘丘推例可知公親圍**鄆歸**尤異常故特發傳**成事不說**傳稱**齊侯使公子鉏帥師**及**師從公**圍**成截然不同所以得**與**彼同文且同義者公之以齊師戍**鄆大公之事也大公之定**十二年傳同**所以得著其以一邑之細而親自合圍之病公也**至於**君臣交兵不可書**書**公圍**既書**公圍**則義**者戰之義**如此而止也若然傳不**發不言戰傳曰不言戰以**鄭伯**有明文此可從**略也**不致**者猶**從**竟內兵例**亦**所謂不外公**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鄆陵某地補曰當云地闕不日者齊謀納公而不果從渝盟例也既不日又不月者益以公在外異之○撰異曰鄆板本公羊或作剸唐石經蜀大字本亦不誤

公至自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

義不外公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自齊爲虛至自會爲文嫌有異故復發之文燕案書至皆新增

公至自會居于鄆公在外也補曰復發傳者此至自會而言居也至自會道義公羊說義二名皆楚公子棄疾即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文燕案楚昭王名軫而左氏說同七年傳稱大子壬則亦改名也穀梁之意當與左氏說同七年傳言王父名子重其所以來明改名非是春秋之義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補曰楚平王也圍改名虔棄疾改名居四名並書所謂名從主人五經異名若魏曼多左氏說二名文燕案穀梁之意凡入不同明義公羊說義二名皆楚公子棄疾即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文燕案穀梁之意凡入不同明名非是春秋之義補曰楚平王也圍改名虔棄疾改名居四名並書所謂名從主人五經異名若魏曼多左氏說二名文燕案穀梁之意凡入不同明名非是春秋之義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補曰何休曰月者爲天下出也

出也始即位非其所也即位在廟則王者無外不言出補曰疏曰重發傳者自齊爲虛至自會爲文嫌有異故復發之文燕案書至皆新增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召伯作召氏案左氏經亦作召伯傳則云召氏之族杜注召伯毛伯周甲戌盟于襄宮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杜預曰莊宮在王城汪克寬曰子朝黨入王城而弗居三十二年左傳是年十一月癸酉王入于成周補曰何休曰月者爲天下出也燕案穀梁與此同左氏以爲經誤徐氏所見豈當時有依杜注也左傳是年十一月癸酉王入于成周此三十二年城成周乃徙都案

遠矣非也以爲刺諸侯文燕案注疏皆不了此文以明春秋外之意謂自此後諸侯因子朝終事之文以責之其意遠也前此莊僖不志崩有失天下之道而晉桓與焉襄言出有失天下之道而晉文與焉卒賴其力王室卑而復尊至於頃不志崩周公經者邪改杜以

言出晉朝未替猶有所望今者猛朝爭鑠晉力大亂既定霸者類莊僖孺伴子帶二人一奔皆非晉不與於是周遂陵夷故所責爲遠也不日者益以公在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定王者貞王也義通於此

奔直奔也補曰言書奔者直是奔耳始終不以爲王故發傳以明之若襄王之奔鄭則書曰出居矣昭公之出奔齊則書曰孫矣孫猶曰子朝之惡當詠絕猶不曰出者周無出不以子朝之惡而亂吝秋之大義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自鄆行補曰此本杜預至今如而至至而亦言居嫌重起例者前會而

公至自齊居于鄆公在外也補曰疏曰重起例者前會而言居嫌重故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補曰吳州于

楚殺其大夫郤宛○撰異曰郤當作郗左氏公羊作郗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補曰何休曰月者爲天下出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徐逸曰自此已前邾庶其畀我及至三叛之人俱以魯爲主邾魯鄰國而聚其逃逃爲過之甚故惡書之以示譏也小國無大夫故但舉名而略其氏補曰注末二語贅畀我並來奔今邾快畀我快無邑非叛注左傳曰令戊周且謀納公也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補曰何休曰月者爲下出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不得入于晉乾侯晉地補曰孫齊下言所次亦詳之文燕案注疏皆不了此也何休曰月者閔公內爲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答後不月者緣始可知公如晉次于乾侯

前謂至下言居此謂如下言次也次亦是止省文可知至而言居者魯地故也孫而言次者非魯地

故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撰異曰寧公羊作甯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撰異曰寧公羊作甯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也何休曰不致以晉未正晉不見容于晉未正晉者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補曰何休曰言來者居運國內辭不月者例時也

入於魯也補曰井齊地今高張唁公從國內復發傳者前齊侯唁公于野井野近人有尊卑君臣同文故重發例魯地而言唁不得入魯者諱不得入魯國都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

出非我罪補曰皆者皆天命使魯無君爾魯公之左傳齊梁丘據曰宋元公是也左傳何休曰宋公佐疏引前傳加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與此文正同但以叔倪為叔孫氏逐公婼不子婼耳左傳何非無據而觀婼之家臣助季氏逐公婼不是推之豈有無病新死之事當以穀梁為正矣注以上言無病死下言無病而死與此經言則國中意此最得解而王引之欲改讀無公為無者謂之借字爾雅曰在存在也文然案傳明經通例也國中不存公者凡居竟內言非所有公在有四言在存則無存文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不言在鄆是也二十九年不言在齊鄆已屬公也二十九年不言在乾侯猶有存文則知其有變故異於平時書在乾侯有存公故促國中例也存公故加欲納公三字以顯傳也前加公者諱公與前加公者諱之借字爾雅曰在存在也文然案傳明經通例也國中不存公者凡居竟內言非所有公者凡居竟內言非所有四言在非所有四言在有四言在非所有公者凡居竟內言非所有公者凡居竟內言非所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　案滅夷狄時月者爲下奔起補曰疏曰滅而出出重於滅滅夷狄中國日出奔月輕於滅滅夷狄雖時猶加以月然則溫子之國滅而出奔何以不月有義而然弦子之奔文承入月之後何知不月傳於弦子滅言不日大微國微國則例月例月則不關於君出君出之重不大於滅國滅國范云出重於滅者言既滅其國君不死難比之常奔恆滅則爲重矣滅在月例者以其君歸則日之沈弦合經意疏云云者多不明白以弦爲滅爲在月例亦誤凡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大叔申鄭國
參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補曰何忌
襲子二十七年戊周此罷戍而城之書城不書戍僖十
四年論之備矣不言城京師說亦見前二歸異曰大左
氏公羊作世準之前後文宜從世左氏無邾人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也言天
子微諸侯四方諸侯不復貢獻又無朝見之禮天子之在者惟祭與澤上帝號
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補曰疏曰變之正
重復起傳者平王東遷之世雖復禮樂出自諸侯猶有享覲之心襄王雖
復出居酒賴晉文之力札子雖云矯殺王城未甚周室
嫡庶交爭宋衛外附楚亦內侮天子獨至於景王之崩
立成周政教不行天下諸侯無桓文之伯不能致力於
京師權柄交於臣下故大夫相率而城之比之正禮而
傳與城杞釋不異辭也文丞案經與城杞同文傳嫌其
事迥別故重顯此二句謂湜曰當王室危弱之時乃能
從王命以安王室善之大者呂本中曰周室雖微諸侯
猶勤之況王之德澤猶有存焉者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十一年
即位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元年春王三月徐邈曰案傳定元年不書正月此年故不可以不書正
書王書王必有月以承之故因其執月以表年首爾不書正月言定無正
也然則改元即位在于此月以謹仲幾也補曰凡執史皆書月而此之仍史文書月
者其義不從執起徐注是也或疑執仲幾若適在正月又此年或竟春無事豈得無正此皆文外巧辯非所疑
也舊本三月二字退在下晉人上以王字斷句與桓元年同誤今改正之并移下條徐注於此年亦以此
干字斷句孔廣森本改正不言正月定無正也補曰據莊公有正月即位書也不在正月是公羊以王字斷句
死在外故無正凡元年之正月爲即位故桓非正終而莊猶正即位故桓非正終而莊猶正
有之定之始非正始也補曰始謂即位定之始之際因事見義昭無正終之文故定
亦無正何也補曰據莊公有正月即位書也不在正月是非一國之始之
始非正始也補曰始定即位不書正月則以不書即位爲義言不敢同於正始
是以有正月定無正也補曰上言非此言無則此謂春秋之立文也故定亦無正
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秋之立文也非此言無則此謂春秋之立文也故定亦無正
昭公之終非正終也補曰據莊公有正月即位書也不在正月是非一國之始之
即位喪在外也補曰此又承上定之始非正始也言不即位也凡非繼正之文
定實不即位故不言即位之理也傳申言此者因以見即位喪在外之文
無君子更爲去正月以舊義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晉執人於尊者之側而不以歸京本杜預也疏曰薄氏駁云仲幾之罪自當委之王吏非補曰此幾無所歸晉執曹伯歸于京師若如此論何以遍乎范荅仲幾在他處並可言歸晉人執宋仲幾不以歸于京師復何得言

今執仲幾不書所歸唯舉其地者此晉自治之效若使歸于京師與執諸侯同是君臣無別也今直以執在京師不可言歸此義猶自未通上言城成周序仲幾於會此言足證天王居于狄泉在幾內而別處若上言歸于京師成周下補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具見執之異處而歸天子今晉人於尊者之側而執人以歸自治於國故春秋不與其專執地於京師文承上城成周序仲幾於會此言足證天王居于狄泉在幾內而別處若上言歸于京師成周下補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具見執之異處而歸天子今晉人於尊者之側而執人以歸左傳與經違異杜作注又自異其傳而語殊不安范用杜而力申之皆飾說也今備錄以見其失當以此大夫薄叔元義爲長○撰異曰此幾公羊或作機補曰文承上城成周足明其爲晉大夫此字下各本集解本張治集註俞皐集傳釋義本術其字今依唐石經呂本中

大旨之無乖不斤斤於字句閒如此何休既失定字之讀孔廣森尤不然矣 內之大事曰補曰問凡正如公葬之歷以不 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補曰元年即位必在三朝月即位者何詳月足明其爲朔矣本非朔言朔 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曰何也補曰元年即位必在三朝月正元日著自帝典言正諸臣乎況以輕喻重也雖爲天子所召不敢背殯而往君喪未殯而行即位之禮以臨諸臣乎 周人有喪補並有喪曰疏 周人弔魯人有喪魯人弔周人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親之以有父喪必諸侯自父喪未殯故

不弔是不疏曰既殯君乃奔喪也先殯其父後奔天子喪者至如伯禽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人之親門外之治義斷恩門內之治恩掩義也魯事不知其當何王公觀此傳則知經所書葬或大夫或卿非禮又因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文因知會葬亦當親往而

也申卽信字明無可疑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謂君必爲先也其禱辭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誘不敢煩民請命願撫鬼神以身塞無狀禱亦請也此卽請故也補曰案成七年疏曰鄭釋廢疾去冬及春夏案春秋說考異郵三時唯有禱禮無雩祭之事唯四月龍星見始有常雩耳故因載其禱請山川辭云與此注七句同雖大旱何誘作何依此疏曰考異郵說僖三時不雨禱于山川以六過自責又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誘不公三時不雨禱于山川以六過自責又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此注所云其禱辭或亦用之故引以明之耳

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詒託猶假寄補曰再言是以重之者前通論請道之重此專指君親請禱之重案傳惟言八月九月爲雩之正不言孟夏傳亦以重之雩者龍見常祀非是旱雩經無書六月雩者故傳亦時過以往至於八月有雨先種得成茂實後種更生故重其時之節是月有雨之節也

立煬宮煬宮伯禽子考公酋考公弟煬公熙

立者不宜立公九月立煬宮

不定補注十三末

者也例曰疏曰重發傳者此不日與武宮異故發之范甯曰時刻楠功重故錄月范荅薄氏云考宮書月比丹楹功少故有詳略見功有輕重丹楹功重書日者范云始築之事煬宮不日比武宮爲重武宮書日者此例以宮言之在不宜立例有四文丞也立廟毀已久補曰案史記輕不宜立廟之例以立言之在不宜立也案左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

冬十月隕霜殺菽書曰大豆保歲易爲宜廣雅小豆別名荅也劉向以爲本杜預也何休曰菽大豆氾勝之種植酉之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補曰此本杜預也補曰申言以結之疏曰隕霜不殺草是也補曰其曰菽舉重也

殺舉重殺草可知則可殺而不殺舉輕亦顯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則不殺菽重發傳者名有所主也

未可以殺而殺菽周十月今八月消卦爲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出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撰異曰菽左氏作叔又作陸淳纂例云公羊作叔

可殺而不殺舉輕

其曰菽舉重也補曰申言以結之疏曰隕霜二字甚明公羊皆作菽文不同故特爲一例文然案傳釋二文之異書以爲異大乎災何休遂以異書之記異此是災菽而以異書之爲獨殺菽不殺他物杜諱引集義曰誤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補曰庫門天子之制也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此經雉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魯有庫雉應路則諸侯內門兩旁有兩觀故也兩雅曰觀謂之闕門謂之闕者以雙闕雙闕卽兩觀也兩觀亦卽周禮左傳之象魏魏然高大使萬民觀之故曰闕曰象魏也亦卽禮記之臺門臺門亦曰門臺門天子外門諸侯內門庫門諸侯之外門皐門天子之外門諸侯有庫雉路皐門天子之制也公羊載子家駒對昭公以魯兩觀諸侯僭天子禮何休曰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魯雉門既如天子制而兩觀又直僭天子一觀準此言之魯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公不去其失何氏說此經以爲雉門災及兩觀鄭嗣曰天災之疏引劉向云雉門天子之門今魯過制故致天災說與何同劉雖不言兩觀爲僭當亦不異公羊也

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據先書雉門則應言雉門災及兩觀始災者不以雉門親災補曰公羊曰今以災在兩觀下也鄭嗣曰春秋辯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略互相發明也

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據災實從雉門起應言雉門災及兩觀始災者兩觀也何休曰時災從兩觀起又曰兩觀微也不以微者親災補曰公羊曰主災者主親爲其飾故微也

先言雉門尊尊也及大也何休曰門爲其不可以及尊災不從雉門起故不得言雉門災及兩觀欲言兩觀災及雉門則卑及尊兩觀災故災在兩觀下也鄭嗣曰欲以兩觀親災則卑不可以及尊兩觀始災故不得先言雉門災及兩觀親災則與何休同也補曰申言以結之疏曰隕霜二字甚明公羊皆作菽文雖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其婉章志晦諒以遂矣尚存異說范意則與何休同也劉繹曰春秋辯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略互相發明也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補曰月者重其作何休曰月也當卽脩之如諸侯禮言方隱此聖人之殊致表裏之異體者也

新有舊也仕爲也有加其度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異故發傳以同之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不正謂更脩嫌與作南門據當譏而以雖門親新作之下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脩飾美好之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補曰左氏賈逵注曰刺己劉炫謂公以六月卽位此年便往於事未爲緩晉何以解之此後更無謝罪之處明年會次依常乃復之意不可縣知劉說是也但其事不可知其義則亦當以恥之爲義從著有疾之例也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疏曰昭公四如晉并有疾而脩朝禮乃爲季氏所譖使不得入公無危懼之意猶數脩朝於晉晉責其緩慢不受其朝公懼之理今定立三年始朝於晉而心內畏懼故危錄之文何以危定乎疏說紆蔓而鑿孔氏所譖公有負於晉而非必季氏所譖說無危文案昭既

三月辛卯邾子穿卒○撰異曰三月左氏及唐石經公羊穀梁皆作三月未知孰正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地名補曰當云地闕邾本窮則同也不日者哀元年何忌伐邾渝盟與眛同義也既不日又不月者益以眛是公盟此是大夫盟故特異之○撰異曰公羊作拔公羊作柭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

補曰地而後侵疑辭也與昭四年異月者義見昭四年注

召陵侵楚補曰召陵楚地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補曰皐鼬地名不日者後楚伐蔡不能救故補曰此當云鄭地注首二句本杜預齊國夏亦包在內陸渾劉敞說非也○撰異曰皐鼬公羊作浩油陸案鹽鐵論作誥鼬由一事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公畏強楚疑於侵之故復者更謀也補曰疏曰案傳例地而伐疑辭今經言會于召陵侵楚則疑於侵之故復會于皐鼬傳例地而云志於後會後志疑前會不備所用制弱易可得志今一會之中十有九國衆力之彊足以服楚不敢深入淺侵郊竟則責諸侯之疑於楚強是諸侯無勇故會盟二文並見魯公外內互見公之疑內外之疑此復出公見晉之疑此明會盟皆不足善其後晉不救禁致使請救於吳晉無上地而後侵見晉之疑此復出公見公之疑內外互見公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外諸侯薨不地此其地何劉卷賢也曷爲賢乎劉卷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從正也葬稱公主人之事也文成之後劉卷爲賢矣
補曰此二事偶則以後事致之例實亦未滿二時月者何休曰爲下劉卷卒補曰此注贊劉敞曰何以不言爵劉卷卒世爵故不與爵稱也王者之制內諸侯祿內之外諸侯祿外諸侯嗣皆王制文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敗績
補曰吳楚交兵楚主吳客反以吳及楚者吳爲蔡以吳及順進文也此戰楚囊瓦不稱及楚師戰但略稱師師不稱及楚囊瓦帥師下出莽乃見囊瓦名氏皆從城濮例者楚人敗乃稱師及文也順之者盈之也後有存楚文則此不嫌抑○撰異曰伯舉楚地○作甘陸渻纂例唯云公羊作伯舉公羊作伯莒
吳其稱子何也
補曰貴謂子也補曰李廉曰宋以四國公以楚師傳皆曰以者不以云云此曰舉其貴則又變不以之例楚師傳所以難同而事則異觀於吳進書爵則無譏矣春秋所以不可一槩論也案此說與家鉉翁同
蔡侯何也
補曰據公會吳伐齊不舉貴者貴善行可進故舉其貴也能憂中國善行可進之則舉其貴因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
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
補曰何休曰據公會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于楚也
子胥父伍奢也爲楚平王所殺補曰子胥伍員誅討也責讓殺戮皆言誅挾弓持矢而干闔廬
補曰注本何休何休曰干欲因闔廬復父之讐格意也闔光闔廬卽光
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諫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興師而伐楚子胥匹夫勇
補曰何休曰必須因事者其義可得因公私若以匹夫興師討諸侯則不免爲亂爲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興師而伐楚子胥匹夫勇
補曰昭公始朝正當也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敷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
南郢楚都
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
正是日謂昭公朝王子虎或升氏王子虎魯不會史所本無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補曰昭十二年狄晉此承楚圍蔡從平文猶襄二十五年晉雖
葬劉文公
外諸侯故書葬文烝案以賢錄葬異之於尹氏
補曰昭公薨之後爲平文也蘇轍曰晉
鄭公孫夏伐陳亦是狄鄭之禍輕重異也文烝案前篇狄
棄諸侯而蔡未有國滅之禍輕重異也文烝案前篇狄
晉其義深遠但以滅不滅較輕重非經意○撰異
作闔廬公羊或作吳寖古讀虞若吳
曰閻公羊作伐
疏曰葬之者明亦爲賢之有采地比之畿內諸侯故書葬葬異之於尹氏

人聞之而怒爲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何以不言救也

楚所以救蔡補曰何休曰若是時可爲是興師而伐楚補曰休曰不得稱人許夷狄救齊亦是善事而得書救者狄雖書救未得稱人許夷狄不使頓儕也今吳既進稱子復書曰救若書救當言吳子救蔡蔡侯不與救蔡補曰伐楚之情不嫌子胥得善也

救大也

同於中國補未

楚囊瓦出奔鄭

知見伐由己故懼而出奔補曰轂戰而奔猶楚竟也杜預京相璠輿地之學自當測爲一家而某地屬某國則治經者宜知

庚辰吳入楚

○撰異曰此文而誤也左傳於後十五年亦曰吳之人楚補曰傳例曰入惡入者也此文則當作入楚

曰入易無楚也

曰故知曰入易無是也

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

左氏作郢案劉知幾曰豈左氏之本獨爲謬歟陸淳曰誤也左傳於後十五年亦曰吳之人楚補曰傳例曰入惡入者也此文則當作入楚去子從狄稱惡入可知不假具言吳人壞楚宗廟徙其樂器鞭其君之尸楚無能亢御之者若曰無人也補曰周禮小胥鄭衆注曰軒縣三面其形曲鄭君曰去南面辟王也器已徙則是滅也

欲存楚也

書入又欲見其滅但其不滅其欲存楚柰何以不言滅也

據宗廟既毀樂

寘人朝飢時酒二酲重裘而立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粟而立猶慴然有寒氣將柰我以振飢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致死於寇閭閭一夕而五徙卧不能賴楚曳師而去昭王乃復

何以謂之吳也

稱子據戰狄之

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益有欲妻楚王之母者

贏伯贏持刃拒之劉向列女傳載其事益者承上語辭

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補曰公羊同左傳亦有其事秦穆爲晉所敗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所以爲狄也吳入楚君妻君妻大夫妻大夫妻吳所以反狄也白虎通論周代五霸秦穆吳闔閭並列春秋於二君但有狄文何霸之足云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撰異曰三月公羊作正月段玉裁曰益誤字

案陸淳例所據已誤

夏歸粟于蔡蔡侯比年在楚又爲楚所圍饑故諸侯歸之不書所歸粟補曰此本杜預杜無侯比以下六字當刪之未何杜作啓歸杜誤也粟者禾實也粟實曰米粟補曰周禮大司徒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遍財鄰君相受之注云移民就賤就貴移民辟災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春秋歸粟于蔡是也不言歸之者主名若獨是魯不在亦然歸邑也補曰益魯亦在內不言歸之者專辭也言此是邑不足具列諸侯補曰邑非也義謂公義通者引而近之舉春秋引而近之比諸侯內事猶欠隘內桓師深美之也此申上句并通前篇三專辭言之

於越入吳舊說於越夷言也春秋卽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越事也邀周書王會有於越以本俗名自通補曰此記吳稱之異前自楚吳言之故曰於越越皆從主人也陳岳劉敞說近是越入皆無月日略之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傳例曰大夫不卒惡也意如逐君意如逐君罪不書卒意如書卒意不以爲罪人而書日以卒非公子牙之比也

冬晉士匄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補曰陳則非公子叔孫成子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補曰不敢嫉之

意如春秋因定之不惡而書日以示譏亦猶公子翬非桓之罪人故於桓不貶補曰此本鄭君釋廢疾見隱元年疏其說非也定固不以意如爲罪人而書日以卒非公子固明桓不以爲罪人而翬弒君而其惡未有所見故須去日以著之公羊傳曰譏二名以此言之則此經云晉魏多年經無何字有者於一字隱之例又非名爺非也唐虞有散宜生蘇忿生經必不議二名之義且同時之人一事議之或謂如夏五傳疑之又必不於一人名不得假以示闕疑之義也地名人名日比也此益聖門相傳二尺四寸之策本少一字杜預曰鄆莫敢增益與蔡侯東正同前已論之矣杜預曰仲孫忌古本無齊○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仲孫忌及賈經皆無何字又哀十三年經云晉魏多年經無何明矣故齊字衍也穀梁傳亦云譏二名以此言之則此誤奉師侵衛傳曰六月丙午晉侯重耳卒丁未秦伯罃卒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冬城中城城中城者三家張也大夫稱家三家季孫叔孫仲孫也三家修張故公懼與仲孫也三家修張故謂公室空虛而修內城議公不務德政恃城以自固或曰非外民也補曰斯意如子季桓子成九年同義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仲孫何忌而曰仲孫忌當所未詳公羊傳曰譏二名補曰此注舊在上如晉下其首句之文云仲孫忌而曰仲孫何忌古本無齊字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仲孫忌轉寫錯誤妄改耳今移正之范引公羊非也唐虞有散宜生蘇忿生經必不議二名之義且同時之人一事議之或謂如夏五傳疑之例又非名爺非也而曰仲孫何忌者益誤奉師侵衛傳亦云譏二名以此言之則此經云晉魏多年經無何字有者於一字隱之例又非名爺非也而曰仲孫何忌者益誤段玉裁曰定六年魏多年冬仲孫何忌冬則曰仲孫忌哀七年曰魏多故公羊釋之今本左穀經定六年魏多年則曰魏多故公羊釋之今本左穀經定六年魏多年冬仲孫何忌哀十三年皆不誤哀十三年皆有曼字益誤衍也文烝案唐石經宋本毛本左穀經定六年魏多年冬仲孫何忌哀十三年皆有曼字何字衍也又衍何字衛音義載桓十四年夏五有衍月字者皆寫者之不慎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幹補曰幹衛地陳傅良曰石門志諸侯盟不日此又不月者自此以後皆略之事故皆略之甚從那鹿上夷陵衛人及狄盟之例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補曰重發傳者嫌君臣異也

衛人重北宮結齊以衛重結故執以侵之若楚執

齊侯衛侯盟于沙沙地補曰沙澤與成十二年同左氏彼經傳皆曰

瑣澤此傳曰瑣

大雩補曰下有九月大雩雖言雩不嫌已得雨

齊國夏帥師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補曰明至此乃得雨也若此雩猶不得雨則兩大雩皆不書當如宣七年書秋大旱矣

冬十月

木宂補註二十五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三月公侵齊曰此本杜預

三月公至自侵齊公如往時

也往月致月惡之也補曰此發往月致時之通例因重明往時致月往月致月之例也知是特發往月致時例者案左氏賈逵注曰還至不月爲明於穀梁必用穀梁家之義明此年雨侵公至不月之例而傳特發之凡公如某公至正月疑也莊二十一年傳曰致月故也往月致月有此時之文則此傳之爲往時致月往月致月之例因重發往月致時之通

盜竊寶玉大弓

竊於季氏家見下傳寶玉者封圭也

寶玉大弓

補曰季氏之宰陽虎爲之此陳師道王沿杜諤等說

得之堤下

劉兆注曰堤引

不曰羞地何也

補曰大寶之始封圭

自常情而觀必以家臣執大夫賤人謀國爲事之最重而當書矣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蘭卒

○撰異曰蘭公羊作囒

得寶玉大弓

杜預曰弓玉國之分器也得之足以爲辱故重而書之補曰向曰竊者失之也失得相對言得所以見失也其不曰羞地何也

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曰羞地何也

補曰大寶之國之宰也

惡得之

惡於何也公羊擅補曰惡或言得之堤下

寶玉者封圭也

補曰瑞玉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六者皆爲瑞玉鎮圭長尺二寸謂之介圭以作爾寶毛傳曰寶玉大尺二寸謂之珪大璋中璋邊璋皆天子之寶器也

大弓者武王之戎弓

補曰天子之弓謂之彤弓諸侯之弓謂之形弓大夫之弓謂之彫弓士之弓謂之盧弓

周公受賜藏之魯

補曰明堂位曰越棘大弓天子之寶也夏后氏之寶玉也

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

非其所取而取

自常情而觀必以家臣執大夫賤人謀國爲事之最重而當書矣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蘭卒

撰異曰蘭公羊作囒

得寶玉大弓

杜預曰弓玉國之分器也得之足以爲辱故重而書之補曰向曰竊者失之也失得相對言得所以見失也其不曰羞地何也

補曰大寶之國之宰也

惡得之

惡於何也公羊擅補曰惡或言得之堤下

寶玉者封圭也

補曰瑞玉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六者皆爲瑞玉鎮圭長尺二寸謂之介圭以作爾寶毛傳曰寶玉大尺二寸謂之珪大璋中璋邊璋皆天子之寶器也

大弓者武王之戎弓

補曰天子之弓謂之彤弓諸侯之弓謂之形弓大夫之弓謂之彫弓士之弓謂之盧弓

周公受賜藏之魯

補曰明堂位曰越棘大弓天子之寶也夏后氏之寶玉也

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

非其所取而取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晉地補曰畏晉也

秦伯卒

補曰上無月則時卒也疑康公共公桓公景公亦皆在時卒例與楚及莒吳皆不同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補曰此本杜預○撰異曰頰谷蓋齊地頰左氏作夾下同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

公至自頰谷離會不致雍曰二國會諸侯離谷是其所是非其非之非未必非其所非然則所是之是未必是所非之非未必非是非是非是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郠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郠 費字皆爲郠公羊曰費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陸淳曰公羊此世心徐彦疏曰世字作大字
宋樂大心出奔陳 ○撰異曰地公羊作池下同
曹亦有作泄字者故賈氏言馬左氏穀梁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地名補曰當云地闕文徐彦曰左氏穀梁作安甫賈氏不云公羊曰鄋者亦是鄋父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 辰爲佗所強故曰暨補曰傳例曰以外及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 ○撰異曰地公羊作池下同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地名補曰當云地闕文徐彦曰左氏穀梁作安甫賈氏不云公羊曰鄋者亦是鄋父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 辰爲佗所強故曰暨補曰傳例曰以外及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補曰此本杜預注亦即何休注
冬及鄭平 平六年侵鄭之怨傳例曰盟不日者渝盟惡之也取夫詳略之義則平不月者亦有惡矣蓋不能相結以信補曰注首句本杜預其說非也平後仕三月及齊平者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案桓寬言前仕三月後仕三月猶公羊於歸田隳費也齊既服義魯復無患者道蓋此時之言也因家問取則專意內治故又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自說司寇之官亦足知春秋之志也○凡不和而訟無施而可故事大比小親仁善鄰亦無訟之道也兒善訟飲食必訟訟者亂之所起外內無訟則大平矣成矣此所謂定哀之閒著治大平者也春秋以平二國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補曰此本杜預注亦即何休注
冬及鄭平 平六年侵鄭之怨傳例曰盟不日者渝盟惡之也取夫詳略之義則平不月者亦有惡矣蓋不能相結以信補曰注首句本杜預其說非也平後仕三月及齊平者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案桓寬言前仕三月後仕三月猶公羊於歸田隳費也齊既服義魯復無患者道蓋此時之言也因家問取則專意內治故又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自說司寇之官亦足知春秋之志也○凡不和而訟無施而可故事大比小親仁善鄰亦無訟之道也兒善訟飲食必訟訟者亂之所起外內無訟則大平矣成矣此所謂定哀之閒著治大平者也春秋以平二國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補曰時卒者惡之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郠 補曰墮壞也陝助曰毀全除之也但損之令不周爾蕭楚曰壞而撤之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補曰時卒者惡之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郠 補曰墮壞也陝助曰毀全除之也但損之令不周爾蕭楚曰壞而撤之

日戕夷其陴隳阯曰墮猶取也墮猶取也陪臣專強違背公室恃城爲固是以叔孫墮其城若新得之故云墮猶取言今但毀其城則郈永屬己若更取邑然補曰疏曰傳言墮猶取也即其諱矣而注曰非若他人實取當言墮墮實壞耳無取於諱諱如此釋之文孫案范依釋慶疾爲注非傳意也傳稱一而此年再圍之明至此始取之也左傳稱侯犯以郈叛侯犯奔齊齊人致郈郈乃承上十年兩圍郈言之十年圍其邑其事並在十年秋依此傳則彼時魯雖克郈齊雖致郈而郈猶不專屬魯今此墮壞其城魯乃取之故曰猶取也言猶者以事釋義比之他言猶者則小異也墮猶者以事釋義比之他言猶者則小異也墮之本訓爲壞世所共知故不復發傳也至下墮費圍成又因墮之猶取也言猶者以事釋義比之他言猶者則小異也墮猶者以事釋義比之他言猶者則小異也墮之本訓爲壞世所共知故不復發傳也至下墮費圍成又因墮之猶取也言猶者以事釋義比之他言猶者則小異也墮猶者以事釋義比之他言猶者則小異也墮之本訓爲壞世所共知故不復發傳也至下墮費圍成又因墮之猶取也言猶者以事釋義比之他言猶者則小異也墮猶者以事釋義比之他言猶者則小異也墮之本訓爲壞世所共知故不復發傳也至下墮費圍成又因墮之猶取也言猶者以事釋義比之他言猶者則小異也墮猶者以事釋義比之他言猶者則小異也墮之本訓爲壞世所共知故不復發傳也魯所以墮郈費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帥師何忌帥師伐曹

秦案季氏有貴猶晉趙氏之貴猶衛孫氏之晉陽矣

可依左氏公羊以爲城郈及其理易見故不復發傳也魯所以墮郈費又以爲夫子子路之謀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補曰黃齊地○撰異曰齊公羊作晉張洽曰誤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補曰離會致者齊

十有二月公圍成錄之異於昭昭補曰月者危之

非國不言圍圍成大公也以公之重而伐小邑則爲恥深矣故大公之事而言圍使若成是國然補曰傳義已於昭篇論之注非也公實圍成而言圍實爲大非強使成同於國也重發傳者月與不月文與不致嫌有異也左傳稱孟孫不肯壞成公圍成弗克何休曰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故不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余本俞皐集傳補正義引

公至自圍成何以致補曰據竟內兵不致危之諸侯皆在國其危而致昭公圍成猶不致也特告廟之行皆致

何危爾邊乎齊也補曰時邊謂相接之處也與疆界衛圍同訓說文曰垂遠邊也國語曰思遠以和邊垂之小怨玉藻邊邑鄉君曰謂九州之外是邊之言遠也遠乎此則近乎彼故轉其義而爲近史記高祖本紀齊邊楚文穎曰邊近也是郎范注相接之訓猶言瀕河傍海也成在魯北竟爲魯之遠垂而接近乎齊與竟外兵不異故危之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次于垂葭補曰垂葭齊地也左氏公羊皆有異曰齊侯下當有衛侯此脫衛侯陵公羊作瑕

夏築蛇淵囿蛇淵地名

大蒐于比蒲補曰比蒲大蒐皆夫子去後事胡宏已有此義李廉孚本皆以爲然又論於後○撰異曰蒐公羊或作廋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以者不以者也傳者非自外入嫌異也或又以其非自外入故不釋入疏曰趙鞅自入己邑以其無君命同于內弗受之文耳

文燕案孫林父亦同矣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補曰朝歌晉人謂之舊衛胡安國以爲晉至是諸侯叛於外大夫叛於內又以左傳事論之曰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晉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爲國以義不以利○撰異曰公羊作及士吉射

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據叛惡而歸善

地反也補曰以地反則非叛矣叛則惡之故上言入非叛則貴之故此言歸若言入于晉是仍叛也呂本中曰不言入不以叛入此說是

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補曰疑若大其利

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補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於是許之善之故貴之矣不言復歸者非自外歸位未絕

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補曰能悔過者似有叛君之事

以地正國也地謂晉陽也蓋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也公羊傳曰逐君側之惡人補曰鞅爲荀寅士吉射所伐奔保晉陽其意欲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也正國者逐寅吉射公羊言以地正國而說之如此

則何以言救據善事其入無君命也凱曰專入晉陽以興實以驅惡而安君則釋兵不得不言歸春秋善惡必著之義補曰公羊亦云無君命也聖人之論人亦多術矣其相者趙鞅之惡亦善其可善其精者則士匄爲非而管仲猶有臧所謂無可無不可者歟可而有不可焉故無可無不可而有可焉故無不可或嚴或寬誰毀誰譽裁自聖心唯變所適

薛弒其君比補曰疏曰傳於亂弒發不正書日之問則庶子爲君而被弒者當書月矣於例時卒惡之則薛比亦惡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成來奔補曰段玉裁曰春秋宋公戌叔成則成守字傷遲切世本作朱朱與戌音相近向戌皆十二辰之戌也衛公

晉趙陽出奔宋○梁玉繩曰晉左氏作衛徐彥公羊疏曰穀唯云公羊作晉汲古閣公羊誤作晉趙鞅異同左氏作衛趙陽字也陸淳纂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補曰檮夢得曰不別以歸撰異曰二月公羊唐石經初刻及板本作三月陳公孫公羊作陳公子牂作牄鄂本公羊作牄蜀大字本作牄告訴也徐彥曰左氏穀梁皆作頓子牂賈氏不注文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檇李吳地補曰當云越地貢達杜預曰釋經所以不書滅趙汸曰吳楚之君雖卒於外不地路史案哀六年左傳楚昭王救陳卒于城父亦不地也

吳子光卒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杜預曰釋經所以不書滅趙汸曰吳楚之君雖卒於外不地路史案哀六年左傳楚昭王救陳卒于城父亦不地也補曰當云越地○撰異曰檇李吳地補曰當云越地貢達杜預同杜曰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是也何休曰月者爲下卒出○撰異曰檇公羊作醉又作儁國語注或作鄗補曰吳闔廬也案左傳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杜預曰釋經所以不書滅趙汸曰吳楚之君雖卒於外不地路史案哀六年左傳楚昭王救陳卒于城父亦不地也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地補曰當云衛地○撰異曰牽公羊作堅又作摯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子洮補曰洮曹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賑賑祭肉天子祭畢以之賜同姓諸侯賑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補曰注後三句本杜預依周禮也謝湜曰王受神福賴諸侯共之故不曰賜而謂之歸黃道周曰歸賑而宜與諸侯共之故不曰賜而謂之歸黃道周曰歸賑而不舉月日何也其來者遠矣紀受者賑之紀時焉賑者何也則不尊紀賜者則不親爲之紀時焉賑者何也

祭肉也補曰說文俎從半肉在且上生曰賑熟曰膰曰補禮所謂房俎也俎實即祭肉祭肉公羊與此同左氏說宜社之肉曰膰音義曰膰本或作燔盛以蜃歸祭宗廟之肉曰膰音義曰膰本或作燔盛以蜃歸祭宗廟之肉曰賑爲其盛以其辭石

尚士也辭猶書也補曰上士或中士也何休以爲上士亦有采則石亦以采氏矣石尚者石速也石張之後石速爲惠王膳夫周禮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膳

何以知其士也曰補

何也組賑也凱曰專入晉陽以興實以驅惡而安君則釋兵不得不言歸春秋善惡必著之義補曰公羊亦云無君命也聖人之論人亦多術矣其相者趙鞅之惡亦善其可善其精者則士匄爲非而管仲猶有臧所謂無可無不可者歟可而有不可焉故無可無不可而有可焉故無不可或嚴或寬誰毀誰譽裁自聖心唯變所適

祭肉也補曰說文俎從半肉在且上生曰賑熟曰膰曰補禮所謂房俎也俎實即祭肉祭肉公羊與此同左氏說宜社之肉曰膰音義曰膰本或作燔盛以蜃歸祭宗廟之肉曰賑爲其盛以其辭石

尚士也辭猶書也補曰上士或中士也何休以爲上士亦有采則石亦以采氏矣石尚者石速也石張之後石速爲惠王膳夫周禮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膳夫人天子之國曰某士左傳晉韓宣子聘周曰列國之大夫皆名士

何以知其士也曰補

何欲書春秋欲著名于春秋補曰春秋者魯史記也此魯史記之名也春秋公羊所謂所以名乎春秋石尚所以欲書者蓋以其承周公典策之制不脩春秋有王禮所謂天下賓禮樂而周禮盡在魯者也嘗竊論之此傳言石尚欲書春秋左傳言韓起見魯春秋坊記孟子皆言魯春秋是夫子據魯史記脩經之明文也公羊引不脩春秋亦似謂魯史記也而漢世諸公羊家及諸讖緯及何休說並以爲夫子廣采諸國史記特造此經非因魯史記之舊以爲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刊而脩之託新王受命於魯司馬遷作史記亦言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文去其煩重又言因史記作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又言因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蓋皆秦漢閒齊趙俗師之夸辭而胡毋子都董仲舒寬沿用之斯王充所謂語增者歟

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賑補曰使己歸魯

貴復正諫補曰經貴王能復正與志會葬同與聘異疏曰自此也以前無失正之文而曰貴復正者天王不行禮於魯即是失正今由石尚而歸賑美之故曰貴復正也補曰譏天王止此所謂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稱弟猶未失爲弟之行補曰前有以文亦不嫌與自夢同言自不言以非鄰應其等比也

大蒐于比蒲

仲曰疏曰此年無冬蒐文承秋下秋蒐則常事也常事而書者上年夏蒐失正書正以明前不正與書蒐紅意同文烝案此年無冬此蒐或在冬亦未可知左傳載蒯聵驅事在秋辰弁以下俱無傳何休以爲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故其注此云譏亟也

邾子來會公

仍公子比蒲補曰此本杜預也在魯地與鄫朱之例不地者文承地下可知

城莒父及霄

無冬衛所未詳補曰杜預曰公叛晉助范氏二邑論語子夏爲莒父宰閻若璩以爲莒父魯之西鄙子夏之例去冬者時孔子去魯已將二年兆足以行而不行傷定公季孫之不能有終也廣韻引尸子漢書律厤志並云冬終也說文冬从夂舟聲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元年有正正闕之始也定無冬惡定之不終也王申失其所繫其取義亦猶是也不於明年去冬者定薨在夏故也何休以爲是歲齊饋女樂以閒孔子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例去冬者時孔子去魯已將二年兆足以行而不行傷定公季孫之不能有終也廣韻引尸子漢書律厤志並云冬終也說文冬从夂舟聲

夏五月辛亥郊

某日若使正月上辛本不當郊而上辛前或其後至下辛前忽有改卜牛事或正月上辛本當郊而上辛前有改卜牛事於是而卜郊則除前年十二月下辛二卜三月下辛三卜四月下辛四卜而後從也若改卜牛在正月改卜牛不可知其在正月下辛之卜不計正月下辛爲初卜二卜後則無正月一卜凡三卜而後從也高寢名補曰此本杜預也廣韻引尸子漢書律厤志並云冬終也說文冬从夂舟聲

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非正也

高寢宮名補曰此本杜預也疏曰重發傳者高者大名嫌是路寢之流故明之文烝案劉向說苑以爲諸侯正寢有三曰高寢曰左路寢曰右路寢高寢在中但高寢專爲始封君之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之繼體君惟居二路寢耳路寢有二者子不居父寢故也此論寢制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不敬莫大焉

定公不敬最大故天災最甚補曰注不達傳意下年食角傳曰志不敬也成七年食角傳曰過有司亦是志不敬也不敬莫大牛災有小鼠能噬牛繭傷皮膚無有死者不敬之謂備災之道不盡此以其備食故曰不敬莫大牛災身俞拇以爲漫郎曼字唐石經元本作曼者延也劉熙曰郎其初食處也逋匡曰常怪鼷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遊兵旅於會稽時有水旱疫癘之苦至明年而牛災有小鼠能噬牛繭傷皮膚無有死者不敬之謂備災之道不盡此以其備食故曰不敬莫大牛災

三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非正也

高寢宮名補曰此本杜預也廣韻引尸子漢書律厤志並云冬終也說文冬从夂舟聲重發傳者高者大名嫌是路寢之流故明之文烝案劉向說苑以爲諸侯正寢有三曰高寢曰左路寢曰右路寢高寢在中但高寢專爲始封君之寢繼體君惟居二路寢耳路寢有二者子不居父寢故也此論寢制

夏五月辛亥郊

某日若使正月上辛本不當郊而上辛前或其後至下辛前忽有改卜牛事或正月上辛本當郊而上辛前有改卜牛事於是而卜郊則除前年十二月下辛二卜三月下辛三卜四月下辛四卜而後從也若改卜牛在正月改卜牛不可知其在正月下辛之卜不計正月下辛爲初卜二卜後則無正月一卜凡三卜而後從也高寢名補曰此本杜預也廣韻引尸子漢書律厤志並云冬終也說文冬从夂舟聲

鄭罕達帥師伐宋

○撰異曰罕公羊作軒後同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渠蔭地也補曰救宋也杜預曰不果救故書次○撰異曰渠蔭公羊作籧篨板本或作籧篨徐彥曰左氏作籧篨案今左氏經與穀梁同左傳作蘧挐補曰杜預曰諸侯奔喪非禮公羊曰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也諸侯相弔當使士或大夫從左氏說爲允此蓋在時例不蒙月故傳言急所以奔言之

以申命之情也文烝案經諸言奔者皆是急遽爲主故謂之奔逃避而去奔亦遽也是急辭事急遽貌奔喪禮曰喪事欲其縱縱爾縱縱者趨事急遽貌奔喪禮

邾子來奔喪

○撰異曰宋公羊作軒後同

曰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夫古者師日行三十里晝行五十里而奔五十里晝急之一端以其事急故禮之喪者皆行百里是喪事貴急之一端以其事急故禮之奔而策書四之君子取之此與解乞師義正同也傳曰古之人重死故譏弔今奔喪時明喪事尚急其意一也

秋七月壬申七氏卒　彥曰穀梁作弋氏字案襄公母左公作姒穀作弋

辭　**哀公之母也**　補曰君母皆爲夫人七氏是哀之母其殁不可不書特以未葬未踰年稱子未稱公故不言葬又不言夫人公羊是矣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邾魯之屬國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於長帥之喪同之王者書非禮補曰疏曰范答禇氏云屬國非私屬五國爲屬屬有長當降二邾世屬服事我故謂之屬文燕案此月者蓋亦爲下乙酉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者頃熊夫人今此入君廟禮異故

戊午日下稷乃克葬　稷吳也下吳謂哺時補曰何休曰吳字於六書爲假借易象日西也下吳益哺時文燕案稷卽吳吳書中候握河紀漢碑太元有日稷大稷語哺時者時加申也史紀天官書曰日日跌至脯脯至下脯脯卽哺字漢書天文志皆作哺五行志有哺時日下哺時素問亦有下哺中哺中時末也又疑日跌謂之日中吳哺時謂之日下吳者下吳也既異曰稷左氏公羊作吳補曰錢吉引艾小正傳乃瓜曰乃者急瓜之辭也

乃急辭也　說乃瓜曰時加於申是不足乎日故爲急辭所謂乃難乎而也疏曰范例云克例有六克段弗克納不克葬者二而克葬乃也

辛巳葬定弋　補曰君母錄葬明是小君猶未踰年故亦爲妾辭也此皆史文之舊也陳壽祺曰不夫人不小君者哀未君不及尊其母也定之適夫人不兄於經容其時尚存故尊不加於妾母也孔廣森曰辛巳距戊午二十三日嵗定公七虞卒哭既畢然後啟禮也文燕案上書八月庚辰朔而九月有辛巳蓋與襄二十八年乙未同例不如葬薨景公著其不正者蓋喪服以月計者兼數閏故依常例立文數不數閏之說

冬城漆　邾曰杜預曰邑

春秋哀公經傳第十一補注第二十四　哀公定公子史記定弋以做王二十六年卽位有證必後人以例改繫也卽位門若據曰哀公見存焉得史記紀武帝題今上本紀孔子當日必稱今上本公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隨久不見者哀徵也稱侯者本六年以來郯滅許今復見者自復也補曰疏曰隨自僖二十年以來更不見經哀徵不能自通於盟會也文烝案杜氏說最可據池本何休非也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　○撰異曰左氏公羊無角字案疏引范例云書郊有九其所數九事則遺夫成十年五卜不數又以定十五年及此年之食牛角四事云定公哀公並有牲變不言所食處不敬牛角爲一物又分出上年之辛亥郊牛之口傷以牛自傷不自牛作則宜爲急辭矣此年及成七年言郊牛角皆不加言之是急辭也全曰牲傷曰牛

夏四月辛巳郊　補曰高閌曰兩年連書知魯郊歲一行之

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　該備也春秋書郊終於此故於此備說郊之變變謂郊非其時或牲被災害補曰此經文也食牛角四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余本補正

於是展道盡矣　展道難盡所以備災之道不盡此經上下備災之道不盡也成七年言展道盡又言備災之道不盡者此處欲明變中有可變之義故省其文乃文章之體也注皆失之

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曰展道盡矣　譏哀公不敬故致天變補曰先儒志不敬猶成七年傳云過有司謂所以敬之文章之義也

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更四月郊不時也　補曰謂定哀十五年一年成十年襄七年十一年此同此郊或三卜而從或二卜而從皆非可知五月郊不時也　補曰次出經下二句也僖三十一年

夏之始可以承春　凱曰不時之中有差也補曰雖不時猶可以秋之末猶爲可也補曰夏始之九月以後俱不可而成十七年五月以後俱傳矣字或作也

五月郊用者不宜用也　以十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所謂三卜禮也補曰此郯三卜也上辛下辛上辛三月上辛所謂三卜也補曰此郯三卜也上辛下辛上辛三月上辛所謂三卜也

郊三卜禮也　以十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所謂三卜禮也補曰此郯三卜也上辛下辛上辛三月上辛所謂三卜也

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　補曰次出經下二句也僖三十一年成十年襄七年十一年四月此同此郊或三卜而從或二卜而從皆非可知五月郊不時也　補曰謂定哀十五年

不時也　補曰謂定哀十五年

末承春之始益不可矣　凱曰不時之中有差也補曰雖不時猶可以秋之末猶爲可也補曰夏始之九月以後俱不可而成十七年五月以後俱傳矣字或作也

承春　補曰雖不時猶可以秋之末猶爲可也補曰夏始之九月以後俱不可而成十七年五月以後俱傳矣字或作也

者也　在成十七年補曰以其甚不可故加用文申上意也甚不可故加用文申上意也

強也　成十年五卜補曰強或作彊

免牲者吉則免之　補曰成十年襄十一年皆襄七年

不吉則否　補曰成十年襄十一年皆襄七年直言不郊不言免牲是也

牛傷不言傷之　○撰異曰公羊無角字案疏引范例云書郊有九其所數九事已卜日成牲而卜未成牲之日未成牲之牛二者不同補曰依左傳卜日始稱牲非也此遍解言牲言牛十三文有

卜免牲者吉則免　補曰成十年襄十一年皆襄七年

卜非禮也　十傳一年皆

四卜非禮也　十傳一年皆

五卜　一年

牛傷不言傷之　○撰異曰公羊無角字案疏引范例云書郊有九其所數九事已卜日成牲而卜未成牲之日未成牲之牛二者不同補曰依左傳卜日始稱牲非也此遍解言牲言牛十三文有

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　補曰免牛者成七年是已牛矣

其尙卜免之何也　災傷不復以卜已以傷而稱牛疑不若牲須卜免之補曰禮

與其已也寧有　無卜寧當有卜之與當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　嘗置之滌宮名之爲上帝牲矣故不敢擅施也補曰呂氏春秋注荀子注皆云委置也俞樾取其訓以爲范解增字太多上帝天也王曰天以天稱君也天曰上帝牲名異而實同故皆須卜與卜之義同

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　曰補

卜之弊而待六月上甲始庇　經無不吉不免牲同

牲然後左右之用之也待具牛然後牲然後左右前牛在我
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
何也補曰疏曰子者弟子問大子之辭文燕案言子者弟子問大子也論語弟子稱夫子皆曰
夫子自我者弟子之意我以六月上甲始庇牲十月上甲始繫
牲繫者先取牛於牧擇其毛而卜之吉則養之三月至正月而郊
牲繫諸滌滌宮名之三牢牢各主一月也其郊
牲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妨郊事故不言其變
變不道也補曰十二月下辛郊十二月上辛郊
易稷牲稷帝牲說見宣三年
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至
時然後言其變重其妨郊也十一二月不道自前可知
也至正月然後道則二月三月亦可知也此所以該郊
言其變道盡補曰牲變在正月雖在下辛前已無十二
月下辛已卜郊而下辛後正月前有
大閱言之若十二月上辛郊十二月三月郊又不以三月免牲則亦當
牲變又不得以二月變之例矣正月
道之從

春秋穀梁經傳補注二十四　襄

我當以其不時記郊然後言其牲變言牲變言郊而不
以該郊也所以該郊也此觀之襄七年必有牲變以其不
起是所以該郊也故不言明矣定十五年與此同例宣三年成七年則
在再有牲變之例與此異也注言二月三月可知者謂
若二月壬有牲變則改卜牛以不妨郊事故不言其變
既無其事故傳亦不言也傳論正月牲變但據初時帝
牲而正月上辛之前後又有牲變則不得又有牛不
須又卜郊經書之從再有牛之變之卜郊亦可推而知也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
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牛郊曰此上說春秋所記郊之變
享者飲食之道牲有變則改卜牛既吉未稱牲卜得吉日乃稱為牲
但當卜牲與日牛卜日曰牲與日異也注言郊必言其變以經
備合時得禮用之可也補曰此上說春秋所記郊之變
其義已盡此復論郊道之正也享謂飲食飲食者禮之
所始人之道接以相接聖人推生以事死又推祖以至天
之義三日卜郊謂所卜正月二月三月
從或郊或不郊也問春月郊否何以悉不志志各本誤
作恉今依唐石經余本呂本中集解本張洽集註俞皐
集傳釋義本改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事不書補曰常
覆說前文明春郊得時故不志或三月有變乃志
亦不志若正月二月有牲變而二月三月免牲而不郊因
又不言牲變同於常年亦不志
其以三月免牲亦如之我以十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
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故意欲郊而卜不吉
上辛者取其新潔莫先也補曰言下旬不吉
之若使中旬末為辛而下旬無辛則以中旬卜者亦大概言卜
必皆前期十日者周禮大宰職曰祀五帝前期十日
執事而卜日鄭君曰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是其帥卜
義也其卜辭當依曲禮旬之外曰遠某日以今月下辛
卜來月上辛實為旬有一日是旬之外日也卜不過三王而肅
止者公羊曰求吉之道三曲禮亦曰卜者筮不過三王肅
謂禮以三為成也必以春三月卜者子月有報本之義為
寅月有祈穀之義丑月在其間郊非春不可故因以為
三卜之節何假不達禮意乃以三春皆郊之說證成晉
韶虞淺之譏其誣傳甚焉何休說公羊以為正月者歲
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范略本之三卜不從
則不郊謂三月免牲也傳以祭期卜注法上皆未言故具
述之申足上意○嘗論春秋書郊九事而已錯綜而不
可柔簡質而多所包所謂化工之文也其中脈絡盡在
於傳要須悉心推之耳若左氏公羊及其莊疏或有可
相補備者文烝既盡取之矣今更記其異說於此左氏
杜孔之意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與日牛卜日曰牲與日異
卜牛既吉未稱牲卜得吉日乃稱為牲但當卜牲與日同
不當卜可祀與否魯諸卜郊書於經者皆卜可祀與否
故皆為非禮閏月四卜者三月卜郊日用辛不必上辛其月以三
一卜四月五卜者三月三卜四月又一卜郊日用辛不必上辛其月以三
三月為正若四月猶在啟蟄中氣內未過春分則亦可郊故孟獻子
再有變猶當更卜牛郊不可廢不郊為非禮公羊之意

書卜皆是卜日天子之郊不卜魯郊非禮故卜卜吉則郊不吉則止求吉之道三卜爲禮四卜爲非禮定之五日郊爲三卜之準準轉也郊之正禮用正月上辛徐之卜在四月亦是不時何休以爲魯郊轉彥以爲襄之三卜春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春秋之義當用周正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定五月吉郊者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定五月吉郊而鄭君則分郊丘爲二禰繹羣經世所依用此不易

二吉或作一吉

史記引禹貢冬日至祭地祇又以正月郊天於南郊夏日於北郊今始從鄭說

秋齊侯衛侯伐晉

補曰許翰曰楚得專封王道盡矣晉受衆伐衛統亾矣春秋之變至是而窮陳傅良曰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爲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爲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補曰趙鵬飛曰定公之世撫邾厚邾亦事魯爲勤哀卽位而卽伐邾七年之閒虐之無所不至諸大夫之意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

補曰許翰曰楚得專封王道盡矣晉受衆伐衛統亾矣春秋之變至是而窮陳傅良曰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爲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爲之也邾七年之閒虐之無所不至諸大夫之意也

漷東田

補曰月者爲下盟日各本此經下衍及沂西田四字傳文又衍取漷東田四字今並依唐石經

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

十行本刪正明前文齊西汶陽及龜陰亦同也此與襄十九年自漷水爲軌辭正相對故於此發傳

漷東未盡也

漷沂皆水名邵曰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補曰於此兩言未盡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經十四年則小邾地也後三年州仇何忌圍邾六年何忌伐邾七年公入邾渝盟肆虐莫此爲甚不去盟日者事迫且著無待去日而見故還依常例不與眛拔同也上取二邑亦從時例與文七年異文卽此意

句繹

邾地補曰據左氏續

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胡安國曰莫強乎季孫何謀無得季氏救意如而昭公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胡本王沿說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鄭君曰蒯聵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斜也今廢稱世子如君存是有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江熙曰鄭世子也補曰鄭世子忽相對爲義與納同於常文注誤會思之

納衛世子蒯聵不同蒯聵稱世子自是策書常文

納者內弗受也

補曰納父於子之邑兼無納弗受之義也

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

事君將言伐大夫則以伐帥師明有伐

辭簡省從可知

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

江熙曰衛不達此義故非父子也靈公自命輒蒯聵自可稱世子何相妨乎傳公廢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言其常例同於世子則靈公不命輒立則蒯聵自可謂輒有不受父之義故內弗受之事而經因其可以拒父不思會意謂輒有不受父之事而經因其可以拒父誤會矣此矛盾之喻也然則從王父命拒父命之說蘧瑗不可用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之尊王父也

補曰王父之命避不爲君志在申王父也若辭王父命而以王父命辭父命何休以爲輒不可以拒父而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孟子曰舜而衛之諸臣不得爲臯陶輒而能逃義之盡也衛之諸臣其猶以甲兵伐蒯聵則大罪也是故衛之盡

義至立輒而止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鐵衞地補曰杜預曰在戚城南案此文全似大棘戰李廉曰夷晉於列國矣○撰異曰鐵公羊作栗亦作秩徐彥曰及鄭軒達戰于鐵者諸家之經軒達之下皆有帥師唯服虔引經者無與諸家異于鐵者三家同有作栗字者誤也今定本作栗字

冬十月葬衞靈公七月葬謝瞶之亂故也補曰上下有爭國事無危文者從鄭莊公例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補曰爾雅淮南有州黎丘郎州也鹽鐵論云孔子飢於黎丘郎州來語在陳絕糧孔安國曰吳伐陳陳亂故之食是後六年事也其地與故蔡都接故曰從我於陳蔡孟子亦曰厄於陳蔡之間後人以黎丘目蔡矣

三年春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圍戚此衞事也繫衞者主其事也趙鞅居瞬於戚以爲晉援則戚乃是伐晉以救其叛人因鮮虞嘗與伐晉故仍來其爲援論其本謀固非衞圍父而齊助之左氏序事有條理但涓瞢在戚齊靚之則父也齊圍戚則可曰我以敵晉衞靚之則晉之援也爲我寇晉則是圍父而已矣君子作春秋正名定分論其義之大小而經之君子之辭足見其爲衞事此經文首尾相明自然之妙李光地嘗發此義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衞侯之弟專出奔齊

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衞者子不有父也江熙曰子圍父者爲人倫之道不言者辟子之義明父雖不父子不可不子父雖以戚事晉之深正其義於上文納世子之經而與衞侯入于夷儀並以乃有父子不得有父則亦已發

日庚子立於門右北面云秦是時靈公已卒夫子又不得稱輒爲某公又不志備侯來盟禮家於春秋事傳聞不審者多又往往託諸夫子不可不察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傳曰稱國以放放無罪也然則稱人以放放有罪也補曰注是也人者衆辭非有罪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例非以狄少進卒之先於楚莒吳以此見贏羊爲兩雄也觀於春秋之末可得戰國大勢屢書於越知越將強也屢書鮮虞知中山將盛也書陳乞弒君則田氏盜齊之形也書癸卯秦伯卒則秦楚從橫角勝之漸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皆作殺左氏申志反公羊音試申與宣十七年文侯名同陸德明孔穎達皆疑高祖元孫不容同名段玉裁曰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弒蔡侯申

○撰異曰二月公羊作三月弒左氏公羊音義以上下道道者若衛祝吁弒其君完之類是直稱盜不在人倫之序補曰書其君以上道道之文也或書盜以弒君不得不以上下道道之文也稱盜以弒君不得不與刑人同文不以上下道道者皆以下道道之文也或書莒人伐莒或書莒人侵莒晉者皆以下道道之文也繫國不得君其君乃與刑人同文不以上下道道

稱盜以弒君君不以上下道道也

以上下道道者若衛祝吁弒其君完之類是直稱盜不在人倫之序補曰書其君以上道道之文也或書盜以弒君不得不以上下道道之文也繫國不得君其君乃與刑人同文不以上下道道

內

此當從史記作甲字

弒而死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故曰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是不以弒道道也

襄補注二十四　九

春

襄七年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秀其臣其臣襄十三年殺其君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是不以弒道道也

秋有三盜

補曰並是士爲賤

微殺大夫謂之盜

冬十月定八年陽虎入盜寶玉大弓是補曰當云陽虎入盜寶玉大弓是盜殺鄭公子斐之屬是補曰左傳周公作誓命曰竊賄爲盜盜器爲姦是也蒲曰疏曰辟中者是非微者也蒲曰疏曰辟中者非微者也則亦誤也時蔡已遷于吳之州來據左傳是年蔡昭

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

國之正道行同衰狄不以禮義爲主而微幸中以求利之心殺大夫則疏非是而注得之但注謂非微者則亦誤也時蔡已遷于吳之州來據左傳是年蔡昭侯將朝于吳諸大夫恐其又遷公孫翩逐而射殺之史記蔡世家以爲諸大夫令賊利殺之傳云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則此狄益吳意也中國名對吳之倫事或然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補曰宋公稱人者小邾有罪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趙鞅歸晉則三家分晉之局也書陳乞弒君則田氏盜

齊之形也書癸卯秦伯卒則秦楚從橫角勝之漸也

城西郛

郭郭也補曰杜預曰魯西郭

六月辛丑亳社災

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爲亾國之戒劉向曰災亳社戒人君徐彥曰毛公羊作蒲蒲者蓋字薄字卽亳字異文孫案薄卽亳社也者蓋薄同也何氏所見異本作蒲蒲者蓋薄字異文也

亾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亳亾國也

立亳社於廟之外以爲屏蔽取其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補曰廟在雉門內之東南亳社亦在東矣周社則在西所謂左宗廟右社稷左傳說季氏執政曰閒于兩社謂周社亳社呂氏春秋孤援曰屏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屋亾國之社**

亳故因謂之亳社卽殷也殷都于亳故殷亦稱亳社

不得達上也

必爲之作屋不使上通天也緣有屋故言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災補曰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柴其上而揜其下揜其上而柴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公羊以爲揜其上而柴下通氣也北牖使陰明

皐祖之屋可知文烝案達上十行本作上達盖誤倒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不書殺弒君之盜若殺微賤小人不足錄之補曰據左傳弒後卽見殺不書殺者書葬則殺之可知盖賤不足言殺也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補曰高士奇引汲冢紀年殷祖乙二年自耿遷于庇八年城庇至南庚三年遷于奄○撰異曰毗公羊作比又作芘或作庇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衞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撰異曰杵公羊作處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不正其閏也　閏月不如書楚子昭卒依常例傳文也洪咨夔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再朞若於再朞之中以閏數則朞不再矣是不能三年也列國喪娶會喪師不能通喪者皆是獨於此託閏月以著喪期之縮禮壞不可盡紀因事以正之文烝案下有陽生茶事無危文者亦從鄭莊公例

六年春城邾瑕　補曰邾瑕魯邑蓋失之○撰異曰邾瑕公羊作邾婁葭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補曰言及者以尊及卑或是累也國高奔而茶弒於是陳氏有齊見此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補曰楚昭王也不地說見定十四年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弒其君荼　不曰荼不正也補曰此二事蓋蒙上月案古簡舍皆如此子聲余聲之字通陸淸曰誤也　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　補曰陽生不入則乞不弒入之而後乞弒焉宜以陽生主之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　補曰既用史文則取此義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　新入者正新立者不正故不宜君之也公羊亦曰廢正而立不正晏子春秋曰淸于八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以告晏子晏子曰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子立少亂之本也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子立少亂之本也陽生入之君其勿易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　非已受公子之本正者皆有君臣之義　入者內不拒之補曰二不受亦依唐石經改荼不正何用不受以其受命可以言不受也　補曰據正已受命于景公而立故可言君補曰自外入曰受故也不各本作弗今依唐石經改受也　補曰重發傳者以正奪不正嫌異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　補曰既用史文則取此義新入者正新立者不正故不宜君之也公羊亦曰廢正而立不正晏子春秋曰淸于八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鍾補曰鍾不書盟者杜預以爲禮儀不具今以爲諱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補曰入不言伐並舉之惡內也
書也而擅相教獲故以者不以者也傳曰以見外益之名惡也褒補曰荆以獻武歸發例於此者因內以見義之獲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臨者撫有之也王者無外以天下爲家盡其有也補曰疏但引卒于扈而曰有臨一家之言焉諸侯之臨諸侯公觀魚于棠竟內不言如晉侯卒于扈而曰有臨一家之言焉諸侯臨國補曰疏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闞

凱曰歸邾子故亦還其賂補曰杜預曰不書使接公命歸之無旨使也文烝案此亦無專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傳有明文十三年取師不月知此不蒙上月何休曰疾略之○撰異曰陸淳纂例第十七篇用兵例引趙子曰不言帥師闕文也而第三十六篇脫繆略三十七篇三傳經文差繆略並無此條今三家皆有帥師之重而宋以易得之辭言例以師而易取鄭病矣之則鄭師將劣矣補曰以鄭師取同陸淳謝湜高閌等說是公羊曰其言取之何易也其不戒備也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傳例曰惡事不致公會夷狄伐齊之喪而致之何也莊六年公至自伐齊傳曰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此之例補曰伐時齊侯未卒注當言會夷狄伐鄰近大國又當引僖二十六年傳危之之例無取於見惡事之成月者為下葬取

葬齊悼公

從鄭賜公例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補曰言自齊者左氏定十四年傳云自鄭奔齊齊也史例不志故經無文不言復歸者蓋雖歸不復其前日在國之位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補曰陽生雖正然篡也書曰蓋與小白同據左傳是弒也不書弒與楚子卷同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

公羊作寅撰異曰夷文不言復歸蓋雖歸不復其前日在國之位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補曰凡書救皆善也伯舉戰稱吳子故不言救今還例吳從其常文不嫌同中國也狄救齊後有進退不書人不書大夫名例之常文此但以書救為善者事各異也據左傳此救是延州來季子主之不交兵而退不書大夫名例之常也延州來季子杜預謂是季札蓋年九十餘孫統謂是季札之子與孫也趙汸曰救晉救陳春秋末世書救三事可觀世變其始伯主不能自立而諸侯自相救其終中國不足以繼楚而夷狄救諸夏矣

薛伯夷卒

公羊作寅撰異曰夷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補曰凡書救皆善也伯舉戰稱吳子故不言救今還例吳從其常文不嫌同中國也狄救齊後有進退不書人不書大夫名例之常也延州來季子主之不交兵而退不書大夫名例之常文此但以書救為善者事各異也據左傳此救是延州來季子杜預謂是季札蓋年九十餘孫統謂是季札之子與孫也趙汸曰救晉救陳春秋末世書救三事可觀世變其始伯主不能自立而諸侯自相救其終中國不足以繼楚而夷狄救諸夏矣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補曰書名者有罪亦所謂奔而復獲而歸之今來奔之也何休曰月者魯非也月者以邾最近魯故仍史文錄月也邾皆月小國別於他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補曰據左傳伐我及清戰而言伐不言郡者非為國矣是役也不言其郡則以魯之不能自救也冉求帥左師樊須為右軍許翰論之曰以魯之微搆怨大國郊之戰非其風俗處義正勝則國幾亾此仲尼之化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撰異曰轅公羊作袁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

補曰高閌曰春秋書內外大夫出奔五有八蓋君之股肱治亂所寄故重而忌終乃相逐也○於是孔子以魯召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傷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古者九夫爲井十六井爲丘丘之出一馬一牛三頭注曰其田財通共出馬一匹牛三頭補曰注言用者非所宜用補曰此不言初用也此不宜用也初用者不宜用也此非正也

古者五口之家受田百畝曰畝爲官田十畝爲私田百畝曰什一周謂之徹是殷謂之助夏謂之貢其實一也皆通法也今乃秉中平之法古者公田什一使自賦其一夫之田而稅其餘家之所收更令出一馬三牛也賈意曰古者公田什一使自賦其一夫之田而稅其餘家資令出一馬三牛也賈逵曰言孟孫若言吳之長女杜預曰謂吳爲同姓解不言夫人者謂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也

女當時謂之孟子也論語陳司敗曰君取於吳爲同姓稱曰昭公之吳孟子若宋女孟子也孫氏書葬也范例夫人薨者十卒者二葬者不書葬者十文孫案傳以諱取同姓不言夫人何也

諱取同姓也昭公夫人也

補曰昭公之吳孟子貴逵曰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杜預曰謂吳爲同姓稱孟子若宋女孟子也論語陳司敗曰君取於吳爲同姓稱孟子若貴姊妹之稱詩曰謂之孟姜齊子由歸可證也文孫案禮雜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白虎通曰諸侯一娶九女廣森曰孟子若齊子由歸之比是也

其不言夫人何也

公始也補曰昭公之娶也禮娶妻不書葬也范據弋氏書葬也范例夫人薨者十卒者二葬者不書葬者十文孫案傳以諱取同姓解不言夫人者謂

言夫人則當言某氏不得諱言孟子故不言夫人某氏非謂有言夫人孟子之理也既不言夫人某氏故亦不言夫人某氏得言薨此與弋氏異何休曰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爲同宗共祖也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案國語又傳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傳

秋公會吳于鄫　鄫裘帶地補曰當云楚地左傳

冬十有二月螽　補曰劉向以爲春用田賦冬而螽十三年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於民之效也文烝案宣十五年蝝生傳稱非秋之災劉取彼意以同也比三螽猶不饑至十四年冬續經書饑公羊解此曰記異也左傳載夫子言司[厤]過也蓋魯人所託○撰異曰鄫公羊作運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　補曰劉向以爲春用田賦冬而螽十三年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於民之效也文烝案宣十五年蝝生傳稱非秋之災劉取彼意以同也比三螽猶不饑至十四年冬續經書饑公羊解此曰記異也左傳載夫子言司[厤]過也蓋魯人所託○撰異曰鄫公羊作運

秋公會吳于鄫　裘帶地補曰當云楚地左傳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鄟　瑗盟而卒辭吳盟不書三國盟者孔穎達曰當云吳地左傳曰鄟某地補曰當云吳于鄟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不書之耳文烝案仲尼亦從而不書之耳文烝案不致者宋公不在從離會例與逃向同○撰異曰鄟公羊作運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鄭地嵒取易辭也

以師而易取宋病矣　補曰疏曰與上九年事正反嫌宋病故重發以同之家鉉翁以爲先責宋今責鄭文烝案公羊曰其易奈何詐反也言詐未盡其義也春秋後百有餘年而爲戰國君子益豫見焉故宋人所報非宋之病故重發以同之家鉉翁以爲先責宋今責鄭文烝案公羊曰其易奈何詐反也言詐未盡其義也春秋後百有餘年而爲戰國君子益豫見焉故宋人極同之家鉉翁以爲先責宋今責鄭文烝案公羊曰其易奈何詐反也言詐未盡其義也春秋後百有餘年而爲戰國君子益豫見焉故宋人極同

夏許男成卒　補曰時卒亦惡之○撰異曰成左氏或作戍亦或作成案戍音恤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凡言會者皆外爲主今言公會晉侯則晉侯爲主矣會無二尊故言及以卑吳文烝案疏說未盡凡言會者皆外爲主今言公會晉侯則晉侯爲主矣會無二尊故言及以卑吳文烝案疏說未盡凡言會者皆外爲主今言公會晉侯則晉侯爲主矣會無二尊故言及以卑吳文烝案疏說未盡

池　補曰當云鄭地此地近濟水疏曰及者書尊及卑也黃池某地補曰及者書尊及卑也黃池某地補曰及者書尊及卑也黃池某地補曰及者書尊及卑也書尊及卑也書尊及卑也

差等唯欲好冠補曰注非也謂之好冠是未能言此冠名必請之是欲冠夫差慕中國故大之也五句又以足上吳進之意戰國策謂夫差爲黃池之遇以會爲遇不足據左傳曰秋七月辛丑盟陳傅良曰盟不書者吳晉同主盟也之盟春秋終諱之雖兩伯之辭終不以吳晉之前天之又左傳會有單子陳氏曰不書不忍書也公羊解稱子曰吳主會解先晉曰不與夷狄主中國解言及曰會兩伯之辭重吳也又曰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何休曰時吳敗齊臨蔚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驢魯衛鄹自伯舉之戰晉侯不肯與之盟終以吳晉主盟也而魯從之中國之衰蠻夷之強極矣程啓本孫復說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補曰薛季宣胡安國曰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越卒入吳所謂無遠慮有近憂矣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其言豈欺也哉

春秋補注卷十

春秋初書於越入吳於伯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於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深切著明之義也黃仲炎引魏李克對文侯吳所以亡者數戰數勝民疲主驕也文公案伯舉黃池皆有進吳文而皆書越入於下文少事簡辭約指明百代史家以是爲楷○又案春秋於楚先州之後乃有君有大夫有師猶以夷狄視之於吳皆國之最後乃爲之於越始終國之以三國皆夷俗不可以周禮雖有賢君大夫猶夷也觀於子曰吾已矣夫斯不王之明文矣夫關雎之化王者之風麟之趾關雎之應也然則斯麟之來歸於王德者矣春秋之文廣大悉備義始於隱公道終於獲麟公羊作獲麟孟子稱陳良北學於中國荀子曰吾不出圖

律句四十韻

紀世當秦孝談文妙柳州其評爲峻厲（柳集報袁君陳秀中立論師道書於傳最殊尤若究精微蘊還須反覆求（柳集荅元饒州論春秋書云反覆甚喜陸伯沖書也）辭理理何幽（法言云說理者莫辯乎春秋辯理）儒志紹搜字難徵七錄（阮孝緒七錄云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他書則云名赤名喜而不記其字）道未喪千秋體正辭逾切（三家之論穀梁最正所謂善於經）自稱荀崧謂穀梁文清義約其實煩約頗密）鄭證源流（疾知穀梁出公羊前）孟荀符梗概（孟子同時荀則弟子也書多合）桓譚新論鄭君釋廢）善經經獨合（六藝論云穀梁善於經南宋鄭綺有穀梁合經論）聖代風蒸蔚愚（荀悅請立公羊穀梁博士而元帝但許立公羊）非同兆釋仇（爲讐敵著春秋調人七萬餘言又兼解三傳）憑將孤詣苦息彼衆人咻口誦期詳熟心通（韓非子內儲說上載夫子言乙丑秋乃檢得）唐陸賈爲漢儒開先新語中兩引傳文又說宋襄晉及頰谷事並合傳義又論衡引其說性道語）歷歷都相印孜孜不暫休專精終日夜一覩甘涂陋夙昔粗闚豹（子年九歲受春秋三傳國語等書於先君子）高鳳名誌晧星儔（江公弟子榮廣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蕭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義對多從穀梁春秋上梅明穀梁引傳朗夫子爲公）梅福陳謨碩書（廣晧星公）蔓羅積汗牛楊烏初受指（漢甘露元年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許廣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蕭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義對多從穀梁春秋上梅明穀梁引傳朗夫子爲公）慣埋頭東晉遺箋注西京舊校讐議宗甘露代（漢甘露元年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許廣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蕭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義對多從穀梁春秋上梅明穀梁引傳朗夫子爲公）高鳳名誌晧星儔（江公弟子榮廣晧星公）菲羣疑幾屑矛直從明越宋上溯夏偕游或者譏膚淺（晉元帝太興初詔語宋大明二年何偃議郊猶述之）茲焉定豫猶墨原輸可發（鄭君發公羊墨守高密鄭君兼取三家無專注）傳疑愼考亭（朱子於春秋未爲書）兩賢不敢冒向之羞（劉向受穀梁春秋其子歆治左氏數以難向）五例三科竟（杜預說左氏有三體五例何休著公羊文謚例有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歸魯國（穀梁魯學）先路導瑕丘（自瑕丘江公遞傳榮廣蔡千秋尹更始等）編比綜扶晉（劉兆以三傳互爲讐敵著春秋調人七萬餘言又兼解三傳）遐將孤詣苦息彼衆人咻口誦期詳熟心通（韓非子內儲說上載夫子言乙丑秋乃檢得）唐

詰傳焉知傳河汾漫品題三家須主一魯學實先齊驗決章條備精詳歲月稽參驗稽決擇精語詳子書要處謂超文字相亦妄聽之奚門人沈善登讀子書輒謂合於妙有全無之旨語殊駭俗而會意深矣後二年正副本俱成予妻言曰書末殿以韻語法言漢書說文自序例也綱亦爲四言體仿金石錄後序之意二十八年積此篇帙二百卅部四庫春秋類著錄及附存目二百三十三部遂此詳密君子用心終始若一病起促書宵興呵筆惟我能知非我弗悉我學幼昭陳傅良妻張令人葉適銘墓謂與夫同志我懷與弼吳康齋集言與孔子夢見周公志歟夢歟亦勿深詰惟記巽勤以俟來日秀水沈印齡璨華附記時壬申三月既望也

後序各詩終

大六百七十九字
小八百七十一字
眉注無

通計大肆萬伍阡零拾玖字
又首末壹萬貳阡伍伯伍拾叁字
又小叁拾伍萬壹阡肆伯玖拾叁字
又首末肆阡捌伯字
又眉端附注玖伯叁拾貳字
又加書後以下肆阡貳伯肆拾玖字
都凡肆拾壹萬玖阡零肆拾陸字

書後

六經惟春秋爲聖人手筆而穀梁子獨得眞傳先生自序及論經論傳兩篇言之詳矣道光己酉善登年二十始受業於先生之門每見未嘗不言穀梁然亦未嘗得讀槧草越九年咸豐丁巳始授以隱公經傳補注一卷曰是未敢自信以子請之勤可先覩吾書大略耳既更亂離違函丈者三閱寒暑同治癸亥夏復得侍於滬瀆客舍曰吾書首尾略具矣曩子所見十不存六七吾益以知此事之難也又曰傳稱梁鄭正其名石鴈盡其辭豈惟是一經之通體抑凡學者所當究心焉吾猶未敢自信也他日又錄示莊元年傳補注論性累千言曰吾自問於體驗功少子好深思其爲我熟復之小子有所請未敢竟越二年又錄示今所定本曰曩者子言實起予今以孟子爲主而通諸論語殆不背於相近之指矣吾於昭十九年傳論爲學之序亦以內則爲主而通諸論語皆用意之最深者也子其識之自是每見必言論語與本傳印證處或指授槧本若干條使讀讀或反覆不能下必曰得毋猶有疑義否蓋先生於此見愈實而心愈虛歷二十餘年未嘗厭倦如此也戊辰冬始手自寫定越四年潔本成復塗乙數十事既又命工錄副又數數塗乙之乃舉全書二十四卷畀讀賜書曰吾此中甘苦舍子殆無可告語者今將授梓問世矣其不可以無言則又錄示所致德清俞編修樾書略謂穀梁家學

已微甚私竊愍歎專力成書會萃見聞折衷一是於范注載其全於楊疏擷其要而一一指其違謬於墜文佚注則從他籍弋獲於二傳國語管晏史記則舉其可相補備者辯其大相乖刺者於羣經及唐以前諸古書苟相出入必備援證於董何賈服韋杜諸說及徐孔二疏與夫啖趙以來百餘春秋家并諸雜著一字可用亦必摘采有數說同者則舉其最先有已說爲昔人所已道者則改從昔人大氏風氣日開聰明亦日啟至近儒講制度訓詁更有突過前賢者要無取乎過鑿過巧此皆二十餘年來實事求是之意而究不知其眞是與否也小子荒經不學於穀梁傳尤無所窺測先生不謂其不肖使得掛名簡末又從而教

督之如此其何敢辭竊嘗聞先生稱莊生之言矣曰春秋以道名分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夫道名分者卽正名之謂也議而不辯者卽盡辭之謂也蓋萬物載名而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皆名也名生於眞春秋則因任以紀其眞紀其眞而意有餘焉春秋則又委曲以表其意其眞其意名所由載也而紀之表之則辭也故曰君子之於物無所苟猶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也凡傳議經之所紀所表增多於經者二萬五千餘言宜若辯矣補注議傳之所議增多於傳者三十六萬九千餘言抑尤辯矣要於無所苟一也是故名有專有通曰義理曰訓詁曰功用專名也羣經所同也而統貫以異同詳略先後離合婉直微著諸書法其密極於名字日月之間則遍名也春秋所獨也皆不可以不辯也小子乃今卒讀先生此書乃今敢舉此書之羣較爲讀者告焉有如道恆言也先生辯之曰天人之際可言可行之名則義理備而訓詁在其中矣推此類於全書則有若性命之原死生之說天人虛實之應仁義人我之施王霸勤怠之所以分夷夏內外之所以辨伊管之所以異術儒墨之所以殊塗凡古今講學家所謂反之於心而胥同推之於事而無不曲當者皆爲之根據雅故別白其淺深而未嘗有鑿空過高之蔽又如君子常稱也先生辯之曰伊尹所謂君國子民孔子所謂人之成名則訓詁明而義理亦在其中矣推此類於

全書凡古今考據家所持論斷斷者若立君若世卿若田制軍制廟制宮寢之制冕弁之制喪葬祔練之制祖禰昭穆之制其小者若形聲假借近似傳譌以至一名一物一助字之用亦莫不貫穿羣籍擇精而語詳而其諸家聚訟之展轉不可通者若禘若祫若日食若五等封地六國年數之類則又爲之備論同異聞疑載疑不敢顓己是非巧求其必合又愼之至也蓋先生初治鄭氏三禮於小學諸書亦徧歷其堂奧繼乃由博反約一宗朱子之學歸宿於此書故能義理訓詁本末一貫不少偏倚而功用出焉功用者其審端在正名其致力在盡辭而其大效則極於可正可變可經可權可以別等衰可以識時勢可以裁成庶

政可以平治四民是何也是經世之要務不外乎三者而一於書法之異同詳略先後離合婉直微著求之則是非之斷無弗平而眞傳而先生此書所以爲二千年來諸家之穀梁所以爲眞傳而先生此書所以爲二千年來諸家之師匠也抑又思之名者以口自命人治之大者也春秋所治莫非朝聘會盟喪祭嫁娶軍旅賦役之大經大法而其所命則至嫩至悉卽所以稱其人者與所以記其時月日者亦井然布列於章句而不可紊非故爲是怪異曲折也今人述身事證舊聞或日決之月決之於其所愛敬所賤惡或官稱之字稱之否則名稱之彼其緩急抑揚之間豈有成例而肖中以出聽者不煩春秋書法猶是已魯之典

策本於周禮周之禮無所不備將使後人各因其心口所同觸類參稽以爲勸戒固未有平易明顯之過於是者而積之既久聚之益多則物情之變又各自有其差次分劑雜然其不齊等而上之則仁不勝道之說也等而下之則亂極思治雖一節之可取亦以爲彼善於此而不忍沒焉盡美惡始於相形而成於各足權以權輕重而輕重實生之衰一焉而義足也有具一人之始終繁而不殺者文姜之惡其姬之賢不詳則不著也亦有孤文細事無關宏指而文五年則無天矣晉文公一年七見其六皆爵之而其一則人之矣猶是尹氏也隱篇氏之成篇子之昭篇則又氏之矣猶是高侯也莊篇名之閔篇則子之矣猶是殺大夫也於宋則不名不氏不日其人矣猶是序王人也於救衛則人之字之且月之矣猶是會盟也十一公之會皆不月而桓則獨月矣公與外諸侯盟皆日於齊桓獨不日而葵丘則又日矣如此之類隨舉卽是使魯史之所記本若是其錯出不倫也聖人何難整齊之使本整齊聖人又豈無故而紛更之也讀者狃於後世史法但欲以據事直書之說推測乎聖心無怪乎愈解而愈惑已且孔子之作春秋非爲史也不獨心異其事亦不同何則史官載筆不出一手編年繫事此不及待彼後不必顧前廣記備言取足傳信斯善已至孔子託以見志則策書所載事實與其一

固已本末具存而其舊制之顯若畫一者又足因之以爲損益苟適於義無爲仍用其文故董生言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爲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此之謂也今更觀其舉大者如正隱治桓美齊桓僖文之屬數十百條一經之綱要也有所謂內外一疑之上下一見之者霸之興周室之衰一焉而義足也有具一人之始終繁而不殺者文姜之惡其姬之賢不詳則不著也亦有孤文細事無關宏指

況在文字不然後世綱目之作先具條例可受可傳而謂文學高第游夏之徒顧不能贊一辭改一字豈通論哉然則何以知穀梁之必合聖心也曰三傳皆出周秦之交皆有所受皆託於孔子然左公羊所言趙盾泄冶伯于陽三事其意象不似聖人傳則多爲荅述語不獨取鄧大鼎用致夫人諸文灼然訓釋當經也此又一證也抑梁鄭石鴈兩傳尤有明徵矣曰我無加損焉曰故月之故日之聖人豈發凡起例自申其說哉亦應問之辭爾史稱七十子之徒口受義指蓋卽此類而左公羊皆無之是以知其可信也且春秋萬六千字其指數

千西河卒業共擢微言固必有質疑問難之事此兩條尤爲千八百事筆削之宗本故告語特詳用祛未寤而其餘采善鉏醜諸例與夫漢儒所稱因行事而加王心者則屈伸之志文皆應之舉一反三本無通義史乃謂其有所諱避不可以書見又何誣也小子曩讀舊注嘗請仿杜氏釋例意剌取楊疏以補范氏略例之闕先生不可曰經圓而例方難可具釋要在隨事觀理得其會通如昔人之訓論語爲倫次倫理爲經綸今古爲輪環不窮妙達此旨始爲善讀他日又謂近時張氏屬辭辨例編門目過碎義類太煩轉恐與聖心不相似然則古學三體五例之設今學三科九旨之分其必不免於鑿枘不入也亦較然明矣是故

天運先儒卓論益不我欺也小子敢再拜稽首綴言以竢同治十一年壬申夏六月門人桐鄉沈善登謹書

再書後

是書既脩定一時賢士大夫知與不知相勸助剞劂越三年遂付手民於是先生謂諸君子嘉惠之意甚盛不可忘則於卷尾備書之用漢碑陰記出錢例也客或私於善登曰若是其不類於釋子之募刻諸經乎而可乎曰是固紀實也奚而不可且先生以身世之多故而穀梁家學之垂絕復興也難故謹而志之亦春秋所謂變之正也奚而不可客笑曰有是哉人謂子好佛氏書癖固有至是者乎曰然然則子今殆進矣乃好春秋曰否始吾於佛氏書三入

三出讀先生此書而後乃今不復出子謂吾進焉否也且子獨未聞洪氏慶善之說乎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治曆者即周天之數以爲度是說也其於三乘權實之旨亦猶二五之於十也吾爲子言之子行復大笑之夫行事之迹其可見者也而周天之數不可見所可見者七曜列星之懸象而已其寓焉者也然且推步家舍是無以布其算則從而經之緯之平之寫之俄而得其贏縮侈斂焉則又制爲里差歲差諸密率以求之蓋始亦雜候氣朔取足順時序列人事而已而機數既極還達本原恢恢大圓亦幾一引綴而如在戶牖然則其寓焉者其即眞焉者邪其諸佛氏所謂顯密不二者物固莫不有然者邪以事迹求春秋何以異於是夫春秋者載道之文盡性之書而傳心之要典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以爲心與性道之無在無不在而不可以察察言也則生乎春秋而言春秋焉可目接乎魯史而言魯史焉可也是故始元終麟之千八百事猶懸象也寓也是其是非其非固其是相形而愈出則賅而存焉亦寓也雖然有辯焉亦既身際乎其時而愀然不獲已於言矣而又謂此是是非非之相形愈出者均之未槩乎所欲言之駁是卽與於惑之甚者也寓云乎哉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徵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之謂也子休矣吾所窺繩於先生此書者若此則未知吾果進也否矣客既退以

資於先生先生曰善哉喻乎弗亦已察察言之乎盍幷次斯語以昭後賢吾爲子分謗焉遂書諸記出錢之石甲戌冬十月庚午朔善登又書

記出錢

大夫君子凡以庶士贈資刊書此風古矣漢碑所陳出錢某人今我記之數踰千緡每者每者次第列寫銀兩銀餠百而下

江蘇按察使永康應寶時敏齋

廣西巡撫六安涂宗瀛朗軒

四川按察使歸安沈秉成仲復

蘇松太道南海馮焌光竹儒

緡雲縣學訓導烏程朱丙瑩蘭第

候選中書科中書烏程龐雲鎔芸皐

候選郎中烏程周昌熾味六

江蘇升用知縣候補府經歷嘉興金涵蘊青

四品卿銜內閣中書南陵何愼脩子永

前臺灣道沅陵吳大廷桐雲

江蘇候補直隸州知州監利李慶雲景卿

太倉直隸州知州歸安吳承潞廣安

江蘇候補知府秀水錢卿鉌伯聲

江蘇候補知府嘉善錢寶傳君硯

江蘇試用府同知桐鄉沈寶樾茂庭

2062285

8
Z121.5
15

21101000488042

游江試用知縣上海潘承滋露園
直隸候補知府門人秀水遊銘桐孫
門人甫匯于嵫醴尊
門人烏程鄭興森念枝
門人秀水張王熙欣木
門人上虞經元智鳳君
光緒二年丙子閏五月雕成門人姪壻上海李邦黻覆校

吳中前勾工　謝福卿鎸字